叢書集成續編　第六〇冊目錄

社會科學類

戰術

兵跡十二卷附校勘記一卷……清　魏　禧編　一
臨陣管見九卷……民　劉家立校　一二七
海軍調度要言三卷……布斯拉弗司撰　二六九
輪船布陣十二卷……英　拏核甫撰　三三一
英　裴　路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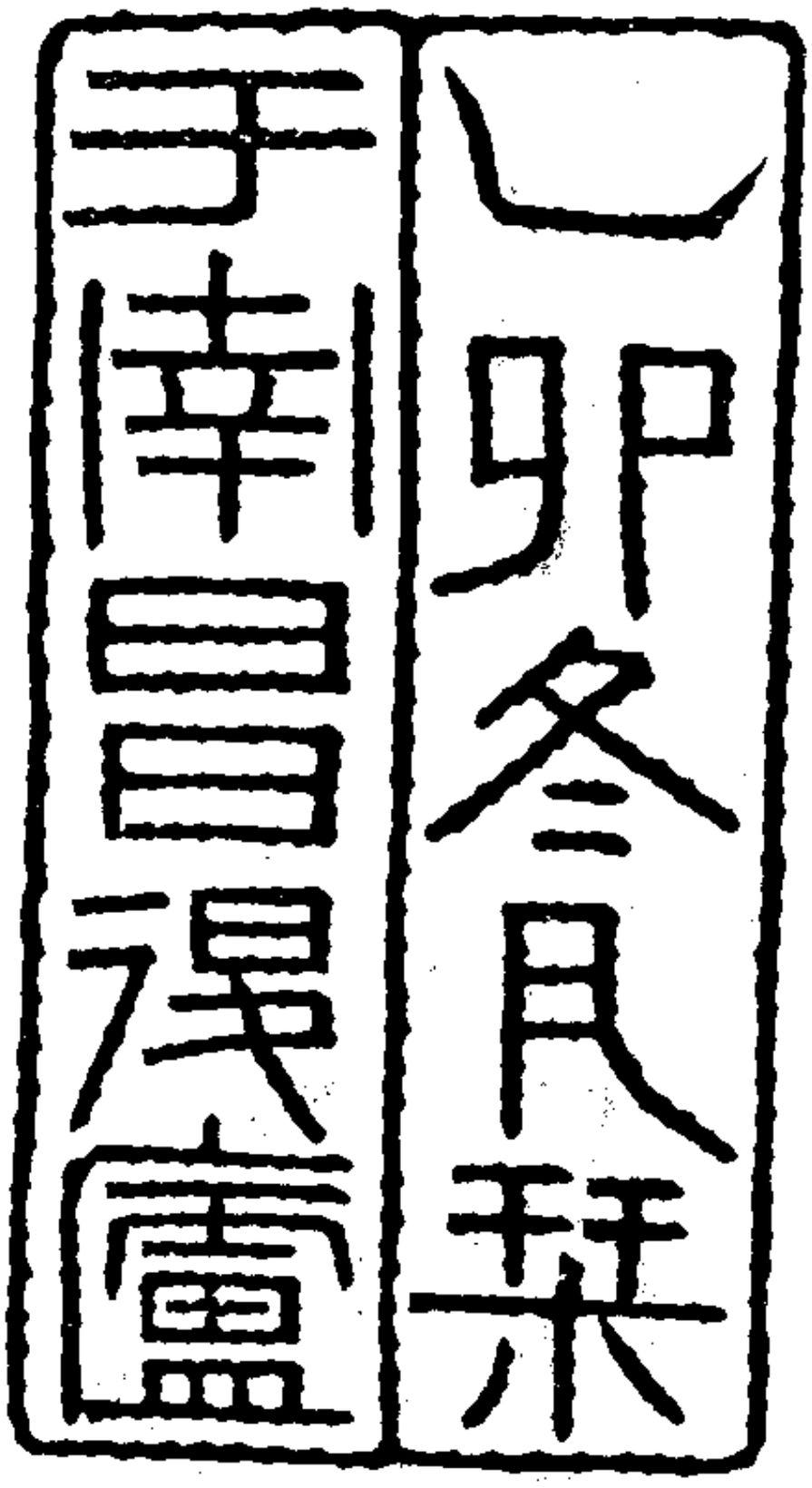
家庭教育

司馬溫公家範十卷（家範）……宋　司馬光輯　四二一
石林家訓一卷……宋　葉夢得撰　四八三
石林治生家訓要略一卷……宋　葉夢得撰　四九三
義門鄭氏家儀一卷……元　鄭　泳撰　五〇一
楊忠愍傳家寶訓一卷……明　楊繼盛撰　五二九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一卷……清　世宗述　五四九
家訓一卷……清　張習孔著　五八九
霜紅龕家訓一卷……清　傅　山著　五九九
治家格言繹義二卷……清　戴翊清撰　六〇九
高氏塾鐸一卷……清　高拱京著　六三五
宗規一卷……清　鍾于序著　六四一

寒燈絮語一卷……清　汪惟憲著　昭代　六四九
里堂家訓二卷……清　焦　循著　傳硯齋　六五七
成人篇一卷……清　張壽榮撰　花雨樓　六七七
復堂諭子書一卷……清　譚　獻稿　念劬廬　六八五
寒夜叢談三卷……清　沈赤然撰　又滿樓　六九一
澄懷園語四卷……清　張廷玉撰　嘯園　七二三

ED32/12

兵
點


甲冬月朱
手幸昌現盧

兵跡目錄
卷一
歷代編
卷二
將體編
將物編
卷三
將獸編
卷四
將能編
卷五
將幼編
卷六
華境編
卷七
華人編
卷八
土夷編
卷九
島夷編

卷十
近國編
卷十一
遠邦編
卷十二
邊塞編

歷代編

太古之世民物友處無有妒傷之心迨後機智漸生茹血衣皮獸有爪牙角尾之利民因剝材木以相拒禦民物相援而有武矣又聞喜曰聖人師戰蜡制兵伏羲　伏羲氏造干戈以飾武此干戈之始也仰觀

積卒制五營九軍而營陣興矣

神農　神農伐補遂國大戰克之而征伐起矣

黃帝　黃帝習用干戈教熊羆貔貅貙虎六獸之能戰者與榆罔戰于阪泉三戰然后得其志而有獸戰蚩尤好兵喜亂造刀戟大弩暴虐天下而有刀戟大弩戰帝命揮作弓夷牟作矢而有弓矢戰與蚩尤戰于涿鹿蚩尤作大霧迷軍士帝復作指南車以辨四方擒蚩尤戮之而有霧戰車戰矣帝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制陣法設麾旗命岐伯作鼓吹爲軍中警衛作鐃角爲號令限度作鞞鼓以當雷霆鑄銅鈸以擬雹聲以師兵爲營衛至是而兵戰備

顓頊　卽高陽氏也太史公律書曰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炎顓頊有共工之陣共工主水官也少昊

金天氏衰秉政作虐故顓頊伐之木主火者因水害也

帝嚳　共工不職初與女媧氏載卒再興祝融氏戰至帝嚳之世復行亂象故云共工亂象高辛行師又曰高辛有熊泉之役

唐　堯伐義支胥傲驩兜宗膾西夏仁而去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又伐之又云堯有丹水之師水衝爲患命鯀潛治築堤爲城以禦水衝城守起矣又益烈山澤而生火攻禹驅龍蛇而生水戰

虞　有苗昏迷不恭舜命禹征誓曰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后班師舞干羽兩階用文德克苗是攻心法也夏　處士東鬼塊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軍強者攻弱者守敵戰攻守蓋禹始之也復有共工之伐至啓大戰于甘伐有扈曰左攻左右攻右御以正而車戰著至帝相復征之不勝曰德之不厚教之不修也仍用攻心法班師隱神期月而有扈服義和廢職仲康命胤侯征之刻期候法整宿脅從法仁重威克法嚴至是而兵法詳及少康以二斟餘燼滅涅滅澆滅薛復禹舊績中興之始見也彼桀恃其力伐蒙山獲妹喜亡國雖有力能戰而女禍肇矣

商　湯十一征而無敵主仁義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或謂乃伐楚地苗民又曰係北方匈奴言伐鬼方者能深入險地三年克者能持久而勝也紂力格猛獸率旅若林而以不德用多宜其倒戈崩焉

周　周自季歷伐始呼之戎伐翳徒帝乙嘉其功而錫侯文王伐邘伐崇伐密須治不義以大主威使後世無不臧臣宣王使尹吉甫伐玁狁用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戎上策而其戰法則武王伐殷曰革車三百步伐止齊不紊其兵制則立賦邱之法八家爲井十六井爲邱四邱爲甸共五百一十二家出戎馬四匹牛十二頭輕車一甲士三人中主御左射右刺步卒七十二人副戰補替重車一炊子十人守裝五人樵汲五人庶養五人合二車共百人謂之一乘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百二十五乘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小國一軍軍從車兵從邱車戰而賦甲于邱而軍兵名焉于鄉遂封溝澮其人民簡其兵眾教之伏獵賦法詳農戰興矣輕車即革車兵車也重車載衣甲器械糧草也輕車出戰重車營守而戰守分矣周公征四國穆王征徐戎大戎尹吉甫征玁狁召虎征淮夷大率循此

春秋　自平王轍東十八世天子擁虛名征伐一出于諸侯桓文尊攘秦穆楚莊來襄爭霸方伯連帥而有伯戰猶貳而執服而舍交質交盟重辭令尚兵聲師以義動者勝恥爲城下盟至齊內政晉州兵魯邱甲楚兩廣則各自爲制也

戰國　威烈之后七國爭戰不已吞併諸侯謂之戰國尚游說縱橫捭闔虛疑恫喝賤越徐尚蘇秦杜赫商鞅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張儀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白起王翦制其兵又曰齊貶以技擊勝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又各自爲勝也

秦　秦襄作車隣騶鐵而兵始強孝公用商鞅嚴法而民勇公戰始皇虎例梟磔蠶食趙魏燕巧取齊拙取楚南取百越使蒙恬逐匈奴河南地築長城起臨洮荒遼東延袤萬里以遮胡爲千古憑守故曰強莫如秦

西漢　高帝善將將堅忍取勝百敗而得天下文帝備夷念李齊思願牧按細柳匈奴三入三拒不窮兵出塞則非讀武景帝任智窶覆七國使反亟而禍小武帝好大喜功勤遠畧拓地萬里置都護戊己校尉輪轉寄治爲中國統夷狄之首至昭帝傅介子誘斬

模蘭至宣帝馮奉世矯殺莎車越充國擊破羌夷至元帝甘延壽矯滅郅支咸能取勝夷狄以續武帝之業故說者稱秦皇漢武

東漢　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小怯大奮被甲躍馬以收天下卽修文景之術閉玉關謝西域偃兵修文能動而亦能靜至明帝竇固開三十六國章帝威振西域和帝以竇憲北擊匈奴出塞三千餘里討焉耆納質五十餘國四萬里外皆重譯來朝自建武迄永元齊民歲增土地世闢至桓帝用單超爲車騎將軍乃肇宦者柄兵之禍然其時猶有張奐擊降左奠鞮

東晉　元帝以胡患逼迫白板江南賴有諸賢戮力僅延典午爲中朝偏安之首明帝崎嶇遵養殄殲王敦止自靖厥慝成帝用溫嶠陶侃討峻殺逸亦稍平叛亂穆帝降漢人敗秦兵破姚襄于伊水修陵置戍數十年中原淪滅是舉差強人意能重任桓溫故耳苻堅大舉入寇幸安石公處分內舉得人用間亂賊草木風聲皆爲晉兵而夷再創矣兩晉之戰始終逼夷以不行江統郭欽徙夷之論也

五代　江南承弊三百年來無攘夷之戰功開國者雖能戰柄兵俱乘弱竊奪因循江左卽宋劉裕草澤英雄生擒數天子亦未能稍撼拓跋迫隋文乃以北併南混一天下突厥諸夷稽顙稱臣武功烈矣而煬過恃三伐高麗一幸啟民騷武太過王業隨隳則戰功舉不足述彼羣橙韓賀諸將又安能奮其威武以建不世之熠哉

前唐　唐之立戰制兵也效古寓農之法均天下之田與民而又散田與兵分天下爲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悉募本地壯勇而給本地之田是爲府兵兵十人爲火火有長五十人爲隊隊有正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總名種于內地其遺禍更烈也

之曰折衝府悉隸諸衛宿衛者番上民年二十而選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爲越騎官給馬值餘爲步兵器甲衣糧皆先有數自具輸之庫行則給之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無事則耕于野有事則朝以勅書契魚下都督郡府參合然后發之事已兵歸于田將還于衞故國無養兵之費將無專兵之患其地有警卽發其四近之兵神速捷便而寡遠苦三代而下稱兵法之善者以唐府兵爲最也然借兵厥兵將胡將開基知其利而忘其害遂處兵于內地以番將代漢將精兵咸戍于北邊中國單虛致胡雛一發河北皆失晉留三百年禍害不意唐以兩英主復蹈之也

後唐　肅宗返旆靈武再造郭李力也所失者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不自選授乃遣察軍士所欲立者因與旌節大阿倒授矣自是生殺予奪皆由軍士朝廷無與焉始也廢立軍帥在其手流及五季廢立天子任其意將士重而朝廷輕中雖英主問出力欲裁制德宗斬李崇義誅李惟岳憲宗任杜黃裳裴杜李相繼擒劉闢執李錡平李師道縛盧從史服王承宗擒吳元濟武宗用李德裕定太原取上黨討澤潞禦回

北北石晉反其所爲誅盜賦錢一幞遂定三鎮之亂周世宗誅樊愛能何徽遂復江淮秦隴關南之地五代一十二君五十三年將驕卒惰世促代更君子謂之不成代

北宋　太祖以不戰有國且鑒五季之弊釋將士兵權太宗岐溝一敗至終宋世莫敢有進窺燕朔者幸哉公決策贊真宗親征不靳孤注乃成南北兩大其後西夏小醜雖以韓范重望弗奏膚功謂本朝用兵不及前代信矣是北宋有相無將

南宋　高宗以元帥繼絕中興一時名將張韓劉岳

而外尙多傑挺走兀尤清伊洛幾直抵黃龍而前后
沮撓于汪黃秦史諸妍僅得偏安及棄遼結金棄金
結元卽以文天祥張世傑開府臨戎勢不可支矣是
南宋有將無相

胡元　蒙古以力併土宇强榮務殺凡攻城臨敵敢
有一矢遺加者得卽屠之故其入蜀殺人無限攻汴
積骨如山卽伯顏一人屠城二百自鐵木眞起自朔
漠至忽必烈稱位中土凡磔裂生靈共計一千八百
四十七萬有奇以是滅國四十滅夏滅金滅宋西開
欽察三萬餘里南攻日南交趾以至八百媳婦混一

華夷斯皆自古來所未有之慘烈也夷性狠鹿不顧
民怨不顧民變不顧民死盡不顧兵死盡强莫如秦
大莫如漢元兼有之然不百年之運

昭代　我太祖龍興淮甸驅逐胡元統一天下開以
南併北之首成祖三平安南七征沙漠搜踪馬糞南
望北斗超秦皇漢武之烈所奇者靖難兵入失國之
主能逃土木之變陷虜之帝再復武宗數出微行而
仇越西擒寘鐇守仁南擒宸濠無柏谷黃鬚之虞斯
三代而下絕無而僅有之事也而尤奇者張中以道
人而扶周顚以仙人而扶姚廣孝以異人而扶程濟
以上人而扶故成絕古異跡至戰法與從來者不甚
相遠而火攻至我朝獨著永樂間張輔征交趾得神
槍火箭正德間汪鋐求廣人之在佛郎機國者得其
大小銃製萬歷間香山澳禦紅毛番得紅夷砲製爲
一大變崇禎間又得西洋大小砲製崩山裂海又爲
一大變神而明之百千其法遂貽攻戰之利于萬世

齊　春秋時齊桓公與管仲謀從事于諸侯也作內
政以寄軍令分國以爲三軍一爲公里一爲高于之
里一爲國于之里擇其賢民使爲里之君鄉有行伍

卒長其制以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
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
令五家五人故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
十人爲小戎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率連
長率之十連爲鄉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
率之三軍三鼓有中軍之鼓有高于之鼓有國于之
鼓且以田獵因以賞罰使百姓通于軍事春以蒐振
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軍旅整于郊內教
既成令弗使遷徙于是同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
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患相

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夜戰聲相聞可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因起于五故謂之五家之兵戰則遇敵三軍皆戰謂有此三萬人足以方行天下一匡九合功基烈也迨戰國時則荀卿曰齊人隆技擊蓋謂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技巧取勝也曰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蓋謂其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戰勝亦不賞非有功同賞也故曰倘小敵之堅則可使偷竊大敵之堅則渙然離耳與貸市井備作之人而戰無幾矣是亡國之兵也在吳起時則其后是不必戰而可屈人之兵地勢然也吳起曰燕性愙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

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后之則上疑而下軍又作五軍晉襄舍二軍而爲三軍又曰晉惠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爲州又使州長各繕甲兵晉文作三軍郤穀將中軍又曰晉陣三行則軍強矣魏絳請輸積聚以貸國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國無困人則國富矣所以三駕而楚莫能爭

秦 秦生民也隘隘使民也酷烈戰勝則厚賞使習以爲常不勝則刑罰以陵藉之有軍功者率受上爵按八家爲井井八家也四井爲邑三十二家也四邑爲邱百二十八家也四邱爲甸五百一十二家也乃出一乘作邱甲使邱出一乘較之甸四倍以賦兵也

燕 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是足食于民矣是國富而軍興有資也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以秦不能遠攻而趙蔽于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弊而燕以全制其后是不必戰而可屈人之兵地勢然也吳起曰燕

無軍功雖宗室不得爲屬籍凡獲五甲首者則得役隸其鄉里之五家故民之所以要利于上者非鬬無由也至商鞅民勇公戰則賞爲私鬬則以輕重被刑故民勇公戰而怯私鬬最爲衆强然皆干賞蹈利而無節制故曰不敵桓文之節制韓子曰商君之法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類與斬首之功相稱也而所據地形卷常山則抑天下之脊出三晉則撫天下之胸循江流不汗馬十日至楚扞關故曰居建瓴之勢過秦論曰秦人開關以延敵六國

之師逡巡而不敢入是據重關之險而擊之者難也吳起曰秦性强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于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

楚　楚武作荆尸尸陣也楚莊作兩廣又曰楚陣二廣二荀晉士會曰楚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蒍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

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此荆尸之效也樂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十五乘廣有一卒每乘百人卒偏之兩二十五人而兩之也右廣初駕鼓及日中以至子昏內官序屬其夜不可謂無備此兩廣之妙也荀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鞈如金石宛鉅鐵鉗慘如蠭蠆輕利剽遬卒如飄風此其邛甲堅利也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此其險隘固塞是兵强難戰也吳起曰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算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取張儀連橫則曰楚卒雖衆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則兵弱易勝也又曰蜀地之甲浮汶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又楚之受秦之戰也

吳　吳澤國多習水戰然夷狄不能車戰不曉中國陣法楚巫臣爲晉聘吳教吳乘車教吳戰陣令晉率楚而楚始疲吳闔閭教民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戰無不勝

越　勾踐返國生聚教訓二十年得君子師五千以

沼吳又云教其士臣三年于是故爲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投火而死不退又云教習流士四萬是會稽敗而人已空故多招流士亦一法也

宋　宋襄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又曰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效古之爲軍正兵也世因其敗遂謂宋襄之愚

韓　韓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陽　令伯鄧師宛馮龍

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敵則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抉吸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蹈勁弩帶利劍一人可當百吳起曰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戰習于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陣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又壞與秦錯范睢曰舉兵而攻榮陽則成皐之路不通北斬大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可斷而爲三地勢使然又秦戰韓之法也

趙　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趙武靈王欲備燕破中山曰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遂教民胡服騎射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閒地于里中國胡服騎射蓋始此也故燕栗腹曰趙民壯者死長平其孤未壯樂閒曰趙四達之國其民習于兵不可與戰必其騎射善也

魏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上身一被胸背者髀褌一蔽股閒者脛縢一纏足縻者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嬴三日糧于身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謂除其戶役給其便利之處不征徭也然氣力數年而衰而

復利未可奪改造不易用也故地雖大稅必寡兵强而國不富也故荀卿曰危國之兵而南與楚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西與韓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固四戰地也而又畏水秦張儀曰乘夏水浮輕舟强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榮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又受攻之危也當吳起將魏兼車五百乘騎三千破秦五十萬先戰一日令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吳起又爲魏置六花陣分七軍每戰七

軍俱用

孫吳　吳乘中原多故提兵轉鬬拓地江南恃長江以爲固固爲得計然不能扶漢而且合操破漢則亦漢賊之雄耳人但知目曹操之爲賊而不知孫權之罪爲尤甚也

曹魏　曹操以狙詐百出挾天子令諸侯降張繡斬呂布走馬超公路本初輩相繼夷滅用兵髣髴孫吳洵不誣矣故其詞曰使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漢室至今乎則亦功之首罪之魁也然謂已爲文王至臨終區處分香賣屨語及細微而不及于別衣冠文物爲君子營則善于用人執荷睎以爲司

後趙　石勒以上黨之羯容謀于賓倚勇于虎遂成狂圖其于兵也千里襲幽以火宵行假附急擊雞鳴厚食則善用急欲并伏利僞罪往奔欲圄王彌斬敵稱救取信王浚殺叛送首則善用誘尊張賓爲右侯鮮卑則善于用仇兩懲敵餌爭物而敗遂故掠城父還以誘敵因人餌而轉以餌人也石虎雖多克伐皆恃積威無足數者惟勅麻狄曰受降如受敵卒破段遼之詐誠爲可效然誅殺過慘則可戒也

前秦　苻氏挺少付之符肇龍驤之運相王猛而謀將羌蛭而戰西服六十餘王止馬栖鶯獻歌成頌較數奸雄莫之與比據其成貲固宜圖統一未可厚非但晉有人焉忘王猛遺言拒衆人之諫投鞭斷流已輕試于一撓況前入西域之師國之精銳與俱外遺

丙喪寧垂蓑之不從中乘釁乎卽荷登鐙刻死休長
鉤大陣亦無益矣
後秦　姚羌燒當之族弋仲勁勇于趙襄能獻忱于
晉蓑盡力襲登僅勝殘苻亦未可爲雄與當可爲之
會而得馬賜涼任輕于僖擅虛聲借伐鼓禍于勃勃
蓑知燕秦相弊有坐制之機與不聽尹昭使僖擅蒙
遜自相攻殺爲一舉得二之計何前后之不一哉然
襲登輜重燒吳淮積任叛何羅復厚惡地推心新附
賞諫松忽少配佛嵩加贈賊亡葬復士卒用人之法
又俱可覩矣

西秦　乞伏以鮮卑旋宏于熾磐常用詐餌敵而人
輒中之亦有僥勝以几亡而已輒更之而父子異國
能爲俘能爲奔能使人歸服能使人勿殺深于詭也
然人生我而斃之恩我而亡之宜喪不旋踵矣
前燕　鮮卑慕容廆勤王靳津并吞二部使忠義彰
于本朝私利歸于其國亦巧于興復矣而撫恤流亡
孳取弱小至人多十部亦能得人矣至識素怒延軍
無法制之可圈獨獍宇文一軍以疑悉則用兵之一
酌耳若兢知二虜恥敗而再至使選詐降以覆趙儁
還釗妻母以降釗賜復戰亡以用士睹知晉勇于乘

退故設餌以釣皆能用兵矣而凌海討仁則兢失親
三五發兵則儁先民抑賞不行則暐失將士斃者自
足亡國寧俟垂往哉
後燕　步搖慕容垂之垂亂再興也梟張于鄴郡其
戰也襲飛龍鼓鳴則合擊攻苻丕則引漳以灌鄴知
翟真無志則緩擊使自散欲離永之勢則遲進使分
備一敗皆摧則破救以潰守智矣然知牛船遡流使
敵疲弊而不能羅巳士之疲知深伏隱淵僞退以誘
永而不知魏師西渡乃贏形以示驕何自行之而自
蹈之也寶能出宮人珍寶以募士用沒根號令以敢

魏而徒恃河氷未合不以重兵斷後恐魏追及使軍
士盡棄袍杖古今來有是走法哉盛雖忽召李旱旋
師而復遣使敵弛備則亦巧點無比而卒用段璣親
仇致變其與熙聽婦言而不克還師遂將陷而不許
將士先登俱可訾矣
南燕　慕容德以分崩雀起之虜善于用弱知魏利
戰則召還知郁愜懼則別徙知主客勢翻則遠避卒
能拔全齊撫五州以竊爲强也所謂先定中原后飲
馬長江懸旌隴阪雖未能如其志亦庶幾其可矣惜
超掠晉補伎以挑隣怒違衆憑勇而忘守覘使險爲

陸拾·册96本版
2A

敵有宜其興也甚艱其亡也甚易矣

北燕　馮跋雅稱度量然幽聘臣之執節來勛親以逆盟則非矣然稍能愛民足希小康宜昌後于魏也

前涼　張軌以明經美官粟時跨踞雄州外托臣以自安假稱制以自快至國危無親赴之兵幽代無能入之人后又虐用其民國統遂斬可知詐暴之不終矣

後涼　氐呂婆樓有功于秦至光因亂擅命使梁熙納楊翰之策張大豫從王穆之言雄據涼州堪稱王伯之才而后以猜忿來三方之阻兵沒奚貽謀至數

傳搆亂將光之樹國未若父之樹人

南涼　禿髮烏孤之業終傾于傷擅義親熾磐而莫殫其怨戚臣守蒙遜而翻益其敵術僅足以愚姚興而東菟之殺已召樂都之亡韋宗所謂五經之表復自有人者反見覆于雌伏之虜也

北涼　胡沮渠蒙遜有權智然險著于陷兄禮疏于對使

西涼　巴氐李暠才明治濟文雅心懷本朝偏安巴蜀仗義勤王宜其啟後于唐也

夏　屈丐勃勃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氏之所封植不思樹德强隣乃結怨于嬀嬙背德于姚興且坑殺士卒動積京觀甚于后趙尤爲可戒然不貪一城遊食疲敵埋車塞檀斷水破奚乘掠掩難未定擊與僞退擒宗料定雖取而俟其子知裕克泓而圖之于返用計料敵亦一時之傑也若昌猶而無謀好勇輕進爲人所識而擒奚足齒哉

元魏　魏初起代苻堅易之曰北人無剛甲利器敵弱則進敵强則退燕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馳驅若飛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之所以疲弊北方之所以常勝也則一鄙其弱

一稱其强也然拓跋什翼犍獲射目而不罪曰彼各爲主則知用法矣舍中山而先鄴則知難易矣肅輕騎羸形誘夏人掠使卒奔敵詐言糧盡則知用弱用間矣然而所過赤地則毒之甚者宏能以指彈碎羊膊骨而識傳永期爲文武全姿亦差可耳

北齊　高歡以奸詐之徒始剪馬爾朱之謀後奮淅于拔允之難一以取信一以釋疑也後以配胡激六鎮討步稽落激軍士而再留者三揣歲首宴會而軍人休一日一夜三百里至而師出復止者四

北周　宇文泰籍民之有材力者爲府兵蠲其租稅

以農隙講武閱戰陣馬畜糧糈大家供之合爲百府
以高徼數日行八九百里食爲可擊望高洋軍容嚴盛
而旋師亦可謂知進退存亡者矣
柔然　即蠕蠕姓郁久本鞮鞮類性刻忍少有忿爭
則彎弓相射而勇悍善戰則與諸女直同晉時始强
初柔然社崙立陣法百人爲師師有長千人爲幢幢
有將臨戰先登者賞以擄獲惰怯者以石擊其首殺
之侵元魏刁雍曰北敵悍愚同于禽獸所長者野戰
所短者攻城若以所短奪其所長雖衆不能成患雖
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

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
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由倏忽
無常故也又曰于近狄北築長城即于要害往往開
門造小城于其側因地卻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
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草盡則走終必慫艾今
民堡所由設也後不惟野掠而攻城則亦有變矣

將體編

甯都魏　禧凝叔編輯

姓　軍中一韓西賊膽寒軍中一范西賊破膽帝王之能用人則姓亦足以威敵姓戰也至于因姓用計則寇悔假稱劉公兵到蘇茂聞而陣動王騭令人呼王尚書兵至韋郎羅聞而馳還此呼姓以懾敵姓戰也岳飛帳書岳字空植撫城而賊走幟繡一岳遣將樹陣而敵降此標姓以威敵姓戰也此因人之畏之乃得以行其計也至如王匡必立劉氏後以從人望

韓林兒假稱趙氏后以號召天下因以稱帝稱王幾成大業則善于用姓豈第一戰勝已哉

名　威武素著則聲名足以懾敵有呼其名而敵退者張飛瞋目填牆橋大喝益德而操軍倒馳張遼冲陣合淝大喊文遠而權軍驚解有書其名以克敵者魏勝填名于旗金人望之即走密書付將屢戰捐之即勝此名戰也而變用之法有用其著者陶侃降溫邵止一紙函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杜預任王濬令得專斷曰彼威名已著不宜節度有用其微者呂蒙欲襲荆則舉陸遜曰彼名未著非羽所忌唐憲宗伐蔡則用李愬曰彼名尚輕蔡人易之有掩已名者桑懌曰盜畏吾名宜先示以怯白起制括令軍中敢有泄武安君將者斬苻堅寇晉令軍曰敢有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有掩敵名者如唐從珂北拒曰鄭瑾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金亮南下令曰敢有言劉錡姓名者罪不赦而詭用之法有托人威名以賺眾者陳勝吳廣假稱扶蘇項燕舉兵草澤乘疾使人呼靈王至矣子比自殺有冒敵姓名以賺城者如王鎮惡攻劉毅稱劉藩兵上以破長安倭寇閩境稱劉顯入援而陷興化有變己姓名以脫身者田文符驗更

名姜武而脫函谷慕容超更號張伏生而出秦關有冒人姓名以脫人者楚于綦自稱昭王而代昭死劉子俊詐謂天祥以殺祥縛此皆因名以行計也尤有聲名赫赫如張文遠能止小兒之啼桓石虔可愈病夫之瘧江東百姓言孫郎至皆失魂魏鄴獲聞王德至日夜又未易當兀朮簽軍當岳飛河北無一人應金亮選將對劉錡舉軍無一人敢馬超憚許褚則詢操曰君之虎頭者安在周瑜忌關張則諫權曰劉備有熊虎之將矣厥長孫晨開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謂爲閃電張須陀威震東夏周德威勇聞天

下公孫瓚李光弼聲震四海張萬福江淮草木知名
裴度党進四夷知名之素著者也呼曹璋爲
曹父折克折家父宗澤宗爺爺孟宗政孟爺爺岳飛
爺爺軍單雄信韓果飛將軍李廣飛將軍周勃真將
軍此其以英勇而名之也楊業楊無敵魯肅鄧羌萬
人敵林椿王千斤張俊張鐵山韋叡韋虎李崇臥虎
蔡祐鐵猛獸烏承玭烏承恩二龍此其以神力而名
之也徐文徐大刀劉經劉大刀王弼雙刀王王彥章
王鐵槍李全妻梨花槍哥舒翰半段槍此以其器藝
而名之也丁德興黑丁花雲黑將軍尹繼倫黑面大

王沈慶之蒼頭公李克用獨眼龍鄧超髯參軍蔡會
稽紫髯將軍曹彰黃鬚將軍陳章陳夜叉王德王夜
叉此以其象貌而名之也麗德白馬將陳衆白馬從
事馬超白馬將軍薛仁貴白袍先鋒此以其服御而
名之也馮異大樹將軍李嗣業神通大將馬璘中興
銳將此以其功業而名之也至杜預擬以武庫荀彧
比之子房畢誠禁中頗牧王導江左夷吾袁尚書文
彥博咸稱杜預裴度侯青高進薛彭世皆指爲關張
若此者或見推于敵或見重于主也古來名將類能
于姓字之間隱顯變化行機制勝詎謂一名之微無

與戰事哉能以名戰斯爲名將
身　天之所以生豪傑者固異其體則烏文畫養由
基形軀偉巨蚩尤馮勝銅額鐵面趙雲姜維渾身斗
膽程青朱然膽踰賁育昭烈苻堅劉元進臂垂過膝
李廣劉淵慕容翰郭知連猿臂善射王彥章呂文德
蹠厚屨長廉頗李勣虎食狼餐夏默讓磨那申香身
長丈八長狄鄭瞞僑如榮如身橫九畝長百尺其力
則岳飛林椿神力千斤汪節邨石獅千斤元善見挾
石獅踰牆陳信努力推石碑伍員項羽力能舉鼎孟
賁汲桑任勝百鈞魏元宏能以指彈碎羊髀骨卞莊
李存孝手搏猛虎高弁戎陳信生捕活虎曹彰拽虎
頓象劉靈符洛坐制奔牛伊祖張蚝却拽牛走賈忠
朱令文生拔牛角夏桀梁崇義卷鐵伸鈎其捷則典
韋羅士信飛刀樂弘陳安趙德勝運槊如飛侯青辛
慶忌回鶻旋空劉亂劉靈符走踰奔馬劉翼舉柱跳
過平陽門張蚝城無上下皆可超越張士誠養子虬
平地躍起數丈柴紹弟挺身飛起十餘步著靴踏磚
上城手無扳援麥鐵杖日行五百里高句麗進苻堅
十人日行千里其伎則蓋蘇文田泌伏水行水李帶
固劉昭孫踏索飛奎安都劫里脫兜御甲騋陳尉遲

泰赤體空拳李存勗屢經大戰從未被傷其烈則茜相如樊噲髮指眦裂張飛橫槊道濟瞋目如炬伍子胥胡大海目若燄火烱烱如燈朱亥吆咤虎震弭却劉鈞項羽叱咤洪鐘千人自廢汲桑蔡裔聲震數里呼殭羣盜項羽常遇春上噓瓦震下吸浪生張巡顏眞卿切齒穿齦握拳透爪郅都木偶射莫能中其死則子路溫序結纓衛鬭王範臨刃神色儼然張順橫流怒氣如生泰不華立而不仆董搏霄白氣冲天劉光項下無血花敬定頭斷荷戈朱遵失首駱馬周虎尸見苻堅眸迴眦裂豪傑之所以用其身者亦異陶侃

則曰勿優遜如吳起囊糧蓐食浮舟田單板插燕噲蘇代身自削札唐太宗馬上攜土宋太祖馬上負石段熲不葬寇寢曹操錢鏐圜木警枕韋叡張燈達旦陳舊規鍛自警祖逖聞雞起舞陶侃朝暮運甓斛律光不脫介胄劉詞劉琨被甲枕戈王守仁征宸濠四旬不寐岑彭伍員漢光武每一發兵鬢髮頓白漢文昭烈髀肉悲消漢高咸陽四日光武還宮六日墨翟重繭至楚段熲士皆重繭至涇陽季梁衣焦頭塵以止魏漢高唐莊馬上十指直爲祖逖誓清中原賀若弼得葬魚腹馬援之志裹屍還也張柔則曰勿避險如城鬼嚴顏止有斷頭李光弼濮真納刃割心弘演出肝納衛懿肝張儀捐軀易地莫敖大心斷脰決腹梦

冒勃蘇膝暴蹴穿王範李廣意氣自若陳和尚明白死節謝枋得死得其所耿令貴曰莫皺眉畏死也然此特沈勁之久欲致命智瑩之竭死無二劉沈俎醢是甘不得已而爲之耳而善用計者則顯身有法漢光武絳衣大冠宋太祖繁纓飾馬陳章白馬朱甲婁師德紅帛抹額蔡祐明光鎧甲王越偉服短袂以耀軍也張飛石亨呼名露髯薛仁貴沈諸梁脫兜免胄韓世忠李晟錦衣陣前以惑敵也崔與之登城示面郭子儀單騎暴首介子推解甲披心李勣刲股啗信燕丹求軻膝行匍伏漢高祖撫附安行部壘我太祖

酣臥降帳以懷眾也固身有法狄青披髮銅面說可穫衫鐵面劉綎千金弊甲西洋眼目皆甲真臘身簇聖鐵三佛齊良藥堅肉刀箭不入作戰謹也公孫述盛陳陛戟劉曜子弟親御宋太祖訓練衛士出入慎也完顏綱鈴警帳王彥夜寢屢遷李林甫數易寢處齊簡閻啓募死士一夕三徙夜宿慎也孔明羽綸數輛祖約置同貌數人吳起雜卒衣服劉綎戰必去幟沈希儀草色穫衣臨陣慎也慕容備德卒爲十餘棺分出四門潛瘞山谷曹操既葬爲疑塚七十二楚平王爲石槨盡殺石工則死葬亦慎也遁身有法魏勝預習解脫陶侃閉營習敗走法馬從謙議秦襲虜預誥自歸路賀若弼爲魯廣達所敗縱烟自隱劉綎爲虜所圍猝伏屍中李敬業爲火所焚剖馬藏腹元順逃入水內慕容鐘地道出奔李克用匿林祖馬勿嘶徐海王直諸倭爲胡宗憲所迫偃禾伏草隱壁藏林使敵不見也孫堅懸幘左徑司馬懿委甲歧途曹操脫袍割鬚晉紹寶鞭遺后誤敵追也慕容垂使典軍衣己衣乘己馬于謹使人分馳己馬祖約使貌類已者闇禿前奔脫敵圍也祖茂代頂赤幘逢丑父易驚君車紀信御漢王乘輿韓成被太祖冕服賴文政

甲勿動王越住陣爲營使敵疑不敢迫後乃徐圖脫計以不脫爲脫此亦善逃之一法也甚則有變身之法殘之則孫讓剪髮去眉漆身吞炭聶政破面抉目申胸斷臂刺崔杼賤之則伍員被跣行乞百里奚乞食于路齊法章解衣灌園季布髡鉗爲奴疾之則姬光足痺步艱司馬懿佯瘋不起仇越詐病臥蓐成祖六月擁鑪身顫稱寒狂之則孫臏歌哭宿糞幕容翰脫拜遺便彭義顛狂妄言幕容盛僞疾舞罷死之則孫臏假暴刖屍韓烈詐仆伏殪范睢卷簀屏息管仲射鉤小白佯死甚則救身有法布智兒創血單絕金

主珣令剖牛納腹而蘇安金藏剖胸見傷以桑線縫藥而合郭琪飲酒中毒回家殺婢咒血吐黑汁而解止殺有法德宗見李藩儀度安雅則曰此豈爲惡鉏麑見趙盾將朝假寐退而自死張師政統于承基見于志寧寢苫枕塊竟不忍殺殷浩使人刺姚襄見其仁愛反以情告沐謙見司馬楚之待以至誠不惟不刺反委身防護鮮卑燃糞能令人勿殺至如高洋避鄭武戮其思班超斬孟使樊于期王奢自刎荊軻湛七族要離斷臂燒妻子王守仁用捨命王尊諸成丙泥或殲囚章法則馬燧以刑役威虜慕容恪以代罪狗軍夏人獻僞級誑達張魏公斬囚代刺齊襄斬彭

克九絲以組縶腰而上魏珪越統萬以梁垂裙自墜郝廷玉張蚖由地道入城元文達從水中達信貫高置人于壁李陵使人匍伏暗聽樗里疾入人穴道史奉敬行軍地中皆行身之妙也而尤奇者或僦身爲神陶晉抹脂爲雲長成祖仗劍作真武劉江披髮破蛇陣我太祖選奇貌爲天兵田單使一卒爲神師以鼓軍也或變身爲敵則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劉錡擇多髯爲胡人斫營高仙芝使人爲胡服迎降呂蒙使人白衣搖櫓以襲荊馮異使軍皆赤眉以亂賊王世充用貌似李密者縛過陣前以潰密慕容使人效沒

根衣服號令入魏中營李淵擊突厥選善騎射者二于使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之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倭擊劉隆佯分一枝爲我軍使出陣後又有用人身之法或用其尊則藉名號令晉文納襄曹操迎獻高歡立靜朱溫挾帝或用其體則苦肉行間周瑜鞭蓋李穆笞泰种世衡掠信或用其命則殺人賺敵鄭武戮其思班超斬孟使樊于期王奢自刎荊軻湛七族要離斷臂燒妻子王守仁用捨命王尊諸成丙泥或殲囚章法則馬燧以刑役威虜慕容恪以代罪狗軍夏人獻僞級誑達張魏公斬囚代刺齊襄斬彭

生謝魯則未免于費人也而尤奇者
不韋進娠姬黃歇獻妊妾牛金通恭
王衍鑒石勒知飢曹瑋調元昊識異
視瞻不凡張九齡識祿山反相孔明
煬見李密顧盼非常不使宿衛趙人
銳斷敢行也目黑白分見事明也視
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惟廉頗可當
昭使一卒爲王以誘楚擒蘇秦使齊
下東國范雎請留生座以市趙地鄭
使以疑秦胡宗憲出王直妻子以致

妻母以降劍曹操拘徐庶母以招庶
呼城段速獲慕容農以巡城王直得
呼門公孫閱使成侯詐爲田忌人入
郭美男女以破舌張孟談分妻子之
最翟強之善齊楚使人爲見者齒夫
獻朱溫使帝側皆其人有因人之疾
卿疾而進兵魏珪知慕容垂久疾而
敦疾重而舉哀有因人之喪漢高聞
而天下服范士匄蕭望之崔浩不伐
聞陳成公卒而旋師有因己之喪魯

十造攻城具則是老幼可爲羊祜臥護諸將張良輦
從規畫韓弘輿疾督戰呂蒙托疾還鄴漢高祖傷胸
捫足周瑜力疾撫軍祖逖盲目射寇及張巡厲鬼殺
賊諸葛死走仲達楚靈死誅王子比景清懸皮三犯
蹕祭遵枯塚泣匈奴蘇秦裂屍斬刺客則是病死可
爲李牧手鈎司馬喜膑腳孫臏刖足范雎摺脅折齒
及杜預纖贏韋叡癰瘡周尚面瘦無肉桑維翰晏嬰
徐成形短則是刑餘瘦小可爲宋應澗因敗斬追孔
明退軍痘權牛富城破巷戰郭循服官行刺黃權居
魏圖漢李矩于謹僞降猝擊孫布詐降殺迎苟輔詐

降敗蓑以及詐降益守鐵鉉詐降擊成祖翟延伯誤
受万侯醜奴降被其夾擊李廣脫絡躍射花雲絕縛
殺監劉裕墮崖復戰劉漢兀术墜馬復馳則是破降
擒仆皆可爲也韓信力不兼人制項羽拔山郅君章
不滿三尺勝臣無霸丈二總在于能不在于形也然
木未可自輕其身子反徐晃牀第可入來歙岑彭悉
爲迹刺張耳韓信臥內奪符赫連昌好勇輕進衆識
而擒李全雙拂垂槍爲降所指不可不鑒也虞翻曰
白龍魚服困于豫且常林曰小不動大光武不令賈
復別將我太祖不欲遏泰與小校爭能王德用雖屢

歷邊境未嘗親臨矢石亦慎身之一法也故趙充國
枕席過師崔浩腹中甲兵寇準北門鎖鑰吳漢隱若
敵國范仲淹檀道濟萬里長城要必如樗里子量錯
桓範智囊倒出劉鄧之一步千計也而欲戰勝天下
者亦不可輕人之身苟輕于棄則楚材晉用君子議
之況樂毅去而齊城復慕容垂往而燕業隳苟輕于
殺則斛律光誅而周人赦檀道濟收而佛狸來以至
于國破家亡如周宇文邕曰使斛律光在朕安得至
此宋文帝見魏兵充斥嘆曰使檀道濟在魏安得至
此即此兩言觀之可爲輕士者大戒矣

儒 唐休璟深知險要虞允文金山克敵則儒而將
吳卻穀閱禮敦詩叅遵雅歌投壺魯肅手不釋卷張
奐坐帷講論則將而儒矣謝艾有文武才王平長戎
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好作書論說史漢不失
其旨石勒曰不知書嘗使人讀史以論古今得失確
有灼見則將通儒宸濠聘王守仁守仁遣弟子裒衣
博帶貌爲迂儒說以王道偵其反情則以儒爲詞南
梁兵叛逐帥唐憲宗遣溫造代之叛者見其儒而不
疑既而談笑樹俎殲五百叛者于盃酒之中則以儒
捕亂況傳永上馬擊賊下馬作露布安在儒不可戰

哉至漢高溺儒冠全忠置灑流亦大誤矣

老　歷代制民年五十以上者不行伍而公孫枝太公諸人則老而彌篤如周德威退保高邑張承業謂其老將知兵趙充國條陳方畧人皆稱其老成持重則老固多識慕容恪圍段龍曰老賊經變多年自多贏兵致煙則弱自可用吳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智畧攻呂護曰老賊老于行陣難以猝克則老固難則以弱爲先唐太宗曰以我之弱當彼之強則又以弱當強

婦　荀息美女破吾范鞅若耶沼吳則用一女秦穆間由余則遺戎二女樂柴紹誘吐谷渾則使二姬對舞勾踐行成賂嚭則以八妹此以少爲用也梁邱據探曹瑋舉動如老將則幼而老成渾瑊孫策文鴦諸人皆以童子出戰宋獻策選捷健童子五千爲孩兒兵卒破燕京則用童子扒城噫從是而練之長豈可量哉

弱　劉琨雞鳴而枕中原韓信不兼而與漢室綿力未嘗不大用也甘茂使秦拒健而聽弱致楚任弱而黜健此誤人法也而戰亦有用弱法石勒拒末桓不戰示弱魏珪拒慕容垂之徙示弱石勒誘王浚冒頓誘漢高翟真誘楷固惟見贏弱慕容農攻翟真先擊其弱強者自走皇甫真計呂護逸必擇弱恐易以強

商鞅配軍以老弱任役使漢王在滎陽蕭何悉發關中老弱從軍軍聲復振張士誠夜遁留老弱伐鼓譟信拔趙壁則以弱背水立陣曹操擊張繡則以弱當彼之強則又以前爲餌李憩擒李祕令贏弱燒穫王存審擊契丹令贏兵致煙則弱自可用吳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則以弱爲先唐太宗曰以我之弱當彼之強則又以

間　魯聖則遣女樂八十秦惠欲取義渠則遺好女一百劉儀懷榜招板橋則縱俘婦三百石虎后助陣著五彩靴則出女騎一千陳平脫漢高滎陽則別出女子二千高洋配無妻軍士則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趙陀攻百越求秦女無夫者爲卒補縫一萬五千我太祖守瓦梁壘欲遁則多出婦女戟手大罵以疑元此以多爲用也漢武妻烏孫昆莫以細君妻君冥靡以代公主使爲子壻保塞漢元賜單于以王嬙降吐番以文成公主使之內附無他趙王欲併代則妻之以姊孫權欲霸昭烈則妻之以妹鄭武欲伐胡則妻

之以子張伍食盡則鬻愛女給軍种世衡結慕恩則賜宴姬王越賞詞謀則與侍妾唐太宗賞突厥特勒則與宮女魏主宏賜北鎮貧無妻者則大出宮女劉光世得漢兒萬人無室家爲之娶婦此以已女爲用也魏珪克赫連昌以其宮人頒將士高崇文以劉闢殊妾配將士隋煬以江都婦女配將士劉裕克燕以婦女爲軍賞勃勃拔廣都以女弱爲軍賞劉裕誅桓玄以其宮女及逆黨女妾爲軍賞此以人女爲用也突厥求婚裴矩令其斬處羅而后允徐海爭女子胡宗憲令其縛葉麻以爲降晉人欲復士會故執魏壽

餘希使之降秦闔閭欲刺慶忌故燒要離妻子使忌不疑高士達欲圖郭絢故斬擄婦爲質建夷使之行間幕容儁還劍妻而劍降胡宗憲出王直妻子而直至慕容備德獻伎樂秦歸其妻母則于燕齊歸宇文護之母而護無以報則美在齊張孟談疑四國則分遣妻子石勒敗祖智延追兵則遺所俘婦女陳人取朝雲吹篪而乞則能佐楚公主女史馮嫽持節服國南宮萬則使婦人飲之陳平解平城圍則獻美女圖隋誠敬夫人洗戟詔降猶譚子政妻張策干若洪建孟嘗反國孟明免焉則托秦婦晉厲無忌窮符張儀安連氏義激戢兵則能論實良女勾奇毒希烈王翠易城則結如姬鄭袖呂不韋滅秦黃歇取楚則獻妾翹說海降宗憲則能間淮南王使女陵中詞長安則進環凡此皆行美女計也吳王操女軍盡出宮女田

殺以杜叛景讓母杖子妄戮以安軍劉遐妻密燒甲杖田防寇謀宋仁宗后剪髮徵衛閉閤滅火白瑾妻葛著夫公服環珥散寇則能弭變晉文公蠶妾聞謀齊姜殺之李克用侍者告變妻劉斬之司馬懿婢瞰知瘋詐妻張刃之則能秘機趙括母阻子勿將柴克宏母表子可用陳嬰母阻子勿王王陵母屬子事漢傳負羈妻識從者皆相王珪母知長髯必成楚文夫人鄧斷敖狂勝羊舐妻辛料魏不昌何無忌母劉料玄必敗則知興亡桓玄妻劉謂裕當除賢建德妻嘗贊軍宜北克用妻劉勸釋私怨慕容盛妃教疾免難

則能謀王孫賈母諭子復齊姜敘母促子討馬超宋太祖姐決祖自立楚文夫人息嬀勉子元伐鄭則能激劉智遠夫人李毋奪民財劉先主后甘諷專戎馬苻堅后張阻勿伐晉唐太宗惠妃徐疏勿黷武則能諫張谷妻李言逆不可久董昌母以子去爲孝業固懷恩毋勸子勿反宸濠妃婁止薄母逆李日月母惡子輔湖謝綵母劉子誅不視啓義姑棄子抱姪感齊還師毛惜惜恥榮全叛逆愍懷妃惠風放劍罵曜樂羊子妻操刀叱賊不辱自殺魏以蜀宮人賜將士李昭儀不辱自殺則能守義節呂人母醉衣結少莒子婦紡繅繼齊鄒僕妻怨夫詐賊王廣女開室擊芳金卒妻掣刃刺兀术謝小娥障賊抽刀孫翊妻徐施帷設伏董昌妻申屠希光艷裝挾匕龐消母趙娥抽刀反刺秦女休執刀據矛竇毅幼女憤隋興唐則能報復沈襄妾小霞能以身質脫夫遵東長勇堡婦能推虜墮窖土石擊死凡此皆定大難決大疑明大義者不惟此也寇亦有焉李全妻楊妙真梨花槍天下無敵楊寡婦與劉七合黨刼掠不惟此也夷亦有焉石勒妻劉斬叛護勒苻登妻毛力戰拒葬阿保機后述律勒兵破韋鐵木真母月倫分兵敗寇烏馬窩婦佐胡宗憲平倭石柱司女官秦良玉勤王殲亂俺答三娘子哈屯比妓練兵附明入百媳婦土酋之妻各領一寨外國亦有焉交趾女子徵側徵貳自立爲王桂南有女王曰柳葉壯健似男子須文達那妻以身國許人報仇花面妖亦有焉山東婦唐賽兒剪紙爲人馬鬬倭女皐彌呼與宗女臺與相繼以妖術稱王神亦有焉大理觀音化爲婦人以稻糜大石背負而行漢兵驚避唐玄宗云河北二十四城無男子蜀王衍妃費云四十萬人無男兒然則男子不及婦人者多矣雖然李陵云女在軍而氣不揚慕容熙聽婦言而

師不退遼將陷而欲與婦並登卒至喪敗則女亦有
害也故鄭太子忽不欲以師昏左氏不欲以戎事還
女器李光顏却韓弘美婦而平淮西李勣求陋妻以
安枯沒周尙文四十喪偶不娶精神强壯得以徹夜
親軍政漢高不貪子女而收天下我太祖却金華詩
女而成大業與孫皓悉還俘女華歆有憾則嫁曹彬
使人密護一室訪親還之無親則嫁此固君子仁者
事也惟常遇春每戰我太祖必使先御數婦而后勦
勅稍有已時亦異事也
犯　勾踐以死囚五百覘阻吳兵向吳師自刎王莽

募天下囚徒名曰猋矣以禦匈奴元用拔都魯牌權
攻安豐囚戰也軍校訟帥郭進貲之而掩北漢徐成
失期王猛宥之而勝燕軍俞大猷以當刑二卒潛燕
賊磏備倭以當死三十六人進獲賊帥罪戰也管仲
以罪輕重八甲兵石勒僞以避罪奔伏利吳起聚棄
城失守欲除其醜者爲一卒曰軍之鍊銳孟明三折
曹劌三折荀寅曰三折爲良善用罪犯夫豈無功
耳　聽金鼓鎗鉦以爲進退固不待言矣管子曰同
鄉連帥夜戰聲音相聞足以不乖若王鎮惡攻長安
令輒軍長鼓劉江救北平令人帶十砲遞放不絕李

憩入蔡令萬人同呼所以驚敵之耳也希卑間鼓音
達內而知召應甘茂使吏穴道聽王言樓里疾鑿穴
王所而知伐國衛青使人匿伏隱處以聽敵之虛實
子命防穴浚塹壺錧瓶甑以聽戚南塘防地道以瓮
覆人繞城以聽鄭若魯使人枕空胡祿臥有人馬行
三十里外響入其中名曰地聽則巧乎其聽矣彼以
衾累壁則外人相過不聞音聲可造軍器又豈非善
法哉
目　曹劌下視轍亂乃逐齊師舒律金望塵知卑多
少乃純用目也祖逖久盲聞徐州民反怨乘馬臨陣
左右射反者驚走則又不恃目也劉逵揚沙戚繼光
瞇瓶則以昏人之目楊旋燕馬飛灰夏攻靖夏繞城
踐塵賀若弼塗舟淡黃色藏干枯荻則以掩人之目
也蔡茹明甲明刀趙贊唐太宗旌旗絡繹孟珙虞詡
易衣往來又以駭人之目也諜者告曰楚幕有烏敵
師其遁劉基見烏集幕而知敵遁高泰見石越言誕
而知覩覺耿稚見西秦告者視高色動而知爲有奸
衛姬見齊桓足高氣强過已色動而知其伐衛管仲
見桓公揖朝進已貌恭色慚而知其舍衛智過見張
孟談志矜趾高而知其說合見韓魏二君色動意變

而知其將背卻疵見韓魏色憂而知其不欲趙下見韓魏視端疾趨而知畏得其情則微乎其視矣秦舞陽色變而荆卿之事敗韓約色變而甘露之禍慘爲人所識而破也凡遇事色青者爲懦勇色赤者爲血勇色黯者爲氣勇惟氣色不變乃爲神勇斯不爲人所窺梓慎望氣知宋鄭喪師范增望城頭有五色氣而使項羽急擊爲尤奇矣張士誠不能自守爲明所獲雖終日閉目以至死亦何益哉

鼻　斛律金嗅地知軍遠近每能逆備克敵顧不知何法惟張輔征交趾知象通身之力在鼻戒先驅射以去之劉裕效石虎慕容恪塞五龍口水以攻廣固城中男女悉患脚弱而降此則不可解矣

其鼻程信征麻陽知衆象隨首象以戰乃藏身石笋揮劍截首象之鼻衆象果奔則從鼻戰矣

手　伍員冬月水戰用婦人績麻不龜手藥擊越大勝之辛五郎既降胡宗憲塗值盧鎧乃搖手以示不須戮招手則謂今一家去兵器則拍掌言無林父敗走軍士爭濟舟中之指可掬言頓圍漢高于白登天寒卒之墮指者十二三其何能戰乎

足　墨翟救宋重繭而入楚段煩追先零重繭到涇陽不惜足力以救國以趨功也王翦知軍士超距爲戰而后用之所以發銳也戚繼光令軍士常行綰沙于足重鎧跳坡猺人能行即燒石烙其踏鐵脚兵日以松烟熏足鐵脚苗自小即煮熱桐油日浸其踏東番晝夜學走梁太子綜朝夕行沙以練足也左史倚相論吳行反覆六十里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馳三十里擊之必勝曹瑋攜物緩行誘虜百里之外追之約慤而後戰曰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人小慤則足痺不能立其氣亦闌此以路程計足也司馬懿攻蜀曰蜀人多用蒺藜令三千軍士著軟材木屐前行以去之劉裕效石虎慕容恪塞五龍口水以攻廣固城中男女悉患脚弱而降此則不可解矣

舌　虞舜曰惟口出好興戎姚興曰齊楚兢辨兩國興師周禮敵國兵至使使如師以訟曲直直則解春秋尚辭令列國尚游說皆舌戰也子貢一出亂齊存魯強晉亡吳伯越張良掉三寸舌而爲帝者師毛遂憑三寸舌强百萬師邳彤留光武討王郎一言足以興邦魏徵諭馮盎入朝一言勝師十萬蘇秦樗俎秦兵不敢出函谷一十五年鄧食其伏軾一朝下齊七十餘城馬援將三千突騎遨遊數帝間于謹解諸國事言西鄙鐵勒皆服虞翻稱策命降華歆張遼托操諭致昌豨陳衆白馬降李憲張網單于奕戰而后用之所以發銳也戚繼光令軍士常行綰沙

敘故致逢約婁師德諭吐番禍福論贊婆數年不犯
邊則舌鋒之利較兵鋒更甚也而惟急者兩賢豈陋
漢高以一言斬丁公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侯景以
二語退紹宗越國以鄙遠焉用亡鄭以陪鄰燭之武
以數語退秦師陶侃呼曰天下寧有白頭賊而貢降
王德遇謂名王爲我碎骨而敵怖鄭元璹隨語折讓
則以口伐可汗婁敬相如純以口舌得官言固戰勝
天下者也然吳漢不能以辭自達隱若一敵國李廣
曰不能措詞萬里稱飛將朱伺所謂惟在力戰能忍
不必議論紛紛徒以口舌擊賊也至于行計則有流

言法周公不利于孺子樂毅將欲自王是也有恫喝
法蘇秦之言縱張儀之言橫是也有揚言法史思明
追李處鉴至魏州城下揚言曰處鉴召我來何爲不
出崔光遠開而殺之是也有反言法白起誤趙人曰
狗畏馬服君之子班超擊龜茲佯言兵少不進是也
有卑言法石勒獲荀晞王彌卑辭賀之張賓以其位
高言卑而疑石勒請王彌亦用卑辭招之張嵩以其
卑甚言甘難信是也有狂言法慕容翰外國自掩佯
狂謬對司馬懿詐瘋圖魏謬反對是也有醉言法
温嶠畏讒則醉晉錢鳳胡宗憲誘倭則醉語含糊是

也有神言法郭誦鼓士卒稱于產助神兵田單愚騎
叔稱神師有教令是也至于祕機則有渾言法盧鏡
暗殲辛五郎之黨第問曰如何諸啃對曰是了戚繼
光約口號守眼臨發乃傳使人不測是也有夷言法
如日木呼賊爲陸宿人呼殺爲其奴嘻咀郎波斯呼
賊爲色測呼殺爲刺察以夷言爲言使人不解也有
形言法魏桓子言汾水可以灌平陽則用肘韓康子
答洚水可以灌安邑則履跗張良謂宜允韓信之請
王則躡足劉基謂宜允胡廷瑞請三事則踢牀范增
欲項羽決志殺漢高則目玦田光見荆軻唾其耳則

鄭曰謬然豐滿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象也二君之在臺口開而不合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小國諸侯不服者惟莒則形言亦有時察桓公又與管仲朝而謀伐衛隱而未宣衛姬再拜請衛君之罪公問故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强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色動伐衛也是以知之則隱言亦有時知甘茂使吏穴道而知秦惠相衍樗里疾鑿穴王所而知犀首當將蕃納人于壁而聽使者父子私言則密言亦有時洩慎言之難又如是也故又有滅言之法冉璩冉璞深夜布灰以箸畫寫旋滅孟珙楊琰擁爐畫灰旋以匙滅秦從龍筆書漆簡隨以水措封墮手劃削稿隨即燒之劉裕謹封符函付朱齡石又有不言法高洋破晦能對妻子竟日不言魏主嗣能閉口八年即位乃言如辛稼軒欲斷牛首決西湖醉洩其謀遂爲陳同甫所脅范士句曰言語洩漏職汝之由歸畀駒支曹操密言圖紹爲備所洩雖吐舌出血亦無益矣

呼　夏肯太史慈呼叱三軍震駭項羽叱咤千人自廢楊存中一叱萬人僵立魏勝一叱敵衆辟易蔡裔一呼羣盜皆殞將之銳也秦軍鼓譟屋瓦盡震魏琚伐燕民瓦皆震王夔班聲江水爲沸强聲大呼數百人如萬衆軍之雄也至于用計朱序僞晉間則掠秦陣后大呼秦軍已敗阿术駭宋則掠宋舟大呼步軍敗矣韓世忠夜造敵壘大呼大軍至而敵懼出降郝廷玉地道入懷登陴大呼王師乘城而守者解散張蚝地道入晉陽大呼斬關而納秦兵耿純攻赤眉夜選强弩二千繞出賊後齊聲一呼强弩俱發而敵駭散一呼叱間能令人生畏能令人失智豈僅吶喊鼓譟哉

寂　勾踐伐夫差不鼓不譟劉錡出奇攻金但令以銳斧斫戒勿喊此靜戰也張威行必銜枚寂不發聲曹璋環三千甲士寂不聞人馬聲此靜軍也吳璘遣姚仲襲金蔽坡無聲則靜進法王越脫虜使軍士下馬遠巡而行次第無聲則靜歸法劉錡守順昌城中蕭然無雞犬聲則以靜待動法李憨襲蔡州擊鵝鴨池以亂軍聲則以動爲靜法施雷伏棗林四日不聞音響誘金開城則以靜賺靜法靜則能整整則銳靜則能謀謀則行

宴　宴非戰時也而有大機焉曹瑋張飲坐失賊首隨擲席前王彥章半酣更衣忽破晉夾寨狀青大宴

稱疾誓入而奪崑崙朱溫中席如厠輕兵北門襲晉
此以宴玩敵也高歡以爾朱兆蔑首畢宴倍行掩洛
劉顯計蠻九日祭蚩陰克九絲此乘人之宴也若商
襲以樂飲罷兵誘魏邛秦昭以好會踐盟誘楚懷楚
子虔致蔡侯楚平致戎子蠻皆以宴執人也姬光刺
吳王僚石勒請王彌宴已營朱溫享克用于官舍溫
造飲南梁叛者于長廊遂人飲齊戍以酒而殺之胡
宗憲載毒酒委倭使掠高會痛飲而死此以宴殺人
也以宴殺人故張飛誚王弼曰恐有專諸之禍我太
祖仰天擊馬而語指郭子曰汝以酒毒我漢高間行

趙瀾上留良以謝郭琪飲田令孜毒酒鎖殺婢吮血
而毒解不可不知也王茂章擊朱溫戰酣入拒馬與
諸將飲而復戰鄧羌徐成將戰大飲帳中而后縱橫
敵陣宇文邕每宴將士必勸酒慕容德親饗戰
士必厚加撫接魏尚爲雲中守五日一饗賓客曹操
待關羽五日大宴三日小宴羽誅顏良文丑以報此
以宴爲戰也然子反醉而亡北劉曜酣而馬陷莫淺
渾恃勝荒酒一戰而敗則因宴而敗也故趙方令將
士飲酒勿醉使時時可戰楊惠元受張巨濟戒未捷
勿飲瓶罄不發則戰而不飲也王翦善飲食休士不
戰李牧椎牛饗士不使之戰則飲而不戰也楚莊因
宴而絕纓种世衡因宴而賜姬韓世忠因宴裝婦人
激將士勾踐楚莊投醪于江皆得士死力豈效宋華
元羊羹不與其御羊斟遂御之入鄭師中山君享士
羊羔不徧司馬子期故敗之于楚吳夫差戴酒入軍
軍士視而不得飲遂爲越敗幸稼軒醉洩軍機而陳
同甫夜遁李孝恭桮酒成血而輔公祏授首溫嶠詐
酒罵錢鳳李素立却獻惟受一盃酒胡宗憲醉吐滿
牀而誘王直張飛詐表取酒痛飲以破嚴顏爲勝爲
敗用智用力豈徒衎衎飲食哉故名將于飲食談笑

之中亦寓金戈鐵馬之氣

樂　趙葵正月十五放燈張樂誘擒李全張守珪版
築未就置酒作樂疑退吐蕃朱溫置酒軍中出兵襲
晉而樂不輟張弘範設伏舟尾舟接樂作伏發乃戰
陸騰陳伎樂于城下獠攜妻子觀之遂拔陵州吳玠
親兵不滿萬每戰必肩輿動鼓樂殊無懼色戰無不
勝也

歌　師曠歌南不競多死聲而知楚無功荊軻歌易
水士皆髮上指能令人怒耳匡圍孔子子路援戟將
戰夫子止之彈琴而歌曲三終而圍解以和氣平激

氣漢圍楚而不敢迫張良令四面爲楚歌聲八千于弟聞之皆散以楚聲奪楚人以不可戰不敢迫者一歌而勝之奇矣

謠　吳有童謠曰阿童阿童衙刀浮渡江羊祜求得王濬小字阿童以應之遂破吳此真謠也韋孝寬間斛律光造謠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而北齊殺之此善用假謠也惟苻秦有謠云東海大魚化爲龍苻生不知堅乃哀海而爲龍驟而殺魚遵又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于是悉壞諸城以禳之此信謠誤也堅復有謠云魚羊田斗當滅秦朱形請盡誅鮮

卑苻堅不從卒爲慕容冲所破又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堅亦不從此不信謠之過也千古來謠言固多在善于能應耳有云熒惑星下降而爲謠故多驗

吹　吳起曰夜以金鼓笳笛爲節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三吹王隨討寧州賊吹三角皆裂曰裂者破也當破賊也劉錡夜電擣金營爲竹葉管吹之如鬼嘯者電起則斬電止則伏不動聞管嘯則聚河間王琛討羌不服令婢朝雲吹篪羌營而乞羌聞之皆流涕降劉琨爲石勒所圍窘迫無計遂奏胡笳賊皆流涕向曉復吹之賊棄圍走劉疇遠賈賈胡數百懷刃欲害之疇援笳吹出塞入塞之曲以動愁人思歸之念胡泣刃墮此悲聲也崔延伯每當戰必令僧超用笳吹壯士歌項羽吟然後策馬入陣所向無前此壯聲也無前聲之動人也如此

彈　柴紹爲虜所圍乘高而射矢下如雨紹使人彈胡琵琶二女于對舞虜怪之聚觀紹使人潛躡其后虜大潰孔于亦彈琴歌曲以解匡圍孔明亦焚香理琴而退司馬

嘯　司馬睿傳檄討石勒刁膺請送款求捕平河北勒不然之慨然長嘯劉琨守晉陽石勒圍之數重琨乘月夜登陴長嘯勒兵聞之泣解長嘯當悲長歌當泣有以也

哭　申包胥入秦廷晝吟宵哭秦兵乃出而復楚秦聚眥王隨討寧州賊吹三角皆裂曰裂者破也當破賊也劉錡夜電擣金營爲竹葉管吹之如鬼嘯者電起則斬電止則伏不動聞管嘯則聚河間王琛討羌陽門之介夫死于罕哭之哀晉覬以爲不可伐季友欲死嬖父使奚斯請不許哭而往慶父曰奚斯之聲也乃縊王導欲王敦速死聞其病重遂率于弟先期舉哀敦聞之憤恚而卒苻登率衆萬餘圍姚萇營四面大哭萇亦命營中哭以應之登乃退

笑　光武見馬援岸幘而笑遂授圖蜀之方因有天下孔明使人居臺呼云周郎妙計高天下賠了夫人折了兵因鼓掌蹲身大笑瑜遂氣死而成鼎足古云光武善笑以得天下孔明善笑氣死周瑜是也

罵　張儀說楚絕齊許商於之地六百里楚乃使勇士罵齊王罵以絕之也元兵攻玉梁壘幾陷我太祖使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元兵錯愕不敢迫遂退師此罵以疑之也東魏追宇文泰將及泰馬逸墜地左右皆散李穆以策扶泰而罵若魏伊獲狀而魏兵不疑此罵以脫追也楊義臣屢將戰而復止者數四忽一

日怒罵誓必戰示無止意乃先期伏兵伺金稱出營而奪之此罵以誘之也溫嶠醉罵錢鳳使錢鳳之請不行此罵以止謗也孔明陣罵王朗漢臣事魏羞辱無比撞死馬下此罵以恥之也漢高祖兒英布趙將洗踞嫚罵既而具王者供封千戶侯此罵以激之也曹咎守敖倉項羽戒勿戰漢高使善罵者大罵三日咎不勝其忿一出而敗漢遂得敖倉之粟而定天下人謂高祖善罵又謂其善罵者顛倒以御英雄然若曹咎之罵出戰不如呂后納匈奴之侮司馬懿受巾幗之辱能受侮辱又不如李光弼見史思明俳優居臺上詈辱天子使人穴地道從臺下擒之戮于城上之爲快也

戲　李允則于上元日聚優設放導致酋長欵以飲食使大酋疑而殺之陸騰陳伎設樂導獠攜妻子出觀遂乘陵州空虛襲而殺之此戲以行計也如韓世忠使伶人裝婦人以勵將士之退怯者高洋時祖珽奔躍謂夫人曰漫戲而實欲襲榮王尊伐楚問軍中戲否而後用亞墨利加諸蠻以爭鬬賭物爲戲以戲爲戲也戲雖虛戈未嘗不爲實賊得臣憑軾觀軍士之戲敗于城濮霸上棘門如兒戲史思明使俳優居

臺上詈天子則非耳

舞　齊侯使萊人作夷舞以劫盟孔父以辭却之矣至范增欲刺漢高使項莊拔劍起舞此舞賊也柴紹使二女于對舞而潛兵襲虜之后則又以奇妙動人而解虜圍也

將物編

詩　毛伯溫征交趾謀士獻詩梗命伯溫因和而論之遂降古今僅見此事所云賦詩退虜者有然哉

書　李左車謀燕曰不如遺愚尺之書陶侃討溫邵曰但須一紙函伯耆說王承宗願奉裴度書李孝恭

獲朱粲俘不殺凡騰檄輒下蓋知其恩威已著故一書可以成功也而有妙于用書者漢高射書沛城父老殺令以應徐晃約矢射書韓範恐懼出降魯仲連飛書射矢燕將陳人大哭自殺王猛遺書入燕慕容皝舉城以降明利害以動之則陳說之巧陸遜致書于羽謙抑自託唐高祖爲書與李密假言推戴石勒欲併王浚爲書推崇石勒誇智于劉曜詐爲口授則措辭之巧張佼細書蠅頭以騎李佼馮異模糊字跡以疑李軼曹操改抹字眼而間韓遂則謄寫之巧韋孝寬倣道常手筆假欵疑啟夏竦使女奴陰習石介字

法恭假爲悖狂則摹倣之巧王猛詐爲慕容垂書與子行間譚綸詐爲新河私書儲將緩佞周瑜僞蔡瑁降札激操纖琯則撰揑之巧鍾會遨裁艾表更爲慢逆秦醉楚人之使竊書更期則換易之巧張憲假經畧印信文書解入犒銀而破襄陽江琛剪摘裴光字跡敘爲反語平看不覺則割補之巧太公云拆書爲三發三發而三至合之乃成文又有拆字之點畫爲三不成字合之乃成字則分合之巧种世衡致書野望筆頭運動而知所書之字抄錄先發則解繹測識使之自疑則反投之巧李希烈遺伊慎七屬甲詐爲復書墜之境上胡宗憲使葉麻爲書殺海故留以示又爲諸將請擊王直札佯露于諜使之自信王守仁間士實使諜陰以書藏其室故向宸濠泄而搜之則故漏之巧唐肅宗召兵江淮蠟丸達詔顏真卿起義勤王蠟丸達表祝乾壽請救使士蠟丸浮水史萬歲入蠻中竹筒流書傅友德傳克階文日月干牌浮江竇貞女毒死希烈染帛爲桃藏信達士奇金人守汴欲招降者爲紙鳶飛書至蒙古營斷之許達表宸濠反狀輒爲中使所匿乃借浙江封號以達則傳致之巧侯景與高歡約日今握兵在遠人易爲詐所賜書

背請加微點后得高澄僞書無點辭不至富弼再聘契丹受書政府曰吾爲使而不見國書脫與曰傳相異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還而易之則陰識對質之巧邴吉馭吏見驛騎赤白囊則知軍書至探候以白漢武時匈奴得漢降者嘗提掖搜索恐挾私書則伺察防檢之巧武則天見內使衣帶有青鵝二字而析之爲十二月我自與之奸張楚金勘江琛爲裴光反書仰臥向日照之見割補之跡投水遂解又有望筆頭運動而知所書之字抄錄先發則解繹測識之巧有以白水書白字白不可覺以水濕則明顯者

有以黑衣書黑字黑不可尋用壁塵揚之則見以手
擦之則滅者則隱顯幻異之巧有招書封中須善開
乃可見若强拆之則破碎不復成文者有糊書爲売
須善解則如故若强拽之則破碎不復解識者則封
粘糊之巧于謹待諸將嚴肅片紙行萬里外靡不悟
悟効力劉弘戒諸將手書叮嚀人謂得其一紙書賢
十部從事皇甫真曰呂護近畿三背須制其死不可
以文檄諭則書之用不用亦有分矣

字　高仁厚擊阡能使間以歸順二字與降者有則
免殺敵遂解散劉光世鑄金銀銅錢以招女直爲四

字曰招納信實結戎示儕伍持此爲信得漢兒萬人
孫臏夜以石灰書白字于木而殲龐涓諸葛亮題木
于路而射張郃薛公旬宣江右宸濠弟告兄反狀公
故以白木几使書之後朝廷疑欲坐公乃上白木几
得親書字乃釋

畫　陳平畫一美女以激閼氏平城圍解宋太祖懸
林仁肇像詐言約降南唐殺之陳堯佐繪遼酋像而
覘其必亡遂合金以攻呂尚畫丁侯像約矢以射丁
侯疾作而降此又異乎其法矣至于田單畫牛爲龍
而復齊國朱能畫獅破象而服安南則畫之法又未

可輕也

榜　兵貴虛聲王守仁詐爲各處進兵榜遍投于路
宸濠畏懦不敢進而兵得四集神師道使沿途揭榜
稱神少保領西兵百萬來而軍離不遂解京城之圍
因而衝之以少克衆李文忠揭榜敵境言鄧棨徐達
各領兵五萬至而呂珍退怯乘夜劫之片甲無存

牌　成祖攻山東城將陷鐵鉉書太祖高皇帝牌隨
其所攻張之靖難師不敢擊王守仁戰宸濠于湖中
勝負未決伍文定忽出一牌云寧王已擒我軍毋得
縱放士卒見之勇氣百倍敵人畏敗

鼓　子魚曰夫鼓以聲氣致志阻而鼓之可也鼓聲
則脾震膽動自能鼓舞曹劌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
而竭齊人三鼓乃鼓曰彼竭我盈張弘範見宋軍突
陣不鼓再突再却曰彼氣衰矣鼓之此以一鼓取勝
也然多鼓既有衰竭則周訪禦杜曾曰一甄敢則三
鼓二甄敗則六鼓乃選銳而出奚起曰一鼓整兵二
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
後舉旗趙葵夜職令閒疊鼓聲乃擊王鎮惡詐後有
大軍令舸軍長鼓朱然束軍就道朝夕嚴鼓祐沒喝
虛聲取堅日夜擊鼓兀良合台眩敵襲城大鼓七日

不又一法與段頻假稱救至使人潛出易衣鳴鼓而來周訪畏杜曾之強捏言助兵至使人如樵採者出結陳鳴鼓而來則變用之馮異隱軍入營抵敵鉦鼓忽震姚仲衙枚夜摝踰坡鼓聲大作則猝用之王僧辨以逸待勞敵來則鼓聲交作敵去則息而不動魏勝以暇待動敵未至則寂無所聞敵既至則鼓聲震地則時用之岳飛躡李成不待陣而鼓韋叡攻小峴乘其出入子外當速擊不待授甲而鼓則能急用王童謀五鼓作亂段秀實諭掌漏止傳四鼓呂翰期三鼓集兵曹翰令支更向晨猶二鼓則能緩用陸遜疑

費棧分布鼓角長孫緒擾吐蕃晝夜火鼓則爲多用光弼襲饒陽斂旗息鼓張俊躡馬進金鼓不動則能不用張威以步制金騎鉦散鼓聚朱儁攻宛城鼓東掩西傷儀退軍邊追騎返旗鳴鼓舉再邊避金拔營懸羊擂鼓張士誠虛幕遠遁留老弱嚴鼓牛金星將遁入陝理老弱婦女半散千地令其手擂鼓不已則爲反用奇用凡此皆隨時以致變也周王路設堡鼓而鄭大戎李崇村設樓鼓而殲積盜種世衡賣銀鼓以識明珠桓溫更誤鳴進軍鼓而滅西蜀姚萇鳴鼓隨後而散歸師張耳聲信佯棄旗鼓而奪趙壁王陵乃起戰金起而戰使敵不覺也則以金爲擊張威以

文泰令偃戈于葦閭鼓聲乃發高渠彌逆王師令旝動而鼓田單抱鼓而狄披梁夫人抱鼓而金退趙簡子伏破嘔血鼓音不衰卻克傷矢流血未絕鼓音陳書云吾聞鼓而已不聞金也將以死戰赤脚苗以鼓音爲步伐鼓急則急鼓緩則緩鼓固大有妙用王者聞聲而思將帥大將操桴以明進退可不審厥微乎鉦　鼓進矣金則退而狄青制羌令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却鉦聲止則大呼突入金止而入使敵難防也則以金爲進張弘範追宋師伏看舟尾令聞金聲乃起戰金起而戰使敵不覺也則以金爲擊張威以

步師禦金騎令聞鼓則聚聞金則
難測也則以金爲散劉鄩空幕潛
鳴鉦使敵不覺田單用火牛令女
銅器聲以助戰則又用金之奇也
旗　旗者言與衆期于其下旌者
衆所標識也唐太宗討吐蕃旌旗
布旌旗綿綿遠見魏珪討燕旌旗
不過務精盛以駭敵而已而不知
魏勝舉義揭竿爲旗慕容農興復
而爲有旗以召兵也趙雲騎少遇

旗諸葛亮守虛遇司馬懿兵大至
敗盡斬其旌旗埋地以走王越遇
旗以走楚戰鄧陵將覆鄭石首曰
以甚敗乃納旌于弢此有旗而爲
珙變易旗色循環往來曹良臣依
杜預起火巴山多張旗幟陸遜討
少旗而爲多旗以疑敵也狄青誘
軍趙葵玩寇乃選壯軍持弱幟魏
持强幟此顛倒旗幟以誤敵也韓
庠旗色與金雜出吳玠分置紫白

爲衆標識已哉

弩　射線子云人有弩則騰陵張膽若爲天下精兵國家膽核魏氏鎖連弩若名天下則取其精李廣以大黃弩射伯的弩殺虎魏勝兜子弩一矢斃數人沒榆至半鞬則取其強王景神機十弩一發十矢連發則取其連陳王參連弩十發十百則取其多蘇秦元戎弩一發十矢連發則取其連陳王參連弩十發十戚繼光寫弩箭必洞腰則取其中李寧三百步韓嫣子等弩悉射六百步則取其遠到用強弩廣湖誘敵先用弱弩

木爲弩羽矛爲矢機射千步東吳鍾離三里洞三四馬則遠而狠楊存中馬自張易中遠唐玄宗伏遠弩自能弛張則杜祐敍張弩張能自發聲如雷吼南越神弩一發萬人死三發斃三萬人則至矣然此猶制作之善也而實有妙用令人各具角弩一墨子令二步一木公孫瓚擊袁紹選強弩千張先登耿弇二千各付三矢前行此則用強法

利也漢書曰秋氣至弓膠可折匈奴出當備李維楨曰霜凝弓勁正虜將候月之時直宜謹防唐太宗曰天久雨弓膠將解虜可擊此審用弓之時也王忠嗣不欲開邊釁則弛其漆弓燕將陳人解圍則倒鞬而去收弓不用亦一善策至于晉平弓工精選四材晉景弓工精盡于巧又云凡爲弓因君志慮隨人性情以其形貌魏加云傷弓之鳥落于虛發楚人弱弓可繳歸雁唐太宗云其心不正其理皆邪皆論理格言如楚宣弓不過三石左右譽之以爲九石而終其身不明其說又在喻人君之不可受小人蒙蔽也

矢

矢　矢長尺餘矢亦有巧焉耿恭以藥傅矢中瘡皆沸虜疑有神臧霸藥矢所射不可猝拔以見矢之毒李寶箭上施火所中焚爇劉經袖箭亂飛所中微芒不弓而發不羽而馳以盡矢之巧陳球討朱蓋羽矛爲矢蘇秦元戎弩以鐵爲矢交廣里子弓長數尺以蕉銅爲鏑勁勁使叱干阿利監造弓矢射甲不入即斬弓人以妙矢之利盲頓以鳴鏑爲矢鳴鏑所射皆射之石虎以髀箭爲號髀箭一發騎軍悉集突厥嫉沒以箭分國十部爲十箭裴矩結射匱討處羅則賜桃竹箭曰此事宜速行如箭則以矢爲號令然有反

用弓之時杜景矩拔都魯牌權射目則擇小箭張巡射卒賺帥則用蒿矢庾公不欲殺子濯則去其金有不用矢之時狄青討羌令去弓矢盡執短兵大呼前突王曼球討王都令悉去弓矢執短兵以前曰易薄而擒有無矢而使爲有矢之時孟談拒智予矢缺發牆之荻以爲幹來歙拒隗囂矢少發屋斷木以爲矢段熲追燒當刀折矢盡猶進追之有無矢而取人矢之時孫權乘船觀曹軍箭集船偏乃迴船受箭船平乃回諸葛亮以昧旦乘霧蝳舟鳴鼓向曹得箭數十萬張巡夜以蒿人被黑貜城尹子奇射箭不絕矢滿

箭有廢人之矢法楊存中曰敵恃弓矢長矜湧進則屈而無用金人張滿環列待發韓世忠持矛大呼突前矢皆墮壁漢樓煩善射執弓注矢項羽叱之煩目不能視手不及發而走有禁人之矢法劉子南用螢火九凡矢至馬前五尺輒墮地五兵不傷山越能禁金矢皆返射蕭顯行邪術矢石不能中有破禁法賀齊曰能禁金者未必能禁木乃以白挺破之劉朝恩

見矢射莫中曰此必邪術乃擲狗狗首剋之
之矢而知敵情法張遠見昌豨矢疎而知
吳璘見守陣者注矢不發而知人心在宋
矢而知何地之兵法見射矢過握而知何
至李翕烈見射矢及牀而驚韓滉弩手至
數矢矢不虛發李晟一箭斃悍四薛仁貴
姓則善射者矢亦不在多然周處討賊政
軍不至而死樊時中射紅巾自辰至卯應
甚衆矢盡而死李陵擊匈奴五十萬矢一
人復數十矢可脫矣則矢亦不可少故孫

矢王忠嗣令人必備矢填名亡者第罪未
騎士鞭稍長二尺餘爲擬矢墜圈見有遺
又爲活鏃射不得拔得箠則以活鏃射
不乏矢有所指箭爲前進鏑以禦敵鏃以
續長

射　射之道微矣如陳音曰正射之道左
右手若抱兒繫人之妻曰吾聞射之道前
手不知則論法善紀昌習射先習視小以
世衡以銀錢爲的習射中則與之中者
故而漸厚而小則習法善李悝教上地

甘蝿飛衛精藝相傳谷永彎弓三百斤苻琳引弓五百斤朱伺龐德矢不虛發此皆一人之善也太公選善彀能左右前後皆便者爲武車之士而厚之蘇定方率能彀之士爲前鋒者二百陶侃選能射二百步者三百明之宗禮所統精悍絕倫箭手九百馬隆募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者三千五百李陵將力扼虎射命中者五千刁膺習弓射二萬騎射二萬張俊選挽强之士五萬李牧選善彀者十萬雖然有善彀者在于善用虞詡先以弱射敵近乃以强射吳璘强弓先發勁弩神臂次射趙奢軍鬬與選善射拒前以築

壘郭子儀以善射伏壁敵迫乃射石勒追王衍分騎圍射孫腊殲麗涓夾道而射宇文忻旁射觀者觀者擁呼騰走因言賊敗麾衆迴擊則用巧矣至太公畫丁侯而射丁侯病而求降魏加更羸不矢不射虛弓下鳥則巧之巧者也然善用者不必善彀杜預射不穿札而居將帥之列王僧辨射不穿札而所戰輒勝崔浩不能彎弓胸懷兵甲歐陽修曰智爲萬人之敵不可限以弓馬以能用弓馬也張華云養由矯矢獸號于林蕭蘆縈繳神感飛禽此又喻人之能厭厥志則無不可以入精微也

衣一衣耳何與戰事而呂蒙襲荆服白詐爲商賈也岳飛撼金被黑夜混入敵也沈希儀爲毳衣與草同色使人入猺舉砲吾侯伐齊平陰右以衣物爲人形左實右僞淳于坤服齊王砲出南門齊王出北門樂毅謂爲脫砲計虞詡兵少使人變易衣服循環往來金拒速不台兵少假婦人以男子衣冠此用衣之妙也王駿使人胡服鼓角吐蕃不辨終夜自鬬高仙芝使人胡服詐爲迎降誘軍奮往慕容寶效元魏沒根衣服號令入魏中營達奚武百騎衣敵衣夜入齊營若爲警夜桑懌與數卒變盜服而入盜所此效人

衣之妙也至于馮道根緻服登城魏人見其意思安閒乃自引去謝艾裒衣博帶指揮三軍敵人怒其相輕奮入而陷虞詡使人入賊中以彩線縫裙賊出而擒卽一衣而綽有妙機豈但如訛可瑝衫自固段遐重袍攻慕容柳城李克用軍皆被黑所向摧克人號烏鴉軍已哉

甲　甲以衛身者兀朮以鐵甲爲前鋒中山邱鳩多力每衣鐵甲而擊則以鐵荀子云楚鮫鄭兒孫卿子云楚人犀兕以爲甲周禮鄭注革表合甲淮南子云人無勁角爪牙之利故爍鐵爲兵劃革爲甲則用革

取其堅也吳王僚就宴姬光被棠夷之甲三重前趙杜育每戰被甲三重取其厚也蔡袡與齊戰被光明甲石季龍左右置衛萬人皆着五色細鎧光耀奪目取其精也齊桓衣上甲六百夫差衣水犀之甲二千則精而多也阿利監造甲射甲而入則殺鎧匠公息忌謂邾君曰爲甲必以組竅滿盡任力叔孫氏之甲必有識記制之善也楚鄧廖組甲三百以漆爲之以服貴者被綠三千乃爲甲裏以服卑者馬燧爲甲長短三製衣士所稱則衣之善也管子以重罪入兵甲犀脅輕罪入鞮革乃重革也當心著之以禦矢則取戰遂大勝則因乎天者劉絰千金弊甲能識吉凶斷法善也武王克商服闕翬之甲楚王身被賜夷之甲越王勾踐被棠夷之甲唐太宗身服玄甲王思政每戰著破衣弊甲則人各有甲韓子云攻戰不已介生蟻虱斛律光不脫介冑劉詞被甲枕戈則人不離甲劾里身不被甲往返擊敵而能無傷强伸槩元赤體無甲所向摧破韋叡攻小峴見敵出城不待授甲即鼓以進檀道濟爲匈奴所圍解甲白服虜不敢迫則人不著甲朱伺訛可鐵爲面甲狄青銅爲面甲大酉國眼目甲蔽隨眼開合則滿身皆甲崔尤銅頭鐵額不畏刀劍真臟身嵌聖鐵刀箭不能害淳泥以蒜膏塗身兵刃雖傷不死三佛齊國有萬金良藥諸兵服之刀箭不能入則一身如甲姬光請王僚伏甲私室杜育每戰被甲三重取其厚也蔡袡與齊戰被光明甲石季龍左右置衛萬人皆着五色細鎧光耀奪目取其精也齊桓衣上甲六百夫差衣水犀之甲二千則精而多也阿利監造甲射甲而入則殺鎧匠公息忌謂邾君曰爲甲必以組竅滿盡任力叔孫氏之甲必有識記制之善也楚鄧廖組甲三百以漆爲之以服貴者被綠三千乃爲甲裏以服卑者馬燧爲甲長短三製衣士所稱則衣之善也管子以重罪入兵甲犀脅輕罪入鞮革乃重革也當心著之以禦矢則取戰遂大勝則因乎天者劉絰千金弊甲能識吉凶斷

藤之蠻以藤爲甲能坐而浮水則甲之奇勾踐獻先人藏甲二十以賀吳則以甲劾捷宋太祖賜孝武以甫鎧則以甲爲結司馬懿置甲岐左而身奔右則以甲誤追苻登攻姚萇鎧刻死休李顯忠復和州以泥塗甲冒火而進則專事攻擊者至如左公徒釋甲執冰而飲畧無戰志則以上不恤下之病王翦累斷函谷春申君令軍士儘力退敵盡脫衣甲堆填爲嶺須臾而渡周尙文爲虜所追前阻深澗令軍士皆卸甲填之須臾濠平而渡則脫身救急之計慕容寶擊魏問傅父死遁令軍士一夜棄四十萬衣甲悉盡劉盆

子二十餘萬人降光武積甲與熊耳山齊彼不能用者雖多亦奚益哉

冑　犬戎以朱漆皮作兜牟宋太祖賜孝武鐵冑葉子高平白公之亂始以人望而有歸復以人望而冑使人不見而保無他突厥疑薛仁貴已死貴脫兜牟示之而骨篤祿拜回紇疑郭子儀已亡子儀免冑見大酋而藥葛羅羅拜阿骨打破遼救子免冑而戰故有冑而勝亦有不冑而勝者孫策啟使祖茂代頂赤幘以分敵追太史慈失戈挈冑擊孫策曰若兜牟帶不斷未可量也則冑戰也

盾　盾者遁也以遮形也大而平者曰吳魁仲所執也隆而高者曰須盾須所持也或曰羌盾出于羌也約脅而縮者曰陷虜可以陷破虜也今謂之曰露見桓公曰穿甲兵奈何管子曰輕罪贖以鞼盾一戟緻革有文如錦也陶侃獻金革大羌盾五十青陵金革大羌盾五十曹操征袁紹以短竹片爲甲盾皇甫謐編荊爲盾袁紹射操營營中行者皆蒙盾豬季野北伐軍士忽聞持兩盾后潰敗兩手各持一盾蒙首而走

竹　狼兵以竹爲笕曹操以竹爲盾徐達以竹爲笆

木屋破士誠則以竹戰鄧訓以竹爲箄置革船掩迷唐沈希儀以竹編筏爲縿疑荔蒲賊則以竹行計也而尤奇者劉錡祈金營折竹爲器如市井小兒戲者吹爲聚散乘夜趨之忽東忽西忽起忽伏金人莫測也

木　苻堅之敗望八公山草木皆爲晉兵羅通守居庸虜望烟雲皆若數萬人狀石勒居武鄉北原山草木皆有鐵騎之象是將能而草木皆兵也徐盛植木衣葦爲疑城假堞韓褒以甲冑被南山草木爲營陣是將能而草木皆壁壘也劉綏刻木爲將貯砲藏火策馬入陣則以木爲人諸葛亮作木牛流馬運米斛谷則以木爲牛馬岳飛流腐木亂草碍楊大飛楫舉巨木撞壞其舟則以木戰鬬苟如姚興束柏材從汾上流縱之以毀浮橋魏因鈞取爲薪此又制人而爲人所利也

樵　絞小不出莫教令勿護樵採示弱誘之使出也周訪哭杜弢之勇令人如樵採者出結陣鳴鼓而來示強懈之使退也文懿單弱司馬懿令勿鈔其樵採恐其驚而逸也此不抄之妙魏冕斤至安定赫連昌日至城下抄其芻牧使不得出此抄之妙也勃勃進

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劉裕召義真歸而城破慕容翰圍段龕築室固壘使樵採路絕又圍呂護築守長圍使樵採不通此攻堅坐制徐勝之妙也

薪　樂枝誘楚以與曳柴揚塵僞遁致楚馳之石勒攻靳準晉遣萬五千騎曳柴揚塵暄于山谷冉閔攻石祇慕容儁去閔軍數里疎布騎卒曳柴揚塵使敵疑救之大至祭罕走靈壁乃聚薪空營以致煙如人炊爨狀呂蒙欲取曹仁馬乃以柴斷險道仁敗不得走遂棄馬步踰賀若弼取陳則以葦塞楊子津而以舟藏其中使敵不覺而善用者夾壘疊柴爲橋如劉

錡與柴囊土名淖如兀术積柴實濘攻城如孟珙是以之助水攻叢柴燒康居木城如陳湯東柴一把煨燼燕連營如陸遜灌膏于柴焚邵陽浮橋如韋睿架柴陷城爲火山絕路如孟宗政則以之佐火戰

芻　劉鄧結芻爲人乘驢巡城而遁兵張巡夜縋蒿人披黑踰城而誘箭王濬縛草爲卒乘筏前行以去鎖錐畢再遇縛蒿被甲持炬鳴鼓而進以誘水櫃湖南制司縛蒿列炬鳴鼓昧旦而進耗蠻毒矢或日或夜或誘或襲舉疑兵也至于魏顒因鬼結草抗秦馬爲磁石擊與城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擒之而乘其車以石攻以石戰也神農之時以石爲兵孔明高陵浸麥成芽拌土幔路及爲絞地陷坑三日皆成

青草數蔓土上新舊莫辨賊不能測不知所由抑亦奇矣

譴　孫臏用一減竈法以誘龐涓虞詡悟一增竈法羌不敢迫察罕悟一致烟法積柴聚烟于空營潛往靈壁藍玉悟一匿烟法穴地而襲使虜不見以襲捕兒海吳王悟一掩火法建胡肥幡出火滅火令晉不知范匄悟一夷竈法塞井夷竈而疏行首以却楚韓世忠悟一徹竈法陽退而陰進而伏大儀共士力埋地雷藥線于竈空城委敵使敵相觸而斃一鼈耳何與戰事而或增或減或致烟藏烟出火滅火夷竈徹

竈荷能變用曷可勝窮哉

沙　韓信決濰囊沙壅水李允方塞渾亦囊沙壅水曹操渡渭以水激沙結爲冰城檀道濟唱籌量沙胡彬揚沙爲米皆以救急一時威繼光貽沙于股梁太予朝夕行沙又以練足善踏耳

石　李鬧業陘山四面顓石吳璘守饒風磴石如雨朱伺拒石勒擂石如雨李侃守項城其妻曰以瓦石中賊者與千錢以石守也速不臺攻汴取假山碓磨爲礮石擊與城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擒之而乘其車以石攻以石戰也神農之時以石爲兵孔明

漢中積石爲陣陶侃拒元美壘白石爲壘蒙恬拒匈
奴于河壘巨石爲城馬隆夾道累磁石使樹機能鐵
甲留滯此皆用石之奇也

城　緜築堤以禦水後因以禦寇故淮南子曰夏緜
作三向之城然長者曰塞矮者曰牆小者曰堡在營
陣之中爲壘壁皆城之類也燕趙拒胡就土爲城蒙
恬拒匈奴積石爲城荊民避湖中監木就水爲城此
因乎地也曹操渡渭灌沙爲城女直禦元淋灰爲城
神威軍應龍城高駢築羅城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以
盛草木灌水爲城此因乎時也晉舒翰築

潼河奴南寇路楊朝晟築方渠合道木波三城控制
吐蕃要路成祖十日程築一城以護餉道此則持久
之計也而大有利者元載請城原州不聽而吐蕃城
之宇文護不聽韋孝寬之策斛律光果築華谷龍門
二城則利爲他人有矣至姚萇誘苻登開城納款而
懸門發鐵鉉誘成祖開城呼萬歲而懸門發則以城
戰也故秦始築城以遮胡緜亘萬里而爲長城刁雍
禦蠕蠕曰長城要害往

于其側因地却敵
而有小城金剳土陷城孟宗政築月城接補則城內
築城孔明雲梯攻城郝昭城上築矮城以拒則城上

妙三家倚費成郎爲亂孔子使仲由墮之王世恐城
峻藏寇悉壞其城則拆城之妙張仁愿不設壅城門
曲敵戰格曰敵來當戰何以城爲壘翟之楚解帶縈
城公輸班技窮而守有餘楚師遂止則善戰者又不
在乎城也至寇準爲北門鎖鑰范仲淹檀道濟爲萬
里長城兵法曰衆志成城則善戰者又以人爲城也
徐盛植木衣葦爲疑城假櫓隋煬令宇文愷造行城
車載而行胡人驚以爲神戚繼光畫幙爲城隨止隨
張使人望而疑駭則無城而爲有城也李允則城門
失鎖心知有奸乃故擴其垠吐蕃納鎖不合而殺諜

者杞子以鄭使掌其北門鎗潛獻城于秦則守鎗與掌鎗皆當得其人也平湖患倭胡松欲爲城而難就乃自請縛置軍前以禦倭民懷其惠忠之遂不閉月衆趨而成此速成之法也麟州無木呂公弼欲築城包水于內其地多沙善崩鄧子喬令掘土抽沙實以炭末墐上而就宋爲建昌城南陽屢圮王佐臣乃簀石灌鐵互相鉗壓乃得不崩此築城之難也汴城惡代所都周世宗取虎牢土築之速不臺攻之受砲三十斤受處惟一凹夏勃勃築統萬命吐干阿利監之烝土而築其城益實至殺作者并築城雖美亦何益也

哉又不知堅城長寇不如不堅之爲善也築城之法也

牆　許逵守樂陵令民門皆築牆高過其宇下留一貿傭而出入以一人守之餘者皆伏委巷賊至城中兵無所施火無所加伏發大破之近有揚州牧兵至令民于街道各築短牆突如犬牙相錯行須委折民皆乘屋而守拋施瓦礫賊至城內不能得縱橫遂退而走古人于城外築羊馬牆內可列守外阻敵衝亦此意也至如杜槐追倭伏出牆間可不慎哉

江　從來守江者有鎖江法任滿據荊門虎牙橫江起浮橋關櫂攢柱設奇載飛炬燬之魏于邵陽跨淮爲橋立柵通道韋叡載葦荻焚之吳于江津險要以鐵錐暗置中流王濬以大筏祛之又以鐵鎖橫截江口王濬以炬斷之晉以鐵鎖斷德勝口造浮橋夾塞王彥章載冶及大斧斷之黎犁于富貢江用刻船載木立柵橫截江中張輔乘其未備破之則是鎖江者俱已爲人所斷也苗翊負山阻河植鹿角楯舟韓世忠舍舟而陸宋人守郢橫鐵纜鎖艦樹椿伯顏舍郢繞出藤湖李輔設七星樁于江州沿岸徐壽輝舟不得進迫後亦破之則是江亦不在乎鎖也況趙范曰泛江千里港汊蘆葦之處皆可潛濟安能盡鎖哉陸抗曰恃長江限帶守國末事即云守必如趙范曰守江當邊敵于外與呂蒙夾濡須立塢乃可也故善守則陳孔範曰天塹曰遠城曹丕曰天限南北不善守則王濬之軍飛渡樊若水引繩可濟賀邵曰一葦可航伯顏曰吾且飛渡況均此江也張昭曰操得荊則長江之險與我共以荊據上流江者又以據荊爲上策也然張萬頃檣高麗曰不知守鴨綠之險是不智也泉男建報曰謹聞命矣移兵

陸拾 册96 版

守之以守險之法告人其不習又更可嗤也

據山　余玠城釣魚因山爲城劉子羽築潭毒因山爲壘海州孤山高可瞰城魏勝包山以爲守武昌高冠山可瞰城中傅友德奪山以爲攻鄧艾襲嵴文峻阪深險則衰毬推轉而下劉顯平九系懸崖陡壁則捫蘿腰組而上馬拔破翼谷陳兵山前而陰襲山后張俊奪石幢佯爭山險而實衝山東賀齊拔歷山鐵戈拓隱而實攻山僻許歷曰先據北山者勝秦軍雖勇卒莫能爭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習不祝雖智敗莫能謀李嗣業陞山頹石李成憑山轉木石敵皆莫

能近則山之利大矣故王韶曰既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在能據人之險慕容鎮曰昔成安不守井陘之險終屈于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于鄧艾慕容超不守大峴之險見獲于劉裕又在能守己之險然後遵衡陣孫權據山自守土崩瓦解吳兵進追胎烈登馬鞍山陳兵自繞莫能站立山亦未可恃也故均一山也賈逵違令趨山而勝馬謖違令趨山而敗山亦何常在善用之耳

砲　范鑫能爲機飛石十二斤走三百步此砲之始也李光弼作砲石車飛巨石一發斃二十餘人此砲之狠也作礮石車一發斃數人藏于陣中敵近乃發此以砲戰也李密以機發石爲攻城具此以砲攻也戚繼光造單稍雙稍五稍七稍漸次而增也旋風鵝車隨人轉戰也速不臺攻汴造撻竹砲飛石三十斤遠致數百步更迭上下合抱之木一擊輒碎使發之無窮也阿里海牙攻襄陽造砲巨百五十斤相地勢安立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高臺遠墩長江大河俱可安打則又無不宜矣李允則跖水爲砲速不臺取假山碌礌磨爲砲城南塘城頭砲大石不拘塊數不論方員平側能發即用是無火藥

之費而無不給之處乃戰守極宜者

繩　呂望爲飛組以渡江河焚若水引繩采石以量浮橋戚繼光爲皮梯竹階以踰城池莒子婦紡纏爲度以繩齊師此特用繩干戎而已若陳東攻桐鄉以躍竿撞城一男子爲繒索圈套竿眼竿至挽上斬之郭登爲飛天龍劉顯爲紅綿繩散行陣中應手縛人則以繩戰也況絆馬踢圈又時以偵伺于路者

屯　足糧持久莫如屯或用兵屯趙充國罷騎兵屯金城而破先零桑弘羊請遣卒田輪臺以戚西國或用民屯晁錯請募民選常居者家室田作又募罪人

及免徙者令居又募民欲往者賞賜高爵復其家室予冬夏衣食曹操從棗祗言募民屯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列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我太祖募民山西實鈔給田或徙民屯石虎徙民屯樂安城以圖燕或分兵以屯諸葛由斜谷攻魏分兵屯田與居民雜耕我明于衞所所在有閒曠之地分軍立屯堡且耕且守司馬懿取吳用鄧艾計屯淮南北以十二分休且耕且守太祖又議兵衞以十分爲卒守者三屯者七每夫五十畝收糧十二石或用閑墾羊祜屯襄陽減戍邏之卒厚牛種之給墾田八百餘頃唐開軍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屯田

振武宜機李絳請開營田乃命韓重華爲營田使出贖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凡墾八百餘頃宋太宗大興河北屯以陳恕爲營田使然屯必因乎水淸化中以何承矩爲屯田使于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元廣集請于瀕海數千里築堤爲田聽富民募衆耕之能以萬夫耕者爲萬夫長千百如之事未行後河決丞相脫脫用賈魯議發丁夫十七萬疏築如集旨竟收其利成祖用黃福言濟寧以北衞輝真定河間皆河濱地請以十萬軍屯之又水必善于引

舍俱不禁不拘土客軍民永不起科則無稅斂仁宗以民于各地受屯者則不以征繇給役之令擾之恐其妨農則免繇役宣宗以石亨上屯田子粒數多勘實賞之則又以此最官英宗時葉盛復官牛官田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則又以此興利又云閼草萊而稅饒利一養丁壯而兵銳利二流徙漸還戶口日增而士卒日衆利三室家田作人自爲保而邊塞可固利四刈穫在邊可免一石二十鍾之費利五粟積人聚班成可蘇勾補可罷利六邊備既足則漕輓可免天下之民力舒利七

故有事荷戈無事畚插士安于農戰習于邊積豐于垣國無養兵之費而實收守禦之功也迨其日久流弊如商輅所言膏腴悉占爲莊田士卒無近地可耕梁材所疏墩堡不修虜可輕犯士卒耕守無憑而不敢耕劉定之所議職屯者不至阡陌與屯者不較倉廒因循苟且侵欺侈用有之王燁所陳今日覈地明日徵逋持之太急邊民叛渙入胡者有之故李庭機請不論膏土沃田荒蕪能開墾者悉與爲業毋有所問又令鹽商輸粟于邊使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又任人廣募薄征後取而後屯可無壞也屯又在得

地如河套之內成化間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曾銑之計不用捐千里可耕之地與人邊境自此多事矣必如余子俊移鎮榆林包收膏腴樹藝圖獵得擅而有乃善也

饟　夫饟法自屯以外則在于耕管于開塞商鞅耕戰要使國富而兵強也冉閔攻石祇未可猝破築室返耕石虎攻徐龕需以歲月列長圍返耕亦在于能積孫權積米穀于高安以備需須种世衡積穀于邊所至不煩增儲余崇龜守九江勸農積穀宿師十萬給不擾民鄧艾爲尚書郎大積軍糧三千萬斛寫十萬軍五年之食又在于能設法變通如漢文從晁錯言詔民入粟于邊得拜官免罪漢宣使鄭吉以免刑罪人積穀車師王忠肅鎮遼令有罪者入錢穀以贖何良俊云各府縣贓罰銀即令糴穀張詠守成都聽民以米易鹽而軍食充給种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之還穀明朝開鹽引使商賈輸粟于邊又出帑藏于稔時收之以爲常平又按徵收多寡以爲賢否太祖又令各于屯地所宜樹桑柿棗栗得兼爲餌蘇秦曰燕雖不田作而棗栗之實足以富國總設法以出饟也而變通則在人如蕭何饋餉不絕寇恂儲蓄無缺蔣琬調足軍食李善長供給贍盈唐安史之亂天下稍乏八九所在宿重兵凡內外錢穀皆倚辦于劉晏爲善也外此則有助糧卜式牛以家財助邊漢帝侯之以風天下有上糧孔渠爲新鄭長備乾棋勞豆數千斛操迎天子上之鄧禹西征乏糧王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有餽糧泛舟之役秦輸晉粟楚攻韓周糗秦韓而招楚怒有食敵糧者晉師餘穀三日吳師食楚食而後戰劉裕伐燕曰館糧栖敵軍無匱乏之憂悉停江淮漕運有取敵糧者石勒襲取向冰儲郝貞在邊積三十年每討賊不持糗糧取之于敵然在敵

則有過聚者姚興遣楊佛嵩燒吳淮南積聚以遏劉裕屯聚之計有擾耕者高頻頻徵士馬時出時入使敵支應不暇擾其耕耨有散積者彭越焚楚積聚李密開洛口倉與民取之任意遣米成塗惟祖士雅佃于城北軍士禦于外老弱護于內急則燒穀而走則耕而兼戰濮上之事田盼曰易糧于宋而宋悅則梁不敢過宋而伐齊是以餘糧收宋也越以蒸粟十萬斛餽吳爲種吳人種之五年不生吳大飢因取其國是以蒸粟得地也

運　軍食足亦在于善運故鄭渾入漢中以運糧爲最秦使天下飛芻挽粟三十鍾致一石則以車運虞翊爲武都奮擊餽五致一則以驢馬運晉臻堰呂梁派流樹柵立埭虞詡剪木燒石開瀵通船則以水運石虎運穀樂安城于司冀七州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自河通海則發人以運此常運也至孔明作木牛流馬運女直爲狗車如船使數十狗拽爲木馬如彈弓擊足激行二者往來于冰雪上運則異矣刁雍備蠕蠕令于臺北諸屯隨近作米供送六鎮曰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彊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此千里步運之術也海寧不通舟楫蓮搏霄曰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可運米二百石每運一日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步運之術也則尤奇矣外此則有贏糧魏氏武卒贏三日糧于身吳起身自贏糧贏糧者擔糧也有齋糧桓溫伐蜀惟齋三日糧項羽破章邯齋三日糧睦遂曰魏兵馬上齋糧不過旬日齋糧者持糧也在敵則有遏運者羊祜因堰通糧邀而奪之向氷有所儲運石勒襲而取之有絕運者曹操用兵每絕人糧道李左車欲間道襲韓信輜重周亞夫以輕兵絕吳楚餉道呼延那雞親絕韓璞運路徐達遣丁德與扼張士誠湖口餉道前燕劉當帥騎絕桓溫糧潛李邦帥兵絕桓溫陸運則兩絕之也故有護運法曹操出師嘗以輜重居前石勒爲司馬睿所追使輜重既遠大軍徐還劉裕伐燕所過留守

以達輜重成祖伐虜行十日程築一城以護饋路有
因運設伏者石虎向壽春軍士遇糧運爭取無備紀
瞻發伏破之追奔百里赤眉載土覆豆若爲運糧敵
爭反擊裴行儉因虜奪運乃匿壯士于車而以米覆
使弱卒挽之縱虜奪取猝起躍擊自是糧行者虜不
敢迫此又因運作戰也至于運輸不足如李平督運
交錯削閣梓橦張資不行孟遲運孫堅斬之尹緯租運
不繼斬位班三品諸部大恐多入此又速運之術也
與　黃帝與蚩尤戰而作車少昊加馬奚仲加牛李
賢曰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戚繼光曰一則前拒

一則治力一則束步伍也馬從謙曰動足以衝突止
足爲營備士卒有所庇衣糧有所裔太公云車者軍
之羽翼陷堅陣遊强敵遮北走也曰一車當六騎一
車當步卒八十人又曰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或
又曰騎兵馳射捷疾非車不足以當又曰火器必以
車載而後可以馳遠然古之所謂載者爲大車重車
守車戰者爲革車輕車兵車戎車衝車攻車後世所
謂武綱車偏箱車鹿角車也韋孝寬射楊大眼則結車
爲陣諸侯伐徧陽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爲
櫓衛青擊匈奴以武綱車爲營李陵擊匈奴環大車
爲營魏珪五千人爲劉衛辰八九萬所圍乃以車爲
方營並戰而前大破之則以車爲營劉錡禦金取癡
車埋輪城上勃勃拒儁檀鑿陽武陵埋車塞路則以
高出于城張網造衝車覆板革爲屋蔽矢石爲飛樓
懸梯木幔遥臨城上則以車爲攻至于戰則古之輕
車三人上乘左射右刺中行說戰車四人下推一人
乘射則獲人以戰魏勝如意車二人推車五十人隨
後則獲人以戰馬援偏箱車地廣六角地荻置木屋

廣狹宜矣馬燧冒狼列戟行以戟兵止則爲營行止
善矣李綱皮簡鐵裙上下俱衛長槍短戟長以禦人
短以禦馬攻守兼矣魏勝如意車穆懌軟牌掛搭如
城壘遠則發弩近則發砲正戰出步夾戰出騎勝則
拔追敗則入息慮有拒遏預習解脫戚繼光加以遠
到火器追擊用騎車制之精莫是過矣馬從謙云與
虜相對則重車層疊方軌而行山移而進謂之奮擊
虜衆未集則衝車直隊竟刺謂之衝擊我軍未
集虜騎忽入則排車橫陣高壘厚壁以奪歸路謂之
邀擊虜衆深入絡繹連亘則分車角陣縱橫開合約

號四起謂之夾擊虜有重載則以輕車夾騎三道排
堵追擊虜遠則以火器遠擊此得乎用車之大也至
如魏勝弩車射三百步李光弼擲石車一砲斃數人
楊璇灰車順風揚灰馬燧火車燬營焚柵皆盡一時
之巧王猷過艦而貫車下流馬燧渡淖則維囊載土
裴行儉匿壯士于車覆糧誘敵赤眉載土覆豆敵爭
反擊張韶蘇玄明匿兵于柴草車載入謀逆孫臏范
且楊修車藏出入皆盡用車之變官渡之戰操作石
車以擊紹紹作霹靂車以擊操則兩皆用車巫臣教
吳車戰而吳強秦襄車鄰西鐵而秦盛能善用耳荷

不善用房琯陳濤斜之敗議者譏其泥古則車亦有
時可敗晉伐狄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乃毀車
爲行伍爲陣相麗兩于前伍于后則車亦有時宜毀
行伍以什供車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則又代車
之妙也後狻筰繳上楯牌屏前三軍隨之進易退速
輕便莫比則又善于車之用也

艦　張時徹云吳越之人以舟楫代輿馬子胥云大
翼當陸軍之重車小翼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
者當行樓車走舸者當輕步驃騎漢武穿昆明池以
習水戰而水戰用艦艦之大者有樓船建樓三層列

女牆幡幟拋車擿石鐵汁狀如城壘遇暴風則人力
不能勝不便然水軍不可不設以爲形勢安營寨也
堅者則有艨衝以牛皮蒙船穿棹孔矛穴敵不能近
矢石不能敗此利于衝突也戰則有鬬艦設女牆三
尺列戰器無覆背樹旗幟金鼓以進鬬行則有走舸
立女牆多棹夫戰卒皆選勇力往返如飛列金鼓乘
人之所不及亦可以戰此固鬬艦之變巡遊則有遊
艇無女牆四尺一槳往來捷疾以爲軍中號令巡哨
非戰也此又走舸之變海鶻頭低尾高前大后小如
鶻之狀左右置浮板如鶻翼以助船兩傍雖風濤漲

天可免傾倒張生牛皮如常法大小盡制戰守並宜
此又樓船艨衝之變王鎮惡進長安蒙衝內棹逆渭
如神虞允文于金山車船踏動迴環如飛陳友諒攻
太平巨舟城齊緣尾至堞然破之者有碍法楊么車
船飛行水面岳飛浮草木上流以碍其輪有擅法楊
么又旁置擅竿擅壞官舟岳飛乃置大筏張革舉大
木以擅之有打法杜弢作桔槔以打官船周訪作長
竿拒之有犁法舟小者可犁而沉倭舟甚小俞大
猷用大舟犁之有踰法舟大者非風不動韓世忠扼
江口海舟巨大兀术用小舟穴槳飛行而過蠻子海

牙樓船高大不利進退廖永安以小舟與戰往來如
飛破之有鈎强法公輸子爲楚作鈎强以禦越退則
鈎之進則强之有鑿法募鑿舟以覆二斟論語曰盪
亦鑿盪而沉非陸地行舟之說也高仁厚鑿韓秀升
舟沉之有鑽法仇俊卿募能善沒者遇倭船則以水
鑽溺之有斷紲繩法黃祖以大紲聚石爲矴千人乘
射董襲乘大船突入以刀斷紲而蒙衝漂流吳人乘
風追急趙子龍以刻箭斷其帆遂落下風有燒法曹
艦首尾相接黃蓋用荻焚之張世傑方碇貫索阿朮
以火矢射之金人帆篷繩纜李寶以火箭乘之陳友

諒樓櫓如山常遇春置葦燃之如張世傑懲焦山之
敗海中周起樓堞艦堞皆塗鹽泥火之不焰此則善
于防者有據上流衝突法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
所不克陳寶應水陸爲柵張昭達據上流伐木帶杈
爲筏施柏乘大雨水漲衝之歐陽紀柵涯口聚竹籠
石置木柵外以遏艦張昭達令人潛行水中斫竹籠
皆解因縱艦突之有膠液法昭王南巡漢濱人以膠
膠舟至中流膠液王及祭公皆溺死有薄裂法胡宗
憲討陳東葉麻以薄板淺釘之舟委之遇巨浪輒裂
有抽板法王姓以活板舟數十艘使水鬼暗從底下

拽送敵所敵疑神助乘至中流板抽而沒有取敵之
舟者石勒自汝石津襲向冰船以濟枋頭有祛敵之
舟者倭登岸焚刼李遂戒沿海毋得泊船劉江見倭
登岸陰使人沉匿其舟有縱敵以舟者胡宗憲放舟
委海濱數處使倭分散逃遁而以遊兵邀之或委朊
破之舟使之中流漂溺有乘用舟以遁者倭于大嵩
被圍乃以檣桅懸燈置沙篙上達曙不移而舟已乘
潮退矣王直攻直隸爲宗憲所迫破釜沉舟云無去
志而實藏舟他所以圖遁計宗憲逆而遏之如呂蒙
以白衣搖櫓孔明乘霧幔舟張弘範幕兵舟尾皆因

艦施計使人不覺陶侃取運船爲戰艦荷晞曰舟楫
不固齊桓責楚張世傑步將提舟師則敗則用舟與
用人皆必得其善也湯克寬于馬蹟潭搗倭舉砲驚
鑿龍舟皆沉溺此雖意外之事然亦當慎者

馳馬　夫馬止騎乘而已而名將用之則皆計就其性情悉之劉錡于暑月度敵馬渴毒頓水草金馬悉斃從其飲也于謙度虜將至通州必資草厩料乃使人燒之所遺者悉漬毒藥從其食也畢再遇與敵持久俟其馬飢乃以香料煮豆佈地詐敗誘及馬聞香就食驅策不動因以擒敵從其嗅也有以熟馬縱野誘敵奪乘臨陣使馬牧豕之馬聞聲歸陣負敵就擒

從其聽也杜預日夜行馬不相見則鳴班列晉邢伯覺所陳皆老馬則老可計盲頓漢高所出皆羸馬則羸可計李維楨曰秋高馬肥虜出宜防則肥可計魏莊追慕容寶謹束馬口吳人伐晉秣馬饜舌使之不鳴有以強馬疾馳幾負入敵轡馭不回乃以兩袖蔽其目虜掠中國之馬勞堪曰中國馬開鼻不能入雪嚙草根遇冬則死雖掠無益則馬之口舌皆計也荀偃伐秦曰瞻余馬首王胡擊馬咸以十騎縛戰馬首使前不得轉諸軍隨後伯宗絕宋曰難及馬腹李敬業臘山被焚剖馬腹而藏吳漢伐蜀墮水緣馬尾而上楊璇揚灰布熱馬尾侯景破慕容紹宗下斫馬足則是馬之首腹尾足皆計也涓人賈骨千里馬至秦穆賜食馬肉者酒戰薶晉君徐敏劉岳兀朮糧絕食馬肉韓翃趨逾沙漠無水渴飲馬乳耿恭絕水窄馬浴于河李光弼擇乳馬置隔岸而遠其駒乳馬蘇馬糞飲汁渾瑊焚雲梁聚馬矢益薪察罕襲靈壁聚馬矢致煙晉明却追兵胳老嫗搦冷馬糞成祖蹂虜尋及馬糞則知虜在馬防曰匈奴候騎見馬矢有粟即報漢兵之出則是馬之骨肉乳血糞汁皆可計也就其用物悉之韓世忠陽退守江而陰進大儀曰視

吾鞭所向阿骨打波混同曰視吾鞭所指而行晉明
避王敦遣七寶鞭委追騎傳玩而脫王澄防王敦害
之以二十人執鐵鞭爲衛臨南欲殺楊越則故墮鞭
使拾從後射之郭循刺費禕鞭藏小刃殺千人曰驥
雖良疾難致千里長于牽繩薛仁貴置空營餓馬懸
鈴搖鳴不已安都劾里鉢而戰望苴蠻不鞍而騎
李廣遇匈奴大至下馬解鞍疑敵引去馬趣追操許
褚舉鞍蔽矢石右手刺船則是鞭繩鈴鞍皆計也注
産良馬往來水側善取者乃爲土人執鐵勒侯之久
之馬與土人相習乃自代之貫勒而歸鮮虞食馬枕

將郭敬詐稱大軍至使人浴馬于津還而復始晉周
撫遂棄襄陽走則牽策貫鎖牧飲浴皆計也冒頓圍
漢高所騎各依四方之色李嗣源見梁以赤白馬分
兩陣旗幟鎧仗如之謂曰有其表耳犯白馬則在力
不在色也匈奴激漢則縛馬足置窯下曰我乞若馬
魏侯淵獲韓樓五千人悉遝其馬使歸隨以兵卬其
城敵疑爲應而走則乞馬與還馬皆計也有以敵箭
左及則下馬右蔽兀术金山墜馬躍上復走則下馬
與上馬皆計也虞卿說魏通楚魏曰馬力難勝千鈞
言非其任也季子謂將公孫衍而聽計田需服牛參

驥不能百步言不相善也封衡止翟斌勿邀慕容皝曰
馬能千里不免羈絆明不可爲人禦也魏攻邯鄲季
梁止之曰之楚而北其面馬良愈違矣言用非其道
也高歡剪惡馬不加羈絆曰御惡人如是此御人如
御馬也封奕單馬說逵約戒勇力張安見其氣稍降
則突前持其馬挾之而歸此制人須制馬也趙盾秣
馬蓐食潛師夜起齊侯不介馬而馳光武慕容沖初
起以牛代馬孔明木牛流馬女直有狗車木馬虜賽
兒剪紙爲人馬皆奇機異狀未嘗不從馬生也郎以
馳之而還足敗金退河東不敢逾河飲馬石勒
馬而論之慕容廆欲棄棘城赭白不肯出尋敗石虎

吐谷渾欲止勿遷馬不肯回開國千里則知與劉興居反馬悲鳴不進卒至自殺苻堅欲寇晉廬馬驚逸軍敗不歸則知敗孫堅討董卓創仆草中馬還營鳴呼軍人隨而得之苻堅爲沖所敗墮澗莫出馬垂轡不及跼而授之則知救主王楨爲石和尚所殺馬三百里歸悲鳴毛鬣盡赤嚙死陷楨之同知王則知報仇李克用被王鎔所襲匿于林中祇馬勿嘶而免難拖雷伏棗林四日馬不嘶鳴而敵出則馬亦善藏阿骨打之馬浮渡混同石越寇晉五千騎浮渡漢水伯顏之馬能浮渡大江昭烈馬躍檀溪孫權馬躍合肥

斷橋晉平公駿馬可以伏虎青驄汗血可以千里則驚而就擒乘不可不良也韃靼人必數馬疲則易之劉聰失馬李景年以已馬授之劉曜失馬傅虎以乘馬倒被殺胡琛馬蹶被執劉漢墮馬傷膝冉閔朱龍馬與之幾不能免又不可不多也曹璋選馬馬必勝甲兵安祿山陰選勝甲馬于范陽求其善也曹璋立馬社或有賜予功賞則皆相助次第置馬虞詡罷諸郡兵令各出錢數千二十人共置一馬石虎欲攻慕容皝令民馬敢匿者腰斬奚斤破赫連昌馬少令于安頡處飲騎黃霸發騎詰北軍馬不適土土多馬少而敗高開謂騎利于平冉閔步卒入林則難制須引發是坐貶臧宮討公孫述矯制取謁者馬七百以自使出而計之者李允則隙地種榆呂蒙柴斷險道朱益張循聽老卒往外國貿易以美女易駿馬勞堪曰遊弈馬埋輪故曹仁遇柴棄馬步走馮異鄧禹爲赤

寡近塞畜牧夜無關視邊將令人盜之以歸求其多也漢武得宛馬數十匹而侯李廣利則失葉盛以餘粟易戰馬千八百匹而優遷則善矣然遡考其法廣以畜馬之責委之伯益周以芻秣之式掌之六官而其屬則有校人掌王六馬有庾人掌十二閑趣馬齊其力巫馬治其疾馬質平其價牧師掌其地圍師掌其教圄人掌其役漢初民出算賦以修車馬于內地勸民養馬有一匹者服卒三人武帝行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又循馬復令因養馬免繇賦又令民得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匿馬者有罪

列侯犯者腰斬內郡不足則徙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騄駬以負糧食唐初令太僕葺其政玄宗以空名告身易馬于六胡肅宗收兵乃詔百僚以后乘助軍代宗括民馬爲圈練憲宗又以絹市馬宋太宗以京馬分牧于諸州真宗又置騏驎院王安石行保馬市之夷狄或易以布帛或易以銅茶南渡後置監于餘杭之南場我明內地民牧以給京師外地官牧以給邊方又于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以茶易番馬此歷朝之馬政無過于官養民牧括之易之市之數法司牧者可不審其善歟

騎　桓範曰騎士爲軍鋒銳蔡邕云幽州突騎爲國膽核趙充國善騎韓嫣善騎曹真將虎騎曹休領豹騎公孫瓚常與數十人乘白馬爲翼卤薄圖有幽州突騎豫州蕩騎各五千傅咸鄭詡分三駕騎利平地李成反列山林則敗高開將騎引卑閔出林而勝則以騎擊步矣斤攻赫連昌曰以步擊騎終無捷理慕勇士斂騎破之則以騎擊騎李廣子敢率數十騎直貫胡騎則以少騎擊多騎虞詡曰虜騎風雨來去勢莫能及乃罷諸郡兵市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自得矣則以多騎擊少騎選騎士有法太公曰年四十以上七尺五寸以上壯捷者爲騎士居騎士有法趙武靈王破康陽使騎士居之曰騎邑而厚待之騎士爲奇出奇爲騎

牛　李矩令所在牛畜散野誘勒軍爭取而發伏石勒先驅牛畜入城塞王浚街巷使伏不得發李牧縱牛畜滿野誘敵大至而後擊曹瑋故掠牛畜緩行誘虜遠追而后乘布智兒創甚金詢剖牛腹納之而甦秦師襲鄭弦高矯君命以牛犒秦師孟明以其有備而還皆從牛運計者也漢光武初起無馬騎牛慕容沖使婦女男服乘牛爲馬揭竿揚土田單爲火牛灌

脂于尾束刃于角熱尾衝營則以牛戰邵青效之王德戒合軍持滿蒿奪齊發牛皆返奔則又戰牛之法也

象　身毒國騎象以戰大宛國馬象間列象固猛物也馬見而畏固多勝楚昭王使燒燧象尾以奔吳師則又益之以猛矣南方多象故多象戰然破之者亦有數法宗慤爲假獅蒙人于內破王陽邁象陣于林邑朱能以畫獅蒙馬破象軍于安南矣而劉方變之多掘小坑蓋土覆草象趨而墜再破梵志于林邑張輔征交趾戒先驅持滿一矢落其象奴再矢披其象鼻使象返奔再定安南陳信征蠻藏身石笋揮劍截肖象之鼻一象奔而羣象俱奔而服麻陽矣戴壽以巨象載甲士前列傅友德勒强弓弩夾火器衝之而破成都思倫發擁百象皆被甲負戰樓四週若欄楯大竹爲筒于兩旁筒置短槍十餘以標我軍沐英分寧正湯昭爲三隊以神機槍弩夾攻而緬甸服矣凡此皆破象法也而其奇者鼠能巢象之耳象長之見地有小竅則疑爲鼠穴而却走見豬豚則疑爲大鼠輒以足踏之不敢暫移臨陣用之亦一制勝法也

獅　獅爲百獸王回回諸國產之勇猛莫可禦從無不敢動以其似也至魯公子偃犯宋皮蒙馬而潰宋胥臣以虎皮蒙馬而陳蔡奔則以馬假虎聲虎鄧邁毛萇等各蒙以獸皮奮矛衝冲軍而苻堅脫李牟入居庸容天成蒙黑虎皮東躍西撞而唐通擒則以人假虎而取勝亦奇著也

犬　晉靈公欲殺趙盾嗾夫獒焉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提彌明搏而殺之遂鬬出則犬能殺人呂不韋曰鄭子陽之難獵犬潰之齊高國之難大牛潰之衆因之殺子陽高國狗犬猶可爲人倡而況以人爲倡乎則犬能潰人女直有狗車其形如船于氷上遞

運以數十狗拽之則狗能運糧狼兵善用標人畜數
犬標發墮地者犬啣以還故屢用不絕則犬能啣標
哥而西加烏產葵能戰一葵當一騎騎戰以葵彌縫
則犬能戰惟鄭戎以狗皮蒙身盜取白狐裘以脫田
文則又以人爲犬矣

雞　劉琨雞鳴起舞用恢中原田文令謝寇作雞鳴
用脫秦關江逌連雞數百以長繩繫火于足羣雞駭
散以燒姚萇之營雞何能戰是在用之者

鴿　曲端用百鴿爲號令鴿之所起師卽從之夏人
用哨鴿以發伏爲盒盛餱置于要塗任福師至啟而

視之鴿飛伏起遂敗任福

烏鵲　楚王戊反烏與烏與鵲鬬于燕晉安王子勛僭號鳩集于輦鵲集于憲禿
鶖集其城王子綏爲司徒鴻集其帳尋皆敗則烏得
先機者也又陳將亡蔣山有衆烏鼓翼而鳴曰奈何
帝董昌據浙有籍烏忽作人語曰越皇帝則烏能言
陳將亡又有一足烏集于殿庭以嘴畫地曰獨足上
高堂盛草變成灰後叔寶被隋滅而館于臺皆應之
則烏能書此固烏之異者也但卽以人事徵之師曠
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
上有烏齊師其遁則以烏占去來公冶長識鳥音曰
齊人出師侵我疆急往禦之勿徬徨魯人出而齊果
至則因烏知敵戚繼光探敵地烏鵲爲火其足縱燒
敵營及兵局草積如郅君章投鴉鵲以破巨無霸金
人爲紙鳶以飛檄則又異乎其法矣

獸　越胥犴令人各帶一畜獸殺入場中盡拋于地
以誘吳取乘亂返擊則以獸餌人吳專毅曰此誘我
也斬收禽獸之卒盡力逐之越遂敗則又禁取獸者
皆善法也陳涉夜于大澤中使人作狐鳴曰大楚興
陳涉王于是楚人尊之則假獸以興王晉武長慶二

年有自吐蕃至者言隴上有異獸如猴腰尾稍長青
色迅猛見蕃人卽捕而食過溪人則否獸亦惡蕃已
哉

馭　能得士者强能用士者勝而得士則一在于善
求田蚡立曲旃招士燕昭王千金懸臺待天下士余
玠榜府求謀令所在資遣李抱真小善千里厚幣邀
致則是如項羽質母挾王陵樂毅以不就而見戮吳
楚舉大事而不知求劇孟桓溫識王猛而不能力致
則非矣一在于恭禮秦昭求教范雎劉琦問計孔明
長跽以請燕丹見田光跪而逢迎却行爲道丹求荆

輒漆行匍伏射捧金丸魏無忌見侯嬴則虛左騎自迎我太祖師秦從龍有所咨訪則親就其室頓弱義不參拜始皇許之鄮食其長揖不拜漢高輟洗王猛捫虱而談桓溫嘆賞王斗不前好勢而使齊宣趨之則是如顏斶呼王以前而宣不說則非矣一在于奉侍我太祖與吳創禮賢館思文帝興閩創儲賢館吳玠守蜀創招賢館得冉進兄弟別築盛館漢平津侯營館居客分別次第其有材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館漢高奉黥布第宅供御一如王者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則皆是如王

翦請美田宅以自堅秦王曰第行無慮蕭何請隙地爲園宅漢高怒而不予則交非矣一在于隆典漢高爲韓信築壇唐德拜渾瑊入谷口築壇張浚承制拜曲端築壇則是如漢王驕蹇無禮拜大將如呼小兒則非矣一在于尊事趙奢禮下布衣百數魏嚴傾蓋閭巷十數禮與士爲布衣交唐肅宗待李泌以賓禮燕昭事郭隗以師禮則是如趙括東向而朝軍吏莫敢仰視則非矣一在于尊名石勒呼張賓爲右侯而不名我太祖稱劉基宋濂葉琛章溢爲四先生而不名文王尊太公爲尚父齊桓尊管仲爲仲父則是如齊襄呼平安君爲單來項羽雖稱范增爲亞父而名尊謀慶疽發背死則非矣一在于聽薦或聽人薦蕭何薦韓信循憲薦張嘉賓常何薦馬周因薦得人并賞舉主如陳平受封推功魏無知穆壽以祖父效忠功由梁春魏主賞其后裔則是或聽已薦趙奢自請爲上谷守百日舉燕毛遂自薦處囊中趙楚縱成謝安薦謝玄內舉不避親亦是如衛侯以二卵而棄干城之將漢王疑陳平盜嫂偷金而讓魏無知公叔座薦魏惠用鞅又曰不則殺蔽蕭何始則薦信繼則設計殺信則非矣一在于善選歐陽修曰卽軍選將皆由練成唐詔

于用一在因其材子思言苟變可將五百乘爾朱榮言爾朱兆止可統三千騎以還蔦賈論子玉將過三百乘不能以入爾朱榮言侯淵多配出奇與七百人足矣姚興知楊佛嵩勇猛難禦配兵不過五千衆多必敗漢高止將十萬韓信多多益善故鄧禹任使各當其材范仲淹使幼子鈞摘將材郭逵令人各言其才先試後用王韶先悉將材既遣不問漢武既得人付以數萬捐而不問吳玠悉按勞能親貴不撓李晟記人所長厚養不遺王祖道勉監司第人才爲三等章楶控扼新邊詰材于衆將而得郭成漢光武知吳漢不習水戰曰荆門之事取決于征南岑彭則是如趙括言大無實不可以將張世傑步將提舟劾師勇而西河之外亡梁哀將公孫衍而令聽計于相田需則非矣一在任之專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唐太宗不必啟請漢光武不拘逗遛甚至樓聚知邊情者謀于其上孟珙令人人言意以已折衷姚宋每坐二人以咨所疑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謝安云咨王導無不得子產與裨諶謀于野則獲魏舒謀多出衆子慎請用三大夫計一于艮輿地一昭常守地一景鯉求救于秦唐高兩用太宗計留諸將圖河東自引兵西昭烈用龐統中計入蜀

參相州告潰不獲專斷周處成擒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梁哀將公孫衍而令聽計于相田需則非矣一在任之專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唐太宗不必啟請漢光武不拘逗遛甚至羽父先期司馬懿李文忠不待詔命劉裕桓溫拜表輒行陳湯馮奉世矯詔滅國李典李繼隆遺詔行計宋均令呂仲矯制以降五溪蠻臧宮討公孫述矯制取謁者馬陶佩鞏陳取運船爲戰艦劉尋遵命不出曰主上深宮未知兵法曹彰討夏侯恩曰人臣出境有可安社稷專之可也辛昂奉使梁益募兵討平萬

榮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則是如隋攻高麗將陷因啟請而守備復堅慕容熙攻遼東不許將士先登反致覆敗則非矣一在任之久馬拔黃忠老而益壯班超任西域壯年以出皓首而歸我太祖軍以世襲宋太祖邊臣可委者十餘年不易則是如李牧受代匈奴輒入騎却入軍田單計行未太祖早釋兵權北朝因以無將一西夏而不能取則非一在不計敗齊用三北之管仲一匡九合魯用三敗之曹沫悉反侵地秦用三敗之孟明取王官及郊晉莒吉射以三折爲良語云使功不如使過王守仁云惟欲責以大成小

戰失利舉置不問則是如李左車曰敗軍之將不可語勇魏加以臨武君嘗爲秦敗曰傷鳥驚弦不可鄉秦則非矣一在不聽讒蘇秦受惡燕昭按劍樂羊被語魏文投璧或間甘茂秦王愈益以兵謗書盈篋宋太祖封付楊業九幸搆田單齊襄殺幸而益封萬戶苻堅殺樊世而後王猛得展其才馬從謙云不聽舞文弄墨而後邊臣得展其用則是如廉頗見祛長平是坑樂毅既亡齊城悲失則非矣而用之法一在予名爵常遇春遇敵稱王弼夙勇王猛臨戰許鄧匡司隸馬隆討羌先悉顯爵讓者不以塞后唐肅宗空名往姚恢廣平有功未有殊賞受圍可憂孫蓋攝鋒陷陣慕容評抑賞不行則非矣一在于推食如趙奢奉

食田文三列于夏侯章則兼百人之食漢高待韓信
日以食食我宇文邕每宴戰士必親執杯慕容德親
賞戰士魏尙五日一宴賓客王晉溪每食輒散從士
則是如中山君宋華元殺羊遣御霍去病肉餘士飢
楚子反已粒士菽司馬穰苴積米如山吝不忍予慕容
許鄴固山泉令軍士入絹贖水則非矣一在于解衣
宋太祖念西征將士寒盛賜王全斌貂裘我太祖賞
吳浚大紅蟒袍宋徽宗賜郭藥師珠袍韓昭侯藏弊
薤以待有功則是如司馬懿有乞襦不予托言人臣
無私賞則非矣一在于分惠趙奢得賞賜盡予軍吏

郭藥師剪金盆分賜將士則是如趙括得賞賜歸買
田宅則非矣一在于推功温嶠以未有功不先拜官
王彥錄功不及子弟李勣狄青有功則推下買思伯
殷后不伐其功劉弘俞大猷功則稱人過則歸己馮
異當功受賞則避大樹下魏公叔座破韓見賞則走
曰巴寧饕襄二人之力則是如王渾奪功王濬爭訟
王子與縣尹質獲伯州犁上下其手則非矣一在于
顛倒以御漢高祖踞洗嫚罵以辱酈布漢光武岸幘
迎笑以見馬援謝尙幅巾去衛以待姚襄韓世忠宴
裴婦人以恥長懦我太祖命儒臣作詩文以美吳良

則是如公孫述盛陳陸戰乃見故交謝萬詩文自傚
以麈尾揮將士則非矣一在不可輕棄張儀去梁能
令齊伐能令梁安管仲所居國重苻堅曰季梁在隋
楚人憚之宮之奇在虞晉不窺兵衛有南文子智伯
反兵矣厥問將爲史萬歲達頭引去周亞夫得劇孟
曰若一敵國光武見吳漢曰慮若一敵國慕容評曰
平青州不以爲喜喜得封爭唐太宗曰得高麗不足
以爲喜喜得薛仁貴魏無忌死士數百孟嘗君門客
三千雞鳴狗盜皆與焉穆王聚七萃之士職聚智力
爲王爪牙也則是如惟楚有材惟晉用之項王剛愎

越信歸漢則非矣如唐德宗罷楊炎以悅李希烈宋
高宗罷李綱以悅金人爲敵而棄爲尤非矣一在不
可輕殺李林甫在滁山不敢爲亂周訪終身王敦不
敢爲非張儀曰蘇君在儀何敢故韓信當殺滕王救
之李靖當殺唐太宗赦之郭子儀當殺李白救之岳
飛當殺宗澤救之李勣願以官爵贖單雄信唐太宗
願以百口保李靖則是李大亮爲李密所擒張弼勸
釋匿而不言大亮遇之舉爵以讓則救者報者皆是
如齊殺斛律光周主大赦境內武則天殺程務挺突
厥飲宴相慶楚殺得臣而晉文公喜元昊殺天都野

利而夏衰李克用殺李存信薛阿壇而克用弱李密殺翟讓而人不敢以兵委石勒見材伴于己者因獵戲殺之甚衆安祿山見材過其子者悉以事誅之南唐信宋太祖間而殺仁璧陳友諒以我太祖謀而殺趙普勝自殺與因間而殺則非矣如燕殺公子丹以謝秦人漢殺晁錯以謝七國爲敵而殺爲尤非矣一在能調和法曰師克以和陳平交歡周勃故能制呂安劉蕭相加不與廉頗相爭故秦人不敢加兵呂蒙不以私怒怒甘寧故能戰勝李典不以私憾憾張遼故能破權曹景宗協和韋叡故能大破魏師于鍾離

賈復恨寇恂光武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相鬬卒令交歡馬燧聞李晟一言即能結歡于李抱貞而爲百世之師胡宗憲視浙亦能厚餽結歡嚴嵩故能展其除倭之畧則是即如秦慮四國合攻君六十人出使解之秦聞天下之士聚趙應侯使唐雎藏五千金散之令天下之士皆相爭鬬尤是如王渾疑王濬陳武備而後見卻至云楚有六閒子重子反二卿相惡即其一也史弘肇與蘇逢吉等異議將相相隙如水火或說兀朮曰未有權臣居內而大將得成功于外者宏淵按兵詛撓李顯忠引還遂有符離之潰則非矣

一在處之得所楚將子玉晉文側席趙充國至金城羌人相戒勿反鄧訓爲烏桓太守鮮卑不敢近塞李膺爲渡遼將軍羌虜望風而懼毛遂處于囊中則脫頴而出龐士元才非百里當處以治中別駕則是如慕容超曰鍾宗臣段宏懿戚出藩處外五樓羈旅任心腹則非矣一在用仇敵管仲射鉤齊桓用以一匡勃鞮斬祛晉文因之而伯韓信襲廣武東向而事李憩擒丁士良署爲捉生將孫策執太史慈吞進取之策則是如漢索季布之急秦下逐客之令則非矣一在用夷寇秦用戎人由余而盛齊用越人蒙而強唐

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而得天下晉文公用中山盜勝于城濮羊祜肯鄧香而降諸寇虞詡募却盜而制盜張岳諸人皆用寇以成勁師則是如魏處夷狄于內地

招寇盜以自戍則非矣一在用叛降孔明能禁魏延之反司馬師足制鍾會之叛賈禕不畏魏楊之爲后患姚弋仲能用再叛之馬何羅孔明能用七擒之孟獲則是如蕭宗納史思明以鼓禍梁武納侯景以滅國費禕信黃權以自殞則非矣總之善得人者人咸感之如賀拔勝懷梁主恩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忍射沈希儀余闕病士有額天穿喉願以身代

者慧龍死呂元伯守墓終身不去則是如安祿山沐
唐明厚恩而卒叛亂慕容沖受苻堅匿愛反相攻擊
離班桃仁受寵懷怨遂弒其君高寶則恩必視人而
施乃爲有益用人者不可不講也

率　馭將有法率兵亦有法有用多齊桓募士五萬
晉文召前行四萬餘秦置陷陣三萬王翦伐楚必六
十萬韓信多多益善是有用少尹繼倫以千兵破契
丹虞允文以數千勝金山謝玄以五千破苻堅吉星
以三千破百萬陶侃之兵三百侯淵止須七百岳飛
襄滑河無過百餘騎唐太宗破竇建德無過數十騎

李光弼曰以少克衆無如馬璘將軍者是有選法魏
選武卒衣三屬甲操十二石弩負矢置戈冠冑帶劍
贏糧三日而趨百里陶侃選身能躍溝射二百步者
是有募法馬隆募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者三千五
百戚繼光募兵選其粗黑面皆奸滑者不用慕容寶
出珍寶宮人募士劉伯溫傾府庫開誠募士齊簡伐
魯魯募百金死士斫齊營有若與焉王守仁募死士
爲捨命王祿贍其家是有教法陶侃閉營習士魏勝
預習解脫法巫臣教吳車戰而楚疲李悝教上地射
李抱真教澤潞射皆成精兵是有養法安祿山養八

千壯士爲曳落河魏尚出私錢養士爲後樓子弟我
太祖張士誠見有材力迥異者則養爲己子馬勇梁
震王劾俱養死士數百結以恩義飽其嗜慾有事則
出死力是有羣法韓信驅市人而戰慕容農驅列人
居民爲兵宣王喪師料民于太原苻堅伐晉十丁遣
一慕容儒將寇晉戶留一丁餘悉爲兵劉聰令三五
發兵凡籍民者天下騷動民皆畏避爲寇故唐高祖
假稱隋煬籍民東征激使同叛是有以利誘度尚密
焚士卒珍寶曰破敵則富李文忠焚兵所擄曰敵積
可資敵器精盛周德威曰努力則爲我有是有以神

倡郭威使巫謬言神助田單使卒妄稱神師狄青卜
錢悉用陽面是有以言勵亞老哥國精于語言大將
誓師不過數言士卒皆感泣段頻指高平曰此去家
數千里有進無退王鎮惡至長安曰此去家萬里外
進生退死沈田子遇姚泓大師曰封侯之賞在此一
舉戚景通指疆場積屍曰偉哉國士名與骨俱馨是
有以怯激慕容紹宗討侯景不使軍士渡河曰未若
此敵之難克李牧遇匈奴至創入收保匈奴以爲怯
將士亦以爲吾將軍怯願得一戰是有以身先東坡
云三軍之士屬目于一人之先發蘇定方先登陷陣

崔延伯鄧雲身先士卒是有以法勒左軍小却沐英取帥首而復奮小校自休种師道立斬之而衆前是不私公賞劉顯忠不先受賞祭遵有賜則分李廣賞分戲下竇嬰分鼎裁金孫禮盡分賞賜無自入者是不吝賜予軍無財士不來勾踐能鼓民水火賞在水火也沈希儀賞不失頃刻王越揮財如流水魏尙罕市之租盡給士卒張守珪財豐賞重故人盡其誠士致其命雖敵牀第私室之言可購而知是不私所獲李勣有得必散陶侃擄獲不私董卓無者則已有者則士是不惜己財田疇苴己資悉出甘茂出私財益

公賞是不私衣服董卓得賜縑悉分士卒謝尙得賜帳分士爲褥劉弘給持更之襦宇文邕賜跣行之靴姚萇因天雪散后宮文綺以供戎事是不私飲食田疇苴食同羸弱任迪簡糲飯共食皇甫嵩士必先食闔閭士熟分食乃食勾踐簞漿酒豆肉必分其厠鋪及孺子宣子食靈輒并遺其母倒戟以禦公徒季氏子家隱民多取食爲之徒者衆勾踐注醇下流味不加豫而卒戰白五囊糧分軍士甘不踰喦而戰自十與申叔儀軍士渴睨旨酒曹劌小惠未徧唐莊宗府錢不給與豈公鶴實有祿者異矣或均勞苦吳起身不

乘騎宋太祖負石先行韋叡不先入幕或瞻視寒暑楚子寒撫軍士如挾纊拖雷當暑先取大黃與陳友諒戰太祖見士卒流汗即命撤蓋索頭宏當雨甚命去其蓋是或視疾病吳起吮咀士戰不旋踵穰苴親瞻病者求去蓋寬士病輒致醫藥是或恤傷痍論功弔死而后問傷傷痍優于侍斬刀傷優于箭傷重傷優于輕傷傷在前者迎戰傷在後者避敵唐武宗詔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故宋太祖攻太原不忍衛士冒鋒鏑慕容恪圍太原不欲急攻殘軍士劉裕碎琥珀以作金瘡郭登親手傅藥段熲躬爲調治种世衡

如趙奢聽老卒之言北山先據王越拜老卒之說逆風襲虜王全斌咨降卒之謀別趙來蘇王宗侃聽單士王先成條列七事皆成大功則又不當以行伍之士論之也

律 尉繚子曰勝天下者殺士卒之半從來名將未有不法之峻者孟宗政曰有罪者親必罰田穰苴曰臨陣約束則忘其親陸贄曰行罰先貴近而后卑遠則令不犯故孫武斬王二寵姬穰苴戮王使僕右不爲上回法則法無上李光弼閉詔斬侍中崔眾姚興斬位班三品將軍不因貴議宥則法無貴郭默以妻文簡伏兵即席誅之軍士欲害官吏蘇頲密諭官兵捕斬首領無功有斬田廣兒伺奴不至還下太僕自足斬王庭以安軍心亂卒有斬禁卒欲倚讎爲亂向鉄有斬姚興租運不繼斬彌高妲杜成曾擾廩粟不長安令軍士食畢具登後登者斬逗遛有斬張用濟不即付兵李光弼斬之士卒逗遛不進彭越斬之廩者斬石勒乘姬澹烏合遠來曰後出者斬王鎮惡抵晉文斬之後出有斬石勒襲侯脫雞鳴而駕令後出者斬石勒乘姬澹烏合遠來曰後出者斬王鎮惡抵晉文斬之後出有斬石勒襲侯脫雞鳴而駕令後出者斬王越拜老卒之說逆風襲虜王全斌咨降卒之謀別趙來蘇王宗侃聽單士王先成條列七事皆成大功則又不當以行伍之士論之也

律 尉繚子曰勝天下者殺士卒之半從來名將未有不法之峻者孟宗政曰有罪者親必罰田穰苴曰臨陣約束則忘其親陸贄曰行罰先貴近而后卑遠則令不犯故孫武斬王二寵姬穰苴戮王使僕右不爲上回法則法無上李光弼閉詔斬侍中崔眾姚興斬位班三品將軍不因貴議宥則法無貴郭默以妻文簡伏兵即席誅之軍士欲害官吏蘇頲密諭官兵捕斬首領無功有斬田廣兒伺奴不至還下太僕自足斬王庭以安軍心亂卒有斬禁卒欲倚讎爲亂向鉄有斬姚興租運不繼斬彌高妲杜成曾擾廩粟不長安令軍士食畢具登後登者斬逗遛有斬張用濟不即付兵李光弼斬之士卒逗遛不進彭越斬之廩者斬石勒乘姬澹烏合遠來曰後出者斬王鎮惡抵晉文斬之後出有斬石勒襲侯脫雞鳴而駕令後出者斬王越拜老卒之說逆風襲虜王全斌咨降卒之謀別趙來蘇王宗侃聽單士王先成條列七事皆成大功則又不當以行伍之士論之也

律 尉繚子曰勝天下者殺士卒之半從來名將未有不法之峻者孟宗政曰有罪者親必罰田穰苴曰臨陣約束則忘其親陸贄曰行罰先貴近而后卑遠則令不犯故孫武斬王二寵姬穰苴戮王使僕右不爲上回法則法無上李光弼閉詔斬侍中崔眾姚興斬位班三品將軍不因貴議宥則法無貴郭默以妻文簡伏兵即席誅之軍士欲害官吏蘇頲密諭官兵捕斬首領無功有斬田廣兒伺奴不至還下太僕自足斬王庭以安軍心亂卒有斬禁卒欲倚讎爲亂向鉄有斬姚興租運不繼斬彌高妲杜成曾擾廩粟不長安令軍士食畢具登後登者斬逗遛有斬張用濟不即付兵李光弼斬之士卒逗遛不進彭越斬之廩者斬石勒乘姬澹烏合遠來曰後出者斬王鎮惡抵晉文斬之後出有斬石勒襲侯脫雞鳴而駕令後出者斬王越拜老卒之說逆風襲虜王全斌咨降卒之謀別趙來蘇王宗侃聽單士王先成條列七事皆成大功則又不當以行伍之士論之也

兄私米而殺妻戚繼光斬獨子劉仁瞻斬幼子鄧艾因小却欲斬子忠岳飛以不能貫堅屯斬子雲荀晬棄城有斬梁棟乏食去城孟珙斬之棄衆有斬子反斬從弟曰不以王法貸則法無親孔明揮淚斬馬謖臨戰而醉楚兵謂其棄衆不恤斬之違節有斬任福曰法不可廢漢高舍淚斬丁公曰以懲不忠馬璘誅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也曹操見稍違令者即斬之力卒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孟宗政斬愛僕曰新令不可犯則法無愛余玠斬王夔曰強悍當誅忽斜虎傷背有斬杜伏威上募軍傷在背者斬之擅殺有斬斬李德曰強悍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則法無強副靳冲歸罪卜翊劉聰斬之任延動誅羌人朝廷坐之帥喪師子反甘刑街亭敗績孔明請貶馬逸麥殘操貪取有斬李殷斬取賊妓賊馬者越委禽獸餌吳專自割髮則法并無已也擅出有斬卒獲雙首而還吳殺斬收禽獄者劉高祖誅盜紙錢一幕曰吾誅其情不計其值擾民有斬呂蒙斬取民一笠賀若弼斬起斬之陳曙邀功潰師狄青斬之擅走有斬楊茂言民問沽酒俞大猷斬攫民肉一包岳飛斬取民麻一

東高崇文斬食張折七李文忠斬下借民釜我太祖
斬知印取民財慕容農號令嚴肅軍無私掠魏珪令
拓跋儀攻鄴曰軍之所行不得傷民秉粟岳飛軍號
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徐達令人各一牌掠民財
者死燬民居者死韓愈爲京兆六軍不敢犯法曰是
倘欲燒佛骨宋太祖曰苟犯法惟有劍遵戍曰謹守
法我赦爾郭進殺爾矣則法固不可赦然有代斬者
楊千覲行陣魏鋒戮其僕軍士犯法當誅慕容恪斬
四以狥有生瘞者崔善貞犯法李鈞生瘞之有坐貶
者蔡彤至小山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免劉曜爲

麴特所破劉聰特貶其爵有髡縣者孫松不法陸遜
髡其職吏太子犯令商鞅黥其師傅有笞杖者張昜
掠氐羌苻堅鞭之而羌降薛元賞杖殺神策軍而仇
士良屈服有贖罪者段會宗擅發戊己校尉有詔許
贖李廣失道後期立功以贖有深責者楊僕內顧失
期武帝責之俞大猷搗王直巢王怵以其不候賊出
金制雖有功深責有自罪者司馬師曰此我之過非
王景罪也李載自罪一言回鶻貢使不絕不敢犯令
有溫文罪己者杜牧作罪言極其忠義唐德宗奉天
罪己之詔一頒士卒感泣叛藩稽首有借人行法者

曹操借屋頭以解小斛之失馬燧以死囚給役小過
卽殺借以威虜李勣征高麗欲與婁杜懷恭偕濮恭
亡匿曰是欲以我行法耳有用計行斬者安國寧麾
部强悍劉昌裔召其麾下人給二牌掠民財
縑者卽殺之南梁叛兵五千逐帥爲亂以弓劍自衛
温造設宴于臨池長廊掩索以挂其弓劍酒酣忽使
人拽索弓劍皆躍入水悉誅之故善用法者能于善
陣用法其戮自倍如郝廷玉馬璘光弼令取其頭來
遂易馬復進小校休床种師道立斬其級而諸軍大
奮善用法者能于敗中用法亦可轉敗爲勝如左軍

小却沐英斬其帥長甎獲大勝大軍稍退沐英斬二
指揮陣勢復整三軍死生國之存亡不可輕也故王
晏球曰有回顧者斬張仁愿曰回望城池者斬楊素
令人陷陣無級還者皆斬韓世忠令走者後隊得勦
殺陸瑁以前隊逃中隊斬殺狥則同罪非好殺也蓋
生之也故光弼入軍壁壘皆變趙德勝發令旗幟改
色曹瑋將三千軍士環列寂不聞人馬聲伯顏將二
十萬人以攻宋如一人于謙片紙行萬里外靡不惴
惴効力李密持軍嚴肅雖值盛夏將士若負霜雪故
從來名將未有不法之峻者

寬　亦有用寬者慕容恪私縱犯法斛律光有罪惟
撝郭達孟珙一以已意撫接司馬師不罪王景衞青
不誅蘇建徐達不殺胡德濟子反治兵不戮一人程
信討蠻未嘗專戮蔣信李靖郭子儀岳飛皆犯法獲
宥寬安究論之恪亦斬囚代狗光達惟不妄誅珙建
旗鼓則人皆凜然無敢唾泗司馬師亦削弟爵徐達
亦械濟入京子反始終無人敢犯程信特曰刑賞主
柄人臣勿專韓李諸人又緣救而宥非蔑法也假韓
李而死何以創漢唐郭岳既戮誰爲續唐宋曹洙三
敗魯不褫而返侵孟明三敗秦用之而報晉樂毅亡
六城魏猶寵任而拔中山李存信猛勇克用戮之兵
勢浸衰王伏寶善戰寶建德殺之每戰不利博牙強
兵羅紹威誅之遂受朱溫之制檀道濟長城宋人壞
之魏兵是以充斥勝敗兵家之常苟利羽自剪大犯
軍忌雖然齊兵殺人四人景公令誅兵二人晏子曰
是殺師之半王僧辨馭下無法軍士擄掠雖善用法
百姓叛附不一由是觀之但須不可妄殺要必寬猛
得宜非蔑法也從來名將未有不法之峻者

兵跡卷四

寧都魏　禧凝叔編輯

將能編

陣　陣法生于天淵壁陣發于伏羲師卦畫于軒轅井田著于風后握奇太公五行三才周公農兵春秋則有鄭莊魚麗楚武荊尸晉卿崇卒吳侯雞父管仲內政楚莊乘廣饗且握奇營戰國孫子宗握奇而爲象棋諸葛又因象棋握奇而分九別八陣七唐李靖又變爲六花每戰七軍皆用增爲十二奇或五陣裴緒修爲新令每陣加揚奇備伐而八陣旋相爲勝陳

元靚總爲十二將兵法又因地制變雜取物象者子兵經已述之矣此各陣之源流也而武侯推演八陣人稱得其新意劉隅以爲式法太乙李筌以爲勢此比常山而李興以爲不在孫吳列李昭玘云鄭之魚麗鵝鸛魏之鶴列晉之三行楚之二廣二孟皆以逞一己之私而肝腦塗地也又或謂握奇以風后爲鼻祖美善盡于太公武侯有神解李靖得皮毛西漢用之三季莫踰焉後之人不用宋人及今摹擬而多失之此又諸陣之等別也鄭之魚麗鵝鸛按古破陣樂舞圖右圖左方先偏後伍進退有節又云箕張翼舒

覆之任子云善陣者一如列宿之陳部伍周旋如山岳之盤此各陣之勢也然陣有牝牡范蠡曰陣之道嚴乎孫吳率然之衆尉繚子云如垣堵壓之如雲霓右爲牝左爲牡陣有三面軍令云舉黃白兩半幅令旗爲三面陣陣有三才太公曰日月星辰一左一右一向一背爲天陣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列爲地陣用車用馬用文用武爲人陣又曰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陣有四獸禮記云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玄註云象天文也陣分四時周書云春爲牝陣弓爲前行夏爲方陣戟爲前行季夏爲圓陣矛爲前行秋爲牡

陣劍爲前行冬爲伏陣楯爲前行是爲五陣陣分五音黃石公記云商人爲前兵象白虎羽人爲前兵象朱雀徵人爲前兵象玄武角人爲前兵象青龍陣分五行直陣爲木方陣爲金銳陣爲火曲陣爲水圓陣爲土相敵所爲不論攻守卽以能尅者破之破之如金尅木木尅土是也又有八陣天地風雲虎翼蛇蟠龍飛鳥翔此則風后之八陣也方員牝牡衝方罘罳車箱雁行此則孫子八陣也車箱車船曲陣銳陣直陣卦陣衝陣鵝鸛陣此則吳起八陣也洞當中黃龍騰鳥翔連衡握機虎翼折衝此則孔明八陣也李靖六花陣則中軍左虞侯右虞侯左一廂右一廂左二廂右二廂是也李靖十二陣則大黑大赤青蛇白雲左突右擊前衝後衝摧兇扶勝破敵先鋒中黃遊奕是也此古成法也然有臨時制變者或順天時兵法云凡陣早晏無失天時有因地形魏田預討烏桓虜伏騎擊之預因地形迴軍結固陣複陣圓陣以待之晉伐狄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之扼乃毀車爲行伍爲陣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后車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此徒戰之始也然毀車者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兵車三人令以五乘之合三五一十五也更以五人爲伍爲三伍也此戰陣法也諸葛亮軍令云若賊騎左右來徒行者陟岑不便宜以車蒙陣待之陣有因山晉兵至平陰使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陣之以示衆也項羽餘二十八騎因四隤山而爲圜陣從山上馳下立斬漢將李陵至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引士出外稽山罩于圜之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引士出外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陣有因水李文忠援大同移陣阻水韓信驅市人而戰爲陣背水劉裕伐姚泓魏人于北岸掠其舟裕遣壯士車百乘渡河爲郤月陣兩頭抱河又命朱超石車益二十人設彭排魏兵不能入設大弩百張射敗之此抱河爲陣也亦有臨敵制變者張威以金多騎兵利平地乃創撒星陣鉦散鼓聚敵騎聚則聲鉦師分數十枝敵騎分則聲鼓衆復趨而聚忽開忽合金兵失措制騎陣也金合達滿阿至禹山步兵列山前騎兵列山后元拖雷觀之忽散陣如雁翅轉山麓出金騎后分三陣而來隨地包圍制山陣也金有四長騎兵弓矢重甲堅忍吳璘制三疊陣前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最卑第二行矛戟大槍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弩其陣最高戰則後行弓矢先發次陣三陣如之疲則擊鼓

更代以分隊制其騎兵以強弓弩制其弓矢重甲以更番迭休制其堅忍制敵長也外此則諸葛亮有連衝之陣似狹而厚爲利陣令其騎不得與相離遠衛諸師比公孫瓚牟作亂衛侯出奔哀公爲支離之陣以侵衛衛人病之苻登每戰以長矟刃爲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雖各以意創要必如尉繚子云兵之所及羊腸鋸齒亦勝緣山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乃善也耿秉行止不整不結營部然遠斥堠有警軍陣立成則臨時爲陣李廣行無部伍人人自便岳飛不習古法惟事野戰然金人稱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則不陣中有陣

攻　攻城之法多端有以圍攻郭威攻李守貞築長圍飛走路絕元圍李全于青州築長圍夜布狗砦糧援俱絕金攻海州長垣包城察罕攻盧州土城六十里阿朮教水軍攻襄陽築圍城逼之史天澤攻襄陽築長圍爲一字城宋太祖攻太原築長圍謂之鎖城法有從上攻劉裕攻慕容超廣固圍高三尺壍三重溫不花攻安豐塡壕爲二十七壩察罕攻盧又築壩高于城樓高數攻玉壁南起土山木塔敵樓下瞰城中宸濠攻安慶結木棧高與城接隋煬攻遼東造布囊百萬貯土欲積爲大道高與城齊有從下攻金攻棗陽以礦手石工穿地道高數攻玉壁穿地爲十里道擴廓攻安豐率壯士穴地夏攻靖夏穿壕爲地道韓政徐達攻安豐潛穿城東龍棋二十餘丈郝廷玉入懷潛穿水竇劉鄧攻兗覘得水竇許二攻惠安有自水浴潛入官兵覺而殺之有以火攻陳湯叢薪燒康居木城高數十丈徽松竿焚玉壁城樓有以水攻劉曜決千金堤灌金墉韋叡堰肥水灌合淝決丹水灌懷州關羽決漢淹樊城李光弼灌懷州以登元攻安豐用

死囚拔都魯牌權致命有用輪攻樓室攻陝率軍十
萬日輪一萬有四面俱攻段遥攻慕容皝柳城士皆
重袍蒙楯作飛梯地道四面合進晝夜不息有用襲
攻狄青二鼓大宴三鼓奪崑崙李憩雪夜入蔡州叛
堞以登有不攻而攻元攻襄陽城萬山柵灌子灘以
絶襄陽之東西拔樊城以絶其唇齒而襄無恃劉基
曰江州取皖城焉往耿弇曰吾攻西安臨淄不能救
所謂擊一得二也
守　有先攻以爲守者劉錡守順昌取癡車埋轅城
上撤民扉周匝蔽禦焚城外民居築羊馬垣傅城孟

宗政守襄陽囊糠盛沙以覆樓櫩列瓮貯水以備焚
毀掘深坑以防地道拗戰棚以防城隕如金運茅葦
欲燒樓櫓攻先撤之火無所施杜祐爲守具遮格則
扇棲必塗泥樓櫓必筰篙擊鬬則堞有積石欞木又
竿連棒布幔水弩焚毀則有行爐遊火灰眯松明燕
尾炬拒馬則有木樹陷坑鐵菱鹿角槍羊馬墻往來
則有烽臺馬鋪遊奕有困攻以爲守者魏守海州破
金長垣用火牛金液日驚夜擾杜杲守安豐奪元高
堪油草下煉雁砲高擊史思明起土山李光弼穴地
顏之高徹築土山韋孝寬接樓積石當之宸濠爲木

棧木冒楊銳假爲大銃被紅向棧紙裹火藥撒冒燒
之陳東爲樓櫓躍竿撞城一男子爲縆索圈竿眼竿
至則挽上斬之又募冶者煮鐵汁灌城下高徹穿地
道爲衝車以布繫竿然脂焚樓櫓韋孝寬掘墜熏地
道布幔以障車長鉤利刃以割竿羌鬬地而攻子命
穴浚墜壺鐳瓶甑以偵之將穿呴作因焚擴火熏潛
氏死焉朱泚寇奉天雲梁以攻渾瑊掘燧積薪陷而
焚之蠻攻西蜀籧籠而進楊悊沃以糞瀋鐵液速不
臺牛皮攢砲穴壙以攻金下震雷穴者迸爛無迹渡
壕燒砲座金重飢鉤連吳璘櫪木疊石推而壓之元

以拔都魯牌權死攻杜杲以小箭射其目吳明徹韋
叡智伯胡蘭呂珍引水行灌王軌下流橫車遏徹魏
兵鑿堰退軍趙襄殺智伯守堤吏陳球因胡蘭地勢
激流胡大海奪呂珍堰皆以反灌其軍有因攻變而
守亦變者如金穿地道政鼓毒烟熏之金以濕毡塞
熏剖土陷城政架火山以絶陷路隨陷築城接補金
毡衫鐵面濕毡覆雪蒙火山擁梯以摧其築政命長
戈撞喉下勇敢毀梯鄭元璹曰遼東之夷善守攻之
不可猝下苻秦苟輔守新平姚萇爲土山地道輔亦
于內爲之或戰于山上或戰于地下糧盡矢竭乃死

高歡攻玉壁盡其攻擊之術而韋守之有餘高積五十日死者七萬共爲一塚乃解去兵法云攻者常倍守者常半又曰攻者常勞守者常逸苟能先能因能變又何守之不固哉

淹　水可以淹軍浸城而用者須知因變水小者用壅韓信囊沙壅濰殺龍且李永方囊沙渾殺杜松唐太宗壅洛溺黑闥先壅之使淺敵涉則決也水卑者用堰韋叡堰泥灌合泥吳明徹堰清水浸徐堰泥沒徐水本下瀉堰之使上乘也水高者用引中山君引水圍趙鄗白起溝鄧水灌鄢漢高引水灌章邯曹操引沂泗灌下邳水本別趨引之使轉向也水盛者用決關羽決漢沒于禁韋叡決丹灌懷州劉曜決干金堤灌金墉元決寸金淀灌徐敏子水漲地卑故一決即至也然破之者壅亦有防法戚繼光遠探上流數十里遇壅即先決趙充國渡輒爲陣兩岸搜伏恐有壅遏是也堰亦有毀法韋叡築堰魏人鑿堰羊祜因堰通糧陸抗破堰阻運王軌橫清退艦吳明徹毀堰退軍是也可引決者亦可反灌智伯引汾灌晉陽趙襄襲殺守堤吏反灌其軍胡蘭激流灌陳球陳球因地勢引水反灌呂珍堰水灌諸暨胡大海襲堰以灌之是也有藉水以自利者如謝玄堰呂梁以利運陸抗堰江陵以遏寇孟宗政潴水爲滓阻敵騎孟珙導水爲池固壘柵韓信誘趙故爲背水李文忠援大同移前阻水李靖討蕭詵乘水漲倏忽至城下以降之是也亦有因水以自害者高蕃恃水自懈李典暗渡襲之慕容寶恃河阻敵魏因冰合追之是也有避水以就高者景陽救燕謂司馬曰汝所營水皆至宜徙之明日果大水滅表彭羕佯狂曰宜據高恐水至明日果大水也亦有舍水而失機者苻堅揮軍少却令謝玄得濟軍退莫遏因而大潰南朝棄河不守兀術得濟遂陷中原生民荼毒是也苟善用則據水與避水皆利苟不善用則阻水與棄水皆害也韓使鄭國誘秦開涇灌田俾不暇東伐而秦益富饒因并天下害人而反爲人利則亦計之左矣

渡　楊素將麥鐵杖能浮渡大江田泓沒水達彭城洪騏驎潛水達鍾離楊茂游水達士誠什翼健擊衛辰則絕澌合冰以濟荔蒲賊踰滑石則引繩以濟韓信襲夏陽則木罌瓶以濟鄧訓掩迷唐革船置箪以濟或自浮渡或以物渡俱不假舟楫人所不及覺也董卓討羌零受圍絕糧乃僞于渡處立堰捕魚而師

從堰下過慕容垂逃歸恐權翼邀之乃自涼馬臺結草筏以渡則暗渡也馬燧維車囊土以渡河石越寇晉約轡騎馬以渡漢石勒襲向冰船以渡枋頭樊若水白采石引絲量浮橋以渡江則巧渡也金兵必由羅家渡孟珙俟其半渡發伏擊之元昊揷幟識河之淺角鄧羅移之深處魯康祚斫營以火記淮之淺魏傅永亦以瓢貯火密置深處戒見火起則競然之則乘人于渡也趙充國渡輒爲陣戚繼光遠探上流則自善其渡也劉錡獻浮橋五造于河以激兀术曰太子必不敢渡梁方平見金迪吉旗至燒橋斷纜使不

得渡則渡人與不使人渡皆得張飛拆壞壩水之橋反引操軍之追王泌受吐番賂而成烏蘭橋致朔方禦寇不暇則不使人渡與渡人皆非也

焚　陳湯攻康居積薪黃蓋鏖赤壁乾荻陸遜攻柿歸東茅韋叡擊邵陽灌油于草俞通海戰番海置火藥于葦楊行密遣契丹資以火油潘美伐南漢燒波才草營篝炬岑彭燒公孫述浮橋飛炬滿寵攻孫權折松爲炬則引火之具金却速不臺火雷明成祖犁虜庭沐英征緬甸火銃李寶戰唐島阿术戰焦山火箭段韶攻桓谷城狹易燒火弩戚繼光每戰夾用火

温攻城都則火其城門高歡攻玉壁則以松竿火其攻樓劉曜走麴允聲言城破則繞城放火諸葛亮燒籐甲軍則火葫蘆谷乃焚人也劉先主欲誘夏侯敦則一旦燒屯遁于謹恐資虜馬料則自焚通州草廠石勒爲王導所迫則自焚其輜重遁李文忠欲擊淄安則陰焚士卒輜重度尙恐士卒戰不力則密焚其珍寶劉遐妻欲止叛則密焚營中甲杖石勒欲舍水向柏門則自燒其船石勒迴軍拒王堪則自燒其營孟宗政城陷絕路則架火山李存審僞立疑兵則曳柴燃火郭藥師拒劉延慶僞稱救至則分道舉火荀

再鷺孫權僞爲救至則乘山舉火乃自焚也然須知發火有因曹操連艦張世傑碇舟故周瑜俞通海燒之昭烈郭崇岳依林結寨故陸遜與敵燒之張用波才以草結營故皇甫嵩得以燒之高頴欲取陳旦江南舍多竹茅其儲積數燒數年必困皆因其可燒之物而燒之也又曰起火有時胡宗憲勦徐海會風烈乃以千炬焚其壘滿寵拒孫權據上風乃以松炬燒其具周瑜鏖赤壁因十月東南風發乃以乾荻焚其舟常遇春擊友諒載葦荻火藥至晡風便乃燒之皆因其可燒之時而燒之也如元攻安豐縱火風益火蕭世譯見敵縱火焚門度火滅敵入乃積薪助火而敵不得進周衛王直縱火章肅門尉邁運取宮材木牀榻以益火火熾直不得進胡惟庸勺倭王良懷藏火禁兵具干炬燭使偷瑤如以獻胡宗憲戚繼光燒倭堙地雷于地而通引藥于爐竈則藏火之妙岳飛俘金人察其可用者令返營縱火俞大猷擒王直募熟山徑者潛入賊營期日舉火則用人用賊之妙也

蒸　賀若弼爲魯廣達所敗蒸烟自隱敵不及追察軍欲潛往蠶壁乃于舊營積薪蒸烟如人炊爨狀敵見高陵以碉沾濕草于昧夜蒸之則城守與山險皆對面不見可乘黑以登

慎　兵凶戰危不可不慎慎于營陣周亞夫屯細柳天子不得馳徐晃駐軍坡上軍士莫敢離陣解津光營定而後入幕皇甫嵩幕修而後入帳慎于行止徐晃遠斥堠王驥謹斥堠崔寶嚴燧堠虜不敢犯趙充國遠斥堠行必爲戰備止必修營壁渡輒爲陣慎于起息解律光不脫介冑劉詞被甲枕戈無事當慎趙充國嘗練士待敵吳璘治軍經武營如寇至未然朝

夕嚴鼓束裝就道高崇文攉械無缺聞詔卽行楊一
清日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鎭靜
是也先事當愼趙充國先計後戰李光弼謀定後戰
徐晃先爲不可勝然後戰种師道先爲不可勝敵來
則應之狄靑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薛謀畫先定
戰必收功周德威行軍持重必伺敵隙而後動俞大
猷曰事先必慮周萬全旣事卽爲善後之策是也征
伐當愼郭逵先招懷而後戰王忠嗣惟事撫循不開
釁于邊馬文升先撫勘不擅動兵鄧禹知赤眉新銳
休兵北道劉鄴知晉未可輕戰違詔不出胡世寧曰
也已

簡　簡則踈而非愼矣有謂史萬歲不治營伍令士
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郭子儀行軍
簡易不授成法令將士各以意戰每獲大勝然亦不
可多得也必如种暠爲度遼預宣恩信使羌人悅服
乃祛烽火堠望祭形撫夷狄以恩信乃臥鼓于邊庭
滅烽于幽障也夫惟有恩信相結而后可簡慕容恪
持軍寬恕營內不整似可犯然防禦甚嚴終無喪敗
李廣行無步伍就善水草舍止不擊刁斗人人自便
然亦遠斥堠究與程不識正部伍者俱不遇害簡略
之中有愼也夫惟簡略有愼而後能簡李憩圖蔡州
不立斥堠曰吾不欲敵震而備我張飛致嚴顏上書
索酒大飲帳中故肆縱放使敵人開戶夫故爲疎略

以施計而後謂之能用簡如魯及邾戰卑邾不設備臧文仲曰蜂蠆猶有毒而況國乎莫敖小羅無備縊于荒谷申公巫臣謂莒曰城已惡矣莒曰僻在蠻夷其誰以我爲虞未幾楚克三都則徒簡不可也故司馬溫公曰寧效不識不學李廣俞大猷曰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爲能耶誠誠哉是言也

誠　兵以詐勝無謀非用兵也而季梁策楚導隋侯以忠信羊祜與吳人交戰必先刻期不爲掩襲之計有獻詭謀詐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李左車欲以奇兵從間道絕信耳輜重成安君陳餘自稱義兵

不用詐謀奇計魏延請奇兵欲異道襲長安孔明以爲詭計而不用于謹之下江陵也尹德毅說梁譽曰魏之精銳盡萃于此爲設享會伏而斃之僧辨之徒折簡可致濟江踐極大業立成譽曰魏待我厚爲此人將不食吾餘若是乃爲愧也胥甲趙穿當晉軍門而呼曰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宋襄不乘人危不阨人于險乃殺人之中有禮焉未可厚非也晉文公伐原命三日糧不降則去諜出曰將降矣公曰得原失信何以使人師退而原降荀吳圍鼓鼓人請以城叛穆子不許曰猶有食城邑修必食竭力盡而後

效　田單初用火牛被繒畫綵敵不知所從也邵青效之王德曰此古法也令右軍持滿萬弩齊發牛皆返奔韓信背泜水而陣伏精騎奪趙壁以水上爲誘勝之馬進亦背均河而陣張俊當其前楊沂中以精騎別從西山馳其腋遂敗均火牛也田單用之而勝邵青效之而敗一出于敵未知一爲敵所諜知均背水也韓信用之而勝馬進效之而敗一爲精騎所襲也善于效古則韓信背水破趙司馬懿亦背渭水爲壘以拒孔明再用而再勝田單以火牛破燕楊璇變爲火馬田燧復用火車常遇春則爲

大舟火筏屢用而屢勝也故韓信壅水李允方亦壅水弱羽則決水孫臏滅龐虞詡增竈韓世忠則撤竈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詎曰可一不可再哉

寓　兵者陰道也貴于能寓管子曰君正卒伍修甲兵則他國亦行之君有征戰之事則他國有守圉之備矣公欲速得意于天下必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故宋守約爲殿帥承平欲明軍令强捕蟬鳴高洋實欲襲榮祖跳奔躍而謂夫人曰漫戲賀若弼圖陳欲集兵則更屯番代欲渡江則緣江射獵李允則拒吐番欲修城則僞失銀器欲瞭望則建浮屠欲習水戰麥田可藏而尤奇者劉儀選婦人懷招軍榜則藏以姚廣孝驚南軍則林木可藏倭殺劉隆胡鳳則草莽可藏秦叔寶襲明月幀可藏賀若弼以葦蔽舟則荻可藏甘茂鑿穴王所則藏于地道張弘範以布幔舟尾則飛遁卒克相賊則藏于敵也慕容垂知權翼伏河橋乃於涼馬臺結筏以渡則伏亦可避劉先主營于平地陸遜知有伏而不擊則伏亦可空周亞夫知淆澠有伏乃趨別道搜之則伏亦可搜而發故伏之法多端在能善防耳苟如昭烈伏窄林李典疑畏欲退夏侯惇聞而不信卒墮計中斯爲愚也

藏　戰之奇者無如藏裴行儉糧車伏壯上則藏車呂蒙精兵伏艨艟則藏舟田泓通戴遂則藏水崔浩分軍邀赫連則藏山劉曜伏兵邀劉演則藏于隱僻慕容垂使國爲僞退伏兵擊永則藏于深澗貫高欲刺漢高則藏于夾壁徐海殺程祿則藏于深澗民房甘茂鑿穴王所則藏于地道張弘範以布幔舟尾則幀可藏賀若弼以葦蔽舟則荻可藏秦叔寶襲明月姚廣孝驚南軍則林木可藏倭殺劉隆胡鳳則草莽可藏麥田可藏而尤奇者劉儀選婦人懷招軍榜則藏以婦賀若弼以煙燉自蔽則藏于火虞詡募盜入賊岳飛遣卒克相賊則藏于敵也慕容垂知權翼伏河橋乃於涼馬臺結筏以渡則伏亦可避劉先主營于平地陸遜知有伏而不擊則伏亦可空周亞夫知淆澠有伏乃趨別道搜之則伏亦可搜而發故伏之法多端在能善防耳苟如昭烈伏窄林李典疑畏欲退夏侯惇聞而不信卒墮計中斯爲愚也

穴　凡攻城者多掘陷隧夏攻靖夏擴廓破安豐則穴地郝廷玉入懷蠻爲籠攻城都則穴墉倡優據臺諫太子李光弼自地道擒之則穴臺史思明爲飛

樓障幔築土山光弼于下預之則穴山高歡攻玉壁
則穴于二道田單出火牛石勒爲突馬則穴二十餘
所徐達穿東龍坝則穴二十餘丈郭登飛天龍絞地
網則穴十餘里李光弼約降陰溝其營俄史軍皆沒
塹則穴數千人項羽坑秦軍白起坑趙卒則穴數十
萬王猛使張蚝破晉陽則穴而入慕容超慕容垂避
爲地道出奔則穴而出史奉敬解鹽州圍二千五百
人行地中旬餘寂無音响人以爲俱沒無何出擊吐
番後則由穴以行金礦土窟則穴之人戚南塘柱板
實薪則穴之法郭登樹木覆土人馬通行則穴之大

子命防穴浚塹壺錮瓶甒以偵將穿响作則因焚擴
火戚南塘以缸覆人繞城潛聽聞斧鑿聲則築墻掘
坑截而守之既穿則如孟宗政鼓毒煙以熏之則又
防穴之妙

灰塵　自樂枝輿柴揚塵敗荆後晉救靳準用之慕
容儁救石祇李存審疑敵皆用之至楊璇以布囊灰
繫于馬後燕而馳之灰塵蔽天使敵不覺夏繞靖夏
使數萬騎繞城踐塵使敵不見以穿地道則又用灰
塵之妙者

集　兵法有合者使之離蓋以分其勢未聞反欲其
集也沈希儀邀荔蒲賊曰蛟龍灘闊成列則難圖惟
滑石引繩乃濟衆集可薄遂設疑于闊而致之陋俞
大猷討吳平二源其山延袤千里峒如蜂房難制曰
是當誘而聚之乃遣王鸞爲死間僞撫雲溪而擊旁
峒諸峒皆就雲溪遂并攻破之張弘範至崖逼宋舟
或請用砲曰火舉則舟散舟散則敵逸又將勞師不
如戰也乃分軍邀截宋乃全覆張璉冠江閩胡宗憲
曰賊聚巢出自投死俞大猷曰賊出四逸邀擊甚難
不如趨嵩峯攻其巢穴使之自返救則就殲矣姚萇
討褐飛惡地見氐胡赴之者絡繹不絕喜曰今同惡

會集得一舉撲滅可不煩再舉誠哉有集之法也

襲　李愬乘雪夜襲蔡擊鵝鴨池以亂軍聲劉錡乘
電斫金營電起則擊電止則匿不動吹小兒竹器以
爲聚散沈希儀常于凌風苦雨夜遣人衣草色衣毳
帽入賊巢伏草中舉砲此三者妙于擊鵝鴨池吹竹
器衣草色至李光弼襲姚陽捲甲啣枚石勒千里
襲幽以火宵行焦希程乘雪襲倭周浦先約胡亘伏
賊巢舉火則常汝耳

覘　善勝敵者在于能覘則知微機密劉鄴攻兗州
使人爲鬻油者覘得水竇一夕啣枚而入覘于城也

宇文泰欲覘齊軍使達奚武三騎效高歡將士衣服下馬潛聽其軍號遂爲警夜者徧歷其營韓世忠得劉忠軍號與蘇格一夕瑞騎穿賊營候者呵問輒應之周覽而出覘于軍也沈希儀誘熟猲入生猲中覘其趨向陰計密謀皆先知之故每寇則官軍先在覘所出也李琪據蒙陰山爲寇戚景通覘得其與奸民出入之處伏而擒之覘所通也此數者妙在于爲警油衣敵衣用敵號迹奸民也如周德威斛律金望塵知敵師曠闊烏知遁劉基聽嚴鼓料敵必走乃以耳目爲覘覘固異矣至韓世忠度兀术必上金山覘軍

伏而擊之五蔑其二孟珙料武仙必上岵峴覘營伏軍遮擊山爲之赭則覘人覘而擒人也莫天祐令楊茂游水爲覘徐達獲而詰之反得其往來書報虛實悉知則因人覘而覘人也王德知契丹覘在不捕惟大閱線糧簡勞士卒鳴鼓麾旗以示欲進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不用戰也明日契丹果請和則又用人覘而服人也異哉其用覘也

反　善戰者能反其勢則事易而功倍徐達攻湖州張士信築壘舊館以厭背常遇春間道出東遷更營守朱儁攻宛東南精卒掩西北曰敵不知備梁攻趙孫臏疾走梁曰批亢擣虛凡此皆衝其方虛之法也其後以厭背反營陣之勢也金將南侵趙方曰我當

亦一奇着不則每夕數千人擾之十日必走反勝敗之勢也

逆　元昊陷塞門張方平請師自麟府曰巢穴必虛趨允出黃白城趙染請間道返襲曰長安必虛馬超抵潼關徐晃請道蒲坂曰西河虛備燕兵外拒胡蕃請騎兵間襲曰臨朐守募韓秀升請兵出舟高仁厚潛襲其巢曰重戰輕守蕭幹拒良鄉郭藥師請襲燕山曰城單可得徐晃聲攻圍頭密攻四冢曰敵不知守朱儁攻宛東南精卒掩西北曰敵不知備梁攻趙孫臏疾走梁曰批亢擣虛凡此皆衝其方虛之法也其後以厭背反營陣之勢也金將南侵趙方曰我當

張璉寇江關俞大猷趨嵩岑曰直搗其巢羌抄浩壑馬援掩九吾曰擒其妻子元昊寇三川韓琦攻白豹曰破其族屬彭超攻彭城謝玄聲留城曰奪其輜重蘇峻攻大業陶侃向石頭曰要其所急文懿拒遼水司馬懿指襄平曰攻其必救宸濠攻安慶王守仁擣南昌曰傾其巢穴凡此皆拔其根本之說也金攻虧黃趙范出唐鄧曰以示有餘則兩相攻僕固懷恩寇長安楊志烈俾趨靈武曰救京奇着則兩相傾魏攻趙齊段干紇南攻襄陵曰使趙破魏弱則兩有利故善兵者在于能用逆劉武周擅攻太原唐高祖欲返

兵自救唐太宗哭而止之曰苟一返顧衆心解矣則不可爲人所逆鄧艾曰姜維使廖化持吾必自襲洮城即潛軍先入據之則能以逆迎逆而不應其術斯善矣

卻　李晟討李朝慕容盛忽召旋師段頻討鮮卑忽稱敕旋師劉江討楊文聲往北平蓋敵善散逸邯鄲使自聚也韓信襲趙壁佯棄旗鼓走水上須陀奪明月營佯言糧盡委栅退岳飛襲李成砦佯言糧盡反茶陵聚容農誘崔劍出山佯言糧缺引兵還蓋敵善也明成祖揑言眞武助天兵披髮仗劍以應之以人據守邯鄲使離穴也石虎聽張平聲歸河北空營設

伏慕容麟賺鮮于乞聲向魯曰迴趨掩擊蓋敵善防禦邯鄲且戰且退郭子儀致安慶緒屢戰屢敗蓋敵本勇悍邯鄲誘使入伏也周德威欲擒陳章戒軍佯退使敵冲入而返擊欲擊單廷珪側身少却使敵既過而反鉦則以却爲戰韓世忠稱諉退守江而引兵進大儀王彥焚積聚若遁而易旗伏兵進則以却爲進鬬廉伐鄴佯爲戰北故却以盈其節慕容暐知晉勇于乘退故却以順其情趙葵知李全不戰俟收兵乃掩故却以導其欲張弘範知冲宋軍不動必以敗誘故却以致之亂慕容垂設伏

僞遁而破長子劉先主燒屯遁而敗夏侯惇李嗣業與仙芝因敗退守白石遂得全師則故却與自却皆爲得計慕容詳襲魏珪使長孫肥挑戰僞退魏知其計以虎隊橫截其後苻堅揮軍少退令謝玄得濟軍誤以爲敗遂奔北莫止以至大敗則故却與實却皆失矣不可不知也

神　田單稱卒爲神師假以卒也步容積白鐵余埋銅佛以誑衆假以佛也李勉稱子產助神兵假于廟也明成祖揑言眞武助天兵披髮仗劍以應之以人應神也倭爲長蛇陣劉江披髮仗劍作眞武以壓之

陶魯以胭脂包抹額拭面紅則稱雲長護之則以人爲神也漢兵入大理觀音化婦負大石漢卒吐舌而退王僧辨平郢州軍人夢周何二神曰吾助天子討賊並乘朱舫王導拒苻堅禱助于鍾山之神奉號相國而八公山草木皆成晉兵則眞神戰矣光武渡滹沱石勒擊劉曜偶值冰合冰判而漫曰危渡靈昌則異矣

鬼魅　厲鬼殺賊張巡之憤子奇也末封而卒關羽之鋤呂蒙也結草抗杜回妾父之報魏顆也

妖　項晉有道士作十二里霧韮搏霄曰必不能久

伏兵以待霧霽破之巨無霸召神怪虎豹犀象以助威武邳君章拔鴻鵠破之山越善禁矢皆返射刀劍鷹折賀齊曰禁金者必不能禁木以大梏擊破之妖婦唐賽兒空中剪紙爲人馬鬪分紅白旗官軍以飛炬東把焚之惟宋文二十五年元魏世祖寢有悅殷國獻大術者能作霖雨狂風大雪行潦蠕蠕來抄令行其術蠕蠕凍死及漂亡者十二三則幻術有時可正用也

毒　耿恭毒藥傳矢虜中創皆沸孟宗政爲毒煙鼓韝熏地道劉經爲毒砂順風迷目毒于物也方廉遣

謀投毒井中倭死千餘秦人毒涇上流晉師多死長孫晟毒水上流達頭多死劉錡毒潁水草兀朮人馬俱斃毒于水草也尹鳳勦許二預置藥酒于閤之湖坪敵飲多死胡宗憲勦徐海于嘉興艦載泥封酒百餘甕鐵其顚投以毒劑塞如故以機警卒假官服解酒餉軍出賊道見賊輒襯衣冠走諸酋得酒不疑高會痛飲而死又令各村市酒家皆入毒甕中而償其值民有米瀆藥水漸而遺之又令海市酒米皆以藥毒其中又禦倭于台州預置藥蜜藥餅而遺之虜死者多黑色毒于飲食也陳仙奇囚李希烈病使醫毒

之然有試法倭屢中毒後得飲食先以餵雞犬等物又或以銀刀試人遇毒則黑亦有解法郭琪從田令孜飲毒酒歸殺婢吮血吐黑汁而解又或殺羊吮血而毒亦解惟魏沙門法慶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識惟以殺害爲事則又召反之法矣

兵跡卷四終

將効編

除寇盜　丹陽賊陳僕屯歷山四面壁立賀齊募輕捷士夜于隱處以鐵戈拓山而登馬援曰擊海陽山賊除其竹木譬小兒頭生蟣虱并其髮而祛之則盪盪然無所依一奪其險一祛其阻除山寇法也山夷斷江劫掠陶侃令諸將作商船伏兵誘之楊么以舟輪擊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舟觸之輒壞岳飛浮腐草亂木以礙其舟輪巨筏張革以抵其竿而舉巨木

撞之一誘之以舟一撞壞其舟除水寇法也岳飛遣卒充相賊偕賊出戰即陣擒之虞詡募盜入賊中誘賊劫掠伏兵擒之此入盜制盜也張敞相膠東購盜互捕縱盜誘窩自贖崔安潛令盜互告賞罪分其贓財光武令盜自糾五人共斬一人者除罪魏元忠于獄選剽盜以詰盜加以冠帶士卒數萬不忘一錢張侯尹京兆得偷長數人使充吏發盜長歸私以豬污其衣明日悉見捕此以賊制賊也虞詡令人入賊中作衣以綵線縫其裾賊有出者輒擒之王禁夜飲羣盜酒入壘以黑其唇天明告守者擒縛李崇令各村

設樓置鼓盜發則傳擊捕掩實儼效其法又令互告者賞罪則兼用之而盜無所容曾子固立保伍有盜則鳴鼓相援又明賞購捕且開人自言則三行之故盜發輒得俞大猷曰山賊以歸巢爲生路又曰賊出四逸不如傾其巢穴虎逐鹿而熊搏其子返顧如拉朽矣則勦之也陳衆以單車諭劇賊而消于臨降王堯臣知光州盜發倉廩曰飢民求食荒政之所恤滅死而盜平柳開知常州多寇盜開以俸金招之解衣與賊曰彼失所則爲盜得所則吾民也未半歲而四境輯襲遂治渤海罷捕盜吏曰持鉤鉏田器者皆吾

民吏毋得問執弓矢者乃爲賊一時皆持鉤鉏此撫之也文康伯知杭州以上命招撫羣盜藉以爲兵此亦良法宗澤平河東賊王善得衆七十萬平没角牛楊進得兵三十萬平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又得兵三萬而河東京西淮南河北之侵掠息矣韓世忠平淄青李復黨得兵萬餘平廣西賊曹成得兵數萬平白面山賊劉忠又得兵萬餘而淄青閩廣河南之侵掠止矣岳飛平武陵賊孔彥丹襄陽賊張用江淮賊李成筠州賊馬進共得兵九萬降嶺賊曹成得兵十餘萬平吉賊得兵數千又平湖賊楊么得兵十餘萬

而江淮岑表襄陽之侵掠自息矣其他如張浚劉錡皆類是遂成勁師爲朝廷立功多建偉績則除其害而兼收其用是利之也涼州多盜宋邊令寫孝經俾家習之使知禮義而未舉行魏詔縣令能治一縣劫盜兼治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三之三年遷爲郡守郡守亦如之三年遷爲刺史此又以靜益爲最官也

疲猛　趙伐燕蘇代曰恐人將鷸蚌視我齊魏相持滴于髁曰恐秦楚以我爲韓盧郭魏曹魏委荆州以爭吳蜀曰以收漁人之利唐高祖因李密塞成皐曰

使我無東顧憂以觀鷸蚌之勢此因敵疲敵也若茂建猛甚王伯閉營不出委捕虜力戰兩疲乃乘杜曾銳甚周訪分三甄委二甄力戰不救皆敗乃出虜鋒猛烈李文忠阻水自固委二營死戰敵疲乃擊此以己疲敵也如敵猛甚郭子儀以善射伏壁且戰且退誘其乘壘勁弩強弓交發射之楊大眼銳甚韋叡閉壘斂矢俟其近二千強弩一時俱發要亦制猛之一法也

陷堅　善戰者莫不貴冲虛乘弱而韓世忠曰兵勢最重處臣願當之王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犯之小峴堅守不下見其出數百人于外韋叡曰此必勇銳也能挫之城自拔宇文逸豆歸指精銳以屬没奕干千素有勇名一國所恃慕容翰曰破此則國不攻自潰段氏之衆末柸爲勁精勇悉在其部不戰示弱鑿壘猝掩堅破則餘衆悉走桑仲三道寇德安王彥曰彼衆我寡分兵以離我勢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是數者皆先竭力于堅也唐太宗曰攻堅則瑕者亦堅以我之强當彼之弱又別一論矣

斷歸　何以得三軍死戰惟有斷歸路一法耳孟明復晉濟河焚舟劉錡抵順昌鑿舟沉之示難返也項

可歸之念也韓信背水爲陣司馬懿背渭爲壘此又置以斷歸之地也

絕亡　叛逃歸敵則法之所不能加而名將處之固有甚快者宮他之入東周盡輸西周國情馮睢故遺金書曰事不成亟亡歸久且泄更使諜告東周侯索獲其書東周君立殺之戍卒亡夏曹瑋謬曰吾使之也夏聞之斬叛卒于境上王彥踰城奔梁從者甚衆劉鄩揚曰素遣從副使行者俱行梁疑之戮參等于城下檀道濟糧竭亡卒告魏濟乃量沙唱籌又撒米遺路魏以告者爲誑殺之能使敵殺一快也石勒鎮

戍多歸祖逖勒患之乃執逃叛者戮而歸其首自是叛者逖皆不受麗瓊縛祉歸劉豫張魏公聞之色不變曰此有說因縱飲至夜乃爲蠟書遺之曰事成不成可速歸虜得書疑之分隸其衆能使敵不納能使敵疑亦一快也賀若敦拒陳侯瑱士人多乘舟餉之敦亦僞以舟餉伏兵擊之自是乘舟至者敵皆望而拒戰軍士亦多乘馬投瑱敦即牽馬向舟痛加逆策如是者屢乘以投敵馬見舟畏懼堅持不上誘敵登岸而伏發自是有乘馬至者敵皆擊殺能因降擊敵能使敵擊降爲尤快也宜觀其法要不外順其勢反其情二者

杓餒　李左車曰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士爲曰虢不蓄也亟戰將飢則飢固不可不計也劉岳兀术殺馬食肉魏勝援沂飢飼牛馬吳寄圖武昌晝擊夜濆以物爲食也方叔征荊蠻軍士采芑慕容麟守中山聽人采棗椹可以佐軍食苻登取椹供軍慕容垂禁竊食椹袁紹軍河北仰食棗椹漢書士卒食菜半以菽雜苻丕守鄴削松木飼馬劉子羽守三泉取草根木芽以草木爲食也徐敏子入洛採蒿和麪作餅侯景破臺城百官烝土而食隋末軍民采樹皮擣藁煮土耿恭守疏勒煮鎧弩筋革朱勃固守狄道煮弩啖履革以百物爲食也段熲追燒當割肉食雪張巡守睢陽羅雀掘鼠切綿布茶紙和煮而食則又靡物不食矣王罷煮粥守荊州飢亦以守郡處俊乾糧救高麗飢亦以戰沈希儀稀糜破王堯飢亦以攻然郭威圍李守貞食盡而陷宴室攻李彥仙糧絕而陷趙括將四十萬人食盡俱降故靡物不食不若救之以計也如霍去病穿域蹋鞠使人忘飢曹操廩粟不足以小斛足之乃暫救一時之計石勒拒王導軍食不繼裹糧渡沔梁棟乏食

棄城就餉石勒爲王浚所敗迴向柏門迎輜重則脫身以就食也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鄧禹西征乏糧王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裴濟刺血漿奏求糧則轉乞于人也檀道濟唱籌量沙胡彬揚沙爲米祖逖囊土堆積賀若弼盛土如山則詐敵爲有也張旣日軍無現糧以敵爲資郭默詐降誘糴于曜石勒三伏襲向冰儲則取資于敵也然此特救已之飢耳孔明攻陳倉張郃擬其糧盡必走奚斤舍輜重赫連定知其糧少可邀則乘人之飢也然乘人飢如燕飢趙伐趙恢曰伐之未必勝強

秦以兵乘齊飢吳伐弱越乘其斃以霸不若公孫五樓聞劉裕至校資儲之外餘悉焚蕩于謙聞虜至盡散通州米爲軍糧令其自運入城睦遂聞魏珪至曰魏兵馬上持糧堅壁清野旬日自退則不資敵以糧也不資敵糧又不若項羽奪敖倉甬道彭越盡焚楚積聚元樂長圍絕李青糧援馬昊以步兵分據喻老便道則使人以飢也使人飢又不若漢帥置毒食中胡宗憲令人以藥漬米浙而遺之足制敵之死命也漢高祖七日不火食僅得圍解岳飛軍鍾村軍無見糧椋腹忍飢又不若孔明過師隨所止種蔓菁可以

生食楊沛爲新鄭課民備乾糗勞豆明太祖令于屯地所宜并樹桑棗裹栗得兼爲餌之先防其飢也而所以足糧者則在饟法

渴　周禮挈壺以令蓋營中穿井則懸壺以表之使軍士知所取不至令渴也如赫連昌攻王敬于潼關斷其水道渴不能戰魏珪攻赫連定使高車斷其水道定人馬俱渴故慝有以渴困人者馬謖據山張郃絕其汲道阿塔剌蠻據半空和寨兀良合台絕其汲道參狼羌特山險馬謖不戰惟據便地奪水草馬文升絕滿四水草馬昊據普法惡泉口堅者走而守者死甚矣渴之能制人也不得已如魏勝殺牛馬飲血耿恭窄馬糞飲汁元破樊城牛富牽死士巷戰渴飲人血王尋王邑攻昆陽城中渴甚城上積弩拒敵城下負戶而汲神世衡穿地一百五十尺乃得泉晉杜重威伐契丹飢渴于陽城鑿井輒壞浚泥汁而飲則凡所以救渴者亦艮苦矣至如徐盛斷姚萇水路天雨而振李廣利刺山飛泉耿恭守疏勒平鑿守懷拜井水出裴行儉祭水得池之獲助于天與隙朋迹蟻壞管仲掘駝蹏李文忠因馬跑之師識于物與曹操假指梅林种師道遙指西蔗明成祖晨還靖虜諸將

以衣蘸草馬上且行且拽濳露採吸麟州城無井元昊困之軍士滿泥塗草以示水足雖云可救一時要不若呂公弼于麟拔去抽沙實以炭末壘上築城包水于內與張騫通西域悉記水草善處軍出得不乏絕之爲善也劉錡度天暑兀朮遠至必渴毒煩之水使敵人馬俱弊與方廉投毒于井長孫晟毒水上流尹鳳設鴆于酒皆一機局渴飲者又不可不防也慕容評與桓溫戰障固山泉令軍士入絹一匹得水二石不渴使渴莫有鬬志斯又愚之甚矣

寡　劉裕覘敵敵掩至從騎皆喪裕挺戈獨馳以一人戰也趙雲數十騎覘操操揚兵大至雲引至營勁弩迫射以數十騎戰也王德百騎覘李昱昱疑欲西德大呼曰大兵至尙何往以百騎戰也郭登輕兵躡虜虜大至曰退必不全不如戰以輕兵敵重兵也尹繼倫率兵巡路值契丹師過置而不問曰轉必無噍類宜躡之以三百戰三十萬也趙普勝陷江州兵號百萬元吉星募兵三千破之以三千破百萬也苻堅寇晉號百萬謝玄以五千弱卒破之以五千破百萬也劉裕使沈田子以數千爲疑兵泓掩至曰衆寡相懸勢不兩立且在奇不在衆乘陣未定擊之王君廓

敵知其寡也李廣百餘騎遇匈奴突至解鞍縱臥敵疑引去王越巡邊遇虜猝至列陣自固以示暇形薄暮下馬次第步行使無軍聲雖不能擊亦能全軍而返使敵疑其多不敢擊其寡也

不　欒書禦楚范士燮曰外寧必有內憂伍尙慮吳之亡曰戰勝國危有所不勝也齊侯卒士句還師劉裕喪崔浩止兵單于爲臣下所殺蕭望之曰不可幸災晉伐吳山濤曰盍釋以爲外懼宋仁欲伐遼高麗也劉裕使沈田子以爲邊捍宋太祖欲下太原趙普曰恐邊患獨當我明太祖不擊余闕曰恐自撤屏翰光武不收

秦蜀曰且置兩子度外有所不伐也鄧禹不攻長安
曰赤眉新勝鋒不可當自起不欲攻趙曰趙德長平
之敗必守備十倍王忠嗣舍石堡曰得一城不足以
制敵伯顏棄鄂曰大軍之出不爲此一城捐陽還曰
此堡甚堅攻之徒勞師明太祖攻皖劉基曰彈丸城
不足久勞師有所不攻也劉裕伐秦崔浩曰若遏之
恐代隣受敵有所不逼也李愬棄吳房曰以分敵人
之勢陶侃棄鄂城曰恐江北引寇有所不可也諸將
欲取沙無戰船伯顏曰虜貪小遺大寮竿將拔震武
引去曰留作南朝病塊有所不取也伯顏破陽還夏

貴走曰勿追吾欲以捷告宋人破常州劉師勇走曰
勿追彼所過城守者皆胆落矣有所不追也吳攻梁
周亞夫遮詔不救惟以輕兵絕吳楚饟道馬武爲茂
建所敗王伯不救曰賊猛甚俟其戰疲乃可乘劉先
主攻孫桓陸遜不救曰待吾志展安東自解赤眉夜
攻耿純純力戰敗之世祖勞曰昨大軍不可夜動故
不相救有所不救也朱祐不存首級之功郭逵令殺
賊婦女老弱者皆不賞李愬破蔡州不戮一人曹彬
下江南不肯妄殺光武討淮陽赦盆子宋銅馬恕赤
眉孟威請以生口還袁安以示優貸种暠羌胡來降

有所不殺也劉曜謂張茂知吾勝自懼而降可不煩
兵趙充國曰先擊羌零則罕开之屬可不煩兵而服
則有所不戰也趙奢救閼與堅壁不進隨而疾趨則
不進中有謀杜預用兵江南男女降者百萬軍中謠
曰以計代戰一當萬張金搦戰揚義臣欲出而止者
數四一日怒詈約戰乃先期潛兵伺金出而襲其營
則不戰中有計李全閉壘不戰趙葵曰此侯我收兵
而掩耳故却以誘之此又破不戰中之謀也至周武
王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漢高祖兵罷歸家
光武罷郡國材官還復民伍則竟不戰矣司馬懿知

孔明難敵詐勅禁戰慕容紹宗知侯景難克禁將士
勿渡河則竟不敢戰然究皆拙守取勝不戰中有戰
哉

勝　勝其可紀乎然亦有不輕于勝者李牧當匈奴
小入則佯北收保以人畜委之大至則多爲奇陣擊
殺十餘萬此務爲大勝也自是羌悉破亡不復事戰
矣王越結跳盪士不與虜大軍角但偵其出入翦其
零騎襲其老弱劫其輜重此務爲小勝務爲奇勝也
自是虜不敢居河套而西境寧矣齊桓九合諸侯不
以兵車一戰而伯漢高祖百戰百敗垓下一圍天下

遂定善戰者勝于一可也史萬歲討高智慧七百餘戰未嘗負敗
戰破三千餘部楊會姜討羣盜七百餘戰未嘗負敗
能勝者勝于多可也竇榮征哭厥遺一壯士而退其
全軍用少能勝可也王翦以六十萬人破楚凡多能
勝可也趙子龍征戰無傷李存勗屢經大陣從未被
傷郭登一年百戰無敗曹璋爲將四十年未嘗敗劒
則長勝之將也陶侃之兵三百咸繼光之兵三千屢
用不蹟則長勝之兵也婁師德擊吐蕃于白水八戰
八捷唐太宗追宋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捷此
征戰之勝也尉遲恭避矟奪矟空拳取勝劉聖安都
不兜不甲赤身取勝此健鬬之勝也然健鬬之勝如
夏侯淵恃勇輕進操爲危之常遇春與小校爭能明
太祖戒焉賈復倚勝不少持重故光武不令別將征
戰之勝如莫敖狂蒲騷之勝小羅無備而敗晉厲公
侈敗楚師范燮曰君驕而克是益其疾也卜偃曰虢
亡下陽不懼而又有敗戎于桑之功是天奪之鑒而
益其疾也必易晉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周楊劉
鎮邵州捍東境二十餘年未嘗不捷出是輕出枳關
大爲其叔所破以致降齊齊賢曰百戰百勝不如不
戰而勝故勝亦不可恒爲勝也如趙與秦戰再勝國

危三勝國破張儀曰齊與魯三戰而三勝國以危亡
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實齊大而魯小也秦與趙
戰于番吾之下再戰再勝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
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秦强而趙弱也
中山迎燕趙趙再戰比勝而國遂亡蘇子謂戰勝者
士多死而兵益弱故勝須務爲保勝也如晉文敗楚
于城濮猶有憂色曰得臣在恐憂未歇趙襄子攻翟
勝之猶有憂色孔子曰趙氏其昌乎勝之非難持之
爲難白起不欲再伐趙恐勝難再勝馬司公曰周高
祖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驕高祖勝而愈儉趙
光國敗羌陵陵渡湟走國徐驅之或曰逐利太緩曰
窮寇緩之則走急則致死商鞅大戰勝逐北無過十
里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此亦持重之法也然勝有
勝之道唐休璟能知山川夷險故行師未嘗敗周尚
文善用間諜悉知虜情故每戰必勝又若李世勣李
道宗善持重雖不能大勝亦不大敗慕容恪防患嚴
密終無喪敗劉鄴一步千計寡有失着杜杲無悖謀
左晉得于四書胡世寧重用其短是以必勝異玠務
遠略不務小利能保必勝孔明七擒七縱以服孟獲
之心爲可效也他如桓溫伐蜀崔浩曰必勝吾見其

奕不可得者則不行然恐勝之後則未可量鍾會鄧艾伐蜀劉寔曰必克然皆不得返搆逆而死王濬與王渾爭功或曰非持勝之道甚哉持勝之難也惟華陽之戰魏不勝明年秦使段干崇求割地而講孫臣曰魏不以敗之止割可謂善用不勝矣秦不以勝之止割可謂不善用勝矣勝不勝亦何常要亦在于善用也

敗　善敗者不亡周桓王與鄭莊戰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殿師以退則敗亦能戰也吳璘曰與他人戰勝負分于呼吸惟金敗而復主非累挫不能決則

屢敗而亦戰也楚戰鄢陵將覆鄧石首曰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乃納旌于竅則善敗者能爲不甚也左軍小卻沐英斬指揮而衆奮桓溫伐蜀前鋒不利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則敗亦可轉爲勝也姚平仲斫金營爲候騎所覺而敗种師道曰再進必克則敗于前而勝于後也馮異爲赤眉所敗棄馬步走堅壁再戰破于崤函則敗于此而勝于彼也孟明再敗增修德政後能復晉封崤則以再敗而取勝也晉莒吉射荀寅以三折爲良則以三敗而取勝也漢高祖百戰百敗卒定天下則以百敗而取勝也勝

之所以敗我者六七而着着防之則于敗中設謀慕容皝知晉勇于乘退故設餌以釣則又敗中用計揭靜叔曰敗時亦有善着誠哉是言不可不知也

時　天道何常在人善用之耳吳閭伐越冬月水戰用不龜手藥勝之崔浩伐蠕蠕度其背寒南抄潛軍與遇則用寒奇劉錡禦兀术料其熱渴毒潁水草耶律楚材滅夏度天暑當疫預取大黃兩駝虜暴烈日攻順昌劉錡以鐵甲暴日中烙手乃出戰軍士分番服暑藥則用暑奇慕容皝襲弟仁于遼時頻歲三凍高詡勸其凌行海中三百里蒙哥侵蜀以土覆河

冰如履平地什翼健擊劉衛辰組澌約冰撤葦于上有如浮梁羅通守居庸汲水灌城冰凝堅滑虜不能上女眞拒契丹淋灰爲城曹操渡渭漑沙爲城皆使之堅滑莫破也則用冰奇蘇定方擊賀魯遇雪令步卒攢矟外向李愬襲蔡盛雪令軍士飽食束衣甲韓世忠擣金于眞定乘其夜雪令軍士飽食束衣甲韓薛永宗曰北風迅疾急擊則破王越襲鹽池風逆曰虜本南抄彼歸則逆我順可克如楊璇制寇馬尾揚灰韋叡擊邵陽焚魏橋柵俞通海戰番湖火諒帆脣則用風奇唐太宗曰天久雨弓膠將解虜可擊吳救

陳楚左史倚相曰天雨十日吳人甲集星夜必至孟珙襲石穴積雨未霽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則用雨奇裴行儉知風雨暴至促徙高岡沈希儀常于淒風苦雨夜令人入猺中舉砲則用風雨奇劉錡斫金營擇長髯如胡者吹竹器爲號電起則擊電止則匿伏不動胡人終夜自殺則用電奇蘇定方襲頡利郭英破元兵遊子遠破伊禽則用霧奇尹繼倫躡契丹常遇春走擴廓楊粹守濮石勒襲幽以火宵行太宗擊虜潛夜冒雨則用夜韓擒虎襲采石戚繼光襲倭雞鳴蓐食樊文雄襲石穴中夜蓐食則用早夏攻靖

夏久晴無雪以數萬騎繞城踐塵潛穿地道則用晴漢高祖困平城軍士因寒墮指楚師伐鄭涉魚齒寒雨甚師凍徒盡夫差伐楚狂風大發車敗馬失大船疫居小船沒水此固天時宜先避者然天之敗人如慕容寶中山遁歸恃河爲限詎魏至而冰合遂追及而敗項羽大破漢軍于彭城圍漢王三匝功垂成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晝晦而漢王遁而楚敗天之救人如光武爲王郎所迫滹沱斷流適合渡未畢而冰解慕容備德徙滑臺魏兵垂至流澌冰合既渡魏而冰解說者謂有神功劉裕盧建康爲盧循

所襲將濟江返救風急曰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舟移而風止此天定勝人也王畯討突厥遇雪恐失期誓天遂止雪反風而大獲陸法和征侯景將任約至赤沙湖風逆和執白羽扇麾風風遂反破之魏珪擊赫連昌會風雨從敵上來趙倪曰天不助人宜謹避之崔浩叱曰天道在人豈有常也破之此人定勝天也

兵跡卷五終

華境編

北境　直隸徐邳山東山西皆屬北境至今俱善使雙頭棍有標槍打手胡宗憲云北兵所長優于騎射試于東南水鄉及專行步擊則短又論者云燕趙東省之兵心怯氣粗好爭畏殺戰鬬不足修守有餘

直隸　保定箭手獨優騎射涿州河間則兼能焉故稱曰雄兵

徐邳　江北徐邳乃勁兵所產而徐州亦惟射長故有徐州箭手之稱

山東　山東臨淄諸郡其民强悍樂于擊鬬勇于公戰方戰列騎則長槍勁弩進如風雲可事馳逐惟不事舟楫

薊　薊兵心怯氣平好逸惡勞短于野戰使之憑城守險則善若欲跳踉郊原必多方設奇乃可取勝

諸邊　邊兵善守險習騎射守則用大銃火砲燕成選擇以爵賞致之有舊罪者聽立功坐名而取計得角腦十人即可得兵一千

淮　淮兵心孤氣壯好利不畏法難聚易散醫鹽爲耐暑熱遇盛夏潦濕弓柔馬痿惟俟秋氣盛乃可出

南境　楚屬湖廣在古爲南境兵善鈎鐮及槍弩之非未可深用

縣有毛葫蘆兵狠勇異常以竹片夾腿代甲所云毛兵也

礦　河南嵩縣涉縣及盧氏永寧登豐宜陽靈寶等縣有礦夫皆于礦場爲爭爲防習戰鬬之事善戰

角腦　河南有角腦者平日所結皆强壯之士不必選擇以爵賞致之有舊罪者聽立功坐名而取計得角腦十人即可得兵一千

淮　淮兵心孤氣壯好利不畏法難聚易散醫鹽爲

南境　楚屬湖廣在古爲南境兵善鈎鐮及槍弩之

技胡宗憲征倭嘗調之曰短兵相接倭賊甚精足制者惟湖兵鈎鐮槍弩然必勁永保二司精兵以與北兵夾持均而配之使器械長短相濟自可有功

永保　湖兵以土司爲上土司又以永順爲上保靖次之其兵甲天下陣法每司立二十四旗頭每旗一人居前次三人橫列爲第二重又次五人橫列爲第三重又次七人橫列爲第四重又次九人橫列爲第五重其餘置後譟呼助陣而已若在前者敗績則第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爲限若五重皆敗則餘無望矣每旗頭標一十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兵之選也其調發初檄所屬烙丁抽擇宣慰以白牛籲天而祭牛首置几上銀副之下令曰多士中有敢死衝鋒者收此銀啖此牛首勇者棄名報進更盟誓而食卽各旗頭標十六人是也節制甚嚴止許擊刺不許割首違者與退縮者同斬故所戰必捷人莫敢攖但無烏銃等制土官相傳結以恩義則肯捨命向前馭之非宜亦易于譁以金

自隋唐至明未嘗易姓世守忠義能謹奉中國令故無伐滅事其門帖有云心戀九重跬步敢忘燕闕北手提三尺英風長鎮楚天南嘉隆間嘗調之征倭雖沿途騷擾而無不虞之事湖廣九溪等衛容美宣慰

鬪但不習水戰杭嘉湖販鹽者亦可用

閩　閩近海通番舶故多硝礦善小銃得倭地製造類能透甲洞堅初有籐牌可遮蔽槍刀矢石不能隔鉛彈復用環被以布絮之始可迎銃子而進矣戰法刻環被張前以爲屏蔽合陣如是有如墻堵銃砲皆從環隙打閙銃聲稍疎刀槍踵進涼泉福寧近海寇故又善水戰亦多水鬼能于水中潛行制敵下

莫大巴國是也

漳　漳之龍溪縣有海倉許林嵩嶼長嶼赤石玳尾月港澳頭沙版等處其人生而剛勇喜鬪重義輕生

新會則白水紅水等處皆習寇通水戰善駕峻頭小艇往來波濤南頭等處尤多驍勇駕船者壯年皆有能逆風接潮而艇

長寧　江右長寧善用大旗桿長丈許布五六幅周匝綴利刃鈎每旗以一人持前數十人副之橫舉陣前五步之內旗展而兵進招卷拖掩矢石不能加槍刀莫能制挽敵衣甲急猝莫脫可因取勝所制者惟狼筅距而上拽而裂耳

西粵　西粵有田州甲最善自盔以下並以生牛皮爲之加以油灌甲大者特周胸背而已兩肩兩臂手及兩股並別爲小牛角片置雲肩敵手等名色蓋取其伸縮如意便于戰鬪者亦有以柳窠之絰爲甲裏以舊絮雜以松香熟搥干杵刀箭不能入亦有以永寧綿木爲槍刀柄細幹而柔韌長可及遠輕且不折尤善用燕尾牌以桐柁木爲之其長等人身其廣不滿尺其背如鯽魚其體甚輕便利刃不能斫矢石不能入善舞者側身而進運如鳥翼不必盔甲賊不能敗

四境　明時西北之兵恒與虜戰東南之兵恒與倭鬻海濱諸郡若增城東莞則茶窖十字窖番禺則三滘波羅海南海則仰船岡茅窖順德則黃涌頭香山

者東南之兵也難進易退敵寡而前敵一多而縮匿者西北之兵也此顧一時之論在後則或異耳

辰　楚辰州多猺善戰故曰辰兵宋用辰猺秦再雄鎮辰撫蠻而荆無邊患明用辰猺爲將練精兵三百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

兵跡卷六終

華人編

標　臨青北路一帶有標兵善騎射用駿馬小箭箭
曰雞眼馬曰游龍往來飛馳分毫命中巨商大賈常
募以護重貨彼與俱則豎紅標故曰標兵賊不敢伺
有時爲逆即是哨馬劫掠孔道以鳴鏑爲號聞鳴鏑
則哨馬至矣不從後發每逾人之前行回鏃反向
行路者須棄物走不則致命亦有善射者甚下馬步
趨傍馬之側張弓向賊引而不發彼見之知爲能手

亦不敢動哨馬與標皆勁兵也

僧　僧多用杖而兼通諸法者即爲僧兵今僧兵天
下推少林第一其次爲伏牛要之伏牛因欲禦礦盜
學于少林者其次爲五臺五臺之傳本之楊氏世所
謂楊家槍是也之二者其剏數百其僧億萬夷狄盜
賊咸有焉誠天下精兵淵藪也川蓮華亦有之

打手　四方行教者技藝悉精並諸殺法名曰打手
苟招而致之不惟能戰并可教戰如廣州新會諸處
者勇佯于狠故嘗雜于狠而稱雄焉

赤脚　赤脚兵善緣山慣裸戰用長槍鉈叉無弓矢
不乘騎有勇藝者咸推爲首不拘多寡有一總以至
十數總之名悉因其技能而等第之如前者死則次
者進補再有則列于末相繼不絕每欲戰爲首者輒
持槍掠營大呼點槍頭則善戰老槍皆出作止各任
其意亦無督責之法既戰請總首咸于峰頭相望摩
厲以需如勝則已不勝則奮槍以出此極精銳之選
也然皆烏合之衆進則蜂擁而前敗則鳥獸而散亦
能用包陣亦能打倒陣亦能埋伏路側槍桿粗長作
戰則以左手持被右手拖槍頭而進及敵則攔槍以
刺再拾再攔無甲冑之屬惟以布纏頭堅者亦可辟
矢石臨陣俱脫衣服以取輕便惟用環被張前不論
銃箭迎鋒而進及敵則置被運槍其無被者惟見銃
門烟起輒伏地以避鉛過聲息則大踏步一蹴而至
人不能防當騎兵每以數槍護一鉈三五人爲隊槍
以刺人鉈以禦馬箭來則張環被以擋雖古麻扎刀
撒星陣無逾此也故騎兵多畏之不知偵探但于所
駐處凡係山高者俱插旗瞭視有警輒搖旗相報兵
即出敵意欲出外巡哨打撈謂之洒塘夜則使人于
各路伏候謂之架梁又謂之藏青營中各置火徹宵
使遠近照見謂之打營火衆以此安寢暇時輒爲松

烟叢熏之跋厚俱跣足不畏芒刺故名赤脚然始皆山間也出于江西之南贛瑞金會昌安遠龍南縣之登頭山長河峒打鼓岑及長寧縣之丹竹樓諸處與閩之汀州上杭武平永定縣之緣山諸處及廣之潮州平遠縣連子峒程鄉縣鎮平縣之石骨砦洲頭大峒山諸處但能附山而戰散劫分抄江河中原則未之敢逾也

被窩　被窩兵以環被蒙背背行而前兩手捏雙刀并二被角展轉擊殺手常在背背常向敵亦一奇殺法閩越多有之

賈　巨商大賈梯山航海不論外國異地凡係貿易之所處處有之賈于其所則熟其面貌通其語言知其性情習其嗜好稔其戰具諳其山川路徑可備咨訪可爲鄉導可爲內應可作間諜況射利巧滑者過山越境智謀深沈防患精密武藝亦有高強尤爲彊場之事之所取資也

盜　山谷之盜高憑險峻深匿塞林雖與山爭川澤之盜揚帆鼓棹嘯聚洲藪雖與水鬬飢寒之盜揭竿斬木梢則死進可以飽伺响馬之盜善于弓馬劫掠行道可以利誘他如礦盜偷金捍罔犯禁緩則僥脫

漁　漁人能游水騎波上下能入水與魚鼈同處其有持器械于水內逐魚伐蛟則戰法自熟可用爲水兵鑿舟繫杭抽板起碇燃標發雷況閩浙人窩海以捕魚鹽近于倭國深爲防禦而習戰鬬者哉

獵　獵人善于緣山巧于制獸能用毒槍毒箭絆網踢圈窩弩陷穽鑰叉搭鉤可使升險可使藏山可蒙兕虎爲假獸出沒有謂驅鶩則擊刺在其中張圍則陣法在其中射可以及飛鳥馬可以馳奔獸何難于寇古人寓兵于獵蒐猫獮狩有以哉且易駭散故驅市民　民不可戰以其未經練習也且易駭散故驅市人而戰須置之于無可走之地所謂置之死地而後

生也然必夾以精騎或以此爲誘或以此爲奇或抽選訓練教而後用不則徒成擒耳然有兵徒未集寇賊猝至不得不用則必令其有所憑守深溝高壘據城扼險加以遠到之器可制人而不可爲人制則彼氣壯心雄亦足自固一時迫習敵既久然後使之乘虛間擊深夜潛襲亦可倖勝也

鄉　鄉兵卽民兵也未爲兵者卽民未附城者爲鄉苟于鄉地有警又無城池可守則自衛身家計急不得不致命拒戰是云鄉戰雖未經教練而稔其地勢扼塞窓于一處乘魯莽之氣一戰亦或可取勝但蠢爾無知無長智遠略間有差跌卽鼠竄矣惟有練軍先驅使彼爲正而此爲副乃可無虞如其地多寇警俗好爭鬬則攻擊之事日所素習久之自成勁師而莫敵矣所云官兵不如鄉兵與云其地多產勁兵蠻此故也

土　土蠻者因其本土地勢或高山峻嶺或深淵巨澤或重關天塹或崖峒塞林總居其地則熟其地熟其地自能用其地而作戰因其地以設謀也但伐人必乘其虛守土當扼于險如本地搆釁土人角鬬固云土戰荆川雲貴苗獠慰所土司相鬬亦云土戰

法具各司戰中

農　古丘田出乘農戰法也內政藏令農戰法也府兵番上且耕且練農蠻法也額設屯田世代耕戍農戰法也蓋農則日戰面貌足議夜戰聲音足聞且耕田力作之人有力可練習多樸忠耐苦不憚勞懷家鮮逃叛畏威奉法同井必相助互救士知將意將識士情有不可制挺挫堅甲利兵哉且兵出于農農自足以養兵是農戰之法士無不强糧亦無不充也

婦　婦女何能戰予兵經已列名將嘗用之矣但欲爲誘襲當以女前而隱其兵或厠少年之軍于婦人內一如彼地裝儻從中猝發或以婦人男服持竿乘城搬運瓦礫或獲彼婦人列之于前彼軍顧惜則令其運土塡壕我軍從後彼不顧惜則迫其點放銃砲擊打其軍或縱婦人　彼獲而迷淫俟其陰氣耗奪軍氣不揚乘怠擊之　公淮鳳流民能走馬踏繩飛刀擲標百不爽一以爲戲者亦可助戰

童　習技須于小時以其手足柔而便也用能鬬者夾于行間滾牌擲標舞鈀斫馬純用下截戰法則人所不能防人所不及制至用之偷營劫寨哨探襲伏尤爲便者

土夷編

狼　西粵之狼兵于今海內爲尤著然多柳州水東岩之游民與廣州新會之打手兼嘉湖販鹽者流雜之眞狼不易得也眞狼爲內甲內甲必土官親帥乃出如東蘭那地丹州之狼能以少擊衆十出而九勝其土官法制大略如泰人以首虜爲上功其部署之法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將百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凡一人赴敵則左右人呼而夾擊

而一伍皆爭效之否則一人戰沒而左右人不夾擊者臨陣卽斬其一伍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凡一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夾擊者臨陣卽斬其一隊不夾擊者臨陣卽斬其一隊則一伍戰沒而左右伍不救者截耳不如令者斬退縮者斬走者斬言恐衆者斬敵人衝而亂者斬敵既敗走佯以金帛遺地或爭取而不追躡者斬一切科條與世之軍政所載無以異而其既也論功行賞之法戰沒受上賞臨戰時躍馬前闖因而摧敵破陣雖不獲級而首孥敵之氣者受上賞斬級者論首虜以差斬級

命四人專主擊刺三人專主割首所獲首級七人共分之割首之人雖有焰護主擊刺者之責終不必武藝精絕也餘法與諸狼同

苗　苗民善弩以桑木爲之長如担堅勒遠狠用肩負繩垂鉤張之更盪而射或附藥爲毒矢戰之者能制其弩乃可勝

麻陽苗　湖廣麻陽苗善用鉤刀

鐵脚苗　滇池有鐵脚苗其兵皆獠猶白小時日以熱桐油浸其蹠趺厚數寸度峭壁如飛猿雖鐵蒺藜竹簽履如平地刀劍不傷故名鐵脚頭纏布堅硬如鐵

曰內鐵橫直簪之披渾毬毳于膺前開袂奮迅如疾
詔雖攢矢不能入刀銃長五六尺許刀極犀利可截
眉甲銃聲不甚猛烟發輒洞胸立斃諸器具皆餘白
金人肩長標槍各四五枝手擲之如袖箭可破竹
非至近不發發無不中中無不立死者食以水化乾
糧可數日伏不飢器用盡載馬上止營進戰別無剩
物軍令極嚴整萬口不枚肅肅如箸書士以金鼓鐃
角爲節無敢差寸武者刀銃各以班行不相混雜其
戰法皆蹲伏持滿如墻以待聽敵施器舉氣稍衰雖
百步一蹴卽至馬前先斫馬足騎相遇則以標擲之

立隊其馬形小而蠶登陟俱解人意大都騎兵一人
須二百金乃辦又云其居山谷峒口皆石笋竹簽徧
地繩布惟鐵脚苗能履之出入他人則畏故其峒難
破

猺　猺乃槃瓠後居百粵椎髻跣足衣班布種禾黍
山芋爲糧岑磴峻險負物悉著背而以繩拴于額僂
而趨上下若飛生兒卽秤鐵如兒重漬以毒水長大
煆煉爲刀以肩負之仰刃牛項一負卽殊者乃爲良
不改煉兒能行卽燒石烙其蹠能履刀劍不傷弩名
偏架以一人蹶張爲藥矢中人潰瘼卽死槍名梽槍

戰則相將而前無食輒出剽掠往往顒忽難以防禦
有生猺熟猺白猺黑猺數種生猺在窮谷中不與華
通熟猺與州民犬牙相錯通婚姻白猺類熟猺黑猺
類生猺道州府江各郡山谷爲多

獞　獞亦槃瓠後與猺雜處風俗皆同善毒矢喜戰
鬬耕作亦佩刀劍本類相仇纖芥累世誤殺則以牛
畜相償謂之人頭錢流劫則糾黨靡起渠長先以銀
三錢給其家謂之槍頭錢在山什百嘯聚偵伺行路
跨無鞍馬謂之剗馬盜在水突出擊船挾貨謂之勾
船攻打村屯據而有之謂之打地耐飢寒喫鹽數顆

則不論草木俱可食遠遁絕嶠雖重師難以猝制亦
分生熟二種遍佈山谷熟者耕田納賦與漢人無異
強獷者乃爲剗馬盜又曰土究以別外夷也

狫　依粵山林而處無首長版籍專事射獵不火食
蟲豸蠢物皆生食之每村中推勇力者爲帥曰鄧火
餘第稱火器械與猺同而勇捷過于獞每出剽掠則
冒稱爲猺又狫党出入必以刀自隨小者尤銛利其
狫党狫猪之隨從如軍中行伍因名曰隊小

獠獦狙　獠獦一曰卽赤腳苗狙似狨然赤眉鼠目
狩狚狪又各爲一種

蠻　南方之夷曰蠻荆川雲貴百粵皆有之居山峒
間曰溪峒蠻始唐時蒙舍詔之自王也王都羊苴咩
城王出兵以清平子弟爲羽儀得佩劍清平者其國
宰輔貴官也擇親信驍勇爲親兵用朱弩怯苴怯苴
者韋帶也擇鄉兵爲四軍曰羅苴子戴朱鞮鎏負
犀革銅盾跣足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其師行
齎糧羊五斤滿二千五百人爲一營其令前傷者養
治後傷者斬是習武之法也蠻莫與爭强也永昌西
野之桑取以爲弓不筋漆而利越賧之西多箭草莖
善馬至今銅鐵器在在有之故弓劍矛戟名天下是
習武之物也蠻莫與爭利也戰則以望苴子爲前驅
望苴蠻　望苴蠻在瀾滄江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騎
善用矛劍短甲蔽胸腹鞮矛皆插貓牛尾馳突若神
邛部蠻　邛部蠻最驍悍狡譎侵擾倘鬼酋長號都
鬼主
尋傳蠻　尋傳蠻俗無絲纊履櫟棘不苦戰則以竹
籠頭如兜牟
裸蠻　尋傳蠻西有裸蠻能赤身戰
緬甸蠻　緬甸蠻用象嘗率象寇定遠
白烏蠻　白蠻阿塔剌所居半空和寨依山枕江元

元良合台絕其汲道破之烏蠻合剌章共城三面臨
滇險而且堅又川貴蠻有天井水磨等峒竅最幽邃
蠻俱重鼓攻擊以鼓集衆號有鼓者爲
其指揮焉
施沅蠻　施州沅州蠻用木弩藥箭所中輒斃戰鬬
蹻捷
五溪蠻　五溪蠻皆槃瓠種也即苗猺獞狫獠五者
琅沅而居藝精者能擲刀空中接之名跳雜模有隙
相鬬背牌護身遠擲標槍槍盡挺刀而前名對刀取
辰砂之顆堆者爲箭鏃
板楯蠻　板楯蠻者居蜀巴漢之間又爲賓人閬中
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善陷陣又以板
爲楯故名
俚子　交州夷名曰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燔
銅爲鏑塗毒于末中人即死少時即膨脹沸爛須臾
燋煎都盡所餘惟骨耳其俗誓不以此藥語人苟中
即飲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者惟射猪犬無他以
其食糞故也燔銅者故燒器其長老惟別燔銅聲以
物杵之徐聽之得燔毒者即偏鑿以爲箭鏑
山子　有山子夷人一名山野人無版藉定居轉徙

閔粵山谷間依山種畬射獸爲食男女椎跣謂止藍
呂二姓互爲婚姻善毒弩識山險可資山戰
蜑　蜑人出于蒼梧水中無土著捕魚而食自相婚
姻恒以珠魚出市漏爲魚戶供魚稅及官府拽舟之
役有取撥則差持信票往涯際俟之其行水與陸無
異可爲水兵前水戰中所云蜑人能宿也
達目　西粵達目乃出元降將吶哈諸王哥烈沙及
其官屬之後明哈密之役土魯番使臣發廣西安插
收入桂林中右二衛口外歸附者悉貫遣而來概謂
之達目習騎射勇敢耐勞其戰法大約如其故地而

兼用廣西諸法
獞　南安有獞人踞崇義角虹峒出入由石坡險而
峻一云有馬山鼓山旗山恒以馬山叫鼓山响旗山
震動占用兵往往擄劫捷猛難敵

兵跡卷六終

寧都魏　禧凝叔編輯

島夷編

日本　中國東海中有日本禹貢爲揚州島夷漢名倭奴西近淮陽西南近閩浙西北近朝鮮南近琉球東北近毛人五畿七道三島附國百餘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多女寡男强大桀黠輕生好殺喜健鬬剽掠薩摩州爲最時寇中國瀕海一帶三四月九十月多東北風卽發有矛盾木弓竹矢以骨爲鏃産犀象馬甲而刀銃極精善製火藥用火酒漬炒其發甚迅

點放無聲雖彈鳥小銃類能洞甲貫堅又所指處輒中無有虛發刀之上者名上庫刀山城國盛時富者選各島名匠延置學之其間號寧久者佳世代相傳以此爲上次者名備前刀有血槽者佳刀上或鑿龍或鑿劍或鑿八幡大菩薩春日大明神天炤皇大神宮等像以爲美觀俱可辨識然有大小數制每人有一長者謂之偃刀刀上又插一小刀以便雜用又有刺刀長尺者謂之解手刀長尺餘者謂之急拔此三者乃隨身必用者也其大而長柄者乃擺道所用可以殺人謂之先導其鞘而皮室者皮條著之或佩之于肩或執之于手乃後隨所用謂之大制其成各刀也有以十倍煉一有以數十倍煉一以至百倍煉之愈精其鋒愈利蓋不吝鐵不惜工不靳價惟求器之精貧者乃執下刀又傳海上人云凡倭生子卽以鐵廣具怒灘中子長取以制刀水急日久鐵星灑磨已淨所存惟有精者故極鋒利子十歲卽教之擊射以戰死爲榮其戰法疎散跳躍譎衝突舞刀橫行故人望股栗其隊法不過三十人每隊相去一二里吹海螺爲號相聞卽合互相救援故人莫能制亦有二三人爲一隊者其列法最强爲鋒最强爲後中

勇怯相參故難衝掩臨陣又以善舞刀者在前冒突其行法必單列緩步遠引而整故占數十里莫能近馳數十日不爲勞行城不近堞以防磚石行衢避委巷恐有暗伏故難襲擊其布陣必四分五裂以螺聲爲聚散或爲蝴蝶陣以白扇爲號前一人麾扇衆卽舞刀而起向空搏霍誘人倉皇仰首觀之則從下砍來或爲長蛇陣前耀百脚旗以次魚麗而進用兵任巧術衝陣必伺人先動而後突人故乘勝長驅對營先遣一二蹻捷者跳躍蹲伏以空人之矢石銃砲又每用怪術若結羊驅婦之類當先駭觀佯吾目眩而

彼器忽乘善設伏凡一墻一木之下恒伏焉善爲包陣賊酷必四面伏起突遶陣後或分人爲我軍從後躡來使我誤識或分人爲我軍拔師衝圍而來賺人賺城其用器也弓長矢巨近人則發故射命中連雙刀則上誑而下反掠故難格鉤槍不露竿忽擲而前故不測其出掠也每日雞鳴早起蝟地會食食畢夷酋據高座衆皆聽令據册展視今日劫某處某爲長某爲隊薄暮而返各獻所劫財物毋敢自匿夷酋較其多寡而贏縮之其宿食也必破壁而處乘高而瞭故襲取無機其退歸也劫掠將完則焚燬而遁使人

方畏其酷斃而不知其已拙去矣故難邀追其用計也百態將進取則斂跡將退收則張揚故嘗橫破舟以示遁而突出金山之圍嘗造竹梯以示攻而旋有勝山之去將野逸則逼城欲陸走則取棹或爲穽以坑馬或結稗以絆奔或種竹簽以刺逸嘗以婦女財物爲餌故能誘吾軍之進陷而樂罷吾軍之邀追其用人也亦巧詐施恩附巢之民故虛實洞知賞罰作用吾人故盤詰難向降虜之工匠故器械易具細作用吾人故盤詰難向導用吾人故進退熟其擄劫也預籍富室之姓名而次第取之故多獲擄得飲食必令我民先嘗恐有毒也擄得婦女必酒色酣睡擄得吾人必開塘而結舌髡鉗如彼莫辨其非倭故歸路絶擄得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接籍呼名每處爲簿一扇登寫姓名分班點押故難逃脫其于敗也委以金帛而逸之餌以僞誠而逸之我軍飢則返乘間嘗被一重圍矣始吹螺聚衆攢簇一處誘圍漸近又吹螺聚衆緊合俟圍者再逼始窺薄處併力衝出遂莫可遏止其奔散也或被蓑頂笠沮溺田畝或雲巾紵履蕩遊都市使軍士或愚而投賊或疑而殺良其寇掠返島皆云做客回矣凡被擄殺者皆隱而不宣其隣不知猶然稱賀可制者要知眞倭甚少不過數十人爲前鋒若能蹴其前鋒則餘易與矣且長于陸而不長于水其舟之制福左右悉以布帛被褥濕而裹之以拒焚擊舟甚小隨波震盪火器難施我用大舸可犁而沈亦能虛舟張弱篠以空發吾之先鋒然貪于擄劫得物即返舸苟備兵水側遇登岸即襲奪其舟燬之則魚遊于釜步以計制可無噍類矣

蝦夷　蝦夷近日本居海島中其鬚長尺許耳箭于首令人戴氈立數十步外射無不中唐太宗時與日本同貢

琉球　泉州東海中有琉球大小三國國王有三曰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後中山併而爲一人皆深目長鼻相貌類胡而去髭鬚手羽冠毛衣不知節朔視月盈虧知時視草木榮枯計歲王所居地曰波羅墳洞塹柵重壘樹棘爲藩環以流水好鐵器擊鬬剽掠

東番　東海再遠有東番居海島地恒陽冬夏皆裸無君長拜跽禮無文字厤日計月圓爲一月十月爲一年久則忘之耕畬種禾以山花爲候耕時悉不言日新稔道路以目男女雜作默如也禾熟乃啟口聚族爲祉恒至千人視子女多者爲雄長晝夜學走足蔽爛兩倍厚能履蒺疾馳終日不喘日可數百里善標槍桿五尺銳其末傅以精鐵出入不釋手與隣社有隙刻期而戰傷殺不貸戰已卽釋怨往來如初無纖芥睚眦有所斬獲則懸首于戶以表戰功髑髏累累者爲壯士

瓜哇　占城南海中有瓜哇古闍婆國東至女人西鼓踵其後亦使宮女執標槍標牌爲內兵又成一隊三佛齊　東南海中有三佛齊一名淳淋一名舊港本南蠻別種有州十五西距滿剌加東距瓜哇其初爲瓜哇屬國四時之氣多熱少寒無霜雪番賈湊舶之所累甓爲城柳葉覆屋不輸租賦有所征隨時調發文字用梵書習水陸戰臨敵敢死好遊好鬬控扼諸番往來咽喉若商舶適不入則出船合戰有良藥官兵服之刀箭不能傷

淳泥　西南海中有淳泥古闍婆屬國當赤道之下統州十四以板爲城以銅鑄甲甲狀若大筒穿之于腰輿壯士五七百執兵器以從民有名無姓氏面目

身以護其背腹國隣底門國有藥樹取其根煎爲膏
服之及塗其體兵刃所傷皆不死
蘇門答剌　占城西南海中有蘇門答剌一名須文
達那地方二千里跨赤道氣候濕熱無城郭土瘠不
稔五穀西洋賈舶寄徑其酋長人物修長十日之內
必三變色或黑或黃或赤每歲必殺數十人取血浴
之則四時不生疾病好殺民皆畏懼中國之人少
往焉

佛郎機　占城南駛海二十日有佛郎機與瓜哇國
相值初名南浡利國善銃大可摧木石細可彈鳥雀
明正德間海道汪鋐求廣人之久其國者楊三戴明
得其製法頒式各邊因其國名之今之大小佛郎機
是也
馬路古　東南海中有馬路古無五穀磨木粉爲丸
名曰沙穀之米有大龜介可爲盾禦敵

兵跡卷九終

亞細亞　亞細亞卽中國所處大地總名也佛氏稱爲南贍部州西儒稱爲大智納寓內五大州此第一也起瓜哇赤道南十二度北盡冰海近北極之下大國百餘環中國而居其西北一帶總爲韃靼又曰北狄西戎山十之六而過水十之一而不及平地多沙氣候甚寒無城郭宮室以毳帳爲居逐水草遷徙嗜馬肉貴者道渴卽刺馬血而飲匈奴之族雖遷徙無常然亦據一地以爲之庭猶京邑也遇戰爭游獵乃隨地而出事已歸舊設險據要與中國同惟無城郭韓安國謂其至如風去如收電最難制者高閭又曰北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職則與畜牧俱逐是也白虎通云狄者易也言辟易無別也說文云狄本犬種故字從犬以畜牧爲業隨逐水草無文書俗簡易以言語爲約束然有分也射獵禽獸食肉衣皮習於攻戰此天性也漢叙西域有城郭國有行國行國者馬上爲國也東西南夷皆有城

女直　中國遼陽東北爲女直古肅愼氏初名朱里眞番音訛爲女眞漢曰挹婁元魏曰勿吉唐曰靺鞨宋仁宗後改曰女直族有六部曰涉海別種又曰三韓辰之役拏氏因姓拏世居混同江東混同江水微黑近江者因名黑水部卽金祖也唐時又稱黑水靺鞨阿骨打起以其國產金及有金水源故建國稱大金東濱海西界涉海鐵離南抵朝鮮北接室韋有五嶺喜昌石門之險在兀良哈東故曰東虜明分爲三種居海西者曰海西女直居建州者曰建州女直極東最遠者曰野人女直酋有大野人小野人北關南關建州及黃頭室韋百骨子之屬又居混同江者爲熟女眞北爲生女眞其俗往往而異地極寒多穴居衣皮逐水草射獵爲業而勇悍貪詐殘忍善鬬耐飢渴苦辛則建州爲最國無鐵有鐵及鐵器械必厚價求之弓長四尺弓力不過七斗箭長一尺八寸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則難出又云矢用楛以青石爲鏃非五十步不射射則應弦飲羽浮馬能渡江河上下巖壁如飛故云其馬兼水陸之長有狗車形如船以載之往來遞運有木馬形如彈弓擊足激行數十狗拽之走及奔馬二者俱可冰雪上行故云有狗車木馬輕

郭牲北虜近代始爲之

捷之便壯者悉爲兵平居畋獵有事下令徵集凡步騎杖槖悉各自備十五百皆有長五長擊柝十長執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部長曰勃堇行兵則曰猛安謀克猶言百夫長也用法嚴五長死四人皆斬十長死五長皆斬百長死十長皆斬國有侵伐酋長皆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卽浸滅不聞人聲軍將發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審而擇焉合則命之爲特將師還有功者賞金帛先舉以示衆衆曰少則增之不論在外在內飲酒會食貴賤略不間別與父子兄弟無異故謀議情通凡戰以

戈爲前行號硬軍刀劍繼之弓矢在後長短相制遇敵則二人躍馬而出以覘陣之虛實乃四面結隊馳擊百步之內弓矢齊發其初始于宋時爲國最微正朔不及不知歲月問年則曰見草青幾度初起有戎器而無甲冑得遼叛者乃有甲五百止有騎兵千餘無步卒以小木牌刻人馬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然法嚴謀密騎技皆長所攻立破故曰女直不滿萬滿萬不可敵後漫盛攻宋類至數萬兀朮時精兵被重鎧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以三人爲一伍貫以韋索三騎相連號拐子馬惟以女眞爲之每戰酣突出皆以騁杖槖悉各自備十五百皆有長五長擊柝十長執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部長曰勃堇此取勝曰長勝軍作戰堅忍耐久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可亂不立成法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恒勝惟韓世忠令軍士以麻扎刀下斫馬足曰一馬仆二馬不能行以破其拐子吳璘曰金有數長堅忍弓矢馬與他敵戰陣旣交勝負立分惟金不然乃爲三疊陣以更番制其堅忍以强弓弩制其弓矢以車制其騎張威又爲撒星陣以禦其騎鉦散鼓聚金聚則聲鉦金散則聲鼓倏忽分合金騎莫錯遂破之其國禦契丹嘗以水灌灰爲城至今軍士兜甲衣服弓箭器械悉著字號名姓退怯者隨摘一物返時白可按名第罪且敵得之則知姓名無可逃避亦一大法也

海西　其居腦溫江者爲海西女直乃生女直也略事耕種可木以下以樺皮爲屋行則馱載止則張架以居養馬弋獵爲生然貪詐殘忍少有忿爭則彎弓而射而勇悍善鬬耐飢渴辛苦則于女直中爲最

野人　野人女直去奴兒干三千餘里與諸女直稍異不專恃射獵屋居耕食性剛而貪喜生啖髭髮僅留一小辮于後無文字賦歛科發射箭爲號事急則

三射之多以牛驅負物遇雨張皮緩則射獵急則戰
闘宗室皆謂之郎君事無大小咸屬之
黃頭　黃頭在黃河東號合蘇館女直又謂契丹徙
其種于咸州東北沫江抵凌而居謂之黃頭髭髮皆
黃目睛多綠亦黃而白疑即黃頭其人憨朴不別死
生金人每戰皆被以重鎧令爲前驅亦謂之硬軍
室韋　女直北爲室韋其人輕捷一跳三丈又能于
水中立臥浮遊善水戰
渾海　渾海乃女直別種多智謀驍勇三人當一虎
契丹阿保機每戰用爲前鋒有肅愼城在其國三十

里亦以石累脚
盲骨子　唐爲蒙兀部契丹時爲蒙骨國人長七八
尺生食麋鹿其目能視數十里與金僅隔一江嘗渡
江寇之
朝鮮　中國遼陽東爲朝鮮箕子受封之地秦爲遼
東外徼漢置眞番臨屯玄菟樂浪四郡晉末爲扶餘
別種名高麗者併之遂名高麗五代時又併新羅百
濟北接女直南隣日本東至海西至鴨綠東西二千
里南北四千里俗柔謹明禮義好仁惡殺庶民子弟
未婚者夜讀書晝習射故弓馬極精兵器疎簡惟

強弩大刀
契丹　中國遼陽北曰契丹國庫奚東漢時爲匈
奴所破保鮮卑山魏號曰契丹至宋建國曰遼地有
橫河土河馬孟山長白山俗與奚靺鞨同阿保機起
上京東二百里地名世里立漢城于巖山惟重耶律
蕭氏二姓五季時唐莊蹻之見其宿于野次布槀于
地迴環方正有如縣氈望去不覺克戶槀其法歷中
國莫及也元葉隆禮志遼氏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
皆籍爲兵三月三日以木鵰兎分兩朋號射以較勝
負名曰淘裏化言兎射也折木稍屈爲弓以皮爲弦

削樸爲箭鏑鞭勒輕快便于馳走行軍不擇日用艾
和馬糞于白羊琵琶骨上炙之炙破則出不破則止
每遇午日乃起程調發用金魚符馬上傳命用銀牌
每南侵不啻十萬人餉皆自齎國主入界步騎車帳
不從阡陌一概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
人各率萬騎散行遍百十里內外覘邏謂之擺子馬
戎女吹角爲號衆則頓舍環遶穹廬以近及遠不設
槍營壁柵之備夜則出柵子馬遠探以聽人馬之聲
每行軍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布卽行將逢大敵不
乘戰馬俟近乃駕馬有餘力敵成列不戰俟退而乘

愼伏兵斷糧道及月夜移柴上風舉火燒餉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長也

韃靼　中國之北爲韃靼本東湖種落不一名稱代殊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秦漢曰匈奴唐曰突厥宋屬契丹蒙古建國曰元明曰韃靼五代鮮卑元魏蠕蠕皆其類也世居烏桓北地跨沙漠東抵兀良哈契丹西連撒馬兒罕以其界山陝諸邊之北故曰北虜族出沙陀別種種分爲三有黑有白有赤元成吉將相則俱黑部人也無城郭宮室地寒以毡爲穹廬隨水草畜牧衣皮毛男女悉髡頭以爲輕快人不甚長視草青爲歲月圓爲月不知文字耐飢寒食一絡彈飲水一升可度二三日冬夜臥雪中縮其手足雪雖厚數尺不言冷弓用桑榆爲幹野牛之角爲角制長而弱好者經十餘年不壞矢以柳木爲之粗而大鐵鏃有闊至三四寸似釘似鑿陣中人不數矢矢不虛發弦以皮條爲之粗而耐久弓弱矢强殺至極滿必待三十步乃發洞胸貫甲百不失一五十步則不射甲胄以鐵爲之或明或暗矢不能入弓函有匠矢則人人皆能皆我中國中行說教之也刀倘犀利不倘光明有鉤槍柄長五六尺刃數寸可刺挽有

控拳張擘又稍長以射獵爲業精勇者虜王台吉皆以衣食推之將大舉則合婚姻于與國始則王令人持三尺之梃兼程約諸部首集幕莫敢愆期至則共議所掠既定散歸各備弓矢牲畜依期而會王纛列中諸首纛橫列如雁同祭纛下乃議先犯之處不令衆知如欲犯東先向西行數舍乃翻然東轍曰惟余馬首是瞻將入塞先營老弱以守單需乃遣輕騎潰垣而入伏精銳塞內令數十騎且前且却誘我入伏或竟深入三四百里如迅雷疾風或散掠墩堡遽反大巢如兔之爰脫或合衆頓城下酋首親臨四面攻

圍各有分地令勇悍不刖死生者以鉤緣城次則持刀繼之旁皆引滿上向以備緣城者乘守拒擊引滿者輒射之守者少隕城下發弩齊鳴呼聲動地遂蟻附而登歸則上所獲于長長上于王莫有匿者王得若干餘以頒長長得若干餘以頒衆功輕者陞把都兒漢重者陞爲威靜打兒漢再重者陞爲骨印打兒漢最首者陞至威打兒漢而止來則爾山逼野萬馬齊驅直入蹂陣稍弱則旁擊分抄隨意所向申者用鉤槍刺挽右則敬弓以待左則握刀以須每三人爲一隊長短相雜然生長鞍馬不能下馬步鬬故一人

備三五騎多者八九騎倘一人折馬衆必以餘馬乘之不然酋首必重罰有被創者危在呼吸衆必捐軀以救受援者不論台吉散夷皆敢如父母且盡以其貨財報之世世德其人酋長于聲夷獲則同其利聲夷于党伍危則同其害于人一志故多勝此蕭泰宇所志也又或云其發發兵馬及科稅雜畜輒刻木爲數併一金箚鐫印封之以爲信凡舉事隨月盛壯以進攻月虧則退兵

蒙古　蒙古卽韃靼黑部所謂元成吉主將相皆其人俗本韃事政大概皆同侵金時念亡臣始教其歲

食羊盡則射獵禽獸故屯師數十萬不舉烟火因掠中國人爲奴乃擄米麥爲粥其國亦有一二處產黑黍米亦可煮爲餅粥至單裝器械國王止建一白旗九尾中有黑月出師則張設一鼓臨陣乃用其下必元帥乃賜一旗餘不得用王鞍馬帶以黃金盤龍爲飾鞍橋以木爲之極輕巧弓必一石以上箭用沙柳爲笴手刀甚輕薄而彎庶達弓撒袋鍍金鞍轡凡征伐謀議先定于三四月間行令諸國又于重五宴會共議今秋所向各歸其國避暑牧養至八月咸集都會而行攻城先擊旁邑小郡掠其人民每騎必掠足

十人乃止每人需柴草土石若干以填壕墊立平或
供鵝洞砲等用不惜數萬命攻城立破然性慘刻城
池先迎降則已若敢有以一矢加遺須攻破者則不
問老幼妍醜貧富逆順悉屠之臨敵不用命者雖貴
必誅有所得則均分留一獻主餘者數俵宰相等在
沙漠未臨戎者亦有之其精兵戴鐵浮圖馬被鎧長
刀大鐵一望如冰行則乘車以息馬力戰則擁盾而
前槍矢踵進山澗小溪嘗以鐵槍相鎖爲橋出師貴
賤皆帶妻孥而行以管束裝貲張立毡帳收卸鞍馬
車駝等物俗敬天地聞雷鳴則恐懼不敢行師凡韃

靼地跨沙漠沙漠橫直數千里間數百里中枯旱無
水草師南侵則必載水草而過貴者道渴乏則刺馬
飲其血馬亦多傷斃故虜以渡此甚艱制之者期逐
之于漠外則侵犯自鮮矣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使
漠南無王庭明成祖三犁虜庭至南望北斗而還亦
此意也其後自相角立瓦剌和分爲二矣
黃毛靼　再北有黃毛靼別種也性克悍善戰伺靼
深入輒掠其后靼屢爲所苦以故不敢輕動中國陰
食其利焉
兀良哈　申國薊遼北爲兀良哈春秋時山戎秦爲
遼西郡北境漢爲奚酋所據後屬契丹元爲大寧路
北境明初爲兀良哈因其降附置泰寧朵顏福餘三
衞東接海西抵開平南界長城在女直西故曰西虜
後爲元裔虎墩兔愍捕入又曰捕虜明成祖靖難從
征有功因俾泰寧等地與之惟朵顏最强能騎射慣
偷剽性反覆時盜靼馬不能獨爲中國患但屢導虜
入苟厚賜予反以虜情告我得預爲備故待之法逼
則入于虜信則壅其計善撫之乃可用爲間
西番　中國之西曰西番一名烏斯藏漢曰羌唐曰
吐番元爲郡縣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質樸魯

柬治無文字衣毡裘居毳帳務耕牧喜啖生物性獷
好鬬貴壯賤弱重兵死以履世讎沒者爲甲門臨陣
奔北者垂狐尾于首以示辱在烏思藏長河西魚通
寧遠諸處者則明盔明甲刀劍在朵甘思則明盔長
刀在董卜韓胡則明盔鐵甲遮甲産馬少茶與中國
互市待茶爲命以故不敢叛
西羌　本三苗種舜徙之于三危卽漢金城之西南
羌近甘肅地又云其先本戎賤主牧羊故字從羊濱
于析支至于河首綿地千里南接蜀漢微外蠻夷西
北都善車師諸國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母名爲種

號無君臣無相長一强則分種爲酋豪弱則爲人部落更相抄掠以力爲雄殺人償死無他禁令其兵長于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觸突以戰死爲吉利病終爲不祥耐寒同禽獸也

婼羌　近陽關者曰婼羌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國王號云胡來王

鄯善　善戰多驢馬橐駝能作兵與婼羌同

哈密　西戎種類不一哈密故伊吾盧地唐爲伊州西距土魯番東接甘州爲西域諸國咽喉凡西域入貢者必哈密譯其文乃發俗以土爲屋其部落有回

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明分爲哈密曲先罕東罕東左回衞性獷悍通諸國戰法戰具然恒爲土魯番所苦

火州　中國甘肅西北有火州國故土魯番地漢車師前王地晉屬高昌郡唐爲交河縣後爲蒲類縣明爲火州國東距哈密西連亦力把力東南至肅州文字同華夏面貌類高麗產馬及鐵鐵刀兵器有弓箭刀盾甲冑好騎射亦與中國通市以馬易茶無茶五日渴疾不汗死故不敢廢市爲患

西域　中國之西曰西域善巨象攻堅城立破元阿里海牙攻襄陽得西域人亦思馬造之礮重百五十斤招地勢安立機發聲震天地所擊摧陷入地七尺

萬里有新得國地無水隔山嶺鑿井相沿數十里下通流以溉田屬城三百亦惟搪寒西山一城名乞都不孤峯峻絕矢石不能及其兵皆刺客俗見勇壯者以利誘之手刃父兄然后充兵始以酒醉其人扶入窟室媒以音樂美女縱其欲數日復置故處醒問所見教曰能爲刺客死則享福如此因授以經咒蠱其心志死無悔也潛使之未服國必刺其主而後已

高臺遠墩長江大河俱可安打今襄陽砲是其制也
詳礮戰款中

天方　近默得那有天方古筠沖地一名西域其地四時皆春用回回厤產馬高八尺人以馬酪和飲食多肥白男女辮髮用明盔明甲

大宛　大宛先不知用鐵後得漢使亡卒乃教之鑄作兵器產善馬俗出入乘象戰則馬象間列

大夏　惟暨小君長其兵弱長戰

天竺　中國雲南之西曰天竺卽佛國也精飛梯地道木牛流馬之法又曰卽身毒國亦產象騎象而戰

百爾西亞　中國西南曰印弟亞天竺五印度也印度河西有百爾西亞明初名罷臬落爾亞幅員甚廣都城百二十門乘馬疾馳一日不能周喜勇好殺嘗伐回回斬首五萬累其髑爲臺又一日獲鹿三萬亦盤其角爲層臺以示勇云

如德亞　亞細亞極西近地中海者爲如德亞其史二國以地瘠仰給羅斛元至正始併爲一地方千里能記六千年之事言人多賢達西有達馬斯谷國產氣候不正俗尚侵掠聲音類廣東大小事咸取決于女子明成祖因其貢遂賜以列女傳暹好樓居樓皆密植椰檳藤爲固嘗浮圖習水戰

安南　中國之南有安南秦爲象郡漢爲交趾明爲

而止冬至日日短日二刻而止與骨利幹國煮羊脾不熟尤短焉氣嚴寒行者血脈皆冰湊入溫室耳鼻輒墮必先以溫水浸解惟玉牒文貴戚大臣以下皆不得讀惡過于王也兵強勇蠶食諸國所造火攻具長三十七尺一發之藥可二石容二人除內

女子國　西舊有女子國曰亞瑪作搦俗以春月納男子生男輒殺之女則育之驍勇善戰嘗破一名都曰兀弗俗祠其地宏麗無比爲天下異觀今亦爲他國所併

占城　中國雲南東有占城古越裳氏界秦爲象郡林邑漢屬日南唐爲占城南距海西抵雲南南接眞臘北枕安南東北至廣東人性亮悍果於戰鬪俗出入乘象亦乘象戰產猛火油得水愈熾國人用資水戰

暹羅　占城南爲暹羅暹本漢赤眉遺種與羅斛乃二國以地瘠仰給羅斛元至正始併爲一地方千里氣候不正俗尚侵掠聲音類廣東大小事咸取決于女子明成祖因其貢遂賜以列女傳暹好樓居樓皆密植椰檳藤爲固嘗浮圖習水戰

安南　中國之南有安南秦爲象郡漢爲交趾明爲

安南省東濱海西至老撾南接占城北連思明東西
二千八百里南北一千七百里憑祥鎮南關外皆其
地也夷獠雜居不知禮義爭奪兼併輕悍善戰剪髮
文身足皮甚厚登山如飛不畏芒刺善水有能潛行
數百里者無城郭以鐵笋木作柵栅三層爲外衛每
州有縣官司巡徼之事曰將撮司兼領土兵有警則
悉驅丁壯以往器械悉自備無弓矢惟藥弩標箭神
槍火箭亦有操白挺者其旌旗黃黑青色簇色四脚
中畫星官天神羅刹之像呼集兵衆則以大竹爲筒
叩之雖遠皆聞產象每爲象陣明朱能始以畫獅蒙

馬翼以神銃破之繼則張輔戒先驅合軍持滿一矢
落其象奴再矢拔其象鼻破之元陳孚有詩云陟嶠
輕于鹿泗波疾似鳧國尉青盤護軍振白挺驅揭旌
圖鬼像擊柝聚兵徒述其戰法甚詳又有鼻飲頭飛
之說蓋言國民有頭能飛以兩耳爲翼夜往捕魚爲
食曉返于身如故但頸下有紅線微痕耳
奇羅　南有奇羅征伐皆乘象每一隊象百頭每一
象百人衛之

兵跡卷十終

遠邦編

歐羅巴　歐羅巴一名大西洋在中國西北數萬里外西儒稱爲寓內第三大州也居赤道北南北一萬一千餘里東西二萬三千里共七十餘大國皆事天好學好格物遠遊男子二十以上衣純青武士得用雜色馬尙牝飼以大麥及稗不雜芻豆恐其行重行不疾善火砲今之大小西洋砲是也亦有點放無聲者器械俱精巧用力少而成功巨者不可悉數

拂郎察　其西北爲拂郎察周一萬一千餘里分十六道屬國五十餘有名王類斯者以火攻伐回回大破之佛郎機銃一謂原于此也

西齊亞里　西有島曰西齊亞里富饒多五穀號爲天倉昔敵嘗駕艘攻之有亞而幾默得者極顓智以意造一大鏡均四其中斜受日光對敵映射須臾光熱火發燬百艘頃刻燒盡名曰火鏡今中國傳其製特小者可取火耳

哥而西加　哥而西加島產葵能戰一葵當一騎騎戰以葵彌縫

亞勒瑪尼亞　拂郎察東北有亞勒瑪尼亞氣候甚寒冬居溫室人多散投他國性忠實有力善戰肯捨死諸國皆選此衞王宮王城出征則爲帳下親士而以本國者參焉

羅得林日亞　其屬國有羅得林日亞尙奢侈造火攻之器甚巧頃刻四十發

雪際亞　歐羅巴西北有雪際亞分七道屬國一十二好遠客狠鬪　紅毛番歐羅巴西洋海中有紅毛番曰紅毛島夷明萬歷間同和蘭佛郎機並逵中國地方數千里少耕多貿甚富紅髮長身深目藍睛高鼻赤足性狠蠻驍勇好戰往來抄掠恒佩劍善者值百金舟上踴躍如飛登岸則不能疾船長二十丈四梳皆三接以布爲帆上建大斗可容四五十人繫繩若堵上下瞭望可鄰打標石水工有黑鬼善沒能行水中數里船旁設墻列銅銃大數圍者一二十具鐵彈重數斤舟觸之成粉器械多精利以其强入香山澳互市遣西洋寄居商夷禦之得其銃製今所造紅夷銃是也

利未亞　利未亞在中國西南數萬里外西儒稱爲寓內第三大州也跨赤道而居南北一萬七千餘里

東西一萬九千餘里大小百餘國迤北濱海一帶產
馬強有力善走能與虎鬬
阨入多　利未亞東北有阨入多地恒暘無雲雨夜
可不室而臥視星辰倍明婦人一乳三四子有機智
好格物天象水法極精舊孟斐斯城曰該祿有百門
高百尺行三日始遍五百年前此國最强善象戰戰
時以桑葚色視之則怒而奔敵所向披靡鄰國畏服
今其國已廢城爲水喘止有市廛三十里猶通各國
商旅其地近地中海一帶有馬遷可以蜜爲糧有弗
沙都城有三里之殷爲戶三十有亞非利加地肥腴

麥秀管三百四十一穗稱爲大地囷窖有奴米弟
亞人猙惡
馬拿莫大巴　利未亞東北近紅海之地爲國甚多
人皆黑色唯北稍淡迤南則一望如黑矣而齒目則
又極白南馬拿莫大巴國氣候甚熱其民侗愚所居
極穢蔽海皆沙凡人踐之即成瘡病黑人坐臥其中
無恙喜食生象肉齒銳如犬不知文字無兵刃唯剡
木爲矛甚鋭善走可及奔馬善水潛行數里他國號
爲海鬼性不知憂慮樸實耐久常爲他國所鞭撻轉
相鬻賣爲奴甚忠善視之則肯捨死賜以赭衣及酒

十國地肥磽不一肥者不耕而藝產花草皆上品目
爲大地苑囿禽獸羽毛聲音樂律珍奇美麗亦爲大
地第一不知文字多金銀獨不產鐵兵器皆用燒木
鋁石今貿于歐邏巴始微有鐵器產異羊同騾馬乘
載可以致遠然性蚓强識人語有時仆地雖鞭策至
死不起以好言慰之乃起而走如用之戰陣遞運馱
載亦可
亞老哥　孛露旁一大山有亞老哥國强毅果敢善
弓矢用鐵稚不立文字口說甚精最易動人大將嘗
師不過數言三軍皆感激流涕厲死決戰

伯西爾　南亞墨利加東有伯西爾國天氣和平人壽無疾他方有病者至此即瘳無君長文字俗多裸體亦散居善射後矢貫前矢交射則矢相觸墮地

智加　南亞墨利加南有智加或曰即長人國人長丈許遍體生毛男女以五色畫面地近南極甚寒好拔弓矢矢長六尺嘗揷矢入口沒羽以示勇

墨是可　北亞墨利加地土富饒前無馬及得西域馬種產良騎甚多其南有墨是可屬國三十故城容三十萬家守都城恒用三十萬人有兩湖不通海新城創湖中周四十八里用獨力木植水內爲樁千年不朽上加板石砌城郭宮室街巷甚宏麗每與他國爭隣國嘗助兵十餘萬國中有一大山山中人最勇猛一可當百善走馬不能及善射人發一矢彼發三矢百發百中鑿敵腦骨以爲俑如賈與一衣則感激甚終歲衛之極力西南有花地男女僅以獸皮蔽前好戰不休有農地多崇山茂林出怪獸人皆强力武勇能搏取其虎以爲裘爲屋

女子島　亞墨利加之島甚多有女子島勇而善射生女數歲即割其左乳以便弓矢昔有商舶行近其島遇一女子盪小舟至射殺二人其去如飛莫可制

女悉巨力善走凡遷徙雖負重上下山險如飛

邊塞編

遼東　遼東古遼地自東海岸起西連薊鎮沿邊一千餘里三面濱夷一面阻海東距鴨綠西控山海而東隣朝鮮東北兀良哈時多竊發戰守之法必當規三岔以通上谷之徑控金海以擅魚鹽之利東據開元以爲襟必整理威遠青陽而開元乃固北據廣寧以爲吭必措置臨潢鎮靜而廣寧乃堅王于山海限隔塞之則彼亦難來此亦難往中原有事與偏頭關近直逼黃河爲套虜往來之口唐築受降

其自爲一區乎

薊鎮古漁陽　薊古會州地東自遼鎮西至宣府一千餘里北濱兀良哈地明初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建爲外藩又修山海喜峰古北潮河川黃花鎮爲內遼成祖援棄外藩以與兀良哈而內藩始薄然于諸峰口修築亦可扼守而終不若內外並建之固也當事者其審時而爲之

宣府　宣府古上谷郡東距薊起黃花鎮西至大同中當華夷之要爲東西應援實陽方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岢嵐州三關總要也偏頭逼近黃河與虜套最近自渾脫飛渡警報不息然山澗峙

城在河外漢用主父偃之策據河以守明初建置豐州獨衛東勝已失四面之險逖正統以後又棄東勝大同藩籬日薄矣在當時補偏救弊守天城陽和者宜分據瓦窰永嘉白羊鴉鴿之險守左右二衛者宜分據黑山華皮溝牛心兔毛河之險守平虜老營者宜分據黃家山并坪紅門之險而西北庶幾矣乃若大同西南境則有偏頭寧武雁門三關而寧武居其中當華夷之要爲東西應援實陽方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岢嵐州三關總要也偏頭逼近黃河與虜套最近自渾脫飛渡警報不息然山澗峙

于大舉老營東接平虜至大同邊不遠使東西聯絡築邊固守則丫角墩而南陽方口而東烏用紛紛也雁門當廣武朔州馬邑大川之衝通忻代崞諸郡縣之路虜從左右衛而入東越廣武則北樓平刑皆爲虜衝西越白草溝則夾柳鴈窠莫非要害雁門警備爲急矣故議者以宜尋漢唐之故迹東勝之舊封爲要云

山西鎮　山西東自大同丫角山起西至延綏鎮一百餘里明初屯戍外藉大同爲藩籬乃特三關爲屏蔽然黃河東舊有東勝與大同大邊開平與和相聯

通爲一邊外狹內寬三關十八隘口乃重險耳守東勝三關未爲要害東勝關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虜未駐牧防守尙易弘治時虜據套中偏頭迫近黃河鎮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皆渡口往來保障爲難故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谷口陽方口石峽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嘉靖始治偏頭關尋移治寧武則有愈退愈縮之機矣復東勝踞河套豈可後哉

榆林　榆林東自黃河黃甫川西至寧夏鎮一千五百餘里明初治綏德成化時余子俊移鎮榆林增修

寧夏　寧夏古朔方河西地東自榆林西至固原千八百餘里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襟其東南爲關陝重鎮衛城西南百餘里有峽山峽口兩山相夾黃河經其中誠塞北一勝概也成化前虜患多在西河自虜據套河東三百里更爲敵衝矣築墻盡守始于徐廷璋而花馬池一帶皆楊一清王瓊唐龍增築明初撤受降衛東勝乃因河爲界東接大同西接寧夏套中方千里皆我耕收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地轉輸後東勝既援虜處套中則非昔比矣自其時言之以爲一路而其險在鹽山新興靈武等處以寧夏玉泉馬跑等處以中衛

爲一路而其險在東園堡柔遠堡舊安寨等處此西北一帶也東北近套則以花馬池爲一路而其險在定邊營楊柳堡清水與武鎮柱泉靈州等處而靈州爲尤急蓋靈州北臨廣武西控大河實寧夏之喉襟中原之門戶靈州不守則寧夏截爲外境環固勢孤無援無環固是無陝矣此防寧夏之大勢也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自寧鎮起西至甘肅界二百餘里成化以前所備者惟靖虜一面耳自弘治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卽州爲鎮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與寧夏爲唇齒焉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

大門若與寧夏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靖虜一帶每歲黃河冰合一望千里皆大平地若賀蘭山后之虜踏冰馳踔則蘭靖安會之間皆其蹂躪矣調兵防守候在冰凍每歲凡四閱月徒恃西鳳臨鞏之兵則遠不經戰故不添沿河之守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未見其固也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來商旅貨財以實此地亦其一端耳

甘肅　甘肅河西四郡地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自固原起西至嘉峪關沿邊一千五百餘里孤懸河外惟一線之路內通西控西域南臨羌戎北遮胡

虜經制頗難明初棄燉煌畫嘉峪關爲界由莊浪之南爲湟中置西寧衛由涼州以北爲姑臧置鎮蕃衛又設甘州五衛于張掖肅州衛于酒泉蘭州衛于金城亦爲密矣而紅城當莊浪西寧之中可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外護鎮番爲涼州永昌門戶大堵紅紗又鎮番要害而長草湖一帶尤爲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遠在揚州三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極孤危且薄于鹽利華夷賴之恐爲必爭之地而甘州則祈連臙脂二山在焉乃匈奴要地漢時嘗失此山嘗歌曰亡我祈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臙脂使我婦女無姿明朝設肅州爲甘州門戶又離六十里築嘉峪爲肅州籓籬關外有羈縻六鎮乃哈密赤斤定安等衛是也設哈密赤斤陷于土番定安破于海賊而甘州之門戶單矣許氏云北虜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土魯雖兩犯甘肅閉關絕貢無茶則五日渴疾不汗死矣亦足制之也當斯者其有以處此乎

紫荊　紫荊居庸二關逼處于燕而燕自召公後建國者固嘗有至金元迄明則遞以爲都也向守東勝大同爲外險偏頭寧武雁門三關爲內險三關十八隘東有紫荊又東有居庸尤爲近險山勢連亘實天

設之最經增築胡騎至此亦不得入此固近日之明效也又元人樞金曰勁卒擣居庸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南扼其吭拊背猶可扼吭絕食則人呼吸性命之關其由紫荊疾馳不數日可絕吾運道立言之輕重又可思也故內外之險雖堅近險不可不固近險既固重險雖破尤足守也築紫荊居庸者必如三關大同諸邊乃善而紫荊居庸又以紫荊爲重也都燕者不可不知也

高闕　高闕者高山中斷兩岸直削若闕焉史謂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之處是也按朔方古夏州

今黃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然就邊關言則處處有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荊松亭雁門井陘皆是若此者乃天造地設之險中斷一線以通往來苟修築屯守則外不得入內不得出實爲守禦之界限歷代防邊者未有不藉乎于此也然而亦有得有失又明乎人事之不可不知也

長城　長城世代修築秦昭爲隴西北地上郡趙爲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燕爲遼陽至襄平秦昭并六國乃相接續而爲萬里長城焉後若魏若北齊隋迄今代代築之有謂秦閻左之失由蒙括絕傷地脈不知

山勢連亘崇峻實華夷之限築斷補缺以禦衝突則亦人事與天工並修也土可畚則畚石可斸則斸磚可砌則砌無傷也又曰長城易潰頃刻而入無益疆圉不知無長城則塞下田不可得而耕一騎長驅耕夫鼠竄將轉輸不勝其困矣塞下人不可得而居朝取數人委溝壑暮取數人驅之虜將兵勢亦從而孤矣惟外懸長城以爲藩內列堡塞以爲固叩垣則矢石備施入塞則左右邀擊人長耕守塞下蓄積多而粟不乏生息蕃而兵徒廣攻擊頻而戍情習守禦久而戰法精且長城雖可入然堤水而浸潰必有方引繩而牽斷必有處虜小舉不能犯大舉必有方烽燧明而野易清出處知則應援易進無所蔽則有飢渴之苦欲深入又有截後之虞非若舉足便入入而即利者也長城之修所以千古不易也

民堡　長城可爲藩籬而不可恃以爲固堅壁清野使民有所守虜無所獲則在于堡然必計道里相距之遠近民丁之多寡以爲之使星列碁布首尾接應具蘭石布渠碁高崇堅厚虜入則拒守虜去則勦追無事則耕田力作有事則互相應援耕田力作則塞實互相救援則守固夷情戰法俱可稔知虜其敢輕

入乎故長城之內民堡爲亟也

明兵制國初置立四十八衛分中軍左右哨左右掖曰五軍營無事則戒弓馬習技擊環衛都城有事則簡師命率分統以出事已而休成祖因之又以龍旗寶纛等物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槍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爲三大營歲以班操春秋番錬益詳備矣後海宇昇平兵制浸壞正統時京營之兵幾不能授甲于肅愍乃于三大營拔其驍銳分十營營萬人隊長統五十人隊官百人把總千人都指揮五千人訓練之方則有八陣八陣中分爲六十四陣織微委曲咸有可觀謂之團營營萬人成化之初又增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効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營萬人京兵八萬益以外兵八萬分兩班隸之期年一報代初十二營之選也其任者選鋒不任者歸本營曰老家而戎政府之名立矣久之益廢嘉靖乃復三大營改三千營爲神樞營迄今因之

兵跡卷十二終

卷一　五葉八行壞原誤懷　又十五行用原誤動
六葉十一行文原誤炀　又十九行隊原誤墜　七葉
十一行留原誤流　九葉十七行宗原誤帝　十葉
一行上原誤尙　十一葉五行綦原誤其　十四葉
一行原空二格補欒書二字　又六行嶺原誤頴　十
五葉十行原空一字　十七葉九行室原誤食　二
十葉十七行惟原誤惟　又十九行阪原誤板　二十
三葉一行緜原誤備
卷二　一葉十四行益原誤翼　二葉十五行鄧原
誤層　十六葉十六行馮原誤鴻　十七葉一行愛
原誤受　二十二葉十四行原空三格　二十六葉
七行宗原誤帝　二十九葉十二行傅原誤付　三
十一葉十行之原誤周　又十二行浸原誤侵
卷四　一葉十三行勢此比常山疑衍此字　三葉
七行帝不能識原缺不字　又九行熒下原缺一字據
抱朴子補城字善乃猛之誤亦據改　又十八行右原
誤又　五葉九行整原誤正　十四葉九行察原誤
蔡　又二十行練原誤煉　十五葉五行有雨字空格
乃蟲蝕　十七葉三行冥原誤笑　又四行誰原誤屬
又九行詭原誤咫　十八葉十五行腋原誤掖　二
十三葉二行繚原誤燎　又六行十原誤千　四
十五葉十三行熸原誤熱　五十一葉四行齊原誤
晉　五十四葉十一行斜原誤邪　五十七葉九行
原缺四字　又十八行原缺四字　六十三葉五行耕
字下原空格　六十五葉四行虜原誤膚　六十七
葉五行禦于原誤以禦　七十一葉柴原誤紫　七
十三葉十九行遇原誤過
卷三　八葉十九行漢原誤犹　十葉五行霸原誤
伯　十三葉二行吝原誤資　十四葉十二行屠原
誤層　十六葉十六行馮原誤鴻　十七葉一行愛
原誤受　二十二葉十四行原空三格　二十六葉
七行宗原誤帝　二十九葉十二行傅原誤付　三
十一葉十行之原誤周　又十二行浸原誤侵
卷四　一葉十三行勢此比常山疑衍此字　三葉
七行帝不能識原缺不字　又九行熒下原缺一字據
抱朴子補城字善乃猛之誤亦據改　又十八行右原
誤又　五葉九行整原誤正　十四葉九行察原誤
蔡　又二十行練原誤煉　十五葉五行有雨字空格
乃蟲蝕　十七葉三行冥原誤笑　又四行誰原誤屬
又九行詭原誤咫　十八葉十五行腋原誤掖　二
十三葉二行繚原誤燎　又六行十原誤千　四
十五葉十三行熸原誤熱　五十一葉四行齊原誤
晉　五十四葉十一行斜原誤邪　五十七葉九行
原缺四字　又十八行原缺四字　六十三葉五行耕

十三葉十三行詰原誤結　二十五葉一行躉原誤
躉又十行攻原誤動　二十七葉十五行世祖原脫
祖字又二十行經原誤斑
卷五　二葉二十行湖原誤胡　八葉十八行去原
誤光　十一葉十二行過原誤遇　十四葉十五行
若原誤不又二十行他原誤苟　十七葉六行搆原
誤鑄
卷六　五葉七行原空二格
卷九　六葉五行七千原誤七十　七葉一行膏原
誤羔
卷十　十一葉十五行張仁愿原鈌張字　十七葉
五行笀原誤力
卷十一　三葉十二行猙原誤宇
卷十二　二葉十二行統原誤純　七葉十六行知
原誤至　八葉三行項原誤傾又六行溝原誤清
九葉末行三千營原脫營字

右兵跡據寧都何氏以仁舊鈔本付棻乙卯臘月
宛平劉家立記

右書由魏氏原稿本展轉傳抄得之贛南李氏
各藏書家罕有知者雖微引過繁而每類貫穿
一氣時出斷語皆雋永有味亦冰叔少年得意
之作也　國初談兵防者無過顧景范景范傾
服冰叔至爲之執蓋則此篇固其先導矣丙辰
三月胡思敬識

臨陣管見

原序

布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大勝奧國之後歐洲各國查明軍事而修改軍法頗能棄舊更新彼時著書甚多各抒己見其故視布國勝奧國之事太重而論不歸夫中道余故特著此書論以後軍法中攻守兩事應用何法爲妙言取夫正不取夫偏且布奧交戰各事今已查明兵部有冊籍可稽余此書屢論本國軍事之不善非欲銼布國之鋒威尋同僚之銚隙惟欲指明蹟誤之處令人悔悟而改之以免日後軍事之弊閱者幸無譏焉

法王拿破侖時步兵列陣之法不同故各國依其法而修改近時布國步兵列陣交鋒修改軍法之事必詳論夫步兵而不必多論馬兵與礮也余著此書公平論事不詮褒本國亦不輕薄他國敗者須革去軍法中不合之事而重圖興復勝者亦必修改軍政內不善之處而永保富強也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九年鎮內隊官斯拉弗司自序

原序

余於一千八百六十九年第一次著書論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與六十六年之戰事俱的確而全第七十與七十一年之戰事尚未的確而書亦未全故此次著書祇能評人皆知之而無可疑之事設譬中尚有訛謬閱者能指示余極願改之然此書並非德法之戰紀而爲德法戰事內兩軍步兵第一次俱用後開門槍所得之見識余爲帶兵官故此書述戰事不及總理列陣官之清楚因總理列陣官能知此處移兵之事與彼處移兵之事有何關係或有當時文報可稽能知某處移兵之事有何關係故余則不能所有的確清楚之戰事惟有本國之軍情而法國在師丹納降之後所有一切軍事法國並未著論故亦無可稽查然交鋒內一切情形惟帶兵官能知之更詳而總理列陣院所蓄之書未必論及步兵詳細情形余書詳論之傳佈於人不無裨益又有人講論戰事有聲有色徒娛閱者心目亦非余意且近今戰事甫畢論述各事尚能清楚故脫稿甚速也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十月布國第五十九鎮內隊官斯拉弗司自序

前書第一次印行之後一年之久德法搆兵余書內論後開門槍相攻並依用火器改一切列陣之法較余所料者更早此

次用兵之事可證余言之不謬矣德法兩國一勝一敗所生之變動外又有講究武事者深觀歐洲大國交兵之事預爲揣度其言不足徵法王拿破侖第三所統之兵交戰月餘後潰敗決裂殊出人意料之外後有民團義勇出而與得勝之兵戰數月之久方破之亦出人意料之外也所以德法交戰內所長之識見較大於自古至今一次戰事所長之識見故余論布知余言與一千八百七十年之戰事相合與否且多年之後亦可藉此書而識余之先見也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二月

斯拉弗司自序

卷一
布與交戰論事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

卷二
歐洲各國修改軍法兩軍相敵俱用後開門槍則必重用游兵借用地勢比較攻守之法攻守兩事應用何法爲善

卷三
法人自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後修改軍法列陣線之形或必須攻守處步兵作戰之法攻守當堡用之物操練弁教習之事護衛之事理

卷四
德法兩軍之源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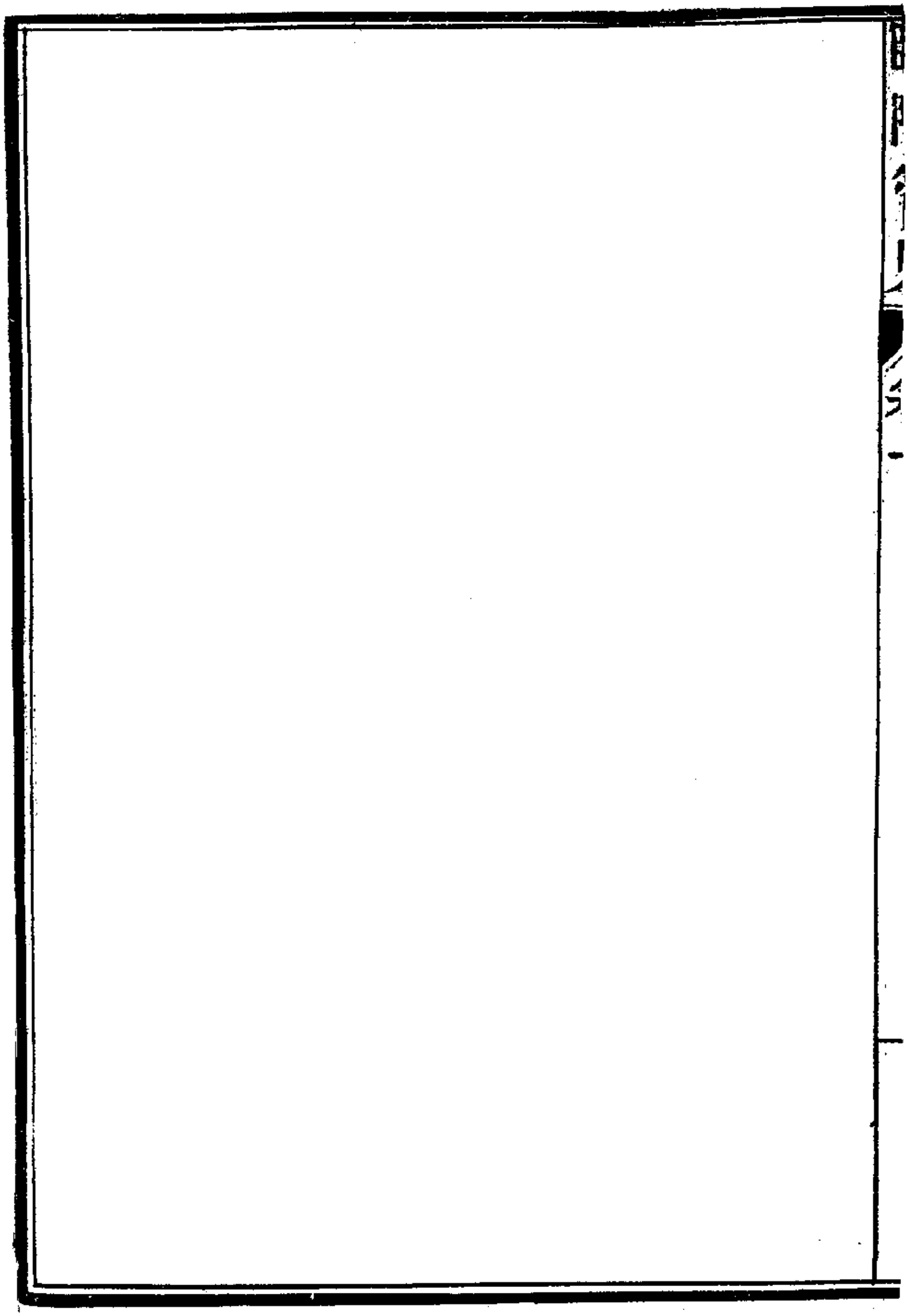
卷五
論分軍之法並德法交戰移兵之大略又招兵之法

卷六
論領兵之事並列陣交鋒之大略

卷七
各種兵列陣之法步兵合用馬兵之事礮兵總論三種論傷亡之人數

卷八
圍巴黎斯與密次兩城之戰事

卷九
領兵列陣之理又比較今昔之戰事並操練步兵之戰法洋槍並擊法之理



布國斯拉弗司操奧交戰論事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

布國 金楷理 口譯
新陽 趙元益 筆述

布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所用列陣之法非爲呆照規條之辦法係由各武官按情形而辦事因此交戰之事自始至終各處雖不同而戰法內顯出數事可謂之布國戰法

布國戰法前鋒與敵人交戰即用重攻之法或速攻敵人緊要之處意欲奪取之或預取之不爲敵人所得前鋒退同至軍體處此事幾無之布國前鋒之意惟知前往而已如不能前往亦能不退故在那黑德斯加力次克尼興何甫吉欽四處幾全是前鋒自主交戰後軍未上前鋒已擊敗奧人

西七月初三日布國親兵第一分軍並第十一分軍之戰事亦是數前鋒大交戰之事

前鋒交戰之事幾全爲步兵因前鋒所有之礮不多惟七月初三日之交戰則不如是

前鋒已交戰後面軍體接上分派數營與前鋒協辦在那黑德等處因其軍體在山中行走數路故軍體內營官近於前鋒者自定主意接應前鋒未有全軍接應者

又前鋒攻敵兵之時軍中尚未派兵接應而前鋒已有包敵陣端之戰法故布國之陣線甚爲單薄而留後以爲接應者兵數不多布國初交鋒時前後之人多故陣線不單薄後因張陣而變單薄各隊自主辦事如與兵用攻法則步兵連放後開門槍敵兵之攻法不成敵兵退同即速追逐之攻其旁或取其緊要之處

布國陣線之單薄因有後開門槍開放甚速與不單薄者同各隊自主辦事或用攻法或因敵之攻法不成急速追逐之意欲不待元帥之令然辦事之時不能而單薄之陣線亦非處處得勝也

布國營官列陣線之形早受元帥之令然軍體程到與人知確守成法惟交鋒之處各官協力辦事凡前鋒已有交鋒則後面接上之軍向敵兵之翼前往初以前鋒遮掩後軍之辦法不令敵人知之如在斯加力次克尼等處因與人俱借立不住而退回

論夫布國之一隊或半營不待號令而辦事因與人俱借地勢或借土堡房屋等護身故不能用多人攻打一處一隊或半營用攻法已足

無論兵之小叢或大叢用攻法打仗布人總有包繞陣端

之意此謂之布國戰法用此包繞之法奧軍立不住而退

問

論奧人列陣之法作行伍用攻法然奧人辦錯一事因欲以行伍用攻法應先用礮彈擊破敵兵之陣而後用攻法奧人未爲之似此能成攻法者甚少且傷亡之人甚多

兩國相敵之馬軍惟有一羣之多大概交鋒內之馬軍俱爲小叢而隨分羣之步兵

兩國相敵之礮軍初時布國之礮較少而奧國用多礮聚在一處此爲布國之大難事

凡欲用攻法之時先用礮以開步兵之路此事布國之人幾忘之然奧國所用之礮其法尚不足因奧人用行伍之攻法應多用礮待礮擊破敵之陣線即以步兵之行伍進攻

此乃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交戰之總論其各種兵列陣之法如左

一論步兵

進攻之時按地勢略有不同然大概分派每隊或每半營兵又游兵內之官設法不令游兵多放槍第一次與敵交鋒之兵常有此弊而布國之官常能令游兵定準放槍

當游兵放槍時後面陣線緩緩前行有游兵若干人更近於敵兵借地勢而放槍在後之兵遇地勢既便在游兵放槍時即前往敵兵之陣端無論攻陣面必先放多槍擊散敵兵之陣線而後進攻

此事已就即用攻法游兵在前而在後之兵相離不遠照布國章程游兵應與行伍相間而此次戰事不能定依章程

列陣之法前陣大約以一隊或半營作一行列後陣以一營作雙隊之行列惟布國之第五軍內前陣後陣俱以半營作一行列布國此種行列不成者不多有之因重積大而行速也

布國之攻法可謂得擊法成行列法並用之妙處有時因地勢之故或爲兵之疲乏則行列不能速行得大重積惟依鼓手定遲速而用急速小步如是者攻法亦成

布國所用每營分隊之行列或半營之行列此事便於以攻法改守法或以守法改攻法若更大則不靈便

如奧人見布國之攻兵前往亦前往迎之則布國前陣之隊立定急速放槍或一隊同時放槍擊前莊之奧兵意欲

得擊法之妙處如在斯加力次布國第五十八鎮與第七鎮之每半營立定急速放槍抵禦奧國之兵一鞏而得擊法之妙處

布國步兵用守法之時不論本日之戰事用攻法或用守法則用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已定之章程陣線俱入游兵內全作游兵急速放槍亦得擊法之妙處

觀布奧一切之戰事大概初放槍時相距三百步愈近則擊法之益處愈大大約三百步之遠爲最便之相距放槍太遠則無益處奧兵之行列用攻法前往大約爲擊法而不成傷亡三分之一而退回脫牢脫那布軍敗走奧國之行列屢次用攻法擊退布國之兵因布國之擊法甚善奧兵傷亡甚多奧人成行列用攻法與布國陣線相距一百五十步至一百步大約其攻法不成又有數次至五十步而立不住如此近者不多有之

布國步兵先用擊法意欲打亂奧軍之陣線或行列見奧人用攻法布人不肯性急改守爲攻已打亂之後卽改守法爲攻法有時布國之隊行列見奧軍之行列來攻卽向前作游兵此事屢次有之不合於章程然大概按照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所定之章程辦理惟有時急欲進攻全作游兵一千八百七十年布國攻法國時此事甚多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奧兵以擠緊之行列前往而其前面之游兵不多奧國用此種攻法布國游兵處列陣之兵同時放槍擊奧兵擠緊之行列大有害於進攻之兵至一千八百七十年各國俱不願用擠緊之行列想以後更不能行

交鋒屢次有之

凡奧軍之行列用攻法不成而退回卽以後開門槍急速攻之此事大有害於奧人此時不敢前往亦不敢退回故奧兵之投降者多在那黑德斯加力次克尼克來次三處所擒奧兵甚多職是之故奧人之後陣離前陣太遠或一半更近而一半更遠所以前陣之攻法不成後陣不能與前陣協辦此爲奧軍列陣之弊假如奧人列陣依法相距而協攻亦不能得勝因布兵能用後開門槍急放之法布兵操熟放槍之法見奧軍之行列來攻並不畏懼仍急速放槍

論布國於交鋒時明悉放槍之事未嘗臨陣者不可以爲布兵事事合理也有時游兵已足用後面列陣線內之兵向前作游兵此事屢次有之不合於章程然大概按照一

布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用一隊作一行列之法非惟在敵走之時有不便即在得勝之時亦不便因事屬瑣碎統帶之官呼應不靈後改此法即改前陣內一隊或半營作一行列各行列自主辦事後陣內一營在一處辦事即免其難處

步兵攻守當堡之物　布兵大概之意欲攻敵兵之旁攻當堡之物亦用此法凡攻此種地方即先派游兵至堡前二百步相距處列游兵陣線令守堡之兵對敵後布兵之行列繞攻其旁行列未動身時其官出令即速在某處聚會不作別事而攻守堡之兵大半聚於一處故布人名此攻法謂之禮拜堂戰法布國兵部雖未定此攻法之章程而布奧交戰之事內此種攻法幾處處有之凡守鎮市等處之兵大半無有防護之物布國用後開門槍之擊法擊敗此種守兵守兵大半已立不住則房屋內之守兵亦立不定

奧國守當堡用之鎮市其守法不善鎮市內敵兵定過之路應以房屋內之守兵在遠處擊之再鎮市內之守兵應可聚集作行列用攻法擊逐攻之軍與房屋內之守兵協辦

鎮市之界士奧國守兵太少故進攻之軍易破其界其中接應之守兵離界上之兵太遠雖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已有此弊近時尙不能改此弊最顯之處在克尼克來次一日之戰事此處接應之兵非惟有太遠之弊尙有不能合力之弊

此次奧國之兵常有在樹林中交鋒之事如在馬司落尾脫滾立姆斯加力次近處野雞林不羅沒惱威息可等處馬司落尾脫處樹林內戰事時候甚長凡軍在樹林內用攻法打杖能久而不退爲兵精之一據布兵在樹林內所用之法各向林之中心前往樹林邊處用守法之奧軍已敗即依布國兵法立即追逐守兵而至樹林內既至林內布兵用攻法者俱協力辦事如有迷路之兵本軍之兵即與之協辦不問其是否爲一營

查樹林內用後開門槍不及樹林外之妙然他種法之槍在樹林內亦屬不妙然後開門槍裝彈藥甚速究尙有用在馬司落尾脫樹林內布國兵見用擊法無益故用槍頭觸奧人奧人在此處並他處樹林內無有布兵協辦之理

總論布國步兵　布國之游兵有武官帶領其官知借地勢之事又知何時應放槍何時不應放槍至於列陣成行伍用攻法亦不失其時如與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法國攻奧國之事較之則查法布兩國之兵有成事之志然法國

之兵有以兵爲業之意想得軍功以升遷布國之兵有暫爲之意願與國家効力法國之兵武藝嫻熟久歷戎行布國之兵俱能讀書寫字無論才學高下俱欲爲兵其中頗通兵法者與將帥等且兩國內之兵俱有繼前人功業之意此等志願幾可當一半操練之用查布法兩國之官大不相同惟有一事爲同者兩國之官俱欲得武功法國之官有列陣之見識布國之官惟有武學而已此武官不同之故至一千八百七十年德法交戰即顯明之論兩國軍之攻法無論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之法人並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布人俱用攻敵陣端之法兩國移兵之法亦復如是布軍攻不威迷亞之時其軍三面包不威迷亞內之異軍法軍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西六月初繞奧軍之右旁則爲包一翼之法在曼脫別羅馬經脫兩處即專攻敵兵之一翼與斯加力次吉欽不羅沒惱三處相同

論布法兩次用行伍之攻法布與法無異即急速前往有大重積破敵之陣線又未作行伍之前用游兵擊亂敵兵之陣線布人用小行列每一小行列派若干人爲游兵其數不多管易管理法國最小之行列爲一營其中派出若干爲游兵人數太多管難管理又如以全行列改爲游兵布國之小行列爲一隊已難管理何況法國之大行列爲一營乎

如此兩年之戰事與昔年法國大亂時之戰事比較之則近今兩年之戰事多用游兵又此兩年法布兩國步兵俱擊敗奧國步兵其故因用游兵之法勝於奧人

二論馬兵

奧國與布國臨交戰時兩國馬軍俱爲大叢或爲一分軍或爲一軍體此事武官俱以爲有理因拿破侖之末年馬兵無甚大用處因太分散而非大叢也兩國之武官以爲此次馬兵用大叢必成大事與拿破侖所用大馬軍無異惜乎爲此言者忘卻拿破侖大馬軍取仗多於勝仗且拿破侖之得勝仗尙有別故與大馬軍無關拿破侖末年布國之馬軍不用大叢祇隨步兵之分軍此種小叢馬兵亦能辦大事即如一千八百十三年西十月十六日布國馬兵第三鎭在沒克恩甫合用而以攻法定勝仗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戰事馬兵更不便因步兵俱用後開門槍急速開放然他人於此事之前必云馬兵可作大事因步兵以小隊作行列馬兵之重積可衝壞步兵之小隊而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奧兩軍俱無有大叢馬兵辦攻法而克尼克來次有奧國馬兵兩分軍攻布國分鎭而布國之小行列爲一隊追趕在後奧國馬兵追趕在後奧國之大行列爲一營乎

馬軍來攻欲阻截其追逐也若以馬兵小叢攻步兵兩最屢次有之與國所派小叢馬兵攻布國之步兵未有一次成事者可知步兵以一隊作小行伍已可阻禦馬兵之重積在吉欽羅斯白力次兩處布國游兵見奧國之馬兵來攻不成方隊惟搶密其長列已可抵禦馬兵如此一隊作搶密之線能放之槍甚多如一營作方隊能放之槍數不及搶密長列所放之槍數長列內所放之槍成十字相交之線大有害於馬兵本隊左右之隊亦照此式放槍而與受攻之隊協辦因此用攻法之馬兵與布國步兵相距二百五十步至三百步知不能成事而退故可知步兵急速放槍之能力勝於馬兵之重積但布軍之馬兵攻奧國之步兵若其步兵本已散亂則馬兵之攻法屢次成事如在那黑德克尼克來次第十鎮拖皮翹三處俱成布國馬兵不成事之處亦不少即如在克尼克來次有海尼與所帶之馬兵未成由此可知用前裝藥之槍未能一定當住馬兵近今各國步兵漸用後開門槍故馬兵之力較之昔時所差甚多布國步兵用後開門槍操練極熟無論何國馬兵俱不能破其陣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在浪恩薩爾察布國步兵已困乏哈諾威之馬兵八勇而馬良不能破布國將亂之方隊故可知能用後開門槍之步兵必能當住馬兵一千八百七十年馬軍來攻欲阻截其追逐也若以馬兵小叢攻步兵兩最屢次有之與國所派小叢馬兵攻布國之步兵未有一次成事者可知步兵以一隊作小行伍已可阻禦馬兵之重積在吉欽羅斯白力次兩處布國游兵見奧國之馬兵來攻不成方隊惟搶密其長列已可抵禦馬兵如此一隊作搶密之線能放之槍甚多如一營作方隊能放之槍數不及搶密長列所放之槍成十字相交之線大有害於馬兵本隊左右之隊亦照此式放槍而與受攻之隊協辦因此用攻法之馬兵與布國步兵相距二百五十步至三百步知不能成事而退故可知步兵急速放槍之能力勝於馬兵之重積但布軍之馬兵攻奧國之步兵若其步兵本已散亂則馬兵之攻法屢次成事如在那黑德克尼克來次第十鎮拖皮翹三處俱成布國馬兵不成事之處亦不少即如在克尼克來次有海尼與所帶之馬兵未成由此可知用前裝藥之槍未能一定當住馬兵近今各國步兵漸用後開門槍故馬兵之力較之昔時所差甚多布國步兵用後開門槍操練極熟無論何國馬兵俱不能破其陣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在浪恩薩爾察布國步兵已困乏哈諾威之馬兵八勇而馬良不能破布國將亂之方隊故可知能用後開門槍之步兵必能當住馬兵

一千八百七十年德國馬兵屢次破法國步兵之陣線此事並非與上理不合因法軍用後開門之槍尚未操熟故也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馬兵相攻之事較之馬兵攻步兵之事更多然觀兩國所用之馬兵以人數而論其所辦之事不足與別種兵相比顧兩軍之馬兵俱有膽略凡有相攻之事兩不相避而必交鋒如有人已見一次則知兩軍之馬兵膽大而交鋒得勝之後無有大益因行列不整而傷亡者多不能追趕在後也除克尼克來次之外馬兵大叢交鋒只有兩次一爲威息可一爲拖皮翹其餘馬兵交鋒之事最多至三四隊在克尼克來次奧國馬兵兩分軍布國馬兵八鎮其交鋒之事不在同時內又交鋒之後奧國馬兵退回布國馬兵不能追趕由此可見馬兵之交鋒雖勝無益

論馬兵所辦之事除前面偵探與護衛及前鋒內辦事外別無他事在奧國有馬兵兩分軍一阿爾彩姆帶之一和爾司但帶之此兩分軍在軍首之處其餘馬兵到克尼克來次戰事已畢未見敵兵且軍首處之馬兵兩分軍祇見敵兵之來攻未能阻禦惟在那黑德和爾司但所帶之分軍若干隊尚能辦事布國之馬兵其大軍並哈而脫曼所

帶之一分軍待至克尼克來次之戰事未攻敵兵哈而脫曼之分軍在後未辦事大軍之馬兵祇有若干鎮辦事克尼克來次所有之馬兵未辦事者共有十八鎮可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與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相同馬兵人數雖多而辦事甚少在克尼克來次西七月初三日晚間據奧人言阿爾彩姆能辦事攔住布軍右翼攻奧國還兵之事人數不多故以為此分軍辦事有力然有多破與馬兵協辦奧人不可忘之且布軍右翼追趕還兵之事人數不多除後開門槍有害於馬兵外所用之開花彈大有害於馬兵亂其陣線較之步兵更甚因此馬兵在陣線後更遠處躲避開花彈不能得好機會而用攻法即知有機會因路遠不及而事機已失克尼克來次交鋒於初三日晚間奧兵已敗而還同布國馬兵追趕在後奧軍以礮聲退之初四初五兩日派哈而脫曼之馬兵追逐奧軍此兩日內屢次有奧布之馬兵交鋒

在施皮翹之布國馬兵一分軍協辦事而得勝大為有益不論步兵與礮兵俱擊破之然此處非兩大軍列陣交鋒之所祇為前鋒相敵之處可見馬兵之辦事不在大軍之內也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戰事馬兵不至敵軍之旁與背其故或因馬兵不盡其力又有因地勢之故不能用馬兵凡在敵國內用兵令馬兵至敵軍之旁與背非易事也小隊步兵借地勢之便利亦可阻禦馬軍如馬兵眾多徐徐打敗步兵則敵軍已改易其旁與背事機已失即如西六月二十八日有海尼興所帶馬兵一鎮不能破吉欽因其內有獵兵一隊也

由此可見布奧兩國講求用馬兵不甚能辦事即能辦事亦與人數不符若云定勝敗布國馬兵隨從步兵分軍者尚能協辦所以從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見識以後不必用獨立馬軍或馬分軍因無論兩大軍列陣交鋒之處或自主攻敵軍旁背之事俱不能為之昔時塞德力交取登兩游軍所帶之馬兵能辦大事尚堪記憶近時仍欲拘守成見以馬兵辦大事猶夫生死而肉白骨也其然豈其然乎

三論礮兵

相敵之軍俱有來復礮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第一次有之若論後開門槍布有而奧無見識未全論及來復礮則兩國俱用見識可全奧國之來復礮前裝藥此事所差無多或言布國後裝藥之礮準於奧國前裝藥之礮而奧國全用來復礮布國尚有舊式之礮有

此故可算相平奧國之礮在交鋒之始已有多尊大約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戰事所得之見識而用之奧國大旨用守法故能猝辦多礮或用攻法之時如在那黑德脫牢脫那地勢甚使故易用多礮布國前鋒內所用之礮不多其一切之礮俱在前鋒後軍體內後時方至由此見識而知前鋒內應有多礮不必處前鋒之礮太多或前鋒失利而礮爲敵人所得盡失去礮位乃步兵失其所守非礮兵之恥如在前鋒內用礮更多則敵兵之陣線更遠用礮愈少則敵兵之陣線更近如欲評論布國之礮並非礮兵與他種兵協辦之事也

兩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所用之礮甚多接應之礮其不靈動所未嫻熟者礮兵與步兵於協辦之理未合布國亦有此弊即如在克尼克來次布國有多礮在一處而各行之礮官其自主辦事頗能協力

如將礮與步兵所辦之事比較之即知來復礮在未交戰之前人俱以爲軍器中之最妙者及戰方知來復礮不得大力奧國祇有礮而無步兵協辦即不能當布國攻法之步兵此攻法之步兵離奧軍之礮尚遠傷亡者雖多其礮已不能抵禦布國步兵漸近後門槍彈能及之其礮即立不住由此可見有後開門槍礮力即減又近時之來復礮所用洋鐵管彈無有昔時之猛利如可想得更妙於洋鐵管彈之法總不及一線游兵急速放後開門槍打仗時得此見識尚有多人講武事者以爲相離不遠礮能當住步兵此等人可謂不能自用其見識即如有一等人仍欲用大叢馬兵辦事無異余以爲礮與步兵相距已近總立不住此理後當詳論之茲論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戰事所得用礮之見識有三開列於左

一相距已近步兵與礮相較礮之能力不及前時若相距遠因來復礮更遠更準故比前時更能得力

二現需許多礮聚在一處意可在遠處攔阻敵兵之陣線其遠約二千步可見用礮之法與用馬兵之法相反

三前鋒必須多備礮而接應之多礮必在前鋒後軍首之處如此便於即用之

武進孫鳴鳳校字

布國斯拉弗司撰　布國　金楷理　口譯
歐洲各國修改軍法　新陽　趙元益　筆述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與德意志列國交戰之後歐洲各國即設法照布國章程修改軍法即以人人當兵爲新法之根基如此即得多兵而打仗之時可補其缺又須選聰明而棄愚策他國亦選聰顋子弟操習兵法無事則歸有事則出又仿布國之法改用後開門槍並改其操法一千八百七十年德法交戰法國已改從布國之法此事在一百年內已爲第一次第一次後數十年有法國之大亂拿破侖第一初立人人當兵之章程又立游兵之法並行伍之攻法此三法布國效法國之法而重修之近今法國學布國重修之法從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至七十年各國俱試用布國之法惟法國之試用更能盡力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得勝之基大半在後開門槍惟用此槍倘有一種操法布國能用之他國亦欲得之然布奧交戰時惟布國有後開門槍奧國無之若兩軍俱有後開門槍其事如何辦法人俱不敢言即言之未必能合理因未有見識也所以各國修改軍法其事甚遲余論修改之法如左

兩軍相敵俱用後開門槍　新式之洋槍即後開門者必應有兩種便利之處一拋物線應近於平應能及遠又彈不可過重二裝藥彈應速

法國軍內不多時全用後開門槍即用煞氏廠所造之槍有以上所言之益尚有數不便之事一後開門之法不緊密附麗之零件易壞又火藥氣到零件內成渣滓則不靈活煞氏廠槍勝於布國之針槍而其所差之數小於後開門與前裝藥之差數

定以後兩軍俱用後開門槍之戰法定知兩面所放之槍更急槍彈所成之微驗更大故須觀應用何法而得最大之益處今時之擊法有三一游兵之擊法二擠緊兵之急擊法三同刻按號令之擊法

游兵之擊法初用前裝藥來復槍時其擊法已比昔日舊槍更爲緊要故游兵定不減少尚應加之其故現在敵兵亦用後開門槍我欲免敵兵猛擊法害我擠近之兵我之游兵加多意可令游兵自能獨立交鋒待一機會後面陣線內擠近之兵可上來又現在用後開門槍更應借地勢以護身因游兵多用此法故以後必多用游兵

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布國定章用游兵不可過定額敵國

用前裝藥之槍此章程尙屬有理因布國用後開門槍之游兵其擊法已勝於用前裝藥槍之兵今則兩軍俱用後開門槍擊法相平故須急添游兵令我之擊法勝於敵人之擊法不然敵兵用此法則我軍失利若多用游兵非惟可擊敵之游兵尙可擊敵人陣線內擠近之兵因游兵借地勢護身可近於敵兵如此游兵多而我軍行伍之攻法較便若我軍用守法欲定準擊行伍攻法之兵或游兵則我之游兵更不可少上言之理著名武學家與余同意

游兵既多當用何法管此散漫無紀之兵余意如左

我國之兵詳細操練游兵之戰法除此之外更須操練各游兵在一處辦事意可在交戰時聽武官之號令操練此事最爲緊要此因散開之游兵應學照方向前行不可紛亂如用游兵多而棄去原定之方向漸相近則入擠於一處不易管理漸相離則有空處故須預定前往之向照此行動而後面陣線內之兵跟其本隊前面之游兵此種操練最爲緊要

若前面之游兵改其前往之向卽常有後面陣線內擠緊之兵相合或相離之難處布國講究操練游兵之事甚精顧常有游兵之陣線不整齊將來更須加多游兵則其陣亦不易故一隊作行伍此事易爲一營作行伍此語觀以後一千八百七十年之事卽知其無差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之小行伍勝於奧國之大行伍此可爲以後之定理小行列定準而急速放槍或依令而同時定準放槍大行列則不

能爲此事

比較攻守之法　布奧交戰時奧軍用攻法未成傷亡者多故人俱言遇後開門槍之敵兵宜用守法如欲用攻法必先將敵兵陣線擊亂令其立不住見我將用攻法則已逃避若不能擊亂敵兵陣線則必移兵繞陣端逼敵兵離其列陣處然余意奧國所用攻法不爲善法又奧國非惟無後開門槍尙用次等前裝藥之槍又作此論者俱看後開門槍爲新奇之事而忘卻奧國行伍借地勢用攻法屢有得勝之事又已重視守法卽更輕視攻法此等人之意移兵用攻法列陣用守法逼敵兵來攻而我得便宜此事前亦有之然交戰之學問內不能以此爲準凡移兵用攻法則列陣亦漸用攻法不然則如束縛其全軍如果有此理則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定用之如我軍借地勢以避敵人之彈而以槍擊其陣線令亂使敵人走散卽棄鼓舞兵心之妙處如用移兵之法或繞陣端令敵兵離其列陣處此事我兵不多尙可爲之如兵多則無此地勢可避游兵緩緩前往人敵者尙難得護身之地勢何況多兵而至敵之陣端乎又繞敵軍之旁意欲逼其離列陣處或繞至其陣背令其後路有危險此各事無甚大用因不能定勝敗也以後戰事總須交鋒而一用攻法一用守法用攻法者雖有後開門槍而守軍能借地勢以護身急速放槍令攻軍傷亡者多攻軍行動時不能放槍此爲攻軍之難處然事雖如此總須鼓舞我兵用攻法得勝不論有無用攻法令我軍得勝以後戰事亦用攻法得勝不論有無後開門槍與來復礮俱必如此

前已言有人視守法過重故余必查考用守法之軍有新式火器其利便較之昔時所用舊式火器多寡如何其論如左

守軍總以擊法爲要若能多放彈而彈之拋物線近於平準頭無差則守法較之昔時更能第攻法之軍初亦可用擊法若敵人派兵接應游兵或游兵後之陣線至我槍彈能及之處卽可擊之則攻軍之益處與守軍等又我進攻之兵漸近敵兵之陣線而無地勢護身俱可伏地並用擊法如此則攻兵之益處又與守兵等此伏地之法因有多兵放槍尙比守兵更便宜

上言人以守法爲重後又有相反之人以攻法爲重而視守法爲輕此亦不合於理因守軍定在一處而攻軍必行動守兵大約能知攻兵相距若干可改準望牌放槍而行至敵之陣前時用舊式之槍爲便而攻法之軍宜修改攻法則能相平攻法內有一

事爲要，卽依著名武學家卜蘭特云，凡軍中所用攻法，卽減少兵丁傷亡之法，此意應合兵丁明悉，不可棄之。

論攻守兩事應用何法爲善　自後有交戰之事，必游兵多而行伍小。一千八百七十年與七十一年德法之戰，卽照此法。攻法中分三箇緊要之法，一攻法之軍面平行而攻守法之軍面，二破敵軍之陣線，三包陣端之法。若攻軍之兵多，卽可用第一法。若兵不多，卽不可用第一法，因我陣線一切之兵同時交鋒，此事與近時之陣法不合，至於第二法攻破敵軍之陣線，卽爲拿破侖第一常用之法，然今用來復礮更能及遠，而後開門之來復槍較前更準更遠更多，守軍必先張陣於此，欲破陣線之行伍，大爲不便，又所用之小行伍易以守法改爲攻法而包攻軍之行伍，亦屬不便，左右與前俱有槍彈急速來攻，論及第三法包陣端爲守軍不便之事，昔時已有此見識，然用此法須度量時候，不可太早，亦不可太遲，欲辦包法，須不令敵人早知攻陣端，此理武人俱知之，不必贅言，惟有數事，尙須論之如左。

用守法之軍，必欲護其軍之陣端，而派多人往陣端之處，然初交鋒時，不能作此事，恐陣線中處太單薄，須待陣線已列陣而已交鋒若干時之後，再可派人接應陣端，惟初派至陣端之兵，未必定得極好之地勢，可以護身，故守軍陣端人雖多，未必定有地勢護身之益，此時攻敵兵陣端之處，於攻法爲便，然不可呆辦此事，因呆辦則敵人必早知而防之，用攻法之將，須觀此處一切情形而辦事，大約以後尙須用第二法，破敵之陣線，惟當其時，派若干人以攻敵兵之陣端，守軍從陣線中間派兵至陣端以防其事，後卽在其陣線單薄處攻破之。

近有人言，應用斜級陣最便於攻法，不論人之多寡，俱可爲之，然斜級陣之名，著於布王菲哩特之時，而菲哩特之斜級陣，爲向敵陣端前往之法，非爲攻法前往到某處改爲接連之陣線，此接連之陣線，卽攻敵兵之陣端，凡用斜級陣前往而後攻陣端之法，須操練極熟之軍，方可辦事，又必須平地無擱阻之物，而用守法之軍，呆立不動者，方可用之近今之戰事，俱借地勢爲要，難得用此法，因其列陣成線之形，不可棄去，斜對陣端之法，若借地勢，常亂其形。一千八百七十年用斜級陣，不依菲哩特之法。

有時爲地勢之故，斜級陣之一級，先到守兵處，後來之級不及接應，而前級後級之攻法，分散不成立，斜級有時行動自然，初交鋒時，不能作此事，恐陣線中處太單薄，須待陣線已列陣而已交鋒若干時之後，再可派人接應陣端，惟初攻法，如爲一大軍，不爲善法，然斜級之意，亦不可去之，斜級有二式，一爲偏斜級，一爲正斜級，偏斜級之說

爲後陣或第二陣向旁而隨前陣或第一陣其意攻敵之陣端或防敵攻我之陣端交戰時一隊或一營或二羣或數羣成偏斜級爲常有之事然不可謂大軍列陣之法正斜級之說卽爲前面之兵與後略在旁之兵同一方向前往向打仗之處前往之大軍分爲此種級數取其便耳若用以進攻而交鋒不甚有之講究斜級陣爲攻法之八祇取偏斜級而不用正斜級爲要因從本處前往守軍之處時用攻法之軍必以速行爲要故攻兵須急速前往若攻兵已倦愈長則傷亡之人愈多故攻兵須急速前往若攻兵已倦或爲下隰或爲種植之地等處須以急速小步前往故以後操練須習急步或急速小步因此故兵身宜輕攜物宜少然如此輕身而無碍於急步者不甚有之故交鋒之前除槍與藥彈之外俱不能攜帶此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交戰之事大約俱用此法

攻軍之前鋒到敵兵列陣之所則隨前鋒之各隊卽宜開放前鋒步兵各隊作一行伍而敢守軍列陣線前面當堡用之物卽屯兵於堡內此事已成不必再與敵軍步兵交鋒可待後面之軍體接上當軍體上時前鋒之官俱詳細偵探敵兵之陣線前面之地勢陣端保護之物敵兵之人數馬兵步兵礮兵之多寡均須探得其大略近時戰事中之攻法比昔時更須謹愼故窺探之事分外宜詳攻軍之將帥宜知攻敵軍之某處因攻法若不成卽有後開門槍與來復礮傷亡之人更多前鋒後軍體之首尾前行必須借地勢而列陣以免來復礮之擊又必須在後開門槍彈不及處而列陣線當軍體列陣時攻軍之礮漸加多更加多礮擊守法之軍近今所用之攻法爲地勢之故難用攻陣端之法必用攻陣面之法論及馬兵列於兩翼之後又有若干馬兵列於後陣中間之後

步兵之前陣依隊作行伍將帥已知守法之敵兵所占之地人數不少卽每營內分派兩隊爲游兵已定游兵之後其人卽急速前往離敵兵三百步或二百五十步之處此前往時不必放槍既到彼處卽借地勢以護身若無地勢可借卽伏於地面管隊之官或分隊之官已知離敵若干遠卽令其游兵定望牌而擊某處如此定妥之後游兵卽待官之吹號而放槍

或言游兵宜在更遠處放槍以攻守軍余以爲不然如上所言之遠守軍借地勢護身已難命中況遠至六百步至七百步乎且放槍而不傷人非惟無益於我而且有害於我因能令敵輕我也又游兵之人多如從遠處前往則停止之處太多亦爲不便不如從近處徑往敵兵陣線處爲

姑且用攻法之時，其擊法宜猝攻而有多彈擊敵兵陣線之一處若散而遲緩則爲無益，又如從遠處放槍空費藥彈而交鋒時難補其所缺者，凡用攻法之軍，必須急速定勝敗不可遲緩。

游兵安排已定，卽須常放槍而定準頭若無號令，不必急速放槍，又須預爲教習，見敵兵陣線內有接應之兵至其游兵之所，卽用槍擊其接應之兵而本軍陣線內之兵至不改爲游兵意欲成斜級陣而護游兵之陣端（兩隊並非定用兩隊依本處陣線內人數多少而定）

前陣已近於游兵或全改爲游兵，則後陣離游兵三百步之遠，卽離守軍之游兵約六百步之遠，其行列用半營爲一行列，更早亦可，又後陣必在陣端之處各派半營在前陣之後作斜級陣護前陣之兩端（余意在陣端之處作斜級陣其一爲前陣在游兵陣端之後作斜級陣其二爲後陣在前陣陣端之後作斜級陣人言余意不應用斜級然此斜級祇爲護陣端而設非爲攻法而用也）

用攻法之將軍，未用攻法時，必須詳知敵兵之陣線應在某處用攻法，此須決定，不可游移，未用攻法時，必須假作欲攻敵兵之陣端，敵兵已移兵護其陣端，則陣線自然單薄，攻時已到，其行列向敵攻陣線之一處，若在圓界之兩

兵衝出，改守爲攻，若爲地勢不便，游兵不能分叢更近於敵兵而免其傷亡太多之弊，則不必勉強爲之，且守法之軍，大約特用此種地勢，令我游兵不能近有此情形，卽須放多槍擊亂敵兵陣線之一處而急速攻之，設可借地勢則以陣線內之兵接上而改爲游兵急速放槍更妙，惟前陣兩端之後在陣線後旁二百五十步之處，應各有兩隊不改爲游兵意欲成斜級陣而護游兵之陣端（兩隊並非定用兩隊依本處陣線內人數多少而定）

前陣已近於游兵或全改爲游兵，則後陣離游兵三百步之遠，卽離守軍之游兵約六百步之遠，其行列用半營爲一行列，更早亦可，又後陣必在陣端之處各派半營在前陣之後作斜級陣護前陣之兩端（余意在陣端之處作斜級陣其一爲前陣在游兵陣端之後作斜級陣其二爲後陣在前陣陣端之後作斜級陣人言余意不應用斜級然此斜級祇爲護陣端而設非爲攻法而用也）

用攻法之將軍，未用攻法時，必須詳知敵兵之陣線應在某處用攻法，此須決定，不可游移，未用攻法時，必須假作欲攻敵兵之陣端，敵兵已移兵護其陣端，則陣線自然單薄，攻時已到，其行列向敵攻陣線之一處，若在圓界之兩處而行至圓心，

兵

此漸近之法布軍內認眞操習，然不可謂操熟之後，近於敵兵，則傷亡之人可少，設傷亡之人過多，則不必爲，如管游兵一叢之官，知傷亡之人已多，不能辦事，亦不必爲，或前往無益處，亦不必爲，因傷亡之人已多，而立不住，恐敵

若攻時之前我兵已到與敵兵相距約一百五十步之處則我用攻法之兵卽可急速前往敵兵處倘不能如是之近而有二百五十步或三百步之遠又無地勢可借則初起之行路爲次等之速後改爲急速因以急速行三百步一百五十步遠之處卽急速行走之令忽然不放槍

攻法之行列到離敵兵一百五十步遠之處卽急速前往而平時須詳加操練吹喇叭急速行走之令忽然不放槍當前行時不可離向中心之方向惟護陣端之斜級陣祇向前往以免守軍兩翼向內輸動輸動者一端定而不孩若時辰表之兩針而包攻軍之患此事布人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屢次用之大有害於攻法之奧軍到敵兵陣線時則用槍頭觸人此事有一理須教習兵丁凡用攻法之兵攻有後開門槍之守兵攻法不成而退者退卽必亡不如有進無退爲善也

攻法俱向中心其重積必大而隊官須謹愼以免本隊與他隊有碍此種攻法則上所言引路之紅旗大有用處

凡如此前往攻敵之陣線則我游兵在行伍之前已近敵兵則可從前面走開而至行伍分隔之間若敵陣線內之兵成行伍而以守法改爲攻法則我之游兵用盡放槍之力擊敵之行伍敵兵旣如此辦法我兵之行列改爲守法急速放槍擊敵之行伍近時戰事攻法忽改爲守法忽改爲攻法爲常有之事昔時不多有之故行列應能速改張陣而放槍而張陣應能速改爲行伍而放槍

若我之攻法已成而敵兵已走則前陣當在敵兵原列陣之處不可過於前往祇須急速放槍擊敵兵令其傷亡者多然敵兵亦知退卽必亡因此未必肯退而立定大約俱用槍頭彼此相觸此爲昔時所未有者可謂近時之新情形攻法之兵未必盡在相觸之內其餘宜伏地急速放槍以擊退回之兵此所言者卽游兵並前陣

當是時後陣之行伍亦上依余意敵兵所放之槍大約擊游兵與前陣故後陣內傷亡者必少後陣之面或更大可再攻前陣已破之處或向左右行意可攻敵兵之陣端或翼此事須察地勢並情形而定守法之敵軍不論前陣敗之或後陣敗之其追逐之事須後陣主之若觀敵軍實已立不住則用本分軍相隨之馬兵追之此事觀後卷

若攻法之軍有接應之軍此軍應用於何處其章程難定

六前時所定之法不甚相遠惟因現用來復礮其彈更遠故須離後陣更遠以免來復礮之彈前陣並後陣已到敵兵列陣處而破之則接應之兵宜速上到其放槍能及破敵之處意可攔阻敵人接應之軍攻我已得勝之兵論夫受敵礮之害行動之時我兵須向旁行如此則免其害立定之時常須改其立定處此事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八常爲之頗有益處

論攻礮之時我兵從六七百步之遠擊之已能壞其礮如可擊礮行之陣端更妙初用攻法時即擊礮上之兵或拉礮之馬已如此即不其礮而擊護礮之步兵此事布八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頗得見識取奧軍之礮甚多且此事以後大約仍照六十六年之辦法無有更變以後若有更好之洋鐵管彈或子母彈或須改攻礮之法

上論近時兩相敵之軍俱有後開門槍係攻軍之法其守軍之法論之如左

論地之形勢尚未更改此爲天生者然用地勢須想陣線前面無遮掩之處比前時更遠因彈力更大也此事布國於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已立章程守法之軍最便於列陣者即不甚陡之高山或高平地內有凹處亦妙因守軍內可避其列陣線之步兵在克尼克來次之戰事奧國中軍列陣處有此情形

任爲一種地勢守軍必須以大半之破移至陣線內不可在後面當接應之用意可從遠處擊進攻之敵兵在其礮之前面地勢合式即派游兵並步兵之隊所作行伍至礮之前面專爲護礮之用

步兵之前陣半爲游兵半爲以隊作行伍守其應守之處後陣以半營爲行伍離前陣後面二百五十步至三百步前陣之隊行伍必近於游兵意欲在敵用攻法時接應游兵即全改爲游兵

在地勢不能護身之處即早作濠溝護游兵之身其濠溝可用淺者因兵伏地放後開門槍不必用深濠溝以護身也

跟從分軍或輜之馬兵立於後陣之後三百步之處意可便於出攻敵之用攻而未成之兵

論夫接應之兵若在離敵之礮二千步以內則不可常立於敵兵能見之處

若無天成之好地勢護本軍之陣端則必須在前陣後之端派兵列斜線陣而護其陣端

用守法之將領列陣於某處而守之不可過早必須派總理列陣之官（此職有武學者隨從馬兵細探敵兵前往

之情形而論應其主意欲行某路欲往某處然後列陣守之

論步游兵並步兵放槍之擊法須待號令與攻軍之理無異設見用攻法之敵兵忽在相近處即不必待令可急速放槍若敵兵從遠處放槍在三百步之外者即不必還擊因守法之兵所借之地勢護身必不便於用攻法者所以從遠於三百步之處擊我未必有傷於我設見攻軍陣線之行伍雖遠於三百步即令極好鎗手擊其行伍但必知相距若干爲要而管游兵之官必須謹防游兵各人俱放槍

用後開門槍之意並非欲放之久而令交鋒之兩軍用盡其力惟取其可以急速忽放多槍擊亂敵兵之陣線而以守法改爲攻法明此理者即可勝遠處多放槍之敵兵

上言攻法之兵須從近處放槍此辦法於防守之軍更爲緊要除有別種要事外必照此法而行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敵布國之軍雖無後開門槍亦可知此理因布國用守法之時從近處擊用攻法之奧人必打亂其行列而奧兵傷亡者多又前不用來復槍時若不從遠處放而從七十步或一百步遠之處擊攻法之行列即有大害於攻法之前時七十步或一百步遠之事若後開門之來復槍更有此益處然所用後開門之來復槍雖在三百步之外尚有近於平之拋物線亦不必更遠而放之故必須教習兵丁不可遠放槍大約近者必可中遠者未必能中不必想從遠處放槍以傷敵兵若游兵並前陣內接應之兵忽然放槍而猝然傷亡敵兵甚多即搖動其攻法而此事必從近處辦之愈近則益處愈大若準頭定之低即祇有左右之差而無上下之差用擊法時必以此理爲準如是之近可不改其望牌若從遠處放槍而不能當住敵兵則須屢次改其望牌亦爲費事而交鋒時恐兵丁忘卻改望牌敵兵已近而尚未改其原定之望牌則彈從其頭上飛過敵愈近則其彈愈不準

從近處急速放槍忽然傷亡攻法之敵兵即令其畏懼此事比傷亡多而從緩者更妙

若攻法之游兵照上言之法辦事而離守兵三百步遠之處則守兵見攻兵如是相距必須放槍意欲於游兵未放槍時令傷亡者已不少用攻法之游兵放槍擊我我兵安心定準還擊之若心可不亂則守法之軍必得大益

管游兵之官常須理會兩陣線中間之地敵兵攻法之陣線漸近我之游兵官見其漸上尚未借地勢以護身即令

游兵急速放槍攻陣線內之兵惟護守軍陣端處之兵初時不必放槍意欲待敵兵更近而後忽然加放多槍使其畏懼

攻法之兵已出大力用擊法則守軍前陣之兵更近於本軍之游兵或全入游兵陣線內改爲游兵攻法之兵擊守軍某處最重者即知其大約在此處用攻法然須謹愼移兵不可太早恐其假也攻法之兵已急速攻守軍則守軍忽然急速放槍攻其行列而護陣端之兵速向前行從旁急速放槍攻其行列則令攻軍之難處更多如此急速放槍待攻軍之行列離我三十步則我兵衝出改守爲攻如太早則失其擊法之益處若敵兵能破守軍之陣線則後陣半營作行列者即同刻依令放槍數次之後用行列之攻法以攻敵兵此事亦如從圜界而至圜心又須速辦以免攻兵之後陣上來接應此同刻放槍之行列前後有四人故後陣半營之行列已可早爲列陣（一千八百七十年刻依令放槍不甚能用之此理觀第七卷第九頁之後余觀守軍同）

若攻軍已立不住即急速放槍攻退同之兵而後陣以後之馬兵可馳逐而追趕之

攻法不成而退同則爲近時難辦之事向來布算攻法不成而退同不準急速退兵近時須急速而行意欲行至三百步之外以避敵軍之彈然急速走同須依令而辦不可自主故此事在閒暇時亦宜時常操習若游兵已到三百步遠之處即須伏地意可急速放槍以免敵兵之擊法重傷退同之行列

行列已退同令其急速再轉過頭仍用攻法向在列陣交鋒之理內言此不爲妙法第一次守法能成大約第二次守法更能成更難敗之

上所論者攻法守法之要理茲再略言之如左

攻法之要者有五　一行列用小者而多用游兵　二前往宜快應急速行走　三要用多槍專擊敵兵陣線之某處　四須從圜周至中心即在欲攻之處聚會攻之　五必須用斜級陣護其陣端

守法之要者有五　一前陣俱改游兵多放槍　二前陣端之後用斜級陣護之　三後陣近於前陣　四用擊法待敵兵極近以擊法改爲攻法　五用張陣之法急速放槍而不必成行列依令同刻放槍

攻守兩法公用之要理有二　一不可從遠處放槍必從近處放槍　二以攻法改爲守法或以守法改爲攻法宜急速而靈便

上所論步兵攻法守法余於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商定後

於一千八百七十年德法交戰時大概照此辦事除上所言步數遠近外於他事雖又得一千八百七十年之見識俱以爲不差此步數之遠近因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布國馬兵尙用舊式後開門槍近時新式之槍雖更遠而更準尙不能違余所言之理卽宜相近而放槍

馬兵　前卷論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事已提及馬兵不必多贅馬兵列陣交鋒之法有二箇要理拿破侖時已得之近時非惟不可去此理尙須更依此理而辦事其一乘步兵陣線散亂之機會而用攻法其二馬兵與他種兵協辦

近今總須多增與分軍相隨之馬兵無論用攻法或守法在後陣以後數百步之遠列陣或數隊在一處馬兵所應攻者爲已擊亂之步兵此事有機會若不立卽用之卽有變動近時之槍礮更能及遠馬兵必避後更遠故應早知用馬兵之機會否則馬兵從遠處而來機會已失因此必須令後陣以後之馬兵官派至步兵之陣線內意可得號令而用其力故步兵一鎭爲最善之法如此卽可得協辦之妙處

用馬兵者並非定欲攻敵兵亦可使馬兵假用攻法令敵兵聚更近而欲當之我步兵可乘此機會用擊法以攻擠

近之敵兵假如在那黑德布國馬兵第八鎭之辦法與國步兵之行列從樹林中衝出到通惱以思達脫之大路若與步兵於此時有後開門槍則布國馬兵不能打散其行列祇可令其暫時聚會而立定馬兵如此用攻法或眞或假俱在陣端處攻之不然卽與我兵放槍有得此事不必用大叢馬兵惟以分隊辦之已可然此種馬隊大半失去所得能償所失而有餘如此辦法用守法者更便因其擊法更能害攻法之兵

今時派馬礮隨馬兵協辦不能如前時之有益昔時用馬礮至近於敵步兵列陣之所已到該處卽放許多洋鐵管彈打散步兵之陣線已如此卽以馬兵攻之今時用此辦法則其礮放一二彈之後步兵之槍已擊壞其礮故必須從遠處用開花彈擊亂敵人步兵之陣線陣線已擊亂馬兵從遠處急速進攻已亂之陣線

若敵人之馬兵欲攻我之步兵或移動似欲攻我之步兵則我以馬兵攻馬兵除此之外馬兵攻馬兵無用處前已言之

敵兵已敗之後而我以馬兵追趕此事甚難前已言之惟次日退回之兵在路上成首尾者則宜令馬兵用全力馳逐之若我之馬兵可令其護後之兵列陣相拒則躭誤其

退兵之事甚妙又可在考路中前行似欲攻其旁亦爲耽誤其退兵之法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挑選良馬與膽大之兵辦此事頗爲得力又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屢次派馬兵毀壞敵兵運糧之汽車路辦此各事不可定用大叢馬兵如到一敵兵防守之路不論此處有四隊或十二隊馬兵俱不能過去到一能辦事之處不必多人亦能辦之故不必用大叢馬兵如可操習馬兵到辦事時可下馬辦事此種兵頗緊要應可用之（按一千八百七十年與七十一年之德事余改此主意）第七卷第二十二頁與第二十三頁如可用乘車之步兵尚是更妙然車非能常得者又車有步兵乘之首尾必長若用騎馬之步兵即每步兵一分軍得如此騎馬步兵一隊其槍用後開門之馬槍而稍改變之

前鋒前面一切偵探並護衛之事尚照舊法爲馬兵所辦之事而更多用之論此事者云護衛之事日間用馬兵夜間用步兵然余意如地勢與馬兵無有不便處夜間用輕馬兵辦此事之馬兵應如何預備其軍火器如何立即裝馬鞍扣帶等器此非余分內之事須馬兵官自己料理之

用大叢馬兵以破敵兵之陣線近時之人不敢作此想或言大叢馬兵尚可用以假攻敵兵之旁或背惟不可用以破陣線然用假攻而敵人不多用步兵亦可以當住大叢馬兵其餘之兵尚是徐徐退回以後馬兵必用小叢爲便

破兵

近今所用之破比昔時之破更能及遠然擊一相近之處不及昔時舊式之破由此可知用破之法須在相距遠處交戰能擊若干遠方有益處此事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得其見識而得此見識之破官俱言過於二千五百步之遠無甚大益故昔人言四千步至五千步之遠陸路行動之破可得其力者近時無人信之擊如是之遠不能定準無論何種天氣不能一定可恃故以後預備攻法或用守法須從二千步至三千步之遠起擊或攻或守之

敵兵

凡用攻之軍必先用破擊亂敵兵之陣線預備進攻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恃後開門槍而與國無之所以不待有破已擊亂敵兵陣線近時各國俱有後開門槍故必先用破擊亂敵兵陣線近時用攻法較從前爲難故預備攻法之事俱不可棄之其法內最緊要者有多破在遠近適中之處開放不停若用破在各處分散擊之即不惟不成大事尚有害於已因敵兵第一次交戰尚有畏懼見我之破無大用則不畏懼設如破彈多而密如雨點則敵兵之陣線無可逃避必亂無疑故應於初交鋒時即多用破辦

此事又防守之軍其前陣內已早有礮故我用攻法必得在前陣內早用礮以敵之

布國在初交鋒時可用之礮必修改章程則在初交鋒可得多礮依余意前鋒內應多用礮此與前鋒人數多寡有相關假如前鋒之步兵爲一羣即相隨之礮十八尊尚不謂多而後面軍體內之礮應近於軍首則易上論前鋒所帶之礮三行或四行必在前鋒首營之後而軍體之礮應在軍首之內假如照此而行遇敵兵則前鋒之礮有數隊步兵護之按地勢情形列陣放礮以擊敵兵陣線之後礮不必多移動若在交鋒處便用馬兵即可派前鋒之馬兵護列陣之礮後已交鋒管礮之大員移動其礮不必分散宜一起進攻自須偵探在某處列礮爲便礮列陣線不可過長後依主將所定之意擊欲攻之處

於一千八百七十年德法交戰之事德國之礮照此辦法即如在活爾脫師丹兩處的確如此又在克拉別而脫奴阿思肥爾並七十一年內屬次如此雖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各人論礮之意不同而布國管礮之大員自有主意不從他人之紛論故一千八百七十年大獲勝仗

若用多礮忽然聚於一處擊敵兵之陣線此非易事若成此事即有大益此見識得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交戰

近時戰事內定勝敗者屬於步兵故攻軍之礮專擊其步兵不必擊其礮今步兵用後開門槍攻敵之礮敵即立不住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交戰之事者即明此理以後兩軍俱用後開門槍此用礮之事亦不改變然事雖如此並非以後礮不能用攻法祇須在較遠處用攻法不可如舊法之在近處此遠處總在七百步之外從此七百餘步之遠應用洋鐵管彈或開花彈或子母彈此爲製造家之專門此書不必言之

礮立不住之說亦不可拘泥假如敵人步兵已近於我亦不須將礮上扣加屜此事須依用礮之情形而定恐用守法時常有不可移開之事

近時之礮有步兵擊壞之危險故應分外設法另派兵護其礮列陣交鋒內護礮之法無論步兵馬兵皆應詳細考究而操練之護礮之兵多用步兵而步兵多派之故因敵之步兵已到我之礮行內我之步兵尚可禦之馬兵則不能也所派護礮步兵臨交鋒時身上之重物宜去之以便易於隨礮而行

用守法之軍所用之多礮大半在前陣內後面接應等礮無須加多守法之軍見攻軍初起開礮即用本軍之礮還擊其礮此事守軍爲之甚易早知各處相距若干易於定

準後見攻軍之步兵前進卽以礮擊其步兵又守軍之礮早列於一處故擾從之兵能多而左右陣端亦已妥當可從近處擊攻法之步兵雖有失礮之險尙須一路擊攻法之步兵設護礮之兵或相近陣線內之步兵尙未散亂則礮大約能立住而無失去之險

礮應如此立定昔時布將白立斌而已言及之曾於一千八百十五年西七月初二日下一示云查西六月十六並十八兩日之戰事布國之數行礮未嘗盡力辦事因看錯三事一以爲敵兵之彈擊着我礮之彈卽我亦應放礮中與不中不問二以爲應多擊敵兵之礮三以爲有失礮之險卽應躲避因此看錯之事失去礮之妙用甚多爲此訓戒之事亦有三一六磅彈子之礮不可離敵兵一千步之遠初起放礮十二磅彈子之礮不可離敵兵二千一百步之遠初起放礮二擊應多擊敵兵之行列除我欲攻敵兵陣線某處之外不可擊敵人之礮若我所攻之處敵人有礮護之卽必以礮擊其礮三凡礮行見敵之步兵來攻在二百五十步之外上扣加星退回卽須查其故而罰之若敵兵有好槍手游兵已近而我此處無有護礮之兵雖在一百五十步之外亦可退回若一行礮之辦事好雖以後失去礮算有功若退回太早雖免失礮之險卽爲無用之兵　白立歇而之言今時尙可用之祇須改第一條內所言之步數改爲一千二百步至二千步第三條內有一百五十步之說改爲三百步

步兵用後開門槍則不能用大行列以成攻法如此則礮在三百步與七百步之間不能攻後開門槍之步兵惟可較近於敵馬兵處用洋鐵管彈擊其馬兵然近於馬兵卽有步兵卽仍有上言之難處近時並以後之戰事各種兵必須協辦故馬兵必有步兵相助而礮安能如是之近乎

借用地勢　自古至今地勢與戰事有關係前一百年列陣之法呆笨故地勢與勝敗之關係不及近時之大彼時取一樹林或取一村莊之事不甚理會故攻軍必用一平地或擇一無攔阻之處而守法之軍借地勢以護身令攻軍不便進攻而守軍另造土壘等物以護本軍之陣線一百餘年前法國之波旁朝在西班牙欲立波旁朝之人爲西班牙王所出之戰事俱造極長土城長數十里因此能散兵力不爲甚妙故在布王菲哩特時與奧大戰攻長土壘而造暫用之礮臺等以防備而王菲哩特之攻法用攻法者亦借地勢意欲進兵本軍列陣之法或行動之法如在明陸思布克布之馬兵在小山尚後往或在來屯菲哩特之全軍在小山之前在有險

故前百餘年所用地勢出而不備因其軍法異於之故
後在法國大亂時修改交戰之法亦多
用地勢軍法愈修則射擊之益多因軍火器漸精兵之
操練漸熟又用游兵之事亦借地勢近則用後開門槍分
外要借地勢一面得急擊而準之益處一面避敵兵急擊
而準之難處敵兵彈之抛物線愈近於平則我須用盡地
勢之妙處以避其彈然用盡地勢之事應在無事時操練
極熟否則難敵後開門槍即應能盡力放槍而從擊法可
借地勢之一事究屬若何即應能盡力放槍而從擊法可
速改爲衝法若不能盡力用擊法之地勢或前面有遮掩
之物此種地勢雖可借第一地勢而再前行再
一更好之處若欲操練其兵從初借一地勢而再前行再
借地勢等此事須用各種地勢以操兵不然則不明用地
勢前往之攻法此前往之法爲當今步兵攻法中之最緊
要者守法之軍辦事不能自主此事須各
人自操練後用一小隊合操練又用數隊相合操練如是
加多又須教習各兵私行不令敵人能知之法一人既能
則可令各人并合而操

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布國所定之章程曰所借地勢之前
面應得一無遮掩之處以得放槍之益又地勢應濶以便
列陣內多三百邁當中較後之面地勢高處有長斜坡屬
阿樹林或村莊等不論何有遮蔽之物則宜築之當年所
立之章程亦借地勢近則用後開門槍分
槍今時既用後開門槍此章程尚可用之
或言觀此章程村莊樹林以後不能用而非也爲此言者
村內或樹林邊內之兵不能詳細定準擊敵兵亦不而若
然多人放槍又敵兵已破樹林之邊或村莊則非惟守法
無益尚有難處然論第一事必須在村莊之邊或村莊之
邊全作遊兵如此則可多放槍論第一事所有之難處應
以能守村莊樹林之邊爲要不使敵兵能入
若樹林村莊等物守之合法自有益處守之不合法自然
無益樹林村莊等物爲護身之處與他種地勢同且有時
除樹林村莊之外無他地勢可借
若兩軍交戰之人不多而專守一處之村莊此事可行設
兩軍之人數多即除村莊之外另有守之處此種村莊
或可當護陣端之用如情形不合即可在陣線內護之假
如陣線內有所守之村莊而敵兵在村莊左右逐我之兵
則未必不能守如村內之守兵尚有守志我兵退回而未
敗則未必棄此村莊村內之守兵總須用擊法或他法而
攻敵兵如此情形似乎欲繞我之陣端而預防之其逐退

我兵之敵兵已逐村莊左右兵之後必欲攻村莊內之兵如此則其事方成凡此種攻村莊之兵有多不便因其兵不能合爲一體而辦事於一千八百七十年有波而射伯賽逸並各村莊如不攻破之則勝敗不定此俱爲不易之事

陣線前面之村莊樹林等當保用之物於攻軍不便於守軍有益向來如此近時更甚因近時之攻法以速成爲妙費時愈久則傷亡之人愈多若前面無有天成或人造之當堡用之物卽必須造之顧此種物必在守軍槍彈能及處之內如此則於攻軍大爲不便當今各國俱設法令步兵能速造濠溝土壘等物守軍必須用護身之物以免攻軍之擊法太重（丹國於數年中試令每一步兵帶一鏟習練造護身之物）此種濠溝大爲有益必須速成設守軍有暇卽可令工程兵開導步兵用鋤鏟等物作濠溝設或一營之地勢不佳而已不及招工程兵雖令步兵多帶作土功之器非惟無益而有害最妙之法不令步兵帶此等物件卽在近處居民借鋤鏟等物令步兵作之又有法可令步兵用斧鏟等合用之器以代其所佩之刀此事在第八卷第二十八頁至第三十三頁詳細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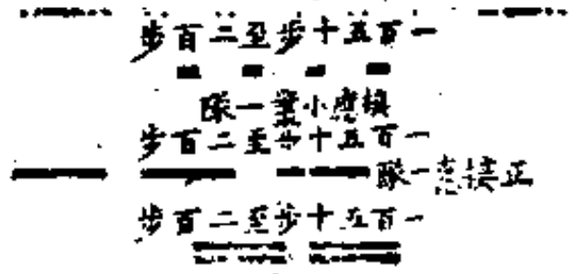
用濠溝等事不可視之過重美國南北交戰時造堡與濠溝等頗爲着重此等事大約不甚靈便必借堅實之地勢以護身不可謂精兵有一種軍常有此等習氣我布國之軍無此習氣因多用攻法也言時相傳至今莫之或改此說並非濠溝不可用能不令兵專恃濠溝而交戰無濠溝卽不能立定或言欲用攻法先用濠溝而後從濠溝街出以攻敵兵余以爲此法所傷亡之兵較之急速前行之兵更多如夜間作濠溝以免敵兵擊我此爲攻城之事而不合於陸路交戰急速以定勝敗之情形所最要者兵心定而手有力如無此兩種好處卽有濠溝不過棄之而已。

布國斯拉弗司撰　布國　金楷理　口譯
新陽　趙元益　筆述

法人自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後修改軍法布奧戰事已畢法國在兩年內試用操法並軍火器等至六十九年方定操練之章程而試驗之時有三意一攻用後開門槍之力　二操習步兵用盡槍力應用何種陣法　三用盡槍力應用何種攻法　一操習步兵用盡後開門槍之力　三用盡槍力應用何種陣法

昔時布國多年無事故各國以法國爲重而效其軍法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後法人學布國之法而修改其軍法法國兵部之意以爲用後開門槍則守兵强於攻兵故想攻軍之法應用何種爲便其意多用游兵爲一法又不攻敵兵之陣面而設法攻敵之陣端若不能免攻敵之陣面即專攻敵之陣線內最高處兵部訓戒有言游兵並前陣前往張陣之營應借地勢游兵急速放槍而張陣之營依令同刻放槍擊敵兵之陣線陣線已亂後陣用攻法以破敵兵法國之兵向來用營槍頭觸法故必用之然辦此事太早即有死亡之險

法國營盤內分外用意操練在用攻之時不要向前亂走以免前時常有之弊脫魯虛等人記錄前時法國交戰之事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在意大里與奧國交戰法國用攻法之行伍向前亂走似星散之游兵拿破侖第三知此事屢次下令不能免此弊故近時修改軍法之時分外操練行伍之法以免前時之弊



論夫法國之游兵法國用布國之法前面分爲數叢操練依令同刻放槍其意每營用三分之一爲游兵之接應兵在游兵之後另有小叢爲游兵之接應兵即爲前陣之後再有正接應之兵即爲後陣其形如圖觀此兵其後面即爲後陣其營爲情形法國亦依布國之法分其營爲隊自辦其隊尚不能如布國之準各隊自辦其事

論夫守法法國於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定意以張陣之法爲守法凡以守法改爲攻法即張陣而前往此事之辦法在後數卷詳言之又法國之意其擊法依號令同刻放槍較之自主放槍爲妙論夫獵兵用在後陣後面爲接應之兵以便專辦一事此意以爲依布國之軍法而布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已改此法

法國兵部之訓條內言今不論用守法或攻法必須比從

前離敵更遠而放槍故游兵與前陣接應之兵相距更遠攻法之事與余前卷所論者不同因其意不用攻法而專用擊法打亂敵人陣線之後後陣接上用攻法此事不妙因用攻法者其攻法爲忽然之事令守軍畏懼而逃後陣上來其時稍久非忽然之事且法國之後陣接上如不能借地勢大約敵兵能見之急速放槍其事恐不能成布國之兵其前陣與游兵可以急速前衝以攻敵兵法國之兵不如布國兵之精故兵部必令後陣專辦其事

法國之營行伍在游兵後六百邁當（一邁當等於英寸三九三七一）而照余上卷所言之法前陣之隊行伍離游兵最多三百步或稍近一百五十步至二百步依余意一百五十步至二百邁當（一邁當等於英寸三九三七一）而照步之遠前陣已可立住不懼過受敵軍游兵之害又如此相距敵兵攻我游兵則前陣足以上來接應（此事於一千八百七十年所得之見識略有不合處故後將改之）

法國之游兵離接應之游兵太遠游兵若前往敵兵可攔阻而接應之游兵尚未能至也有大見識者其意亦同近時用後開門槍各國之人以爲極大之事法國之人亦有此意又法人以爲可從遠處擊用攻法之兵余前已言其無用論夫擊法之事法國修改軍法料其不妥布軍用後開門槍先得若干見識而後用盡其妙處或問法國何以不用布奧交戰所得之見識而辦事答曰用他人所得之見識而辦事總不能成法國人之性情不易學用後開門槍之擊法布國已多年細操緩緩定準而放槍大約我兵之擊法勝於法人之擊法（親一千八百七十年之戰事卻此言不錯）論法國兵部所須用馬兵之訓條凡立定未亂之步兵馬兵切不可攻之又云以後馬兵用處不及昔時之多因軍火器改換新式也兵部雖有此訓法國馬兵之法尚照布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事用大叢馬兵訓條內又云用小叢馬兵忽然往攻敵兵之糾端此事與余言相合又云馬兵須在接應游兵之後前陣行伍之前即與游兵相距三百邁當至四百邁當處立定意可乘一機會而攻敵兵之陣線余以爲此處太近於敵國之游兵恐不能照此意辦事又云要接應之馬兵同刻大叢合辦以攻法定勝敗此語與上訓不合有自相矛楯之意大約此語不過爲動聽之言因法國內有昔時用舊法之馬兵官尚信拿破侖第一之法故兵部特加此語以慰之又兵部之意欲馬兵至敵國內傷殘敵國之軍旁如美國南北交戰司拖懷脫成與國不辦之故或因不威迷亞邦內多山地之故美國司拖懷脫之事能成半因地勢相合半因步兵不精美國所辦之情形與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亦有此意而未

之步兵不能與歐洲任一國之步兵相比兵部訓條內又有馬兵與礮兵協辦而攻敵人步兵之說余以為此法不而不用分軍布國與法國分軍體為若干分軍論夫馬兵每分軍有一二鎮馬兵其餘馬兵為軍體內之馬兵論夫合因礮從近處攻敵之步兵事不能成上已詳言之不必疑矣若礮從遠處擊亂步兵之陣線而後用馬兵往攻當馬兵去時已敗之步兵如再列陣則馬兵不能攻之

論夫用礮法國兵部訓條內不甚詳細言之法國握大權之官有言不必多用礮。

細觀一千八百六十九年訓條內之語法人雖用多法以免軍內所有之弊尚有許多不能辦之事惟有一事之見識不錯即多用游兵法國相傳之言有武藝者能用游兵彼時不過依此言而辦查明年所有之事知法國兵部修改之軍法不過紙上空談而已並未砭入兵丁之骨裏也

列陣線之形

凡列陣線之形必須與近時交鋒之法相合又必與分軍之法相合如交鋒時或移兵時所有與張陣或行伍等有碍而欲改者即為列陣線之不合然列陣線不可處處相同須依主意情形不同而改列陣線之形故須設法期與分軍之法張陣行伍之法無碍

自拿破侖第一之時起歐洲各國用軍體之法若本國之全軍本不大者即分開全軍為數分軍各自辦事布國除軍體之外亦有自主辦事之分軍與國分軍體為若干羣馬兵兩鎮而分軍之官任意用之其步兵每羣得若干馬兵俱可作主或留在一處作一叢亦可大約分派與步兵二每一軍體之官有馬兵一鎮並礮一行

三以後不再用馬分軍或馬軍體

四分軍相隨之礮多而接應之礮少

於一千八百七十年德法交戰之事用此辦法馬兵之法有幾分不同此事在後數卷論之此時所用馬兵之法大不相同總不用大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所用馬兵之法大不相同總不用大叢馬兵亦不用馬軍體一千八百七十年之戰事德國觀馬兵有大用處然尚多四分之一此事亦在後論之如以後再能重用馬兵與否尚不能定或者更須減少耳

或言以數軍體合為一大軍在一處辦事時另要相隨之

礮軍爲接應之礮依此辦法有一妙處卽以一礮軍之官管理多礮然如此多礮大軍前往時相隨之事頗難所以若多有礮以歸軍體爲便如隨軍體之礮則大軍之官尙可令軍體之官并合辦事拿破侖第一無有大軍接應之礮亦知在後之礮無用依余意各軍體之礮在一處辦事有各官管理以合辦爲要

步兵尙照舊分派布國之軍自白立歇而之時起不論軍體或分軍或更小之叢自主辦事者俱分前鋒大叢接應三種以爲如此方合於交鋒之事論夫前鋒可獨立辦事而待大叢接上者各種兵俱有之布國前鋒無有定章人之多寡依情形而定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各軍體內之前鋒大小不同若數軍體由相近之數路而前往每一軍體祇有一前鋒若數軍體相離較遠而前往則每一分軍內有一前鋒又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所用之法有常用某號兵爲前鋒此事有益因統領前鋒之官能知本號兵之情形他軍體內過數日卽換易前鋒內之人號亦不同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戰事前鋒交戰之事多傷亡之人亦多故調他號之兵得交鋒之榮耀前鋒遇敵兵卽合而交鋒若大叢接上其中同號之兵不必合辦若敵兵退回前鋒仍合而追逐之法國人論此事以爲不妙前鋒之人太少待大叢接上再可交鋒前鋒非同號之兵亦爲不妙法人以爲前鋒之用祇爲遇敵兵不必用攻法須待在後之大叢接上方可攻之此語有理除欲速取一緊要處之外前鋒不可用攻法然布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用此法藉其軍火器之精前鋒用攻法而擊敗奧人設敵人有同等軍火器或較勝之軍火器卽不可用此法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之辦法大叢將至與前鋒協辦此時前鋒可用攻法如早用攻法祇有大叢之首能協辦而大叢之尾不及協辦法人之言實係不差至於不同號之兵合成一體爲不妙余不敢信若因同號而欲相合或亂其陣線或就延其列陣之時又不可令前鋒遇敵兵而退至後陣或第三陣內用此法每多不合能亂軍心依余意旣遇敵兵卽令其列陣所辦之事統領前鋒之官應能知之如可令前鋒在本陣端列斜級陣以護陣端亦爲善法然辦此事無定法恐地勢有不合也

或問前鋒應常用一班兵或應過幾日而換易之否余意度量須換易之因前鋒屢次交鋒必有傷亡之人又除此之外一切偵探之事並護衛之事亦屬前鋒事太煩重故須更論用前鋒人之多寡此事依各處情形地勢不能相同前鋒內如可用同鎭內之人卽必用之布國於一千

八百六十九年之前常用不同號之人此非妙法因其帶領之官不相統屬又如本鎭之兵零碎分派至前鋒內則其在上之官不得同去即不能信從又交鋒時如有散開之事若爲同號之人則相見時易於相招而聚會即號衣上之顏色亦可望而知之反之則難於聚會

昔時前鋒用輕步兵乃特意挑選而專辦其事求其易當其任近時布國不專用輕步兵爲前鋒惟尙用其名目而已布國昔時所用之獵兵因其爲好槍手而心靈者於交鋒內頗覺有益近時此種兵尙有較之他種步兵不甚重要者因今時步兵俱用後開門槍而最要者爲急速之放槍而獵兵本以打獵爲業其人原爲好槍手又其人性聰明能知各種武事故可用之於前鋒內或可派其作偵探等事而操練之時並非各人自行放槍必使其協辦交戰用小行列即一隊爲行列或一隊在一處辦事之游兵爲一叢因此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戰事纔鎭營交鋒之時不能不亂此事非惟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如是即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法奧兩國交戰亦有此弊故有人言此事並不因小行列之故而因兵丁不如前時操之甚熟昔時菲哩特並拿破侖第一所列之陣線如一物在將帥之手內而近今之用小行列若有許多物件在將帥之手內不能齊集故無論用何種軍火器必用前時列陣線之法余以爲不然必須用各小行列最多爲一營應準其自主辦事爲妙如不許之則棄去小行列在一處辦事之妙用蓋一隊在一處若欲依華得路之戰法列陣或在阿而瑪河邊英法合攻俄國之法列陣則棄去一隊爲一行列之妙用蓋一隊在一處辦事之妙因一隊易得地勢以護身可免後開門槍之彈若用更大之叢未必能得地勢又小叢易改守法爲攻法或改攻法爲守法大叢則太呆而遲近今辦事以速爲要可免後開門槍多擊若干時有紛亂之弊尙是最小者故不得不取之拿破侖第一初攻奧布之時此時奧布兩國尙用菲哩特之法拿破侖用游兵之法而奧布失利若近今用新軍火器用大叢在一處辦事之舊法而敵兵用小行列之法則大叢之失利與昔時布置之失利相同論用大行列之語斷非推廣軍事之善法如拿破侖用分軍爲大行列之法似非修改盡善之法而且拿破侖第一在許多大交鋒之地其陣線亦亂而其用兵之數不如近今之多

設照舊規列陣線之軍不能敵小叢而陣線稍亂之兵而小叢能敵照規列陣線之大叢則舊法究有何用故近時講究列陣線祇須令小叢不過亂爲要其法前已屢次提

及之除已言之法外尚須不令大叢內分派之小叢相離
叢而隊官必早受令本大叢須辦何事則大叢內之各隊
官辦其本大叢之事不懼其過亂昔時每羣爲一大叢而
每營爲大叢內之小叢近今羣分爲多隊作小叢而列陣
或分爲數羣營作小叢而列陣今昔同爲一理故近今必
想如何可立多小叢以列陣此事須想法分開步兵以便
辦列陣之事

步兵作叢之法

太平之時已操熟之叢所用之形至打仗時其兵喜用其
熟悉之形而交戰故立操習章程時須想打仗時可用與
否布國於一千八百四十七年所立操習之章程簡便易
明張陣改爲行伍或行伍改爲張陣其事便易此時初用
一隊爲一行列大爲推廣軍法昔時有專當游兵之隊當
年新章程不用此法而步兵改爲一律亦爲妙法因其列
陣線靈動依此意每隊應學習游兵之事雖每隊內第三
分隊作爲上等之兵即欲其作游兵而各隊一律操游兵
之事一千八百十二年所定之章程內游兵一分隊歸一
隊官管之已看重游兵之事此年所定之章程至一千八
百四十七年定隊爲行列即知不能用因前時以一營爲
一叢此時以一隊爲一叢故用第三分隊爲游兵所定之

章程雖有隊在一處辦事之語而兵丁尚未熟悉一切列陣之意尚不能棄一營爲一叢之章程至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所得之見識兵必須散作游兵而交戰方明一隊作一行列之用處一營爲一叢其法尚可用即如前後列陣或左右列陣之時俱可惟在交鋒時宜散開辦事照此辦法隊官不宜在陣線之內必須在隊之前以察地勢此章程尚未改交戰之時隊官祇可不依章程而辦事凡打仗時有此辦法太平時應先定章程可惜自古至今章程難改昔時照某章程能辦成大事近時尚宜照章行事此與法國兵部所定之訓條相同猶夫造新屋而不肯棄舊料也論夫法國作叢之形與布國相同若我軍欲求勝於法國則宜將不合於新法作叢之形棄之此事在布國難辦因布軍三分之二現告假在籍如欲改章程即必調告假之兵重加操練費用必大此爲改章之難處依余意布國應改章程其事有六開列於左此爲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所作而一千八百七十年

布國所定之章程與此甚大差請者可自對之無

一步兵張陣前後兩人且其兵身從本隊右陣端起到左陣端止依次而漸低

二每隊分爲三箇分隊

三每營有一旗旗之右有第一隊旗之左有第三隊本營之第一隊在右陣端第四隊在左陣端營官在隊之前面立定操習之時立在隊之後此事列陣之法如圖

四凡一營作雙隊之行列即第一並第四並第二並第三之各分隊前後作行列而第一並第四之各分隊在一處且如此作雙隊之行列即第一並第四之隊官引其隊至應在之方位惟此種雙隊之行列或爲行路或爲移兵而設非爲交鋒時之行列

五交鋒時之行列即爲隊行列或爲半營之行列

六論夫方隊之法一營作方隊即照舊章或半營或隊作方隊即照隊之章程爲擠緊之亂方隊

依余意行列前後祇用兩人不必用三人因三人不便之事較多故用兩人爲妙或言前後用三人爲便因同數之兵張陣時所占之地較少且前後三人在路上行動時所有之首尾較短此言不錯顧交鋒之時前後祇有兩人或言前後有三人則操練時較便此語亦不錯然交鋒之時前後祇有兩人故操練時亦不用三人之操法而不必以交鋒之事與操練之事分而辦之今時之要事求擊法有大力而用三人則有一人不能用擊法豈非無用乎

前第四條一營作雙隊之行列不爲交鋒之行列因前後之人太多如有礮彈擊之則傷亡之人亦必多又交鋒時有放礮槍之大聲營官號令兵丁未必能聞之且近時戰事以靈便而神速爲要雙隊之行列太笨不能速辦其事惟前往之時尚可用已列陣而未交鋒後陣亦可用若已交鋒後陣須改半營之行列論夫半營靈便而辦事可速易於張陣易作行列而無論張陣或作行列營官之號令人人能聞之然半營之行列不可用於前陣內宜用隊行列

論夫隊行列即爲交戰緊要之行列布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除第五軍體用半營爲行列外其餘各軍體俱用隊行列爲交鋒之行列此隊行列一分隊張陣其餘兩分隊在其後故此行列前後有六人易於張陣而放槍易於斂縮而用衝法此分隊又分爲兩箇半分隊則易以半分隊作一叢游兵

論夫方隊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步兵張陣時已能當住奧國馬兵攻游兵已能當之事雖如此不可言以後方隊不可用若馬兵攻游兵之陣端即必須擠緊而作方隊惟操練此事時不要令步兵視馬兵太重恐其見馬兵一隊來攻立即作方隊也布國章程作方隊之法有三一營方隊一隊方隊一亂方隊二千八百六十六年屢次有營作亂方隊余見辦事甚速足以當奧國馬兵之攻法且作亂方隊較之作正方隊更易近時布國操兵時先操熟一隊之操法後以四隊合爲一營而操熟一營之操法一隊作方隊之法已熟合爲一營而作一方隊其情形不同操練之時常見有兵丁不明此事故宜操練亂方隊爲妙

又一切無用之操練俱宜去之現在兵丁學習多事故無暇學習無用之操法布國軍機處於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三月十九日發出之章程將一切無用之操法俱棄而不用

士所論者爲營與隊以下論羣

一羣列陣而用攻法或守法此事前第二卷內已詳言之茲論歸羣內各營之隊如何作行列凡羣之前陣俱用隊行列故必須說明一羣之隊行列其操法如何凡羣在一種地勢內或行動或交鋒其隊雖歸羣內而不可棄自主辦事之意或言後陣內每羣之各營分列爲前後左右四隊余以爲前陣可如此而前陣之前半兩隊作游兵後陣則不能如是全羣之後陣內分爲二十四行列則太多而難管又後陣尚不到交鋒處不必如此列陣又前陣已破敵軍之陣線則後陣須速上協辦半營作行列可以辦事

而不畏傷亡之人太多半營作行列之重積大於一隊作行列之重積須用大重積爲妙隊行列於進攻之時難免其亂前已言之若後陣內作隊行列則更有不整齊之弊如看情形後陣定須用隊行列則以半營分爲兩隊自辦其事甚便惟不可呆守隊行列之法

依余意之攻法畫成一圖其攻法分爲甲乙丙三次圖內之意不是攻陣端之法而爲地勢之故不能攻陣端定攻陣面圖內攻法之兵聚會專攻敵兵陣線之一處甲次爲游兵初用擊法而本羣之兵已漸至游兵之背乙次攻法之游兵近至敵兵之游兵而取敵兵陣線前面當堡之小樹林丙次前陣破敵兵之陣線而後陣立即協辦

洋槍擊法　余前已屢言用擊法以相近爲要與余意相反者與於軍內初用前裝藥來復槍之時然查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在意大里之戰事則知無益余意最遠之擊法以三百五十步爲限此事前已詳論之二十年前所用之槍其彈之拋物線甚曲故從遠處放槍更爲不妙布國用後開門之針槍以三百步爲度更遠則拋物線曲法國之煞氏顛槍拋物線之近於平者更遠於三百步故今拋物線更近於平則在遠處放槍比二十年前拋物線不甚近於平者更爲有理近時之人與五百年前之人無異無論其人用弓箭或用煞氏顛槍兵丁交鋒疲乏或有畏懼或有躁急或爲空氣或爲火藥之煙望不清楚因此各故愈遠愈難命中後開門槍之妙用在乎能急速開放若從遠處放之即棄其力故以從近處放槍爲要如不從近處放槍所生一切之難處觀第七卷第二頁至第五頁可知之

假如從近處放槍毫無疑惑必有八問每一步兵自己急速放槍或每一行列依號令同刻放槍何者爲妙則答曰兩法俱可用依情形而定若同刻放槍定準甚好大約可擊亂敵兵陣線然定準不好而嫌太高必從敵兵陣線上過去又依號令放槍後到第二次放槍必有若干時當此時敵兵又能整齊其陣線若各步兵自己急速放槍大約定準已合而後擊此速放而不停之情形如擊亂敵兵之陣線則敵兵無暇整齊而據奧國兵官所言後開門槍各步兵自主開放則令兵心畏懼又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初時用同刻放槍之法數次之後漸變爲各兵自主放槍似乎長久同刻放槍爲不能行之事不必行之然步兵雖自主放槍究須操熟有停止之號令即能停止此事宜在閒暇時用無彈之槍詳細操之否則恐不能依令而行一箇人操熟定準好而善放槍固妙而大眾同刻依令起放槍同刻依令而止亦宜操熟爲要因各人已善放槍若令同

刻齊放則不能合法假如各人持槍而操練已爲甚熟若令多人同刻作此事則不易熟操練各人持槍之法依令而行已費周章況操練各人放槍之法豈非更屬周章乎擊敗敵兵由放槍而得之非從持槍而得之也除用無彈之藥操練多人依令定準放槍外另須用有彈之藥操練其事惜布國操練之期祇有兩次用有彈之藥也

交鋒之時不甚用吹號爲令此事有理然總有幾箇吹號之令不能少者即如停止放槍以擊法改爲衝法此事兵官應用何器爲妙應詳試之又各隊各半營如欲前往若從圓周至中心而用攻法亦不得少一號令

布國於數十年內講究放槍之善法此事爲人人急速放槍之根基如此定準而命中游兵應能之惟擊亂敵兵之陣線須前陣盡改爲游兵而放槍方能成事而定勝敗之事不在游兵之槍能命中而在陣線之各處俱有槍彈至敵陣雖不能傷人亦令其畏懼故依令急速放槍應須操練爲要

攻守當堡用之物或必須攻守處

一村莊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步兵所用攻村莊之法以後不甚改變遂去村莊左右敵國列陣線之兵即從兩面攻其村莊或攻村莊之一處如村莊左右無有敵兵之陣線亦用此攻法欲攻某處須早傳令游兵並隨後之各隊離村莊最近之隊行列分外多派游兵其游兵漸近村莊之界必須常與界上之敵兵交鋒免其走開而擱住攻法之行列行列之攻法已成應早約一號告知村莊外之兵官或派一差官告知其事

已得攻至某處之記號游兵即急速放槍所擊之處大半在村莊之口若無便當之口即必在村莊之邊不堅固處開其口如籬笆或菜園之圍牆等已開其口即從周圍用攻法衝入村莊內然攻法須照一記號大眾同刻而入且進攻之人須向早約定之處前往即與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所用之法同前已提及之向約定處之兵儘可向之而行兼攻路上所有攔阻之敵兵不必問其旁之守屋或守園之兵如屋內或園內敵兵甚多即另派兵專攻之敵兵大叢必在街道上此等兵已敗則房屋內之兵必投降上所言者未必處處可用祇爲大略之法耳大概之意須滅村莊內大叢之兵其餘之兵不足慮也惟恐攻法之兵有不及大叢兵之處即不能用上法

村莊內之交鋒有何難處村莊內無有列陣之交鋒即爲其難處蓋攻法或守法之兵彼此不多用槍頭之觸法大約眾人皆散守者在屋內攻者在屋外俱借遮蔽之物而

擊法無甚大用。且久不能定勝敗。大約守法或攻法之兵更添人以守之或攻之。則更有人散而難列陣之難處。既有此難處。後開門槍之擊法不及他處之猛利。然不必以爲將來交戰之事。不在村莊。又必知所攻之處。令守兵生事。而令敵人畏懼棄此村莊。依余意欲免此難。宜急速辦畏。卽如守兵從村莊退回之路。用兵取之。卽令其畏懼若村莊內有河分爲兩半。大約有橋。攻兵應取其橋。令守兵不能相通。論夫此種交戰之事。如克尼興何甫阿刷分倍克兩處。取得此種緊要地方。守兵卽欲投降。若破村莊之半。則在村莊外之兵。不必到已取之處。須到未取之處。如不能進。卽繞其旁而用前法。令其畏懼。又已取一半。後又取一半。攻法之兵。先須聚會。不可急欲前往。恐人數不足而取敗也。此理在打仗時。人常違之。

若預備村莊以當堡用時。卽必設法可從放槍之孔內急速放槍而得後開門槍之妙用。在圍牆之內。須設高墩。可用槍自上而擊下。不必用女牆之法。而以造女牆之工程。易爲造墩之工程。則放槍之處可多。（千八百七十年戰事之後。余改此意因）

二樹林　攻樹林之法與攻村莊之法大略相同。然大樹林包之甚難。故料理攻法之處。須謹愼而用攻之。處須擇樹林之凸角。不可用凹角。用攻法之前。必多放礮擊所欲

攻破村莊之兵事已畢。卽令其聚。不令其散。

上論攻村莊之法。下論守法　村莊之守法最要之事。守

造墩之法。放槍之人多。傷亡之人亦多。故以用女牆爲妙。

攻之處與他處欲用後開門槍擊陣線先放礮擊之有同理若樹林不甚密攻法之游兵多可近其邊而放槍擊之若地勢無甚不便則守法游兵用後開門槍可伏地而漸近其邊樹林既不擠密則守法游兵後之陣線不能近其游兵攻法之兵已得一邊即必前往而取對面之邊不可停止今所用之槍在樹林內與昔時舊槍相同攻法之兵宜用力以觸守兵如在濺立姆處之樹林有此事到樹林內一箇空處即得後開門槍之妙用故用攻法者須小心謹防恐守兵在空處立定而放槍又守兵奔散宜在此處用擊法令其傷亡之人更多

樹林內之兵不能不散前陣之行列亦必散開故凡可用行列之處武官即令近處之兵無論其爲同號或否聚成行列

上爲攻樹林之法下論守法　所用守樹林之法其理與守村莊之法同樹林之邊切不可棄去因攻法之兵尚未進樹林則守法之兵便利既入樹林即彼此相等又自外通至樹林之路須想法可用槍礮擊之以防攻法之兵由此路而進樹林內外所用之鹿角不可亂設恐與守兵之擊法有碍或欲以守法改爲攻法亦不便前行

凡攻軍已破樹林之邊而守軍後面接應之兵其力不足以逐去攻兵則守兵必須退回到樹林之空處再借其邊用守法爲妙攻兵即有從空處而過之難處因樹林內之攻守兩下相平故守法之軍應想從邊再得後開門槍之妙用

由此可知須早派兵守樹林內之空處

三必由之路　凡攻必由之路而不能包之或爲過嶺之處不能從山巓之左右下攻之則用攻法之軍難處甚大因必由之路其口必窄如用游兵亦必擠繁而守兵用擊法於擠繁之游兵內則有大害故凡欲攻必由之路口必先用多礮擊其路口邇守兵避之礮列於攻兵之左右擊路口之守兵攻法之兵預備於路口觀守兵已亂即急速進攻無有他法

守必由之路之兵在路口之前或在路之間或在路之後守必由之路觀主意不同辦法即不同

凡守兵欲用必由之路意欲將來改守爲攻則守路口之前守必由之路之間者非處處可用若必由之路之窄處而敵兵之槍礮不能擊其旁即可在間處守之設攻法之兵可擊守兵之旁即不可守路之中間假如爲橋爲隄是也若欲免此事須在橋頭立橋堡方可若窄嶺左右之坡人可走上者則守兵必在此處亦用守法此守法

更强亦可免敵兵借此處而擊我之旁若左右之坡不能派兵守之則必守嶺路之間該處前後用四人前兩人跪後兩人立同刻依令用擊法若無地勢隔斷其路則橫其路而作一隔牆在牆之上面用擊法以守之凡國內有如是之嶺則預造土堡等到交戰時則可用之在最窄之嶺難於用礮恐有碍於步兵之槍擊法而槍之擊法頗爲緊要

論守必由之路之後假如必由之路爲橋或爲隄則照近時軍火器之情形攻法之軍有大難處因其槍與礮順路之線而擊之凡守必由之路之後守法之軍必略向後如從圓周而擊中心即爲路之後亦不可太遠而失前言擊法之妙處如太遠則攻軍之游兵大約借地勢而漸加多至人數既足則用攻法

前數節所論必守必攻之處按近今用後開門槍之情形茲再加論於後令行軍者能得練熟之兵則易辦以上之事

操練並教習之事

凡操練時第一事須知此爲交鋒時所用不是具文無論教習與兵丁必須念及此事所以交鋒時無用之事不必操練身力　此事布國自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定章程辦理非惟操練身力尚須常操彼此相觸之法此事非惟令兵丁之身體更靈便尚能令其力量更大膽更壯此效驗易見之因布國之兵八人如此在初當兵時膽甚怯弱後而他國之兵俱不能及菲哩特用其父所操熟之兵處處得勝然昔時之操練俱爲教場之操練故昔時菲哩特之用兵於地勢不合即不交鋒厥後無論何處俱有交鋒之事近時尚不能不用教場以操兵交鋒之形已熟則令其照地勢操練而變動其交鋒之形臨交戰時則其事已熟前一百年之戰事所用之地與教場無異近時之戰事所用之地與教場大不相同

如不能離教場則相近之處必有地勢可借而操練其兵不必待教場操習之事已熟而後借地勢練習其兵丁此時應操練借地勢以作游兵爲要除此事之外須用假打仗之法而操習其兵而請局外之兵官評其高下以長見識布國多年用此操法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戰事布國之兵勝於奧兵半籍乎此此種操習非惟用一種兵尚須用三種兵而合操之若辦事不妙除評論之人提及外其本分軍之官亦能自知而改之以長見識布國每年秋收之後有一箇半月之合操練即爲屢次擊敗大國之根原操練身力　此事布國自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定章程辦理非惟操練身力尚須常操彼此相觸之法此事非惟令兵丁之身體更靈便尚能令其力量更大膽更壯此效驗易見之因布國之兵八人如此在初當兵時膽甚怯弱後

則日形强壯余常見之又因其人操練身力身更靈便故此種人有上等游兵之妙用然不可視此事太重因此等不可便當游兵尚須操練作游兵之事徒具其攻觸之能力而無所之法而不操練作游兵之法如操練彼此相觸用之

護衛之章程

昔時護衛兵之章程無用之事甚多布國於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俱廢之即如護衛之兵須報細微之事是也又護衛兵之辦事章程太拘者布國亦廢之祇立數叢兵以辦事布國在丹國與國交戰時知新定之章程甚爲妥洽若用兵多大約向敵兵前往即在本軍與敵兵之間有護衛兵之陣線已足若兵數不足而在敵國內自主辦事須用四面護衛之法在丹國之戰事因其地勢似長舌而布國之軍恐丹國之兵由水道上岸襲其後故不用護衛之兵而用馬兵在通海口之大路日夜巡邏如有丹國之兵上岸布人必可知之因敵兵之人數多而可用攻法者必走大路馬兵必可知之如此則免護衛事之煩瑣者如有他故而不用馬兵辦此事則夜間可擠密其兵作營盤而護衛之兵可少營內亦用把守內外可通信息大約辦事已妥並可免交鋒時之困憊若軍體前面有馬兵分軍如一千八百七十年之事則護衛之事由馬兵分軍主之以上之事俱爲列陣交鋒之新情形在美國與德國之戰事多用鐵路與電報則爲移兵之事而不爲列陣交鋒之事故不論之

布國斯拉弗司撰　布國　金楷理　口譯
新陽　趙元益　筆述

德法兩軍之源流

德法兩國之軍於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年交兵此爲二百年內推廣兵法之最講究者

西歷一千六百年之間法王路易十四所有之軍其統兵之將弁及火器等勝於歐洲他國之軍彼時日耳曼（即今之德意志）人之武藝非遠遜於法人特路易十四獨操大國之權而日耳曼分爲列國未能約縱連橫故法國恃其兵力日以吞併爲事將二十五萬人橫行於歐洲後並法國之波旁朝於西班牙爲王路易十四有兵四十萬人法軍人數雖眾而巴郎德不爾厄公（即布國王威宗）並他國之將帥能敵法國人數眾多之軍

一千七百七十年之後法國武功墮壞此時奧國之偶善有偶善所帶布國之兵與之協辦擊敗法軍最強克羅阿蒙蘇比斯兩將所帶無規矩之法軍不能與布國王嚴立章程而除去自法國而來之柔媚風俗如此布國之兵相比因此等軍內紀律嚴明布王菲理有力量法國有相反之事自朝廷以及百姓俱有意憤下振之象兵亦效之菲哩特爲布王時法軍最弱偷瑞克黑辛之兵相比因此等軍內紀律嚴明布王菲理特恃其才武教習其軍布國步兵之擊法能連列陣法甚爲靈便所用斜級陣攻法於勝仗大有相關焉馬兵去爲前導而專用刀與重積以獲勝當時之馬兵大有聲名前後俱反列邦之侵地

不能及歐洲各國大爲驚異而從布國之法修改軍營章程布王自統兵臨陣親王與王子亦然法國則反是觀彼旁朝衰敗之事可知其王與親王俱不理兵事立波旁朝者顯里第四在明萬曆年間自往敵兵內奪取其旗路易十三亦自統兵臨陣路易十四頗重兵事路易十五自一千七百十五年至一千七百七十四年統兵一次至墨玖患病而令德意志兩人代統其軍一爲撒遜之公一爲羅以漚大雨候路易十六未嘗即戎服而兵亦未嘗見王此時法國政事墮壞大亂乘之若大水之淹地亂事既定即有更新之象爲亂之首係法國內大才幹人且布與兩國欲彈壓民主之亂事其主意令法人生畏而使亂首乘此機會令人人當兵如此即有兵可用而拿破侖第一爲法國名將用此兵力而成大器奧國爲法國所敗布國呆守非哩特之舊章與事勢不合亦不能自立菲哩特時歐洲各國借菲哩特之法修改軍法之規模一千八百年之後歐洲各國借用拿破侖之法修改軍法之規模歐洲各國所借用拿破侖之法如左

一用軍體之法軍體自有其後路故無不便之事而移兵妥速一列陣交鋒之時三種兵實係合辦先用礮打亂敵兵陣線之中已亂則以步馬兩種兵協辦而攻之又步兵所用行列之法及游兵之法亦多採取然布國非專用法國軍章之外貌實自具能力所修改之章程有過於法國者拿破侖之法令人人當兵但準民間遞入當兵布國則不然實令人人當兵

歐羅巴各國不堪法國之陵辱羣起而攻之第一次敗之者布國與德意志列邦第二次在華得路敗之者布人與英人法國雖敗不以爲恥因各國合力而謀之也歐洲各國擊敗法國之後重定局面布國雖出大力以敗法國而所沾之利益不及他國心亦不服所用人人當兵之章程雖無事時亦不敢廢且常修改而求復菲哩特之舊人人當兵其期雖較他國人當兵之期短而英兵則較他國之兵更強此因有上等之民在內次等之民亦觀感而興起布國軍內兵官最重者必以讀書人爲之非惟能文亦且能武百姓之規模修其身而爲國家出力俱效法於其官

布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四年與與國會兵攻丹國即駁多年所定之軍法於戰事有合與否查知無錯後兩年有七日之交鋒擊敗奧國歐洲各國俱爲驚異此次戰事雖無多日而兵數甚眾七日內所得之見識較之法國多年在阿爾齊阿並黑海邊哥力米亞之戰事以及中國far大里

暨西哥之戰事，所得之見識更多。

茲先論法軍內所有之積習，夫近今列陣之法，各種兵必能自主辦事，而當游兵之步兵，更應如是。凡欲明某軍用何交鋒之法，須查其軍內之兵，有何習氣。拿破侖廢後，仍有波旁朝，爲法國之王，得位者，路易十八，爲人和平，不能掌握兵權，而接其位者，查里第十，亦不能收拾兵心，而向波旁朝武官與兵有拿破侖傳遺之風俗，亦不能制伏之。一千八百三十年，廢查里第十，而立阿梁朝路易非立爲王，阿梁朝親王頗能理兵事，如威馬爾公若固斐耳公極有規模，惟阿梁朝辦一事極爲昏憒，即提出拿破侖第一所得之武功，令兵民懷思舊主，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法國有亂，而路易非立年老，不敢用軍力以彈壓之，阿梁朝由是而廢，從此時起，法國之軍，無有服上之心，法國各黨各有其軍，拿破侖第三再立爲王，法軍所有之弊，不過粉飾外觀而已。

法軍弊雖未改，而法王屢次得勝，頗有武功，即此顯明其武藝之根基，法國之兵，如在軍內分而論之，頗有交戰之本領，極爲靈便，雖無恆心而能鼓其雄心，若相敵之兵，不退則頓生怠心，又來復礮，法國初用之藉兵之雄心礮之，來復敗俄國於訥力米亞，又敗奧國於意大里，然而論事者言之太過，不知哥力米亞之戰，真有英國士國薩爾的冗亞國之兵協辦，又不知馬經脫之戰事，奧國之失，僥倖成功，拿破侖第三所用軍法，悉依舊章，不改爲民軍，即前時已有之民軍章程，亦屬廢壞，有替人爲兵者，期滿多給以餉，仍令當兵，上等之人，不願出而爲民兵，惟有貧者不得已，自當兵，徒有民軍之名，而無民軍之實法國上等人既出資雇人當兵，日耽逸樂，壯志漸銷，惟農工等人尚有武藝，又上等之人，出爲武官者，亦逐年減少，初時進聖西兒武書院者，每年有二千人，拿破侖之末年，每年進院讀書者，祇有六百人，法國武官，不如布國武官以文武之才爲根本，具韜略者雖有而不多，故甚敬重其武官，然法國之官，在昔時大有雄心，喜立大功，武官於兵事，常如飢渴，欲得功名而升遷，從聖西兒格致書院出身之武官，即易升官，有頭等之考單，即得管理列陣之官之缺，惟已得考單，出書院而升官，尚能進求武學者，其人不多，見所學之理不能用，故見識絕少，其管理列陣之官，與布國者相反，布國之法，先令其當尋常武官數年，而得見識，從其中挑選最有本領者，送入他書院讀書，又考取之，即補列陣官之缺，已爲列陣官，更須學一切武事，法國之情形，至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之後，日漸廢弛，百姓

風俗漸遺於軍內有各種惡習不以爲羞恥於一千八百七十年交戰之時布兵所取法國武官之行李並糧食等知其有驕惰之習無克敵之心昔時菲哩特在陸思白克擊敗法人所得之行李有此情形法國武官早晚常出外取樂而平時所應知操習之兵事不甚理會除常用之營盤輪班嚴緊操習外其餘兵丁不甚勤加操練一千八百五十五年擊敗俄國五十九年又擊敗奧國所得之聲名藉此以爲高枕無憂惟其兵之銳氣他國之兵幾不能當之法國中尚有數黨不願拿破侖爲王其一欲立波旁朝此三黨人不願國其一欲立阿巨朝又其一欲立民主之拿破侖有上等之軍故設法壞軍內之章程

或言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之後法國中有一俗語在蘇傅以諾得勝仗者兵爲將軍其意該處得勝不在乎領兵官之武學而在乎兵有打仗之本領此語一出更令兵輕視其在上之人法國武官有若干人不從武事書院出身而從行伍出身此等人兵必輕視之而尋常之兵視其武官照章程辦理稱爲刻薄之人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營內前往交鋒之處屢次聞兵呼曷潑留脫此即有品級者前往領路臨陣之時兵丁令武官向前辦應爲之事大失體統

法國武官不理兵事且不嚴辦軍內要務徒取快樂而已

或其官非書院出身而爲行伍出身兵亦輕視之故有兵與官不合之事除此之外又有新聞紙謠惑兵丁之心內言欲立民主之國君臣民爲一體不必官爲在上之人軍內亦照此辦法兵丁不知而信其言以爲事在必行於是視官更輕法軍無規矩之事有可考者如法官稟上官之稿內載第七軍體於一千八百七十年時有一日天氣極熱敵兵甚遠行一日之程法兵一鎮棄去大口袋八百箇並洋槍七百桿兵臥於官道旁溝內而譬其本軍之官此爲其無規矩之確據又法軍更不靈便其軍在阿非利加北邊阿爾齊阿與回人打仗即在卡倫處呆守輪班多年此呆守之法在法國內亦用之此事於歐羅巴移兵之理不合故軍不靈便又法兵攜帶帳篷足住兩人一人先帶若干路又一人再帶若干路此棄去拿破侖第一所立之良規兵丁不用帳篷在路上住宿惟燒一堆柴火而已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與交戰之事如青天霹靂震動法國無武學之軍忽知布國所辦之事爲法國所未嘗辦者故想法以補其不足法人本自以爲能當布國在克尼克來次擊敗奧人之時法人亦以爲恥其官告知兵民云布國已吞哈諾威黑辛加習利等德意志列邦即將侵吞法國兵信此語而民亦從之故思保護本國有自主之權非

惟欲進攻布國而搆兵同於拿破侖第一之辦法尚欲取布國來因河左邊之地以爲出國又觀布國之勝奧國俱藉後開門槍布國所有營兵滿之兵所謂關士韋爾者即二十九歲以上之兵不能交戰且在薩士侯地方不威迷亞邦內關士韋爾兩兵擊敗奧國之兵法人不明其故

凡書中誇獎法國之言法人即信以爲眞而不問及他事故不知布國於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所改軍法之章程此與自君至民一體如是及兩國既下戰書法軍大望得勝而與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奧國之辦法相同即視布國太輕惟聞各處軍民大呼至伯靈而已法國之輕視布國余不能知其故觀法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後已照布國之法修改軍法何其辦事之不合符如言語之不連屬法國上等之官亦有此習氣法國將軍脫魯虛於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著書評論法軍不合之事然第言軍法之不妙而不言章程習氣之太壞法國之人俱以法兵爲重拿破侖第三雖不如他人之輕視布國之兵然亦重視本國之兵

德法交戰初起時法兵之長雄心甚大意在交鋒時速用攻法從拿破侖時傳下之語並近時戰事中傳下之語俱以速用攻法爲要或言法兵用守法不及攻法之妙此語無憑因其兵有銳氣守時亦無懼心惟有一事不及布國之兵即擊法非其所長因性急而不能詳細定準法規好名之人非不多然如偽爲之事有做作之意而不如布國之有眞意出於自然又法兵之所長用土堡等物如村莊樹林等甚妙而服上之心不甚有之且不甚信其上不耐辛苦之事其軍不甚靈便

法國朝臣雖不敢輕視其軍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後亦知分開其軍之法又欲改造軍火器並改列陣之法當始改章程時上品具武學之官亦知軍事中兵丁習氣雖於改易即知將不服上之兵改爲效死不去之兵非一朝一夕之故法國士等讀書人令學武事亦非易成故法國人當兵如關士韋爾者尚可有之惟帶領之兵官則不易得又此種關士韋爾兵不如布國者操之甚熟布國軍內之兵不足即調關士韋爾以備之法國之關士韋爾未嘗操熟不能如是之便故法國之修改章程半途而廢即如應當兵者不願即可僱人代之此弊未除又以如何不比爾代布國之關士韋爾年紀相等然須聚會操練數月之後方可用之

法將軍尼爾在任時見修改章程有兩種大難處一無教習之官二中年之人難於服從然尚嚴肅辦事一千八百

太十九年尼薩卒其事漸停至交戰時尚有定章布軍爲
國總實與色黎斯之故暫停戰事尚依定章令人勉强當
兵
法軍改章雖有此難處然改後開門槍其事甚速自始改
章祇兩年之內全軍俱用後膛門槍所用者爲煞氏顛槍
比布國之槍裝藥更速而拋物線更近於平且更遠槍亦
較輕法國之礮與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相同無有進益祇
添密脫拉而由司礮派設此礮之意因來復礮內洋鐵管
彈不及前時舊式礮內所用洋鐵管彈故以此種礮補其
不足又似從遠處放洋鐵管彈之意礮軍內之人重視密
脫拉而由司礮以爲能成大事不知其大弊炸散之處甚
小礮軍內其餘所有之料無新式來復礮之佳處並無舊
式礮之善處
論夫改列陣之事法軍試驗用新式後開門槍得一相合
之陣法固亦知行列之攻法近不能用而布國所用之隊
行列其列陣之法法國不能用因隊內之人數太少故試
驗分隊改爲散行列等事然大概尚以一營爲一行列又
法國前時之大操練不避及多而已與教場內人少之操
練無異現依布國之法改此事往鄉間借地勢操習如交
戰之狀所不及者布國之操練與臨敵無異法國兵之操
練不用對敵之法祇有一面假做而已此事大呆猶夫上
品之武官略加武學而於營官隊官無有進益法國兵部
雖明以後之戰事游兵爲重然不能教各兵爲游兵之事
所教者祇爲張陣之隊或營同刻依令之擊法又操練零
星之放槍此非游兵之事且操練擊法俱以速遠爲善此
事有誤因用擊法宜定準而心不亂近於敵人此事不知
操習又法國之兵急速前往用騙法是其所長近兵部所
下之新章言以後難用攻法以守法爲强故減其兵丁之
分軍應有馬兵隊若干從之雖有此章程一千八百七十
年戰事未嘗如是又馬兵須分爲馬分軍並接應之大叢
馬兵交鋒時不必用大叢若已擊亂敵兵陣線即用大叢
馬兵衝出而定勝敗然以馬兵所辦護衛之事以及在稍
遠處遮掩步兵之事章程內均未提及而騎馬之章程不
過中等養馬之法又爲下等論夫馬兵作把守之事亦不
甚熟惟有阿非利加馬獵兵及輕身馬兵尚有把守之法
法國礮軍向稱爲上等之兵其名始於拿破侖第一之時
然其來復礮非惟不爲上等且不操實在放礮之法論夫
礮之列陣法亦不甚依章程操練兵丁不熟法國章程內

載多破恐於一處爲善用機之法此章程不嚴肅訓練兵丁不能爲之

法國所改軍法之章程德國各官紛議不同惟稱步兵擊法爲善者其人絕少大概之意德國步兵其槍雖不及法國之槍而交鋒時擊法尚可相比

北德意志之軍自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後合爲一體惟撒遜國之軍有自主之權而章程一律德意志民所願爲一大合眾國者多於願分爲列國者此因該黨人少而不能自立然軍內無分開之意俱願合爲一大軍撒遜國內並布國所得之各省蘭土章爾尚未齊全其餘俱備法國所望者德國各邦不睦不肯協力同心以攻法國殊不知此願皆虛德意志兵皆知法人爲祖宗之仇敵而知拿破倫第一之弟日羅末在加習利作來因河同盟國之長則爲淩辱德意志之賊故雖欲不睦而不能

德意志之軍有近時交戰之見識法軍無之武官大半俱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臨陣而年稍長之兵亦在大十六年之事得見識且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攻丹國時之兵與官在軍內者甚多然雖如此每一隊步兵約有一百人未嘗臨陣者法國祇有年老之兵會臨陣年輕之兵臨陣者甚少年老之官會臨陣者多而移兵之事祇有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在黑海邊圍俄國之城不得移兵之見識

南德意志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後亦照布國軍法改章程巴敦威而顯白而額已全改章程惟排晏國之後開門槍與布國不同而排晏軍內之章程祇可謂近於布國之章程而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排晏所立之章程頗寬漸改易嚴肅之章程威而顯白而額分軍之法與布國不同即以兩營作一鎮不如布國之以三營作一鎮而南德意志之各軍內自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後大有成合眾國之意而以布國爲強國此意更重者在南德意志之武官回憶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南德意志尚助奧國而敵布國此時願合爲一國其意不可不深思也

拿破倫第三於一千八百七十年遣使報明用兵之事德意志軍內無論官與兵俱明此次交戰與德意志全國有關係布國軍內一千八百十三年之事傳下至今人人知之彼時所有之軍曲近時之兵尚能歌之而此時之軍曲亦言昔時擊敗法國之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事之軍曲人不樂歌之因非敵愾也布國之兵知自菲哩特之時至擊敗拿破倫於華得路常與法國有搆兵之事布國之老人常喜歌法取布地而布再敗之之曲年幼者樂於聽之

記於心內，又南德意志之人不忘拿破侖第一立來因河列邦同盟約之恥，惟恐拿破侖第三因此故智復萌，德意志各國人心若一星之火發爲燎原，永不願法人待之如其祖宗之事也。

德意志軍內尚有先人之武藝，法國則相反，子孫不如祖宗，德意志之兵易於感動，不如法國之兵，無動聽之言，即不能感之，如欲感動德意志之兵，祇以說明爲要，且須在上之官辦事妥當，方能應之，德意志兵內有上等讀書人故武官之不善辦事者能知而識之，武官亦知兵之能知軍事，不敢不慎，德意志之兵，信其官而知其有本領，尋常之兵，亦知營盤章程之嚴肅，又知交鋒之時，武官在前作規模，論夫闢土章程之武官，亦爲當過兵之讀書人，期滿考取，即爲闢土章程之武官，此官武學雖不及尋常兵官，而闢土章程兵亦信其爲上等之人，且於一千八百七十年交戰時所有闢土章程兵官，會在奧國臨陣，有數員在丹國交戰時當兵，故有臨陣之見識而無畏懼。

德國軍所有服上信從之意，其根基在隊官，因當兵而操練時，所有教習之事，隊官任之，幾如師弟，兵與官相親，軍內謂之隊爺，且交戰之時，因德國用隊行伍法，兵觀隊官之行事而從之，布國軍內之官，俱是一律之人，故官之待兵亦爲一律，前一百年，布國已井德意志之數族，雖其人之族類不同，因有人盡爲兵之例，故學武之規矱爲風俗，由是有好勝之心，如七十年時，南德意志與北德意志之兵俱有爭先赴敵之意。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後，北德意志內，俱論照新軍火器修改列陣之法，是年擊敗奧國之故，幾分因用後開門搶而與人敵此種槍之軍，所用之攻法不合，未能先行擊亂布軍之陣線也，布國所有用後開門槍之見識，祇得一半，故不能確有見地，當時論槍法之書甚多，議論不同，或言守法過強，應使敵人用攻法而我以擊法敗之，或言欲用攻法，須從遠處借地勢而用擊法，即以擊法敗之，若用攻觸之法，則爲不能成之事，然此事用移兵之法，前往敵兵處停止，而待敵用攻法，即無移兵之事，移兵事中，亦可用攻法，如此情形，則無移兵之攻法，有多人言以後專用擊法，不可用攻法，則斷斷不能，又有人言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交鋒時，兵太散亂，以後須多操練，以免此弊，故俱言須用一隊張陣，或半營張陣，同刻照號令放槍爲妙法，又有人言以後用斜級陣之攻法，此等人忘卻交鋒時，兵動如潮，不能呆用斜級陣，且列陣之事，須度地勢，有時地形於斜級陣不合，又有人言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戰事，各隊自主辦事，到交鋒處性急前往要擊敗敵軍，武官不能管理此等零星之隊，有人言近今之戰事，有如是之理，或又言以後攻法尚可用，但不可平行列陣，須攻陣端，須借地勢而漸近，此為一百年前傳下之法，論夫游兵之事，五六十年之內，每有一次戰事，則更重之，以後必以游兵定勝敗，故承平時應專操練游兵之事，則交鋒時可以管星散之游兵，如欲操習此事，應先學每隊借地勢而操練，此事已熟，即用兩箇大叢之軍，當相敵之兵，專用游兵以交鋒，此等人言行伍之擊法，為不便之事，或又言擊法須從遠處用之，此與法人有同意，又有人云，非也，從近處用擊法為妙，且以人多為要，或又言在敵兵陣線內，欲攻其某處，必先細探，即能明其可攻與否，如看錯用攻法之地，則用攻法者必大失利，因退回即必傷亡也，論夫列陣之行伍，大概俱以隊行伍，並半營之行伍為妙，且一千八百十三年所用雙隊一營之行列，俱言以後不能用以為交鋒之行列，

論夫馬兵與礮兵交鋒之法，此事論者雖不同，而不如論步兵之甚大，概之意，馬兵大叢用攻法，如有好機會，尚可用之，但此種機會，未必多有，且用馬兵者，不以此事為要事，所有不同之論，或言應用大叢，或言應用小叢，或言應用小叢或大叢，或駁之云，此可派大叢馬兵，往敵軍之旁，或至敵軍之背，或駁之云，此為不能成之事，因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查知無步兵而以馬兵獨力用攻法，則不能成大事，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後，屢次評論礮軍之法，用之不妙，列陣之法亦不妙，此年從三千步或四千步之遠，用礮擊法，其事不成，因太遠也，或言一千五百步為宜，切不可過於三千步之遠，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屢恐敵軍來取礮，故置後而不及用，布國軍內此時尚用無來復線之礮，此事之後，即廢之而專用來復礮，查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所有之弊，礮軍之官盡力設法以免之，觀布國礮軍之操練，即知其盡力改去前時之弊，礮軍之妙用，在後論布法交鋒之事，尚須提及之，

論夫工程之兵，查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知有多事辦法不善，此兵之章程不甚修改，惟大操練時，此前多用之二千八百六十六年之戰事工程兵無甚事可辦，故不長見識，

遠或言宜近其餘之意皆同，

不改章程

上數節所論者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後與德法交戰之前所商修改列陣之法紛論不同布國兵部所下之訓條如左

訓條內亦以後開門槍之守法較前時爲强又云若敵兵除攻陣面同刻亦攻陣端之外則定心用擊法之步兵永不能破訓條雖如是言之亦以攻法爲要但攻法不如昔時之法衝出卽成應先借勢用擊法兼一機會方能成事又云總須攻敵兵之陣端爲妙若不能攻卽用似乎要攻之辦法又云多用游兵其游兵應急往敵兵陣線相近處既至其處卽始行擊法又云敵應擊擊敵兵陣線之某處多而且久而列陣之兵同此處前往又云行列以一隊作一行列半營作一行列亦可用須觀情形而定又云游兵後之前陣漸往游兵相近處與游兵同用擊法當此時後陣亦上已擊亂敵兵之陣線則前陣並隨後不遠之後陣前往用攻法或觀情形後陣不用攻法惟前陣用攻法又云隊張陣先同刻用擊法擊亂敵之陣線卽此前往全營爲游兵

訓條內令馬兵須在擊亂陣線之時如風馳電掣入敵陣而攻之且馬兵須多用小叢若爲大戰則最大之叢以一隊爲限兵部訓條所論馬兵之攻法近時尚可用餘法不能用也

訓條內論用守法之時必應擇蓋得新式火器力之處用之不甚高而有長斜坡之地陣端之處有保護之物者爲最便之處游兵並前陣俱合爲游兵後陣用半營之行列至於擊法前後四人同刻放槍爲守軍便利之擊法此事布軍已照訓條操練之兵部所言近處用擊法爲最好之章程

論夫列陣線之形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後布國之軍有推廣之妙前時一切大費周章之事俱不用之昔時前鋒所用不同號之法亦棄之而改爲同號訓條屢次改前鋒凡欲大交鋒宜待後之大叢上來列陣方可一單體之敵之大半在路前行時在軍首處近於前鋒之尾昔時布國用接應礮之說此時不能行改爲單體敵之說

以上訓條所載列陣之章程布軍大操之時俱用之惟步兵尚用一千八百四十七年操練之章程故教場處之操練多有與訓條不合之處假如以營作行列用一營照號令同刻放槍又操練雙隊營行列之攻法此事與近時之交鋒大爲不合又若一隊在教場操練或一營分數隊在教場操練卽多用照號令同刻放槍之法不甚用游兵自

已定準放槍之法此乃布國用一千八百十三年傳下之
舊法在教場處用之前二十年交鋒所得之見識在秋時
鄉間大操練時用之
一千八百七十年德法搆兵之前已定修改不合之操練
惟因交戰之事猝然而起不及照新章辦事此爲可惜因
所改者甚少然不改亦爲有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已照
舊章可辦者即攏不能辦者即棄之因章程可變通也數
年無兵事布國軍內用心操練各人定準放槍之法每逢
考時知兵之定準放槍有精進之功
以上所論者爲北德意志軍情形之大略南德意志軍雖
有數情形不同即如排晏軍然亦有布國之武風而威而
顛白面額巴敦黑辛打婢司太脫已照北德意志軍章程
辦理敵可知北南德意志軍可合爲一體而人亦爲一律

臨陣管見卷四

陣營管見卷五

布國斯拉弗司撰
布國 金楷理 口譯
新陽 趙元益 筆述

論分軍之法並德法交戰移兵之大略又招兵之法

德國全軍在搆兵之始已分爲數大軍各有將帥統之每一大軍內有數軍體法國之全軍尚用拿破侖第一之舊法分爲數軍體或言如不在數處交戰用大軍之法不甚妙因全軍之元帥與軍體官之間多一大軍之將帥然一千八百十三年與十四年所長之見識知大軍之將帥在軍體官之上竟爲善法軍之人數多者不便擁緊故由元帥傳令於各軍體甚遲若有大軍之將帥承接其間則下令速而不悞軍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亦用大軍之法知爲善法或言列陣交鋒時所定之勝敗爲各軍體官之事大軍之將帥不及管理似爲無用此語似亦有理然列陣之外尚有別事必用大軍之將帥

由是以觀德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並七十年所用大軍之法意可當住大力量之敵兵待後之大軍上來接應如爲軍體恐力不足而不能抵禦又用大軍之法於軍法相合移兵時各軍首之面甚闊此事於運軍料爲便因用路甚多卽便於運料若有大交鋒則此數大軍須聚會而聚會之事必以速辦爲要此事元帥任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照此法辦事據布國元帥衙門印出之書論此次戰事云奧國可用其全軍而任攻布國之一大軍實有其事但此爲交界之地勢無有他種辦法且從數路前往之單後面運糧食爲便又云若非大軍分開前往首尾卽長從尾上來列陣之工夫與從旁上來協辦之工夫同所以此法運料不便故不如大軍分開前往爲宜查考歷年兵事之書所用之俗語前往或移兵分開辦事爲便列陣或交鋒聚合爲便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戰事多用此法

德國每一軍體分爲步兵兩分軍獵兵一營工程兵一營每分軍內有輕馬兵一旗隨步兵分軍之官辦事此分派馬兵之法頗有用處一面可派前往偵探一面可護衛分軍而敵兵不能猝攻之如布兵在威生白克猝犯法國都愛之分軍其時尚在炊飯不及防備此爲法國不善用馬兵之故又礮軍棳礮二十四尊歸入分軍內隨其官辦事此二十四尊之外俱歸入軍體內馬軍之大隊分爲自主辦事之馬分軍每一馬分軍有礮兩行或三行隨之此自主辦事之馬分軍不屬軍體之官而屬大軍之將帥

法國之軍體其大小不等或爲步兵三分軍至四分軍此

步兵分軍無相隨之馬兵軍體內或有馬兵一分軍或另加馬兵一軍除此之外有接應之馬兵三分軍步兵分軍有相隨之礮十二尊至十五尊其餘隨軍體之礮爲接應之用亦不甚多除此之外有全軍內接應之礮兵一軍與奧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法同

由此觀之非惟分派馬兵與礮兵之法與德國之法不同且列陣交鋒時亦與德國之法不同

法國每一步兵分軍有相隨之獵兵一營其有十三營每營滿額六百五十人始交鋒時每步兵一分軍有八千人至一萬人

法國初與德國交戰時其有八軍體其有二十七萬人以後拿破侖第三之軍徧被德國軍所滅甘卜大所招募之軍體其章程與拿破侖第三之章程略同惟馬兵不能多耳羅亞爾河邊之大軍內有馬兵之分軍他處之兵無有大叢馬兵

德國所用之軍其有十一軍體並馬兵八分軍其約四十三萬人西八月初十日之後又增三軍體其得五十萬人法國於七八月起至九月初一日所添兵數祇有八萬人法國所加之兵並不另成軍體惟補足軍體內不滿額數之兵或初起前往交戰時每鎮內祇有三營第四營尚在於後節令其趕上而所備之人有少年未嘗操執者或年稍長者以上略述相礮之情形至破師丹時爲止

除上言之兵額外德國有兵二萬人另有已調之蘭士韋爾四分軍或護海岸恐法國有兵船運兵至海口或守礮臺城德意志國所有護城防海守士之蘭士韋爾兵較法國更多姑不具論

法國移兵之大意與昔時傳下之法相同用急速移兵之攻法拿破侖第三之意待兵聚會於密次司賴司白克兩處則在蓋沒斯海姆過來因河分隔南北德意志之兩軍當是時令看羅白亞帶五萬人前往密次屯兵爲接應之用然法國招兵預備交戰不及德國招兵進攻之速廢拿破侖第三之後或言法國內無有一事辦妥又言兵部大臣勒不甫在議事院內云軍內各物俱備或云此爲欺人之語余以爲非也此言在已有之軍各事俱備惟以後應用之物未嘗念及耳所需用之軍器藥彈以及運料之車俱齊備但所齊備之物俱在大武備院內並非在無事時已分撥各軍體有兵而聚會甚難其聚會之法似乎不靈之機器辦事之官亦無大才幹

法國與德國交界相近處有密次普安肥爾威生白克司賴司白克四箇城成長方形之角此長方形內有法國之

軍聚會於角內惟有第七軍體在南邊厄比納爾與彼爾福阿之間七月底聚會之事如此然兵額未滿有多運料之車並醫車未會到齊此未齊之故俱因法國調度之法不善而其法之不善並非法國君臣之不能辦事實因議院之把持不願改章且以爲無所不能至臨事則方知不成雖然法國之軍有未會齊備之難尚可前取來因河左邊德國之地在該處攔阻德國聚兵之事然而未嘗爲之且法國定知德國聚兵之事甚速故更應用上法進取德國之地顧此事亦爲暫時之事不久卽當退回若至來因河尚欲過之則萬不能因德國人在來因河邊之礮臺城兵力已足抵禦假如法兵過來因河兵數未滿車亦未齊過河之後不能進攻故過河之後萬不能立住所應用之法到來因河邊地調集兵丁阻禦德兵過河此爲應爲之事然此事亦不能爲之因其調兵運料太遲也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法軍在意大里攻奧人時初交戰時兵額不滿料亦不齊若法國於一千八百七十年兵額不滿料亦不齊動兵攻入來因河左邊德國之地則足額備料之事更難辦而爲時更久當是時德國之兵在來因河東邊料已齊而兵額亦滿卽可借河邊礮臺城過河而用攻法此因法兵如早前行路之難又運軍料更遠故軍事更難妥洽所以法兵不動屯於本國之境內爲預備集兵運料之善法八月初法國之軍布置粗定若早動身卽不能如此妥當拿破侖第三不照古時傳下之語急速過來因河分隔德意志南北兩軍非爲其誤乃事勢有所不能也或問拿破侖第三有其叔父拿破侖第一之才幹此事之辦法如何答曰辦法如何則難定惟有一事可知拿破侖第一必知本軍之情形如未預備則必不報打仗如報打仗卽可起兵

拿破侖第三欲過來因河而用攻法此事必不能辦然有可辦者假如未報打仗之前在砂龍地方已預備第二軍體令福陸薩爾帶之何以不振軍體之一分軍或二分軍之步兵並二分軍之馬兵到來因河左邊德國之地內該處布國守兵甚少易逐去之又撒爾路易之礮臺城可圍之令其兵不能衝出斷法軍之後路又已辦此法卽可造暫用之礮臺以屯兵卽如在克來次那哈從此處可分派小隊向來因河而壞鐵路與橋等如此布置軍雖過河與其前往之速率有關係此時法國又可預備兵丁除此事之外又有別種便宜之處法國初交戰時似可得勝仗鼓舞其兵心而無初交戰時卽敗之難處拿破侖第三此等事均不辦移兵呆用守法則列陣亦不得不用守法祇有一次改守法爲攻法卽前往師丹但其攻法亦不成

德國人懼法人用攻法分隔德國南北兩軍故前往之各

軍不甚分散較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更爲緊密若早知法軍不用攻法則可不必聚會而前往行軍較便德國各軍首之面於八月初祇有十五或十六布里創中國二百里或二百三十里之闊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因交界地勢之故前往不威迷亞各軍首之面爲此數之三四倍法國與德國交界之地勢與與國與布國交界之地勢不同不必分散其軍又知德國第三大軍已過夫蓋是山則與本國之大軍無有分隔之物彼此可以協辦然軍首之面雖不闊初時不能聚其各軍而用攻法故派第三大軍攻法國之右翼已辦此法其餘大軍即前往而用包法後以此移兵之包法改爲列陣之包法如在割拉勿拉脫並師丹兩處德國人此次之戰事一主意已定即急速令敵兵立定與之交鋒而定勝敗二小心謹慎以免失利此兩意合用除德國此次戰事外不多見之而在司必興並法國之後所用移兵之法與上兩意吻合

布國世子帶第三大軍即左翼追趕麥克馬韓所帶第一軍體即右翼當是時德國斯旦麥次所帶第一大軍與菲哩特楷爾所帶第二大軍並行而前且小心謹慎恐法國用攻法欲抵禦之又有一意欲令法國大軍屯於密次之前敗之逼其進城而圍之辦此各事必用兵力更多故兩大軍並行而進此主意西八月十四十六十八三日大交戰成之此事與師丹戰事之外近時之戰事祇有兩次有如是之辦法第一次即一千七百五十七年布王菲哩特敗奧人於潑賴格又一千八百零五年拿破侖敗奧軍於啞而姆此兩處俱是擊敗敵軍逼其進城而圍之潑賴格之事奧人未降啞而姆之事馬兵衝出而逃步兵投降此兩事尚不及密次師丹戰事之大惟有文武全才之將帥能辦此等事如在密次城外擊敗白齊恩所帶第三軍體如爲尋常之將帥能逐其至砂龍已爲大功萬不能逼其進城而圍之

以上之主意布王與元帥木爾脫克所定以德軍人數多於法軍人數故有此辦法法人初起交戰處處打敗俱言德國人數過多是以致敗又有紀錄軍事之人常稱德國兵數之多言過其實法國人數之少亦言過其實不知德國人數之多不盡如是有處尚少於法軍即如在買爾拉士爾等處在活爾脫有麥克馬韓所帶之兵數或云三萬五千或云二萬查麥克馬韓所帶之軍體分爲四個分軍每分軍有十三營即其有步兵約九千人除軍體之外另有第七軍體內之一分軍助之麥克馬韓有馬兵一分軍並一羣阿非利加一切之兵俱在麥克馬韓軍體內此處兵額常滿一切補額之兵亦已到齊假如前在威生白克交鋒麥克馬韓所失之兵二千人則在活爾脫定有步兵四萬二千人若馬兵礮兵俱在內定有四萬五千至四萬八千人在活爾脫德國之兵有九萬人爲法軍加倍之數並非四倍之多法國人紀錄交戰之事將相近

處不交鋒之德國兵亦算在內故得此大數既如是算之則法兵在相近處不交鋒者亦應算在內此活脫留之戰事在尼特爾不倫有菲爾該第五軍體內之一分軍在交鋒將畢時上前相助亦應算在內又脫魯虛在法國議事院內云布國初包法國都城之日城內祇預備滿額步兵三鎮後又云九月十九日的客羅將軍在薩普里安帶兵五萬攻德國之兵此言前後不符奧人紀綠布法之戰事云在司必興有德國兵六萬攻法兵二萬五千又言在劃拉勿拉脫法將白齊恩祇有九萬人此語在論此處戰事時余當駁之德軍人數固多然余所論者德國移兵之妙自古至今用兵之事人數亦有多者而不能如此次戰功之大德國之軍在三箇月以內擒法國之兩軍共計約三十萬人豈非恃人數之多而成事乎且法人自始至終用守法人皆知後開門槍之守法易於攻法德國處處用攻則難處更大又法國用煞氏頗槍勝於德國之針槍

國白齊恩所帶之軍在密次城內即有布國世子並撒遜國世子所帶第三大軍並第四大軍即布國親軍並第四與第十二兩軍團

前往巴黎斯拿破侖第三所帶麥克馬韓之軍共有十五萬人意欲統德國之陣端而逐迫次城外圍城之兵此事為德國之機會假如拿破侖第三能聽人言與肥奴挨之軍體同同法國都城即共有十七萬人德國之軍即不易圍法國之都城或言有此十七萬人亦可圍其都城因密次城內已有十五萬人多此兩萬人亦屬無妨此言非也法國都城大於密次城而其周之長多於密次兩倍故在彼處可用之兵太單薄恐不能當住十七萬人之衝突也拿破侖第三向師丹前往欲繞德軍之陣端一千八百十四年拿破侖第一亦如此辦同盟國之軍不追逐之此為善法而一千八百七十年拿破侖第三用此法德國之軍追逐之亦為善法拿破侖第三帶十五萬人繞布軍之後前往密次逐圍城之兵主意頗大此為背城借一之計勝則猶可不勝則全局俱危然法軍辦此事無有根基軍體與分軍之官無統此十五萬人之才幹即有此才幹拿破侖第三未能鼓舞之而使其盡力又分軍以下之官無有馭眾之才而兵亦無行路之力德國之軍則不然所以包圍拿破侖於師丹該處糧食不足立即投降此時麥克馬韓之軍共有八萬五千人從古至今戰事無有如是之捷者且成此事德軍內傷亡者不多此言即以德軍全數而論之如以交鋒內論之傷亡者不少即如第六鎮名隊官並管理列陣之官全數傷亡又排曼之第一軍體並布國之第十一軍體傷亡者亦不少

德國在師丹之事已成即進攻法國前往都城有北德意志親兵之軍體第四第六第十一第十二各軍體又南德意志之排曼兩軍體威登白克之軍體並有馬兵四分軍即為第三第四兩大軍第四大軍又名馬斯大軍第三大軍過塞納河而第五軍體內第九分軍並排曼第一軍體在法國

都城之南薩替里安蘇高處擊敗法國八數眾多之軍即
仍客羅與肥奴挨所帶者逐之至都城九月十九日圍城
之事已成週圍俱有德國之兵城內居民二百萬人內有
持軍火器者四十萬人當日圍城之兵尚不及十七萬人
數日之後人數漸多此以武略而勝人數之多也
從此時起德法戰事內專辦圍困三大城之事一巴黎斯
二窓次三司賴司白克其餘各處無有大交鋒之事法國
當此時招募兵丁司賴司白克圍之不及兩月而破辦此
圍城之事者韋爾特爾之兵後以調出之蘭士韋爾併入
韋爾特爾之軍內取阿爾薩思困彼爾福阿並屯兵於布
爾根亞可脫馱爾
當是時巴黎斯與窓次兩礮臺城得礮臺之便利令德國
兵四十萬人不能移動法國聽政之官甘卜大等占礮臺
城之便利盡力招兵又除招兵之外令百姓潛持軍器私
自謀害德國之兵巴黎斯城內脫會虛招兵成一軍每營
內用若干已練之兵而以未練者充其額至西十一月底
都城內有兵與民勇十八萬至二十萬八當此時屢有都
城之兵衝出或特為一事或令新招之勇習練臨陣之事
當是時甘卜大在羅亞爾河邊亦招兵成軍令怕拉丁帶
之欲向北前往巴黎斯以逐德國圍城之兵故德國派排

| | | |

往都城解圍之兵故狐德國第一大軍即第一與第八兩軍體曼泰甫帶之前往都城之北散開屯兵攔阻各處招兵之事前往都城逐圍城之兵第七軍體暫駐密次爲接應之用狐第二軍體往都城以助圍城之事都城西南面德國需兵甚急因分特坦之軍已不能守阿夏城而退出法國兵在阿夏前往欲攻排曼軍之右陣端分特坦知此事即引兵向右陣端而至可羅米阿此處有排曼兵二萬五千人抵禦怕拉丁所帶之兵七萬人後略退回向北到阿爾脫奈而與拿剔歇所帶之第二十二分軍合兵此事從阿夏退出向本陣右端前往辦事甚妙因看破怕拉丁之主意倘果守阿夏恐立不住而致敗用此法即免爲法軍所敗

法特克拉脫里帶新招之兵兩分軍從德累前往胡當（德累在巴黎斯西南約三十五英里即中一百餘里故德國派第十七並第二十二分軍自阿爾脫奈向北欲攔阻克拉脫里之軍不近於汪薩里恩（此時德國王與木爾脫克駐兵於汪薩里恩當是時法軍之前鋒與汪薩里恩相距約六七布里當法軍如是前往欲成其事則怕拉丁必力攻分特坦之軍立定在土離者（土離在阿爾脫中然怕拉丁不能辦此事欲先將其軍中各事辦妥而後用攻法故克拉脫里所辦之事無人協助亦不濟事羅亞爾河軍之人數於西十一月二十日查知有二十萬人而從密次移動菲哩特指爾所帶第二大軍即第三第九第十軍體已前往羅亞爾河而模林布西額大公所帶第十七並第二十二分七分軍亦歸入第二大軍內此時第十軍體在芒軍面尚向西因有軍併入故向左轉動意欲與排曼分特坦第一軍體合兵當合兵之時第三第九第十軍體在太而易並劈替肥愛之間前往（芒太而易在阿夏東北八十中里）

法國之羅亞爾河軍分爲六軍體在羅亞爾河邊作一長曲線其線從息里起（息里在阿夏東南約八十中里過阿夏至沒呸（沒呸在阿夏西南約三十五中里）拍拉丁將軍於西十一月底派兩軍體前往巴愚拉羅蘭特（巴愚拉羅蘭特在阿夏東北約七十五中里）意欲令該處德國之軍多殺於左翼如此則通巴黎斯路十之德軍駐薄可衝過之德國軍不聚兵於左翼而令第十軍體與第五號分軍於西十一月二十八日逐去此兩軍體

西十二月初一日德國敵羅亞爾河法軍者成一弧線意欲以阿夏爲弧之中心俱從弧界向中心其弧之東南陣端在卑爾加爾特（卑爾加爾特在阿夏東面不及七十中里）其弧之西北陣端在屋爾射爾（屋爾射爾在阿夏西北不及七十中里）戰事已畢有人著書論此處之戰事云怕拉丁之主意欲令中軍攻德國軍後退

向阿艮令德國軍聚會追趕如此則羅亞爾河軍之兩翼可在德國軍之左右經過前往巴黎斯但此主意極爲勉强怕拉丁知其本軍之兵無甚力量必要用此法除左右兩翼與中軍不能協辦爲無行軍之理外尚有棄去阿艮之難處故未必有此糊塗之辦法依余意度之怕拉丁之意欲令中軍前往攻德軍定與左右兩翼協辦而衝過德軍但菲哩特楷爾與模林布而額大公之軍漸近於阿艮不能衝過據法國論此處戰事之書各軍體之官會商軍事定主意前往劈替肥愛之路前往都城且左翼之各軍體先有第十六第十五第十八第二十軍體拔此次序前往此路法軍前往遇模林布而額大公之右翼此處初交鋒即有排奚之一分軍退至屋爾射爾然於西十二月初二初三初四等日屢次交鋒而德國軍逐法軍退回向阿艮分隔其軍之陣線三個軍退回向西南而在買爾希奴阿東南之波而射又三箇軍退回向西南而在波尚西之間列陣線波尚西在沒咂西南不及二十仲里此三箇軍體與爾與波尚西之間有五萬或六萬之德意志隊阻之在此嘗西帶之於西十二月初八初九初十等日大交鋒而逐其退兵向方杜姆方杜姆在阿艮西一百十餘仲里當是時德國第九軍體已到羅亞爾河之南岸循河向西南前往不舍阿不舍阿在阿艮西南約一百十餘里

德軍從弧前往中心之處即阿艮此種移兵之法與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不威迷亞之辦法相同逐步俱有交鋒之事西十二月初四日在阿艮德國軍有十萬人陣線祇長兩布里即二十六中里

依余而觀之怕拉丁若在西十一月底聚其全軍於一翼此較勝於其辦法惟其兵之行路力量不足又軍火器不佳軍料亦不齊兵無服上之心較前言麥克馬韓之軍更甚此事猶夫以鉛若干壓於兵身令其不能辦事西十二月初二日之戰事畢怕拉丁應收兵整退而棄去阿艮怕拉丁有此意而甘卜大定欲在此處與德軍交鋒怕拉丁不能行其主意故在阿艮多數日交鋒無益於軍事而法國之軍更更不能用矣

當在阿艮有事時巴黎斯城內之兵預備衝出有十四萬人欲衝出向南行與怕拉丁軍相會而合兵而馬賽意河與塞納河之間有五萬或六萬之德意志隊阻之在此兩河間西十一月三十日與十二月初二日有兩次大戰德軍逐法兵退至磯臺之後

當是時法國都城內糧食不足人俱知若無外兵救援萬不能支惟有納降而已

法國都城之北招兵以往逐圍城之兵事亦未成北邊之

軍有五萬至六萬人初時波爾拔氣帶之後令菲待厄爾白帶之此軍俱持北邊與比利時交界處所有礮臺城爲後路如里兒等德國曼泰甫以三分軍禦之於阿迷恩在巴黎之北約二百中里西十一月二十七日敗之已敗之後德國之軍屯於阿迷恩並羅恩兩城羅恩在巴黎西北約二百中里曼泰甫之軍又前往弟阿伯此處爲海邊埠頭在巴黎之北約三百中里法國北軍既敗之後退至後路處礮臺城內過數十日仍前往且於西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哈利河邊仍打敗仗既敗之後菲特厄爾白仍引兵至礮臺城內以圖再舉

布國近有一書評第一大軍曼泰甫在該處所用移兵領兵之法余觀著此書者有偏私之見故言不足徵又有人云在阿迷恩擊敗法軍之後曼泰甫不追趕法軍則不能盡得勝仗之益處且辦事亦太瑣碎此語亦有不實不盡之處必待總理列陣院有印出之書方能論定曼泰甫所作之事甚難並非因法國北軍人數過多而因曼泰甫受令有該處彈壓招兵之事法國北邊地方廣濶則辦事不能不瑣碎又其所受之令須在北邊護圖城之軍在阿迷恩與哈利河兩次擊敗北軍若追趕之恐相離太遠不能攻親兵軍體並第十二軍體此兩軍體逐退之其事未成

獲圖城之軍又西十一月底近於羅恩處有法國軍白離阿拉斯在巴黎之北二百五十中里法將菲特厄爾白於西十二月中在里兒動身前往都城逐圖城之軍在阿迷事城中知之因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兵在城中衝出向北益帶之或云有兵五萬人即不能辦追趕法軍之事必須

西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德國之蘭土韋爾第圖法國

舊式之礮臺城他種兵用之甚少此種城大約圍之數日即破故可知德國所用圍城之礮勝於舊法之礮臺城近時若用礮臺城城外應加礮臺若無之則不可謂礮臺城

上言情形之後至西十三月底不過用守法圍巴黎斯城而已於西十二月二十七日始用攻法德軍放礮以攻蒙阿弗滬在都城之東近於羅尼畧山上舊礮臺山高一百十二邁當四十八小時內取之西正月初五日起即放礮至城之南面又放開花彈至城內

當北軍有事時南面羅亞爾河之軍在阿艮擊散者仍聚會而立軍實西於西十二月十六日在方杜姆擊敗之後即退至勒芒而聚會十三萬兵又北面里兒菲特厄爾白仍聚會六萬人而法國東面近於瑞士國交界波爾拔氣聚會十三萬至十五萬人其軍之根源即在阿艮打敗退向波而射之三箇軍體波爾拔氣帶兵向東意欲攻布爾根亞與可脫馱爾所有韋爾特爾所帶之德國兵並欲趕去圍彼爾福爾之德軍又前往毀德軍入南德意志之後路波爾拔氣已如此前往而菲哩特楷爾任其所之而不為意

有西於西正月初意欲前往法國都城逐圍城之德兵其前往之向在方杜姆然菲哩特楷爾令其大軍第三第九第十三軍體並自主辦事之馬分軍前往且自西正月初六日起一路逐退賞西到勒芒至十二日止本日其軍自周向中心前往而取勒芒城是日擊賞西之軍而散之自初六日至十二日其兵經行之地即一千七百九十四年法國民主之黨擊敗君主之黨該處有大樹林又有不甚高之山上有農村者田之週圍有籬笆為荊棘之屬地勢有高低軍官不能前見其兵之所在此乜日內逐步打仗而前往法兵且戰且走此為不便於攻軍而便於守兵者由此可知練熟之兵勝於烏合之眾者多矣又可知無論何種地勢必是練熟之兵勝於未練之兵

當此時波爾拔氣帶四軍體其兵與賞西之兵相同已到北三孫近於瑞士國界從該處前往攻韋爾特爾之陣線此陣線從東面芒背里阿爾起芒背里阿爾近於彼爾福爾阿向西過浮蘇爾到浪格爾此陣線自東至西長三十布里即中四百里韋爾特爾於西十二月十八日帶巴敦之兵兩羣前往奴義南約四十中里在此處擊敗自里昂而來之韋勒梅所帶之兵韋奴義在地林西爾特爾闖波爾拔氣之四軍體漸相近即離地牀退到浮蘇爾甲里巴爾地與波爾拔氣協辦且在波爾拔氣左陣端之前前往意欲隔斷德軍通本國之後路故屯兵於地牀木爾脫克知法人之主意故令韋爾特爾之陣線縮緊

至六布里（郎約中八十里）新立之陣線自東面瑞士交界之處德累起向西過芒背里阿爾並黑離可爾至福拉義咳相近處俱離里賽納河不遠如此列陣線護圍彼爾福阿城之如此縮緊陣線到芒背里阿列陣非惟前往之時不及卽已到之處造土堡等以護圍城之事亦不及故想法得此工夫而辦事派若干人前往肥來爾賽克司爾（肥來爾賽克司爾在浮蘇爾之東南約三十五中里）擊敗波爾拔氣之前鋒波爾拔氣派多兵往肥來爾賽克司爾此時德兵已移動而波爾拔氣聚兵圍城軍之北第一大軍繞過右陣端過看白離（看白離在阿拉斯東南約八十中里）於正月十五日至十八日法兵屢攻不能破此處德兵四萬五千攔阻法兵十三萬八法軍內兵未操熟料亦不齊故兵丁不能盡力也

當是時德國派第七軍體在密次（密次在北三孫西北約八十中里）爲接應用者並派圍都城之第二軍體合爲一新大軍而令曼泰甫帶之知肥來爾賽克司爾交鋒之信故在浪格爾與地牀兩城之間向東南前行於西正月十九日到葛累（葛累在北三孫西北約八十中里）既退回故留一羣兵於葛累令其攔阻甲里巴爾地之三萬八其餘之兵前往都爾（都爾在北三孫之西南約七十五中里）郎東南均不遠如此列陣線護圍彼爾福阿城之德國兵羣爾特爾自浮蘇爾經過波爾拔氣之軍面前往里賽納河遵木爾脫克之令列陣用此法移兵永推妙法法國菲特厄爾白所帶之北軍於西正月初三日向南攻斯投降之事第四次卽此八萬人到瑞士投降之事也師丹第二次大事卽密次投降之事第三次大事卽巴黎交戰中第四次大事因敵兵幾至全滅也第一次大事在勾朋所帶之第一大軍但在巴普姆（巴普姆在阿拉斯南約五十中里）有德國之一箇半分軍趕退之正月初十日勞爾倫礮臺城投降（勞爾倫在阿拉斯南約一百中里）正月中菲特厄爾白欲從德國護圍城軍之北第一大軍繞過右陣端過看白離前往巴黎斯而解圍城之事（看白離在阿拉斯東南約八十中里）於正月十九日到聖肯吞（聖肯吞在巴黎斯東北約二百中里）勾朋在彼速聚兵而擊敗之又逐之而其已散之兵仍往礮臺城後避之

當日法國都城之兵又用大力衝圍而出此爲衝出之末次其兵十二萬人從西面之礮臺蒙伐離里恩衝出布國第五軍體之三羣兵擊敗之法兵傷亡者九千人此日之後八日巴黎納降二月十六日彼爾福阿城與圍城之將亦立投降之約而德法之戰事已畢

自德國軍圍巴黎斯之時起一切法軍所出之力俱是趕逐圍城之兵而已惟有波爾拔氣在北三孫前往趕逐圍

彼爾福阿城之兵其辦法雖異其用意則同或言法軍所出之力專爲趕逐圍城之德軍其法不善如所招之兵往他處攻德軍更妙法國都城似乎騙其將帥盡力向往且法人所有招兵之力大於救都城所需用之力余謂此言不合於理其故有二一凡國內情形與感動民心有關係法國都城之名向來能感動人心因歐洲名勝之地法人敬之重之如在法國招兵者言不救都城而往攻他處則人心必渙散而不能收拾矣二法國此地實在有與移兵關係之礮臺城而一切之力欲趕逐圍城之兵事固有理力亦相符論夫礮臺城之大一箇最大之軍俱可藉此城爲後路又如大軍打敗仗可避大城內修整其軍以圖再舉論夫圍城之事若城內之兵與圍城之兵同數同力卽屬無用必需加倍方可若用加倍之人數圍城歐洲中恐無此多兵之國也又法國都城爲法國各鐵路聚會之交點故從此處可通至各處又法國都城在塞納河邊船可通行之地而此礮臺城非爲天下最强最固之礮臺城而爲天下各國內最有關係於全國之礮臺城德軍圍此城亦可借其城外爲後路當有此後路時法兵不能追逐德兵回至國內故法人盡力以逐德國圍城之兵此事不可謂不合也

若法軍在他處辦事牽制德軍爲解圍之法如波爾拔氣所辦之事亦無不可惟在西正月已嫌太遲宜在十一月間爲善因正月內都城已缺糧所以正月內之辦事祇可徑往都城以解圍若如波爾拔氣之辦法恐都城之糧早斷而投降

法國招兵以解圍十月間已開辦然辦此事太早兵未操熟人數不滿料亦不齊新招之兵分散而不聚法國有多兵船何以不用此船而聚兵於一處或爲意想所不及或爲不能辦之故假如用兵船從西邊海口速運五萬人至西北邊海口或從北邊海口速運五萬人至西邊海口此事法國兵船易辦之卽如十一月底可令羅亞爾河邊軍之大半在法國西邊海口上船而運至北口岸而在哈勿爾塞納河之口或弟阿伯兩處上岸如此則有六萬人與菲特厄爾白所有之軍合兵此事於圍城之德軍大爲不便又哈勿爾並北邊海岸以及東北面近比利時界之礮臺城作爲後路而前往都城以解圍則較之西南阿貝等處之後路近而且便法國如欲辦此事第一着以機密爲要如事機不密卽恐不成在羅亞爾河邊阿貝近處之兵如用鐵路運兵至海口工夫不多如在該處運兵之船已預備海里無多一晝夜可達哈勿爾

余所論者如是，非定欲如此辦法，第不知法國何以不照此法而辦此事。須俟日後法國記錄用兵實事書出，聞之方知其故，然難言不用兵船之故，與鐵路之事相同，即如波爾拔氣在東面北三孫並南面羅亞爾河之時，用鐵路運兵，算錯鐵路運兵之數，或者兵船運兵之數亦算錯，故不用之，然無論如何，後日史乘總不能言法國用盡其兵力，以解圍城之事。

法國軍欲辦解圍之事，無一文武全才之人，統握兵權，論夫甘卜大有招兵之才，而無用兵之才，只有移兵之事，無不錯者，此因移兵之學問非尋常人所能嘗試，此事不明之人，斷不能爲之，此余在一千八百七十年戰事中所得之見識，知古時之武事與今時大不相同，必得專門名家方可謂知兵事也。

德法兩國兵事方起，無多時，即有佛浪替由而阿（此即自主之捲手其意欲害德軍之雜務，法國於此辦法，地勢不便，此因法國內平地多而山林少，若無此等地勢，未必能成事，然法國所有凸凹地勢，如望斗並波立吞亞亦可用此辦法，即阿貝西面土爾一帶地方，並法國西陲是也，除此兩處之外，在夫蓋是山內並幼辣山即孺士與法國分界之山並在可脫馱爾浪格爾等處又在阿貝相近之大樹林爲最使於害德軍雜務之處。

論夫法國之人，於此辦法亦不合，因法人喜尋佚樂不習辛苦，且無恒心，一千八百七十年與七十一年，法國之佛浪替由而阿，不能比一千八百零九年的羅爾邦之人，又不能比一千八百零九年至八百十四年西班牙所用之格離拉，并不能比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六十四年波蘭大亂不服俄國之事。

佛浪替由而阿等人，所定之主意，屢有成者，即如屢次在後路之處，攻壞運料之車，即如在夫荷爾阿（在土爾西南約六十五中里）哈姆（哈姆在阿迭恩東南約一百中里）薩替肥安，又在土爾所有之橋毀之，雖如此成事，而佛浪替由而阿，在德軍之背，可動手處則辦事，不可謂軍事之緊要者，其不能成大事之故，一即上所言地勢不合，而兵不能耐辛苦，二德國軍背防護之兵多，所占最便之處，即夫蓋是山，其辦事亦不久，惟有恃一礮臺城之處，尚能久持，即如在浪格爾，在德軍之背，既不能辦大事，則在軍之前面，更無論矣，與佛浪替由而阿相通者，即德國所得之地，其百姓不服而起事也。

此種兵事，照萬國公法而論，有理與無理，各人意見不同，其不同之故，因不知情形，余可略論之，凡招人以拒敵人，或名曰佛浪替由而阿，或名曰團練，或另有他法，則爲萬

國公法中應有之事此等人或在敵人軍背辦事或作埋伏或作他事以傷敵軍亦不可謂違萬國公法然此等兵必須其本國令其爲此事或準其爲此事且辦此等事之人衣服上另有記號易與尋常百姓有分別又辦此事之兵或爲本地人或爲他國人與本地人協辦亦不違萬國公法又國家若已定意交戰之時令某等人出來辦事即如在法國之加爾德吶西哇那爾此等人奉命爲兵則敵國之人必當其爲正兵若擒其人即照萬國公法待之但此種兵無論爲佛浪替由而阿或加爾德吶西哇那爾若自兵入城而忽然放槍拒敵則爲違萬國公法又如敵兵到某處而居於城內日間之佛浪替由而阿與尋常百姓無分別夜間則出傷此處之敵兵亦爲違萬國公法或已穿號衣放槍擊敵後不能敵而退回或更換衣服或號衣外另加衣服等事即爲違萬國公法而敵國之兵可正其罪法國與他國新報有言不論用何法以傷敵兵俱可此言太過依此言則兵住宿處之土人如屬膽大亦可將刀斧等擊殺兵弁此不可謂交戰祇可謂兒手依萬國公法國內無論何人可爲本國當兵出力以衛其國但在國家所立之軍內辦事不可任意傷人此次之戰事法國之民屢違上理德國之軍嚴辦違理之人不可謂非其差處應在先違萬國公法者

德國屢次嚴辦之後法民不敢違萬國公法凡人之心必以其身家穩當爲緊要之事如知違背軍章必有碍於身家則欲爲者不敢爲德國之嚴辦違背章程者不可謂之太過也

佛浪替由而阿等人害德國軍內之雜務辦不成大事此因德國之民俱奉命有章程且已操熟法國之民俱自主而無章程辦事雜亂也如考究法國設法以害德國之雜務極有意思望以後總理列陣院記錄德法戰事書中詳述其事

佛浪替由爾阿內所有之法國人無有一箇著名者惟有幾箇德意志族類之人頗有聲名即如滾思脫爾巴而登斯登等甲里巴爾地之子名墨諾替帶佛浪替由爾阿所辦之事尚屬有理又其父甲里巴爾地從意大里帶入有法人在內此等人所擒之德國兵照萬國公法之章程相待而法國人待所擒之德國兵不能盡照萬國公法

德國軍於一千八百七十年與七十一年所攻之法國爲有兩種其一拿破侖第三之軍其二廢王之後民主之軍拿破侖第三之軍照名目而論雖謂人人皆兵然因其有

僱人代替之事。故其人有願得餉而當兵者。然每一軍內。必須有以當兵爲業者。此等人可爲教習之用。然法國內不爲教習如替人當兵。期滿則又替他人當兵。如此遞爲。則久爲兵法軍內此種人甚多。

民主之軍。其中向來未操習者有六分之五。此等人。令其操練三四十日。卽令其臨陣。當其操練時。教習亦不善。此法無甚大用。尋常斷不可行。此種未操之兵。膽大而肯出力。應誇獎之。然與德軍相敵。雖三四倍之多。亦不能勝。此新立之軍。亦有佛浪替由爾阿在他處協辦之便利。又有百姓私傷德國兵之益處。且打仗之處在其本境內。軍料糧食運載俱便。水土習慣亦爲好處。然究因德國之兵操練甚精。終能勝之。若軍之根基。不如德國者。大約法國民主之軍能勝之。

民主之軍內。無僱人當兵之習。凡替人當兵者。爲謀利起見。無爲國家出力之心。如在師丹。拿破侖第三所有之軍。其兵幾分常在營盤內。大半爲告假回籍。不多操練之兵。德國在師丹之得勝。因德國之民人當兵。操熟而後放歸。

德國之軍。以民爲兵。布國按一千八百六十年所立之章程。定官弁之數。此爲軍之根。與之同有者。有兵若干人。或兩年操熟而放歸。或三年期滿而放歸。其軍有一最小之限數。不能少於此數。如此每營內常有多兵。常可操練此等兵。期滿之後。歸入補額兵內。有戰事時。則將補額之兵補滿其額。先往交鋒。

德國之蘭土韋爾。承平時每營有十三人至十四人。雖常辦事。不爲本營之根基。不過供筆墨雜務而已。有交戰之事。卽調其防護地方。或守城。或屯於一處預備將來之用。蘭土韋爾。並非不用以打仗。但須先用正軍。如力不足。卽用此輔之。

除布國用民兵之法外。瑞士國亦用民兵。其法不同。其意並無常在營盤之若干人。爲最少之限。瑞士國之章程。人至若干年。卽有教習若干人。教新到之人。其期四或五或六禮拜。依情形而定。如此再有一定期。操練若干時。如是數年後。改爲蘭土韋爾。不必操練。有戰事卽可徵調。南德意志喜用瑞士國之法。然於一千八百七十年所得之見識。知德國之軍。如用瑞士國之法。未必能用。且瑞士國之法。究屬於其國有益與否。余不敢知。且在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布攻丹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攻奧國與一千八百七十年。布攻法國。所得之見識。可知每年操練之時不久。而軍營無根基。卽營內無駐防之兵。則數年之交戰。未必能成大

事

拿破侖第三在師丹納降之後民主之兵雖有法國辭職之武官與員弁出力教習新招之兵但其所成之軍尚不及瑞士國之法因時候太促也然在法國都城內雖有德軍國之其時尚久尚能操練新招之兵因初圍城時至十一月底城內之兵有衝出突圍者以前有兩月之工可以操練都城內有拿破侖第三本軍六萬人並許多軍料局又圍都城之前法國已有各處前爲武官並當弁之人入都城內意欲歸入加爾木比爾之內且城內有男武藝之大員城內百姓願出力當兵用心操練又屢次小衝而習慣臨陣放槍之事雖如此而西十一月並十二月大衝出之事不甚鬆便似乎放槍之事亦未習慣而不能比城外之德國兵又加爾德吶西哇那爾操練四箇月而於正月十九日與德國兵交鋒亦不能相比此等人在法國都城內數月之工時常操練各物齊備究屬此等人不可謂之不及瑞士國之兵然而法國如此則瑞士亦可知矣

德國步兵有兩三年之工夫各種步兵應辦之工日日操習無間斷此種人交鋒之時有時紛亂至官弁不能管理何況在操之數十日之兵如瑞士國之法乎近時交鋒所有最大之難處卽在於必多用游兵人必散而兵官難於管理必操之甚熟而後可用也且近時所用放槍之法須詳細定準不可亂放此事非在數十日之內所能學成又有人言德國人當兵兩三年之章程極爲辛苦應設法令書館中幼童操習武事以後卽可減當兵之期此法未嘗不可用然有許多事不能令幼童學習如強之學習恐傷其身且眾兵合爲一體之理非幼童所能知必在營內當兵時方能學之又如幼童時所學之操法寬而不嚴則當兵時亦必照辦如教習者改爲嚴肅則不及未嘗操習者尚可就範且近時之兵須各人各辦其事故須各人各學其藝由是教習之期更不能減近時馬兵礮兵按瑞士國之法所有之短處茲不必提因此時以步兵爲要也以下余借一事以論此理德國當兵操習之期長而攻丹國與國法國不論其爲正軍爲民兵或爲佛渥替由爾阿等與用瑞士國之法攻此等國之事比較之如左

先論照瑞士國之期操兵之法假如有一營避於地勢之後而作隊行伍三隊爲前陣一隊爲接應之用敵兵爲本兵之加倍相離一千或一千二百步遠派其游兵前來其游兵速行至離營八百步遠之處則彼此放槍而不甚多當放槍時敵兵派數隊沿地勢而行令我不能見而向營之左陣端我兵照瑞士國之法操練者性急而速放槍雖

有官止之不能聽從故其擊法於敵人無害敵之游兵借地勢而更近並其後之前陣相離不遠如此到相距三百步之處敵兵傷亡者尙少此因敵兵在八百步之處我兵性急放槍尙已放槍而擊之後前來到三百步之處我兵用八百步之妻尺雖然定準彈不能中敵兵至此近處卽急速放槍此時見我兵本營左陣端有敵兵數隊來攻而本營陣端極盡處有不能立定而退回者事已如此卽令接應之隊當住陣端之敵兵此接應之隊轉四十五度速向陣端前往意欲當住敵兵但我兵之操法不熟未到陣端其行列已亂改爲游兵已變爲游兵官卽難於管理且其行向不對陣端散而無紀此時陣端敵兵已近忽然急速放槍攻之則其散亂之兵一定退回此時面前之敵兵衝出而用攻觸之法則後患亦不必言矣

左

敵兵到八百步退之處而略放槍我之游兵內有上等之槍手數人遣放槍其餘游兵尙不放槍若兵官見放槍太多則可禁止之敵兵亦須到三百步之處當其前行時無地勢可避我兵卽盡行急速放槍而擊之則敵兵不能到三百步之處而退至原處此時左陣端所有敵兵數隊來攻我之接應之隊亦轉四十五度向陣端前往既至則不攻陣端之事不成

以上將兩種操法之兵比較其交鋒之事余有兩意論之如左

其一照瑞士國之操法其時不久到打仗時性急而亂放槍失去後閂門槍之益處其二操練不久兵之行動不靈便遇難事時則必亂方欲用之則因亂而敗兵未操熟至列陣交鋒時有此兩難處論去行路時力不足而章程寬又若用瑞士國之法無有常在營盤之兵數得其極大之界限又武官所應有之事亦不操練故無令人聽命之本領如尙是昔時之情形則瑞士國之法尙可用之因兵從路上前往列陣處其時長路上尙能操習近時若定講兵之事則以汽車路運兵列列陣相近處故從下戰書之日至交鋒之日祇有數日此事於一千八百七十年之戰事屢次有之卽如德國第五軍團體之省卽在布國東面波森省所有補額之兵於西七月二十三日晚間到齊二十五日乘汽車路前往來因河西邊排妥屬地此處二十八日晚軍首已至於西八月初二日令其前往初

三日軍體聚會於畢立歇海姆畢立歇海姆在揩兩楚厄西北約五十中里與陸爾罷黑之間停宿初四日行四布里即五十中里當日在威生白克與法國兵交鋒初六日又在活爾脫與法兵交鋒由是觀之來因河西邊在排晏屬地內前往交鋒之處行路之外祇有兩三日可略操列陣交鋒之法兵丁操之已熟故無習練之工不甚緊要若其兵照瑞士國之法略爲操練何能速往交鋒乎

德國所有蘭土韋爾兵與瑞士國同無有常在營內當兵之限數因每一營內所有之十餘人常辦他事此不可謂常在之限數此蘭土韋爾兵須有若干工夫日日練習方有兵氣得此之後而辦事已熟可令其與敵兵交鋒此事無妨因德國已有正兵可先往打仗也

由是以觀德國所用民兵一法非惟可得多兵且所得之兵實有兵之用其人即可臨陣此法歐洲各國漸欲效之布國用此法已六十年而他國亦須更歷多年方能與布國相埒爲此故如德國善用列陣之法勝於他國尚屬可爲德國已擊敗軍火器更精之敵兵若以後又有戰事則相敵之兵必爲民兵如我國仍照舊藏辦操練之事且又講求列陣之法尚可再望得勝也

——布國斯拉弗司撰——

論領兵之事並列陣交鋒之大略

考究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戰事，交鋒所重之兵，即爲步兵，而此事一國步兵之火器較勝於敵國，而兩國步兵列陣交鋒之法，大不相同，奧國步兵之列陣，用大行列急速之攻法，此法爲敵後開門槍之兵，決不可用之法，布國所用列陣交鋒之法，亦爲攻法，顧先用盡徯開門槍之力，而後用觸法，或用攻法，見敵人立定不走，即改爲擊法，急速放槍，打亂陣線，而後用觸法，布國步兵，於此時用游兵之法甚妙，而借地勢以避敵，亦較奧國靈便，論夫六十六年之行列，布國用隊行列，並前面游兵一叢，奧國用分軍或營爲行列，然一千八百七十年之戰事，與此大不相同，兩國相敵，俱用後開門槍，俱善用游兵之法，法國所有煞氏頗槍，勝於德國之鐵槍，但其差不及六十六年奧國用舊式之槍，布國用後開門槍之大法，德兩國之兵，雖操練之法不同，而交鋒時，有相近之法，所有不同之處，不及六十六年布奧交戰之大，奧人之意，用多兵似以一體作一大行列，用重積之觸法，以擊敗布人，布國各兵自主辦事，而敗奧軍之一體，奧國上官管理大行列爲一體，布國隊官管理小行列，而擊敗其大體，在德法交戰時，兩國俱多用游兵，而自主辦事，勢甚分散，然用擊法並攻法守法，待列之法，兩國俱不同，在下論兩事，一交鋒之大略，一德法兩國三種兵比較其交鋒之法，

此次大戰事依地面時候並情形及前後兵之不同因前半戰事與德國相敵之兵，勝於後半戰事，與德國相敵之兵，假如在某處初交鋒用某法，後改他法爲妙，在他處則有不能照辦之故，或在此處用攻法處處不同，故難得一定交鋒之規模，初交鋒時，大約各軍有一主意，至交鋒若干時後，即照情形而變動，凡用攻法之時，必有一定之主意，而用守法者，大約照攻軍之辦法而變動

一千八百七十年德軍列陣交鋒之大意，攻敵兵之陣端，然因不能處處呆辦，故設法攻敵兵之將，援自己之主意辦事，故其包陣端之法，活變用之，法國軍前半之交鋒，雖處處用守法，用攻法者甚少，或言是尼爾之主意，其意欲令步兵速作濠濮，以待敵兵，敵兵既至，則用擊法而逐之，已退，則從濠溝衝出而敗之，又有人言，法人專用守法之故，因德國移兵中之攻法過速，法

軍無奈何必專用守法余意此說頗有理法國如可用移兵之攻法則列陣亦可用攻法後因攻法俱不能用則反言移兵用攻法列陣用守法此言不合於理法國之用守法因德國之兵多而行遠法兵較少無奈何必用守法又法人見此事則以爲自己之槍較布國之槍更遠而更速故作讓溝以待敵則已得便宜即如在威生白克活爾脫司必興割拉勿拉脫師丹各大交鋒之處法國專用守法且在買爾拉士爾（買爾拉士爾東約八中里）法國此時必須用攻法然此處之攻法祇得四分之一

德國軍首前之前鋒三種兵俱有之不論地勢如何馬兵必在前鋒之首凡遇敵兵即另派多馬兵偵探且前鋒之步兵離前鋒之馬兵較之六十六年更遠且六十六年所用前鋒即用與敵兵交鋒之法後面之兵未上已擊敗與人在七十年無此事不甚交鋒必須待後面之兵既上而後交鋒祇有數次未嘗照辦

後面之兵上而與敵交鋒即令多礮列連陣離敵兵一千五百步至三千步不等擊敵兵此法保護後面大半之兵列陣其破爲分軍相隨之礮並軍體礮之大半在威生白克活爾脫菲安肥爾（買爾拉士爾東約八中里）各處之交鋒俱如是惟在司必興（司必興近昔時布法交界薩爾白立克城）之交鋒稍有不同似六十六年之情形前鋒遇敵兵已交鋒而令其立不住後面之兵方接上協辦

礮多而照此法用者最重者在割拉勿拉脫與師丹兩處此兩處有甚長之礮陣線擊亂法軍之陣線並打壞法軍之礮法國雖有拿破侖第一傳下之法用礮多而擊亂敵兵陣線而在七十年時不足用以敵德軍之礮所用之礮不作甚長之礮陣線不過數行而已法國之礮既不能及德國之礮故法國應分外多用礮於一處以補其不足法國數行之礮在數分時內德軍內之礮擊壞之此因礮手能定準也在活爾脫之戰事已交鋒兩小時之後法國之礮即不多放至德國軍前往掃爾河時再放礮法國於此次之辦法如布國於六十六年之辦法即用礮不多也

前已言德軍之主意欲包法軍之陣端惟有時德國之礮已擊亂法軍陣線之中處即不待包陣端而即攻陣線之中處明武藝者屬評此法之不妙傷亡之人太多然評論此事者不知無有一定不攻陣線中處之理因如不攻陣線中處則敵兵退回而不及包之不如攻之令其不能走而我軍之翼能包而滅之又令其不能接應陣端而拒我用包法之翼則我軍之包法能成即如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在克尼克來次除第七號分軍之外不派步兵攻奧軍

陣線中處而用破重擊陣線中處令第一大軍過必司脫立次河前往不用他種攻法如是而得包陣端之妙處然一千八百七十年德軍之翼不能包法軍之陣端而中軍之步兵已重攻陣線之中處不能言陣線中處不可攻須攻敵兵之陣端因有時意欲遍令敵軍打仗有時不欲打仗惟遇其離開卽繞其陣端不能呆辦又交鋒之時我知敵有若干兵敵亦知我有若干兵大約不清楚故不能定用包陣端之法若欲包敵之兩陣端必須知我兵實多於敵兵若知之不確卽不妥當德國第三大軍於西八月初四日與初六日所用前往之法似乎欲包法軍之陣端但此兩日之戰事第一次在威生白克第二次在活爾脫亦有中軍大攻法軍陣線中處若中軍不用此法則法將都愛所帶之分軍必在德國第一軍體未及包之時早已退回又活爾脫未交鋒之前亦有包之之意原意於八月初七日在此處攻法人然因德國第二十號羣之步兵用偵探之攻法而不能離開排曼第二軍體亦往攻之此軍已攻他軍亦往攻之故於初六日卽有交鋒之事

德國第十一軍體並排曼之第二軍體起初前往法軍之左翼並不包之惟因趕退法國左翼的客羅所帶之分軍並擊敗右翼因此兩事是日午後攻弗勒式惟勒村處之高地之敵兵

中軍卽包之德國第十一軍體早受此令此活爾脫之戰事德國第五軍體作中軍攻法國拉烏爾所帶之中軍而攻其面德軍在此處與法軍交戰爲猝然之事故起初之戰事無奈何必攻其面已有攻面之事則第五軍體必定亦攻其面且此第五軍體所辦攻面之事有大便易於第十一軍體之事因第十一軍體在根司台脫之凹路必須出來若德國中軍不攻法中軍之面則法軍可派兵獨阻第十一軍體從凹路出來之事卽不能照令而辦事此處德國第五軍體攻法國中軍之事在德法文戰中爲最難之攻法因此軍內之第十號分軍爲前陣欲過掃爾河攻對岸高處用守法之法軍其河無橋故用架霍布滕之橋插入河內强作過渡之橋且當作橋並過河時有法兵成槍擊之故傷亡者多過河之後卽有平坦草地亦無地勢可以護身且過平地之後卽須爬上高處亦爲難事此次攻戰第十號分軍傷亡者三千五百人故可知不能借地勢護身之時用攻法之難處有如是者

活爾脫之戰事法人亦呆用守法當德國前面之數羣兵過河之後法軍苟能衝出而攻之則可望德國之攻法不成德兵爬上高地之時法兵祇有數營用攻法以逐爬上高地之敵兵

是日德國兵在司必興與法兵交鋒之事亦非受統帥之令卽與上事相同此處之戰事不如尋常之事觀此事卽知德國之官卽職分稍卑者亦有武才此處德國第七軍內之第十四號分軍與法人交戰實爲膽大爲不應爲之事然此因德國官聞法軍已退卽離教場在薩爾波里肯之南前往後知此信息不確然已交鋒卽不能退惟盡力用攻法以免法軍將守法改爲攻法而德國軍知後面之兵必上來協辦從後而來之德兵用礮擊法軍之陣線此處初交鋒德軍有十二營法軍有三十九營故德兵少於法兵然人數雖少尙用包法此處福陸薩爾所擇列陣之處便於守法故德軍不能攻其面然德國初交鋒時人數太少欲包法軍右陣端而未成至午後第五號分軍前來助攻則包法已成此次用包法時同刻攻法中軍之面其攻法亦成此處戰事德軍共有三十營法國尙是三十九營福陸薩爾在此處退同之故因德國第十三號分軍之前鋒已近於福爾拔黑在司必興山列陣處之西南約九千步卽近其左陣端在此處之交鋒並在買爾拉士爾之交鋒初時德軍人數少於法軍人數而法軍仍用守法德軍竟用攻法

若此時法軍全改用攻法定能擊敗德兵法國於此兩次專用守法不用攻法大約料進攻之德兵其後必有多兵接應以上爲兩處相同之事所有不同者德國第三軍在買爾拉士爾應用攻法不如在司必興之强用攻法且十六日已過馬賽爾河之德軍必與白齊恩大軍內之各軍交鋒不令其走脫恐本軍之力尙不能逐敵入城也買爾拉士爾之戰事人少而用攻法則因探信不確之故買爾拉士爾之戰事人少而用攻法則因探信不確之故買爾拉士爾之戰事德國非惟顯出守法之本領又能顯出攻法之精妙此處第三軍用攻法趕退法國人數眾多之軍初用攻法待隨後之軍接應則人數已多此軍當日傷亡者七千人當日午後菲安肥爾之戰事卽買爾拉士爾之東面數里法國軍出力死戰欲求得勝德軍趕退之路不甚多然移兵之主意已成故不必用大力攻之使取傷亡之患次日法軍不戰自退已近於密次城則德國趕敵入城之主意已成菲安肥爾之戰事亦有馬兵交鋒此事觀第七卷論馬兵列陣交鋒之法則知其詳

德法交戰人數最多之處有二其一在割拉勿拉脫西八月十八日之事其二在師丹西九月初一日之事此兩處之戰事德軍用包法滿處顯明

論割拉勿拉脫之包法德國各軍體依大受令前往各處以成包法术爾脫克之意欲尋法軍之右翼在某處而包之十八日午正時德國第七第八第九三軍從羅澤里亞爾起在密次西南約二十中里到渡諦爾在密次西北約二十中里止與法軍面平行德國親軍並第十二軍尚是從買爾拉士爾略向東北前往包法未成當是時德國軍面與法國軍面平行者盡行交鋒第七第八第九各軍之殿近於敵兵則其步兵亦必前往護殿故全軍面有交鋒之事午後德軍右翼用攻法未成日晡時德軍在此處稍退然有第二軍前來接應不致大退然在此處除取聖虎倍爾農家房屋外其餘俱不能破余以為此處德國中軍並右翼必須與敵兵有事令其不能走開不必實用攻法如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奧交鋒在克尼克來次布國中軍性與奧軍有事不令其走往他處接應而已若有他故即如密次不照此辦法而右翼用攻法而未成何以不用擊法而喜用攻法至今未解其故將來總理列陣院有書印出必可知之德國第九軍內第四十九羣前往阿曼肥勒爾在滾格爾之南約五千步似欲用攻法而與親軍攻聖潑里伐在滾格爾之南約二千步為同刻之事意欲協辦令親軍之事易成此兩事初起攻法不成後用磯體前往而包法已成如是即可攻兩處而成事攻聖潑甲伐親軍與第十二軍體協辦該處法將看羅白亞所帶之第六軍亂而退同同時親軍內第三羣並第四十九羣協力攻阿曼肥勒爾親軍之第三羣到阿曼肥勒爾西面高處而第四十九羣到阿曼肥勒爾東邊鐵路停車房當堡用之法將拉米羅爾所帶之第四軍即退回觀德國親軍攻聖潑里伐之事不成可知攻用後開門槍之守兵其事甚難且德國親軍其兵最精最強他國之兵無有勝於此者第十二軍體包法軍左陣端之後親軍第二次攻之其事方成或言此處用攻法親軍之右陣端用斜級陣為攻法其事未成不知此非實用斜級陣法親軍之第四羣為其右翼不過稍在前而先用攻法也在師丹之交戰德軍用全包之法當前往而欲包法西九月時屢次用大力攻之欲令法軍不知我軍用包法初一日午正包法尚未全成因第五軍並親軍之間尚有空處且有數處陣線甚為單薄德軍在此處人數雖多於法軍而在交鋒之處有德軍人數甚少於法軍人數雖在數處俱攻其面然其主意欲令包法成功然在此處凡用攻陣面之法必用多兵為此故有數處德兵傷亡者多數小時之久不能攻進趕退法軍有時法兵多而趕退德

兵然無多時德兵已進攻之此事之故大約統帥恐以多兵用攻法即成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難處即兵多而不整齊欲免此弊故在前之兵少而以多兵留後為接應之大議此事內得調停適中之道甚難一面有已交鋒之步兵人數不足而漸不支此因不派接應兵之難處一面各處俱需接應之兵如俱接應之則以後難乎為繼所以辦此事得中道甚難在師丹時所用之礮雖多然定勝敗則在步兵初以礮擊亂敵兵之陣線步兵即前往用攻法而敗之且德國步兵已取一處礮即隨之而上仍擊敵兵之陣線既亂則步兵前往用攻法而敗之在司必興之辦法亦然

德法交戰之事馬兵交鋒時最多以一鎮為一議或以十隊為一議更大之議不用之然在買爾拉士爾一日之戰事馬兵用大議重積當住敵兵因此處地勢便用馬兵也論夫列陣線之形已用大力交鋒之後不能令其不亂勝者亦不能免此弊雖在初交鋒時陣線頗整齊無多時即壞其形

一千八百七十年之前有多人言以後戰事未必用樹林村莊等當堡用之至德法交戰時則知此言不驗因此次戰事以樹林村莊當堡用者甚多然法國人僅樹林為堡不及德國人之多此為法國辦事不善而失利之一故也

後再詳論之

上言一千八百七十年德法之戰事德軍用包法為交戰大概之主意即同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攻奧國之事惟每交鋒之處地勢與情形不同故照此不同之情形改其包法或問曰德國人用包法法國人究用何法以防之乎

答曰按前時傳下列陣之章程無論何種講論列陣書內俱可查之查得凡敵兵欲用包法其列陣之線必單薄故我可聚兵而攻其單薄之陣線然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戰事所得之見識知此舊章不易辦因列陣單薄之兵用後開門槍擊法甚猛不能任意聚兵而攻之如欲聚兵而預備進攻則列陣單薄之敵兵見此事可調兵以補其不足則用攻法之主意不成而包法仍不能免由此可見德國所用之包法與近時新軍火器相合然包法並非任一國之軍俱可用之若有德國列陣之方有上等軍火器有能用軍火器之兵有精明武學之官并且有當住攻法之力量如此者即可用包法反之則包法必不能成

德軍雖有此等情形法人見我包法意不聚兵而攻之而調事營不單薄之陣線用此試法必滅多兵而攻之而調事營不

成若不理會此包法則其軍以後必立不住若包之而竟能立住則其地勢必是天生之險阻勝於人造之礮臺如此者安可多得法軍屢在交鋒處膽大衝出欲破敵兵包法之陣線惟不過數營而非大叢故其事不成在師丹亦然此種辦法分散而不得力欲成事者必用大叢方可敵兵之主意欲揣知其實者甚難設已派人偵探敵人之辦法必能窺知其數分之主意則兵官應照此意而料理本軍列陣之事然能料理本軍列陣之事必須有大才幹考方可管理列陣之官必思所敵之軍不是呆物而爲靈變之物而本國之兵亦是活動之物此活動之物有最懼性急困倦喜怒等各種難事且有時候天氣之難處並有別種許多情形之難處故將帥必以一切之難處通盤合算且本國之興亡兵丁之性命俱關係於一人如籌之未熟則所害者大故必有大才幹之將軍方能勝任而愉快也近時之戰事關係尤大如有搆兵之端必爲民事起見敗則可廢一朝並非勝則得一省敗則失一省之細故也當此大任者宜何如加勉耶近時之將帥應有一種緊要之本領即能審敵兵之性情攻其所短避其所長又應知敵兵統帥之本領而料酌行之

猝攻法軍法軍因不設備倉皇奔避此爲近時戰事中之所僅見者且此處法軍並非得勝之後而猶既敗之餘何昏昧若此此事可較之一千七百五十七年菲哩特在陸思白克來敗之西擊敗法國並德意志列邦之軍一千八百十三年白立歇而在布國海恼設伏兵以敗法軍一千七百九十三年英世子牙而克公在拉安已敗之後而當日夜間法軍猝攻而滅之西八月三十日波夢之事法國軍在此處不用護衛之法一爲軍內童程不合二爲有童程而不能照辦假如德國兵一日已行二十餘英里大約亦不願作護衛之事又如交戰一日人已困倦大約亦不願作護衛之事然因童程嚴明不能不照童行事法軍內之官見兵丁困倦似不便再令其爲此等護衛之事此處德國第三大軍已行一日之路兵已困倦而攻法軍且不惟第三大軍攻之又有近處排曼國兩軍並第十二軍第四軍自定主意協力攻之此事與法將菲爾義所帶之軍無兵協辦者相較可知德法兩軍之情形不同余當日親見軍內之兩隊若行迷路忽遇德國第十號分軍之軍首即乞降此時後路未斷儘可歸入大軍德軍內倘有放槍者兩隊即行逃避有隊官兩員投降云其手下之兵不能管理無可奈何必得投降又師丹戰事之後所論法兵有一人告余云我們軍官太不合理我與一蘋菓伺要禁阻又法國兵應行路之工夫用之責飯且以先飲湯後疏陣爲其經訓德國雖有古時傳下語如欲交鋒必先喫飽但滿有要事不及喫飯即係空腹亦必能從事也

必略論之此處德軍在日間

西八月三十日法王所作最不合理之事即用守法而交鋒其重當日在美是河希愛爾河比利時交界之間應察會其軍不論向何方向用攻法而前往此事應試之成否未能定也三十日軍事已不安故更應想法用全力衝出腓卯不試此舉無幾日德軍包法已成即全滅其軍衝出之時傷亡被擒者雖多然不至如師丹之全被擒也若法王於八月三十一日在希愛爾河邊用攻法過河或九月初一日果攻德國第四大軍之右翼又可從師丹向西行過伏雜恩在師丹西北不前往沒齊亞爾右師丹西北不及五十里此所被亡被擒者雖不少或可衝出其軍之一半或五分之一必不至全失其重也無論何法應設想而爲之不應束手待斃令德軍能全包之也法王初不料德軍包法之主意能成即不審德國兵將之所長德國之將帥定欲用大力以包法軍能料度法軍之所短爲不誤也

德國統帥料理移兵有一種要事爲根基即令大軍與軍體之官至某處辦事定無差誤非惟能至某處又能依所定之路備過不測之事則可自主辦理仍合於軍令應爲之事此等法始於拿破侖第一即以統帥之令爲綱而以辦而助領令時所有之大軍然除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與七十年兩次交戰外列陣官辦事無有大於是者且在德國軍內之列陣官其權甚大移兵領兵與列陣詳細之事俱是管理列陣之官定之統帥所定之大意亦能深悉而照辦從前列陣之事除德國之外不甚講究近時各國觀德國列陣之官辦此大事故亦照德國之法而定章焉以上論德法交戰時所用攻法列陣大概情形其守法列陣大概情形如左

國巴黎斯與密次兩城所用之守法本書另有一卷述之茲不具論惟羅亞爾河與都城北面所有法軍趕逐圍城之兵而德軍攔之所用之守法並在東面韋爾特爾當任波爾拔氣所用之守法觀德國兵按其操熟之情形用拿法並不性急放槍故法國用攻法人數雖多於德兵其攻法竟不能成查近時所用之守法與前時所用之守法不甚相遠不如攻法之相差甚多也在守法時定用何處列陣而守之其事與攻法相同亦無差誤因此德軍所守之地較尋常同類之軍所守之地更多其故因敵兵攻某處其守兵有行路之本領能趕到接應而令攻法不成又到所守之處因其擊法之妙故守法之力甚大其所用擊法

命相距已近而放槍此爲德軍擅長之處也
列陣線內所守緊要之地德軍前陣人數衆多因凡用守
法之軍必須在初起重用擊法後面有數大議爲接應之
兵而不用多小議爲接應之兵若有工夫卽分所列陣線
爲數段而每段各有其接應之議
論夫用礮德軍用守法初交鋒時其多礮在列陣處擊攻
法之敵兵敵兵向陣線進攻卽先派馬兵攔阻之至不能
攔阻時卽退回至本陣線之後又德國兵官當用守法時
亦能早知法軍在何處用攻法而預防之卽如韋爾特爾
知波爾拔氣所帶之軍欲至彼爾福阿城之直路故守兵
更多在他處長六十里者卽里賽納河相近處其陣線單
薄似爲疑軍不令法人知某處守兵更多此非正用守法
之陣線也
論夫法國所用之攻法在師丹戰事之後用礮多而更妙
卽如在羅亞爾河並攻韋爾特爾於黑離可爾是也所用
步兵列陣之法亦照德國之辦法有用包法之主意而不
成然在羅亞爾河邊所有巴拉弟愚賞西波爾拔氣所帶
之軍其人數多於此處之德軍其用包法之主意似亦有
理第此處之法兵操練不熟且不靈便其兵官之武學亦
不深故所用包法與攻陣端之法呆笨而無用論夫波爾
拔氣攻韋爾特爾於里賽納河之事其兵缺少糧食故攻
法不如尋常之用大力者苟有糧食而能出大力豈能於
六十里長之路以四萬德兵單薄之陣線攔阻十二萬法
兵乎德軍所用守法之中尚有攻法假如法軍取德軍所
當堡用之物或列陣之處則德軍暫退卽於夜間或次日
再趕逐法人而取之卽如西八月三十一日在薩肥尼之
事或西十二月初二日在賞比尼之事在馬翎恩河邊都城之西南約二十中里在德軍內有此種事情則分派奪回此處之一羣兵雖一日行路不歇或一日交鋒不息軍令既至卽必前往取之德軍章程之嚴有如此者閱此書者不可謂德兵以攻取爲樂事常夫八月中交戰初起兵心雄壯尚有敵愾同仇之志及至冬時露宿風棲辛苦萬狀而不敢休息者軍令使然無足怪也
羅亞爾河邊並法國北邊以及東面近瑞士交界處所有日久之戰事屢次在當堡用之物內改爲暫用之礮臺內用圍城之礮並船上大礮此事德法兩國俱有之卽如在里賽納河邊韋爾特爾用之在阿艮法人用之惟西十二月初四日德國取阿艮之暫用礮臺並堡則其堡與礮臺內所有之重礮法人不及携帶德軍取之在此各交鋒處法人用堡多而且妙較之上半戰事用堡更多且是時兩

國俱取村莊等處爲堡觀此事即知數年前人言以後不
用村莊爲堡之說不合於理然近時爲村莊等處而交鋒
其時不及前時之久此因攻法之擊法勝於前也
總論一千八百七十年德國軍所用列陣之大略如左
一德國用攻法之時必攻陣端但或早或遲亦攻其中
二德國大約先多用礮擊亂敵兵之陣線而後用攻法
三多用游兵
四馬兵之用處有限
五守法善擇地勢用礮多而專在一處擊法與其情形相
合即相距不過遠
法軍所用列陣之大略如左
一雖見德軍用包法尙是呆用守法
二若用衝出之法惟有零星數叢不用大軍故衝法無用
三亦多用游兵
四礮太分散而雜似無有一人總管其礮者
五馬兵若用攻法其膽甚壯但與情形不合因其攻法似
乎德國步兵無有後開門之槍
六上半節戰事法國游兵大叢恃膽大而前往然放槍太
多時即敗
若即與行路有碍且常有從極遠處放槍之弊下半節
戰事將軍領兵之法不妙且兵不靈便故攻法呆笨無

臨陣管見卷七

布國斯拉弗司撰　布國　金楷理　口譯　新陽　趙元益　筆述

各種兵列陣之法

論步兵　在法國礮彈擊到之處德國兵前往時用雙隊

營之法如三其此營與彼營分隔處大約三十步如此辦法傷亡者不多因法國之礮用之不多而不妙此種行列之法在大交鋒之處如活爾脫實爾拉土爾割拉勿拉脫師丹等處尤為便易因此種大行列易於管理能令其任向一方前往礮彈擊至行列內兵亦不逃散且向列陣處前往時法軍之礮不能攔阻德軍之步兵若法軍之步兵內即有相反之事無論為新舊之兵若有德軍之礮彈擊至行列內無不逃散一因法人性急而浮二如其軍內之章程不嚴者有開花彈擊入定必散開德國營行列若有開花彈擊入其內不過略亂而已依令整齊之仍向前往如無其事法國行列內遇此事必致分散必需多時方能整列而前往

若前往之處有地勢遮蔽彼此不能相見即已用隊行伍並其隊行伍前面分派之游兵以免不防而受攻之險其隊行伍後面仍用雙隊營之兵若步兵已到列陣處將交鋒即必用隊行伍並前面分派之游兵為前陣若以半營作行列在前陣內不多見之然有時離敵兵尚遠已用隊行伍此法不妙因隊行伍在遠處無用而領兵之事甚難因以一營為一體則易管理以一營分為四隊則難約束且其前往之向亦難確準交鋒後已改為攻法則前陣內大約有並列之隊行伍間有前陣內為半營並前面兩隊行列者法國人前面所用游兵多而其後面以兩隊或四隊作一行列而其行列離游兵較遠法國之游兵與德國之兵相距一千至一千四百步之遠已用擊法放槍此時德國列陣內已有傷亡之兵為不便之事然並未打亂陣線因如此之遠雖有傷亡之人於前往之事有礙尚屬無妨德國即在每隊內派出一分隊為游兵至與法國煞氏顯槍相距六百步至五百步分隊已嫌不足故至四百步之相距即借地勢護身若無地勢即伏地放槍若前時未派第二分隊作游兵

法國兵放槍多而不準故德國兵官亦知多用游兵以擊法報之如此可擊亂其陣線而預備攻觸且可免後面陣線多受擊法又多用游兵則後面陣線單薄而受傷者可少拔德國軍章列陣線應依情形近於游兵為妙必不可

過遠，然德國兵官必依情形，較遠於游兵，此爲妙法，因在較遠之處易於接應者，則以較遠爲宜，因列陣在較遠之遠雖陣線內之兵伏於地面傷亡者尚多，故無奈何或以前陣全改爲游兵，或令其立在較遠之處，全改爲游兵之事，有時亦不可少，因交鋒時，游兵內傷亡者已多，全改爲游兵，不過補其所缺耳，在凹凸之地面，可借之以護身，則前陣線之兵，更近於游兵，但因前往而近於敵國之游兵，故各人自借地勢護身，兵官不能管理，即全散而自改爲游兵，又因更近於本陣之游兵，則槍聲更猛，官之號令，兵不能聞，惟有帶之前往游兵內，則全改爲游兵，如前陣已改爲游兵，而後陣未往，左右協辦攻法，則改爲前陣，設後陣已往他處用攻法，則惟有游兵一線而已

德國之游兵用擊法，若干時，觀前面有地勢，則前往借地勢護身，則較近於敵兵，而仍用擊法，若無地勢可護身，則伏地用擊法，後即前往一百步，仍伏地用擊法，如此前往數程，近於敵兵，此事德兵操之已熟，故至臨陣時，辦之甚善，又德兵亦知法兵槍勝於德國之鍼槍，在遠處則法兵便利，故以相近爲妙，德國游兵前行時，按地勢情形不同，故有處離敵一百五十步或二百步或三百步或四百步，似成一彎曲之線，無論用何法，至此相近處，游兵傷亡者不少，至此情形，則各處游兵，彼此有進退攻觸之事，其陣線活變之至，此因全改爲游兵，官難約束也，德國步兵，多用擊法，在五百步起，至一百五十步或更近此用擊法之步數，有理，且與近時軍火器情形相合，能用盡後開門槍之力，擊亂陣線而後用觸法，若敵兵陣線未亂而用觸法，萬不能成，

論夫法國列陣之法，至交鋒極猛時，法國兵官竟不能約束其兵，雖其兵力強而膽大，而其服上之心遠遜於德國之兵，德國游兵前往時，法國亦增兵於游兵內，德國步兵之槍彈已及法國游兵後之陣線，即亦散而全改爲游兵，其弊比德國之兵更重，若按上節之情形，兩軍游兵多而重用擊法，無論法國與德國游兵後面之兵，欲前往依令同刻放槍，俱不能爲之，此事雖操練嫻嘗爲之，而當交鋒時，兵官一覽而知不能用此法，攻法之軍，未嘗用之守法之軍，欲用而不能，如此即知在教場所操熟者，在交鋒時未必能全用，此亦所得之見識也，法國人教場操練一營，張陣而依號令同刻放槍，德國於無事時，亦操練不用一營而以一隊或一分隊張陣，至臨陣時，亦不能爲之，法國有幾

天一營張陣依令同刻放槍但因遠而彈不能及至兩軍之游兵已交戰數月之內所有依令同刻放槍之事一手之指可記之德兵用此事者皆由法兵捽不及備而用之即如德國第二十五鎮在肥來爾賽克司爾花間另開依令同刻放槍法兵傷亡者多

德國軍內初交鋒時有陣線內之數叢不待擊法打亂敵兵之陣線即衝出用觸法此事成者甚少如有成者即因其兵用觸法有他兵協助之惟此事亂本軍之陣線不同號之兵必夾雜其中凡游兵用觸法時另有兵自後而上意欲加游兵之數或欲用攻觸之法此等不同號之兵亦夾雜游兵之數或欲用攻觸之法此等不同號之兵亦夾雜游兵之內因游兵不能分其向陣端移動而讓之地約恃其膽大氣壯且近時軍火器之難處甚少然在凹凸地並分隔之處多即如在活爾脫則有不同號之兵相雜甚亂此事似乎近時之火光與藥煙能挑動各號之兵而亂之又在某處起初祇用半分隊爲游兵前往若干路後另派半分隊或一分隊或一隊前往爲游兵則因所借之地勢不同而入別隊之游兵內如是則雜亂殊甚

德法交戰所定之勝敗大約敗者得包陣端之難處陣端已得危險而立不住各處游兵之擊法必損於前觀此情形則全陣線之兵衝出用觸法若不能用包陣端之法或欲用包法而敵兵不知或不變動則游兵之擊法照舊若後陣已近即衝出用觸法但有行列者不甚有之必多用游兵前往後陣行列散雜於游兵之內此時兵威雄壯前往呼號鼓聲作其氣大約法兵不能立定然在列陣交鋒之處兩軍之兵用觸法相持者則無有之惟在當堡用之村莊或樹林內則有觸法相持之事凡如此衝出前往用喇叭或鼓之號令兵眾俱鬧而同時衝出即有鼓舞之意故喇叭與鼓聲軍中必不可少德軍所用衝出之攻法大約恃其膽大氣壯且近時軍火器之難處並不在乎用攻法之時惟以地勢護身用擊法時忽然令其躍出用攻法則覺爲難事如已前往則不難矣

德軍用攻法時又有一種情形法兵性急多放槍而無用後無藥彈其擊力漸減自行退回德軍即前往而得其列陣之地且用攻法法國兵亦回轉用攻法德兵略退然無多時德國兵官仍令前往而攻逐法人德軍如此煞住占法軍列陣之處而仍跟於後法軍回攻德軍必退此爲德國軍法之弊必查其故而改之凡有此事有前往喇叭或鼓之令或有呼號之聲大約仍可前往余屢次見之凡有

如此退回之事。德國兵官仍向前往。因此德法交戰時。德國兵官傷亡者甚多。法國兵若先退。而後改為攻法。則出大力。壯甚然。此事無用。因其大意用守法。此等攻法。尙屬分散也。在活爾脫。貫爾拉士爾脫拉勿拉游三處之交戰。彼此游兵屢次有攻退之事。此為向所未有者。因兩國俱有上等之步兵。故勝負不能即定也。若一面之兵。攻而得其地。則退後之兵。無多時仍前往攻。逐之如是屢有進退之攻法。有此情形。因兩國之兵俱膽大。有不肯敗之勢。若退則必復攻。意欲得勝。二因近時之交鋒。步兵全改為游兵。此處游兵。用大力擊法。卽不能免打亂彼處之陣線。而退回。或彼處之兵。仍立定而用大力擊法。卽不能免打亂此處之陣線。而退回。除擊法之外。另見有敵兵往陣端受攻之雜處。之處。敵不能立定而退回。以免陣端受攻之雜處。

法兵見本軍已大敗。其全軍俱有缺望之意。棄槍而走。在活爾脫與師丹。法國兵棄去軍火器甚多。有數十里之長。故馬兵不能前往。恐傷馬足也。此事在法國屢次見之。然未見有此所有棄去之軍械。因德國兵見之。然無馬能車步兵。棄槍無者也。

法國馬兵用攻法而德國步兵不能趕退者。此事幾無之。且步兵不過為擋蔽之游兵線。並不作方隊。卽如在活爾兵。不能成事。在勿羅應（師丹城北之鄉村）所有平原上之德國步兵。有法國馬兵攻之。亦不能趕退。德國游兵。惟用擊法。馬兵之攻法。卽不能成。

德國步兵屢攻法國之礮。並其密脫拉而由司礮。卽借地勢護身。而漸近至六七百步之遠。卽放槍擊斃其馬。又攻護礮之步兵。敗之而取其礮。凡敗軍之礮。早晚必須退回。若不及退。而攻軍之步兵。與之相距六七百步。卽不能退回。因礮不能特其彈以護身。必藉步兵以護之向來如此。且近今有後開門槍之步兵。更不能特其彈以護身。法軍大敗之處。失其礮之大半。在活爾脫與師丹兩處。法軍失去之礮甚多。但在貫爾拉士爾與割拉勿拉脫兩處。德軍祇攻進數處之陣線。後法軍自退。故所失之礮不多。所以此處法兵之敗。不能與活爾脫等處相比。

德國步兵用守法時。與法國步兵用守法時。其擊法大不相同。法國步兵。從遠處已放槍擊德國兵。令其傷亡。然不能攔阻其前往。後德兵更近於法兵。法兵之擊法不甚猛利。因其有多兵。尙未改槍上之望牌。故有槍彈從上而飛過者。法國步兵放槍時。不善於定準所放之次數甚多。德國步兵離敵三百步或四百步。初起放槍。此事德國兵不能免者。因德國之槍。不及法國之槍也。法國下半節戰事

所招之新兵，初起放槍之處較拿破侖之兵更遠，此時德國因多用守法，借地勢護身，故法兵從遠處放槍，毫無所害，且由敵兵漸近，惟有零星數兵以槍還擊而已，法兵已近，即忽然放槍彈如雨下，攻法即不能成德國步兵之擊法，雖已操熟而交鋒時尚有性急而太遠太多者，無論何情形，用後開門槍，在近處放者，大約可得勝，違此理者，未必能勝。

論夫依令同刻放槍之事，在教場操練守法者用此法，然德法交鋒時，用此法極少，德國兵或借地勢護身，在濠溝或堡或土壘之內，用守法，即亦不甚用，依令同刻放槍之法，然有此情形，多用自主定準放槍之法同刻放槍之事，必爲行列之兵，然行列前往時，大約有敵國游兵擊之傷亡者多，即攔阻放槍之事，記德法交戰之禮屢次言依令同刻放槍，以成大事，但查報明打仗之文書內，則無此事，如有此語，大約欲辦而不能據各處同交鋒之兵官云，未見依令同刻放槍之事，故記事之書，不可盡信也。

凡德國步兵用守法，即備暫用之濠溝堡與礮壘等物，此不肯離其護身之物之意，爲此村莊內數處之交鋒，較之昔時用舊式之槍更久，然在他處，則有相反之事，村莊之邊，在此處即可用盡後開門槍之力，至村莊內，則攻守之力相等，常有或攻或退之事，無論用攻用守，俱有事在下卷尚須詳論之，茲祇言最便之物，爲游兵之濠溝而與近今之火器爲合宜。

論夫村莊當堡用之而有攻取之事，則在德法交戰較之布奧交戰更甚，布奧交戰有此事而不多，即如最重之處在羅斯白力次布兵攻村莊而包之，其法甚妙，奧兵守法不善，故其交戰爲無甚緊要之事，法兵於此事更靈便，似有天然守村莊之本領，故交戰之事甚大，德法交兵第一次大戰在西八月初四日，近於威生白克並其南面該思白克兩處，已有攻守村莊之交鋒，後圍巴黎斯時，城外村莊常當爲堡，又在羅亞爾河亦多有此事，前卷內余已駁他人之說，以後村莊不當爲堡用之因近時用後開門槍，所以交鋒之處必擇前面無遮掩之處，如有遮掩則不能用盡槍之力，即與舊式之槍所勝無多，此語余在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已駁之至七十年有德法交戰之事，即知余言不誤，余所言之理，因用後開門槍之戰事必多用游兵游兵必借地勢以護身，無論大小，即村莊亦必借之故有村莊攻守之事，凡借村莊當爲堡用，意欲守之，則必重守村莊之邊，在此處即可用盡後開門槍之力，至村莊內則攻守之力相等，常有或攻或退之事，無論用攻用守，俱有不肯離其護身之物之意，爲此村莊內數處之交鋒，較之昔時用舊式之槍更久，然在他處，則有相反之事，村莊之邊已破，其守兵即逃，此事更多，爲此在德法交鋒時，爲村莊而交鋒，其時不及一千八百十餘年交鋒時之久，大概

如此惟有數處如波而射薩土登等處交鋒之時更久在村莊交鋒時法兵之操練雖不及德兵操練之熟然其兵力相等惟德國武官所知攻守村莊之事勝於法國武官故終於得勝也

德國步兵非惟有用操法之善又能習練照情形不同而改變其法因此處處所有之主意欲前往前往時用盡後開門槍之力又借地勢以護身又避攻敵兵之陣面而攻敵兵之陣端此事前陣內之兵無論在何處交鋒俱顯露此意且在凹凸地面並分隔甚多之處凡有游兵屢次攻退之事則其所列陣線雖於管理兵官惟有以身先之則兵必隨之而行德國步兵所用交鋒之法各處之兵照一律而交鋒因照一法而操練惟有獵兵操法不同故交鋒之法亦不同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前兵部示獵兵訓條云獵兵為最貴重之兵因其擊法勝於他兵故除守法最緊要處之外不用之云云操法依訓條而行一千八百六十四與六十六兩年之戰事布國俱用攻法因此獵兵不用而其官與兵俱有不願之意所以改獵兵之訓條攻法中亦用之操練時亦與他種步兵無異惟放槍則更得法耳及至德法交戰卽與步兵同用德國獵兵第五營攻取法兵之磯此為交戰內之第一次獵兵前往與步兵相同傷亡者亦不少其擊法大約勝於尋常之步兵然各兵合用擊法亦難定其優劣在圍密次與巳黎斯兩城時有幾處須重用守法之擊法故多用獵兵又在巡查之時多派獵兵在內以便定準擊敵偵探之兵由此以觀獵兵之用處甚大然在每一軍內有獵兵一營聚在一處其法不妙此事余不必言之過重因德國有打獵為業之人此等人喜其同業之人在一處辦事且亦能出力故亦不必廢獵兵之營此等獵兵亦為聰明者在工人內亦為上等故可用之於巡查之事在前鋒內亦可用之護磯之事亦必用之又在偵探之事亦可用之

再略論一千八百七十年與七十一年德法交戰中步兵列陣交鋒之法以無有者先述之一同刻依令放槍二行殆用攻法如有之卽必極小而不及一營所有者如下一兩軍多用游兵二交鋒之時久用攻法者不過漸近於敵兵且陣線有進退活動之勢三或因包陣端或因一面之兵擊法漸無力卽前往而前往之時有多游兵急速前往敵兵之所而趕退之游兵已前往卽不肯退因退卽有傷亡之患四德法兩軍因多用游兵而不同號之兵雜於一處兵官不能管理在凹凸地並有分隔等處分外有此弊五德國兵放槍合法而定準與敵相距不遠用擊法法兵

性急導頭不能定相距尙遠已用擊法

論馬兵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戰事畢卽有多人著書論各種兵內言馬兵之用處各人意見不同今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戰事畢各人意見更不同或言大叢馬兵可攻後開門槍之步兵萬無此事或駁之曰德法交戰時馬兵能辦事實有大功余意觀之馬兵有益與否必須觀戰事之全方能定之不可以一兩處之事例之又前有人云馬兵毫無用處忽在某處馬兵成一事爲前所不及料者故視之太重又如欲論馬兵之有益與否須從列陣內公論用馬兵之理步兵之官不可輕馬兵而重步兵馬兵之官不可輕步兵而重馬兵且知在一處所成之大事必忘卻在他處有相反者因德法之戰事非在一處也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馬兵之軍體或分軍不甚用之此年之戰事馬兵在陣後而不用故考究陣法家疑馬兵之軍體或分軍無用彼時余亦有此意欲分馬兵爲小叢隨步兵而行或自主辦事者最大之叢爲一羣且若有緊要之事可將數羣合而辦事此爲不多有之事德國兵部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後新定馬兵之章程廢馬兵之軍體而用馬兵之分軍人數不過多足以自主辦事至德法之戰事查知兵部所定之法甚妙與近時情形甚合能盡得馬兵之力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相敵之兩國馬兵之數與力相等觀此年之戰事祇有七日之工卽知交鋒處所用馬兵較多於一千八百七十年之戰事且是年用馬兵以攻馬兵不少在一千八百七十年未聞有此事其故或因法國馬兵不能與德國馬兵相比或因法國馬兵列官自知其馬兵不及交鋒

陣法不靈便而不及交鋒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有數次見布國馬兵破奧兵之陣線而取其礮八言奧國無後開門槍故可辦此事然於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國步兵有煞氏頗槍德國馬兵亦照前法辦事故可知步兵雖有後開門槍馬兵仍可破步兵之陣線此因交鋒極猛時陣線有進退活動之事故馬兵可乘機辦事然馬兵辦此等事者究有幾次且德法交鋒次數甚多馬兵破步兵陣線之次數如何相比又馬兵破陣線究能成何事而破陣線時究與勝敗有何關係此必查究之方能定馬兵之有益與否

論夫德國馬兵攻法國步兵成事之次數甚少德國與法國上半節交鋒馬兵大兼用攻法成事者祇有一次而下半節之交鋒德國馬兵攻法國新招步兵成事三四次上

半節戰事德國馬兵所成最大之事即於西八月十六日在買爾拉士爾之事此為近今數十年中馬兵成事之最大者雖在一千八百五十四年英法土三國攻俄羅斯於黑海邊又一千八百五十九與六十六年有大叢馬兵交鋒所成之事無有大於此者又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意大里與奧國之戰事奧國之馬兵攻必克西由與恒白爾脫所帶步兵兩分軍但祇能從方隊分隔間衝過不能破其方隊買爾拉士爾馬兵之攻法有相似之情形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巴拉客拉伐英國楷爾迭更帶一羣馬兵攻俄人其情形亦相似但此處兩相敵之人數不能比買爾拉士爾之人數又在巴拉客拉伐英國之馬兵無益而乘去在買爾拉士爾之戰事若不用馬兵即不能得勝此處之事又名菲安肥爾戰事宜詳細言之以明其理

德國步兵第三軍自午前九點鐘起與法國三倍人數之軍交鋒此處交鋒之故因法將白齊恩所帶之軍欲自密次向西至浮而旦德國之軍攔阻之此處交鋒游兵陣線有上節所言進退活動之事德國步兵至午後一點鐘藥彈將盡故在一點與二點之間令馬兵數鎮用攻法與步兵協辦交鋒之處大半為平地用馬兵甚便此處法軍前陣全為游兵德國兵官料本兵藥彈將斷則敵兵亦然故在敵兵陣線數處令馬兵用攻法即沉數羣攻之馬兵又有法兵趕退馬兵並有馬兵攻之德國馬兵即退同數點鐘之後馬兵又辦事一次其情形相同或問此為成事或否曰此為成事因馬兵之攻法暫時攔阻法軍之前往當此時即有德國他軍接應第三軍法軍不能移開其攔阻之事即成此處馬兵之攻法為統帥所用攻法之妙法亦為馬兵之大功惟此處馬兵之攻法數羣內有傷亡三分之一者有傷亡二分之一者而所辦之事與昔時所辦之事不同此次為暫時攔阻法軍前往昔時之馬兵雖未立定重積衝散步兵而定勝敗買爾拉士爾之馬兵惟以勝敗而勝敗之機已伏於此法國游兵陣線內另添兵補其所缺而德國傷亡之兵多於法兵由是以觀馬兵之攻法可從步兵之間衝過而不能滅之然恐人以余為偏重步兵而輕馬兵假如在買爾拉士爾不獨為第三軍而有數軍體又如一點鐘時未定勝敗令馬兵兩分軍前往用攻法如八月十六日所辦之事何人敢言如此即定勝敗乎此勝敗之不能定因馬兵已擊亂敵兵之陣線必當退回以免後開門槍之攻擊此退回之事即與本步兵之攻

尙有碍當此時敵兵之陣線亂而復定在賈爾拉士爾有此情形，始無論如何評斷此次之戰事於近時交鋒內不甚有之除賈爾拉士爾之外德國馬兵之大叢攻法國步兵與馬兵他處無之在割拉勿拉脫之戰法國德國之馬兵俱在列陣線之後不能用之在司必興威生白克亦然在活爾脫師丹法國之馬兵或一羣作一叢或一鎮或一隊作一叢攻德國馬兵在阿迷恩阿巨等處用攻除賈爾拉士爾之外德國之步兵未成一事

法所成之事攻破者較多假如在阿迷恩德國馬兵數隊擊散水師兵一營而取其礮數尊在阿巨德國胡薩爾馬兵（此用波蘭加國衣服其名起於馬加卽一馬兵也）第四鎮列陣處奪取法軍之礮一行又西十二月初三日在羅亞尼德國之烏蘭馬兵（此用波蘭國衣服其名起於馬加卽一馬兵也）第十一鎮之一隊見小路上一千五百步還有法國礮一行前來卽往攻之法步兵之護礮者卽走礮尙未及放馬兵卽奪取之此等事並他種小事德法交戰內德國馬兵屢次辦事故可知馬兵之佳處在瞻大而能乘機會近時有新式之軍火器而馬兵能如此辦事不能不誇獎之然德法交戰內德國用馬兵七萬人與上所言之事究屬相配與否且必算用馬兵之費爲步兵費之三倍有餘再法國步兵用後開門槍始於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打仗時有補額之兵未嘗用過後開門槍則不善用又法國步兵之擊法不甚考究前已言之以後法國兵之擊法必能更勝而補額之兵亦能用後開門槍則德國馬兵未必再能辦相同之事又假如步兵能用後開門槍而馬兵欲攻之則其事同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浪恩薩而察之事此處有布國第十一鎮之第一營分爲兩半已交鋒四小時之久將困倦而退回又有他鎮內打散之兵夾於其內有哈諾威署名馬兵來攻其舉不成以後德國馬兵欲攻能用後開門槍之敵兵大約亦如哈諾威之馬兵又德法交戰時有馬兵所辦之事極應誇獎然德國馬兵有二十五鎮內（德國馬兵其有九十三鎮）幾無傷亡之人可知其未嘗用之又在巴恩拉羅蘭特有馬兵不少地爲平原用馬兵亦便竟未用之因此處法步兵之擊法甚猛也

布攻奧德攻法兩次之戰事馬兵列陣交鋒之法相同或分前後數隊依次攻之或用斜級陣法此爲同理比此更好之法欲破敵兵之陣線者無之若步兵操熟能用後開門槍而膽大者必不能爲馬兵所敗德國馬兵所擊敗法國之步兵俱爲操練未熟之兵上論馬兵在列陣交鋒處按近時情形有用或互所有馬兵用之爲護衛偵探之事

論列如左

德國馬兵當軍前往時在前面似紗籠之狀令敵兵不能見我我可知敵兵之事此爲馬兵之大功德國軍未到交界處馬兵已在大帥中處之前甫過交界馬兵卽遇法國之兵在司必與戚生白克活爾脫三處馬兵卽退至步兵之後此三處之交鋒已畢則馬兵仍在步兵之軍首爲追趕敵兵之用似乎常追及之在前面馬兵分軍內分派數隊向各方向意欲探敵兵退回之方向若不退回卽在某處列陣此等馬兵必以前往遇敵兵爲事其辦法甚善可謂膽大而心細此馬兵有時在軍體前鋒之前數十里之遠已令其處之居民畏德國之兵將至各處俱畏此事卽如在龔西法兵見德國之馬兵卽不肯守城而逃有時在前面數站之路分派小隊遇敵人護衛之兵隔斷退路如有此事必定有數馬兵逃回報信從菲哩特時所有胡薩爾馬兵已如此令敵人駭懼至今始有之法人處處俱呼烏蘭馬兵至矣其驚惶如此馬兵離軍首尙遠卽令法國地方官預備軍中需用之糧食物料等或在前面毀壞法國之軍械所或軍料局或毀汽車路橋旱路等或割斷其電線令其送信較遲德國馬兵雖辦此各事而法國馬兵不攔阻之不解其故或是法國馬兵之將不知此辦法第知以馬兵用於列陣之處如派往他處則列陣時缺少馬兵然法將在數處亦用此法其辦事不能與德國馬兵之辦事相比又難言因初交鋒時在司必與與活爾脫兩處法兵大敗其入心已亂而失望故不用馬兵

德國馬兵分軍如此前往離軍首一站或半站之遠辦護衛之事而馬兵後之各軍體可穩當前往不必另籌護衛之事或可紮營而休息不必處法兵乘我之不備軍體之處不過有數人把守如此步兵可省其力以爲交鋒之用此種馬兵分軍定在軍首處及至交鋒之日卽令其至軍前師丹交戰之前數日德國馬兵常近於法兵故不能確知德國步兵在何處其移兵包法之能成俱爲馬兵保護之功又麥克馬韓從爾蘭並砂龍兩處動身前往師丹之事俱是馬兵分軍前面分派小隊所探悉者德國統帥得此信息卽照此信息而辦移兵之事包法能成若得信稍遲卽誤事而師丹之包法不成

下半節之戰事法國馬兵不多故德國於下半節戰事有馬兵甚多更屬有益在羅亞爾河邊數十日之戰事德國步兵甚少而用守法無日不戰頗屬困倦故馬兵辦護衛之事而步兵可以歇息法人見德國馬兵贍大而在凹凸地辦護衛之事頗爲詫異十月之後法國馬兵之將不知此辦法

阿在羅亞爾河栢近處俱有之故德國馬兵傷亡者多事雖如此馬兵不懼尙能出力辦護衛之事然而有數處馬兵不能獨立必派步兵協辦方能守之又有數處馬兵不能前往因有法國步兵攔阻凡有此事卽必派步兵協辦爲之開路

上所言者爲馬兵所辦護衛偵探害及敵兵一切之事以及需索軍料等較之列陣交鋒時所辦之事更緊要此爲馬兵分內之事而且德法交戰時德國馬兵盡力辦此事或言馬兵又有一用處卽其大叢可以速行故能自主辦事而攻敵軍之旁或背然此事布與交戰不能辦及德法交戰亦不能辦如欲辦此事則馬兵列陣交鋒之力應更大於今時所有之力小叢步兵有後開門槍在凹凸地或有多分隔之地面則小叢步兵能攔阻大叢馬兵德法交戰時所用馬兵可謂前鋒前面之先鋒且因當此先鋒之分軍又另派小隊向前故似乎德國之軍占地甚大耳

德國馬兵在羅亞爾河邊並在波立吞亞部前往偵探之時屢次遇法國乘馬之步兵其兵有煞氏頗後開門槍見德國之馬兵卽下馬而放槍馬兵不能前往烏蘭馬兵因祇有長桿之槍不前往胡薩爾馬兵並得拉哥恩馬兵卽輕馬兵有後開門馬槍退同下馬亦作步兵卽前往與法兵交鋒得勝者多爲此烏蘭馬兵求給奪取之煞氏頗槍意欲下馬與敵交鋒又德國之胡薩爾並得拉哥恩兩種馬兵所有之針槍不及法國煞氏頗槍故下馬交鋒時頗有難處故今時各種馬兵必須預備能擊遠之馬槍馬兵下馬作步兵以交鋒此非新法始於俄羅斯王匿可拉士其時有得拉哥恩馬兵一軍體余以爲此非用步兵乘馬可作下馬之步兵而爲用馬兵可以下馬而交鋒非在列陣內下馬交鋒而欲在偵探等事遇敵兵小隊攔阻可以下馬用擊法攻逐之又敵兵之馬兵有能擊遠之馬槍而我之馬兵無之卽不能相敵故必有能擊遠之後開門馬槍或有人駁此意用百年前傳下之語云馬兵用槍非上等馬兵因馬兵特其重積與刀而得勝也答之曰昔時無來復線之槍從前口裝藥彈放之遲而準不定槍之放與不放同故此言有理今時之後開門槍則不然能急速開放且定準而遠則其情形不同如教習烏蘭馬兵在何時應放槍在何時用重積按情而辦事亦不失爲上等馬兵近時列陣交鋒內之變動較之令馬兵用槍之變動更大依余意輕馬兵並烏蘭馬兵每隊內之一分隊亦有如此之槍其甲馬兵並烏蘭馬兵全用能擊遠之後開門馬槍且重馬兵內卽歷餘兩分隊不用

前數年八俱論用乘馬之輕步兵以辦戰事中之雜務余亦此意然已得一千八百七十年交戰之見識卽改此意當德法交戰時馬兵可用槍之擊法機會甚多若欲處處孤乘馬之步兵則其數必多此等人專能辦雜務不能用於別事余意尙是以輕馬兵教習擊法能下馬用擊法而敗小叢敵兵卽爲正馬兵較勝於乘馬之輕步兵

上言德法交戰時德國馬兵所辦偵探護衛並先鋒等事其益處甚大然而所辦之事尙不能與馬兵人數七萬人之數但應防備一切可有之事而照此情形預備各種兵數此言有理然交戰之事總須揣知多有之事而防備之且無論何情形步兵必有用處無論何種地勢步兵必可交鋒此兩事馬兵不能當之又假如密次投降遲半月則菲哩特楷爾之軍不能移動而向羅亞爾河邊之軍則怕拉丁之軍可盡力以攻分特坦所孤之馬兵兩分軍其力亦不足以相敵若此時有步兵兩分軍卽足與分特坦協辦而禦法兵如將德國馬兵之半孤往與分特坦協辦其力尙不能及兩分軍之步兵觀此情形余意德國馬兵八數多四分之一若以此四分之一之費多養步兵其餘四分之三足以辦馬兵之事

論礮　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戰事所得之見識知礮兵之辦事未能盡力非惟礮兵之官知此弊卽總理列陣之向北前往屯兵於阿良城內而使德將分特坦在可羅米阿退回十月二十八日密次城投降菲哩特楷爾所帶之第二大軍尙未到阿良意可與分特坦協辦設怕拉丁能擊敗分特坦之軍而自南向北逐圍都城之德兵此事雖非打敗德兵而能令交戰之事約多六箇月之工此時德國孤馬兵兩分軍向南與分特坦協辦攔阻怕拉丁其事能成與否不能預知若以步兵兩分軍行此事定能決其成功或有人駁我云交戰時不能預知應用各種兵多寡

官亦知其弊故至一千八百七十年德法交戰時已修改之若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用礮之弊不甚顯出則至德法交戰時用礮之法未必盡善德法交戰用礮之妙似乎拿破侖第一手段然近時軍情有變動必有許多不同之處當軍行之時前鋒內多用礮而其餘之礮在大叢之首即中權之前而此事不照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辦法本書第四卷已言及之

一千八百七十年所用礮之列陣交鋒法有四大端如左

一礮至離敵不過遠之處列陣意欲盡得今時礮彈之力

二前鋒遇敵兵而交鋒礮之列陣數已多三步兵不能交鋒時礮之列陣已多擊敵兵之陣線預備攻法四前有廬失礮之險此時解去此用礮之事似乎先人傳下之妙法失之已久今復得之礮之大概列陣法已於第六卷言明列陣處之礮俱歸礮軍官一員管理之用礮多而聚於一處此事為三種兵協辦列陣交鋒法內最難之事其故因管理礮軍之官在列陣交鋒之先無暇擇一善地以便多礮列陣一欲得地勢可以列陣二欲能擊敵兵之陣線又列陣之處應能向前行若干礮行以便跟從敵兵又如本軍列陣之處如立不住須便於退回以免敵兵奪取若在交鋒之始令礮大出力以護本軍列陣之事則必起初交鋒時已近於敵兵而缺少護礮之步兵故辦此事必須膽大德國之礮勝於法國之礮故易辦此事所云礮之較勝處在前鋒交鋒時有數行彼此相擊已能知之假如在活爾脫之戰事平明時有德國之前鋒內礮一行與法國軍內礮一行彼此相擊相距三千步法國猝加礮一行在旁順德國礮行之陣線用擊法德國以礮行陣端之二尊礮還擊之放三彈後即立不住而退回即法國之礮交鋒之後無幾時即退回且交戰時法國礮所辦之事尚不及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奧國礮所辦之事此事更奇因法國軍內之礮官為本軍上等之官法軍列陣內其礮太分散無有一人專管無有一定主意上半節戰事如此下半節戰事如此事如在阿夏彼爾福阿巴黎斯等處法國之礮列陣交鋒之法甚好但其礮兵之操練未精故其事不成

論夫用礮之數或言德國之礮多於法國之礮此言不確因法國亦有數處有多礮在一處但其弊在乎無一定之主意且有見識者能知法國之礮未嘗在教場內操練合用多礮之事祇在列陣處勉強合用之德軍之礮陣線甚長易於列陣因礮軍之官有才幹而礮兵操法甚熟也德國礮官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所長之見識並多年留意用礮之法在德法交戰時顯出其本領無論地勢之難若

何必至所定列陣處已至列陣處卽放礮而擊法軍之陣線用擊法若干時法軍陣線已立不住則各行之礮依次向前行更近於敵兵在活爾脫德國第五軍之礮全數八十四尊作一長陣線並後有第十一軍大半之礮接其陣線更長且在師丹此兩軍雖有地勢之難其礮早在勿羅應並乙黎高平原之對面列陣有數尊已在前鋒之前此處包法軍之法德國之礮比步兵更早他軍之礮亦照此情形在師丹列陣而法軍之外有德國之礮作一周而包之此爲德法交戰內用礮最多最重之處法軍在此處亡者一萬人傷者二萬人可知礮力之大矣法軍在此處屢弧步兵之大行列欲攻德軍之礮然至離礮二千步之遠已不能前往而退回

在割拉勿拉脫密次巴黎斯阿眞各處用礮亦如是靈便而用列陣交鋒法卽如在紛納韋爾訓拉勿拉脫北面數中里德國第九軍之礮在步兵陣前危險之處列陣在彼處列陣一日未失一礮此因步兵出力護礮故也且於十八日割拉勿拉脫凹路前面有第八軍之礮列陣於此亦屬危險有步兵護之又當日德國親軍第十三軍第三軍第十軍專攻聖發里伐用礮甚多

步兵已取一處其礮卽隨之而往協辦守法此事與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事不同是年步兵已取一處礮兵尙不敢前恐敵人奪回一處而失其礮此次步兵欲取法之一處礮兵不畏後開門之煞氏頗槍前往與步兵協辦德國礮彈落至法兵陣線內不炸者少且能亂法國之陣線此事前已言之且德國尋常陸路小礮亦不畏法國之礮臺並船礮而能敵之如在阿眞密次巴黎斯等處是也且法國所用密脫拉而由司礮德國礮官見之卽令開礮擊之令其不能放或退回論夫密脫拉而由司礮之無用不必疑惑法人之意用此礮以補新式礮洋鐵管彈之不足且欲在遠處能放之此意則不合於理因欲用洋鐵管彈必令兩軍之陣內能見傷亡之人跌倒卽可令攻者立定而退回而放礮者能知礮彈之宜遠或宜近故以近處放之爲妙而密脫拉而由司礮彈能放至遠處不能見有傷亡之人或否既不能見卽不能較準其表尺且其彈不能撒開惟在礮口前者能傷亡在旁者仍可前往德國之礮比法國之密脫拉而由司礮擊能更遠礮彈落地卽炸開故放礮之人能知準頭之宜近或宜遠照此較準其表尺所以密脫拉而由司礮不能傷德國之礮手德國之礮已能打壞密脫拉而由司礮此種礮在非礮非槍之間其形似礮其彈爲槍彈而不能借地勢以護身若有步兵護

之易用游兵擊斃其護衛之兵而取其礮近時若用無來復線之礮離步兵八百步之遠步兵能急速放槍擊斃其礮手與拉礮之馬故以後戰事不必想用洋鐵管彈因與近時之情形不合也若欲用洋鐵管彈必甚近於敵兵而近於敵兵因有後開門槍故不能立定一分時上言密脫拉而由司礮不能撤開此弊大約可除然欲命中而定準其弊如前故在鄉間列陣之處以後無論密脫拉而由司或格林等礮俱屬無用法國用密脫拉而由司礮意欲能忽然多放彈令敵兵畏懼然近時之法人多辦飾觀之事而不究精深之理故不能攔阻德國之兵德國游兵前往時借地勢護身密脫拉而由司礮亦屬無用且密脫拉而由司礮欲攻土壘濠濶等當堅用之守兵亦不及弊常之礮能擊壞當堅用之物

德國之礮在守法時列陣之礮愈多則用不過遠之擊法若法國步兵進攻則以礮專擊步兵不擊其礮德國之礮能當住法國之步兵或恃其木力或恃步兵協辦之力在雜亞爾河與割拉勿拉脫兩處法國步兵取德國之礮數尊而德國步兵知護礮爲其本分故用力奪回

查考一千八百七十年德國所用之礮其後裝藥之式與料即知較勝於法國礮之式與料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後多人評論布國之礮法不佳然其弊不在乎礮料而在乎列陣之法且是年尚用無來復線前裝藥之礮年之後即去舊式之礮而全改用後裝藥有來復線之礮且德國礮軍在教場內所試驗而得之準頭在出陣時亦能得之其礮之能擊遠而準落時不炸之彈甚少故洋鐵管彈之不能用不必念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後評論布國之礮不佳此爲他國之人妬忌布國故有此論布國之礮若礮官無格致學而又無武藝即不能盡得布國後裝藥來復礮之力若有此學而並有此藝則如此式之礮與料爲列陣處最利之軍火器

總論三種兵合用之事

上論三種兵列陣法之見識或爲余目睹之事或採取當日文報之語必須比較其用處而詳論之德軍之三種兵協辦非惟力足且有數處一種兵分外出力與他種兵協辦而成其德軍三種兵有如此力足而協辦之事故有二其一因德國各武官俱先學三種兵列陣之理而後編入一種兵內其二德兵在一千八百六十四與六十六兩年得交戰之見識法國武官缺少此兩事法國武官不過考其本兵之列陣法且大操練時不講求三種兵協辦之事法人之習氣所得之見識不甚深慮後之可用與否故

不能得實學故可知布王菲哩特之言不誤王云若無深謀遠慮見識亦屬無用

步兵向為交鋒定勝敗之兵一千八百七十年交戰亦如是礮雖然傷亡法兵甚多而專定勝敗則無之德軍之礮雖從四面攻勿羅應之高平原而擊聖潑里伐鎮市從數面用礮甚多然此兩處亦必以步兵取之有數村莊即如西九月初一日奴阿思肥爾德國之火彈燒去此村並法兵立不住而退出但不可言因敵兵退出而即定勝敗凡有此事必有步兵攻入而趕逐敵兵然後取之二千八百六十六年德國印出一書論此年之戰事內言以後之交戰必以某國之礮最猛者得勝此語與七十年之情形不合德國之礮從列陣之始用擊法後漸打亂敵兵之陣線如此預備步兵前往用攻觸之法而定勝敗並非礮之能定勝敗也法人因軍敗俱言德國之礮勝於本國之礮故能護勝此為好言自慰耳法兵在數處用攻法時德國專用礮之擊法令其攻法不成此因法國之步兵不精非礮之能定勝敗也

列陣交鋒處之馬兵不如前時之大出力凡馬兵在列陣交鋒處出力即與步兵協辦而無他事且出力時刻之妙即能乘機會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在意大里並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在奧國祇有步兵之戰事礮兵與步兵協辦所出之力無多而一千八百七十年交戰亦如一時變為緊要之軍火器然七十年時之礮兵雖膽大而聰明而打仗大半之功必是步兵為之

論傷亡之人數　此事之或多或寡有一理可從此以長見識成大事之處並非傷亡者必多亦非大出力之處傷亡者必多因有處借地勢護身出力大而傷亡者少有處無地勢護身出力不大而傷亡者多或者一面借現成之溝壕土壘等為堡而用守法一面之人無護身之物而用攻法守者雖出大力而傷亡之人少攻者傷亡之人多大概無論德法之軍用攻法者傷亡之人必較多又法人傷亡者較多於德人之故大約因打敗而退同時受德國後開門槍擊法之害當此時德國無傷亡之人由此可知法國用守法之時傷亡之人較德國用攻法之時傷亡者少其更多之故即不能守而退同在活爾脫之事德國第三大軍傷亡者九千人在此處有數鎮傷亡者甚眾假如第四十六鎮傷亡者七百五十至八十人第五十鎮之第一營並好槍手一營傷亡者七百六十人即十分之四又第十號分軍在活爾脫傷亡者約三千五百人即三分之一此處法國傷亡之人約五千至六千人

在司必興之事德國第十二鎮傷亡者八百人即在三分之一與四分之一之間第八鎮之情形略同

據白齊恩云法國全軍於西八月十四十六十八三日密次城外之事傷亡者共有三萬二千八即約五分之一德國之兵在此三日內傷亡者四萬人爲全數六分之一然德國在此三日內無有一軍在三日內全交鋒者且菲安肥爾法軍有數分用攻法在此處之德軍有六萬至八萬人假如取其中數爲七萬人查其傷亡者爲四分之一此事可與昔時用兵傷亡最多者相比祇有一千八百十二年九月初七日拿破侖敗於波羅第拿在俄國舊都相近處又有一千七百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布王菲哩特敗俄人於參道甫在布國伯靈之東約二百三十中里兩處之外此處傷亡者爲最多在割拉勿拉脫之事兩國傷亡者多而德國因用攻法傷亡者更多凡用攻法之時向敵兵之軍面傷亡者較多於攻敵兵之陣端即如西八月十六日德國之第三軍體傷亡者三分之一且於十八日德國親兵軍體第一分軍攻聖潑里伐亦然如不以軍體計算而以營與鎮計算則更多即如八月十八日親軍之獵兵一營傷亡者四百二十人官全傷亡親軍第一鎮並親軍之他鎮或第三軍之數鎮於十六十八兩日之戰事每鎮之傷亡者在七百與一千之間論其官弁比兵丁者更多約爲十五與一之比故可知德前往用攻法時官與兵之比若五十與一之比當國武官爲國家出力效命而捐軀近時之交鋒官之號令兵不能聞必自前往領兵以爲法式且各國之軍章必以洋槍專擊敵軍之武官

上半節戰事德軍用攻法而法軍用守法守者傷亡之人多於攻者傷亡之人惟在師丹一處有此事此處德軍包法軍但步兵用攻法祇有數處而在用攻法之處德國兵傷亡者亦不少此處法兵傷亡者多爲德國之破擊法之故此處德兵傷亡者約一萬二千法兵傷亡者約三萬餘下半節戰事德軍多用守法傷亡者約爲十五分之一或十六分之一且韋爾特爾之軍在皇賽納河邊芒背里阿爾並彼爾福阿有三日之戰事傷亡者一千八百人即爲二十四分之一且圍密次與巴黎斯兩城專用守法而不用攻法之時略爲同比例守法並攻法之兩軍所傷亡之人數相差最多者在七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是日法兵從巴黎斯衝出自云當日傷亡者八千至九千人德國第五軍在此處用守法傷亡者七八人但圍城之時若衝出之兵破德軍當堡用之某處而德軍用攻法奪回其處傷亡者亦多即如在賞比尼並波而射兩處即非專用守法之

事也

上半節戰事與下半節戰事德軍傷亡之人數相差甚多下半節戰事與德軍相敵之人數較多然德國受傷者更少因法兵操練不熟用攻法尙較上半節戰事受傷者更多若以操熟之兵用盡其力不善放槍由此可見後開門槍若以操熟之兵用盡其力即爲利器反之不過多聲而不傷人在羅亞爾河之事除數日之外德軍用攻法時傷亡者不過十分之一而與北面之軍交鋒時最大之戰事大約不及十分之一在羅亞爾河邊排曼第一軍並第二十二號分軍傷亡者多其故因連數日交鋒

若以一千八百七十年德國之戰事與昔時之戰事比較傷亡之人數即如拿破侖第一之事不甚懸殊亦大交鋒其傷亡之人數與拿破侖第一之戰事較密次戰事傷亡有更多更少者即如波羅弟拿之戰事較密次之戰事傷亡之人更多而來自七敎之戰事較密次之戰事傷亡之人更少然以數分軍或數軍體算之分外辦難事者於一千八百七十年一日之戰事傷亡之人比一千八百十三年或十四年辦一緊要之事傷亡之人更多此因有後開門搶之故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軍傷亡之人數不能與七年德軍傷亡之人數相比即如在克尼克來次布兵列擊法之界內有十七萬人傷亡者祇有一萬人在活爾脫德兵列擊法之界內有九萬人傷亡者九千人然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奧人在那黑德斯加力次克路姆脫牢脫那等處傷亡者與德兵在七十年之戰事略可同比此因均受後開門搶之難處於一千八百五十四年與五十五年及五十九年三次之交戰傷亡之人數較之在拿破侖之時少即如在蘇傅以諾之戰事傷亡之人數爲十分之一在克尼克來次之戰事奧國傷亡之人數爲百分之十德軍在賈爾拉土爾之戰事傷亡之人數爲四分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奧軍零星之營鎭傷亡之人最多者爲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八不等於七十年德軍零星之營鎭傷亡之人最多者爲百分之三十三至四十不等

上言近時傷亡之人較前更多因用後開門搶之故然傷亡之人雖多攻法尙能用之此事於前數卷內已言及之爲此故近時列陣交鋒之理最重者應可用攻法而傷亡之人不過多且近時用攻法而定勝敗之兵必爲步兵非爲他兵故須教習步兵令其用攻法而成事令其用攻法而無難

臨陣管見卷八

布國斯拉弗司撰　布國　金楷理　口譯
新陽　趙元益　筆述

圍巴黎斯與密次兩城之戰事

一千八百七十年十二月間德國印出一書名曰圍密次城之戰事此時相敵之人數其有四十萬人故專有一書論此事甚爲有理因此事甚大也若稽古時之事祇有一次大事與此略同即在西歷以前五十二年此爲羅馬將軍該撒在阿里西亞（此時在法國之可脫杜爾部內）用七萬人而圍城內之八萬人佛爾新割土立刻司帶之雖有他處多兵欲逐圍城之羅馬兵而不能成七十日之後城內之人投降今此兩城時辦兩種交戰之事一擊敗衝出之敵兵二在他處來救城之兵欲逐德軍者亦必擊敗之且圍城之軍可自立辦事故不可謂守城之兵斯密次兩城內有大軍可自立辦事故不可謂守城之兵城內大軍非惟衝出而逐圍城之兵且衝出時有大列陣之事故交鋒事中所有各情形圍此兩城之時俱有之非惟圍困事之交鋒有之即無圍困事之交鋒亦有之此事爲日甚久一千八百五年法人圍奧人於哩而姆數日之後即投降而事畢人數祇有二萬五千人三千八百五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英法在黑海邊攻俄國之雖八司脫簿亦爲大事城內之兵有大隊衝出一次請之應客爾孟交戰除此一次衝出之外以後無之而英法之兵圍此城時亦用礮法擊壞其城而後依破城之法遂平行之濠漸近城而破之此事在巴黎斯密次兩處無之又雖八司脫簿北面有海不能圍之故英法兩國之兵圍城時不能遍城內之人因無糧食而投降又圍城事兩面之人數以及城外所占之地俱不能與密次巴黎斯相比密次與巴黎斯兩處圍之甚全城內無糧故投降在巴黎斯亦用攻城礮之擊法並非欲破之祇促其投降更早而已德軍圍此兩城時辦兩種交戰之事一擊敗衝出之敵兵二在他處來救城之兵欲逐德軍者亦必擊敗之且圍城之事已成則德軍專辦圍城之兩事而法軍亦專辦此兩事德國在巴黎斯與密次兩處圍城又有兩事一雖圍繞之兵離城遠總須設法以免從外有糧食軍料運進又須免信息相通二安排圍城之兵能易用之法而令敵人之衝法不成且在巴黎斯除此兩事外又加用礮臺以礮擊之令城內早投降圍城之事內有許多新法爲前所未有者各時各處不同之事若欲說盡其理並所長之見識必須多年多人詳論之方明余此書恐不能詳且盡也

辦此兩法圍城之軍不能離城過遠愈近愈妙如太遠則其間尚有可取糧食之處如過近則亦有難處因城外有礮臺可用擊法攻圍城之軍且礮臺內之法兵或近於礮

臺之法兵可乘機而衛出又德國各軍前面之護衛把守等離城外之礮臺或近或遠按地勢而不同又依本軍以何處爲應守之處而定之城內法軍之把守護衛愈遠愈妙故兩軍前面之把守護衛相離不遠護衛之兵大約露宿若相近處有房屋卽用以過夜按一千八百七十年之章程在密次護衛之犬半卽總衛或露宿或搭草蓬住宿按情形而定且有時有一全分軍露宿過夜但在巴黎斯城外鄉村多總衛可借鄉村爲住宿之處如在無鄉村處因在冬時不能露宿故以堅固之木架土墻爲過夜之處固此兩城之時多用暫用之礮臺並濠溝若不用此則兵力不足故必用之免在樹林內有零星之敵兵從城內出入故所倒樹木作攔阻之物且在凹凸地之處亦然所用之濠溝土壘礮臺等可護把守護衛等兵

此兩城外圍城重兵陣線之所在從初時已定而後更改者在密次甚少在巴黎斯無之可見總理列陣院初時之定法甚妙但此重兵陣線雖無更改而護衛把守之線頗活動論圍城之重兵陣線若有高處與城外之礮臺相距近卽用高處在重兵陣線內假如薩督里安並蘇兩處凡此種地方護衛把守之線更近於法兵意欲在此攔阻法兵待高處圍城重兵陣線內造成礮臺濠溝等以便於余有時有處另加護衛之線兩三層守之而後有重兵陣線且敵兵衝出之時在某處宜重用守法各軍及各分軍之官自定之此爲德國原有之章程但此所擇之各處俱屬合宜亦難言之然密次巴黎斯兩大礮臺城欲定圍城守法甚妙之處亦非易事又德軍常操練攻法素不習造濠溝土壘礮臺且初圍城時德軍不甚出力造濠溝土壘等緊要之物德軍向來用攻法視此甚輕以爲無用之物件德軍爲法兵匝次衝出之故傷亡者多然後知濠溝土壘等爲不可少之物俱出力造之有房屋處卽借爲攔阻之物又以樹木等作攔阻之物城外一周俱有之巴黎斯城外之樹林內所作攔阻之物其情形與古時德國與羅馬國交戰相同

所用攔阻之物最緊要者卽洋槍手之濠溝此溝內之地若非磐石又不堅凍造溝卽易濠溝前面堆起之土當住槍彈並開花彈之子塊且開花彈未必正落於濠溝之內其故因洋槍手之濠溝其闊不過容一人如其彈子落在濠溝邊後一寸之遠卽與濠溝內之人無害且若開花彈遇濠溝前之土而傷人必近於濠溝之頂如更高或更低不過飛過或入土而炸不傷濠溝內之人

論夫洋槍手濠溝守法之力若濠溝長而與地勢相合則

其守力甚大但作濠溝於恰好之處其事不易差至　後
十步或二十步其濠溝可用或否尚能改變凡在高處造
濠溝時第一事前面有若干遠不可有陰角即爲守兵之
處因用攻法之敵兵最難之事即爬上高斜坡如其斜坡
在陰角內即減其難處故造濠溝時須理會斜坡不在陰
角內第二事應能從旁擊前來之敵兵故用十字擊法令
敵不能近濠溝如欲成此事不用直線而用級形第三事
有此情形須照其情形而造濠溝以免其難處
凡大操練時應屢次習造濠溝步兵之官必須能令兵速
作濠溝而得上言之三種要事此種濠溝在巴黎斯密次
城外平地德軍處處用之且當堡用之物如村莊並城外
之大房屋俱以濠溝相連之在巴黎斯城外富人之房屋
並村莊爲圍城兵之堡論夫房屋並村莊德國兵初起用
之爲堡不甚熟悉數十日之後即知其用法村莊之口大
約造土壘而在村莊內所有堅固而大之房屋當堡用之
在密次巴黎斯城外有樹林處即祈倒樹木作鹿角等攔
阻之物此法雖爲攔阻大叢兵前往最妙之法德軍初圍
城時不甚用之後知其有用造之甚多而巴黎斯城圍困
兩月之後難圍城之兵甚單薄因有鹿角等物故法軍衝
攻之法不成安排鹿角之處前後宜闊且應在敵兵不易
撥動之處即如在守處前之凹地內又所用鹿角等物應
在守處之前面不可當爲所守之處此事雖爲自然之理
然在巴黎斯初圍城時常違此理用擊法而守之線必須
在鹿角等物以後若干遠且所守之線應造當堡用之物
可在數處順鹿角之線而用擊法爲妙設用守法之線近
於鹿角之後則敵兵不能詳細見我之守兵然其彈子仍
從鹿角等物擊過則多傷亡之患
巴黎斯城外富人之房屋甚多外有花園園外有磚墻石
墻此物即用爲守法之線或改爲總衛分衛把守等護身
之處另在墻角之處造木土堅固之卡可在墻前有十字
擊法而免陰角之弊凡用此種墻當守法者則必須用敵
兵在遠處不能望見之墻恐敵兵用礮擊之而打破其墻
若有此情形則不必用之在巴黎斯城外樹林內有圍墻
此於守法甚便因此種地方俱不能用礮擊之而無多步
兵即能守之凡有此情形即在墻之前面八十步至一百
步之遠將樹林砍倒即在彼處置鹿角則敵兵不能過之
巴黎斯城外有數處用坑並尖利之樁且在無樹木之處
不能造鹿角即用鐵絲網爲攔阻之物即如在巴黎斯城
北用水淹地爲攔阻敵兵之法查此法甚爲有益又有數

處用木土造成之卡，令更便於守。洋槍手之濠溝或易守
鹿角或易守圍墻，如此木土造成之卡，大約在前面分衞
把守之處已有之，若敵兵破濠溝，則守兵走入木土造成
之卡內用擊法以拒敵兵，此處木土造成之卡藏入地內
顯露兩尺上覆以土田雞礮彈並尋常之開花彈俱不能
破之故敵兵取之不易，且守卡之兵其所帶之彈較尋常
步兵所帶之彈多三倍且巴黎斯城外之礮臺晝夜放礮
不歇故其卡爲分衞把守等避擊法之處除上所說守法
之線所用各法外，另有守法線內之礮臺密次巴黎斯兩
城外俱有之。此所言之礮臺並非在巴黎斯南面造礮臺用礮之擊法至城內也。
在數處用守法線內之礮臺除法軍衝出之時外，中不設
礮衞出之時，即將尋常陸路之礮搬進在數處，祇在礮之
前面挖土堆高以護其礮，並不造礮臺。
巴黎斯城內用礮臺內之大礮並兵船移來之大礮德軍
料其擊力太大，故在數處離城過遠立礮臺有數處其事
相反，即料法國之礮力太小，故離城過近立礮臺若不能
適中，則過近愈於過遠，此因陸路行動之礮可以運用其
大礮之彈不能多害之。
步兵所用之土城，意欲在敵兵必行之路易於守之，且步
兵可在內擠緊而敵兵之陸路礮不能害之，此土城有處
可用，惟有兩難處，一其所占之處大敵兵之礮彈易落至
內傷人必多，二土城內之擊法不及洋槍手濠溝內擊法
之便。
分衞把守等處，因常受礮臺晝夜不歇之擊法，故在巴黎
斯城外用尋常之房屋改爲礮彈並田雞礮彈不能透過
之卡，其法，即在樓板上置砂袋一層，上置鐵路拆下之鐵
條，或粗木條，在上再加土，或砂袋厚數尺不定，其樓下另
加木柱拖之，房外之牆壁另加砂袋或土堆於其旁，若用
上法而房屋不堅固，則不妥，當恐有開花彈落下，則房屋
坍塌，又此改法費時費工，最妙之法，不用房屋而在地面
下造木土所成之卡，其卡在圍城之線內數處俱用之，此
種卡挖深四尺，不必更深，因分衞之兵不過坐於其內而
已，上加大木料，蓋於其上，木料上再加土或砂袋，在卡之
周圍作一溝，則下雨時水不入卡內，挖土之法較造土城
之法更省事而便捷，且土城內上無遮蔽，則落下之彈有
害於人，雖法軍從礮臺內放出之彈，害及德兵者不多，必
應用各種法，減其害至最小之界限，故挖土之法，勝於作
土城之法。
上論造濠溝土城等之各法，在巴黎斯與密次略相同若
在密次所用之法，與巴黎斯有不同之處，即因圍城之日

少而所用之物俱不及在巴黎斯之講究也所有實在不同之處不在遠薄等物而在別種情形即如在密次因在卜而尼菲安肥爾劉拉勿拉脫三處有數日之戰事逐法國操熟之兵至城內約十五萬人在外圍城之兵菲哩特楷爾所帶者共有二十萬人德軍人數雖多然有包圍作一周之難而城內之兵可聚於一處任向一方向用攻法衝圍城單薄之線故法軍在密次足以自立而逐圍城之兵與之協辦在巴黎斯則不然德軍初圍巴黎斯時城內之兵力不足以逐圍城之兵據脫魯虛言初圍巴黎斯時城內之兵六萬人但因九月十九日與城外德軍交鋒時法將知其兵不能與德兵相比故定意緩辦衝出之事此時之後數十日城次用大力衝出並非欲衝過德軍惟欲知德軍圍城之線在何處兵多何處兵少又衝出之時令新招之兵學習擊法臨陣等事或欲令德軍圍城之兵卻退若干步則圍城之線更大更薄但此事不成在密次之事因白齊恩所帶之軍兵熟而料齊德軍在城外圍之難於立定而德國圍巴黎斯之第三第四兩大軍較密次更便

西八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在密次城外之戰事已銼白齊恩軍之氣所以奴阿恩肥爾之戰事不成此處法軍列陣之法不善辦事甚遲前往攻德軍亦甚遲此處趕迟德軍若干路已得便宜不能盡其力故德軍仍逐之入城城內之糧食不多不足以贍大軍故殺馬以食而兵有無馬之苦以後糧食漸缺兵丁病者甚多故自九月初至九月底無有突圍之事至十月初又有衝出之事

若巴黎斯則不然初圍城之一兩月城內之兵漸熟漸多加爾木比爾加增八數至十萬餘人月有加爾德吶西哇那爾加至八十營除兵食之外巴黎斯城內糧食有餘所以其不辦事之期不如密次之久除九月三十日十月十三日二十一日三十日四次大衝之外亦有小衝之事俱為小事意欲聚德國圍城之兵然十一月間所辦之事俱為小事意欲聚力預備二十九日衝出而破德軍

德軍第三第四兩大軍在九月中至巴黎斯時共有十七萬人另增兵數至十月初有二十萬人後終不多加減由是以觀德國圍此兩城之兵數所差無幾然德軍圍密次之周其長有八九小時之路而圍巴黎斯之周其長有十八至十九小時之路故圍城之線更為單薄所有圍巴黎斯之難處即在乎此然有此難而事竟成為交鋒中絕無僅有之事且圍線之軍薄歐洲各國亦不知之德兵出護衛工程之力晝夜不歇故困倦殊甚此處不能常有正接

處之軍初時有排曼第一軍當接應之軍後又派往他處又暫有親軍之兩士韋爾一分軍防備敵兵衝出而接應圍城之時自九月十九日起至投降時止有四箇半月當此時圍城之兵不能移往他處即爲親兵之軍薩遜之軍威登白克之軍第六軍排曼之第二軍第五軍第四軍並第十一軍內之一分軍巴黎斯城內自爲一世界此種城能出大力用守法是屬可信新招之加爾德吶西哇那爾其操法不熟而力遜於尋常之兵爲自然之理不可謂其羞且除此當兵之事外城內之民亦出力爲製造等事造成之料甚多向來從無一城內能出如是都料者又設法令內外信息相通即如造輕氣球甚多撐無德兵之處墮下有許多電線置於河底或溝內上覆以土而通信息德軍嘗尋得而斷之城內外有送信之鴿以通信息有八名里司土講論德法之戰事云德兵內用鷹捕鴿此言疑爲笑話而已河上有礮船亦爲城內所造以攻德軍者逼到城外之鐵路上用鐵甲車內裝礮以攻德軍圍城之線城內造軍火器並新式之礮甚多法國都城初被圍之時城內有陸路行動之礮五百七十六尊且守城並礮臺之礮共有二千六百二十七尊圍城之時又造多礮爲民厥所造即如十五桑的邁當內徑田雞礮五十尊又有密脫拉而由司礮二百十五尊後開門礮其彈十四磅重者三百尊投降之日礮之未壞者陸路礮有六百四十八尊守城並礮臺內之礮有三千一百九十二尊其三千八百四十尊

或言法國密次城內之兵較之巴黎斯城內之兵民其打仗之力並忍餓之力更大由余觀之不甚懸殊此事前已言之西八月十四十六十八數日之戰事並女陬思肥爾之戰事其力已斷九月二十三日並十月初七日衝出之事德軍傷亡者於初七日之事更多但此兩次衝出之事不能與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初二日正月十九日巴黎斯城內三次衝出之大事相比此三次衝出之事法軍雖不盡巧而出力甚大除此三事突圍之事外尚有六次大交鋒而小交鋒之事常有之不必細述密次城內之兵民忍餓至極而投降巴黎斯城內之兵民亦然若巴黎斯之投降再遲八日恐餓死者必有萬餘人未投降之前一箇月內兵民已食馬料做成之饅頭密次投降之事早知其不能免故德軍不欲以礮之擊法迫其投降若在巴黎斯則不然圍城之後無幾時即知城內之人不易投降故商議用礮之擊法與否各大臣之意見不同或言專用絕糧之法逼其投降或言用平行道圍而破其城外之兩三礮臺或言不必破礮臺即在圍城之

處放大開花彈至城內此不同之意見因德國之官揣城內之糧食無有四箇月之久故料事有誤而巴黎斯城圍之日久而有多戰事德國大半之人俱未料及惟總理列陣之官於圍城數日之後即知不用礮之擊法不能逼其投降何以知之因圍城無多日之後令運圍城礮至營中而礮與糧食俱由鐵路陸續運至此兩者俱爲緊要之物也德國軍圍巴黎斯之時糧食俱齊惟有圍城之始八日內不甚足此時之後每日每人有肉四分磅之三或一磅名種糧食雖多俱足用也

論用平行道而破城外之礮臺需用之礮數少於從遠處放開花彈至城內之礮數此言不差但既破數礮臺必須仍用平行道而破城牆破城之後則相近之房屋城內兵民可用以當堡如是逐一破之其事甚難假如從所破礮臺之兩處不用平行道而破城牆但放開花彈至城內令其畏懼而投降此事之成否不能定因兩礮臺內所放之開花彈祇能至城內之一處不能更遠則城內之兵民可避之投降之事或不成故德國商議擊法暫不用平行道之法此不用之故並非不能破因圍城之兵頗單薄也有多時日無有正接應之軍當此時圍城之兵出力已甚若欲開平行道開地道等則作此工程之兵並護此事之兵何從而得之後正月間用開花彈之擊法入城內用此法十日至十二日之後查此處兵力不足故從他處圍城之線內調兵以補之

用平行道以破礮臺之法雖不多添兵定不成功然何以不調蘭士韋爾一分軍或兩分軍至兵力不足之處此事在德國尚能辦之論夫從遠處放開花彈至城內則巴黎斯爲極大之城恐無濟於事不能逼其投降若欲令其畏懼必用礮分外多放開花彈入城內然自德國運此種大礮至法國都城亦非易事人俱想德軍之礮運齊則城內之糧食亦斷故不必多運礮後定主意從遠處放開花彈至城南之礮臺內若此法不行即加用平行道破礮臺必須攻城北聖的尼礮臺因此處似小城可與土爾菲妥肥爾等處相比此處德國用開花彈擊法數日之後即必投降然遲至正月二十一日動手放開花彈到聖的尼礮臺內若以後可多放開花彈數日即必投降投降之後即可從此處用開花彈之擊法入巴黎斯城內此處擊法所至居民稠密易令人畏懼較之在城南之擊法更能得力以上之言頗有理惜有一故與別處之小城不同即土爾與菲妥肥爾等處有德軍四面包之聖的尼之前面可圍而後面通至巴黎斯法人在聖的尼內與俄人之在雖八

司脫薄之情形相同不能四面圍之如守兵少而困倦則可從巴黎斯調兵以補其力故不易破之且聖的尼小城內之民可退至巴黎斯城內其中惟守兵而已故與土爾菲安肥爾之情形不同若欲破聖的尼須用開平行道之法否則不能破然在城南之礮臺亦可用此法而城南有高處從高處用開花彈之擊法入城內甚便在聖的尼爲平地無高處之便利

巴黎斯城外之礮臺並城牆上之礮擊德軍內之礮此事於德軍有難處因其礮較多而大德軍之礮攻擊蒙阿弗浪之山而取之無幾時即成故依余意德軍應早用擊法取城外之礮臺能成大事論夫德軍之礮自城外放開花彈入城內實令法人畏懼而失望從城外放開花彈入城內此事在投降以前四七日始爲之且初起擊到之處即爲法國圍城後新立之武備院更易從城內衝出以拒德軍欲明此一切之事又須言明法國守巴黎斯所用之名法巴黎斯所用之守法大約與密次之守法相同但因德國總理例陣院論密次圍城之書尚未發出不能詳知此處圍城守城之情形

巴黎斯城外法軍所打把守分衛之兵亦在城外礮臺之外亦借便當之地數道導土壘等以便於守其濠溝土壘與城之間有寬闊之地並鄉村德軍初圍城時法軍辦事之膽量甚小但城南比賽脫爾礮臺相近處交鋒之後知德軍不用攻法專作濠溝土壘等工程以爲守法即漸改用攻法而所守之處離城更遠且比賽脫爾交鋒之後所有棄去之鄉村房屋仍取之而屯兵以當堡德人見此事不用擊法以壞其處其故因用擊法則法國城外礮臺內之人知德軍之礮在某處必用擊法以毀之且此時德軍圍城之礮未集惟有陸路行動之礮而已然此事不爲妙法因德軍不用擊法則法兵漸離城而造濠溝土壘與德軍之濠溝土壘甚近且法兵辦此城其有本領極顯明以後法國兵未嘗更近於德軍之濠溝土壘等非礮之功而爲步兵用洋槍擊法之功後德軍在數處亦更近於城而令法軍退回更近於城即棄去上所言數處當堡用之地但德軍圍城重兵陣線於西十二月底正月初當放開花彈至城內時此等處之重兵陣線更近於城即如蒙阿弗浪山並乙西礮臺乙西在巴黎斯之西南兩處是也

巴黎斯之法人與密次之法人同用之法即將礮臺之大礮其彈大能擊遠常用擊法打壞德軍之濠溝土壘等且在夜閒亦放開花彈至德軍住宿處雖夜閒之擊法所傷德軍之兵無多然有多不便即兵丁日閒辛苦作土工夜閒不能安睡而多驚恐法兵能見之處若德兵作土工即

速用擊法以害之故在此等地方德軍惟在夜間作土工
法人在巴黎斯城外所作之濠溝土壘其中亦有陸路行
動小礮此等礮法人用以擊近處德軍濠內之兵且城外
愈久造礮愈大在後大礮之擊法遠至一萬或一萬一千
步法軍濠內步兵所用煞氏頗槍其擊法較遠於德國之
針槍故有多處法兵能擊傷德兵而德兵不能擊傷法兵
但德兵雖有此難呆用守法而不退一尺此事德軍於巴
黎斯與密次兩城外大爲出力
法軍從城中衝出時即令城外礮臺並濠溝內之礮大用
擊法助之此事與列陣交鋒先用破之擊法打亂敵兵陣
線有同意然欲令德軍不知衝出者在何處故四周之礮
臺俱用擊法如此一夜之工某軍圍城線內數處亦用陸路
開花彈數百箇凡有此事德軍圍城時衝出而欲突圍者有三次第
礮擊法攻法國城外分衛之土壘等若德國以礮藏於凹
凸地或樹林內則法國礮臺內不能見德軍之礮故德軍
可不傷人而用擊法
法人雖用重擊法德軍步兵無間晝夜處處巡查圍線之
前面且德兵有時到法兵當堡壘用之處法兵逃回德兵即
取而屯之德國步兵辦巡查之事較勝於法國之步兵此

次在西正月十九日，此次在城西蒙伐離里恩衝出，所用之地勢亦不甚便，惟較便於第一次所用之地勢，且可從數處不受德軍礮之擊法，然此處德軍之圍城線極堅固，故有十二萬人出大力用衝法，竟不能成脫魯虛在法國議事院云，第三次衝出之原意，欲在薩土與阿爾尚退至在都城西北約八千丈之間，渡過塞納河，而用衝法前往羅益，又言在薩土與彼牀兩處，德軍不用土城，以為法兵衝出，不由該處，故不必用土城，此言不合，因德軍屢有信息，知法軍在該處用攻法，德軍於十二月內，在薩土彼牀楷西耶爾三處造土壘濠溝等，原在此處圍城之兵人數不多，工程等事，不甚講究，並非德人以為此處法兵不用攻法，乃以塞納河為攔阻此處之圍城線，近於河岸，初圍巴黎斯時，德國第四軍之右翼，在薩土，（在塞納河邊，阿爾尚退亞西南納一萬步）派後德國親兵蘭土臺爾之分軍，從聖日耳曼，（在薩土西約五千步）派兵至薩土接應，然亦不能多，因蘭土臺爾為接應之用，有時在聖日耳曼者，祇有四五營，其餘已用於他處，在巴黎斯西北之塞納河有兩灣，第一灣形如舌，其中地名直納肥里亞爾者，假如法人從巴黎斯衝出，乘黑夜而至舌形之地，在薩土與彼牀兩處之對面，聚會三萬人，而德人不知之，又如用浮橋之法甚妙，則早上大約可渡河，此處德軍之力，不足以攔阻，欲辦此事，即必先派多兵用船過河，攻彼處之德兵，而後在此時作浮橋，其餘之兵過河，則德軍更難立定，此處作浮橋，不甚難，因從彼牀相近處直至河之第二灣，河中有洲，故更易造浮橋，此事既辦成，而欲再辦別事，恐不能成，且往羅益則於地勢亦不合，已過塞納河，尚有兩灣須過之方能到通羅益之大路，當屢次過河之時，德軍必攔阻之，未必能成，若欲避屢次過河之難，而在阿爾尚退亞向西北，則該處德國有第四軍並馬兵數羣，而法軍列陣之事，於地勢不便，亦不能成，除此事之外，第五軍在第二灣之頂上，波易伐爾，有礮甚多，可從此處放礮擊至薩土之北，則此事與第四軍從薩土放礮擊至里阿爾之事相同，脫魯虛之主意，不成，因算錯地勢之情形，故不能前往羅益，若城內之兵，定欲前往羅益而合兵，則必須向西北過愛發奈與盤士阿斯，（在聖的尼西北約三十中里）兩處則較便，

依余觀之，衝出最便而於地勢之難處最小者，應向南衝出，衝出之路有二，其一，過維脫立舍西羅而阿並如比西此在塞納河之西，其二，過美藏阿爾福阿肥爾奈夫可背義耶，此在塞納河之東，此兩條路，可同刻行走，該處地勢略平，故法軍列陣無難處，而德軍在此處圍線內之第六

軍難於抵禦法國之大軍，然法軍在此處不辦大力衝出突圍之事，祇有三事，第一事在九月三十日，有攻法偵探之事，又兩箇假攻之法，即十一月二十九日並三十日之事。

守巴黎斯城有一大便於守法之事，即守兵在城外礮臺之後，德軍不能猝攻之，此爲最緊要之事，德軍恐法軍忽然來攻，須晝夜防備，此爲相反之事，法人在初圍城時，應乘德兵之不便而攻之，然辦此事，未嘗盡其力，大叢衝出以攻德軍，不過數次，平常衝出之事，不過數營而已，初時德軍見此事，分派分軍抵禦衝出之事，後知法人辦此事，不過數營，則以前面之把守分衛等辦此事，德軍分派武官，在便當之處立望臺觀衝出之事情形如何，如恐不能抵禦者，即速發電報或兵弁，令圍城重兵線派兵接應，此等管望臺之武官，在圍城事內自始至終，未嘗改易，又有一事，法人在密次與巴黎斯應辦而不辦，或辦之未盡善者，即夜間常派小叢，每叢三四百人，扣圍城兵之營，令其不能安睡，圍巴黎斯之時，有時數日夜間，連有濃霧，此時危險殊甚，圍敵兵列陣而我不能見也，凡有此情形，德軍前面之把守分衛等巡查分外出力，雖法軍借此濃霧之助而德軍早知之能令後面之兵上來接應

閱此書者欲更明德軍圍城一切之事，則必詳述余所目睹圍線一段內之辦法，可因此以識彼德軍圍城線內分兵之法，按情形而辦事，不同然無甚懸殊，第五軍所用各種造濠溝土壘之法，有德國工程官別爾歇已著一書內有濠溝土壘之圖，茲可不贅，除此書外，另必觀巴黎斯城圖，

第五軍之一段圍城線，自塞納河邊之聖克羅在城之西南角對面，起過話克立雙在聖克羅西約六千步，辣賽爾在話克立雙西北約三千步，到波易伐爾止，在辣賽爾北面約二千餘步，此線兩端自塞納河灣起至河之第二灣止，在西南無水之處，隔斷直納肥里亞爾吉舌內除原有極堅固之蒙伐離里恩礮臺外，又有法人造暫用之濠溝土壘等，故其圍城線不能更進，第五軍分爲兩分軍，一爲第九號，一爲第十號，第九分軍爲左翼，第十分軍爲右翼，各守圍線之一段，第九分軍前圍城線從聖克羅起過加而什之高處，到拉彼爾直而依宅止，從此處到扣扣伐池有鹿角等爲攔阻之物，後圍城線爲緊要之守線，從聖克羅圍之南牆起過肥爾奈夫夫克立雙之北仙鵝池一路，俱有土壘暫用之礮臺，鹿角等第十分軍有前中後三圍城線第一圍線，從扣扣伐池起過辣雙舍爾沒脫尼歇住宅波易伐爾村北口而從此處循塞納河至克岔阿西之對面止，此線分爲兩段，爲甲號與乙號，右面者即甲段，左面者即乙段，甲段自扣扣伐池起至辣雙舍爾

止乙段從辣賽舍爾起過沒脫尼欽住宅至塞納河止第二圍線在辣賽爾平面高地有深溝土壘等物之處起自此處直至沒脫尼欽園內順高地至波易伐爾此高處易守而難攻辣賽爾村莊爲甲段不當把守分衛等事兵之所住處波易伐爾村莊爲乙段不當把守分衛等事兵之所住處又有第三圍線在第二圍線之後自勒波他爾行鋒瑪爾美爽與花園俱失去惟花園南之土木卡未失且有瑪爾美爽住宅並花園而在花園之南有土木卡十月二十一日與正月十九日法人在此處兩次與德軍大交甲段前猶戶房屋並其右面圍牆第二次亦能守而不失德軍所作一切土木之工俱用步兵而以工程兵料理其事

守住圍城線之一段所分派之兵如下舞前鋒者以六日爲期前鋒守第一圍線並辦前面把守讓衛之事其分軍中當前鋒者爲步兵一營馬兵一隊其營內一鎮守乙段一鎮守甲段每鎮分派一營專當前面把守與分衛其餘兩營當本段第一圍線接應之用所住之處甲段在辣賽爾村莊乙段在波易伐爾村莊當把守並分衛之營內一隊專爲把守以免隊之紛亂而不全其餘三隊專當分衛且甲乙各段內有一分隊或兩分隊馬兵預備走信之用甲段分衛在辣賽爾平面高處之王后亭此處之三隊或住於籬內或住於近處之房屋內凡有事時則兩段之當接應用之西營定至亭處聚會乙段分衛分爲甲乙兩段前面有兩處當堡用之物甲段前有獵戶小房屋改造土木之卡房內可容四十人並一小礮在此處前面有可通口音之把守兩人直到波所伐爾住宅乙段前猶戶房屋並其右面圍牆第二次亦能守而不失德軍所作一切土木之工俱用步兵而以工程兵料理其事

守住圍城線之一段所分派之兵如下舞前鋒者以六日爲期前鋒守第一圍線並辦前面把守讓衛之事其分軍中當前鋒者爲步兵一營馬兵一隊其營內一鎮守乙段一鎮守甲段每鎮分派一營專當前面把守與分衛其餘兩營當本段第一圍線接應之用所住之處甲段在辣賽爾村莊乙段在波易伐爾村莊當把守並分衛之營內一隊專爲把守以免隊之紛亂而不全其餘三隊專當分衛且甲乙各段內有一分隊或兩分隊馬兵預備走信之用甲段分衛在辣賽爾平面高處之王后亭此處之三隊或住於籬內或住於近處之房屋內凡有事時則兩段之當接應用之西營定至亭處聚會乙段分衛分爲不用火藥之說

且鹿角之前面各有獵坑十二行假如德軍不用擊法守之必費數小時之工方能去五十或六十步之鹿角此爲

兩處一處有兩隊在瑪爾美爽花園通到里阿爾大路在隊處橫交其路造攔阻之物又一處在其背後數百步在波易伐爾村口此處之房屋兩隊兵住之觀此情形即查得把守並分衛中把守數人其有持槍者四百人其餘有一千二百人此數不能更少（各軍所用護衛把守人等其數不同此事依地勢而定即如德國第六軍團線前面之地勢平能望遠故人數較少三日當護衛把守六日在後大叢內當接應第六軍內之每一分軍每日祇有一營當前面把守分衛等

初闡巴黎斯時第一圍線內亦用礮後用礮於接應第一圍線之處故第一圍線內無礮運礮之故有二十四法國城外之礮臺太近於第一圍線恐擊壞本軍之礮二第一圍線前面不遠有凹凸地並遮掩之物法兵能借地勢而近我故礮之擊法無用第十分軍左翼即乙段最前之人在瑪爾美爽其前面有里阿爾鎮市此為遮掩之物且德軍不能屯兵於鎮內因蒙伐雜里恩礮臺甚近也在此間常有彼此洋槍擊法而礮立不住

上論第十分軍之前鋒當把守分衛並接應第一圍線之用其餘大半有步兵一羣馬兵兩隊礮兩行此種兵更在後其所占之處即上言第二第三圍線之所在也在羅肯可爾並勒失奈所屯之兵與甲段之兵輪班當前鋒且在羅末西恩立格立賽聖密克爾卑爾罷爾所屯之兵與乙段之兵輪班當前鋒由此觀之每段內常有兩鎮步兵輪班當前鋒與接應且其兵丁歸段而不調動然恐本分軍甲段之兵不知乙段前之地勢與情形或乙段之兵不知甲段前之地勢與情形故每過三十日或四十二日彼此更調然此法雖妙各分軍未必俱用本分軍所守之處無論官與兵俱熟悉其地勢本分軍當接應用之大半之兵凡遇有事則聚會於波立加爾住宅此處為本分軍總理列陣之處從此處按情形而派兵至第一圍線接應

德國兵官苟知其前面之兵云盡力用守法不棄土地為總理若法兵甚多於我兵實有不能守之勢方可退回然祇可退至第一圍線內盡力而守之不可棄去德國步兵守第一圍線之事甚難因法國礮臺與衝出之兵多用礮之擊法而德國第一圍線不用之本分軍之兩行礮在聖密克爾村該處可用擊法與乙段之兵協辦照此情形用守法本分軍之官深謀遠慮分派各種兵辦事毫無淆亂非惟本分軍辦事如此即一切之圍線內辦事亦然故守法成而衝突之法不成論夫前鋒當把守分衛之用多至本分軍三分之一此亦為妙法因若用兵更少則其力不足以攔阻忽然衝出之法兵若法兵衝出者不過多則前鋒之力足以御之若過多則前鋒之力尚可暫時阻禦而

待後面之兵接應几法兵用攻法則初令把守分衛之兵
獨立用守法實有立不住之情形即派人接應西十月二
十一日法兵攻本分軍所守之圍線本分軍內派兩營接
應第一圍線西正月十九日之事不派兵接應因第一圍
線已能立住

本分軍圍線在辣雙舍爾高處遮掩物之後有一房屋當
望臺之用內有第三十七鎮之守備瑪路酷弗司起並第
四十六鎮之一哨官從圍城之日起至納降之日止常在
此房屋內用最好之遠鏡窺探敵兵西正月十九日法兵
中放三箇開花彈落下至房屋內擊斃走信之馬兵其房
屋亦壞有此望臺天氣清明能見遠處即已知法兵來攻
者或多或少如不過多即不必派兵援應以省兵力夜間
天有雲彩料法兵不敢用攻法然第一圍線前面巡查之
兵尚多此巡查之事祇可用步兵而馬兵等不能用於圍
巴黎斯城時更長此見識最可懼之時即平明時此時巡
查分外嚴緊圍城時在冬季日甚短若法人欲辦大事必
在夜間聚會平明動身且巴黎斯近於塞納河處下霧多
不能見遠亦不能知法兵乘霧來攻或否故每日太陽未
出之先數小時甲乙兩段各派一隊兵當巡查之用走往
近於法軍之把守在此處聽其後有無軍行之聲此種巡
查之兵常遇法兵而交鋒再每日天將明時第一圍線內
接應之兵在王后亭處聚會而預備交鋒也於其處待巡
查兵內之信息如無事即散

凡法軍有大衝之情形則本分軍大半之兵亦在平明時
聚會於波立加爾住宅知無事方散

用土木作攔阻之物自圍城之日起至納降之日止無日
不作工前鋒與後面接應之兵俱作工程之事法國城外
礮臺內常放礮以擊作工之兵故日間在高處之後或在
樹木內作土木之工所有礮臺內能見之處在夜間作工
本分軍每日有作工之兵八百人又有時挑選本分軍內
所有水木作等匠作土木之工更爲便捷第十分軍對面法軍之把守線從甫乙里亞土村莊起至克魯舍爾從此處在蒙伐離里恩礮臺西面二千步之遠過一轟壞之房屋直至里爾從里爾到停汽車房屋內又從此處至塞納河此一條把守線內之各房屋預備各事以便於用守法而各房屋用洋槍手之濠溝相連之西十月二十一日之後法人造一大堡德人稱之曰風車磨坊堡此處在高原與北面浪脫爾相距約一千步此處法國之礮可順本分軍之圍線一小段而用擊法將納降之時在轟壞之房屋並其南面以及停汽車房屋處列礮數行

停汽車房屋處之礮擊本分軍第一圍線之兵甚猛故以聖密克爾之礮還擊之令其不能放自此時起德國本分軍礮常用擊法擊對面法軍之把守線而本分軍之礮法軍未能擊壞之

余此書論本分軍之官見此書亦述其本分軍所辦之事用何法造擾阻之物用何法分派兵丁則可比較而長見識大有益於武事

工程之兵不論在列陣之處或在圍城之處獨辦工程之事則人數太少故此種兵先請工程官規畫工程之線既定則令尋常步兵助其作工凡圍城之時定圍線之各種土工處愈早愈妙如土工之處不定則所造暫當堡用之物或暫用之濠溝等徒費工力在巴黎斯密次兩處有兩大軍或數軍體辦圍城之事則宜分外早定作工之處恐軍體間有分隔之處敵兵可借此而衝出也凡欲定圍線內當堡用之物造於何處必先令列陣官與工程官細測地勢而定圍線測時宜按情形而深思應造各種土工與否不可大意圍線既定即令工程官與工程兵作線爲記號記號之線已成即令尋常步兵助工程兵做工但以上端接連之法不妙此爲大弊以後須免之

德國工程之官尚有別事而其數不足故不能與列陣官詳定圍城之線即如造橋開路尋城內通至城外之電線或在河底或在土內等事除此事之外圍城者之土壘等亦須工即議定用礮之擊法而置礮之處所作之土壘木料既預程官定之以及木柵土籃等亦爲工程官之事另有他事尋常之兵不能作者即如土木卡需用之土木木料既預備運至造卡之處則令尋常步兵合之此一切凍俱歸工程官辦理人數不敷故有不及辦之事也

德軍在巴黎斯城外所造土木之工以便於守圍城之線者各處之法不同故多有不相通之弊而兩段之兵不能協辦然並非全有此弊也所造各種土壘濠溝等物非用工程官管理而用步兵官會在工程營內當過差者管理其事德國於無事時常用此法故此次大得其益德國用此法時向來人不理會近今方知此法之有用然工程官所辦之各種工似守舊規不明近時列陣之理近時步兵列陣之法用後開門槍最要者擊法之猛且近時用守法之時必須借擊法之猛爲最便而最要者故所造各種濠溝土壘等物並造此等物之地勢應合於用盡擊法之妙

處而造之

在陸路交戰之處用守法時所造土木之工與用平行道等圍城而破之之法其理不同因一爲守法一爲攻法凡在德法交戰時所造平行道等工程德軍工程官辦之甚妙此書無庸贅言然在陸路交戰用守法時並圍城需用濠溝土壘等物則工程之理並近時列陣守法之理應合之如一體之聯絡此事於圍城時辦之最難尋常陸路交戰用守法時所造之堅壯法與情形相合不難因敵兵用攻法惟有尋常陸路行動礮與堡相敵若圍城之事敵兵破臺內之大礮甚多在此處造堡等使於用守法則非易事此亦爲德法交戰內所得一種見識將來再有交戰必多用圍城守法凡大城可當武備院而四面俱有礮臺者大爲有用此書於德法交戰內足以明之故近時考究武事者必考究圍大城之理於圍線內用何法造土壘濠溝等物爲最要若此等物造之無弊與近時列陣守法之情形相合則同數之兵能圍同數之兵而城內之兵不能衝突而破之

德軍在巴黎斯城外所用攔阻之物不能處處盡善即如街十一事似乎德國人不善爲之此物凡以村莊爲堡用者則常用之或在大鎮市內須步用守法者必用街十

德軍在巴黎斯城外常以木料並房屋中器具及零件俱堆起作街卡則尋常陸路行動礮之一箇開花彈已能擊散之此等處必須粗木並石與土則開花彈不易打壞且街卡必須前後兩箇而各有不相對之門以便於或衝出或退守德軍在巴黎斯城外所用街卡祇爲單者橫塞路間若欲行走必由街旁屋內此法不妙非惟街卡內不易相通即在別處內亦有難於通行之弊此事以後須設法以免之巴黎斯納降之後余觀法國城外所造當堡用之物無有不能通行之弊

圍城之一種戰法其理大約以後再須作書詳論之茲先論列五款如左

一圍線之大畧應早定之此事無論在密次或巴黎斯辦之合法

二圍線之各段土壘濠溝壘各種土木之工並此段與彼段相接之法應詳細定之定時須斟酌形勢雖有變動而無害

三所用土木之工應與地勢並地位合式最妙之物爲土作者彈難穿過且土功可較近於敵兵

四把守分衛等兵須足用然不可用之太多恐徒費力而多困倦且各兵須住於便當接應之處

五第一圍線用兵雖不多但此處所有之濠溝土壘等應與兵數相合如敵兵衝出不過多尚足抵禦無須接應且第一圍線前面當堡用之物可不必多多則兵力必分

造圍線內之土工宜速故德國步兵內宜加作土工之器具最妙多加輕攜鏟

論夫工程之官作守法之工程須學習之必須令其在夏季數十日內在步兵營盤內當差學習近時步兵列陣之理此與步兵官至工程兵營盤內學習有同理又凡大操練時須多派工程兵在大操內協操承平無事時雖不能將民間之土地挖動但可打小樁作記號線假作土工之形勢

武進孫鳴鳳校字

臣陛雀長老

九

布國斯拉弗司撰　布國　金楷理　口譯
新陽　趙元益　筆述

領兵列陣之理又比較今昔之戰事並操練步兵之戰法

自一千八百年至一千八百三十年此三十年內西國印出各書講究戰法按拿破侖第一太炎戰中所得之見識此種書以戰法爲一種學問講論之理深而廣作書之人大約親歷戎行而得見識者一千八百三十年之後又出一種書講論之理細而精此種書內或選取前人書中之說而詳細論之或論無甚緊要之小事此等書常顯出未嘗臨陣之弊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在意大里之交戰爲近來歐洲中第一次移兵之戰事此事之後所出武學之書漸有進境且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奧交戰以後所出武學之書思如泉湧見識更廣當一千八百七十與七十一年德法交戰之後所出武學之書應更多將所得之見識與新理傳於後人所著之書俱講究用之事不講虛空之理如欲講論虛空之理須先講盡各處之實事而比較其見識如是者必數十年方能總論其一切之理論夫移兵之事未必再有新理發明列陣之事則不然列陣所有之變動由漸而來到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與一千八百七十年兩次戰事之後列陣之變動頗覺分明近時用新軍火器故不能用舊列陣法步兵馬兵列陣法因此全變動砲兵則仍參用舊法

自二千八百零八年之後布國軍強盛之故因武官有學問而能用其所學年輕之武官留意觀昔時講論戰法之書讀其書即念與近時之情形合用與否此等官或帶一分隊或帶一隊或在陣線內或在游兵線內俱能辦事此等年幼之官職位漸升而近時有年之大將俱從此出身而中年之兵官亦然近二十餘年中布軍內設教習操練等事之官所講之最重者打仗時不呆照定法須照情形而變動不守一定之規條辦事布國軍內定令武官學一處打仗及學在他處打仗細究一切用兵相關之事而自學戰法不用一定之規條已有數十年因若用一定之規條恐一種情形不同則辦事必誤第一事細考昔時移兵交鋒之事而不能不用地圖然此事尚不足必須按圖而假設某某處有若干敵兵某某處有若干本兵用何法而能得勝或臨交鋒時用何種領兵之法列陣如此多年操練則至責在交鋒時可用其法於行兵

一千八百七十年戰事之前數月初出一書內言一分軍如何移之而領之法且交戰所有各情形俱論及之此書可備武官效學而一切情形俱屬清楚此書尙未畢工望將來能成全之武事書院教習一軍照情形而辦事不及此書之完備故望當差之官學習書中之說而廣其見識凡戰事雖因各處地位各種情形而有不同之辦法然而列陣內之定理不可移易者必須熟於胸中而呆用之若無此呆用之定理卽失列陣之理且此列陣之定理其所由來考究昔時戰事之書而定之或用圖而假設戰事所定有之事卽爲定理處處可用如此卽有定理數條必當知之

上所言之書依列陣並移兵之事得一定之理然又言一定理在各處之用法不同若明此定理卽有領兵列陣之根基領兵並列陣之事或一官專辦或數官合辦若其官辦領兵列陣之事甚妥善者必有臨陣之見識若無見識常應按各處情形不同而試驗其理方可爲善於列陣之官但領兵與列陣兩事非惟在此處或彼處用攻法或領兵至此處或彼處亦須明地勢在此處與攻法或守法有何關係在他處則有別種關係又應知各種兵在此處有何見長有何見短明此事則可謂善於列陣之兵官列陣領兵呆用之定理愈熟悉若考究各種戰事並交鋒之情形卽有時似列陣或移兵學之規條中有無理者其故因地勢或情形將數規條合用而相消但一次之戰事自始至終細考究之必能顯出列陣或移兵之一定主意如見無有一定主意則見先有一種主意後易一種主意俱照列陣或移兵之定理而行若觀有本領之將帥所辦戰事必有定理顯出考究其事至終必有一成一不成成者必因從列陣之定理不成者必因違列陣之定理而必當照辦論夫用圖習練列陣並移兵之理學生中最能熟悉定理者其所解之題必能最妙且教習時凡教一理卽令其用圖習練之最妙先出習練之題而後有能解者有不能解者則可以定理指示之令其更能詳記

凡戰事固必有定理或常用之或改易他種而用之余出一題解明之卽聚兵於一處之理此理惟有八言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軍之得勝祇有數事成首最迷亞邦此非特聚兵之法必獲勝而奧將宰執而密次聚其兵而入不成迷亞復反敗然此事之是理爲不可辯此言不錯然凡有定規須

情形而變動不感迷亞邦與布國之交界爲己角因此須
散作數軍成首尾而攻入不感迷亞又布國前往之兵多
若聚會一處而行則後路之運糧食不便故分數軍各軍
自有後路運糧較便已入不感迷亞邦即仍用聚兵之定
理初移兵時散其兵及交鋒時即合其兵論卑納特克所
帶之軍於西六月二十七日聚於一處甚合但此日之後
陸續先派加白倫次之軍後派辣明之軍布國先擊敗加
白倫次之軍後擊敗辣明之軍他事姑不論卑納特克於
聚兵之理棄之太早而布軍之得勝在乎聚兵之時與情
形相合即西七月初三日在克尼克來次也
上借一事以譬之無有別意祇欲令人明將帥之辦法有
時似違移兵列陣之定理但此非實違其理因布國在後
仍用聚兵之法也所以親一事必須自始至終知成事之
將帥必遵定理而辦事而呆守規條須明實意雖呆而不
强須依情形而活變與事理相合用定理之將帥不可以
此爲得勝之方須按時候地勢情形主意等合用定理而
得當方能得勝如此者既明定理又知何時應變動而辦
之則臨事時不致模糊此書之前數卷講德軍之官自上
至下有自主辦事之規條即按情形而辦事此事與用呆
規條無碍此與次等之官自主辦事相合即照情形而變

動其定理

卜而尼之戰事有一臺官自定主意而辦成大事即德國
第七軍內之前鋒各爾次帶之其人定計用攻法擊法國
第三軍因此攔阻白齊恩從密次前往浮而旦一日之工
各爾次定此攻法之主意因其前之馬兵探得法兵將走
然祇得法兵將走之信而前鋒兵少用攻法則不合於理
惟因各爾次知德軍之主意欲逐法軍入密次而圍之故
用攻法令其不能走由此可知移兵大略之主意亦必使
次等兵官知之而後可自定主意辦事法國次等兵官不
甚能自定主意辦事惟上司之令是從此次有之或言此
次法國帶第四軍之官拉米羅爾未受上司白齊恩之令
自定主意辦事然其自定之主意與白齊恩移兵之主意
不合因白齊恩之主意欲走而不欲交鋒也法國在卜而
尼之兵應不交鋒而退至密次東面砲臺之後然法人非
惟令第三軍與德軍交鋒又令將過河之第四軍退回接
應第三軍既耽延時刻德國第七軍非惟逐法軍之右翼
從克浪皮在卜而尼東退至卜而尼第一軍亦上在當日晚間
從芒土阿克浪皮北至奴阿思肥爾取法人原守之地故德軍
大勝法軍無奈何必入密次城

武學中之理有數條自古至今未嘗變動於移兵事中更

多至於列陣之事，則常有變動，而領兵之事，須依列陣之理而行。假如有一大才幹之列陣官，不信後開門槍擊法之猛利，而欲用前時之深行伍攻敵兵陣線內緊要之處，非惟深行伍之攻法不成，大約打敗仗，此因不肯變動故也。雖有如此變動之事，尙有不變動者，若違之必失利。列陣內凡有變動之事，卽有一緊要之理，他事必隨之而變。有時之變動，祇爲一人想一新法，有時之變動，爲通國之民有變動之事。假如馬步之攻法，初起緩步而行，至與敵兵相距三十步之處，敵兵已放槍，卽改爲跳蹄，此爲康岱之法，自此至後九十年，布王菲哩特改爲自始至終俱用跳蹄，此爲一人想出之新法，從前用列陣線之擊法，法國大亂時多用兵丁，尋常兵數尙嫌不足，新招之兵，於列陣之事未熟，而爲好槍手，故用爲列陣前之游兵，此爲游兵之始，彼時通國之民有大變動，而列陣亦因之而變，又列陣線之形，亦有變動而交鋒之理，隨列陣線之形而變動，雖交鋒時其形能亂而交鋒之理必隨其形而行，近時考究列陣之理者，應分外用功，而想按近時之情形，用何種列陣線形爲最妙。

武學內在數事不能不略論之，卽如司脫拉替射譯曰移兵，撻克剔克譯曰列陣，講究武學之著名者，講解此兩字，盡其意者未嘗有之，觀書者不必以爲余能說盡之論夫用移兵之理，一國內祇有數人可不必論，武官所常辦者，爲領兵列陣之事，必當論之，德國武事書院內所有教習列陣之書內添兩字，一爲列陣之理，一爲列陣之用，列陣之理，卽在教場操練之事，列陣之用，卽按地勢操練之事，因加此兩字，故另有兩字，一爲交鋒之操練，二爲行動，此分別因近時用游兵交戰可不分之，列陣必爲列陣之用，因在大操練時必借地勢，若爲平地，自然爲平地之用，一千八百七十年所得之見識，內有常爲列陣之用在下所論一切之事，俱以此爲根基，依余意不必分列陣之理與用，祇宜分列陣之大小，大列陣卽爲三種兵合辦者，小列陣卽每一種兵分辦者，論夫一千八百七十年戰事，三種兵協辦之理，德軍實屬合法，此因按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所長之見識，修改列陣之章程，事之大略既善，有零星小事未妥者，亦不必苛求，大列陣已辦妥，按近時情形可不必更改，茲必論近時交鋒大概之形狀，又須論近時交鋒與拿破侖第一時交鋒有不同之形狀，如此卽知近時交鋒應用何法爲妙。

在一千七百年至一千八百年之間，列陣時爲甚長之線，兵已列陣，卽呆而不靈便，故有大才幹之將帥，能乘敵兵

呆而不靈之機會以人少之軍擊敗人多之軍布王菲哩特之戰事常用此法菲哩特之後有因法國大亂而生之戰事並拿破侖第一時分外講究移兵列陣之理此時以人數多爲得勝之本而將帥本領之大小與勝仗之大小有比例當此時若以人少之軍擊敗人多之軍必是其兵更精或其軍火器更良若兵數與兵力及軍火器兩下相平則勝仗歸於才幹更大之將帥然此事不甚有之拿破侖時人數少而得一大勝仗有此事而不多近時兩軍俱用後開門槍若人少之軍其將軍雖有大才幹未必有大勝仗此因近時之戰事先用擊法良久漸近敵兵然後可用攻法且近時攻軍面因守軍之擊法甚猛故不能成不得已必包陣端方能得勝然包陣端者必須人數更多否則不能包之近時戰事必須用三種兵大列陣之包法如在割拉勿拉脫師丹等處爲今時大交鋒勝仗之形狀拿破侖第一時從敵軍之中衝過而分開其陣線爲拿破侖第一大勝仗之形狀可知數十年內交鋒之形狀有大變動

論夫交鋒借地勢之法六十年前已用之近時用之更多在陣線內或陣線前借某物以當堡因地勢之便於守法也在拿破侖時已用之若破此等處與勝敗有大關係今時若破此等處即更與勝敗有關係因已破之而用後開門槍守之則更難奪回又近時之礮比前更準更遠可用礮之擊法與槍之擊法協辦既失之後更難奪回

論交鋒之形狀自始至終若論其始則拿破侖第一時與今時不甚懸殊始交鋒之形狀礮用大擊法前面之步兵爲陣線前當堡用之物而交鋒既如此則礮之擊法更猛從此時起以後之形狀今時與拿破侖時不同今時用攻法者祇用其步兵若干用擊法攻敵人之軍面不令敵兵走動其餘步兵若干前往敵兵之陣端意欲包之今時交鋒所用之馬兵或在列陣線之後敵兵礮彈不能到之處或在用攻法軍之陣端處或在軍體分隔處之背後若干遠以補其空拿破侖之時擊法更猛而能亂敵兵之陣線則步兵成行伍攻敵兵之中或攻敵軍翼面（拿破侖第一有時亦用包陣端法從列陣端之法但其用包之近時則從遠處已派數軍前往辦包法且其包法用之亦不多如拿破侖爲近時之將帥定多用包法而不用攻軍面之法）拿破侖時馬兵在交鋒時屢次用攻法且所定者破軍面之處以大叢馬兵重積攻其所破之處拿破侖時游兵之擊法不久步兵即成行列前往用觸法但因有當堡用之物交鋒時甚久爲此事兩下俱派接應之軍前往接應且在拿破侖時當堡用之村莊兩軍得失四五次故交鋒更久

近時步兵之戰事不同派辦包法之軍已至敵兵陣端則攻軍分外多用徼之擊法而步兵游兵甚多後成行列者甚小莫如拿破侖用一擊或一分軍當行列之用近時游兵多而久用擊法由漸而進則後面之兵方可前往用繞法若敵兵陣線不甚亂或攻法不巧雖人數更多功法未必能成且因擊法之時久當其時已晚則不能用攻法即不能敗之論夫當堅用之物近時情形若已破之則退出之兵受攻軍之擊法傷亡之人較守時更多故人數不足不能復用攻法而奪回故無六十年前屢次得失之事論馬兵近時情形或常用攻法然亦不多有之或棄之以當敵兵如在莫安肥爾之事然今時之馬兵大約在列陣線之後不用之如在割拉勿拉脫與師丹之事論夫當接應之兵近時之用處與拿破侖時之用處相同惟近時疫之擊法更遠故接應之兵要遠擊法而更遠故今時有不及接應者此為近今之難處論夫追趕已敗之兵近時與拿破侖時相同用馬兵並隨馬軍之輕徼識追逐之事但近時之步兵雖已敗而敵兵能當馬兵之力較大於前時論夫守法之軍近時必須在前陣內多派兵用包法且守軍前陣接應用之兵必在陣端之後防敵兵用包法而早為踹處派偵探之兵以踹敵兵在我某陣端所包法而早為

設備

由是觀之六十年前拿破侖用攻法時與近時德國人用攻法大不相同其故即因後開門槍與來復磯之擊法甚猛軍火器既改步兵馬兵列陣之法亦改馬兵不當列陣之用而為移兵之用在前偵探敵兵在何處預備移兵或遮掩步兵之移動令敵兵不知我移兵之法此即近時交鋒形狀之大略

馬兵並徼兵列陣之法在七十年之戰事無弊且此兩種兵列陣之形一百年內不如步兵之事有大更改即其列陣之形亦不如步兵列陣之形為緊要馬兵徼兵所最要者在乎人與馬與料俱佳茲略論馬兵列陣之形今時交鋒之處馬兵無甚大用或言馬兵用攻法而步兵因行遲而應可成大事余未敢信馬兵之攻法雖成步兵因行遲而不及若行至馬兵成攻法之處馬兵早已敗散則此處之敵兵可用擊法而阻禦我之步兵派大叢馬兵攻敵兵之陣線而不問馬兵之得失此種情形不甚有之馬兵用攻法最要者地勢無攔阻之物若敵兵之陣線在凹凸地或有別種攔阻之物如槍手之濠溝等處遲出方可用遠鏡之覆若在此處之敵兵已從濠溝等處遲出方可用馬兵攻之為

而令法軍之擊法擊馬兵而不擊步兵此爲大事而有益者德國之馬兵因用斜級陣之攻法辦事尙有益處因一斜級受擊法又一斜級可前往用重積以攻之然今後開步兵放槍急而不能定準依余意馬隊不必用擠緊之法宜用散開之法若馬兵一鎭欲用攻法則前兩隊散開進攻步兵其餘兩隊在後面約三百步之遠擠緊用花蹄而隨之前面散開之兵大約可從游兵中經過而游兵後有擠緊之行伍則不能過去可轉一向而向旁行或從行列間行過帶擠緊兩隊之馬兵官並喇叭手與散開之馬兵同行已近於敵之步兵而官見散開馬兵受敵之擊法已重卽使喇叭手吹跳蹄之令使後來之馬兵更遂而試用重積之攻法敵國之步兵因見前面馬兵散開而來卽分其心而亂放槍大約後面擠緊之馬兵其攻法可成依余意此非定成之法而能如百年前之馬兵能辦大事者惟前面所有散開之馬兵其中傷亡之人較之擠緊者可少依余意近時馬兵攻法列陣之形狀此爲最便馬兵用攻法可用此法試之其事之成否難定論夫馬兵攻礮兵而其礮兵無步兵護之者則其馬兵之能力與前相同卽如馬兵從二千五百步至一千五百步之遠路便於速行而無擾阻之物則大約礮立不住因今時礮之洋鐵管彈不及舊式之佳此理前已提及之若馬兵離礮遠而在礮處能見馬兵之陣則近時之礮勝於前時之礮而馬兵不能立定設馬兵已近於礮則無甚妨害其力能勝之

論夫礮列陣之形狀若查德法交戰礮之能辦大事者卽如第九軍之礮在紛納查爾或親軍之礮在聖瀑里伐或拜敦馬軍之礮在菲安肥爾或第五十一第十二各軍之礮在師丹所辦大事尙有人言礮列陣之形狀大不合於理宜修改之余意無可修改在德法交戰時礮列陣之形狀有不合之處者卽圖巴黎斯與密次所用之礮

論夫步兵列陣之形狀並非不及馬兵礮兵列陣之形狀惟步兵列陣之形狀雖用而難辦不能始終如一馬兵與礮兵列陣之形狀自始至終無大變動而步兵有進退之事故不能免其亂傷亡之人亦多又凡定勝敗在乎步兵而不在馬兵與礮兵故以下所論修改列陣之形俱屬步兵之事且欲免傷亡之人過多

步兵列陣之形狀其要有二一爲大叢游兵一爲小叢行列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與六十六年有兩大移兵之戰事已得此兩要事之見識而於七十年更能明悉而定之且

七十年兩軍俱用後膛槍即得游兵宜更多之見識用大行列之攻法或令大叢張陣而用擊法從七十年得戰事之見識知以後不能用此法今時交鋒之精意即每步兵與每小叢之兵官自主辦事又想法以免各人自主辦事之亂而將軍尚能約束之近時擊法甚猛故兵必散而交鋒在德法交戰時常有全羣或全鎮或全營改爲游兵近今交鋒之情形變爲昔時蠻觸相爭之狀野人相鬬無列陣之理各人自主辦事或數人作一叢而用攻法惟有文教之國雖用散開之法交鋒而將軍尚能管束之若不能管束即不能定勝敗但游兵要次進退有不同號之兵指雜於內實因槍之藝法太猛萬不能免其兵雖亂而將軍尚能約束之者因次等兵宜爲聰明才幹之人且兵之操練時已習熟用小叢在一處交鋒自古至今列陣有理查大約能得勝爲此故交鋒最要者雖亂而能便於約束之近時步兵交鋒列陣之形狀即一叢游兵游兵線內有多叢游兵能引導之最爲緊要此引導之雖處非至今日而始明欲免其雜者各人商議已多意見不同或言游兵線內分爲多節即如以一分隊作一大節大節內再分數小叢每叢作一小節余以爲此法美中不足或又言操練時用小叢其嚴肅同於用大叢之操法此事亦美但亦不足因交鋒時游兵線屢次遭退則有不同號之兵雜於其內則失其原有之分節法或初起派某隊內若干兵作前面游兵線內若干節後漸添游兵恐前往時不能招得同號之兵而相合此亦爲生亂之事而失其原有之分節法兵之操練雖嚴肅而散開時不能免亂之弊操練之嚴雖爲要事然變爲游兵尚不能管束之操練之嚴肅用於軍之首要變爲列陣線或在游兵線外之兵調往他處則甚善若已作游兵則尚不足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依余意可用兩法略能管束游兵而得引導之一分教各兵近時游兵交鋒之法二合操游兵交鋒之法按各種情形與地勢而教之或問分教各兵此何謂也答曰新招年輕之兵詳細告知近時步兵之交鋒必多用游兵游兵之意即離敵兵若干遠借地勢定準用擊法聽令而行或宜直行或宜斜行宜四面觀望不可亂走又告知以交鋒之法如此者多若隊作行列而交鋒者不多有之惜近今尚有從前傳下大行列之教法而兵以大行列爲交鋒之法視游兵爲輕今應從恰操時即操游兵之事不宜多操用行列之事而少操游兵之攻法營內又操多次此爲妙法因令人有力而趨捷然此尚不足爲游兵近底操練先操擠緊之叢此章程甚嚴而人則似乎機器若此時用小叢其嚴肅同於用大叢之操法此事亦美但亦不

一人能明其事能成因一人能故舞三人也當教習或口授之時仍殿用掩蔽物使兵不明此事有多如四人而有

之操法但須因地為之方能分別改善此

為新法略能領悟乘游兵此為引導之根基然此尚難不足

宜加他事為要

初操練游兵之事不必定用平地若有平地自然用之而

所用之形狀必合於平地若有地勢可借儘可借地勢而

形狀與借地勢相合如是初起創以理與用相合而且用

凹凸地操練之事與學習無礙因在平地處令游兵操練

往前面五十步遠較高處以護身或可再往又一較高處

以護身此事亦與教習無礙辦此事初起不必離教場而

尋凹凸地因操練前往當游兵後又退因作行列此等事

初起用平地為便此事已熟則以多用各種凹凸地為妙

用此法兵能自然學用地勢習慣之後則大叢操練游兵

之時可不必教其借地勢護身之法而可想法引導大弟

之進退以免交鋒之亂德國一二三十年內步兵頗操練借

地勢但操練之章程似乎以平地為準不以凹凸地為重

宜修改章程不分理用為妙

自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之後布國游兵線分為小叢而定

兩種規條其一每一叢有官或弁管理之

其二設法免不同號之兵夾雜於內此規條不誤然彼時

用後開門徒之兵有限而游兵線內入數不多又彼時相

敵之兵俱用前裝槍之機事法不甚利故彼時無有游兵線以大進退之事則易當而不易亂今時則因人多而難管因進退而易亂近時交戰因人多而有進退且不同號之兵夾雜於內此爲大不便之事因兵不能見其官而同號之兵亦不見兵心疑惑不能盡其力以辦事有此難處並不須改一分隊在游兵線內作一大節內作一小節亦不欲已當游兵之人因欲添游兵而挪入同號內因打仗時不便令兵從旁移入同號內恐失其隊法之力而多傷亡之險最妙之法只須在無事時操練不同號之兵在一處辦事令其習慣此無他不過作打仗之形狀令兵能識其力近今有交鋒紛亂之患宜操練此紛亂之事以免其發指今大操練時如有紛亂則閱操之官必須責之不能想法操此紛亂之兵使盡力辦事應用之法在無事時告知各兵當交鋒時常雜於不同號之兵內則宜與不同號之兵合辦而從他號官之令凡武官見有無官之兵相度情形或令其在本號內作游兵或令其退至英處聚自作行列此等事在一千八百七十年之戰事常有之即如在法國服有第五軍與第十一軍之兵夾雜在一處而作游兵後之行列故致敗回兵宜禁若如此法則反令其亂實無益也是此語者大約

未見近時交鋒之情形或見之而未嘗深慮也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有紛亂之事既畢即商議多法以免紛亂之弊七十年雖得勝而兵之紛亂更甚故可知德國雖嚴操隊作行列之法尚不足免夾雜之難處故今惟有一法在無事時操練不同號之兵在一處合辦此因不同號之兵能速在一處辦事似乎同號孫天下無有此種步兵故應操練之布國昔時用隊作小行列故得勝今之游兵能學成不同號之兵在一處合辦與同號者相似更能得勝此意並非欲棄去分號之法並同號之兵同操而合辦祇欲操練紛亂之兵尚能辦事布國在六十年內每年秋收之後有大操與實在打仗相同意欲令官與兵知打仗所有之難處並各種勞苦及露宿之事德國之強於他國者實由此故而奧國與英國近時效德國之軍法秋收後大操令官與兵明曉打仗時實在之情形若照余意辦之祇爲接連之法無他故也

前第七卷內曾言明若欲添游兵有時須從他號兵內分派游兵夾人其中其故或在已有之游兵線無有地勢可借以護身或雖有地勢而通到有地勢之處祇有一路而此路祇能通到已有游兵之處此爲不能免之事然不同號之兵夾雜於內應用何種引導之法祇有上所言之一法則反令其亂實無益也是此語者大約

法在無事時操練不同號之兵在一處辦事現本國所有用游兵之章程一面要照章程借地勢一面要令游兵不過於分散而前往此章程似無甚難處實言之近時所用大叢游兵線行數百步之後已有分散之弊依余意不同號之兵夾雜操練此事應分外用心常操練而操練之時應令游兵依所定之向而前往後已前往若干遠即令其改向如此操練或爲一營或爲一鎮或爲一軍每日操練五次至六次方可謂用心操練今時用游兵之法向來所用一羣操練游兵之法即令游兵前往數百步而停止已停止即令後面當前陳之兵速前在入游兵內依令同刻放槍照近今所得之見識此法不能用

游兵線常用之行動法即轉向八分之一即四十五度或更少此轉向之事必須在敵兵擊界之外即如游兵前往所定之某處既至相距八百步遠之處查知不對無奈何必轉向又步兵交鋒時常有轉向之事即如在樹林或凹凸地交鋒時忽見敵兵近我陣端則陣端之兵必畏懼故應操練能改軍面之向以免陣端之當敵兵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七十年七十一年常有此事或言可用馬兵偵探而得信息以免敵兵忽攻陣端之險不知馬兵不能在距敵游兵數百步之處任便往來探信息若如此之近果可任便乘馬以往來則步兵騎馬之官欲入游兵線內不必先下馬由是觀之操練不同號之兵夾雜於一處辦事外必操練游兵行動之法且操練時又須照上言借地勢以護身因借地勢一事必略向左右前往然終不棄去所定之向借地勢內一切零星向左向右之事官不能管惟不使其棄去所定之向而已故操練游兵時須操下所言之數事一游兵大叢前往所定之向二改其向如攻法時聚兵往敵兵陣線之他處三退時有太遠或太散開者須整齊其陣線四令游兵停止擊法或猝改爲急速之擊法等等辦此事如爲大叢游兵應用喇叭爲號令如有可不用喇叭之號令則以不用爲妙每一武官必須用一篇自能吹之因游兵擊法太猛時言語不能聞惟簫之音高兵丁能聞之除以上各事之外必棄去一切無用之操法用之操法而取有用之操法工夫既多而更熟則游兵紛亂時辦錯者少此因不學無用之操法也余所言不應用之操法觀書者自可舉一反三不必贅言

上所言之事應總論之近時在教場所用擁緊之操法工夫太多應多用工夫操游兵散開之法近時德國步兵操練章程書已照此意修改凡一營作雙隊行伍即每隊內自有游兵一分隊從前一營內祇有游兵一隊則一營操

練。即有游兵之操練若近時之法。一隊操練已有游兵之操練。然雖如此隊之擠緊作行列操法。工夫尙嫌太多。除交鋒則傷亡者必衆故依余意。一切操練須與打仗之實在情形相合。余前言常講列陣之用。卽是此意。

擠緊之行列尙有用處。各種情形如左。

一。前往交鋒處之時可用之。二。漸成列陣線之時用之。三。兵在敵兵礮之擊界內尙可用之。或用於前在敵兵洋槍擊界內。四。臨用攻法時。游兵與擠緊之法合用之。五。不甚用者。卽如敵兵忽至而不及張陣。或在夜間或有濃霧。或在別情形。忽見敵兵而不用散開之戰法。卽如在窄處不能散開在此窄處或因他故而擠緊。大約先用擊法者得便宜。除此五種情形之外。必須用散開交鋒之法。游兵線後之行列。每大有小。其用處或補游兵線之不足。或敵兵用衝出之法。則我游兵線後之行列。亦可衝出令敵之攻法不成。游兵線後之行列。應用若干人。此事難於論定。或定其與游兵線相距若干遠。亦難論定。若用藥之槍。此種行列與游兵線之相距。近昔時用前物線甚曲。故近於游兵線之行列內傷亡之人。大約少於離游兵線更遠者。又前時用舊式洋槍。行列必近而便於接線。因游兵線內之擊法不猛。敵兵易來。故必近而便於接

會其事。以爲實有此情形也。近今每年秋收之後。德國所用大操法。常有行列前往游兵線內用擊法。若爲實在之交鋒。則傷亡者必衆。故依余意。一切操練須與打仗之實在情形相合。余前言常講列陣之用。卽是此意。

擠緊之行列。尙有用處。各種情形如左。

一。前往交鋒處之時可用之。二。漸成列陣線之時用之。三。兵在敵兵礮之擊界內。尙可用之。或用於前在敵兵洋槍擊界內。四。臨用攻法時。游兵與擠緊之法合用之。五。不甚用者。卽如敵兵忽至而不及張陣。或在夜間或有濃霧。或在別情形。忽見敵兵而不用散開之戰法。卽如在窄處不能散開。在此窄處或因他故而擠緊。大約先用擊法者得便宜。除此五種情形之外。必須用散開交鋒之法。游兵線後之行列。每大有小。其用處或補游兵線之不足。或敵兵用衝出之法。則我游兵線後之行列。亦可衝出令敵之攻法不成。游兵線後之行列。應用若干人。此事難於論定。或定其與游兵線相距若干遠。亦難論定。若用藥之槍。此種行列與游兵線之相距。近昔時用前物線甚曲。故近於游兵線之行列內傷亡之人。大約少於離游兵線更遠者。又前時用舊式洋槍。行列必近而便於接

擇一地勢不可在教場內用之。因恐兵與年輕之武官。誤

則能用之。如欲操練擠緊之行列。依令同刻放槍之事。宜

同刻放槍之事。步兵攻步兵不能用之。若以方隊拒馬兵

此事。必在教場而教場爲平地。與交戰之情形不合。依令

知其事不易。有而每日操練時。尙操八次至十次。且操練

擠緊之行列。依令同刻放槍。亦不能用。如此擠緊之行列。前往

作行列。依令同刻放槍。亦不能用。又有一隊擠近

之擊界內。則與雙隊營行列之法。而操每營作行列之法。論夫

章程所有半營作行列。用依令同刻放槍之法。若在敵兵

工夫操雙隊營作行列之法。每營作行列之法。論夫

五不甚用者。卽如敵兵忽至而不及張陣。或在夜間或有

濃霧。或在別情形。忽見敵兵而不用散開之戰法。卽如在

窄處不能散開。在此窄處或因他故而擠緊。大約先用擊

法者得便宜。除此五種情形之外。必須用散開交鋒之法

游兵線後之行列。每大有小。其用處或補游兵線之不足

或敵兵用衝出之法。則我游兵線後之行列。亦可衝出令

敵之攻法不成。游兵線後之行列。應用若干人。此事難於

論定。或定其與游兵線相距若干遠。亦難論定。若用藥

槍。此種行列與游兵線之相距。近昔時用前物線甚曲

故近於游兵線之行列內傷亡之人。大約少於離游兵線

更遠者。又前時用舊式洋槍。行列必近而便於接線。因

游兵線內之擊法不猛。敵兵易來。故必近而便於接

應如昔時敵兵膽大衝出而攻游兵線若其後之行列不
近必立不住今時情形不同游兵線內之兵用之多槍亦
更好擊法更猛若游兵線內之兵能用盡後開門槍之力
則敵兵難攻陣線之面故後面之行列可更遠而不虞接
應之不及近時後面行列之用處或多派人到游兵線內
補擊法之力或見敵兵到陣端即前往陣端而改爲游兵
作一陣面以當敵兵或前面游兵線立不住而因敵兵用
攻法則後面之行列可擊鼓呼號而拒敵之攻法惟不可
入本軍游兵線內又若游兵後之行列太近於游兵則其
兵官用之太輕此非善法或太近於游兵則因敵兵之擊
法太猛而行列不待令而入游兵內故近時情形必令此
種兵離游兵較遠大概如是但非一定因有時行列近於
游兵則可借地勢護身故不必更遠若我用攻法之前或
敵兵攻我之前我如可令行列前往游兵處一路可借地
勢護身此爲最便若交鋒之處略爲平地則在游兵後之
行列與游兵相距四五百步爲最近所以雖伏於地亦不
能更近論夫操練之時游兵後之行列必須留意操練且
操練者爲打仗實在情形所有打仗中無此情形者可不
操之即如擠緊之行列急速前往游兵之處意欲依令同
刻放槍爲近時打仗內所不能有者可不操之

向來在平地所用交鋒操法並照余意應用之操法略言
之如左向來之操法命之爲甲余之操法命之爲乙

甲　一每營內第一並第四隊向前此兩隊各派一分隊
作游兵其餘之兵在游兵後一百五十步作行列此爲前
陣一前陣行列前往游兵線內依令同刻放槍　二後
面第二第三隊作半營之行列衝出與游兵其操觚法似
有敵兵在前　四前陣兩行列令其聚會　五半營之行
列前往似乎趕追敵兵依令同刻放槍

乙　一每營之第一隊前往全改爲游兵而第四隊當其
游兵後四百步遠處前陣之行列　二第四隊令其半轉
四十五度向右而此隊內之一分隊令其改爲游兵（此意似乎）
一分隊亦入游兵內　四第二第三隊半營作行列者分
開作兩隊一隊居中一隊向右可接應在右之游兵　五
游兵並第四隊內未作游兵之分隊衝出用觚法　六後
面兩箇隊行列離游兵三百步遠者與鼓手同上接應游
兵之觚法攻法似乎成功而游兵用急速之擊法擊前面
奔逃之敵兵

余意非欲作論操練之書祇論尋常之操法與近時應有
之情形不合將此兩法比較之則自明甲與

內不能用，即在秋收後，大操內，亦不用之，又甲操法之游兵線，非同隊之兵，余上言令不同號之兵在一處同操，此事爲交鋒內所不能免者，然初交鋒時，萬不可用不同號之兵，初起如有之兵至後兵力不足，無奈何，必用不同號之兵，初起如有不同號之數小叢作游兵線，則隨後之前陣爲接應之行列，不能分別，易於走入不同號之兵內，故須免不同號之兵作小叢，觀余所言之法，必須用同號之大叢，改爲游兵，又依令同刻放槍，不必用之，又後面之行列，自己不用觸法，惟近之接應而已，

前言步兵用擠緊之行列行動，如在敵礮之擊界內，此事必嚴操之，恐有敵之開花彈落入行列內，易於散亂，恐人以爲余意重操游兵，而棄此操法也，又必用擠緊之行列，或大或小，操練呼號而用觸法，此雖非常有之情形，惡有時偶亦用之，然操練擠緊之行列，數十步已足，不必走多路，即如行列借地勢而近於敵兵，忽然衝出，令其驚駭，又須操練隊行伍張陣，即如所借地勢，近於敵兵而地勢內不能衝出，而能張陣，即張陣而急速放槍，又有不能不操練者，即以方隊拒大叢之馬兵擠近操法之用處，惟此數事而已，可照此意教習兵丁，

覩上所論之事，即知操練內以散開之操法爲要事，因交鋒時，散開之陣法多用之，他種陣法不甚用之，且操練游兵，須用大叢方可，令兵與官熟悉游兵之法，

論夫攻法與守法，此事前已言之，茲再論之如左，

先論攻法，多用游兵，須有包陣端之主意，論夫游兵，從初起已多用游兵，不必陸續添補，因添補時傷亡者多，其游兵之大叢，必借交鋒之各處護身，意可在陣線前用十字擊法，若爲平地而無地勢可借者，不多有之，地面必有稍高處或稍凹處或溝等可用之，又教場內所用添游兵之法，即令已在前之游兵向旁而讓新添之游兵，此爲打仗時不能爲之事，再游兵線，可不必一定擠緊之處而大力擊法能至者，即無妨害，游兵用擊法若干時，即從此地勢速行到前面與敵兵更近，仍借地勢而用擊法，若無地勢可借，即前往若干步，伏地用擊法，此擊法宜在距敵四百步之處起，更遠不必多用擊法，若干時，即觀敵兵擊法之力，能否漸減，或爲藥彈將盡，或爲散亂，觀此情形，即令後面之兵漸上，離本軍游兵不甚遠，即衝出用觸法，若敵兵擊法之力不減，則我後面相近之行列，改爲游兵，而令後面第二陣當前陣，若敵兵擊法之力漸減，即仍用上所言之法，然觸法爲游兵之事，不爲行列之事，若後面行列相離尚遠，則游兵不必用觸法，近時槍

之擊法甚猛在交鋒時衝出用觸法爲最難之事若各兵能愈明交鋒之情形則愈易成近時最難之事每一兵必須知近時交鋒爲游兵之交鋒若一衝出而停止或跑回則必陣亡用觸法而敵兵已退卽必令游兵急速用擊法令其傷亡者更多若敵兵已退而我之游兵能擠緊而急速放槍更妙

凡用攻法破樹林或鎭市或村莊之邊卽須急速辦事而至其對面之邊爲要攻法如此守法如左

所守之線必須多用游兵在游兵線前面所有當堡用之物可不必多用守兵若有必須守之處而必多用游兵者不在此例因近時擊法甚猛而攻者不能攻軍面故守者不在游兵線內之兵可在陣端之處作斜級線護其陣端則攻者難於包之若所守之處地勢便當則不當游兵而用攻者同刻放槍之法而改爲第二條游兵線仍可不必用同刻依令放槍之故因攻破守兵之游兵線者卽爲攻法之行列其游兵爲散開傷人惟至地面而已若守兵之行列見敵人游兵破我之游兵線不用依令同刻放槍之擊法而待敵兵之行列來攻而後依令同刻放槍此法不能用因敵之游兵破我之游兵卽擊我之行列上攻則我之行列已爲一堆死屍無濟於事故無奈何必改第二條游兵線又假如攻法之游兵已破我之游兵線而相近處地勢之後早有行列借之以護身則衝出向敵游兵用觸法而逐之最妙昔時可從較遠處衝出而拒攻法之兵此事近時不能行必極近者方可行之然近時擊法甚猛不可率意衝出因守者人必少若用行列衝出傷亡者眾則爲不宜尙以借地勢用擊法爲妙因此教習之時應口授各兵用守法時不可走開宜用擊法敵兵見我如此卽必逃走然用口授之語不能爲得勝之基余亦知之如口授之語多而可得勝仗則法將的克羅在賞比尼亞（法郡城外之村莊也）可得勝仗惟列陣交鋒內之要理必以簡要之語教授兵丁令其明曉此爲不可少者

近時步兵擊法雖猛利然不可言方隊無用若敵國馬兵用散開之法攻我游兵之陣端則大約除方隊之外無他法能備之若敵之馬兵直攻或斜攻我之陣面而我所借地勢不便則作擠緊之線而拒之可不必作方隊若地勢甚好而可用擊法者則仍用擊法爲此故在教場內應有兩箇喇叭令其一馬兵來如有此令卽作擠緊之線其二作行列卽成方隊

論洋槍並擊法之理

法國之煞氏頗槍比德國之針槍有數長處一擊法更速二施物線更近於平三擊界更遠四內徑更小故每兵携帶之彈更多五擊力更大六槍身更輕且法國所用之槍不常插槍頭箭而掛於皮帶上此法更妙針槍比法國之煞氏頗槍亦有數長處一機頭與鋼簧等件簡便而不易壞二定準用之表尺較精三針槍不着火者少於煞氏頗槍四德國槍內火藥渣滓少法國槍內火藥渣滓多五針槍浸入水內數日雖鏽仍可用法國煞氏頗槍則不能如此觀以上情形德國軍內必用更好之槍而得以上各種長處但應用何種槍或應用紙藥裹或應用銅殼藥裹此事須歸製造家評論與列陣交鋒之理無關

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兵與德兵相距二千步之遠已放槍彈而作聲勢德國兵亦欲效之此卽忘卻德國軍章相近之擊法然以後卽知相距八百步至一千五百步所傷者有限若傷者多卽因擠緊而前無遮掩之物然槍能擊遠有時能得益處假如在巴黎斯與密次城外兩國之把守護衛彼此放槍法國之彈能及遠而傷德國之兵故德國軍內應用更好之新槍必須拋物線更近於平能擊至更遠爲妙然法國在列陣交鋒之擊法放至一千餘步之遠此爲糊塗之事望德國人不作此想德國軍政現商議用一新槍其拋物線在四五百步之內略爲直線而不必用表尺德國向所用之針槍其拋物線略爲直線而不必用表尺者爲二百三十步之遠此時改四五百步之遠末必有大益處近時步兵交鋒之法必爲游兵之法而敵兵之衍列不能見或游兵爲別故擠緊作一護卽似爲一大物可從遠處擊之但獨立之一人若遠於三百步而欲定準擊之則非易事且游兵常有伏地或隱身之各種護身法擊之更難又德軍操練擊法多而且熟然其兵非在分外便於護身處卽大約擊敵游兵線之火藥煙而非擊敵游兵線內之某兵如欲定準必須看清所欲擊之物此種見識得之已久非在七十年之戰事得之凡改用一次新槍則必顯出欲擊遠之意此爲不明理之徵本書雖論用新軍火器尙是舊人用之凡游兵線伏地或借地勢護身三百五十步或四百步遠者擊之尙有力故近於平之拋物線已足不必用四五百步之遠近時交鋒時相距四五百步或六七百步彼此相擊而游兵線內傷亡者不少此事固有之然此爲中立而不定勝敗之擊法辦大事之將帥不願用之若略近於平之拋物線有四百步或五百步遠卽

更近之交鋒或一百至二百步之遠假如在樹林或凹凸地之處而相敵之兵俱伏地之時則槍口近地面而地面上或有物卽當住其彈德法交戰時相近之交鋒其擊法不及德國擊法之妙因其槍固能遠而其拋物線亦近於平也

若拋物線爲直線至四百步遠之處且能作望牌可以照此物而擊至五百步或五百五十步之遠而不用表尺此爲妙法因打伏時如所擊者更遠恐兵丁忘卻用活動之表尺或已用表尺後所擊更近亦忘卻壓平若能如此則豎立之敵兵雖不能擊其身中尚能擊其脚足此因望牌之所差少也但近於直線之拋物線過遠則相近之伏地敵兵難於擊中因從其身上飛過如欲擊中必從高處擊之方可除此之外尚有一難處槍之直拋物線過遠卽過於三百五十步則其兵大約棄去近擊法之妙處如此則不過多用擊法而不願出力定勝敗且人目過於三百五十步視物亦不清故照余意遠槍近於直線之拋物線以三百步爲限且造望牌須能擊至三百五十步或四百步之遠而不用表尺尋常不多用更遠之擊法如必欲用之可用活動之表尺近時德軍內商議改造洋槍余意不必用過長者又須用不常指之槍頭簡而不必過重論夫輕重長短之佳處總以兼氏頗槍爲合試近時不甚用依令同刻放槍之法惟有兩種情形尚可用之其一雖馬兵其二或夜間或有濃霧忽至敵兵之所而敵兵不知又依令同刻放槍之法在教場打把必須操練且此時號令不可太速恐兵丁不及定準也依令同刻放槍之法非已齊集爲要而以定準爲要

若夫擠緊之行列急速放槍此事有時亦可用之故必須操練但此時不可十分擠緊且其擊法必不能及游兵擊法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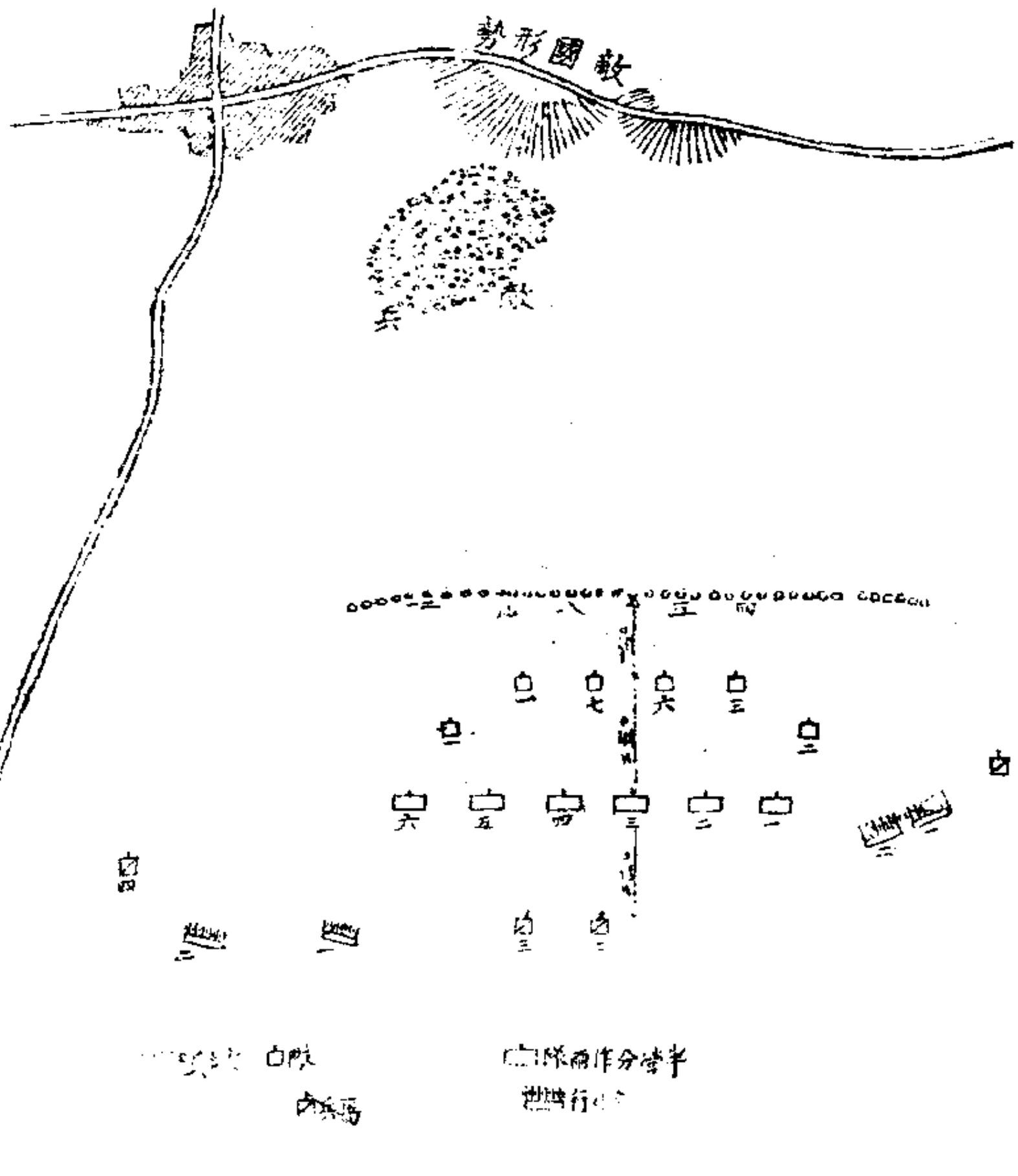
在擊法內游兵之官必能隨時出令改爲攻觸之法故必用一喇叭吹衝出用觸法之號令喇叭令已發則其本段之游兵立卽停止擊法而改爲衝出之觸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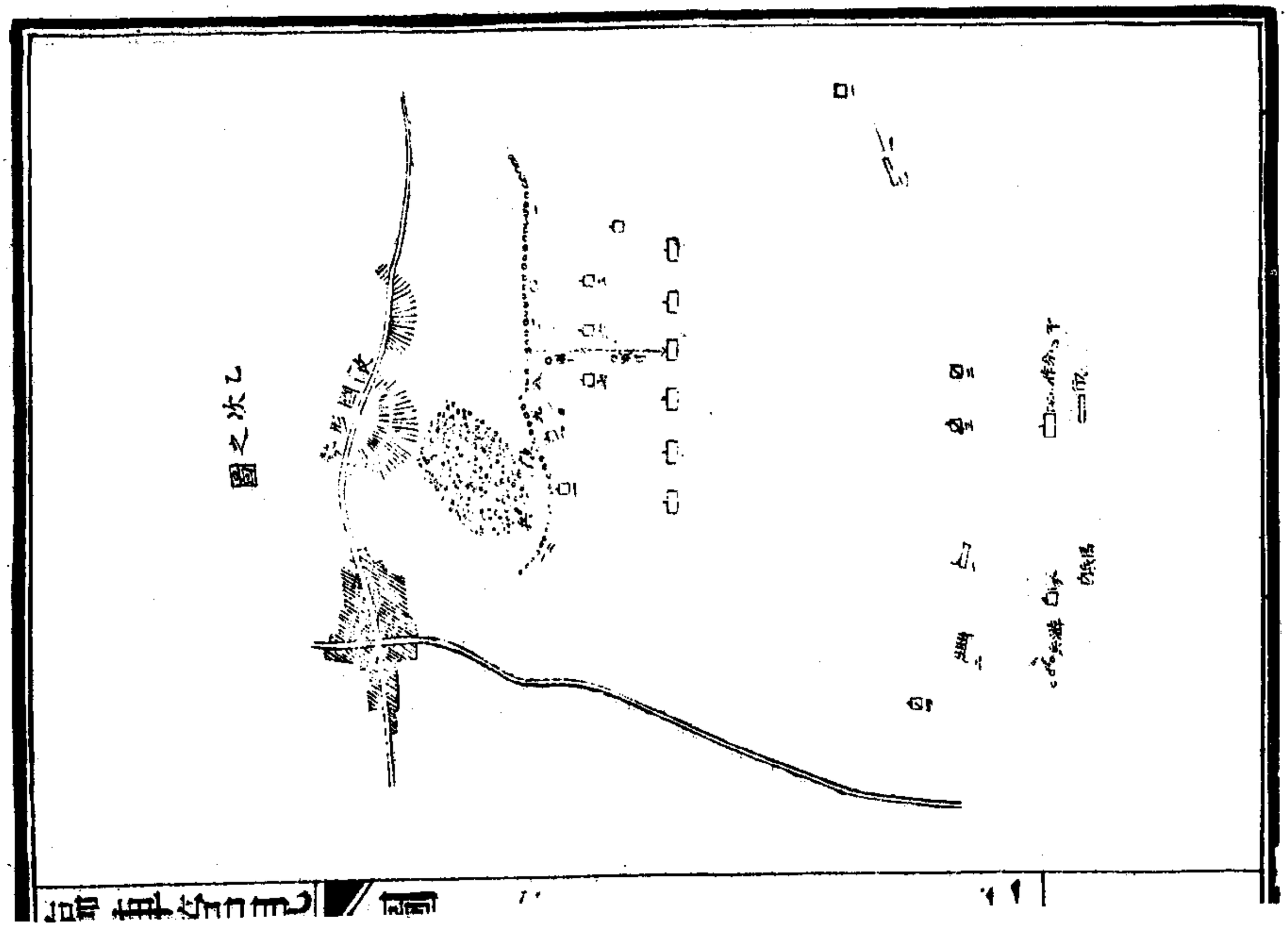
若兵丁早已操熟借地勢之法並明悉游兵應辦一切之事則交鋒時兵官不必教其各種應爲之事惟須引導游兵交鋒以免其亂游兵忽然能改爲行列或行列忽然能散爲游兵或已退回再令其前往或在本號之兵內服本號之官或在不同號之兵內服不同號之官此爲近時教習步兵之最要者然欲照此情形教習兵丁非惟習操練之章程必使知各種操練之緣故所有近時交鋒一切不用之事亦須從章程刪之

或言近時爲交戰之事著書太多然余意如欲令本國之
軍勝於他國之軍必須將臨陣所得之見識詳細揣度而
以後藉此見識而辦事此事觀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布國
用兵所長之見識而在七十年照此見識辦事大有益處
凡書雖不爲全論然有論所得之見識可照此見識而辦
事並非率意辦駁可利其軍若書內有不合理之言則留
意武事者必不能感動其心余望此書所論之大事可感
動各人更留意講究教習列陣交鋒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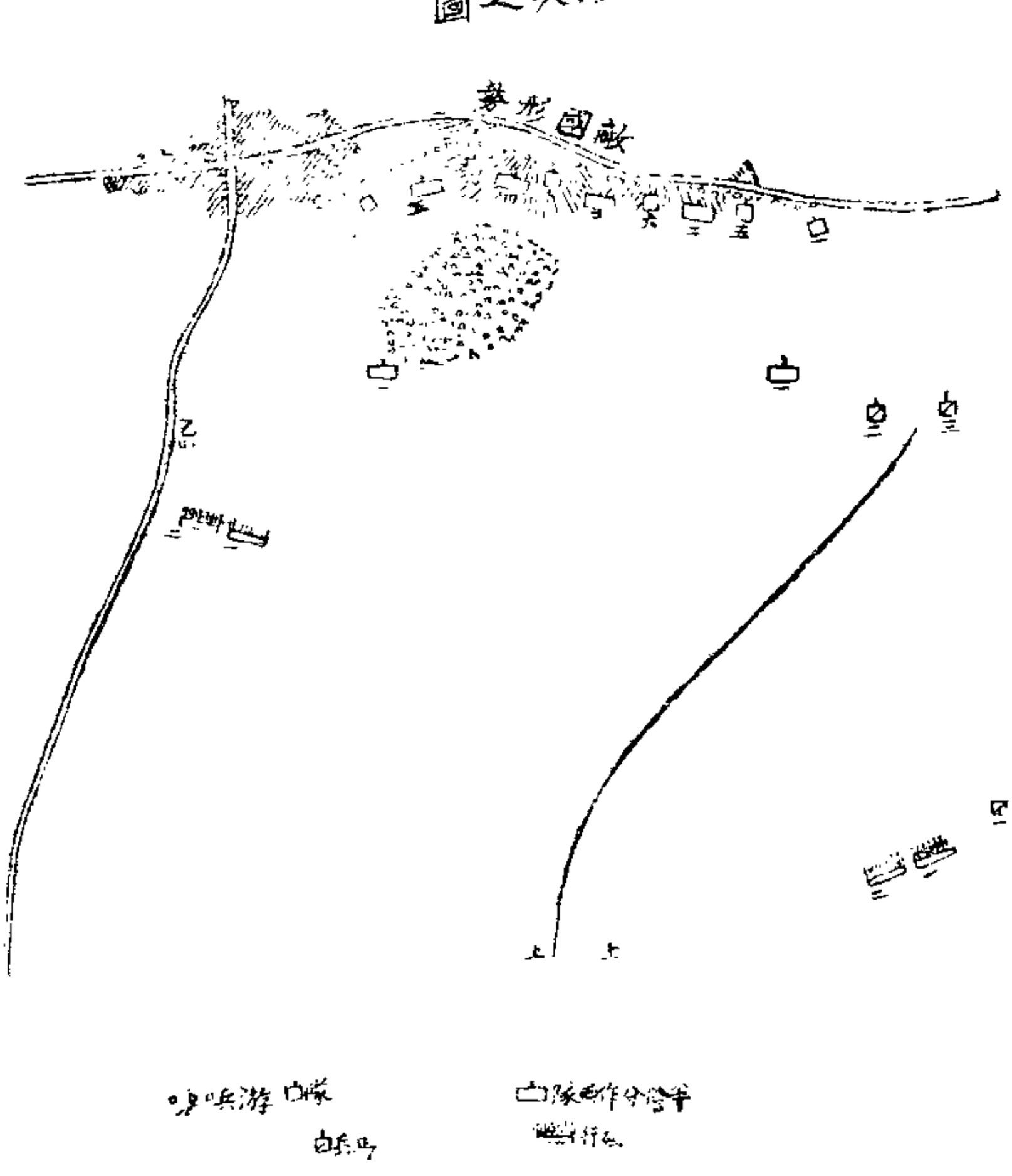
臣陣雲梯圖

甲次之圖





丙次之圖



白隊西作分合手

白兵馬

海軍調度要言

海軍調度要言目錄
卷一
第一章 總旨 職 捷頭 水雷 陣法
第二章 論陣式
第三章 論礮
第四章 論捷頭
第五章 論水雷
第六章 總結
卷二
第一章 原水戰
第二章 原捷
第三章 論分隊 戰法不同
第四章 行陣與戰法不同
第五章 籌畫與徵驗不同
卷三
第一章 戰艦需用之煤
第二章 戰陣暗號書 西名雪招納爾
第三章 海面各羣水師船會戰通信法
第四章 英國水師戰艦臨陣派法
第五章 海面總水師戰時調度法

東北大學寄存圖書
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圖書館
E100 17 6 64

法算詮原卷一

附陣圖

英國水師統領拏核甫撰

第一章 總旨

論者謂各國水師無大戰事空論即屬無據然試驗船變軍械略得幾種要領亦足筆之於書惟試驗亦無多見水師戰事雖少可於史論中摘其一二與現在水師徵驗應行如何料量按照章程擇其最佳之法著之

一論礮

兵家有謂礮須加猛有謂鐵甲須加厚紛紛議論不定子以為海軍所需自以礮為第一要械于觀英國南海疆所有之礮可破天下最厚之鐵甲無得越而過者至我海軍巡查快船之小鐵甲更不待言矣　以船礮攻船礮不能援上所論礮臺大礮相比礮能擊中固極兇猛顧鐵甲重船置極大之礮本不多尊且船行駛甚速能擊中者極少一因礮位不多一因燃放次數亦少水師所恃止此殊不慊意予以為嗣後海戰當以礮小數多者為得力　輦船相戰以礮為最大軍械若船上汽機或行船器具有壞則全恃礮之得力近時人以新式捶頭相撞並水雷攻擊為最猛烈不可置礮而不論也

二論捶頭

大兵船皆用堅固捶頭以配撞船之用新聞紙傳述行船防撞而捶頭莫利於戰當戰時捶頭船果否盡職尚未能操券況輦船布陣各循步驟不能獨自出陣以搜敵船若全軍專恃撞法則行駛靈活可以直上橫衝然亦不可不顧全陣法倘單舸相戰無他顧慮乃可任意為之耳　設最大鐵甲每小時走八英海里或十英海里彼此皆作勢欲撞須得有何等勁力何等篤駛精算取準乃可如指否則主意未堅心悸然不定我未撞人而人已撞我當見機可撞時應急起直行一無瞻顧或得撞頭之力也

三論水雷

哈阜水雷為海戰所需顧此哈阜水雷應特造輪船以用之抑在何等船施放倘未決定　撞水雷一撞即發水師皆以其險而不敢用當敵至時或慌忙不能令水雷船到彼途中能不遇他水雷得免誤傷均難逆料也　水雷能阻遏捶頭船固是一大功效哈阜水雷如用電氣燃放可免自己誤擊之患然擊敵則殊遜矣　特造輪船配裝哈阜水雷並帶滑落槍彈之鋼甲交付管舉將弁每一小時走十六海里能於敵布陣前未戰時施放合法並加以礮敵不知所自處矣　魚雷須測量船與船間之遠近及敵船之速率方能命中

慈谿 舒高第
海鹽 鄭昌棪 同譯

難定見此凶險機器戰爭所不能免須防其轟炸自傷魚雷一釋放不論是敵非敵皆蹈危機（凹得律辭水雷即柄水雷）特備作舢板用英國近疆水師曾經試演即於舢板行走甚迅之時放之戰士果得力大船亦可施放近今將柄裝於舢板頭上然一放趕即迅退爲佳否則舢板亦被害也海上各種最要軍火前已略爲提及茲論戰船如何布陣

試演陣法

兵船操練甚難以各船嘅數不同行駛遲速有異船果皆如罕扣里斯（斯則行陣可一律整齊今設於英水師內挑選十八船復於各國挑選十八船彼此劉仗其餘水師船如特佛斯闕勝等防守沿海疆界（假如歐洲內有兩邦兵船來犯英國英水師部速出令水師提督統領之並三旂船屯紮於彼軍火齊備巡查北海不任敵船搠入（此項水師有頭等鐵甲十八艘快船六艘差船兩艘新式水雷船四艘鐵甲以三艘爲一隊西名猶羅譯即隊也）共成六隊分爲兩造（造肥陳肢之謂）每造肥陳有三隊（即三猶羅）或分作三造肥陳每造肥陳有兩隊統屬於一喀曼特尹（統領之稱）兩愛特美籟（愛特美籟猶言提督之謂）每造肥陳後隊主將爲老成甲必頓（船之主此十八鐵甲分三造肥陳每造肥陳六艘各有一提督帶領每三艘爲一隊每造肥陳之第四艘有老成甲必頓督領之設如阿立拉罕扣里斯瑟爾吞三艘派爲領隊旂船其後各兩艘如阿待旭斯鐵甲之類計六艘爲先鋒領隊各行之第四艘如阿待拳叨之類裝埒洛方芒捺克勞脫克來特勞脫滑騰黎集斯吞蜜迭翻蜜六鐵甲居各行之第五第六位置將船頭面無用之繩索器具運送上岸載剩中總統橫擔逢駛行煤加額多備拖船纜索亦多備（快船即類派黎合愛特美籟領之其職器與火輪車逢相似快次於專務巡探並捡拳敵快船以得敵情並護旂船遞（差船如來佛雷之類聽候喀曼特號令在左右行駛）水師探查時令水雷船居後敵如來時水雷船駛出擊船之兩旁平時水師無水雷船有戰事即於商船擇堅快者充之敵如犯我海疆即派令迎敵此水師威力甚大且無額外動給浮費又保護商船更有次等鐵甲等確查行駛遲速及旋向快慢汽機事旂干路次求各等速行時能旋向何若又於各等旋各次數能行若令旋向查舵轉若干度此試驗要確實須記載簡明各船甲必頓既知本船力量與旂船比較得能不即不離可以隨同排陣否則操練總難循序合度也

試演合度即合

屯聚一處由統領派令協同快船並他小船前赴巡探行駛時互相保護如臨敵然
善船成單行魚貫而進或分作兩三行或排作一字式並行既歸隊而位次不可紊亂彼此皆有限界十八船如六隊之便六隊如各船自操之便也　從各位次調換陣式並調換方向演習純熟一星期即可出戰　一見敵即照意見排隊喀曼特尹谿府旂船先旋向敵所部各船按循陣式隨同前進分兩行銜尾而行或排一字陣並肩而行敵船面積狹者應照第一法銜尾行陣面積闊者應照第二法並肩行陣　各船主甲必頓相機而行預將四五陣式表明於衆前俾各該船得令即循照行陣臨敵各循位次不亂　一每隊船隻須禀承本統領統領即以一二三四號旂指令所部某號船如令行駛一各隊須守各界限遵守統領旂船所示遠近方向　臨陣時字號須簡明令各隊循照行陣其暗號（西名塔當爾納爾）不外指南針行向惟加一某迭肥陳旂號俾令知所進退旂號在前桅意令其前進旂號在中總桅意令其向敵行駛各隊距度不得紊亂如已駛過敵船則旂號在後桅令某隊上前救護或助某船掠去敵船　敵船面積小者本水師分兩迭肥陳跟蹤前進須令敵船由外邊行則我船近岸船旁挨次燃礮不致誤傷岸人並使煙燄蔽敵令不得覩我後隊各船均折向

第二章　論陣式

未驗軍械及用法之前先審水師船隻與調度之方訓練布陣以成海軍　奉差之船須試行駛速率並旋向快慢查驗汽機等試行派領港引水之人與留後輪船首領汽機班首領監督則與本船奉差之人全無干涉而管帶等未經試演何從得船之功效　于謂試演宜令本船管帶及汽機班大副二副等自行演習以知船械之利鈍試驗確實開報水師部　一汽機每分時轉得若干船行速何似　二於各速行時船旋轉得若干度與船未行時旋轉何似船既旋轉一周取驗直徑長短數旋有幾分時候分

晰註明又如換加新舵或易他器械亦須重爲試演三需幾分時船能停歇令汽機退行若干時准速率既知船之力量庶不至鏈索繃斷及撞壞他船四照公定速率記明舵轉若干頭等鐵甲於臨陣時照公定速率旋舵得八諾脫（諾脫紀程繩結也）或十諾脫視舵柄所指象限轉若干度公定圜周直徑有五纜長（每纜一百二十拓或七百二十尺）此圜周太大轉旋不甚靈便嗣後直徑或減至三纜以內惟減過短船轉之力盡哄緊於舵矣　水師操演轉舵照公定速率爲佳尋常大小速率不相上下轉向旋周直徑長短亦髣髴恒船有快慢所旋直徑與公定者有加減之差假如十五船或五迭那厄成排並行猝令轉右八胖弓脫行駛則船轉易成衙尾行若令轉十六胖弓脫（本向南轉向北）能不與不照公定圜周之船相撞否　甲必頓廓侖云水面船旋方向所行旋周直徑須一律長短　船主既知汽機與舵力量載明於册入塢對敵綽有餘裕矣　現在水師排陣各出意見議論不一甲必頓廓侖在總水師學堂會講論一番附錄於左　一陣之兩翼應闊不可深厚二狹面積而深厚者亦有用處　三方式即深數與面積同　四零星分散不屯聚一處各出各見以圖戰勝（此分敵法與上畢船操演意義不合）　總水師船或十二或二十序次編定號碼分爲二迭

肥陳第一迭肥陳自一號至八號餘即爲第二迭肥陳後船分三四五迭肥陳　欲派三迭肥陳即於二迭肥陳之欲派四五迭肥陳須合而挑選派老成甲必頓管帶　去夏有十五兵輪船操練汽機等爲防守英法海峽有水師提督監閱十五船分二三五迭肥陳並自主再分小隊愛特美籟況陪調遣合法其分二迭肥陳時第一迭肥陳自一號至八號餘爲第二迭肥陳如第一頁圖一洞變爲三迭肥陳第五號拖爲第三迭肥陳第三迭肥陳首領並抽調六號七號十三十四號以成之如圖二從二迭肥陳分作小隊將每迭肥陳後段分爲四行如圖三變三迭肥陳爲六隊如圖四成五迭肥陳首行爲一二號次爲十三四八號次九十十一又次十二十四十五又次五六七號如圖五此惟老成有智力者能調布如指以上水師船一九五爲旂船十二十三四爲二等老成主將船暗號書照法調派試演計有五法　船如不用汽機行者派成二迭肥陳並行二迭肥陳相距有十六纜之遠　第一演法速率不加減船分兩行相距十六纜或分三行相距十纜各船前後距二纜初演令各行船齊駛上作並肩一排續即退歸原步次演令分作小隊亦令並肩作一排不拘二行及三四行一律作銜尾行再變爲並肩單行如

是操演純熟臨陣可以如指發暗號則二迭肥陳末後二號船可以不動餘均挨次駛成一排並肩式變特美籍況陪台如是試演一小時行十諾脫法極簡便便知汽機遠率舵旋靈捷之妙　第二演法大率相同惟速率各有加減照上法更簡便惟領隊船行不更改步驟餘俱如法變濶　第三演法或成段單行或照分隊成段或再分小隊成艘船行方向一船直線向敵（西名排令）一循彎弧線行（西名蘭語布陣之法排令簡最簡易視暗號艘舵或轉右或轉左以避危險是也廓脫薄蘭二法不論單行雙行皆屬累墜如前後參差以之攻礮臺固佳若水師行陣則不合耳第四演法三四船成隊法英水師部淮其備用查暗號書有數種排陣法有面積狹者余謂各法備各客曼特尹綸時擇用可耳各客曼特自出主見演習純熟施之於用較之以成法隨令勉從裏佳　一千八百五十七年法國出有水師操法內有四船爲一隊各領隊船行前餘船挨序並行聽候指派而已甲必頓闢羅云大羣水師分似此小隊行陣自較簡便所以然者小隊便於進退聚散夜行亦不迷失愛特美籍況陪首定軍船次序分小隊行陣固極一時之盛然尚未求精當也　第五演法包括水師各陣式調拽行駛成段退行並成段換向又暗號書調度法調遣水師更改路道循限趕到確而且快若海道廣闊調遣各隊尤宜如期確到行駛迅快乃不誤事耳其他演習不在敵前較爲次也　前論水師分隊之美調遣較更靈便或以攻礮臺或以轉運皆用小隊爲佳顧分小隊亦須周至訓練之法須刪去三分之二（假如一大隊水師或十二艘或二十艘屯聚一地每船一隊編入某號如此一統船能以三數分盡者即以三艘爲一隊若三數分不盡則分餘之船不成三數亦可設水師十六艘則四隊每三艘二隊每二艘或十七艘則五隊每三艘一隊止二艘或十九艘則三數分盡成六隊餘一艘遣赴他處可也派定隊數即分兩迭肥陳或分三迭肥陳每迭肥陳中有二隊或三四隊（派船成隊法每隊行駛有五陣法當水師船初到時陣式如第二頁圖一續以一二三四號旂調遣變化之一號船領隊前行第一陣式領隊船升一字號旂則二號船照羅盤行向五胖引脫（胖引脫羅盤方向之線也）在領隊船右後距二纜三號船行向六胖引脫又半在領隊船左後距有四纜與二號船之左後斜角四胖引脫距三纜　第二陣式領隊船升二字號旂二三號船與領隊船距度同惟行向與上相反即二

船左旁距二纜三號船到右旁距四纜此爲水師分隊操演最要之陣式與況陪所定陣法略異況陪法二號船位置行四胖引脫距二纜三號船行七胖引脫距三纜半如圖六七是也　第三陣式領隊船於行一二陣或四陣時升三字號旂二號船行至領船直線後距度仍二纜三號船行至領船直線後距仍四纜　第五陣四字號旂三號船行至領船直線後距度同上則銜尾式也此三四五陣式祇將舵略動即合敵姻竭力來攻則後二三號船皆爲領船所蔽　船經過狹海峽或下錠泊時用第五陣式最佳一統水師皆成隊照第五陣式即單行銜尾領船距二號船二纜距三號船四纜按序行駛一無擠礙　各胖引脫認羅盤方向線誌定視指針爲度以是尾後船循照針定位置甚便　此陣式須練習純熟平時分二迭肥陳行駛夜間照第五陣式行走晝則排作第一陣式或第二陣式如是管帶可熟悉守位置之法平時巡查洋面各隊距度不拘遄臨陣或操演各隊領船前後距八纜許距度較常例更遠六纜以例定每船距紙二纜也至各行相距亦須八纜排列更加闊也若循例定距二纜每隊分不清楚領隊船與前隊末船距紙二纜之近未免有混雜之嫌耳　操練時各胖引脫轉右復旋行駛速率無加減各行銜尾相接旋八胖引脫轉左而成方軌如第一頁圖一若分隊而行距度不紊其排法如下　旋向照新陣式先轉右（右謂之更他字脫西）圖末手之稱謂也）復轉左（左謂之拋脫）各隊即成第二陣式如第三頁首圖後領船仍隨前隊末船之後其第三頁第二圖一隊三船先旋八胖引脫向右復旋左如原位置當領船旋八胖引脫時二號船亦轉四胖引脫三號船亦旋與並行時簡易行陣轉旋時中途步驟次序略有改換而實則所行二號船似銜領船之尾三號船轉路較近則二之路距度仍同也法與況陪異者以後船與領船距度一遠迫領船又轉左則二三號船仍復舊步驟矣此法演習直同也視圖便悉　水師成隊船奉令如上操演將各隊並肩一排行復令旋向作銜尾行爲一行拷勒姆（編一段進或）再變爲兩迭肥陳各隊仍並肩一排再變爲銜尾再變爲單行銜尾又還原成並肩行由水師統領發令以定行向（以統領船爲中心分四象限爲行向）各船在各方向位置守得確實則臨敵不至錯亂各船守定方向位置練習對換方向而步驟仍一毫不紊當更換方向各船須加減行駛速率俾不清楚領隊船與前隊

或衝遊敵船便於回擊水師既成隊須一直結隊而行操演熟則勝算可操矣　假如十八船成六隊照上法訓練無事操練六船各陣式如三船一隊或四船一隊參差排列距度確實或作彎弧線或由象限中線行每迭肥陳三隊兩迭肥陳分段（西名迭肥陳拂勒姆）或銜尾行或各船並肩行相距各八纜每隊末後二船可相機用撞法不累本隊船也

第四頁圖以成隊與未成隊比較圖一首列爲尋常並肩式圖二爲狹面積陣式首列爲單腰銜尾後列爲成隊銜尾圖三首列爲雁行並肩式次列爲成隊順行式其下爲並肩雙排式再下爲成隊雙排式以驗成隊新法究屬如何戰法有二試將各陣式演戰以驗

一先衝敵破陣一攻時擇用暗號（衝敵之方時議不一）疇昔猛將雄師衝敵陷陣驅散其船艘而講求行駛者或以揨頭撞敵或鉤奪敵艘並阻過敵師令不得救其散失之船而必掠取之較之今法固不同矣敵若用古法以船側旁向我則正合我揨頭之用假如脫來法爾茄之戰法蘭西與日西巴尼亞合攻英國敵船翼比相圍英師困在垓中斷難衝突若以今法施之可直撞以破圍矣且今用汽機行船亦萬不能密圍彼此接戰各思以船頭相向而不肯以船腰授敵戰法不論何陣總以衝斷敵陣爲貴彼此皆欲相衝亦萬無能免衝擊之法惟新法以三艘成隊以三攻一可操分算凡水師不能一律齊到即按時而齊速率或猝奉他令則必重計程途未免參差自亂也若三艘爲一隊本隊有一船被捻即旁隊可以捜救各隊各能自主非如古式之牽連瞻狗致不得自由以救人也　甲必頓廓命謂此各自成隊爲不妥愜設派出巡行洋散漫無陣不相統屬未免單薄然予以爲一二隊船齊力衝陣得功較鉅且彼此皆可相助若既衝過敵陣仍可整隊回攻若如廓命之單行陣法能如是收奇效否　臨陣暗號意見亦各不同今各部將准自用暗號以示本隊嗣後兩軍相撞部中當有簡便定章水師各歸次序旂號易於瞭見然欲其一見即曉亦頗不易予有簡便暗號如下　各船近敵時照羅盤方向用暗號旂幟升旂前桅者令迭肥陳領隊船行向或令各隊首船行向則升旂中總桅每一迭肥陳一隊船悉從領船所有公共總暗號各隊船遵照通行若已與敵離即升旂號後桅令整隊回攻各隊須常守限定距度而暗號不可多多則雜祇備二三式一見即知　甲必頓闖羅於操水師時謂戰陣之際烟燄蔽天莫辨旂幟入皆慌忙搶攘聽各甲必頓自主各暗號旂均無暇顧及然未臨敵之前各隊操演戰法與統領發令旂號均早習

熟詳至臨時烟燄內始奉行乎又謂調遣周折不明人既昏亂須船亦忘其行向統領續發暗號亦不及更正迨後再發旂號船皆亂撞勢必爲敵所困然予以爲調遣之方只須用二暗號在前中二桅可無此弊若總暗號可於船頂升旂無庸高揭桅顚也　試以齊力等量之成隊船與他陣法戰船相戰以成隊者名曰第一水師尋常分迭肥陳銜尾成段者名曰第二水師單行銜尾者名曰第三水師單排並肩者名曰第四水師兩三行並肩者名曰第五水師　人謂一見敵則調遣不及予以是謂成隊法爲最便宜茲姑勿論就使銜尾者布陣如法而試言其效　第一水師成隊行向第二水師亦成迭肥陳銜尾而來如第五頁圖之一第一水師瞭見敵船排陣長與我同敵並肩移近漸密相距祇四纜許加速率行駛各船銜尾距僅二纜彼船奉令跟隨領船不得稍郤此甲必頓廓命法以距度疎遠者爲罩弱故收縮若是　第一水師早先計議謂如敵陣縮緊頭敵船可直先撞之一撞即退不可過敵行線餘二船於領船撞敵時亦向敵直前隨領船之後彼時受撞之敵船驚尙未定迨欲行而又受二船之撞如圖二此二船即成隊左旁之船也敵船乃向第一水師兩隊間銜突而過本水師旁隊可攔截之惟此時敵已相戒備豫不能復用撞法祇有燃礮攻擊而已　第一水師之第一迭肥陳全隊船左旋十六胖引脫與敵船相離又第二迭肥陳船由敵行線退遠旋左亦轉十六胖引脫隨後行駛喀曼特尹鎗府於前桅升南字暗號旂令各隊向南行又視領隊船在何地步於中總桅或升第二迭肥陳東字暗號旂或升北字暗號旂俾如圖內甲陣式此中詳細情事早於計議時詢謀僉同也　第二水師仍有次序銜尾而行彼陣未斷亦欲旋攻而第一水師業已復陣結隊而來　第一水師之第二迭肥陳各隊右船有遮敵以礮擊近敵每小時行二十緪結行過銜尾之敵船敵成雙行迭肥陳我礮正可按序轟擊一礮足以貫擊兩船惟領隊船在頭敵攻戰自較喫重以是領船加堅餘船雖不及領船之固而烟多行迅亦無妨礙第二水師船縱未十分傷損而行陣已參差不齊其間或緩汽機或停汽機欲免自相撞擊之弊距度已紊撞船又來第一水師之第二迭肥陳又奉令銜敵敵領船被撞餘船即相擠欲轉向免撞又爲第二行之船所礙縱能轉出向敵而銜尾之陣已斷反入第一水師隊內於是三船合攻敵不知所自處矣其時第二迭肥陳心堅氣奮似脫來法猶施之戰敵陣盡亂可期全勝當其銳意直前領船未始不危險全恃

督陣主將果敵勇往諸隊從命自能大破敵師總之第二水師銜尾太緊欲轉出撞我而不得也　成隊之法早晚可以取勝若或慌無頭緒旂船擊沈或領船轟破水師人人寒心事無主張難期成功　甲必頓廓俞論水師攻守法云我意攻敵時船艘須排列緊密則力較厚此說與分隊留後之法相反又與分隊攻守亦相反顧予謂成隊行陣末始不可排緊然過緊則各船難以盡其所長船艘聚集一堆實屬危險甲必頓闊羅謂重築之船難以聚集船如排緊成段礮既難施撞頭亦屬無用且頭敵船一壞其餘後船皆為所亂以故戰陣要旨不外攻敵要廣自處切莫阻險二語甲必頓廓俞以成隊法散行孤另敵或阻截呼應不靈予謂不然各隊既成行不致隔遠何至為敵所斷且船行甚迅敵何敢截況如第二水師銜尾成陣即欲圍攻而敵陣已自亂也　又第三水師單行銜尾船少則可然單薄更甚試更論其行陣單行較雙行長更倍第一水師之第一迭肥陳能於敵後衝突而過再為復陣若第三水師復陣即不能若是便捷第一水師之撞頭隨處可撞敵固防不勝防敵於此求勝處不易矣　又敵以廣闊面積之陣如第四水師單排並肩者以禦第一水師第一艘許於是彼此陣式面積相等一則單舸相排一則三艘成隊相排彼此陣行漸偪隊船即銜向敵人或用撞頭或用礮敵礮均在船旁惟於燃放不能出陣自亂並不能斜駛來撞此並肩排陣之大弊處第一水師成隊疎排面積較闊迎敵時並行直前兩旁隊船即落於第四水師左右之空處行近敵陣旁即旋入肘弓脫以撞之其撞法須視敵領船出陣來攻亦轉四肘弓脫時我隊船急轉以撞之方合否則船至敵旁又恐敵礮轟及也撞罷之船可派他事餘船攻敵直過戰界即發令調回復陣再攻第一水師與第五水師戰法、第五水師即二三行有二三迭肥陳兵船皆並肩排列四面面積相等即方陣是也　第一水師陣式分兩迭肥陳跟踵而前每迭肥陳分隊如前行近敵陣兩迭肥陳距度收縮與隊距相等初次攻敵令隊船銜入敵陣而貫行之敵以並肩故不能燃礮敵船為隊船所阻隔敵陣即難復舊若隊船隨領船一離敵界仍可復陣回攻令敵潰靡而後已　第一水師又可敵他式陳法如四象限陣式或雙層弧式陣是也敵果結此種陣而來可多方以誤之第一水師轉左或轉右以設疑陣使敵改變行駛其陣必自亂第一水師行至足以衝撞之距度視喀曼特尹谿府船前中桅頂之暗號令

旋向敵以攻之以其時敵船正在改道換陣可乘機以破之　由以上戰陣細究之設身以處充隊內第二船或第三船甲必頓輟領隊船稍次不過遵奉調遣跟隨行向距度無差須確守次序位置稍有不合亟更整之盡此職分不難若管帶隊船亦不過導領行向隨迭肥陳統帶或喀曼特尹谿府船之暗號旋以定進止此暗號一陣祇望喀曼特尹谿府船之行向而已隊船之管帶隊衝過敵望即知假如旋船前桅旋升東南暗號中桅升西北暗號便知暗令隊船銜尾向東南行駛船艘相距有八纜寬展地步三船旋向不致自相撞擊如是至應到地步毫無蓋屋　論戰事調遣更有不容已於問者喀曼特尹谿府所處在旋船卽在小快船乎甲必頓廓命以意大利潑賞拳換船爲言謂升旋不必拘定旋船孰知愛特美籟潑賞拳之坐船因敗壞而更換乃一時權宜之計廓命以水師與陸軍比水師之愛特美籟無異陸軍之極納爾暗號限定一種自己既可瞭察戰船而衆船亦易於識認喀曼特尹谿府船須出隊明顯不得與衆船平列此言未始不是但其位置仍不離遠衆船須在平列線之首行非若陸路極納爾在高處可以指麾戰場敵人歷歷在目本營近在眼下而水軍統領船與衆船均在平面彼此雜以瞭察且旋船苟遠衆船衆船交仗時或衝過敵陣喀曼特尹谿府船不能落單乎旋船照羅盤方向指揮布陣若此則與衆船爲敵船所間隔則如之何矣昔水師皆帆船統領應在旋船督陣是水師之愛特美籟不能與陸軍極納爾比明矣然則與馬隊帶領輟尙屬近似有時統領奮勇直前衆船隨同衝過敵陣可以重令布陣回攻前方向改變全恃風爲之欲衝破敵陣甚難今則以汽機行

爾定克塔克初試行之英得大獲全勝試問以上各情古果有裨於今否法水師官辦遣撒少則十五法非欲學步之也戰則一鼓作氣齊心協力勇敢奮興乃能全勝所恃主帥威望本領志堅力果人用命若軍械長楷則已次也　予意此編論汽機行船用法而講求此種之書甚少千八百五十七年法國出有水師暗號與行陣規條次年美國特格留斯出訓練略說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英出水師暗號書倘缺略嗣水師得瑪聽試演著有論說闢羅復加詳焉至今人尚用之關係瑪部下名將法國辦來肥亞識遠力果所著各書皆屬緊要

第三章 論礮

論海軍戰船軍械自以礮爲先務礮自一千四百年始興一千五百四十六年英與法戰於喀里登以礮見長由是年復一年礮愈緊要亦愈加猛嗣用機器製造來以熟鐵箍頗得用現水師發用之礮重三十五噸炸彈重七百磅可擊三四英海里在出礮口時第一英里祇行五秒工夫若擊最大之窄扣里斯兵船礮彈炸發全船俱廢　此編不及講論造法惟究何等礮作何等用何法驗礮之力量　水師極凶猛軍械尚非在礮也水師官員論船之捶頭已勝於礮之用更有水雷一械力尤加猛現今造法用法尚未臻盡善嗣加精則船之造法須改即調遣之法亦將大爲更張也　予思水師每船舉多則十九舉礮之重數視船體力量而定嗣如將此數礮圍入轉塔內最佳或轉塔置十礮亦可船如特佛斯闢口亦以此種船爲便利以轉塔內礮軌旋度寬舒也　芒勝一類以之守海疆各口極合出征他國欲入其緊要海捺克船能禦風浪假如敵船已至英法水峽口（西名雀納爾）忽起大風浪敵必進峽躲避正合芒捺克見長之機會芒捺克出擊散行之敵船敵必不及布陣可以得手其礮塔高出水線無論多大風浪可任意轉旋擊敵敵礮旋度不及芒捺克之寬緯敵船礮必行近乃得中芒捺克之礮足以遥擊敵船且於大風浪中能重傷船旁甚礮必頓廓侖論水師中芒捺克船礮少而重其弧軌旋度較他船幾倍海洋內用礮極合之船他皆不及焉者於獨船爭戰最宜若本衆船衆多所顧忌則亦無用耳然此非謂芒捺克無用也芒捺克船類須依前法分隊則距度寬而旋度可期得力若云礮大而少予以爲礮法首重命中且次數多則中者亦多固非燃放遥稀者所能控美況行駛彼此皆迅其勢礮準必各減三分之一重礮燃放一次所關匪細能保無鬆懈而命中乎若然則礮欲

重而少之言亦屬非是　試言輕礮妙用阿鎮舟船旁十四尊礮用七寸徑九寸徑礮之彈設以之擊羊扣里斯類船七彈打於不能入之鐵甲一彈由礮洞入破船三彈於後船頂炸發一彈打於後段鐵甲水線處更有二彈打在礮塔前或前頂其打到之彈即有極重徵驗若彈皆炸發必多傷兵弁水手及行駛器具若舵若羅盤并機器等勢必登時不能行動此十四彈祇得半徵驗已若是勿謂輕礮之不足取勝但能礮衆彈多不論極堅鐵甲而由其輭弱處打入必大得手手以足謂阿鎮科勝於特佛斯闕勝多多矣　遣船有一要務須留意礮架平要令穩定不移人謂淺輪緩行可以取準而非也敵船與本船行駛俱迅淺輪太緩即不及命中平臺求穩但安配重數相合洋面旋行自可如意試驗各戰船於五分時得擺側數彌拏叻船五分時內擺側三十八次計側之中數得二十二度。五惡爾吞船五分時內擺側三十四次中數側止十三度特佛斯闕勝船五分時內擺側四十六次中數側止九度一芒捺克緩搖微側每五分時擺側三十七次于意特。

此節命亦會道及與于所見同舊法每礮擊敵船頭腰尾可發三出此指夾板帆船而言非所論於今日之用汽機也　水師戰船有規條六款如下　一各礮弁不定礮之準者止發　二礮須練熟方向從船旁舷正交起斜向前十五度止如第六頁圖一甲必頓明曉船邊礮確實各方向戰時可如法指揮　三擊敵之礮各齊燃或數礮作一班挨班輪發船頂有令應聲而發若風平浪靜各礮昂俯斜度悉循首礮施行　四船舵或機器打壞則所恃者礮而已矣須令礮加倍出力以圖戰功　五擇敵船之力均者與同糾纏不俟主帥號令但期取準擊敵須認清敵船之要害處擊之敵船行駛斜度時有人頻頻傳喚之六有明曉敵船之輭弱處即攻擊之惟彼此行迅則難取準矣　首款爲打仗最要訣若在遠不能看準而妄燃發無謂也妄燃則統帶皆爲忙亂羅盤又震動不定煙漲蔽天水道泊處皆無定準豈非自誤乎法捉督舲來肥亞云敵船遠來本鐵甲一無聲息彼此行迅敵之遠近瞬息改變迨彈能及而看準擊之發無不中且無烟蔽之患此言于亦謂然　設或兩水師船一小時彼此皆行十繩結西名諸脫行駛漸近一船礮手奉令見敵即擊傾船見敵船距二千碼許即燃礮先發前面數尊餘礮手皆睜目窺敵瞥見

煙隙有敵船形亦即燃放自第一礮發後二分半時即有
令至艙(謂敵船已駛過礮手在煙塵中覘看礮皆向前未
及旋復船舷正交地位礮彈藥尙有未裝造閙敵過之令
急旋齒軌有索性旋礮斜向後者幾忘船後有本船之船
又半分時有令又一敵船在前駛來前數礮方向已亂惟
後數礮亟旋向前追旋定而敵船已行對船旁滿船皆無
主意兩船若是迅駛惟有五秒工夫船可礮可得力十八
秒內燃放亦尙有效由是觀之彼此迅駛時欲旋礮以擊
敵命中頗不易易當行迅擊敵礮手何嘗不照章程而未
及定準即多發何裨　試於船頂觀之船頂有幹練甲必
頓主舵者亦穩練以礮燃過早羅盤針驟旋不整船頭烟
氣迷漫無從窺見敵船惟有舵轉至直線少頃疑有敵船
來撞轉舵思避又或自欲撞敵旋舵或左或右然船一出
陣界難以復舊而煙霧既多莫辨是我是敵斯時惟禁止
燃放候羅盤針穩定烟霧消歇方審本船與我軍近抑與
敵近彼在烟霧內不爲敵撞幸耳設予當此定將其船撞
沈矣　試至敵船觀之敵船皆循照以上六款規條而行
此領船照第二款礮在平線方向與橫樑斜前十度(橫樑即與船舷
脚與船骨頭端相接者)餘第二艘礮與橫樑平行(即與船舷作正交)不能仿照
領船作斜度者慮與本隊船有礙也礮裝齊備即答船頂
甲必頓之令曰齊一得令即發或連電線齊燃或由礮手
挨放初全船人等皆立於船之中線一階號令各就各職
趨步悉依次序屏息無聲候敵駛近或敵已開礮甲必頓
發令於右旁曰敵將過各礮手就礮各羅盤扣定五秒時
內敵船正駛至右旁聞令燃礮無一錯失中敵船於是接
放羅盤洗礮再裝或更有敵至挨次燃放似此好整以暇
條理秩如若或敵彈到船或彼此相撞則不免忙亂耳
船輪葉或舵機器有損壞者旋動之聲已失人力無所
施不能行走避撞幷羅盤亦無用彼時當帶號令只至礮
方向與各兵弁人等職司務皆盡心舊帶更須體恤衆力
亦勿枉廢軍火礮須門門得力以禦敵礮弁礮手趁此
大顯本領斯時遞傳口號務各明確若一錯則所失者大
也　追後彼此各有一船離羣出戰有時礮有時撞頭各
出本領以相鬬猶之美國南北相爭倘辣拔瑪與扣薩住
之戰其行駛與旋向力皆相埒兩相行撞圍圍旋駛而終
不能近若然管帶祇發礮攻擊更覘敵之他船可撞即撞
之甲必頓專心用撞而不施礮彼此轉旋不已須查照第
六款令礮擊敵船輿弱處平時須慣練各國兵船圖說以
便指令礮弁水手爲臨陣擊撞之用查國則頗阿辣拔瑪炸

彈之多以爲扣薩住船之爐與機器定已打破而孰知未中其要害炸彈大都空落而終不免爲扣薩住所撞破也

礮之爲用已詳言矣茲更論操練礮手俾盡得礮之力以兩言一令礮弁並接替礮操礮以簡便爲貴其要括以弁之人安置礮向務求迅速於相近距度內之物長百尺高二十尺迅疾飛行而能的確擊中者一令礮手裝彈藥及洗刷礮膛等務遠而周到能接續裝放無誤即如敵船衝尾而行前後船距祇二纜用汽機行駛每一小時行十繩結而我船駛行之疾亦與相同行過一敵船我發一次礮則是裝放齊全祇三十六秒工夫乃能挨次擊敵平時訓練極精極熟眼明手快庶幾能此若每出欲重整方向則不及矣凡隊船須照陣式守位置庶擊敵有力船旁開礮有數法如下一兵弁自行燃放一用照具看準燃放一次礮須一一看到放一用電線燃放船旁礮用電線發者電學務精確乃可靠具須常備足以爲一排礮之用亦須演習純熟瀕時方始可恃用照具有不便處或天色不佳礮洞須俟燃放始開或有迷霧或昏暮均不能用船旁一排礮須一一看到不賴通聲管傳話致多周折用電線則管電機之人須與甲必頓通聲管相近假如甲必頓喝令右旁礮手曰敵將過礮手即就右旁礮弁看準閣令即按電機燃發一排

燃放礮手俱退後裝彈藥後即迎礮門洞看準後礮手退至船中線偃臥船面候燃發即一躍而起其一號礮手主看準向又撥電機之人或拉引藥管之繩者獨不能偃臥此法應弦合度人亦安穩各礮燃放各聽其便者礮手不能退至中線料理須遲得機會確當則發若是艙內不免有鬧聲甲必頓須常常發令指示礮弁以敵船所在庶略清靜耳礮在旋塔內者各自便燃放較船旁尤便以塔能旋至準向也若汽機等有壞不能行駛則全恃旋塔能取準仍可擊敵見第六頁圖二船於陣中照本隊船一式一齊攻擊礮方向斜度不可斜過十五度若斜度太過不僅敵船之靶不大且彈斜擊即滑落而力不能入近時船用撞頭礮有向前燃擊者如第六頁圖三子以爲此法不甚佳船頭礮擊來船彈之中者尤致驚慌敵如來撞易斜出且一震而羅盤不整烟蔽中必撞其腰而船旁礮尤不可緩若果過撞敵船則船頭礮不可少陸路爭戰用墨脫淄與斯法畧礮異水師必大用之置於桅檣頂可將敵船面掃清子觀水師日後爭戰傷人傷船之事必多因搬運火藥未有善法倘一船盡爲炸盡無一人留以報信即亦莫知其失事之由人或疑其失火沿入藥圍蓋藥裹由圍遲出沿路接連至礮每裹重

一百磅或八十磅或重炸彈墜於藥囤艙上或搬運藥囊時炸彈墜入皆足危慮予謂欲滅此危險用機器遞傳此機器必火不能入每燃一出始送一裹船旁開礮遞藥輳穩至燃放時藥囤可閉

第四章 論撞頭

水師日後爭戰撞頭必將大用近時無大戰事撞法殊不多見試以意論之兩大鐵甲彼此迅行或兩頭相撞或欲撞其腰所有徵驗論列不一律薩之戰與船之否迭能夢克斯與意船之黎意大利均用撞法與統領剔奏叨夫戰紀云我旂船管帶於一小時內撞意國鐵甲三艘兩艘受大傷一艘撞沉今所造撞頭鐵甲其重輳否迭能麥克斯幾倍而其堅固較黎意大利又數倍也　甲必頓廓侖謂律薩之役徵驗如是將來水師之猛不在礮而在撞頭法水師提轄妥卽云水師軍械最要在撞頭甲必頓瀉羅論水師操練云撞頭爲水師戰具操演礮法並須操演撞法甲必頓陶勝論水師礮亦並及撞頭之猛謂戰陣中有無數機會可用撞法照現在造法船舷高低皆可撞　由是以觀諸說意見皆同國家有水師宜悉用撞頭各兵弁應操練用法　甲必頓廓侖謂水師船位置須以船頭向敵撞斷不可輕視敵人專用船旁之礮而以船旁授敵撞也以是水師交戰第一位置先用船頭　于以爲兩船相就斷無兩船舉相撞之理（船舉即艦頭竪木接連艦骨者西謂之斯堆姆）若船頭與船頭撞則常有之顧船頭相撞所損實大兩船對面直撞船頭雖無大損而其激勢甚大機器縱不至不能行而鍋爐等必移位置　敵船如對面駛來欲免其攻祇將船頭整對以迎之若轉而避撞則船旁必爲所乘船腰被扯裂向後敵船回激之勢反少倘敵船讓我則我可趁勢撞之其徵驗亦同第七頁之一圖即是也此視管帶本領識卓力果必能照此法行之似此撞法而撞人之船所損最小倘或欲撞時而敵船轉舵與我船平行則亦不能撞矣當是時管機者（總語練而於慌忙之際難測敵船近遠或舵轉過早而撞頭撞於敵船頭之堅處（即艦之斷骨處）敵船與敵之力甚大承船反受其回激之勢則必與俱沈矣　撞頭果撞敵船中腰弱處仍直行而前敵船必斜裂至後或即磨擦而過非果欲深入也如是撞最妙是則船頭相向切不可稍有游移而轉舵以投人撞也　甲必頓廓侖論水師攻守而詳述撞法惟專論兩鐵甲相撞非論大羣水師地步狹窄之用撞也內有人所易忽者二端謂撞頭船兩旁有一圈穩妥地步祇令船與平行不離其處即不致受撞又一船直行一船欲截之則

兩船行駛之路爲正交勢甚危險遲早不過數秒工夫必有一船受撞者是以操演之時須留意此種行徑　兩水師行陣業已罷戰或有留後撞頭船行駛之路與敵船所行之路正交或復布陣出攻而敵未復陣船尙橫行則出其不意直撞其腰其時撞人之船所行道路與敵船所行之路相遇處成銳角不成直角撞令敵船斜裂則本船回澈之勢較小既撞則幾與敵船平行即或銜尾之敵船斜出亦不能撞我也管帶若無見識任敵破壞擊船必大傷果能將敵船撞沈或以破卻敵即可於敵船隙中直貫而過以是甲必頓主意堅舉其利較勝於鐵甲第七頁之二圖表明撞法斜向敵船腰後當其轉舵而斜上駛成銳角度實爲用撞之妙法但行駛不能一定即情形亦各不同務臨機應變可也前言戰船不能轉出陣界而行撞之法由喀曼特尹鎗府發令各船甲必頓奉行耳　撞法雖爭戰之要然不可專恃此而忘他軍械須先保護本船破人而不爲人破乃爲眞本領日後如有戰事而此種築鐵甲與出戰之兵弁不相熟習轉不如前此帆船之兵弁慣習戰陣也子是以謂今日操演鐵甲行駛總旋各法較更繁難迎敵行陣一步緊一步軍情變幻亦甚迅疾非此帆船遲鈍若然兵輪與兵弁務令熟練盡職況水師內無同式之船各船行性迥異若甲必頓由此調彼即爲生手難以查船之利弊也　總言之敵船直撲而來我必令船頭整對其頭撞面船堅者不過鐵銷等件走動見敵船讓行而我撞頭必審其前鐵鍊後處撞之彼此所行水路成銳角度撞入其船之鐵甲下一直駛前不覺劈破其船板而令斜裂向後也蓋在彼處撞入無抵禦堅處我船先斜駛向敵行之路又可撞其中腰一欲攻令蓄實二不致自損三後面銜尾之敵船不致與爲正交此法可令水師純熟演之

第五章　論水雷

水下軍械此編不能詳論以水師交戰尙未暢行惟將平時試驗迪之各式水雷自以哈阜爲可用哈阜水雷雖猛船艘攔護周至亦可無懼　首章論及一種特用水雷船每水師內派四艘　嘗親駛水雷船每一小時行十六繩結各後角拖一哈阜水雷水雷船有鋼甲保護周至兵弁人等躍於其內敵不能嘗見足以避來礮彈奉有將令敵來即率同三船加足速率直衝向敵此將令由喀曼特尹鎗府譜號旂而來敵船每小旂十繩結水雷船向敵陣密處迅駛以爲先鋒開路旂船並排尾各隊船一路前進迫水雷船近敵敵用大礮轟擊而水雷船小而行迅敵

彈皆不能中斯時水雷船略緩每里多行二分半時及至敵前略一停頓二秒時間已駛過敵人旂船將左旁水雷頭令俯入敵船底猝將拖帶水雷之鐵絲繩一鬆即脫其鉤水雷自行前進乃敵船頭有物攔護水雷雖炸而無用幸尙有右後角一水雷水雷船已入敵陣每半分時經過敵一船直衝前行不敢稍停水雷船管帶著名有膽識者欲於敵船叢中施放第二水雷而苦於地步狹窄難以施展瞥見敵之第四艘後距第五艘處尙屬寬展乃轉水雷船令右旋於敵第四艘後繞過水雷即拖入敵之第五艘下由是炸轟如法其餘三水雷船援亂敵陣然皆未見得力一水雷船被大炸彈所廢敵亦不及沈之以見我水師船已到各相猛擊也　此哈阜水雷橫繞敵船之功用也哈阜水雷祇能如是施用然敵船頭用鐵網架遮攔則亦無能爲役也　水雷輪船對面迎敵橫繞敵船後尾敵船每小時行十繩結水雷船速率須加倍乃可得手第八頁之一圖二圖表明水雷緊攻情形甲爲頭等敵船乙爲水雷船每小時行十六繩結水雷所行之路與敵船所行之路交角成六十度第一圖表明水雷船頭幾與敵船尾相切水雷船長一百三十尺水雷拖繩生處距水雷船頭三十尺許繩長三百尺水雷斜度距船尾直線三十度第二圖表明兩艘各行十秒時後情形甲船行一百八十尺乙已行二百九十尺水雷拖令俯下乃反拖落後不能及敵船水雷船繞行敵船敵之槍礮如雨下水雷船衝向前不過繞出其鐵網架敵船可猝然轉舵以撞沈之即遇水雷雖炸而無用水雷牽住於鐵網架而不能得力也　從敵船後跟追敵船敵發火猛攻而水雷船加迅飛行水雷繞出敵船彼邊令水雷頭俯入敵船底以炸轟之此種危險攻法惟捨命者能之然敵船審其迫近可轉舵以避之　水雷船如已衝過敵船陣線或業已轟破敵船或未有傷破回頭一看吾本對鐵甲衝敵敵陣已爲水雷船所亂迫鐵甲水師衝過敵陣將整飭回攻水雷亦裝就隨從鐵甲攻敵敵人不能瞭見我水雷迫行近敵見吾水雷船而水雷已就近敵船水雷船第二次攻敵各有主意而熟悉見我水師重攻敵陣煙燄蔽天礮聲不絕彼此忙亂駭擾之際水雷船均齊向敵船乃水雷船初次陷陣祇有一　水雷轟成同行一水雷船反被撞沈有一水雷不過在敵船前點頭而已未曾擊着敵船敵陣不比前次齊整轉覺密無空隙而用水雷反難乃一路直前幸值一敵船呆而不靈旂尙高懸我船奉令前攻少頃水雷已到敵乃下旂於是鬆水雷繩令水雷讓開而敵船遂歸我有若然水雷須加意操演轉行

船向尤須精熟　于思頭等戰船亦可帶水雷出戰然必通電燃放以撞發之哈阜水雷恐誤傷本幫船艘也哈阜水雷可作防守海口之用因水師船擺陣後步驟齊整不能獨船轉出本陣帶雷攻敵也若以之防口敵聞之必不敢偷渡戰時發放兩三水雷特恐其不能確實合度或水雷頭不及俯或不應轟而已發若用電線燃放亦恐水雷不肯俯入敵船底或於敵船水線有鐵甲處炸發亦屬無益　敵船於後尾駛過水雷繩水雷俯下適合度則轟炸實烈然敵船何不來撞而必於後面橫過即不能直撞中腰即由後傍斜撞向前亦可且兩船相向行撞而磨擦而過決無暇令水雷近敵俯下以合炸轟之度若敵船相向行已近而或斜出避我我急上可直撞其腰遲則恐經過彼船水雷以是撞敵必飛行而前否則敵船疾馳而過我船適值敵雷矣　礮船不可帶水雷恐轟斷水雷之繩是以拖帶水雷特用一種快輪船一船可帶四雷左右兩腮及後兩角然殊不必四雷帶二雷則甲必頓可從容料理也　懷脫海特魚雷機巧未詳其利在於無法可避而其弊則尤大以所看準之船不能必中不識水師交攻時船艘多處魚雷究何合用敵如迎面而來魚雷安能擊中即敵船橫過亦難中以所到地位與時候萬難恰好算準也

敵船如泊定用舢板施放魚雷或敵船沿江出入魚雷由峽處發放可期得手若在海面彼此戰船疾行如飛殊不解魚雷用法其放魚雷果能轟敵抑自轟其舟磊出之凹得律掰水雷祇能防口岸而不能用於海面也　美國南北相爭用水雷甚衆然大都在港口攻敵封口之船若水師在洋面交戰未聞用有效者美南邊入用水雷轟沈北船封口者有二十五艘其凶猛可駭現在創造之法日新一出即思施用聞有水下行駛或藥囤沈雷等皆輕民命之人創造而推行之以是國家不僅設法以水雷攻人且須設法禦敵人之攻也

第六章　總結

預備水師一得失和信息即趕速添造船艘在識微見遠者早覷破危機知日後不能免戰即於無事之日整備周至　諸務料量齊整井井有條令外邦一船入塢修理船底蟲窠刮刷淨盡復用油漆暗令在岸領半俸之人早爲預備一聞號令即上兵船考驗製造各局廠軍械水雷及保護船艘之具運送外海水應緊務糧堅師收用內港撤清令各船塢專心趕造新船補派水師其兵弁水手須操演並試船性　戰船所不可缺者抵擋水雷之鐵網架或以鐵網架維繫於船頭下垂之鐵桿（洲名瑪臨

揭或遮欄於船頭均佳若戰船頭無保護物則在敵矢
設立水師首要選擇一統領（要名略曉兵事於新電水師船早
升其旂所有軍械糧餉盡解於彼各船陸續駛集出統領
派防布陣照新法成隊詳見前第二章每隊三艘以數隊
編一迭肥陳此法最簡捷應如何調遣應敵之方統領於
各甲必頓前明白揭示並令各抒所見公同酌定其行駛
攻擊務於未會開仗之前如法操演欲其明練新定陣法
不得以當差日久可免演習也　操練新陣於調集兵輪
時即令演習行駛轉旋諸法若合同大操須俟水師齊集
乃可齊集合操後可派令出洋攻敵　各兵輪操演至何
等地步可以派入水師並用何法試演全視敵人係何等
水師及時候之寬促若失和後不多旬日即須開仗則未
開仗之前可聚操也水師都令雖嚴為統領者隨各意見
略示體恤亦足令水師整齊若操練過久或令行繁瑣兵
弁等太忙苦亦屬非是　訓練合法不僅尋常屯泊各地
步不舛錯即暗號旂幟應如何奉行周至亦須練習純熟
法水師提督捐來肥亞云水師所要者在各兵弁盡識將
心不必待統領盡言而大衆已明曉所指行陣所行之路
雖曲折而不紊其序各管帶尤須膽壯奮發不肯稍餒軍
心一見統領號旂即知統領本旨以曉示衆人此即為戰
之勝著如是指揮一氣　戰陣操練第二章終

心心相印迅速一船之呼必頓亦一船
章所論成隊新法果能嫻熟調遣念形簡便其論五種隊
式成隊兵輪亦可照行即一統水師陣式亦不多可以演
習精熟　全隊演陣一操即畢餘暇工夫內可自演轉旋
之法予以為分隊演陣較之他班水師操演更形活動毫
無顧戀牽制也　捐來肥亞曰甲必頓船欲於四圍有六
七千噸船叢中轉旋而不致相撞非演習純熟不為功船
叢中能曲折行駛不拘旋度多少而令每船相近領船仍
不離其行度　演各陣式變易多端而方向仍不改換前
第二章論行駛不用圓折而用方折隊船速率不改同隊
二船續即隨同旋行有一定時候　調遣水師時候不得
有誤聚集船艘務令迅疾以水師或阻風浪不比陸軍有
鐵路汽車剋期可到戰場新船另行調派所用兵弁水手
皆是生手務須試驗船性演習陣式若開仗期迫即巡探
時沿路可以演習如風浪不利或有他阻滯不及試演統
領須加意諄囑號令務簡明為要　一發備戰暗號令旂
令各船將無用物件橫桅等並船頂盡行撤空將遮擱水
雷之鐵網架搭於船頭汽爐生火汽機之汽備足　二瞭
見敵船即令水師船改道迎敵並發暗號令用何等陣式

以備前攻　三水師操練純熟後旂船統領會同各將官計議何等情形用何等攻法分一二三四等號目開照各隊甲必頓令瞭見旂船升某號旂即知用何陣法各隊船照第二章所著暗號調度而行直至戰畢乃罷　四戰時奉令不論何陣式何暗號須一直遵照施行迭肥陳首領及領隊甲必頓須保護隨攻之後隊戰船　五領隊甲必頓各令隊船依照距度八纜其行駛方向照隨時暗號施行各隊後二船須確守距度位置常視領船暗號旂且隨領船行向駛行　六戰船直衝敵陣而過或從敵旁衝過路須一直前行即欲用捶頭撞敵或欲免敵撞亦不能越出直線之外縱或轉出陣線外事過即復原行距度若隊船已出敵界而回頭復陣其方向位置仍候暗號而行以上六條訓練所最要如時促不及久操戰時須按照六條施行　用礮用捶頭用水雷三項章程　各兵弁既識時心熟悉統領調遣之法而新船水手等豈係生手不能不聲明章程　一戰時用礮有三法一初開仗時船隨全班水師前行行駛轉旋既皆靈捷逾經過敵船時船旁礮須平直不以不備其移換位置方向最早已練熟礮向斜度照橫探斜前十五度或斜後十五度船頭尾礮亦能照船旁礮重裝　水師別項船章程　分散巡探均遵奉主帥號令查敵船位置並多寡務各探明回報逾兩船相戰時此項船已出隊不必拘定前法步驟礮之方向可以隨意改換三船或打壞祇盡礮之力量禦敵須擊敵船之輭弱處切莫於敵船顴骨處擊其堅也　二用捶頭亦有二說一船排入陣不能出陣撞敵二敵船若直衝而來我船亦整對其船前往彼此不讓則兩船頭必相撞船堅者勝若疏慢於撞行已近而轉舵欲避則我堅定不移略轉四十度許撞之正中其腰如為時尚早我先駛向他方亦可》攻敵船旁轉出陣線時就近敵人來路向敵船前作五十度斜度既撞即儘力由敵來路上前仍歸本隊步驟　船既鼓力而前撞到敵船本船須停汽機以減少速率若停機過早則轉舵取五十斜度力有不足倘機器反行則必失其撞之機會若攻其船頭必擇其輭弱處攻之則本船受回激力可減仍向原路前行攻敵船旁欲其回激力減少者須向敵船來路前行因彼來此往兩船速率不等而撞必如是方向者欲借彼來之速率以助我撞力則勢力更倍且亦可免敵後船來撞也　三水雷用哈皇式繫於頭等戰船後兩角須通電線燃放近敵船時不可失機會而本船頭須裝鐵網架以禦敵雷若被轟去亟須重裝　水師別項船章程　分散巡探均遵奉主帥號令查敵船位置並多寡務各探明回報逾兩船相戰時此項

船屯泊一處距戰陣不遠見戰船有損即往救助並阻敵之快船但勿近敵鐵甲而已　特設水雷小輪船以為先鋒每一小時行十六浬結泰令後即向敵陣直衝而前沿途遇有敵船即撞發之衝過敵船復回頭入敵以驚援之

敵雷來攻本水師皆有遮攔之鐵網架若敵之水雷船就我船頭其方向與本船之路斜交三十度或六十度必致受攻須令我船旋動令彼水雷掣絆於鐵網架則可免也　水師有閒暇工夫統領即令操演將戰時必需各法明告衆人所部旂員暨領隊各甲必頷會集計議令各據所見務愜衆心迨戰時調遣各將弁已明喻統領意見値何等情形用何等陣法令各甲必頷宣明於衆人了然於心所定戰式如下

一海面廣闊瞭見敵人陣式面積狹者為銜尾之二迭肥陳其行數排緊本水師統領即發令改換行向迎敵所部戰船成並肩兩迭肥陳每迭肥陳編成行數每行列成隊而銜尾以進此可定為一號戰式

隊數成法照第二章所論二號內陣即第二艘列於本領船左後第三艘列於本領船右後是也迎敵漸近略改水道令敵船在本水師右旁行駛即在本水師第一迭肥陳之外此迭肥陳領隊各甲必頷發暗號令各隊隨從二船照第四陣法排列統領率第一迭肥陳傍敵船而行挨次礮擊敵人迨彼此水師相遇本水師左邊第二迭肥陳擊過敵陣則奉暗號令旋入胖引脫向右俟第一迭肥陳擊過敵陣則此第二迭肥陳即直前撞敵船旁也第二迭肥陳即直前撞敵船旁也第二迭肥陳亦挨次向左細心審察必撞到為度敵船行過後右迭肥陳陸續挨次向左轉十六胖引脫左迭肥陳撞敵後每船亦挨次向左轉八胖引脫復左轉十六胖引脫仍如原陣式回頭追敵也或奉令先後作銜尾行再行排陣攻敵亦可　二海面廣闊敵陣面積長本水師列隊船皆並肩行統領發令衝敵以礮破敵陣我隊船衝過敵陣即旋右十六胖引脫隊向敵人船旁而撞之撞成即退俾後來各隊船衝敵陷陣可無礙此數隊也　三海面遼闊敵人陣式似照雙行廊脫開引式本水師二迭肥陳並肩中隔半迭肥陳許令遵船回向敵人並肩之陣線過於敵線有數隊向空者即旋向敵人船旁而撞之撞成即退俾後來各隊船衝敵陷陣暗號駛向敵旁或向其左或向其右此改道以攻也復奉令整陣仍照二迭肥陳並肩式再攻敵旁　如近疆水淺處有本水師船則保護之若係敵船則攻去之　以上三戰式能操演精熟能在敵前變化陣式更可加意精到凡戰陣間忽旋攻敵旁出其不意即為大便宜處須知水師非操演純熟不能臻此至臨陣調換須整齊難犯　總括

一水師編列成隊極為簡易於戰陣最合宜　二用撞

法須多 三破彈向敵非斜交而殘於正交且必各破穿
發之 四水雷應特設小快輪船擊敵迅疾本水師戰艦須
用遮攔之鐵鋼架以防敵雷

英國水師學堂教習賴甫呑撰　慈谿舒高第
海鹽鄭昌棪　同譯

第一章 原水戰

水師戰法尙未詳備較之今日格致工夫祇屬發端之始耳茲欲講求戰法無異涉足鴻濛莫從依傍惟將前人行過數端綜而論之彼平日於海上行師若以爲無足置意即有從而論列者率皆膚廓其詞全不關痛癢幸我兵弁中途改變能看書用心漸除從前積習一千七百九十四年六月霍爵帥始大獲勝仗自此以後戰無敗衄英大將內爾生於奈爾江上及塔來發爾茄尤獲大勝四溯前此海戰間或得勝總未有如此後之勝算必操者近百年間有幾次雄壯勝仗一千七百五十九年十一月水師提督哮克滅法水師於奎宇浪水灣是時法船被風浪迫入海灣無一得脫一千七百八十二年四月英水師提督勞特破敗法水師於毒敏俾喀彼時法人堅陣不出故衝而破之此二役英海軍全勝餘如一千七百四十四年英水師提督其時夢剔乎斯欲倣當時提督夢剔乎斯吐浪之戰子謂其時夢剔乎斯欲倣當時大將平之所爲平在昔昔律東疆海面攻日斯巳尼亞水師奉海軍衙門之令敵敗乃追且須整陣而前彼時日師避我欲遁平思俟我軍齊集整陣爲時濡滯而日師已敗觀而麾軍前進後船應至助戰盡不及攻乃作日師已敗觀而麾軍前進後船應至助戰英軍大勝夢剔乎斯矯令誘敵出戰而所部各甲必頓不從又與副提督賴斯叨克意見不合遂致敗衄義部覆按定讞罪夢而寬賴於是數十年來海軍盡爲部章所縛皆泥守部令無相機利便之舉自是將軍戰罷無有不對簿獲咎者一千七百五十九年平之子平謹守部訓攻日斯巳尼亞水師而失密撓卡島喀丕爾在裕乎相脫口敗衄拔命又在環那達敗績他如西印度阿美利加之戰亦然軍退獄興衆惑莫解皆部令誤之也

第二章 原攩

昔人論兵輪行陣無帆船之累墜而孰意輪舟能覓旋不能緊折後船與前船銜尾行一時難驟合距度調換行向亦復不易今人知輪船換行方向不能緊折須寬行弧線假如船行本南向欲折而東之必轉八胖引脫行九十度弧線若旋行一周欲船歸原向所行之路即不少船係頭等兵輪長而且重所行圜周愈大幾及一千五百碼徑徑欲其回頭行須寬行二象限弧距原地步有一徑之遠即換一向距原地步亦遠　船行一圜周非果規圜也船行一周不能仍歸原步以初轉舵時而船仍有衝前餘勢惟

微覺有轉意舵轉若干胖引脫船必漸漸旋行則其初轉之際船轉略有耽延工夫直至舵轉足方向乃旋成圓線是則初轉舵時行線尙非規行圓線以初轉之力尙未足勝前行之力也　若然舵能早轉至某度船可速就圓線舵如駛轉四十五度或五十度旋速而徑短現今我英國水師兵輪只能轉二十五度多至三十度以之探行似不便捷且船行迅時欲轉三十度而令船駛轉費時費力多矣　以新法裝舵用舵新造船舵用汽機轉之法尙未合愚以爲水櫃最合用業曾試適惟英提督應毆爾飛爾特水櫃最佳阿克立斯兵輪已公試頗合但令一人主之能於十秒工夫內轉舵二十五角度若尋常轉法需十四人就延一分三十秒祇轉二十三度此種水櫃水師用之必轉旋如意有不合處水師機器匠可隨時修改今若俟水櫃試驗完美而後用則難有用之日矣　法水師提督裘果試驗轉舵旋船欲其駛就圓周之線每轉至第二圓線較第一圓線略小以第二次舵轉起處非前此起處於是愈轉愈小至末後船定中心而不能旋此係兩層艙鐵甲船燥勿里拳所試用二人查驗一在船頭一在船尾相距約二百四十尺用一小船名開拓者爲定盤中心以紀限儀測取小船抵頂一人測至船尾一人測至船頭每十秒時測一次合所得之角綜而計之船頭所行之線船尾所行之線各不同試四次而三次船頭之圓線較船尾之圓線更小如第一圖並云末丁爲船尾所行外周亥乙爲船頭所行內周試於外周不拘一處作爲中心以二百四十尺爲半徑劃一弧線必經行內周兩線所交之點即爲船頭之點與上所論脗合　于謂燥勿里拳之試驗殊未周至以其逐步測量未有紀錄其總核之法亦無從驗其確實燥勿里拳船與開拓船似未曾測取平角不用平角則測算不足舉有未合處亦未明言並不著明船行方向是否左旋抑右旋右旋之圓周與左旋有不同處彼亦未明言　此四次試驗旋行時龍骨線成斜度祇於一船試驗尙不足憑準也　以理言之船行圓周線固不能確實圓整步步令船舉西名斯雅納先移所成之圓線外大而漸小成螺絲線矣欲成圓整之圓線勢必令船舷側旋然吾儕熟悉行海之術船舉決不能先移不能成螺線船舷不能側旋並無頭尾分內外圍之理　圓周大小由舵轉角度並視船之長短初轉舵時船行似有螺線形如燥勿里拳相類之船初行螺線恰不短于思彼試驗之時船長不能圓旋必數數轉舵以就圓線其螺線必較長也若逐段改變欲之初所行之線必如螺線非即就整圓也若

劃出確實船行之路則甚難尋常以船經行水路爲斷雖謂之圓線而實非整圓線探行行陣時所行弧線總未能測量眞確也　測圓線之徑視舵角大小與船身長短船之體積並舵之體積或更計及汽機水櫃之力量法水師甲必頓勒滑爾有社讌之算式

甲三切餘／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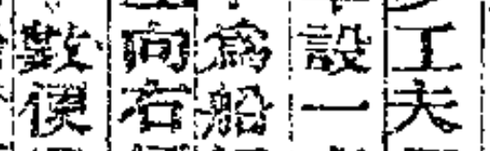
呷爲舵轉四十五度

所行圓周直徑作爲定率甲爲某舵角勒滑爾以爲不確以丁爲算準之直徑既知甲度取某甲度甲徑餘切直方根自乘以呷相乘便爲丁數　此式似簡便然不可信照勒滑爾查得之數與吾所測驗之數相去有二百六十六邁當幾差三百碼許此差數既多而船行圓周一遍而船方向非復原向且與原向有過有不及試驗十四次而取其中數有九十一碼之差　故施諸實用勒滑爾算式幾於無用然以他算式比較則勒滑爾式尚屬彼善於此非盡無用也惟其數有不合在乎試驗而知之　船行圓周線之大小視各船式樣而有異船頭俯者圓周小且速率不同則圓線亦異舵角宜有大小船向左旋右旋俱各不同須較試之　調遣兵輪二艘令試行圓線各限定某舵角各依試驗所定之舵角度並按照各速率行之試時將舵角度及速率紀錄於清單庶演陣時自有把握　二船行同度之圓周速率要能自主須設法測量而限定爲之測法用尋常紀程儀似未盡合現有特設部站紀程儀亦不過得其大略若欲於所經過地步測各段遲速不能分晰即於某時候較速若干路某時候較速若干路亦不能知之分時量測太覺累墜數多亦難計算茲欲同行數船測速率莫妙於計算螺輪轉數惟測行若干路則又難言顧螺輪每轉一次船身向前若干迨步固有一定之數欲其船行一定速率則螺輪於每分時轉若干數可以試而得之既各試驗如法每分時輪轉若干數定行若干路各船皆明示定則如彼船發暗號每分輪轉若干已知其每分行若干路即於本船照定則轉輪若干記與彼船同速率如是試驗會以爲佳法水師提督薄景成他提督顧以此法爲合蓋暗號所示用螺輪旋數非用繩結數也　以螺輪旋數定速率較之繩結揣測更佳佳船底或黏滿蠣殼及他弊是以減少船之速率要立時查測行程確數有數新法而人不用今所守者舊法固循不改于意何等常紀程儀於各角繫以繩結拖於船尾水中上有繩繫於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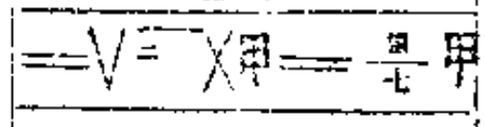
每船能性不同故應照該船能性以限定角度　如奉令行一千碼徑之圓各依試驗所定之舵角度並按照各速率行之試時將舵角度及速率紀錄於清單庶演陣時自有把握　二船行同度之圓周速率要能自主須設法測量而限定爲之測法用尋常紀程儀似未盡合現有特設部站紀程儀亦不過得其大略若欲於所經過地步測各段遲速不能分晰即於某時候較速若干路某時候較速若干路亦不能知之分時量測太覺累墜數多亦難計算茲欲同行數船測速率莫妙於計算螺輪轉數惟測行若干路則又難言顧螺輪每轉一次船身向前若干迨步固有一定之數欲其船行一定速率則螺輪於每分時轉若干數可以試而得之既各試驗如法每分時輪轉若干數定行若干路各船皆明示定則如彼船發暗號每分輪轉若干已知其每分行若干路即於本船照定則轉輪若干記與彼船同速率如是試驗會以爲佳法水師提督薄景成他提督顧以此法爲合蓋暗號所示用螺輪旋數非用繩結數也　以螺輪旋數定速率較之繩結揣測更佳佳船底或黏滿蠣殼及他弊是以減少船之速率要立時查測行程確數有數新法而人不用今所守者舊法固循不改于意何等常紀程儀於各角繫以繩結拖於船尾水中上有繩繫於簧

秤總潮汐位置緊續秤船行之緩急緊續秤微端有針泊能細秤重數得其重數照以下算式而知速率

寅爲試得之每分時輪轉次數　此法固佳然使船非直行而曲曲旋轉則其數又不確所以船行圓線或行數弧線所測之速率即不足憑準莫妙用裝湯紀程儀其所紀之法子以爲最確器具亦簡便有損壞船上匠人可修整也此法出無多年而人已忘之予以爲此具每船必令帶一副其繩空遮於汽機不特船頂之船主可測即機器房亦可查看　先須明曉船行圓周直徑時候並直駛速率求船之換行地步工夫用平三角測之然在演陣時欲得一便法須先算準設一表單以彰示衆人俾船主水手一覽即知　假如甲爲船行圓周之半徑以船起行處爲中點船換行時向左向右俱便成㊀角當求船行甲正弦㊀數之兩遠近數不論船行何等角度皆可以㊀數算之猶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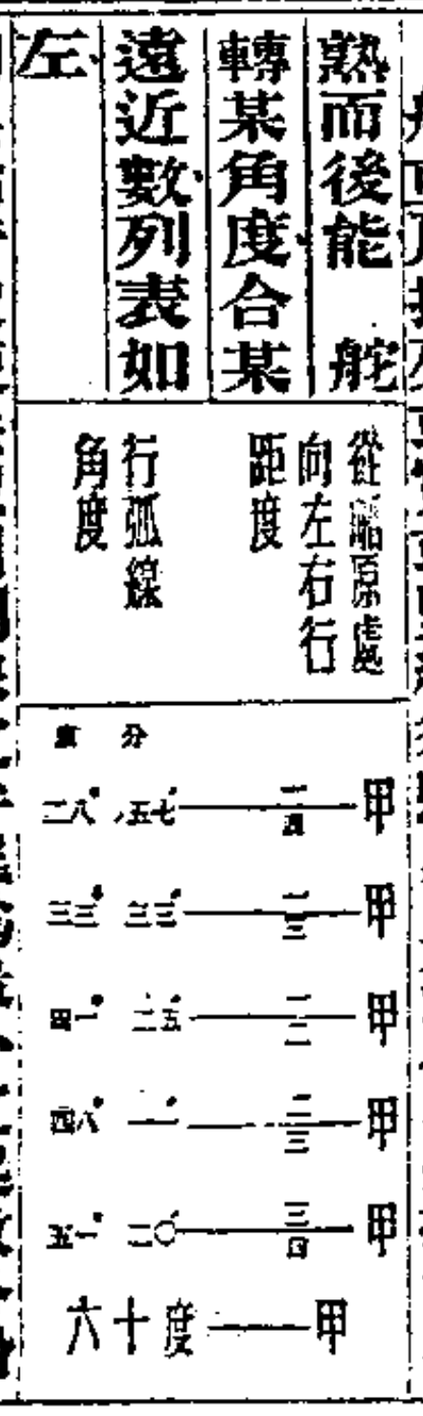
㊀角爲六十度正矢與五者檢表爲六十度如圖船從呷處行六十度至丙處當船在乙弧線至乙處復轉舵行反弧線六十度亦至丙處距船行起處即呷寅距度即爲半甲數船在丙處即卯丙距度以卯丙距度與寅辰相等亦爲半甲數亦即乙右半甲數所以船在丙處即呷右全甲數而丙在呷之前即辰丙距度



三之方根乘甲者三之方根即等於四約七爲一　七五與甲相乘即甲又加四分之三即前於呷數船行至丙處所需時候即行呷乙丙之正反弧線時候即呷乙線之倍數亦即本圓周六分之一船行本圓線需某分時候則此自呷至丙即某分時候三分之一

凡船操縱臨陣與同行之船同方向爲要　船行向某他處而換向左或向右所到仍歸一向即如銜尾兵輪同往某處與各船並肩布陣船行之路作正反弧線此正反弧

船並肩排列或寬或緊總須照以上次序此必操演純熟而後能　舵轉某角度合某遠近數列表如左



測兵輪行駛便法以圓周線之半徑爲最小之起數各船調換行法須彼此距度相等均半徑數雖初演不止半徑而演熟後可就半徑距度近年鐵甲操演距度不及二纜之數殊爲不妥二纜即華律歐彌拏叨等鐵甲行圓線之半徑數此種船造雖認眞然未盡合用以其較長也後遣裝埒洛方芒捺克辛扣里斯慈爾吞船之長數略同所行圓周雖大而較華律歐等則小矣予以爲此種船所行圓周直徑有六百碼半徑則三百碼可謂寬矣此甲數即三百碼半徑可永以爲起數　船當調遣時應行速率各見不同或用足速率或留有餘力以備行大弧線及有要事趲行之用辭常每小時行八繩結足矣有時行十繩結或十餘繩結俱可　予屢言船須知行何等圓周線用若干速率各船同時操演皆須明曉若同行各兵輪不能確知行同式圓周或速率常不齊或不能齊遵時號行駛或不能循照地圖方向遠近齊赴所派之處則必行陣混亂併作一團船與船且自相害何能禦敵　水師力量雖合一統總言之而就各船分言之良楷不齊難期一致各船各力量在主是船者何如耳　近三百年來以大礮爲水師要械各國勝負由此而判若如昔時之上船親身搏擊則無其事矣頭等鐵甲所帶大礮不多尊與夫昔大異昔有公爵章靈吞船礮置一百三十尊而今之罕扣里斯等鐵甲礮祇八尊查其衆礮齊發之力量則一百三十尊遠不及八尊之凶猛船旁礮發激勢較昔尤數十倍其徵驗可知然從前戰船大都木爲之如公爵章靈吞船旁礮發擊敵船水線處無一能免穿破者開花炸彈斜擊其船亦足得功現在鐵甲自十二寸至二十餘寸彈擊中皆斜脫平時操演每發一礮所費不貲較昔礮手生疎多矣茲未暇較量大小礮力即論鐵甲礮力徵驗不及二十年前之功效平時打靶在二三千碼距度尚能命中而臨陣則難以敵爲靶兵輪小礮十八噸重其鑽力甚大且距度加遠而力減不多相距四千碼許而其彈尚有二千六百七十五尺噸之力惟難以擊中而鑽力更無論矣距度漸減自然中數漸增打靶時礮距一千碼仔細看準容或不中若敵船駛來不過約略測距千碼非能十分看準且其船直駛而來欲

擊其船旁祇斜過而已矣　武弁人等往往見敵即思燃礮徒費彈藥惟烟蔽空致有暗號旂令反無看見於搶攘駭懼之中思欲復陣即有一二船偶勝於全師無關焉礮彈到敵能有五千尺噸之力固極猛烈然非遠處所能遠見敵船彈能擊沈乃新聞紙鋪張之語吾儕閱歷已久船旁開礮求其徵驗必在近處見功　以予所見須俟敵船行近乃可開擊其限度當照情形但不可少於四百碼之數距四百碼訓練熟者即可命中此距度可得四千七百尺噸之力能令船旁各礮一齊照準用電火燃發聚攻敵之一處有二萬尺噸之猛力不論何等鐵甲可令打進也似此聚火併力雖有極堅鐵甲必難當此縱或不打進鐵甲而難禦聚攻之激力汽機等必激壞而難行以二萬尺噸之激力打其船頭亦必盡失常度易爲撞沈　既聚攻其旁而沈之或再撞之其船必難保也以理論之當無不破設或彈竟斜落或彈擊或打未中或因忽略而撞不合度容有不能得手總之船礮圖功首先選擇將才勤於操演臨陣俱有頭緒而材之下者固不具論也　或俱堅卓者臨陣必好整以暇及至緊要之際大顯本領而大功由是見焉　前言已將大礮功效略見其概茲論獨船有若干攻力蓋以其船爲撞之用也近時撞船皆預備撞法改船頭式樣令加堅固日後水師兵輪必想法使其靈捷爲遒船第一義以之臨陣而船確循羅盤所指絕不費力則兵輪全力悉注於撞頭大礮幾可高擱矣近日情形尚未至是目前軍械以礮爲首要而撞頭不及牛也撞力極猛應於何等地步用若干撞力可破大鐵甲兵輪則尚未明曉美國南北相爭南船梅里麥克撞芒納脫船而撞頭自斷機器無力不能直衝行前芒納脫並無大傷惟鋼板上有一痕而已耳　梅里麥克船喫水甚深能於水師船叢中行駛便捷每小時可行三四繩結計其撞力

$$\frac{\text{天}}{\text{二萬}} \times \frac{\text{亥}}{\text{二}}$$

天爲撞船之重數亥爲每秒速率庚爲每秒地心吸力尺數行駛愈迅則減撞艦重數愈少設如天爲四千噸重數亥爲速率

$$\frac{\text{六四}}{\text{四〇〇〇}} \times \frac{\text{三六}}{\text{二}}$$

由上以六尺（此數合二百粘牛）庚爲三十二尺則其撞力觀二千二百五十尺噸之力而不能得極大鐵甲芒納脫

船不堅固乃竟無大損可知撞堅固之船力不可少
於五千尺噸有五千尺噸之激勢則其船時速當有六千
噸水體積每小時行四繩結半　激勢徵驗全恃所激面
積勻傳之力量現造撞頭船其撞力與船之大小皆有定
額每里麥克船非算准而造當撞鋒宇蘭船時本船先有
損壞乃鋒宇蘭竟爲撞沈是則以上所定算式尙不足憑
準或以激勢不及五千噸即不足二千噸亦能撞沈此未
始非閱歷之言如一千八百七十年正月日本橫濱美國
兵輪傻奈特被英公司船防陪撞沈去年一千八百
脫福黎脫在英北海撞沈以快輪船之船頭斯堆姆如薄
刀一般通船力量萃聚於此極狹之面積激力雖輕而剖
入犀利是以徵驗獨大然千以爲其激力不輕一輪船有
二千噸之水體積其撞人不止二千尺噸激力必加數倍
以數倍力而聚於犀利之鋒固無堅不摧也被撞之船一
似柔弱不堪船已撞壞而船上之人未大覺其震勢一千
八百八十四年夏一大帆船嘩湯奄懷順風撞壞英兵船
喀律唐虐此兵船係鐵包木者雖尙堅固而無近時鐵甲
船之支撐鐵檣帆船大而迅激勢不下二千尺噸喀律唐
虐所損甚淺而帆船之頭爲此一撞而縮進此撞力之難
定者也　船頭撞人近時所得力者如律薩海島近處與

船疆迭雅岑克與意船國黎義大利相撞暗見梗概與船
與喀律唐虐同式船頭並無撞頭加堅者未識意船舵有
疵病抑其船主甲必頓慌亂無緒致爲與船所撞與提督
五度與船隨即退輪使船頭由洞拔出意船側至四十
汩汩入洞立即沈下據稱與船衝前時有十一繩結半之
速率其工夫不多而加速不過八繩結加以六千噸水體
積之重力則激勢之猛不止一萬六千尺噸然則激勢
應定若干限應何度爲限而能得力殊難準定倘激力有
度此即龍骨與撞頭相遇之平角度用尋常速率之撞力則有以下算式

五千尺噸應用何等最小角度而撞之尙可算定　設如

⊖爲相撞之角

$$\ominus = \frac{\text{五千尺噸} \times \text{二} \times \text{亥} \times \text{正弦}}{\text{二} \times \text{庚}}$$

庚爲三十　二爲六十　即

$$\ominus = \frac{\text{二} \times \text{亥} \times \text{正弦}}{\text{庚}}$$

左右各以六十四乘之即得

$$\ominus = \frac{\text{二} \times \text{亥} \times \text{正弦}}{\text{庚}} \times \text{二} \times \text{六十} \times \text{四}$$

此兩邊以二約

$$\ominus = \frac{\text{亥} \times \text{正弦}}{\text{庚}} \times \text{一二〇}$$

兩邊各開平方得

$$\sqrt{\ominus} = \sqrt{\frac{\text{亥} \times \text{正弦}}{\text{庚}} \times \text{一二〇}}$$

所以加添速率而以減程之即

撞角度之大者速率越大每度可以越小船如噢水體積八千噸速率每秒行二十尺每小時可行十二繩結查⊖數即（二ノ一千八百六十正弦）幾於十八度角可以撞進若速率減至八繩結則角須二十九度四繩結則角須七十二度乃可撞進也

獨船行駛試驗力量載明若干速率應用某角度乃可撞緝成一表戰時照表施行如遇某角度可撞機會不可錯過凡遇可撞機會合某角度而速率或嫌不足則添汽以前衝之撞船之汽力寧失於過毋失於不及速率加增秒加二尺為八尺自乘得六十四以是撞力之增在乎行而撞力以自乘而見如每秒速率六尺自乘為三十六每駛迅疾也　論撞船利弊紛紛不一或謂撞即得力而本船不免損傷有擔祐傾倒汽爐機器之螺釘從地基鐵板而震斷破或打翻水手人等皆騰空飛散然福迭雖麥克斯船之撞覺激力甚微惟船頂板略鬆以彌縫處本不甚密耳現今新法造船各艙瓦相隔而船體橫檔接簧處分外加堅船底有銅襖本決無有沈溺之慮縱或船損有洞而桅篷等俱妥拾可作浮礙臺用于覩罕扣里斯船擠水八千噸有十二繩結速率其激撞之力已有五萬尺噸之重當之輒廢無論再計撞船加快斧劈瓜而本船不甚震撼如防陪被撞沈下不過數秒工夫撞船主官弁水手人等須深知本船力量用以攻人並用以自守必於操練時而自悟得之操練既熟即臨陣自有頭緒無慌忙而能警敏較之觀書更佳然書之提撕亦不可少也

第三章　論分隊

水師總稱內阜分羣曰福黎脫下分各隊曰師臧特郎再分為迭肥陳更分小隊曰賽克興此常例也合福黎脫幾許船而調操兵船各相仿彿欲總計其力量則擇船之最次者而算之如速率最大之船照最慢之船之快速率而論欲計船行圓周大小照最呆大之船所行圓周而論有船艘大小不齊難以計算索性將不合之船裁汰或令作留後　分派之法意見各歧常例照全羣水師分股須勻每股全數均勻或將全羣分作兩份或三份或再於所分之份分二股或三股乎謂不然若此則調遣更累墜以最少之起數（西名尤納脫）各不同即各羣之船數亦歧異而所稱為師臧特郎迭肥陳船數亦多參差不齊矣　水師分小股份須有一定之數即如一師臧特郎（以後省文稱為師）為水師

提督西名愛特美籟亢莫濱爾(即中國總兵官)所帶領船艘有一定之數其所部若干隊雖由水師部即海軍衙門分撥而每隊船數決無參差人有以四船爲一隊或以爲每隊三船爲便每隊三船皆能近水師提督暗號旂令易於清楚(暗號旂西名有號標西名瑟密福)或用瑟密福或黑板寫白字通信較更明顯此其一仙臬提督(仙臬前輩老威之稱所部戰船聯絡親近幫助較便此其二三船同行較四船更捷此其三三船成隊其力已足加一船未見增力徒滋累墜此其四三船成隊由仙臬官帶領船之輕重皆勻行駛相稱操練精熟三船不啻一船也三船排陣式各仙臬須熟諳可以隨時變換陣式由各提督主見爲之務須簡便清楚不可圖便捷以紊次序倘有快慢不齊中途改整即爲不合若各戰船一覽在目方向距度均能如令齊整久而不失其序臨陣無異操演此予之所深願也茲將前人著述而摘其要取各陣式如下

一銜尾二並肩三鴈行(一向右斜各船列後各船頭之左一向左斜)四各三角形式各陣式船艘距度皆由此中桅測量至彼中桅爲操練圓周之半直徑今例即三百碼亦須照各時情形距度或有加減船身長數得三分半徑之一約一百碼船如直行每小時約八繩結速率是則每二十二秒半行一百碼船如行圓周每小時約六繩結是則每行一圓周約九分半時前隊(即師藏特郎)距後隊常例七百碼或照船之倍距度再加船身長數是也後隊船踵前隊船位遵須行倍距度即六百碼時二分半轉至某分乃前行第二船候一分又八分分之一亦發暗號示後船以轉舵本船舵尾行欲調換方向領隊船發暗號示後船乃轉舵至某分如第三第四圖第三船亦倣此轉舵如是三船換向同在曲線而距度各不差隊船換路行駛所需工夫有後船相候工夫爲二分又四之一加以行走旋度工夫爲九分半時取四分之一計共有四分三十七秒半一由銜尾改作並肩如第五圖三船同時轉舵旋八胖弓脫至並肩地步二由並肩換向如向右旋即以右邊船爲磨心向左旋以左邊船爲磨心如第六圖爲磨心船每小時行三繩結即行小弧線爲半徑數中船每小時行六繩結即行倍半徑數末船每小時行九繩結即行三半徑數似此行駛可同時至並肩地步此陣式時候地步不差須熟悉舵轉角度數不拘在何地步而三船仍不失並肩蓋以首船爲磨心外二船速率次第倍加雖中途亦並肩也此爲同中心旋法以是三船爲隊不能更增一船若四船爲隊則第四船更在外弧線速率加四倍須每小時行十二繩結勢有不便而五船爲隊

更無論矣再如並肩船艘衆多欲其齊整轉旋須用他法其說詳後　四隊船並肩換法行駛隨意方向作銜尾行可分兩法各適其用一令並肩隊船旋向必以一船爲磨心如第七圖各船旋行正反弧線照羅盤方向轉八胖引脫又船行一弧線以就銜尾亦轉八胖引脫如第八圖業已銜尾仍可照第一法旋圖線變爲並肩於並肩時復變爲銜尾不拘用左邊一船爲磨心行正反弧線以左邊一船爲磨心者銜尾行向右以右邊一船爲磨心者銜尾行向左或於銜尾時復變爲並肩則向左旋行圖線所成並肩在原位置之左向右旋行圖線所成並肩在原位置之右所以然者欲避危險並禦敵也　五船既並肩如欲向左或向右斜行作雁行式船之龍骨線與方向線相交四十五度此亦有二法一照上節所說行正反弧線轉四胖引脫一照上節所說行一弧線轉四胖引脫如第九圖　六隊船既銜尾欲其向左或向右斜行作雁行式照第一法各船轉四胖引脫以就雁行如第十圖隊船斜行時欲改爲銜尾則反是　七隊船並肩時欲其排列加緊左右兩船旋向中線四十一度又旋向外四十一度如第十一圖行就此陣式需時二分六秒有奇距原位置四百碼以是左右船行時中船行駛略緩照每小時行五繩結又十分之七之速率如由緊而反行之中船速率如前　八隊船並肩欲令開緊不任敵人衝過照尋常距度而居三分之一　船爲磨心者銜尾行向右末船轉向右以右邊一船爲磨心行正反弧線照羅盤方向轉八胖引脫如第八圖業已銜尾亦轉八胖引脫如第七法排令緊密旋向中線四十八度需時二分又二分之一　如前第七法排令並肩隊船旋向必以一船爲磨心者銜尾行向左或於銜尾時復變爲並肩則向左旋行弧線需時二分各船距原位置三百三十碼中船直行約五百碼仍在領隊船後於是領隊船減速率中船亦略減速率後船加增速率乃得並肩　隊船衆多則固不能演此陣式須聯絡合度折老成諳練不辦矣而此則八以爲太繁然熟於操線者亦不妨試演之惟不能常用耳若水師船衆多則固不能演此陣也　開緊陣式循左磨心或右磨心而旋行其半徑數更小近中點一船三百碼第二船四百碼第三船五百碼其速率亦循次而加近中點之船行四繩結半第二船行六繩結第三船行七繩結半　十隊船並肩欲行愛雪浪法愛雪浪係英國海軍將校名其創此陣式用開緊而編列作斜行之偏式或偏右先就開緊形式行正反兩弧線各船轉四胖引脫至所欲至之處此陣式用開緊而編列作斜行時中船行駛略緩照每小時行也如第十二圖　法國所謂瀑落湯者無異陸軍圍結一

小隊是也水師則罕稱或以三四船爲潑洛湯惟以四船排隊人多訾議或以三船成隊作正三角式須隊船向前居中若四船則以一船居領隊船直線後便成棱形或斜方式有以一船派於左船或右船外即在此三角陣式之勾線外角　督領英法海峽水師提督薛盟黃改正三角爲斜三角以正三角勾線上之兩船平列彼此礮火皆礙改成斜三角領隊船仍在前尖角處由是各船左右旁及首尾皆可燃擊無所顧忌攻守之力較大今之潑洛湯陣式潑洛湯亦一隊之謂應以此爲準如第十三圖各船與領隊船直線左右相距各百碼至排列或寬或緊由提督意爲之可也　十一由並肩陣改爲潑洛湯陣不拘何向須將隊船排緊同旋　或左或右之船行潑洛湯陣前船照數加力向前後二船亦加力就斜三角位置第一領隊船加力行過第二船首之平線汽機可緩第二船行過第三船首之平線亦可緩行見第十三圖　潑洛湯陣法看圖即知三船列近隨所向而火力皆可用足無一敵不受此三船之聚火敵船如欲來攖必爲三船聚火擊沈即敵能逃難免末後一船所撞破其撞力甚猛縱料理合法而必難抵禦船如並肩密排未始不佳愛雪浪陣法更佳惟此潑洛湯陣法不論爲攻爲守而步驟位置尤爲佳妙

排密成鬬緊法雖免彼此相撞似覺危險然平日操練純熟如指則臨陣鬬緊亦復有益潑洛湯同行三船所成圓周船其旋折有一定舵角並一定速率前後三船不啻一直徑即有三百碼四百碼五百碼之異若行駛緊近則圓周更小每潑洛湯可自行試演圓徑愈短愈佳俾至地面狹隘處仍旋行靈便凡熟悉水師之用者不以艘數論而以隊數論每羣有若干潑洛湯是也如是各潑洛湯各自鬬照非一船管一船也

第四章　行陣與戰法不同

前謂水師論隊不論船以一隊爲水師起數之稱其法求知所自始四百年前西班牙大興水師攻英英用隊法戰勝彼時不過數船併力拒擊非如近時隊法之周至潑洛湯法即其本旨嗣七十年荷蘭傾國來攻英亦以成隊戰船擊退之　日後戰艦應如何此時難以豫必英之瑟爾吞鐵甲特佛斯鬬勝鐵甲與俄之撓夫斎勒脫鐵甲皆以爲美後十年更有較勝者出亦未可定惟以此三艘爲榜樣然此三船所旋圓徑不能小至少須六百碼而國家試演時旋周頗較小以是行陣旋周徑以三百碼爲率　行駛之法略可不論然派往某處攻戰行駛亦有次序合於攻並合於守中途或奉令出戰改變爲何等陣式俾合戰

機是行駛之法亦須講求也以是衝尾或並肩陣如長蛇者甚不合於戰法以聚欲召集一處頗費工夫敵乘未集而來衝首尾即不能相救況敵擊側舷砲可連貫數船又敵船來撞而船欲旋避亦難受撞必加猛也　律薩之役意船皆衝尾奧船並肩以衝之彼此未有損傷意有數艘在危險位置幸轉舵而免嗣是船皆散布礮煙迷漫皆失陣之次序奧提督剔奏即克惟有麾令各船遇有灰色奧船即急撞奧兵新募趫健異常意將主意不定屢失機會不留輒處以示人相機調換陣式時亦尚用之于謂更有好法可求水師結方陣不論若干隊皆可以方陣行之法水師提督興行此法每一師戰特郎限以九艘為率如第十四圖若船不止九艘則餘船可作他用或作先鋒或令留後總不可混入方陣此即衝尾並肩合為一者也各師戰特郎齊心轉凡胖引脫則衝尾之隊即變為並肩如轉四胖引脫即變為斜角方向如第十五圖表明之也　予觀此陣行駛時最合以收縮不散一定旋周無參差失序之弊若一far水師行駛可合各師戰特郎為一綫成兩引或雁行成拷勒姆或段而行或一綫成兩引或雁行成愛雪浪或成瀑洛湯三角形如第十七圖一far水師分作數師戰特郎編列為拷勒姆乃令旋行或向左或向右祇責成各師戰特郎之仙宴官可也由是改作並肩仍用及回救亦律薩之覆轍也　並肩互助陣較衝尾似勝近時亦尚用之予謂更有好法可求水師結方陣不論若干隊皆可以方陣行之法水師提督興行此法每一師戰特郎限以九艘為率如第十四圖若船不止九艘則餘船可作他用或作先鋒或令留後總不可混入方陣此即衝尾並肩合為一者也各師戰特郎齊心轉凡胖引脫則衝尾之隊即變為斜角方向如第十五圖表明之也　予觀此陣行駛時最合以收縮不散一定旋周無參差失序之弊若一far水師行駛可合各師戰特郎為一拷勒姆成段而行或一綫成兩引或雁行成愛雪浪或成瀑洛湯三角形如第十七圖一far水師旋向殊行惟有一陣式令並肩旋行如第三章所論同中心旋法甚合若陣遇長則不能作同中心旋矣以是並肩或衝尾之陣式長者人人皆以為不便以長陣而欲旋向則惟有聽各船自主而統領不能為力矣莫妙將一far水師分作數師戰特郎編列為拷勒姆乃令旋行或向左或向右祇責成各師戰特郎之仙宴官可也（仙宴資格深而熟練之謂也）此師戰特郎成衝尾式而換向也由是改作並肩仍用磨心法而衝尾變成並肩也　俄國水師行駛甚簡易其

行也不換方向而直行惟愈遠愈心之船行必倍迅以次遞縱而磨心船行路獨少如第十八圖甲至乙成直線行船與乙線成斜度乙線與甲線所成之角即甲丙角之半也於是各船皆行至乙線各船頭仍在甲直線於是齊行轉旋四胖引脫船則到第二條乙線各船各依次序以定行駛之速率直行至丙皆成並肩　此法船少者可以行駛如指若論一統水師則難齊整以旋角大也　日後水師戰法必不以多爲貴艘昔每羣戰船必三四十艘今則以十二艘爲隊若師艘特郎或不限此數水師船多呼應便不靈捷每一羣水師船多者不可過五師艘特郎或分作兩班調遣可各盡其技不相統同其距度與分攻合攻則由統帥主意也　戰法所最要者排陣不令一股落單有一處受擊全軍可以援應或敵陣之面積闊而有踈略處或敵位過散漫不相呼應我師可直搗之凡兩軍相攻有十分時無援應可以勝之若以多勝少無不摧殘敵見自己有摧殘之船即入人惴恐敵心一搖便可全勝　行軍首要見識靈敏膽壯氣盛衆將士委心聽令而隊船務結構緊小各師艘特郎訓練純熟每歲夏秋間各羣鐵甲兵輪調集操演以一二月爲率庶水師有恃也

第五章　筆論畫與戰船不同

當操畫時統領（西名啓曼特尹船底）先須明曉本水師船能如我指揮否倘或不能則號令皆不足恃以是水師船熟應令如臂使斯謂水師戰法　兩軍行近彼此統領皆有成見海口業已封閉不可抽調他往並不可爲人所誘擅離職守敵至則堅守以攔之彼如衝擊封口之船勢或不敵須設法誘令他往或斷封口敵船之接濟隨機應變兵不嫌詐也　一千七百八十三年法提督克特洛（印度東南海口）而意不欲戰英提督休史男猛善戰守此海口時防法水師闖入迭遣勿命在海上鎮巡設法令傷病士卒登岸復調兵補其缺克特洛亦得接濟次日駛出海口人咸謂迭遣勿命一身皆膽智勇過人於是布陣攻英之封口船英船檣桅繩索等爲打盡幾得大勝正得手間而英法講和信至遂罷兵是役也法水師不及封口英軍之猛而竟以得所求知戰陣之勝負全恃乎將也

一千七百五十六年英救密撓卡（地中海島係西班牙屬）情事與此相反英提督平統十號頭等兵輪氣吞前敵法提督麥尼封口水師勢寡不敵乃謹守不出并不爲所誘終能久持而禦大敵此善守之效也　兩軍相接勢難免戰然苟不必果戰自來史册所載有相遇而不戰或略交鋒即

退保戰船即有戰仗大都轟衝封口船或圍接濟或設策擊西羅麾之使不得他往固不必定出於猛戰若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也水師大抵封口爲多夢剔乎斯之役近於吐浪平之戰近於密撓卡喀丕爾之軍近於裕乎相脫大西洋海島係法屬墾問興葡萄牙西南地角闘濺蕩荷蘭海賊奈爾江塔來發爾加等處之師皆因封口而相攻欲衝入以接濟耳更或壅運道或保糧儲或欲以遮蔽兵士登陸上船明知地位不合勢實不得不然其戰也非彼此皆欲甘心以同在洋面疑敵來攻遂致攻守互變本不定蓄意爭鬪也有不明以上情節見敵即擊船行入繩結彼此飛行穿貫而過或重整相台兩相呆打斯得謂之水師戰事乎一行戰船並肩排陣來攻我軍成雁行愛雪浪式見上圖或攻其左一邊則其右邊戰船即不能來救待其至而已掃蕩之矣攻其右者亦然濺洛湯照愛雪浪排法見上圖爲防守最好之陣式譬之極猛礮隊其火彈皆橫衝向敵乎謂此愛雪浪陣不過爲斜行之拷勒姆可由四勝引脫之方向發礮也敵船如此而來我以愛雪浪陣攻之無不全勝

此必先發乃足制人以士卒大都愚蠢無學問先發則其膽尚麤壯並可擇其應機處而行所未備先虛聲而後以實搗之司營東擊西或由迷霧中襲之或於天將曙時乘其倦乘敵船汽爐火在息夜尚未大燃時猛擊之即得矣于於十五圖已裁明行船妙法若編陣尚覺未緊未嘗欲改濺洛湯愛雪浪亦甚易其愛雪浪之拷勒姆或並肩互助式總不外濺洛湯隊法其餘他衛尾互助式或並肩互助式總不外濺洛湯隊法其餘他陣式可撰而不用以其易衝散也凡打仗初一嚮須擇敵之較弱處而力須加猛務掃除之則其餘心膽之敵無能爲役矣陣行貴緊捷前攻貴迅疾人謂前攻速者用中數而調度變化須緩行俾不紊亂予意不然當衝前時就總帥意見照速率中數業已行近必有一軍迅衝當是時陣式整齊較迅衝爲尤勝迨互相攻擊陣式必亂當隨明變陣號令以速爲貴此時全恃戰船調變起扯其成濺洛湯式行須十二繩結挨次相衝必衝過而後已若濺洛湯能加至十四繩結之速率則勝勢倍加凡操演純熟簡便調變法相機各依速率必不自相撞擊若船頭對敵敵船受撞則更妙矣應免戰而能免則其本領固已過人矣顧亦由經歷而來若才性警敏著謂一用心即得非篇論也不用心固不可而用心尚未盡警敏妙用我英水師將士皆著有警敏之能自來著名大將大都由阿克納鉢而能不然何以就大權成大勳也格致等務日新月異而水師亦然船破機器無一不新而心思材力仍未

之或改若以勝負聽之天命眞是自誤之言與不學無術
相等爲害最甚人不儆戒此二端則雖經錬戎行無以引
入勝境水師將士務宜於警敏經錬著意加勉奇勳偉略
萬衆仰瞻自來踴躍誠盡力之人即天亦爲助成之也

英國水師魯賓能闢夢爾撰　慈谿舒高第海鹽鄭昌棪同譯

水師輪船戰法

第一章 戰艦需用之煤

水師臨陣須用無煙之煤前於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英國一統水師會操各兵輪煙遠亳不見有煙　戰時有濃煙騰出兵輪各船彼此皆爲所蔽喀曼特尹谿府發有暗號旅即莫從瞭見臨陣無煙之燒物雖昂貴亦不惜欲令衆將士眼目不昧也　提督與水師船通信之法今爲尤亟英法海峽中水師操練有能瞭見通信暗號有時竟不能瞭見當戰陣間必移去叨潑軋侖桅（從艙底桅上數第三節者）發暗號人祇立於第一節查總訓練書五十五頁第二款頭面名明遮欲船能副某限速率必用最潔之韋爾膏煤然我未曾見戰船行足速率而各船不出濃煙者煙煤煙灰飛騰極濃定晴看時每傷人目且不僅發暗號之旅船爲所遮蔽即望暗號之船亦爲煤煙遮蔽　有將鍋爐後背一塊鐵板穿數小洞令空氣吹入而火門或啓或閉所以限空氣納入之多寡得此空氣火力愈熾汽亦愈足所有出煙通之化學物質亦復減少以其多燒化也英國北邊煤與韋爾膏煤合用亦未見烟果盡無予以爲臨陣各戰船能用無煙煤則戰船烟通可無烟矣焦煤祇其戰時諸用尋常行駛不得妄費　焦煤體積大而輕船內無容積處祇可用韋爾膏淨煤或謂風順烟向敵敵目可眯此非經歷之談敵爲烟蔽期敵從隙處窺我尤較明顯而我反不能察敵風順何裨焉

第二章 戰陣暗號書（西名書籍）

在旅陣前行駛各船必頼須明瞭行船暗號一暗號須種類備二各記號必屬要明瞭三各兵弁操演純熟　戰法常改變船改變行駛改變暗號亦改變日後暗號書當一律更新　水師行駛規條調遣變陣章程彙錄一册有目錄可檢今所行暗號書初次當差者每漫無查檢即如何時排緊一節查總訓練書五十五頁第二款謂一暗號出令水師船行何陣式各隊旅宜或甲必頓應即速至某地位其末得令之前船須就排緊陣式或排寬陣頁第四款謂奉令調遣船須照本來排緊陣式而行候有令改變則改變之七十七頁第三款謂暗號令排陣總須排緊陣若寬陣則當有排寬之令也此三說散見於各頁一時礙難查檢以是暗號須編集歸類也規條既明暗號亦須改易兵輪初次演習獨船行何等速率應若干時刻復借同三艘行駛將速率時刻紀錄列表

統領發令調遣行駛應三艘同駛或一船獨駛號令務有分別一千八百七十二年英法海峽水師暗號書附入以上暗號合三艘成一隊弗拉盈游擊之師常用暗號特郎有十三暗號其一爲單舸銜尾拷勒姆此兩暗號仍可用其二爲迭肥陳變成銜尾分段拷勒姆此兩暗號仍可用其三並肩排陣之暗號今不甚用暫且留之其四小迭肥陳之銜尾拷勒姆可刪去其五從提督所欲行之方向陣式暗號頗合潑洛湯愛雪浪陣法其六結末五條暗號調度潑洛湯陣最簡便合用

合數隊以成者亦用是法

現將重修暗號書並目錄成陣

飛行援應者

發暗號接暗號成段之暗號

第三章 海面各羣水師艦船會戰通信法

由提督處通號令現有二法可以直到各帶領甲必頓一常用旂號通信如能免礙煙及煙通之煙則固善矣一用號標西名瑟密福或用各式鐵捍或用球升降水師現尚用之各兵船皆備有小號標平時習演皆可從容若會戰紛擾之交能整暇相將則又善矣

戰船奉派出洋在船塢內先須裝號標轉柄通至下艙俾管理者保護有用鐵壁細孔中可瞭望敵軍裝通聲管可通至船主處各船向敵以號標通訊極有用彼此問答在指顧間也提督已近敵而敵或忽改位置提督復改號令即以號標傳信

號標之分枝須加麁加長其柄易於轉旋升降枝兩邊分兩適均不令偏重號標位置須衆船易於瞭見用長鐵練在艙下料理專其職司勿以他事分學號標分枝定而不動敵亦不能擊中飛件偶有打著亦難得之事他小零件亦不能保其無恙也

發暗號接暗號須熟諳並號標皆疊間用之若黑夜則用閃光燈燈外有套所以示暗號莢有船館令幼童學習習成發往兵船幼童頗爲靈敏水師無專訓洋面暗號調遣法以是兵弁不甚了了僅恃幼童爲之處或有乖迕彼兵官等皆須明曉設一訓教簡法處令水師衆皆聽講如聽發礮簡法

總之簡便爲水師第一義揹勒姆一式儘可刪去祇令管迭肥陳並肩及斜角陣式單舸銜尾等簡明易曉凡考兵弁升補魯脫能職司者往往以名目繁多致礙錯誤

第四章 英國水師戰船臨陣派法

前論無烟之燒物及調遣總訓練書書收通信書皆改新法便用茲論水師之船應如何式樣可以收擾敵之全力鐵甲礮雷亦足受其益於衆鐵甲兵輪內擇其最合用者而定爲一定章程並須有一定本領乃可派至某處遇有急難令可轉職克國家體面全寄於彼也

造船大略一

能有大速率並容積煤斛二船身周圍鐵板須厚能做夾

名船	位砲	數噸	數匹力馬
斯地佛剛	一四	六〇三噸	一四〇三一二
方格姆費	一五	七五五一	七五二一
哈爾斯佛特	一四 周轉炮四	九一八八	五六〇〇
恩克爾	一八	六七一三	三三五六
斯里加爾	一四	八六七七	八五二九
雷哈文貴	一四	二〇〇四	四八三二
克爾尹特	一四	六〇三四	四二六八
特東克洗勞	一八	七八四二	六〇六四
瑞福特登	一八	七八四二	六七〇六
克特巴	七	八三二二	七八四二
留斯飛	四	一〇八八六	七〇〇〇
勒特希	四	九一八八	五六〇〇
斯爾祖利	一二	六一九〇	三三四七
希爾恩	一二	九二八六	八六二九
斯脫爾位史	一四	六六三三	四九一三
希恩來敦	一四	六六三三	四八〇〇
敦恩里凡	一八	六七一三	三五六〇
敦斯凡	一四	六〇三四	五三一二

層船底尤妙三船能轉毫無窒礙故編行陣最要之務四洋面各色天氣無論如何危險能於最短時間立得佳位且能多載糧食足支一二年六重鐵甲巡艦極猛之砲彈以上製造船艘成師後深可倚重令排陣以臨頭敵其次較差之船令附次層擇足速率足撞力之船作爲潑洛湯之第四艘以助戰並爲巡探差遣之用　頭敵之船長短一律旋轉速率皆同即調派前往或中途有變改陣式亦可同時齊到如彌拳叻阿鏞科撓吾宇爾三船船身太長旋轉不靈祇可作次層用或令防守船大易受撞擊並不能避水雷於戰陣不甚合用　英水師船最合羣戰爲頭敵者如下表

名船	位磯	數噸	數匹力馬
斯來培	八	三七八七	三五八一
脫佛德哥	一〇	三二三二	一七七三
歐洛特五	一一	四三九四	四八〇三
貝爾福	一四	一七四一	一〇四二
斯來格戰安	四	一三五〇	六〇九二
里安阿米林斯	四	三九〇五	二一二八
推哥爾	四	三三三六	一六二五
山瑪特克森	四	三三三六	一六六〇
林佛歷爾有克	五	五〇八〇	二四三六
特瑪斯	四	三三三六	一六二五
基千哥	三	四〇一〇	三四九七
希林斯	一二	四八四〇	二八六八

以上十八艘洋面行駛合度會戰俱宜如一齊攻擊其鋒不可當又前次稱頭等戰船有九艘今尚可用列表如下

名船	位磯	數噸	數匹力馬
斯克洗	二六	九六九四	五七二二
森林斯克北亨	二八	九一三七	五七二二
巴里牙	三二	九一三七	五四六八
克里牙	二四	九三六六	三七〇四
佛德威斯特佛	二四	九八三二	四二三四
牙爾巴	一八	六七〇七	二四五八
牙特佛斯特佛	二八	六七〇七	三四三四
巴尼斯佛	二四	九八三二	四五三八

第四艘用如不作第四艘用則以三艘湯合十二艘可另樹一幟常於水師內抽出似此戰船作爲誘敵之用或別調遣其速率足以跟追總水師巡洋無須萬同接仗茲論第三等小師艘特耶斯或三班水師戰艦有差遣快船爲用防海口最合多備軍械僅作接濟救生通信之用所載要者轉旋迅疾捶頭堅牢其詳見後

此十二艘亦頗利於海戰如在洋面遇各等大師大艦極有益　以上九艘可自成一師或再各隊附一艘以爲潑洛湯第四艘亦可此附船不必風浪能站立得住於水我謂行陣速率水師須一律整齊極少於十八艘爲頭敵

此九艘可自成一師或特耶斯或船三艘以上另附他式爲潑洛湯

納波崙第一云戰勝之法惟有聚攻以大擊小以衆擊寡務在破之而已　於一處調集兵衆力多於敵雖在艱險難入之地而能衆入其阻是即大將作用我英之名將內爾生常以此得勝納波崙第一橫行天下無與比敵亦不外此彼勝算多多未嘗明言每於史册中窺見其要領日後戰事無論如何仍須於舊法中得其新意也　應如何聚集戰船如何調遣布陣總以專力併銳爲務假如我有戰船十二艘敵船與我相埒務設法以十二艘攻其一艘或誘敵或乘機得陸續破之以聚攻散以專制分無有不得手者倘敵或不爲我誘而勢均力敵勝負未可議也向以單舸爲尤納脫今以二艘四艘爲一尤納子子以爲莫妙合三艘爲尤納子即一辯羅潑隊也水師以辯羅潑爲起數不曰若干艘而曰若干辯羅潑至若以三艘爲一辯羅潑或用二艘四艘爲一辯羅潑則任提督之便可也

總暗號書之辯羅潑有一定艘數使衆共曉如祇有二艘則其第二艘須在第一艘之左或右四胖引脫處使礙久不相害大抵水師小股不論銜尾並肩須照辯羅潑排隊爲妙否則船首尾之駛不免有礙也　以二艘爲一辯羅潑者第二艘在第一艘後偏斜線上彼此發礮不相妨礙二艘相距兩纜許若旋行換向轉十六胖引脫行回原路則第二艘作爲領隊其行法照第二或第一暗號而行

水師船衆多者以三艘爲一辯羅潑第二艘在第一艘之左後角斜線或右後角斜線即四胖引脫地步距度以兩纜爲率第三艘在第二艘之右後角或左後角四胖引脫地步距度須三纜是第三艘在第一艘之右後角或左後角之七胖引脫地步當在英法海峽試演第三艘與第二艘方向距度皆同改道轉向三艘不啻一艘調遣之號令既便而三艘同時發礮船頭船尾船舷各不相妨于於水師諗之熟矣將來調遣之方每辯羅潑以三艘爲合有時每辯羅潑復添一艘爲第四艘在第三艘之左後角或右後角距二纜許此第四艘礮火與本隊船各礮彼此不相妨礙調度亦覺簡易如排愛雪浪陣第二辯羅潑須更後於第一辯羅潑挨次加長則各礮火皆無相害論者或以陣式過長爲嫌然各第四艘另成辯羅潑則依次排列陣亦不見短也第四艘之添與不添仍聽統領號令爲之辯羅潑船數既定統領升號旂令成辯羅潑各戰船即照定數合隊直至統領下旂收令而散各辯羅潑領隊船管帶在本隊有全權各船隨同領船以成陣若一大羣水師皆成辯羅潑則第二艘地步與他辯羅潑第二艘地步

相合猶之第一艘地步與各第一艘地步皆相合也各領隊船與先鋒掽羅瀑之領船行駛方向距度均合 水師照此布陣船舟船首尾各礮一時齊燃即見得力之所在今戰船考求撞頭撞法並欲免敵撞之法應用何等陣式掽羅瀑三船領隊一船在前左右後角各一船第二艘距領隊船兩纜第三艘距領隊船三纜半凡領隊船欲撞駛來之敵船則本船行線須轉出第二第三艘船頭行線而後可以撞敵否則受反本隊後船撞矣敵來撞我敵亦有跟從戰船相助否則亦為我第二第三艘撞矣彼一撞而過或撞空而前行須趕過我他隊船頭行線乃得免也敵果衝過第二三艘行線提督可令第四艘趕前撞之必可得力凡第三四艘旋向速率須加快為要船作撞用全賴旋轉靈捷其操演精熟者立刻可旋九十度如是乃能得所求也陣前轟礮燃槍時擾敵人使敵不得窺我作用乘機可撞敵船予謂掽羅瀑成隊式為撞敵之妙法亦最易於免敵撞也 水雷欲於大戰中得力全恃放水雷器具裝配靈便將來水雷必大用水雷有二要一應如何施放得力一免敵雷攻去 以水雷為攻戰之具莫妙於哈阜拖水雷僕脫海特魚雷子以水雷為頭等大兵船須設法阻避水雷為第一務而以水雷攻人為次頭等大船各後角或帶哈阜水雷乘便利機會將水雷放下令入敵船底須用電線燃發不宜用銅幅刺發亦必看準必中乃發海戰之功在於善用大礮以掃敵氣敵船近則利用撞頭各戰船尤須整守陣式勿自亂次序為要大船施放於雷有不妥者即以小輪船施放亦便各大戰船後兩角必帶小輪船二艘以備水雷之用水雷小輪船速率須加倍務一分時行十二繩結以上每班鐵甲十八艘有三十六小輪船當紛擾之時乘機放雷敵人以免撞免礮為急不遑顧及水雷船水雷即可得力而小輪船低矮靈捷無十分危險也 設大兵船後角拖帶水雷不便於展施則船後可拖二百噸至四百噸重之吞特小輪船 吞特器隨船行駛迅疾轉旋靈便可專放水雷船頭有放雷之管並拖水雷魚雷船須近本隊戰船避讓大船礮路並無阻礙大船行駛過敵船至以水雷阻之或衝前以擾之凡有傷損之船可即拖回並救援翻溺之人 此種小輪船帶有密脫爾攸斯礮即機器連珠礮出法國與美之格林礮同類以防敵人舢板船唇下施舵柄裝有快刀遇敵雷拖繩繞過立可割斷小礮可近擊敵雷船須留意輪葉勿為敵損並備梗阻敵船螺輪之具 兩小輪船合拖一哈阜水雷敵船前來兩小輪船分道而馳使水雷就敵船敵如見而旋避則其船旁面積橫露大兵

船可乘機撞之爭戰愈急則機會愈多小輪船可以得手是在管帶之膽壯奮勇也　每一捌羅澈有頭等兵輪三艘每一兵輪有一吞特小輪船兩後隻又各有水雷船計大小船十二艘吞特無事附於兵輪後以省煤　每隊即一捌羅澈船數定後乃審敵以定陣式　各班水師未出戰之前會集計事俾衆將士循照所定章程船編號數分股分隊各自認清擇老成資格深者派緊要位置統領或別有差遣亦可　逐隊派出後跟隨之吞特船旂號與本隊大兵輪一捌羅澈合用一吞特旂號圖照本隊與各吞特同差則升本吞特號旂布陣悉依次序調操各陣不相混亂或奉委巡探見敵即報　白晝決不爲敵所襲速率與敵船等者即可與敵見敵船有若干行何陣式方向迅即通報敵行既近則須就近本統領旂船追統領瞭見敵陣無庸再報　本隊各船向敵面積以狹爲貴水師以四捌羅澈爲一班開戰後各隊將官督戰於本隊即有全艦船分左右行第二艘在領隊船左或右後角領隊船在旂船左或右後角可收夾攻之效　如是陣式收縮亦易敵有單弱處可合攻之令汽機馬力留其有餘而鈍銳之船速率必相及會議必擇一適中之處調集水師赴期齊到而船必倍敵暗號書調遣捌羅澈旂號欲以改變陣式亦易　水師學問首在善謀暗號書熟應令如響大小水師分股分隊同時操演尤宜精熟治衆如治寡此勝算之本也

第一頁

操合師水陝海法英年二十七百八千一

一

陳肥送雨作

二

陳肥送三作

三

陳肥送小四作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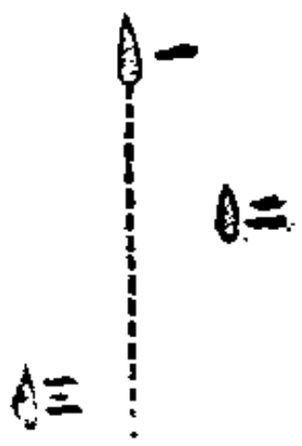
陳肥送小六作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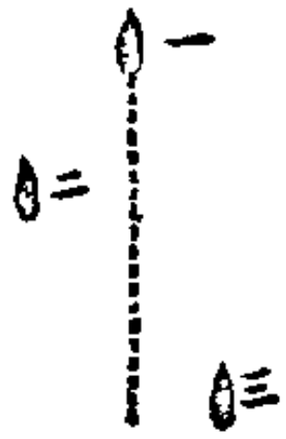
陳肥送五作

小隊陣法
每寸合四繩纜
一半○ 一 二 三纜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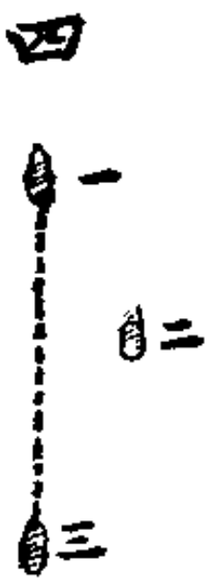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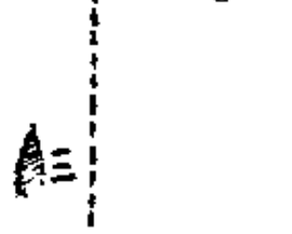
三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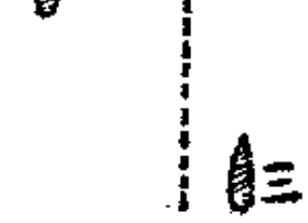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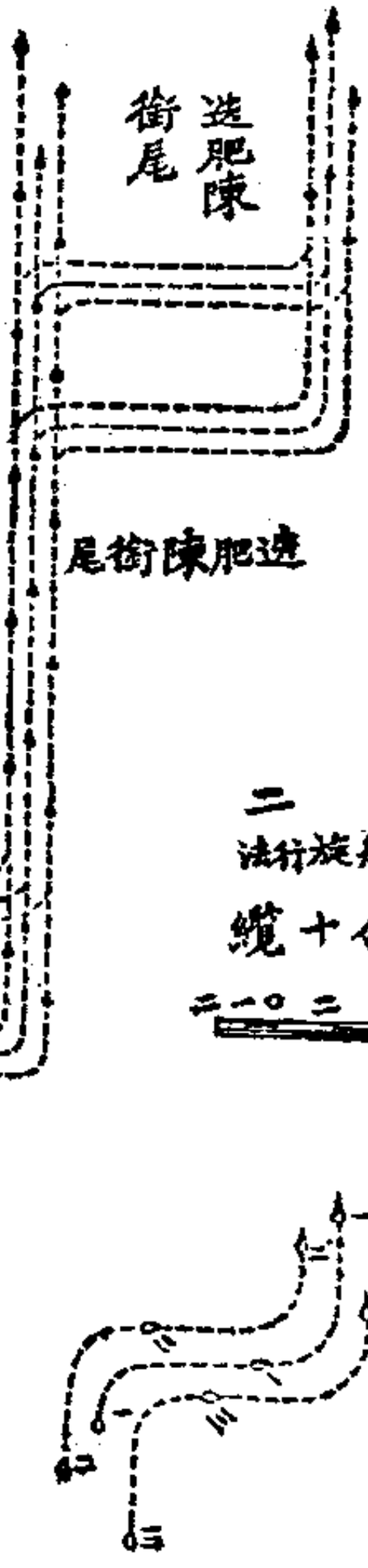
六 弐陣隊小峡水法英



七



式陣變不時行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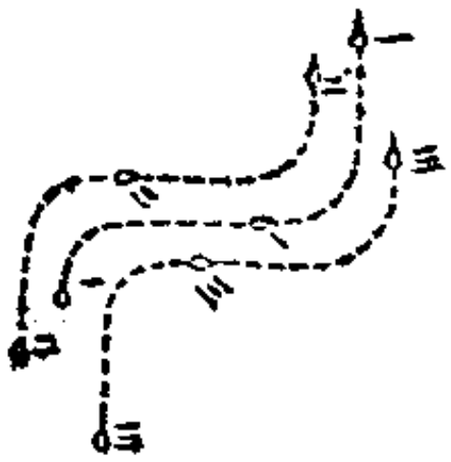
圖一

每一寸合十六浬

圖二

小隊船旋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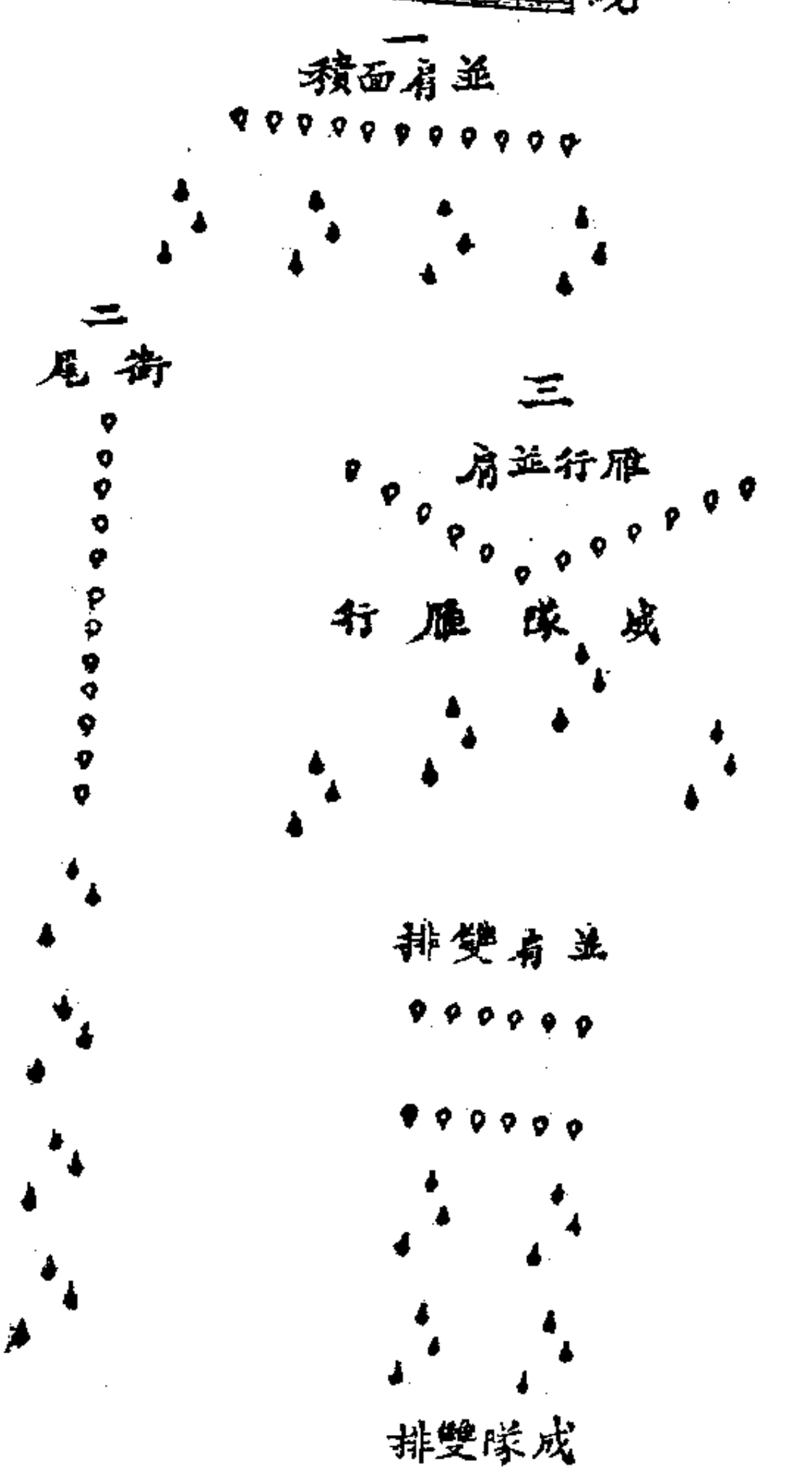
每寸合十浬



各陣變化相關式樣

每十合十六號

號六十合十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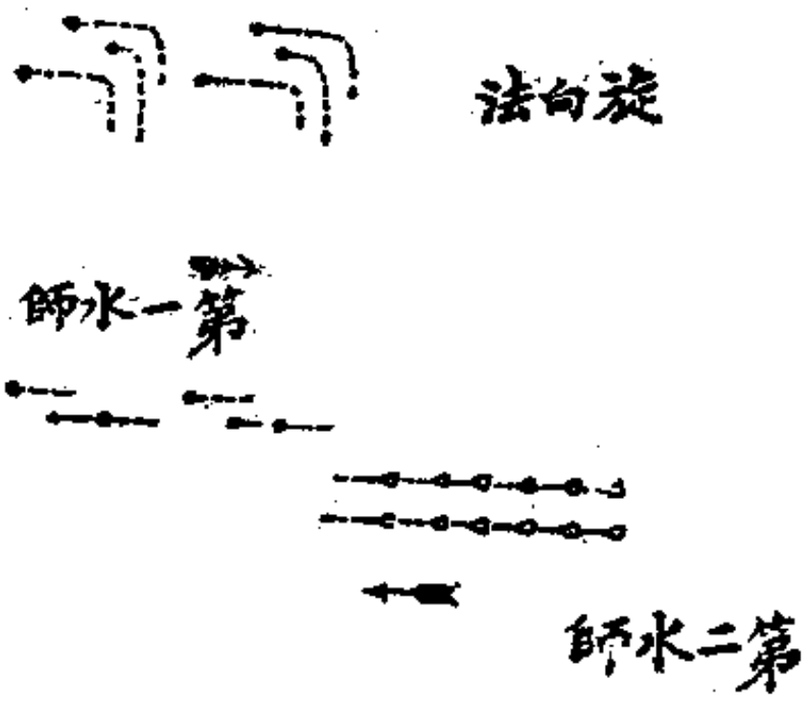


第五頁

第一水師成隊攻第二水師拷令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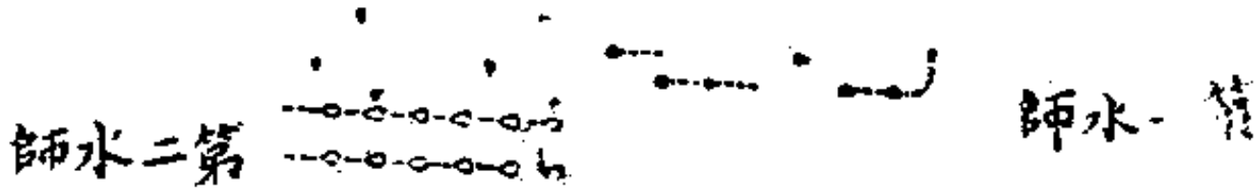
各船相距二纜

一



二

法敢攻船左師水一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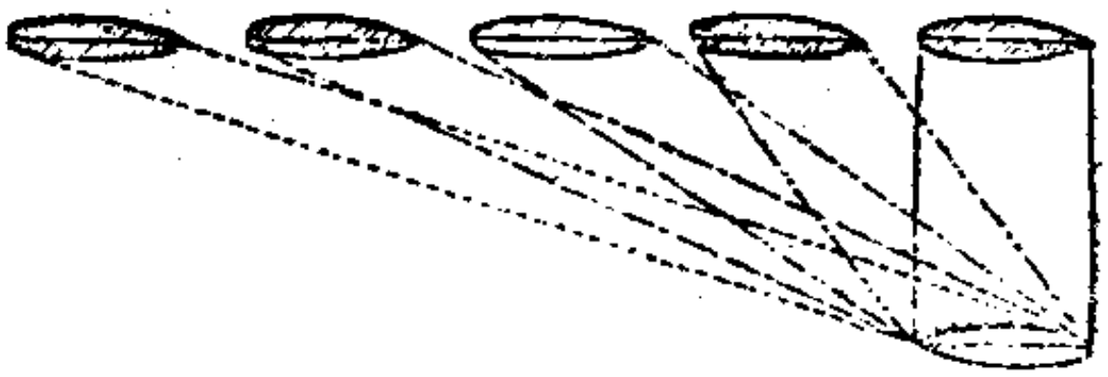


每十合六十纜纜

第六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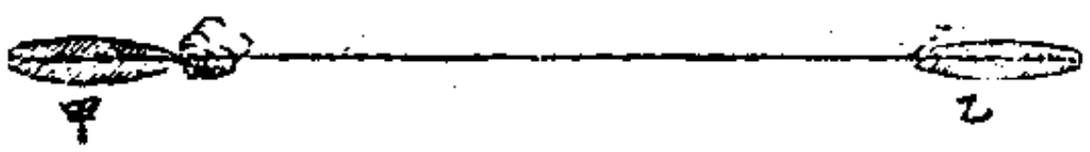
法攻礮船

一　敵船衝尾過旁攻法



二　塔船擊衆法

三　船頭開礮情形　相距四百碼



一分時距只三十碼

第二次開船甲礮

船甲撞以可船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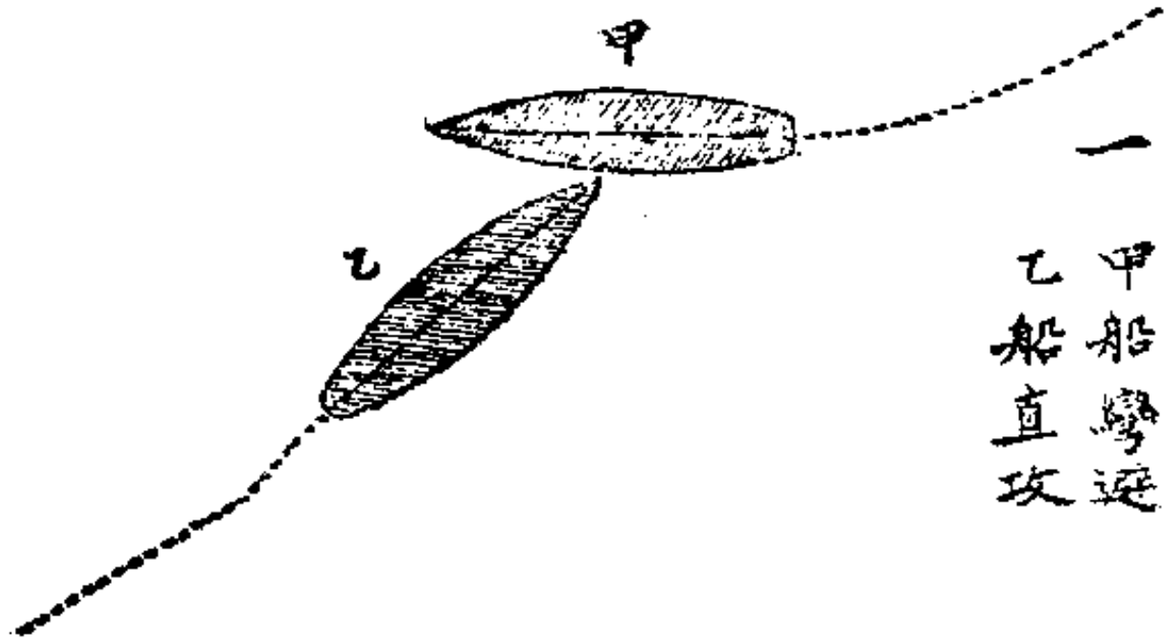
此表明遠擊不如近攻之利

每寸合二百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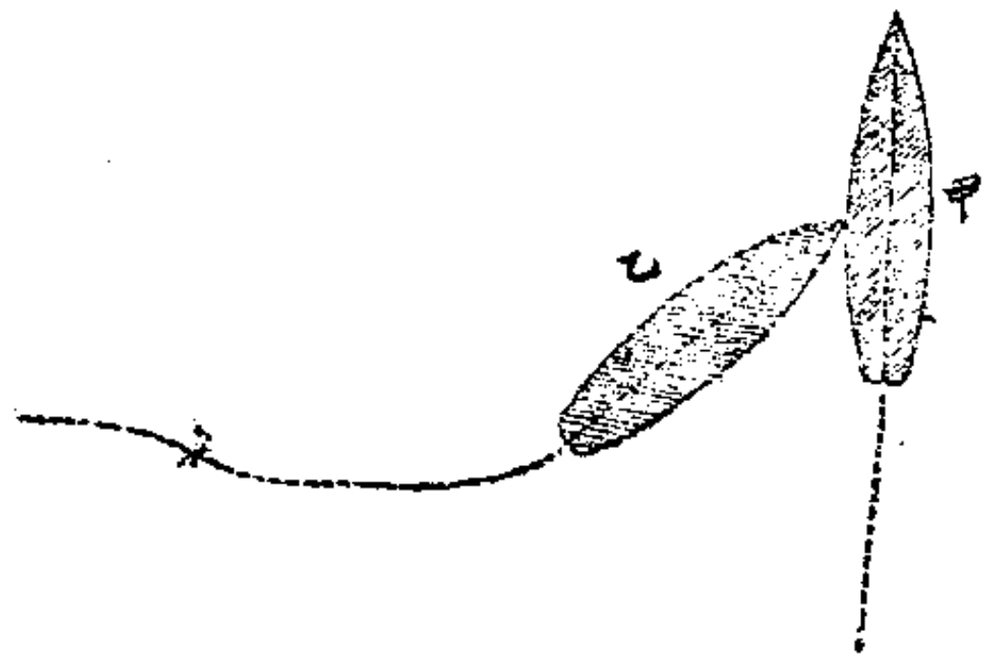
一百平。一百一百一百碼

撞船法

每寸合一百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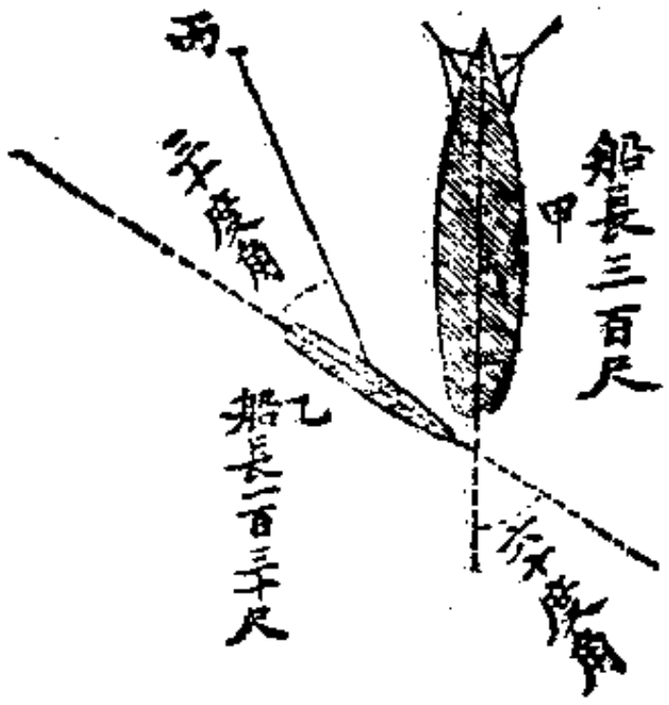


一　甲船彎避乙船直攻



二　乙船旋向攻甲船之不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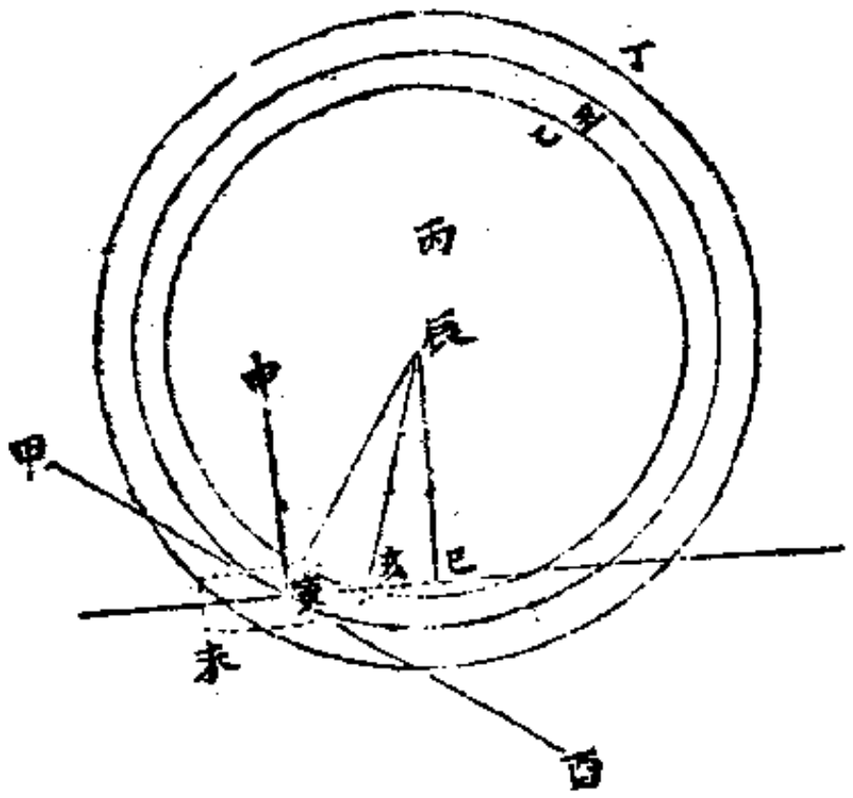
水雷艇斜過敵船尾令水雷攻之



甲　行十繩結時被攻
乙　行十六繩結
丙　哈阜水雷

一　緩十秒時情形
甲船已行過一百八十尺
乙已行過二百九十尺
丙水雷落敵船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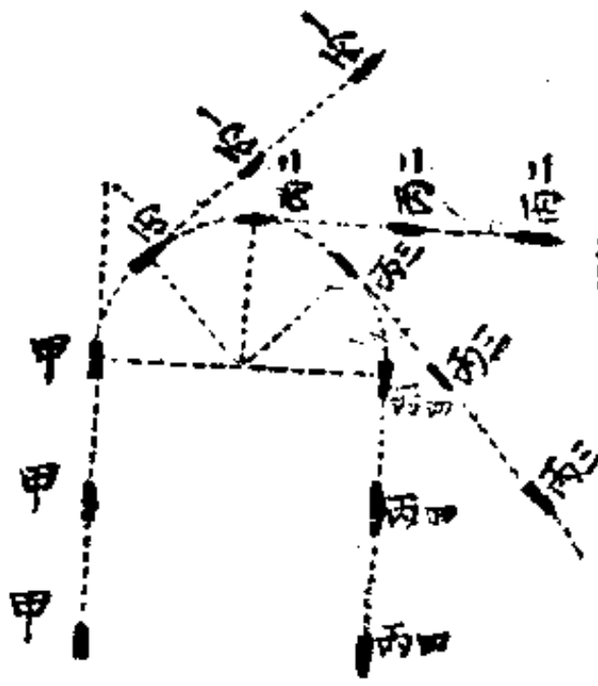
第一圖



第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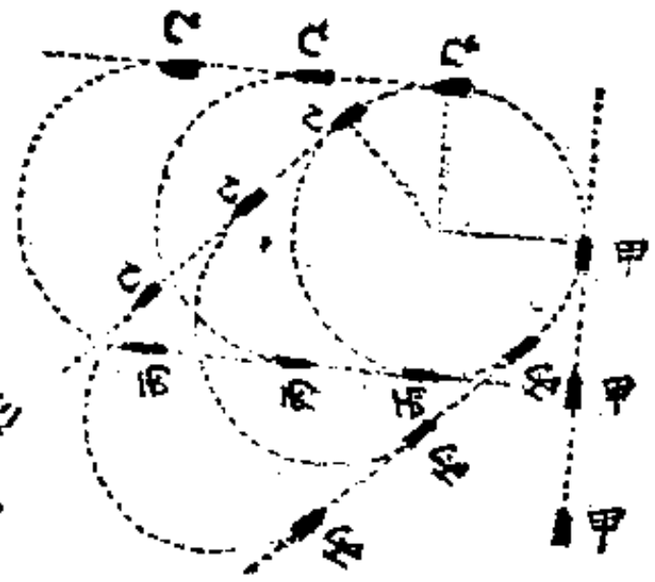
第三圖

法一向方行轉船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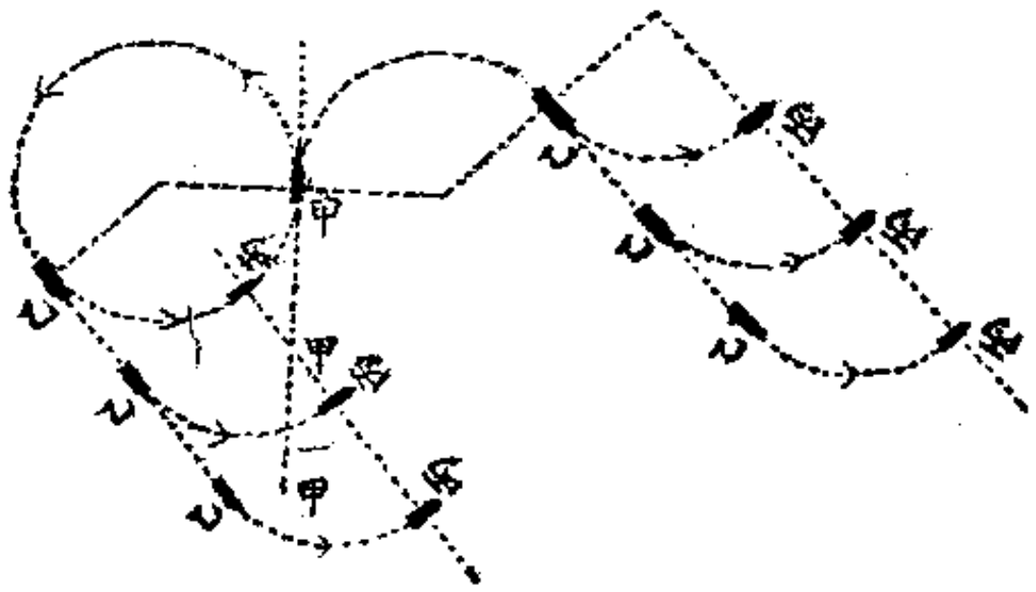
第四圖

法一向方行轉船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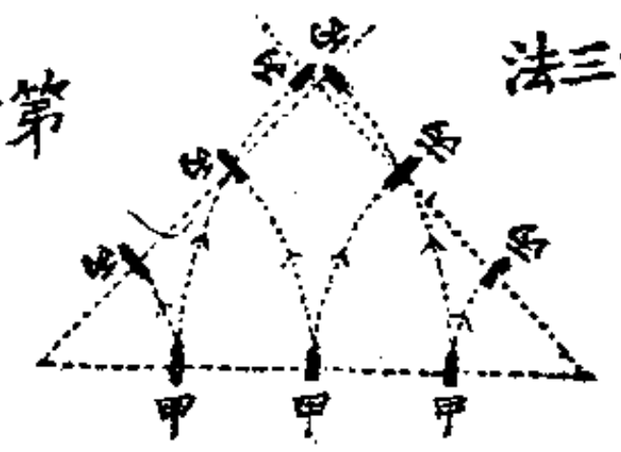
第五圖

法二向方行轉船隊



第六圖

法三向方行轉船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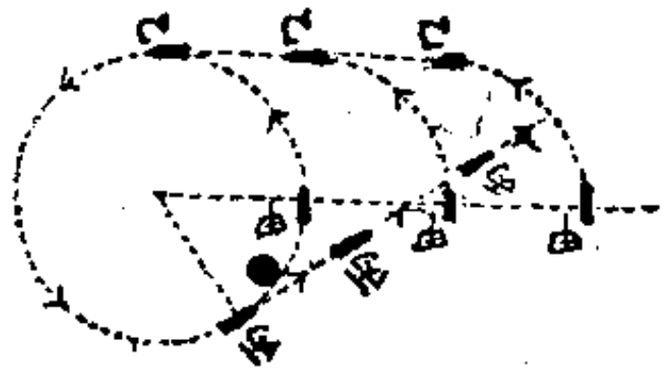


第七圖

甲法四向方行轉船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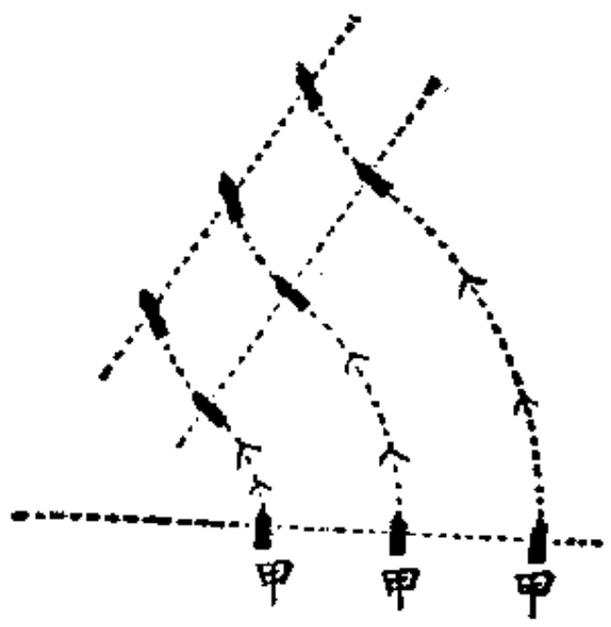
第八圖

乙法四向方行轉船隊



第九圖

甲法五向方行轉船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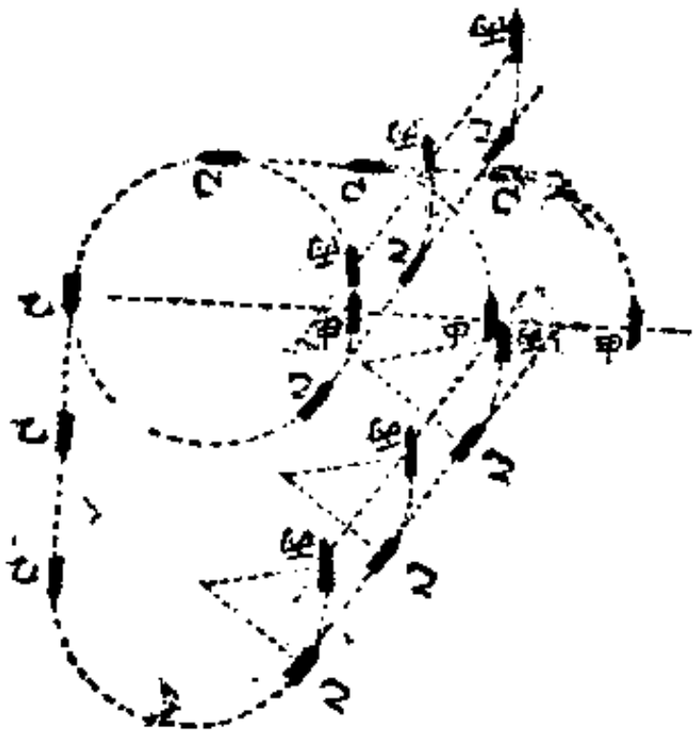
第九圖 乙法五向方行轉船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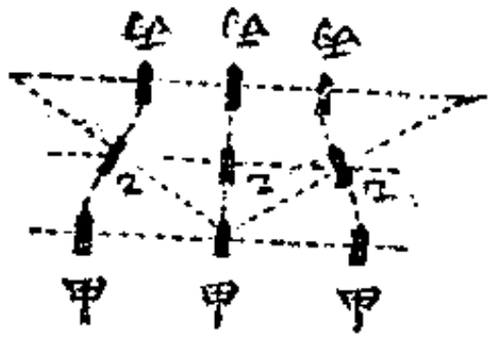
第十圖

法六向方行轉船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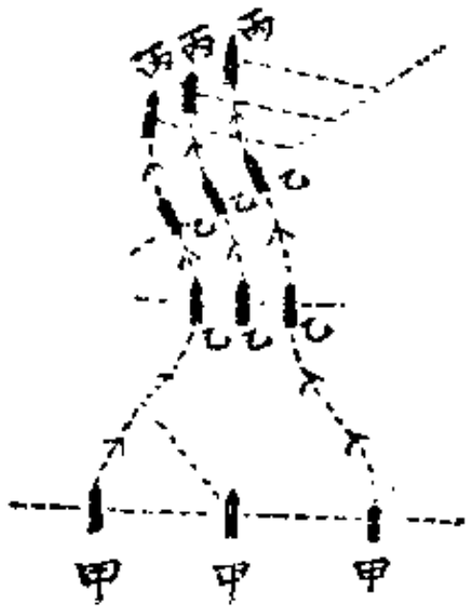
第十一圖

法七向方行轉船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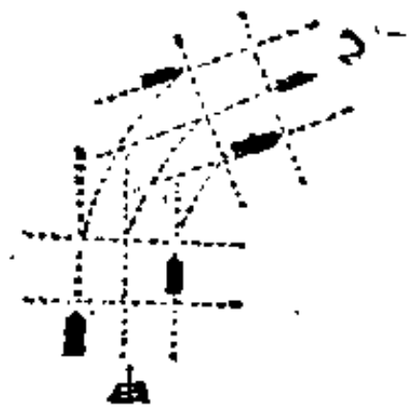


第十二圖
法十向方行轉船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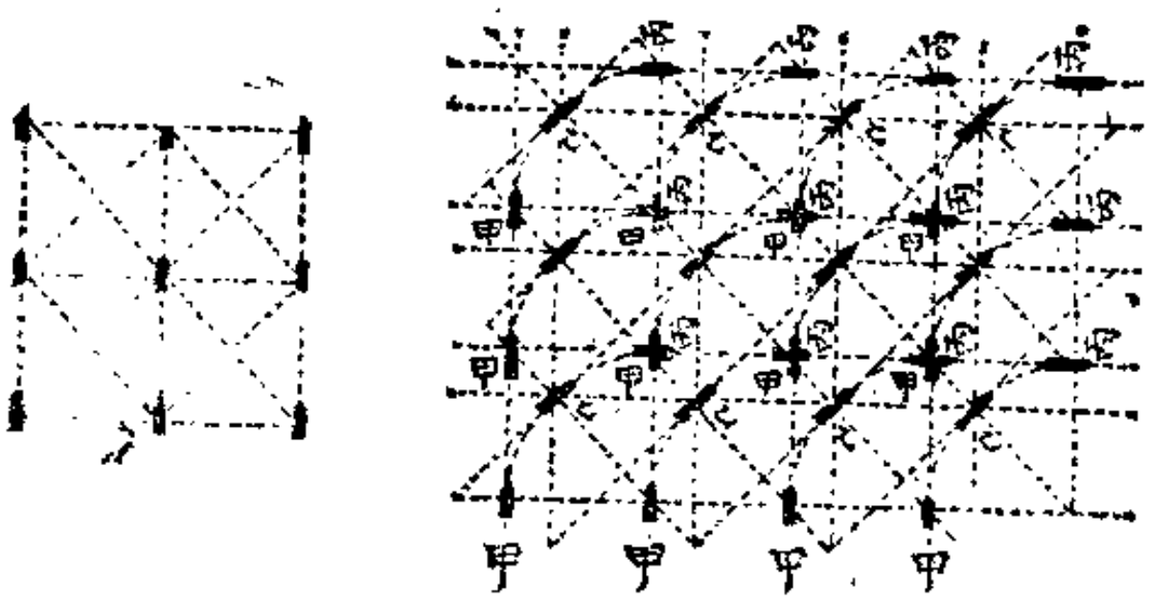


第十三圖
式陣湯洛營戍船隊甲

乙 滋洛湯旋六胖引脫向右



第十四圖
陣方師水



第十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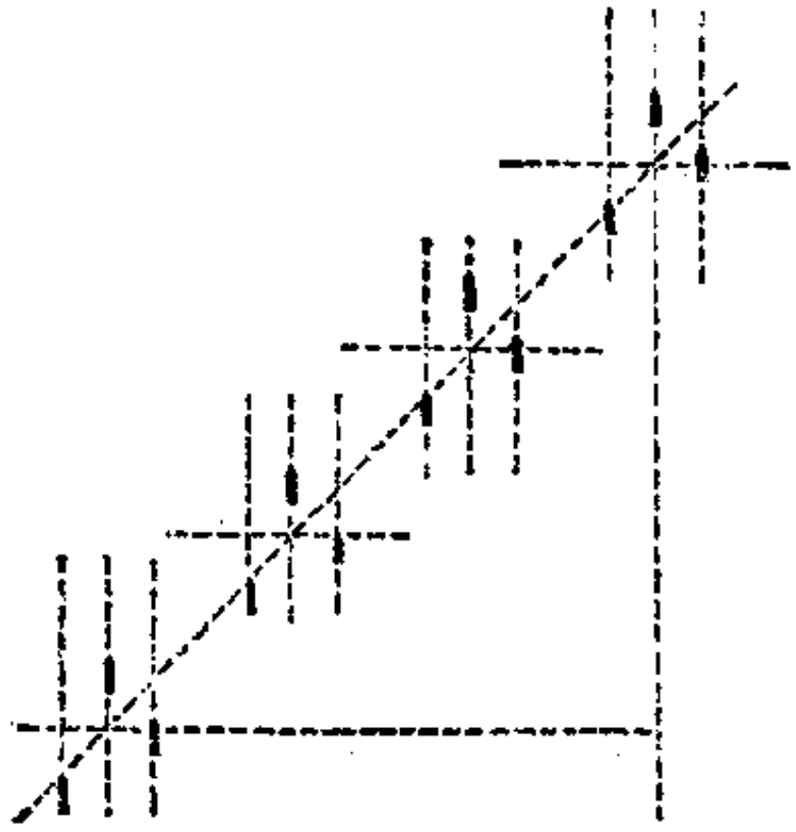
甲如尾銜船隊肩並船羣

丙如頭並船隊尾銜船羣則脫引胖八轉齊序循船羣此

乙如角斜尾銜船隊角斜肩並皆船羣則脫引胖四轉船各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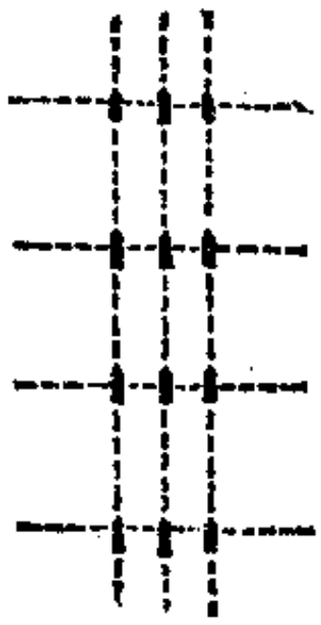
第十七圖

式浪雪愛成湯浴淺



第十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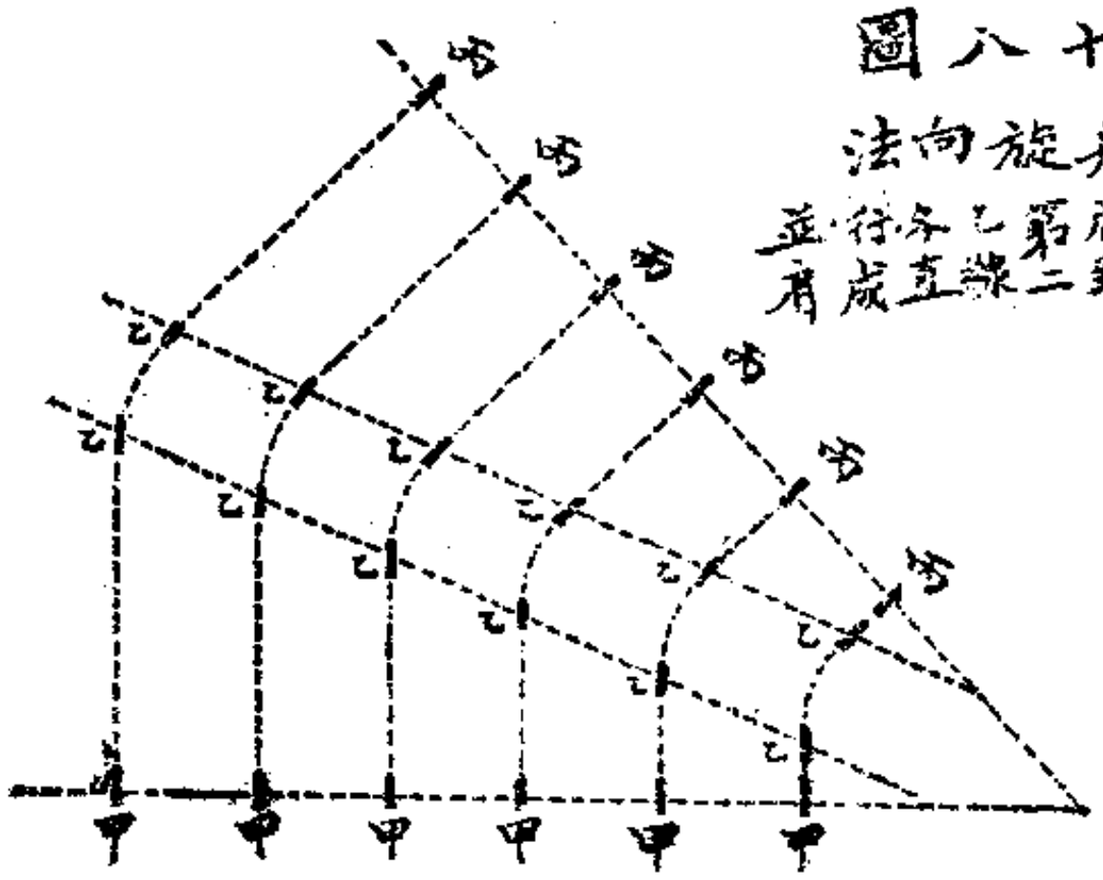
式姆勃拷隊緊



第十八圖

法向旋船肩並

並行各乙第說胖轉乙行先
肩成直線二到引四線到直



輪船布陣

陸軍部編纂

輪船布陣目錄
卷首
論獨行一圓線
論連行諸圓線
論多船成列繞行
論觸撞敵船
卷一
總理
總法
卷二
分羣
卷三
速旗
卷四
名目解釋
卷五
正陣八種
卷六
斜陣又名列方同
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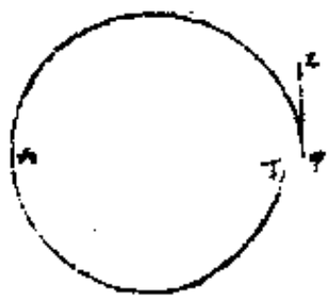
卷八
銳陣
卷九
魚貫陣改方向與分陣便法
卷十
改方向
卷十一
換列反列
卷十二
增減相距
卷附
衝陣全圖

輯龍衣陣 卷首

英國賈密倫原書　英國傅蘭雅口譯
無錫徐建寅筆述

一章論獨行一圓線

輪船捩舵之後船行之路略合正圓可假設爲正圓用之



甲爲船原在之點乙爲船首之方向甲丙丁爲捩舵後船繞行之曲線丁爲船所止之點船至此點方向必仍與甲乙平行且與甲點相距不遠幾若相合所以船行之路可假設爲正圓線

船捩舵之後即不行直線而起行圓線其所行之圓線必切原行之直線所以船行之全路必爲圓線與切線

船行圓線之大小與捩舵之斜度有比

多船同行其定率圓線當依最笨最慢之船所能行之最小圓線

一船獨行其定率圓線當依船行各速率所能得之最小圓線

螺輪船之螺輪有推船尾向左或向右之力故左右兩邊力大於上半輪因此而船尾必偏左或右也持舵久正船亦自行圓線其徑之大小依船入水之深淺又船形之不準及橫桅直桅受風力偏重等亦能使兩邊行之圓線大小不等

欲船行左右兩邊之圓線相等必補救其差須將其船行駛多時精心考察始能知其差之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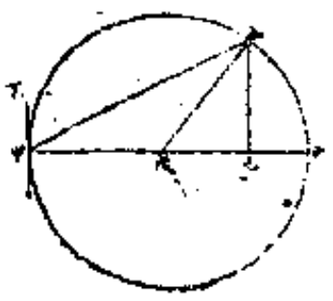
求船繞行全圓線海里數之法

一小時與繞行全圓線歷時比若一小時能行海里數與繞行全圓線海里數比設船一小時能行十二海里繞行全圓線歷時七分五十秒則有式

$$\text{即}\quad 1 : 12 :: 7\tfrac{5}{6} : \text{即繞行全圓線爲一海里五六等於三百二}$$

十四碼八以三百六十約之得一度弧線之長爲八十九碼八然此倘是略數因捩舵之後舵生阻力船速必稍減惟繞行若干度之弧與全圓線相比則必計其減速之數因所歷之時與所行之路恆有比例也

欲知船已行圓線之若干度必觀羅盤惟可不計地差因計地差則須推算倉猝間易致差誤所用之羅盤必極靈



首否則不準.

設有船捩舵之後已知其繞行圖線若干度求船到之處離捩舵處之直相距又離捩舵處之平行相距又船之方向.

甲乙爲船已行之圖線甲爲船初捩舵之點乙爲船到之處在原路之或左或右依捩舵之或右船所到之方向與原方向角之較卽繞行圖線甲點之切線甲丁爲直線原路之方向戊爲甲乙遇圓線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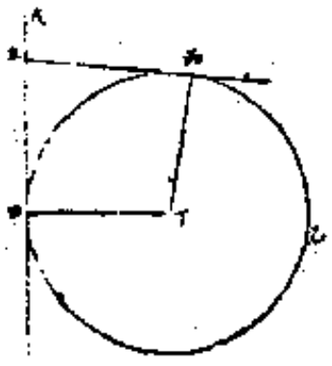
求甲乙直線之長乙已直線之長甲已直線之長丁甲乙角之度.

作甲戊半徑線引長之遇圓線於丙自乙點作甲丙之正交線乙已又自乙點作半徑線乙戊.

甲戊等於乙戊故乙甲戊等於甲乙戊又乙甲戊加甲乙戊等於二乙甲戊又二乙甲戊等於一百八十度減甲戊乙故乙甲戊或甲乙戊皆等於九十度減甲戊乙之半故丁甲戊等於九十度因甲丁爲甲乙丙圓線在甲點之切線又丁甲乙加九十度減甲戊乙之半等於九十度故丁甲乙等於甲戊乙之半.

已知三角形之二邊甲戊與乙戊並一角甲戊乙卽可求得甲乙邊再以二約其甲戊乙角卽丁甲乙角.

已知甲乙己三角形之甲乙邊並所對之角乙己甲爲九十度卽可求得乙己與甲己二邊卽正交相距與平行相距也此因乙己甲與丁甲己俱是正角所以乙己爲丁甲之平行線又丁甲爲甲乙丙圓線甲點之切線甲己爲半徑引長之線所以甲己爲甲丁之正交線.



證船在二處方向相較之角度等於丙甲弧心角之度.

作甲丁與丙丁二半徑自甲丙二點各作圓線之切線相遇於辛此二切線卽船在甲丙二點之方向直線形之諸角相和之度數加三百六十度乘一百八十度所以辛丙丁甲形之邊數乘一百八十度得七百二十度減三百六十度餘三百六十度卽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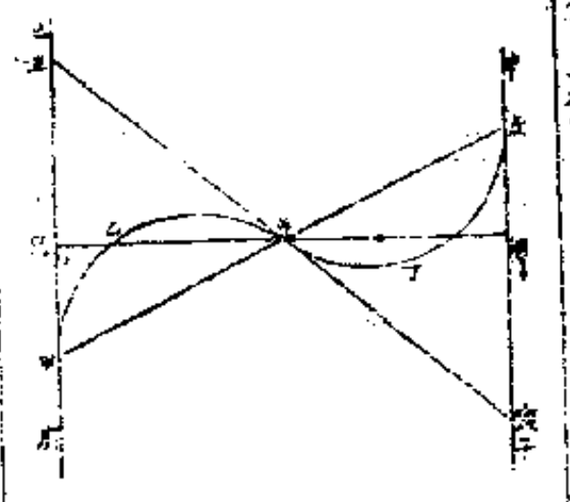
丙丁甲形諸角和之度
辛丙丁甲形內有二正角此二正角之腰爲切線與半
徑線故丙丁甲等於一百八十度減甲辛丙而戊辛丙
等於甲丁丙即船在甲丙二處方向之較角等於弧之
心角也

二章論連行諸圓線

輪船已行圓線而反換其舵使船行同式相反之圓線
甲乙丙爲船先繞行之圓線丙丁戊爲反捩之後繞行
同式相反之圓線船至戊點其方向與在甲點之方向
平行甲戊相距爲甲丙相距之二倍

證船在甲戊二點之方向己庚與辛子平行

作甲丙戊線爲二弧之通弦作
己庚辛子丑子三線爲圓線在
甲戊丙三點之切線丑子即船
在第二弧初時之方向辛子即
船在第二弧末時之方向



已知己丑丙角等於甲乙丙弧之心角丙寅子角等於
丙丁戊弧之心角亦等於甲乙丙弧
之心角故己丑寅角亦等於丑寅子角此二角既相等
且爲內相對角故辛子與己庚二線必平行

丙角

自丙點作辛寅之正交線已卯因辛子與己庚平行故
甲已卯角與戊卯已角必相等所以甲已丙形與戊丙
卯形其相配之三角三邊各相等

已丙及卯丙爲丙至甲至戊之正交相距而相等其全
正交相距已卯必等於已丙之二倍

已甲及卯戊爲丙至甲至戊之平行相距而相等其全
平行相距必等於已甲加卯戊亦等於已甲之二倍

已卯爲直線故已丙戊角加戊丙卯角等於一百八十
度已丙甲角加甲丙卯角亦等於一百八十度

已丙甲角等於戊丙卯角故已丙甲角等於戊丙角加
於一百八十度故甲丙戊爲直線

是以丙至甲或至戊其方向相同而甲丙等於戊丙故
甲戊等於甲丙之二倍

可知船行第一弧之後反捩其舵再行同式相反之第二
弧行至末時其方向與第一弧初時之方向平行其直相
距平行相距正交相距俱爲行至第一弧末時之二倍

船行至第二弧之末時不改捩其舵再行同式相反之第四弧則全三弧至末時而反捩其舵再行同式相等於第一弧初末二點之直線與第一弧初時之直相距等於第一弧初時之直線與第二弧初時之直相距彼此相消船可仍歸原路行相距之四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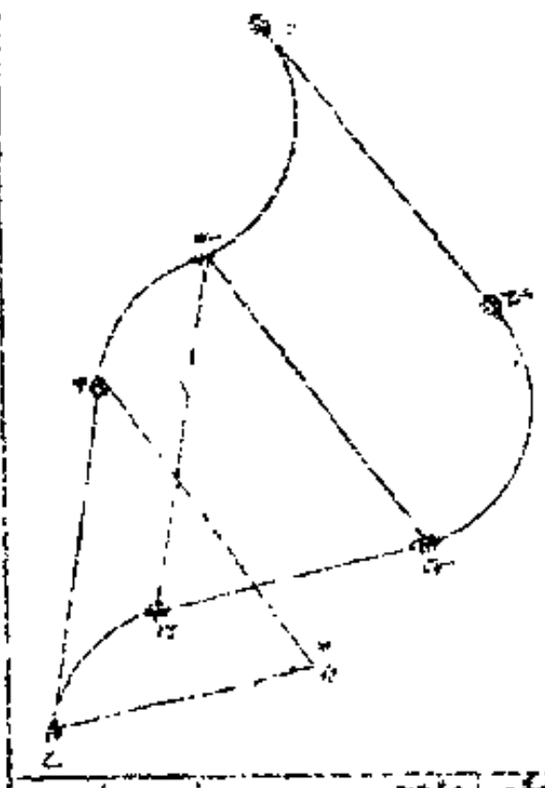
多船魚貫而行可用此法或加或減其相距而不必改行速

欲加各船之相距則前船行直線後諸船依法行圓線配所欲加之相距其第二船與第一船所加之相距等於所行圓線之全長減第一弧初末二點平行相距之四倍第三船與第二船之相距等於第二船所行圓線全長之較或加或減其二船第一弧初末二點平行相距四倍之較第二船第一弧之平行相距大者則加之小者則減之再後諸船同法推之

欲減各船之相距法與右相反後船行直線前諸船行圓線愈前者行之圓線愈大

圓線之半徑為一平行相距等於正矢

多船隨行而行欲或加或減其相距可以諸船同行第一弧第二弧已行二弧而尚未足可再反捩舵而行同式相反之第四弧



其改方向必合於甲乙丙三邊形其一腰首為魚貫之長其底為最後之船所行之直線其頂角為前改方向之角改魚貫之方向必行二弧在此三邊形之外船行雖與此有微差然可不計

改變魚貫之方向得四向之角若能使乙船橫行至丙固是甚善惟因船不能橫行故必諸船同時繞行至船方向與乙丙線平行而行列之方向與甲乙線平行

甲角爲四向故甲角加丙角必爲十向丙角等於乙角故乙角必等於六向故諸船必繞行六向之弧而至甲乙其甲乙線與甲乙線相等而平行因其端之二弧相等而平行故也（全圖線分爲三十二向）

諸船至此俱捩正其舵甲船不行餘諸船依次直行至新方向線與原方向線成四向之角停而待乙船到丙即升旗而使諸船同時繞行十向之弧則至甲乙線而仍與甲丙線平行再可捩正其舵而直行矣

丙角爲六向欲船之方向與甲丙平行必繞行丙角之外角爲十六向減六向所餘十向即當繞行之弧也

船繞行之弧不爲十向而或長或短則能成別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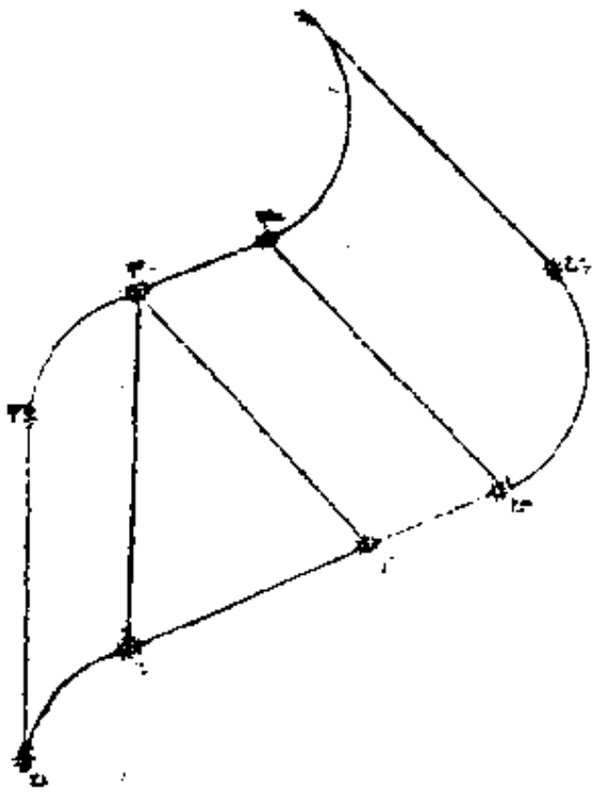
繞行二向之弧成雁行繞行二十六向之弧或向對面行六向之弧俱成魚貫惟諸船之次序各相反又向對面繞行十四向之弧或三十向之弧俱成雁行又向對面繞行二十二向之弧亦成魚貫而次序不改可知向對面行弧之向數爲正面行弧之餘數即全周三十二向之餘數也

準前諸法第一弧之心角必等於三邊形之底角第二弧之心角若爲第一弧心角之餘角則仍成魚貫而次序不改或向對面成第二弧而心角等於三邊形之底角則亦成魚貫而次序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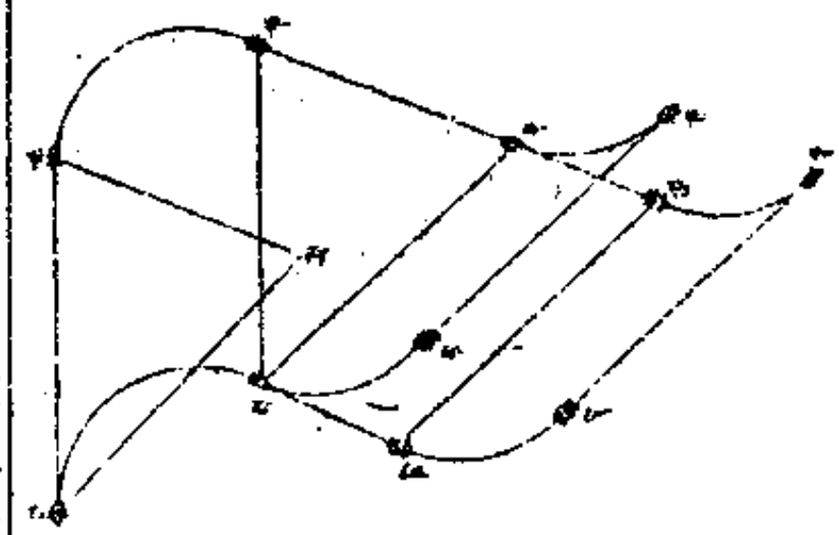
已行第一弧而直行之時甲船亦須緩行故其行列必平行前移與前圖稍異

甲船緩行甲甲路乙船速行乙乙路等於三邊形之底加甲甲其差者即甲船緩行之路甲甲也

後圖之虛線即所差之數然實無幾圖內作甚大欲其易明也



諸船於行直線之時不行直線而依次行大小弧線其行速與弧之大小相配雖亦可成惟費時多而難整齊設甲乙仍爲魚貫之首末二船以末船乙爲定點使其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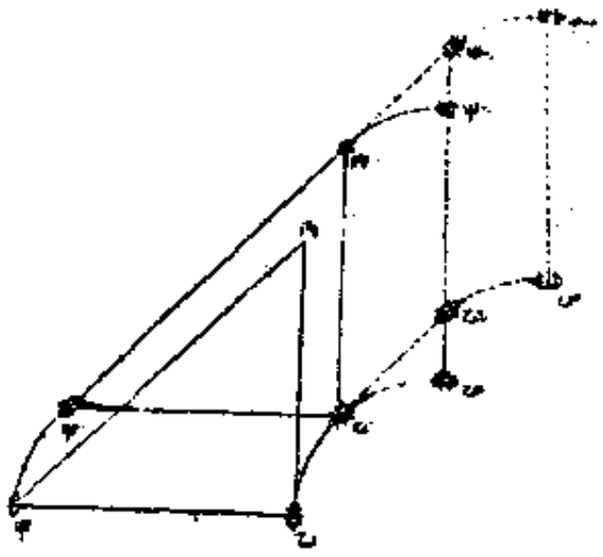


其法與前相反諸船繞行第一弧之心角等於甲乙丙三邊形底角之外角第二弧之心角等於三邊形之底角則仍爲魚貫其次序不改若向對面成第二弧而其心角等於三邊形之頂角亦成魚貫其次序相反餘類推

雁行而欲改其行列之方向可先同時繞行八向成魚貫再用前法改之

以左船或右船爲定點向前繞行其法同於魚貫惟第一弧之心角等於三邊形底角之餘角

以左船或右船爲定點向後繞行而第一弧向動點之邊其法使船方向與三邊形之底平行必等於半周加頂角之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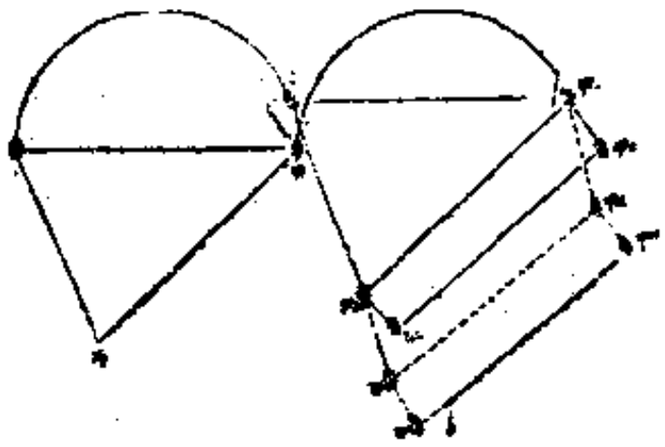
以左船或右船爲定點向後繞行而第一弧向定點之邊甲乙爲雁行之左右二船以右船乙爲定點使左邊向右改其雁行之方向至與原雁行之方向成八向之角

其法亦須繞行二弧而成之第一弧之心角等於甲角之餘角甲角等於丙角乙角等於八向故甲角等於四向四向與八向相較餘四向即第一弧之心角也

諸船同時繞行四向而至甲乙即捩正其舵乙船緩行甲船速行已至甲乙線即升旗作號諸船即同時繞行第二弧與第一弧相等

雁行改變不欲八向則依欲改之向數定第一弧心角之大小

甲乙爲雁行之左右二船以右船甲爲定點向定點之邊反其船方向並使其所改之雁行與原雁行成四向



甲乙仍爲雁行之左右二船以右船甲爲定點向動邊反其船方向並使其所改之雁行與原雁行成四向之角

其第一弧必爲十四向卽三邊形頂角之半之外角也如此續至甲乙再如前法行至甲乙而同時行二向之弧卽船方向與列方向正交而復成雁行

之

四章論觸撞敵船

近時各國咸造有角鐵甲船故以觸撞之法爲最要凡直行之船觸撞橫前之船能使橫前之船受大傷而直行船無大傷曾有英國小戰船蘇布頼觸撞橫前之大戰船立使沈沒而蘇布頼船未有大傷此理譬諸將木棍直撞磚牆棍不斷而牆受傷若木棍兩端倚定而橫擊其中棍卽斷也

船旁受觸雖有大害惟用輪船則角船將近可以繞行改向而避之故角船欲觸其中腰爲極難若汽機或舵有傷或船已停泊角船忽前無法躲避矣

近時南北花旗交戰時多用角船然其功用未有定據因其角船比諸英國者小且慢也花旗麥里麥角船一小時僅行五海里曾觸岡布倫大船未使有大傷而本船之首反有傷損

角船之桅檣汽機觸撞時不畏受傷因撞船所受之震動

小於撞岸所受之震動也又所受之力必向前故諸件可在後作之更固使能任向前之力

角船有二要行速一也易繞二也用雙螺輪能兼之且一輪左轉一輪右轉可無自偏之病

角船觸撞之力與船重乘船速平方有比故重二千噸之船一小時行十四海里觸撞之力大於重四千噸之船一小時行十一海里者且船小則繞行更爲靈便

欲知角船觸撞之力可用小輪船首裝厚像皮多層緩行以觸別船視其如何即可從其各數推大船速行者撞力之數但此法尚未試過故今仍用別法所得之數

角船行極速繞行之最小圓線及行各速捩舵各斜度繞行之各圓線所歷之時皆須預爲考定敵船相距不遠者其方向其相距其行速亦易於求得其繞行之最小圓線或可求得略數

敵船之速大於角船而行走合法無法觸之敵船行走不合法角船之速雖稍小亦能觸之也

二角船同逐敵船敵船之速雖稍大於角船若不一直趨避則必受觸因欲避此船之觸必受彼船之觸也敵船之速不大於角船而有二角船同逐之雖一直趨避亦不能免也

求敵船之行速與行路之方向須先求其相距其法頗多常用者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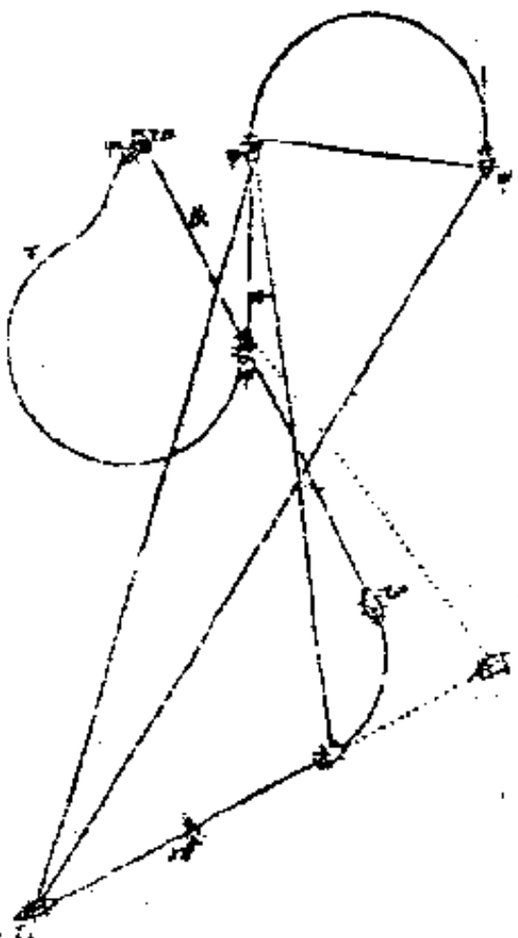
一　設已知敵船桅之高可用紀限儀測其高度檢表而得相距敵船桅之高可檢總旗號書而知之

二　登船桅之頂預已知之高用紀限儀測敵船水際與水天之際之角度檢表而得其相距

三　二人分在船之首尾同時測敵船之一點各得角度即有三邊形之二角與一邊可求其餘二邊取其中數爲相距

此法書內尚有別法用蕃而生之器然不便用且不準也

角船追敵之法以一圖爲例甲爲角船乙爲敵船二船相距頗遠方向亦不同敵船反在角船之後角船必先繞行十六向之弧始能



首對敵船此爲追觸最難之式

甲爲角船繞行十六向弧路之後所至之處乙爲同時申敵船所至之處甲丙爲角船之原方向甲丙爲角船

在甲時之方向

作甲乙甲乙五直線成三邊形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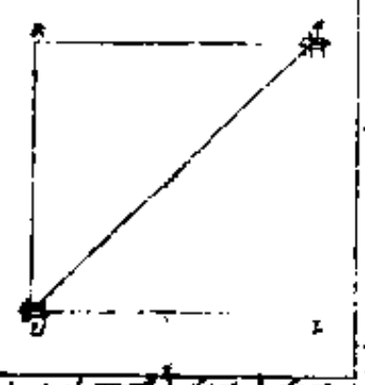
三邊形甲甲乙內已知甲乙邊（即甲乙相距線之經）甲甲乙角（即九十度減甲乙之方向）可求得甲乙邊甲甲乙角

三邊形甲乙丙已知甲乙邊（即所求得者）甲乙邊（即甲乙相距）甲乙甲角（即甲甲乙角減九十度加甲乙之方向）乙甲丙角可求得乙乙邊與乙乙甲角乙乙甲船繞行半圓線時中乙船所

已知乙乙邊之數因此爲甲船繞行半圓線之經故能知乙船之速設其與甲船之速爲八與七之比又已知乙乙甲角乙甲角即乙船行路之方向可求甲船當如何行法而能正交觸乙船之中腰

假如乙船繞行八向而至乙點甲船仍直行至甲點測得其相距與甲船繞行圓線徑之比若一又三分之一與一之比其方向爲甲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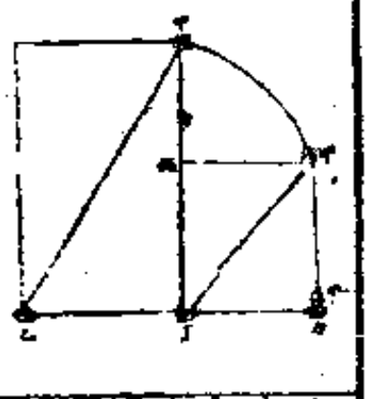
其乙船之不行直線而已行圓線甲船之人可由甲乙相距與方向而知之因若尚行直線則方向必如虛線也又乙船已正對甲船故已知其繞行若干向之弧求此弧通弦之長再可得其全圓線之徑



甲船欲以正交方向觸一船之中腰則必繞行十六向加二船路方向之角而至丁點同時中乙船必行至戊

求乙丙邊（即二船之平行相距）

欲甲乙二船在乙點相遇所以甲船行甲甲弧加甲甲



直線與乙船行路乙乙之比若八與七之比

甲點與甲點之平行相距等於繞行圓線之半徑加甲甲乙點與乙之直相距等於八分甲甲加甲之七自甲點作船方向之正交線甲丁則乙等於八分甲甲加甲之七減甲船繞行圓線之半徑而甲甲等於甲丁相距減繞行圓線之半徑

甲加甲甲之七減圓半徑丁角即正角

三邊形甲乙丁內已知甲丁邊即甲乙平行相距乙丁邊即八分甲至甲點即可繞行矣可求得甲角依此角能知船已

乙船欲免受甲船以正交方向來撞中腰須極謹愼恆順甲船之方向而行則甲船僅能在後觸乙船之尾而其觸力爲二船行速之較餘因其較甚小故觸力亦甚小也

英國斐路原書　英國　傅蘭雅　口譯
無錫　徐建寅　筆述

總理

昔時戰船僅以風帆行動水師將軍最能布陣者不過設法使己船直遇敵船最便最易至與敵船相遇時棄置駛船之事而後角戰至勝敗已決而止未嘗計及諸船交戰受傷至不能成列之後如何行法且船之帆桅易於打壞而散落餘船必襄助受傷之船而不思逃避之法因此每致諸船俱沈而後已

今時各國羣船交戰之事略同於昔必致一國諸船全敗而戰事始畢也但行船之法放礮之法已與昔時大不相同因戰船用汽機運行我船之方位暫時便攻敵船少頃而已行過敵船反致敵船之方位便攻我船所以每行過一次船之陣法或須改變此陣不便則換別陣彼此行過多次諸船逐一沈沒或不能行動戰事尚未畢也我船壞沈雖多勝敗尚未決猶可不必逃避倘陣法不亂則敵船之最大最利害者或能爲我之小船擊撞毀壞而沈沒因此我之諸船俱能獲勝觀此可知操練多船陣法爲最要之事戰船各等官員俱宜極其精究凡交戰以歷數小時而將畢爲最要之時設主將之船或傷或沈次將必亦能指使諸船否則必敗

設諸戰船之甲必頓無論何時俱能指使全軍戰船者四面不足因主將之船原有多人極熟指使全軍戰船亦尚詳窺敵船之各事以報於主將或勸助主將布列某陣惟主將之船忽致受傷而不能行動或致沈沒或主將傷亡則諸船將自此而散亂乎抑即逃避乎所以可知全軍戰船而欲大戰必無論何官俱能指使諸船及窺敵形勢勸助指使者出令

此書所設之法以爲指使各船之事無論何船俱可爲之又因常欲將全軍分成各隊與陸兵分隊相同一隊聽隊主之命各隊又聽全軍總主之命故必用總準行船與準行船之法

設全軍戰船依所定之法分爲二三隊以攻敵船其所能用之各法如假去攻打或此處稍攻打而忽至彼處大攻打即一切陸地操兵布陣之事俱可用於行船布陣所以全軍戰船不但合而操練且必分而操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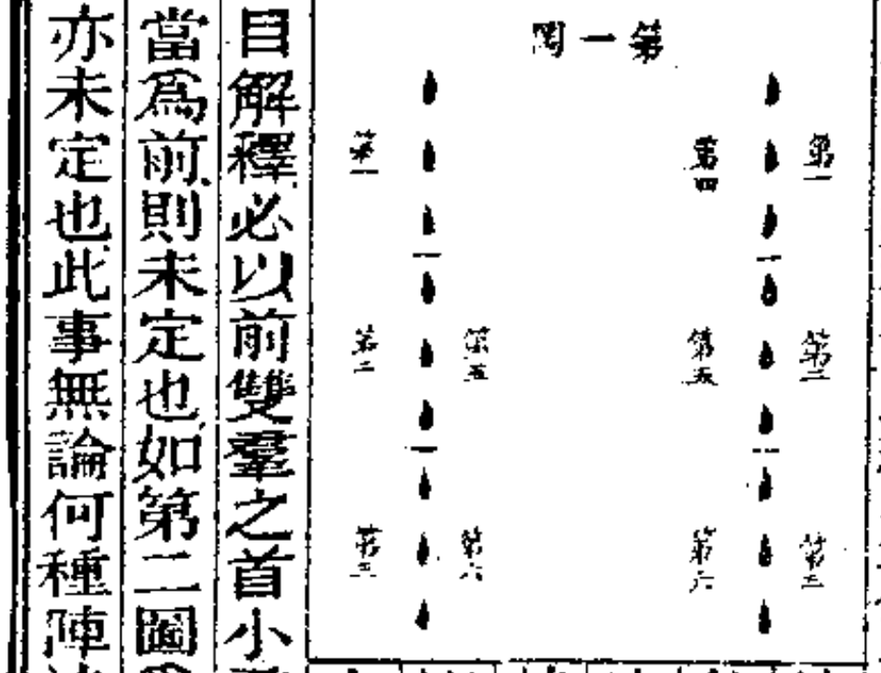
法將全軍戰船分爲數隊各隊之主指使本隊各船可以自行全主又各隊欲併成全軍則布陣之法與一隊相同故後祇言指使一隊之總理

觀名目解釋與分羣則可知陣法號數已定而解法詳明所擇用之陣法爲昔時屢經試過確知爲最有用而最易改變爲別陣者欲得此益考之舊法未有善於分羣之法也其法依全軍內之船數多少或分爲一隊或分爲二隊或分爲三隊再將每隊分爲六小羣以便易於改變自六小羣得四種陣法卽單羣雙羣參羣小羣也分爲四羣與五羣此法不能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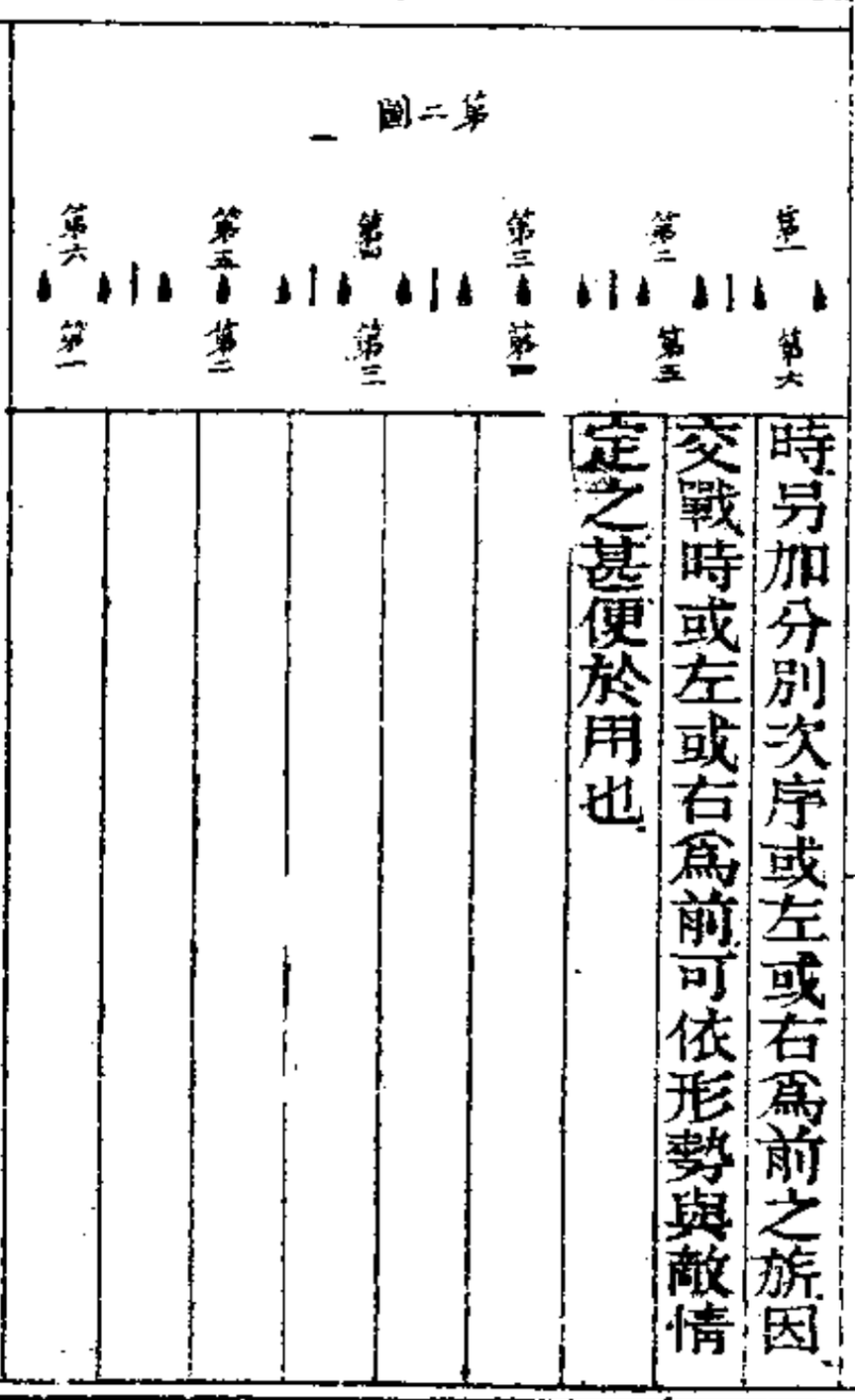
已定陣法次分陣法爲三類一爲魚貫陣二爲雁行陣三爲斜雁行陣要緊之總陣法不外此三類所言總陣法者可以一直變爲別陣法者也餘有銳陣法必另論之

總陣法共有十二種分爲三類每類之中各有四種或操練或交戰初布陣之時必以各陣內之一陣爲起在此陣法內各船俱有一定之位惟其次序自何邊起未有一定如第一圖爲魚貫第二陣共六小羣派於二雙羣內依名目解釋必以前雙羣之首小羣爲第一小羣惟其何雙羣當爲前則未定也如第二圖爲雁行第一陣何邊當爲前亦未定也此事無論何種陣法皆然所以必於升陣法旂時另加分別次序或左或右爲前可依形勢與敵情交戰時或左或右爲前之旂因定之甚便於用也

第一圖



第二圖



自原陣變爲新陣宜察敵情形勢得最利於我之陣法而變之總陣法內惟魚貫與雁行能徑變別陣其斜雁行雖不能徑變而另有用法益處略與能徑變相同其銳陣法雖用處不寬然亦有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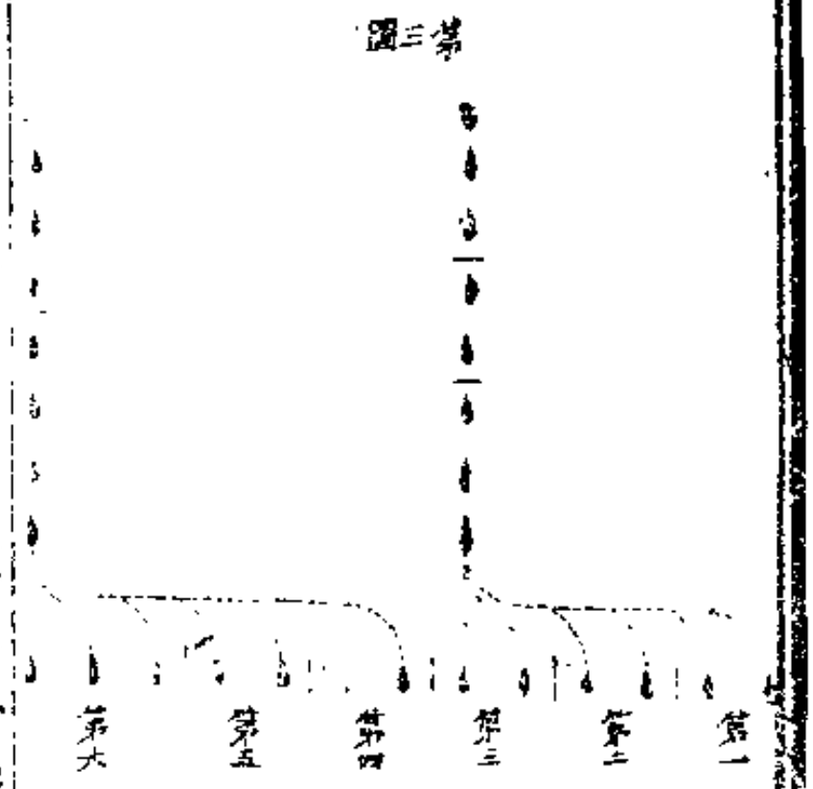
各變法最速最簡者英國人飛里暮自法國戰船陣法書選得之名爲邊動法設自雁行陣變爲魚貫陣則或右或左之外邊船直行餘各船同時繞行八向而直行至外邊船之後再逐一繞行成魚貫又自魚貫第三陣變爲魚貫第一陣則或右或左之外邊列直行其餘各船繞行八向而直行至外邊列之後再逐行繞行成魚貫總之無論何變法其右邊或左邊必直行餘者繞行惟何

急不及相商當用何陣必將各船合成全軍開行開後漸
漸相商何法分羣成闊而短之陣或狹而長之陣或欲分
開各隊而成陣最後將各隊自分各羣如前法此時可以
備與敵交戰
欲能如此必各隊有各隊之旗昔時水師主將之旗最合
此用觀後分羣旗之內有紅白藍三色之旗可爲三隊之
號
用此法任何一隊可分開任布何陣或全軍之主將管之
或本隊之主將管之又若全軍首船升某陣號之旗而不
另升三色之旗知爲統使各隊而非專爲一隊
前所言陣法每隊內必有六小羣故若二三隊相合則共
得十二或十八小羣若有二隊者則各隊內之六小羣可
兩兩相聚成全軍之合小羣若有三隊者則各小羣三三
相聚成全軍之合小羣可仍得六小羣未成陣時依其原
次序已成陣後依其次序旗得次序
依此法相聚全軍戰船可同於一隊而布陣惟船數若甚
多則稍有難故各小羣必愼不可混亂又必恆備立刻能
自別隊分開而歸入本隊若已混亂則分開甚難也
以上各法已明則餘各小事如船之相距等不爲難事船
之相距初布陣時已定始終可以相同此事準行船主之
如欲改變亦準行船指使之
布陣之總理前已具見梗概後之各陣法旗號內更詳其
用法使可循序得其要領惟書中雖極詳至臨用之時必
恆參以活變卽如常因風浪之力或船列過密而船不能
眞在所定之位等事必有數船不能如式所以主將必使
各船稍可自主始可設法依事而改其不便也
又有一事雖列於章末亦爲甚要卽羅盤之不準也因有
此病故主將每喜魚貫陣不喜雁行陣與斜行陣因魚貫
陣不必觀羅盤止須後船對前船而行也若雁行陣則必
觀羅盤始可前行而相距不改凡用羅盤得船之眞方向
必改二差二爲地差一爲船差在鐵船內船差有時甚大
因此主將定船路之方向或測別物之方向必或加或減
其差數各船必依本船之差而改之又平常羅盤之面不
甚大止能分一向在商船僅可適用在戰船則不足用卽
如常言北稍偏西或東南稍偏南等俱爲疎畧之語因此
而別陣法畧不能用設用之必立刻亂陣要之凡平常羅
盤無論其事或難或易恆須改其二差而最繁故必用另
作精羅盤一羅盤之面能與針轉動則可恆指眞方向二
羅盤面之外邊分全周爲三百六十度而三十二向之外
當有二分向之一三分向之一四分向之一

反因所欲變者成魚貫第二陣也不計其次序也若使右邊直行則其次序可不改欲變成魚貫第三陣亦與前相同總之船陣之法原陣欲依事改爲新陣次序亦必改變必以其新陣內之次序爲準因此必設一定之旗號分別次序之或自左起或自右起其旗號必與陣法之號相連一以諸小羣之次序自右邊二以諸小羣之次序自左邊起其法另加一旂於陣法旂號之上爲自右邊起加一旂於陣法旂號之下爲自左邊起此另加之旂名爲次序旂自右起者名爲正次序自左起者名爲反次序

全隊戰船初布陣之時各船之次序無論或反或正皆可初陣之後變布各陣並不計初陣時之原次序也因每次升陣法旂時必同升次序旂由此旂可知新陣之次序也

第三圖



邊直行何邊繞行爲所難定也然可依事而定之如第三圖自雁行第一陣其各小羣之次序自右邊起欲變爲魚貫第二陣而左邊直行則各小羣之次序必與前相

馬

此法之妙各船能同時改方向故敵人之砲比諸舊法甚是靈便惟變陣之前須先思自何邊起動我能得利卽升陣法旂與次序旂使何邊爲前依法成陣不計各小羣之原次序然欲不改原次序亦可依法升旂使之不改又欲改原次序亦可依法升旂使原陣之某小羣變爲新陣之某小羣也變化如此其用極大設全軍內有一小羣爲角船者用此法更妙若戰時若有數船受傷而不能用可變陣而使此各船分出另作一小羣以節省其力若全軍戰船略相同而不欲另法指使者不必籌思改次序之事

次序旂雖必與陣法旂同升然可省他法多旂之繁旂能不多遠望易明後布陣各法之說內有橫線分隔上下者其法左右不同無所分隔者其法左右可公用

右論一隊布陣之法隊內有六小羣者也若各隊會成全軍則布陣之法有三焉一將各隊分開同時同布一陣二將各隊分開同時分布各陣三將各隊合成全軍而同於一隊之布陣

此三種之法各有其用全軍戰船無論有若干數每有遇

已造此種羅盤或言用之於行船有不便然現在常用之羅盤若不肯改可使行船者用舊式羅盤而甲必頓用新式羅盤也

常用之方向號旗亦有不便難於記憶必觀旗檢書始知其意今改其法仍用其南北二號旗在此旗之上升一二三等數之旗爲北或南偏東若干向在其下者爲北或南偏西若干向此法與舊法相比靈便過之

輪船有阻老一

英國裴路原書

英國 傅蘭雅 口譯
無錫 徐建寅 筆述

總法

第一節　全軍戰船宜分二隊或三隊若二隊則用紅藍二色之旗若三隊則用紅白藍三色之旗分隊之後各隊可分開布陣聽本隊主之令每隊分爲六小羣再合爲三參羣或二雙羣各隊再欲合成全軍則各小羣二二或三三相聚而成合小羣其數仍爲六

相聚之時各小羣在合小羣之次序依其原隊之次序定之即紅在白之前白在藍之前也其布陣之次序則依現在陣法之方位

第二節　全軍戰船一律布陣或各隊分開布陣其各小羣之次序或自右起或自左起以何邊爲前面觀列方向旗而知之如斜行陣則觀船方向或列方向旗而知之

第三節　各陣法之次序或正或反依小羣之左或右爲起故依正或反自一邊以原陣改爲新陣亦可恆存各小羣之原次序及存各小羣內船之原次序

第四節　每次改變陣法或自右起或自左起不問原小羣之次序此依升次序旗爲右旗即自右邊起爲左旗則自左邊起也

布陣之法左右不同者有橫線分隔之一旗號可爲左右二變法所用焉

第五節　全軍戰船俱星散或亂列時升旗不論次序成陣各船之主必知成陣以速爲貴所以準行之船或首船未到而餘各船已到之時各居所當之位以補滿其缺各雙羣之首船並各參羣之首船另自分別因全隊分六小羣即能知每小羣當有若干船其有餘下之船可自所起之邊挨次添入參羣或雙羣內以有職而任久者爲其首船其當爲首船者在雙羣之時必立刻升其雙羣之三角旗

第六節　水師主將升旗令全軍準行船之方向與速又各羣內之職大者升旗令本羣之動法總準行船準行船俱須升此旗原法一下此旗即起變陣倘職大之船先下旗準行之船立即下旗各船隨職最大之船旗下而起動若準行之船見船當動之時已到即立下其旗各船不可

起動姑待職大船之旗下而起動

第七節　繞行若干向等事依旗令在一定之時依一定之法爲之原宜甚肅但有時船列甚密不能適在應當之方位或太向前或太向後或所成新陣甚密等事必有數船不能盡一所以各船之主必知動法所因之理能循其理而行其船稍差無妨也

第八節　輪船布陣之時所用羅盤之方向常爲眞方向地差與船差各船必自推準故須各船時常在同時測太陽較羅盤之差與圖上本處之地差比較

第九節　輪船布陣之時繞行圖線之半徑應預先定準各船可依所定之數繞行又船行圖線若干分之一其所有之正交相距平行相距俱須預爲算準法詳首卷

第十節　各船相隨繞行其圖線之徑必相等前後二船欲在同處繞行必依二船之相距與行速而定前船繞行已過若干時後船卽起繞行

第十一節　速行布陣之時水師主將不待各船俱至所當之處卽出新令可省時候所有已在其位之船卽可出新令

第十二節　二列之相距必等於列內二船之相距與最長列內之船數相乘如有數隊同時布陣各隊之相距必

足容全軍各船成一列

總法二章

第一節　布陣時行走甚速各陣法應爲一定而不可稍有疑惑是以必設一定之原次序各船自初布陣之時至末時恆可暗存其原數凡自散亂而相聚時不能同時至應當之處必有先到後到或首船或準行船後到各船若無一定之數必致亂列參差又船已成陣或因失事而離應當之處稍遠他船賴此船以得其位者必致各船俱亂故必另有原次序也

全軍之主船初布陣之時必爲職大者之船總準行船至所應當之位則升準行旗而各船依之成列不論職大之船

陣法不止一列者則第二列之準行船依總準行船成列而第三依第二成列餘仿此

一列內之各船其第二船依準行船成列而第三依第二成列餘仿此

第二節　自總準行船起至末列之末船止其次序俱能一定若向上空一船之位則下一船依再上一船而成列若上亦無之則依再上者成列如此推至準行船若準行船無之則依上列之準行船如此推至總準行船

第三節　其船因有事不能隨別船成列必立刻升旗報明水師主將留船於後在後所隨船之右邊已在各船之後時必盡力緊隨各船若當時爲一隊之陣則可行極短之路任至何處已至各船處之時若主將不升旗使歸其原位則可至相距最近之小輩而爲其外邊船以待後令

第四節　無論日夜無論何船升旗報明不能在其位全軍戰船之速不可因此船而減小但本列之各船必相近而補滿其缺至主將出令使復原位各船卽相離而讓之

事舟有匠老二

分羣

全軍無論多少船先定原次序船數足用即分爲二隊或三隊每隊分爲六小羣依全軍各船之原次序可知屬於何雙羣或何參羣此原次序初布陣時用之與變陣時各小羣之次序無涉

又可依其原次序或依其現在小羣之次序用號數旗指使之

紅白藍隊旗分別全軍內之各隊

總雙羣旗指各隊之雙羣

總參羣旗指各隊之參羣

總小羣長旗升在總雙羣旗之下則指各隊之各小羣

總小羣長旗升在雙羣旗或在參羣旗下則指本雙羣或本參羣內之各小羣如另欲指某某小羣則二旗之下再加此小羣長旗

次序旗可與他旗或陣號旗並用在別旗之上則知小羣次序自右邊起在下則自左邊起如船未成陣之前或成陣而散列再欲成陣亦須知所欲成陣依正次序或反次序

序

次序旗與雙羣或參羣或小羣旗並升則指其他旗僅是指全隊船之某分而其某分依次序旗之在上或下可知其現在之位

小職管之船獨升次序旗則指本船原爲準行船或暫爲準行船

大職管之船獨升次序旗則指其本列之準行船爲總準行船至下旗而止或至新改陣法而止

其餘各旗與長旗用處另詳

英國裴路原書　英國　傅蘭雅　口譯
無錫　徐建寅　筆述

名目解釋

書中所用新名目甚多必須明徹始可通此諸法今爲一一詳解如左

先將名目之特異者另論之第十一節第十二節解總準行船並準行船向來船陣內未嘗用此也然無此二者則全軍戰船難於布陣整齊因凡布陣之時一列停止他列或在其後或在其前成列此列之內止有一船能定其方向而制其速各船皆不能自主又無論成何陣法而行走亦俱如此也成魚貫陣首船爲此一船成雁行陣或斜行陣左或右船爲此一船也舊法則以每列大職之船制此列各船之路與速故大職之船必恆在此位然因陣法改變不能恆在此位不便率領其諸船近時船戰各事與昔不同船之行速一小時十海里至十二海里布陣之時號令遞出甚速每次變陣大職之船不能定在何雙羣何小羣內若用此新法則大職之人仍可指使各船惟率領各船必爲恆在一處之船即總準行船與準行船也

第十三節解陣前魚貫陣以行路方向爲陣前雁行陣以次序之起邊爲陣前斜行陣可不用左右之別而以前邊爲陣前

第十四節十五節十六節解正反邊等次序以或左或左右起爲布陣之根本書中所最詳因全軍戰船改變陣法必自左或右起動若恆自一邊必多費時候也

第十七節第十八節第十九節解船列之方向依羅盤之方向而定甚宜用於斜行陣古時所言列方向依風之方向定之近時用輪船故列方向三十二向俱可用也行駛輪船主船在船陣之中若升列方向旗難知方向當自何船爲準必致誤事故必在準行船升列方向旗也

第二十節解一故首端此端必須詳解因無論何陣其各小羣無論如何改變恆有首船之端首船在列之一端即升準行船之旗者也

第二十五節第二十六節解總準行船全隊戰船內以一船爲總準行船此船升總準行船之旗此純準行船之列即名準船列

第一節　船列　有若干船成一列各船之相距等名爲船列

第二節　小羣　全隊戰船布陣時六分內之一分名爲

小羣初布陣之時其次序爲其原數變至何陣其次序以當時之位定之

第三節　參羣　第一小羣第二小羣爲前參羣第三小羣第四小羣爲中參羣第五小羣第六小羣爲後參羣各小羣次序若爲原次序其參羣爲原前中後參羣

第四節　雙羣　第一小羣第二小羣第三小羣爲前雙羣第四小羣第五小羣第六小羣爲後雙羣小羣之次序若爲原次序其雙羣爲原前後雙羣

第五節　總陣　全隊戰船之總陣有四各依其陣法行法或列方向名之其列方向分爲魚貫陣雁行陣斜行陣四種陣法必有各小羣在其各位各小羣之首船在其全列之一端此端爲之首船端

第六節　第一種陣　將全隊戰船成一列內有六小羣列謂之前或後雙羣每雙羣內有三小羣

第七節　第二種陣　將全隊戰船成二列相對平行每列之前或後參羣每參羣內有二小羣

第八節　第三種陣　將全隊戰船成三列相對平行距等每列謂之前或中或後參羣每參羣內有二小羣

第九節　第四種陣　將全隊戰船成六列相對平行距等每列名爲一小羣

第十節　銳陣　總陣法外又有參差陣法名爲銳陣將全隊戰船所指出之一分任其中船即頂船分爲前半後半此二半可任成何列方向

第十一節　總準行船　陣內以一船爲總準行船各列之橫方向並相距又本列各船之方向俱依此船而得此船行路必甚直其速必平勻

第十二節　準行船　陣法列數不止一者各列內與總成魚貫陣時第一陣法此船爲一列之首船第二第三第四陣法爲左邊列之首船依次序之或左邊或右邊之船成雁行陣之時第一陣法此船爲一列之左或右端之船第二第三第四陣法爲首列之左或右端之船依次序之或正或反

成斜行陣之時此船爲最前之船

成銳陣之時此船爲頂船

此船在前桅升次序旗但見別船爲繞行之定點而升次序旗則此船必下其旗

第十三節　陣前　魚貫陣爲船行路之方向雁行陣依次序之正反斜行陣必當如已行魚貫而稍變其方向故準行船相配之船名爲準行船

第十四節　正反邊　面向陣前則右爲正邊左爲反邊陣前必向一列首船之端

第十五節　正邊　陣法內各小羣次序之起以次序旗或在上或在下指之所指之一邊爲正邊

第十六節　正反次序　陣內各小羣之次序自右邊起者爲正次序自左邊起爲反次序

第十七節　列方向　爲各船成一列之方向

第十八節　正方向並反方向　一列各船之列方向自首船端起合羅盤之向爲之正方向自末船端起合羅盤之向爲之反方向

第十九節　橫方向　他列首船與本列首船之方向名橫方向

第二十節　首船　魚貫任何陣以在前之船爲首船雁行任何陣以次序之起爲首船

第二十一節　末船　爲首船之相反

第二十二節　一列首船端　每列首船之端爲之首船端凡羅盤指列方向以此端計之

第二十三節　前後左右鄰船　成魚貫陣時其前一船名前鄰船後一船名後鄰船成雁行陣或斜行陣時其右一船或左一船名爲右鄰船或左鄰船其間一船亦前後左右俱同

第二十四節　左右羣　雙羣或參羣或小羣或一船在左邊名左羣在右邊名右羣

第二十五節　定船或定點　成陣繞行或逐船改方向或改列方向時行動最緩之船名定船實即準行船也亦升準行旗

第二十六節　準船列　總準船之列名之爲準船列全隊各船之相距或改或否此列當爲準行之船在船起動之時必升總準行旗並升相距旗

英國裴路原書　英國　傅蘭雅　口譯
無錫　徐建寅　筆述

正陣

船陣各法盡在此正陣八種之內從此八種正陣共得一百十二變法蓋八法互變得五十六又分左右兩邊起動共得一百十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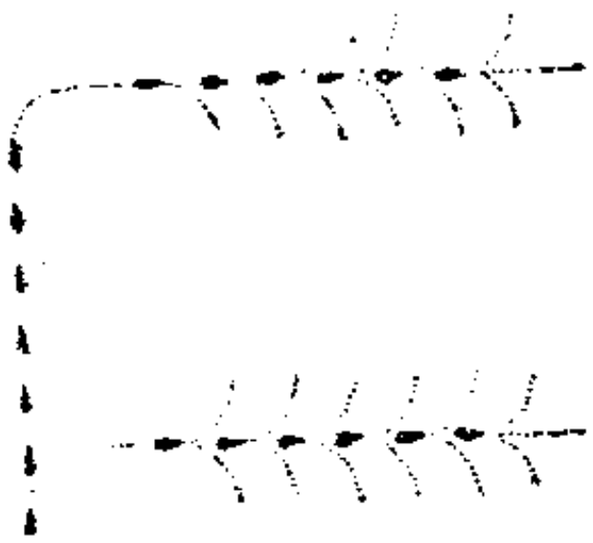
變陣之時依左或右起動者用首船或首列爲主別船依此而動也其船行之路雖稍多然成新陣反能更速有數陣勢未全其布法因其全布法不過爲數他布法數亦也故僅言其中用某某布法即可依之成新陣然必二邊迭更起動始可免向一邊佔多處之患

船行極速而臨攻敵船時用左右二邊之動法極易自左邊或右邊變陣如令其後列或後船左右繞行而不升仍向前之旗號即可忽變向左或向右若升仍向前之旗號即可忽仍仍行而不升何旗則以魚貫第二陣一直前行

何別方向或不升何旗則以魚貫第二陣一直前行

用此法指使船陣甚是靈便不論何陣俱可自任何別陣改變而成且易於攻敵因敵不能知我將如何變法也所以可現攻敵之力極大如敵窺破我此陣之用法我船極易速改別陣以應之無論敵船所布何陣我船俱及變陣而提備之

變陣法之時各小羣之位亦可改變其變法即在陣號旗之內而不必另用指位之旗如我船成魚貫陣前行欲距敵船不甚近時變成雁行陣設第五小羣爲角船則依法



相距時即升雁行第二陣前六號旗指欲成雁行第二陣前後雙羣之首船立刻同時繞行餘各船逐一隨之即成魚貫第二陣如第四圖其方向與原方

可在臨成雁行陣之時升旗使第五小羣至新陣之任何處更不多費成陣之時設欲使角船爲右邊第一小羣則先升五旗次 各船一見此旗即知此事

可以立刻依法變成或欲使角船爲右邊第二小羣則升五旗次 如欲爲右邊第三小羣則先升三旗次 再升五旗次 即可依法變成但此用三旗費時比前必多或欲爲右邊第四小羣則號旗與前相反即先升三旗次 次升二旗次 再升五旗次 若欲爲右邊第五小羣則先升五旗次 欲爲左邊第一小羣則先升三旗次 次升五旗次 以上第二第五第六所費之時略相同第三第四時多一半但費時之多少恒以布陣之靈便與否也此乃擇數式以爲例餘各變法類推

用總準行船與準行船之法各動法必極能齊整因每次變陣而作準行船之船其所在之處極便指使其本列內船之動法也

全軍船成雁行第四陣如第五圖其小羣爲正次序其總準行船並準行船爲各列右邊之船欲以反次序變成雁行第二陣先升六旗次 左繞行餘各小羣仍直行至當繞之處其各小羣內率領前後雙羣內首小羣之船同向爲新陣之準行必仍直行其速必合他船便 成列餘或不欲改陣法止欲反次序而換準行船可升本陣號旗而反次序旗之上下新總準行船與各準行船升旗各舊號旗使船成何陣各船望見陣號旗自知何船當爲準行船

此法之用船行走時可預備欲向何邊繞行船欲行過近岸之處或行過危險之處俱甚便

圖內有橫線之各船即爲準行船其橫線即船之橫桅也

第一號 成魚貫第一陣

次序旗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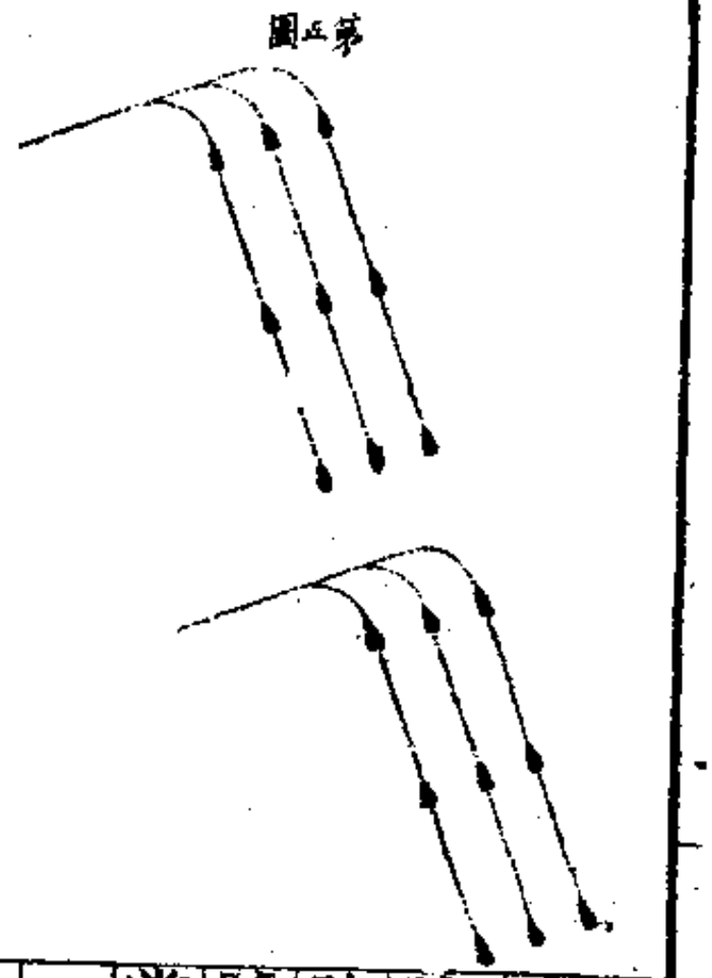
布法

第一法 自魚貫第二陣 第三陣 第四陣

次序旗在下

前列即左列

前列即右列



船隨首船同時繞行往魚貫陣應當之處再繞行隨準
行之後新陣已成後仍然直行其彼此之方向與相距
不可改
揭要 魚貫陣不欲依前列成列者亦可任依何列成
列必升旗指之
第二法 自雁行第一陣 第二陣 第三陣 第四
陣
各列之左邊船 各列之右邊船
必直行餘船同時繞行八向往應當之處再逐一繞行
向前新陣已成加自第二第三第四陣其後各列之速
必合便於前各列之成列
第二號 成魚貫第二陣
次序旗在上 次序旗在下
布法
第一法 自魚貫第一陣
前雙羣同時向左繞行八 前參羣同時向右繞行八
向 向
成雁行直行後雙羣仍直行至前雙羣之處向前變羣
繞行八向
後雙羣至前梗後邊之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
同行原方向即成新陣
後雙羣之速必依前雙羣定之
第二法 自魚貫第三陣
前參羣即左參羣 前參羣即右參羣
直行或減速
第四小羣隨其首船同時繞行至前參羣之後變爲第
三小羣即成前雙羣原第三小羣可隨其首船同時繞
行至後參羣之前變爲第四小羣
第五第六小羣隨其首船繞行至其新第四小羣之後
即成後雙羣
要說 主將可使第一第二小羣偏向外以助成陣所
以各船必愼觀有此旗號否
第三法 自魚貫第四陣
前後雙羣內之第一第四 前後雙羣內之第一第四
小羣即左邊小羣 小羣即右邊小羣
直行其餘各小羣隨首船同時繞行往第一第四小羣
之處而仍直行行時彼此方向與相距不可改
第四法 自雁行第一陣
前後雙羣之左邊船 前後雙羣之右邊船
直行餘各船繞行八向往首船之處再繞行八向而仍

直行

第五法　自雁行第二陣

前雙翬各船同時向左繞　前雙翬各船同時向右繞

行八向成魚貫後雙翬右　行八向成魚貫後雙翬左

邊船　邊船

直行餘各船繞行八向列其後

後雙翬首船至前雙翬之後邊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

前後雙翬之首船仍行原路之方向而後各船隨之

後雙翬之速必依前雙翬之速定之

第六法　自雁行第三陣第四陣

不能一變即成必先成魚貫第一陣自此陣再如前法

變之

第三號　成魚貫第三陣

次序旗在上　次序旗在下

布法

第一法　自魚貫第一陣　前參翬向右繞行八向

前參翬向左繞行八向　成雁行後即直行其中與後二參翬直行至其位而逐

參翬同時繞行

後參翬已至前參翬之後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

仍行原方向

中後二參翬之速必依前參翬之速為準

第二法　自魚貫第二陣

前雙翬即左雙翬之第一　前雙翬即右雙翬之第一

與第二小翬　與第二小翬

直行或須減速即減速

後雙翬內之第四小翬同時繞行而至應當之相距作

前雙翬內之第三小翬必同時繞行為中參翬之後小

中參翬之前小翬

第五第六小翬隨首船同時繞行成後參翬其離中參

翬必為所當之相距

要說　主將可使第一與第二小翬偏向外助他船之

成陣此小翬之船必愼觀主將有此旗否

第三法　自魚貫第四陣

第一第三第五小翬即各　第二第三第五小翬即各

參翬左邊之小翬　參翬右邊之小翬

直行餘各小翬隨其首船同時繞行往第一第三第五

小翬之後行時彼此之方向與相距不可改

第四法　自雁行第一陣

各參羣之左邊船向成雁行直行餘各船同時繞行八向逐一隨其後而成之

第五法　自雁行第二陣各參羣之右邊船向成雁行直行餘各小羣直行至對前一小羣之後亦即同時繞行八向

各船俱成雁行之後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同時行原路之方向

第六法　自雁行第三陣前參羣同時向右繞行八向

各小羣之速必依第一小羣之速前參羣同時向左繞行八向

第二法　自魚貫第二陣第三陣後參羣直行至前參羣之後同時繞行八向成魚貫直行至前參羣之後同時繞行八向

前後二雙羣即左右二雙羣之首小羣同時向左繞行八向

後參羣之首船至前參羣後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參羣之首船仍行原方向之路各船逐一隨之

前後二雙羣即左右二雙羣之首小羣同時向右繞行八向

中後二參羣之速必依前參羣之速

第七法　自雁行第四陣成雁行直行

必先成魚貫第四陣而再變之

餘各小羣直行至前一小羣之後各船同時繞行八向

第四號　成魚貫第四陣

次序旗在上

布法

第一法　自魚貫第一陣

第一小羣同時向左繞行

第二小羣同時向右繞行

次序旗在下

第三法　自雁行第一陣

各小羣左邊之船直行餘各船同時繞行八向而隨於前船之後

第四法　自雁行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

必先成雁行第一陣而後變之

第五號　成雁行第一陣
次序旗在上
布法
第一法　自魚貫第一陣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
次序旗在下
首船或各首船必向右繞行八向
首船或各首船必向左繞行八向
餘各船直行逐一至首船之後逐一繞行
餘各船直行逐一至首船之後亦繞行八向
各船已成魚貫之後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仍行原路之方向
各列之船有成陣之處其各列之首船必定其速使前後雙翼之速必依前雙翼之速
各行之首船必同時向右繞行八向
各列之首船必同時向左繞行八向
自第二第三第四陣者其各列之首船必同時向右繞行八向
第二法　自雁行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
後雙翼見首船至前雙翼原首船之後即使各船同時仍行原路之方向
後雙翼之速必依前雙翼之速
第三法　自魚貫第三陣第四陣
魚貫後必同時仍行原路之方向
必先成雁行第一陣而後變之
第四法　自雁行第一陣
前雙翼即左雙翼
前雙翼即右雙翼
直行後雙翼之各船同時向前雙翼繞行八向成魚貫
首船已至前列首船之後時各船同時仍即行原路之

方向

第五法　自雁行第三陣
必先成魚貫第一陣而後變之
第六法　自雁行第四陣
第一第四小羣同時向右
繞行八向
成魚貫直行
餘各小羣逐一至第一第四小羣之後時亦同時繞行
八向而俱成魚貫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同行原
路之方向
第七號　成雁行第三陣
次序旗在上
布法
第一法　自魚貫第一陣
各參羣之首船同時向左
繞行八向
次序旗在下
第二法　自魚貫第二陣
各船成魚貫之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諸船同行原
路之方向
第三法　自魚貫第三陣
各參羣之首船同時向右
繞行八向
餘各船直行逐一至首船之後亦繞八向至已成魚貫
前參羣各船即同時行原路之方向成雁行直行
中後二參羣之首船至前參羣首船後之時亦各船同
時行原路之方向
中後二參羣之速依前參羣之速
第四法　自魚貫第四陣
必先成魚貫第一陣而後變之
第五法　自雁行第一陣
前參羣即左參羣
直行
中後二參羣各船向前參羣同時繞行八向各參羣之
首船至前參羣首船之後時即同時仍行原路之方向
第六法　自雁行第二陣
必先成魚貫第一陣而後變之
第七法　自雁行第四陣
第一第三第五小羣同時
向左繞行八向
第二第四小羣同時
向右繞行八向

成魚貫直行

餘各小羣逐一至第一第三第五小羣之後亦同時繞行而成魚貫

各船成魚貫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仍行原路之方向

第八號 成雁行第四陣

次序旗在上

布法

第一法 自魚貫第一陣

六小羣之首船同時向左繞行八向

餘各船直行逐一至首船之後亦繞行八向成魚貫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仍行原路之方向

繞行八向

第二法 自魚貫第二第三第四陣

必先成魚貫第一陣而後變之

第三法 自雁行第一陣

第一小羣即左邊小羣直行

餘各小羣同時向第一小羣繞行八向成魚貫逐一至首小羣之後時即仍行原路之方向

次序旗在下

六小羣之首船同時向右繞行八向

第一小羣即右邊小羣直行

第四法 自雁行第二第三陣

各行之首小羣即左邊小羣

各行之首小羣即右邊小羣直行

餘各船同時向首小羣繞行八向成魚貫至其首小羣之後時仍行原路之方向

各小羣之速依第一小羣之速

英國裴路原書

英國 傅蘭雅 口譯
無錫 徐建寅 筆述

斜陣又名列方向號旗

正陣八種列於前卷者其用最要也惟此斜陣亦甚便用已有斜陣幾可不用正陣著此書之初以爲前卷八陣竟可不用蓋是卷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之陣可代前卷八陣之許多變法也後見不用正陣恐有混亂是以另論各斜陣而列八號正陣於前卷

此雖另稱爲斜行陣然無貫與雁行陣俱可爲斜行陣也前卷各正陣若用斜陣之旗號則用法亦與斜陣相同

斜行陣可變成雁行陣因二種陣之式本相同惟前面不同故小羣之次序亦不同如第六圖是也初時余意前卷正陣內不用雁行陣嗣後見雁行陣能自左右俱可起動益處極大所以仍用之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號四陣無論其列方向如何俱爲無貫繞行可變雁行雁行繞行可變魚貫自此二法仍可得各斜陣

欲其如此必專派一船爲定點又雁行之方向已改變必另派他合宜之船爲定點代原爲定點之船覩下布法可知之

第九號 成斜行第一陣得原方向或所指之方向

次序旗在上

布法

第一法 自斜行第二第三第四陣而不改其列方向

前參羣卽左參羣

次序旗在下

前參羣卽右參

各船俱繞行相配之方向而成魚貫前行
餘各參羣俱隨其首船與前參羣同時繞行成雁行向
前直行行至前參羣之後亦繞行相配之方向成魚貫
與前參羣相同其相距與方向不可改各船已成魚貫
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同時俱行原方向
第十號　成斜行第二陣得原方向或所指之方向

次序旗在上

布法

次序旗在下

第一法　自斜行第一陣不改其行方向
前雙羣即右三小羣同時向左繞行
後雙羣即左三小羣同時向左繞行
成雁行而直行各船之相距必等
後雙羣之各船必同時繞行至船方向與列方向相對
而直行至前雙羣後之時繞行八向成雁行而直行
後雙羣至前雙羣後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同
時行原方向

第二法　自斜行第三陣而不改其行方向
前參羣即左參羣
各船俱繞行相配之方向成魚貫直行
中參羣之左右小羣繞行成雁行而直行至前參羣之後
時繞行八向成魚貫
中參羣之左右小羣繞行成雁行而直行
各船已成二魚貫之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同
時行原方向

第三法　自斜行第四陣而不改其行方向
第一小羣第四小羣即前
後雙羣之左小羣
同時繞行至船方向與列方向相對而成魚貫直行餘
小羣必隨其首船同時繞行成雁行直行至第一小羣
第四小羣之後而再繞行八向成魚貫
各船已成二魚貫之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同
時行原方向

第十一號　成斜行第三陣得原方向或所指之方向

次序旗在上

布法

次序旗在下

第一法　自斜行第一陣不改其行方向
前參羣即右二小羣必同
時向左繞行
前參羣即左二小羣必同
時向右繞行
成雁行直行各船之相距不可改中後二參羣之各船

必同時繞行至船方向與列方向相對而直行至前參
纛之後時即繞行八向成雁行
後參纛至前參纛原處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
同時行原方向
第二法　自斜行第四陣不改其行方向
第一第三第五小纛即各　第一第三第五小纛即各
參纛之左邊小纛　參纛之右邊小纛
同時繞行成魚貫直行
餘各小纛同時繞行成雁行而直行至第一第三第五
小纛之後時再繞行成魚貫直行
各船已成三魚貫之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同
時行原方向
第十二號　成斜行第四陣得原方向或所指之方向
次序旗在上　次序旗在下
布法
第一法　自斜行第一第二第三陣而不改其行方向
自第一陣者則第一小纛　自第一陣者則第一小纛
同時向左繞行自第二陣　同時向右繞行自第二陣
第三陣者則各列之第一　第三陣者則各列之第一
小纛俱同時向左繞行　小纛俱同時向右繞行
成雁行而直行
餘各小纛繞行成雁行而直行至前參纛之後時亦繞行
八向
各船已成雁行之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同時
行原方向
第十三號　變斜行第一陣之列方向爲所指之方向
布法
第一法
陣內最前之船必爲定船若原爲雁行亦可設爲斜雁
行而船方向仍爲變後之方向
主將可任意指何船作定船升彼船之長旗與此陣號
旗則其定船必小速直行而行之速依事定之
餘各船前往新列方向之方位相距不可改行速不可
過鄰船與定點船之直線
改列方向而須行過雁行方向之線則至此必換定船
故各船成雁行時必暫停觀新定船已至其位而升其
旗舊定船下旗各船再起行至其位
第十四號　變斜行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之列方向爲
所指之方向
布法

變向右則右邊之列爲定列變向左則左邊之列爲定列定列最向前之船爲定船若原陣爲雁行必設爲斜行而其船方向仍爲變後之方向

主將可同升何船之長旗並此陣旗號指此船作定船此船卽以小速直行其速依其事

餘各列之準行船自定船得其新橫方向各船行時相距不可改行速不可過鄰船與定船列方向之線

各列內準行船之鄰船繞行至新方向線時與準行船之相距不可改其速當合于至方向線

各列內餘各船亦繞其鄰船而向準行船直行其速不可過鄰船與準行船之線

改列方向而須行過雁行方向之線則至此必換定船故各船成雁行時必暫停觀新定船已到其位而升其旗舊定船下旗各船再起行至其位

英國裴路原書

銳陣

英國　傅蘭雅　口譯
無錫　徐建寅　筆述

德固勒司戰船布陣論內以銳陣爲甚要蓋其意以爲用此陣則放礮擊遠可恆向一方向未計及近敵船時我船之便成陣與否也

是卷專論布成銳陣及將銳陣變爲別陣各有數法可以彼此互用可知益處

第十五第十六號凡有船成一單列或爲魚貫或爲雁行與斜行俱可成銳陣然以自魚貫爲最難自雁行爲最易各斜行則愈近雁行愈易愈似魚貫愈難

向來所用成銳陣之法自魚貫而起其法必亂各船彼此之相關故船已至其位必將再過而不能止舊法未之詳也司治二年馬汀設法以當中之船爲主而成銳陣使一邊各船向前一邊各船向後如此則改其次序而所費之時約半於舊法此即或自左或自右起動之法也

第十六號與第十五號之方向不同其往左右二邊可任意得某方向主將宜愼觀其事而定之蓋此號僅指銳陣之大小

昔人以爲船成銳陣與城壘之凸角同理故將船之用礮各事與城壘同法推算之其實不然因我船成銳陣而行動雖能與城壘之角相同僅在少頃之間兩陣行過之後或敵陣稍變之後銳陣必不便矣必再速變別陣以應之可知我船泊定而防敵船之攻可用銳陣行動而欲攻敵船難用銳陣因敵船離我遠時我船用若干角之銳陣雖便于守禦若敵船忽近攻我一邊之船則彼邊之船難於救應必致亂列

敵船追我必久而始能相近者我船用銳陣之法或可有益惟難定何角度爲便恐初不成銳陣而成雁行時敵若來追必攻我左邊或右邊被追之邊可急退而他邊則緩退以便多放礮擊敵敵仍前追將行過我之他邊則他邊必更退下幾成魚貫使敵船受我船傍之各礮敵若同時攻我二邊則二邊俱急退成任何角之銳陣或如第一正陣則更易改爲別陣若敵之攻法不能料而不欲觸之者用第一正陣再穩

成銳陣更速惟追敵時失去地位多於第十五號故用第十六號可第十六號左右邊起動更多於第十五號擇用何

法當依二邊欲得之列方向也

第十五號　成多列或單列之銳陣頂船旁之列方向爲十二向或所指某向

揭要一　陣法爲雙羣或爲參羣或爲小羣者船列之當中二船內近首船端者爲頂船陣法爲單列者其船爲單數則中船爲頂船其船爲雙數則當中二船內近頂船直行至適當之處

後邊各船繞行向新方位直行行時各船相距必相等其速不可過頂船與鄰船列方向之線

第二法　自雁行或斜行或銳陣改角度頂船以平速直行其速合其事

頂船兩邊鄰船依頂船直行而至新方位其相距必爲原相距

兩邊餘各船亦以同法依頂船之鄰船直行其速不可過頂船與鄰船之線

第十六號　成多列或單列之銳陣頂船旁之列方向爲四向或指之某向

揭要一　陣法爲兩雙羣或爲兩參羣或兩小羣者船列內當中二船近首船端者爲頂船陣法爲單列者其船爲單數則中船爲頂船其船爲雙數則當中二船近首船端者爲頂船

揭要二　頂船旁列方向之向數多於四向或少於四向者另升號旗指之其數獨指右邊者升次序旗於號旗下指左邊者升次序旗於號旗上

次序旗在上

布法

第一法　自魚貫第一陣或一列內指出之數船首船向右繞行至右邊應當之處

直行頂船之前餘各船逐一繞行隨首船直行至應當之處同時繞行得其方向而再直行

次序旗在下

布法

第一法　自魚貫各陣首船向右繞行至應當之列方向線

次序旗在上

餘各船逐一隨首船而行至頂船繞行則同時繞行成雁行直行依頂船至應至之處其彼此方向與相距不可改

後邊各船逐一繞行隨頂船之後至各船全成魚貫之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即使各船同時行原方向

第十七號　成魚貫陣其列方向與船方向俱同於原銳陣後半列之方向而在其對面

次序旗在下

布法

第一法　自各銳陣或所指某銳陣首船向左繞行至應當之列方向線

次序旗在上

餘各船逐一隨首船而行至頂船繞行則同時繞行成雁行直行依頂船至應至之處其彼此方向與相距不可改

後邊各船逐一繞行隨頂船之後至各船全成魚貫之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即使各船同時行原方向

第十八號　成魚貫陣其列方向與船方向俱同於原銳陣前半列之方向而在其前面

次序旗在下

布法

第一法　自各銳陣或所指之其銳陣前半列即左邊各船並頂船必向外繞行成魚貫向後直行同時後半列必成原方向或所指之方向

次序旗在上

前半列即右邊各船並頂船必向外繞行成魚貫向前再逐一繞行隨頂船之後直行各船成魚貫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船同時繞行向內繞行成雁行向後再隨頂船之後逐一繞行

後半列之各船必同時向內繞行成雁行向後再隨頂船之後逐一繞行

第十九號　成魚貫陣其列方向與船方向俱同於原銳陣後半列之方向或所指他船方向

次序旗在下

布法

第一法　自各銳陣或所指之某銳陣前半列即左邊各船

次序旗在上

前半列即右邊各船同時繞行向前成雁行直行至前半列之同向前繞行至與列方向平行而成魚貫直行逐一至首船之後繞行仍成魚貫

後半列各船同時繞行向前成雁行直行至前半列之

後時同時繞行成魚貫
已成魚貫時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同時行原方向或
所指之方向

英國裝路原書　英國　傅蘭雅　口譯
　　無錫　徐建寅　筆述

魚貫陣改方向與分陣便法

第二十號第二十一號第二十二號可得魚貫第一陣改方向及分小陣之各用此二事原宜分開惟在此號內甚爲簡易可以相連但相連而能得益不易也

第二十號　自魚貫第一陣變成魚貫第二陣其方向或所改船方向大於八向者新後列之首船依法當爲定船但此不合於能任便或左或右變陣之法

次序旗在上

布法

方向不改則前雙羣各船　方向不改則前雙羣各船

必直行方向若改則逐一　必直行方向若改則逐一

繞行其新方向後雙羣各　繞行其新方向後雙羣各

船必向左偏行於前雙羣　船必向右偏行於前雙羣

之左邊　之右邊

行必極速至新方位後各船隨行

第二十一號　自魚貫第一陣變成魚貫第三陣其方向或改不改以前參羣爲主

次序旗在下

布法

方向不改則前參羣之船　方向不改則前參羣之船

直行方向若改則逐一繞　直行方向若改則逐一繞

行其新方向中後二參羣　行其新方向中後二參羣

之首船必向左偏行往前　之首船必向右偏行往前

參羣之左　參羣之右

行必極速至新方位餘各船隨其後各船之速必依成陣極速準之

第二十二號　自魚貫第一陣變成魚貫第四陣其方向或改不改以前小羣爲主

次序旗在下

布法

方向不改則前小羣直行　方向不改則前小羣直行

方向若改則逐一繞行其　方向若改則逐一繞行其

新方向餘小羣之首船向　新方向餘小羣之首船向

左偏行至前小羣之左　右偏行至前小羣之右

行必極速至新方位餘各船隨其後各船之速必依成陣極速準之

英國裴路原書

英國 傅蘭雅 口譯
無錫 徐建寅 筆述

改方向

第二十四號至第三十二號俱改船之方向而不改原陣各法分爲二類一小改變以某船爲定點而稍繞行二以自左或右起變陣而改方向觀後各法可知各陣之用並改方向之動法

四向以內用小繞行法四向以外欲省時省煤必用自左或右起繞行法然亦有不能恆如此者必依船能繞行圓線之大小與能加若干速而定用何法

第二十三號各船同改方向改後再依第十三號第十四號繞定點而行仍還原陣如船行全速而後船難趕上至其位者則見此法之益但于常事不甚用此法

第二十三號　各船同時繞行至所指之方向

揭要　所指之方向爲原方向之對面者則各船向右繞行欲向左繞行必另升旗號

第二十四號　魚貫陣各列或任指一列逐一改至所指之方向若其陣不止一列者則必改各船之原列方向揭要　所指新方向爲原方向之對面者則各船向右繞行欲向左繞行必另升旗號

第二十五號　魚貫第一陣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改爲所指之方向

布法

所指方向邊一列之首船必爲定點而繞行所指之方向當減速者即減速

列內餘各船逐一隨之繞行其餘各列之首船必依其應當之速而速至其新位但外列之首船不可過其內列鄰船與定船之直線各首船引其本列諸船得各列適當之相距餘各船逐一隨首船前行之時其船方向必對首船而與列方向正交

第二十六號　自魚貫第一陣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逐一改至所指之方向而使各列之原次序相反

揭要　所指之方向爲原方向之對面者則各船向右繞行欲向左繞行必另升旗號

布法

往何邊改方向則何邊列之首船必爲定船而繞行至所指之方向當減速者即減速列內餘各船必隨之逐一繞行

餘各列之首船同時向定船邊繞行速至其新位但外

列之首船不可過其內列鄰船與定船之直線各首船引其本列諸船得各列適當之相距餘各船逐一隨首船前行時其船方向必對首船而與列方向正交

揭要　所指之方向爲原方向之對面者則各船向右繞行欲向左繞行必另升旗號

第二十七號　自魚貫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改爲所指右邊之方向

布法

所指方向邊列之首船必往新方向邊繞行八向而再繞行倘將撞本列後端之船必先以新方向直行至後船已前而再繞行

餘各船之首船必向前列繞行八向其後各船隨之至前列之後時逐一繞行隨之

末列之首船行至與新方向正交主將見方位已當則使各列之首船俱繞行至新方向餘船逐一隨之

揭要　所指之方向在原方向對面者則各船向右繞行欲向左繞行必另升旗號

第二十九號　自雁行各陣改至所指之方向

布法

第一法　自雁行第一陣改變四向以內

新方向邊之船必爲定船此船必繞行至新方向而直行依改方向之大小減其速

餘各船同時往新方向繞行二方向較角之半而後直行極速往其新位不可過與定船之列方向線其相距不可改各船至其位時定船漸速行

第二法　自雁行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改變四向以內

直行之事與第一陣同餘各列相配邊之船爲定船必

左邊之方向

布法

直行其速必合於不改前列定船之相距
各列之餘船必自定船成列其列方向配新陣之方向
前列已成新方向則仍行原速而各列之定船逐一至
前列定船之繞點必暫停至齊而同時繞行所指之方
向成雁行
第三法　自雁行各陣改變四向以外
一次先改四向成後用同法改第二次至末列各船已
至新位則定列加速而俱直行
揭要　所指之方向在原方向對面者則各船向右繞
行欲向左繞行則必另升旗號
第三十號　自雁行各陣改爲所指右邊之方向
布法
所指方向邊首列外船必往新方向邊繞行八向而再
繞行倘撞本列後端之船必先以新方向直行至後船
已前而再繞行
首列之餘各船必同時向前船繞行八向逐一隨之
餘各列必直行對所起動之一邊至前列繞行之處亦
即繞行
首列各船至成雁行與船之新方向正交即同時直行
餘各列至其後時逐一隨之繞行
揭要　所指之方向在原方向之對面者則各船向左
繞行欲向右繞行必另升旗號
第三十二號　自銳陣或一列或多列改至所指之方向
使左右二邊之船與其頂船彼此之方位不改
布法
第一法　自銳陣一列者改變二向以內
全羣同時行成新方向行時其與頂船之原相距不可
改各船行時必視其頂船之鄰船又不改其相距左右

二邊之船列必略有同方向

第二法　自銳陣多列者改變二向以內

首列之船如為魚貫必為定列若欲改其方向則改向之一邊為定列而行成新方向亦依單列之法

其速依事而定餘各船隨準行船前行其改變一次不可過二向

第三法　自銳陣多列者改變二向以外

改一次為二向第一次完再改第二次

揭要　所指之方向在原方向之對面者則各船向左繞行欲向右繞行必另升旗號

換列反列

此卷七號雖不甚要亦不可缺第三十三號改方向而二列不必彼此通過風浪大而船行難準時宜用之又反雁行之次序並反魚貫之次序此法更便於舊法也

第三十三號　換二列魚貫之位

布法

上旗所指列內各船必同時繞行往下旗所指列內各船之後到時仍行原路之方向下旗所指列內各船同時繞行八向往上旗所指列之位至此位時仍行原方向

第三十四號　換二列魚貫之位二列之船彼此通過其間

布法

所指二列之各船同時向內繞行彼此相近而通過此列各船過其彼列相配船之右邊其次序自陣前起算二列通過後各船必隨首船往新位而仍行原路

將繞行之時各船必觀己船當行過何船而升彼船之旗彼船亦升己船之旗至己行過後而收旗

第三十五號　換二列雁行陣之位後列各船通過前列各船之間

布法

二列內之前列各船必減速至僅能直行而不改其方向與相距

二列內之後列各船必加速而不改其方向與相距通過前列各船之間行過相配船之右邊其次序自準行船起算

第三十六號　自魚貫陣一列或多列者反各列或所指一列各船前後之位各後船行過前鄰船之右邊

布法

首船減速至極小而偏左七百二十尺後各船以原速直行逐一至其位時亦減其速而偏行至成魚貫而不改其原相距

成陣後即升總準行或準行船之旗各船仍行原速

第三十七號　自魚貫陣一列或多列者反各列或所指之一列各船前後之位各船行過前鄰船之左邊

布法

首船減速至極小而偏右七百二十尺

後各船以原速直行逐一至其位時亦減其速而漏行至成魚貫而不改其原相距

成陣後即升總準行船之旗各船仍行原速

第三十八號 雁行陣一列或多列者反各列或所指一列列各船之位自右端船起動

布法

列內各船必同時向右繞行八向

右邊首船向左繞行十六向餘各船至此船後逐一繞行隨之

各船已在原右邊船後之時俱同時繞行原方向

揭要 陣若不甚密則右邊首船不必向右繞行八向之多可以依事行若干向

第三十九號 雁行陣一列或多列者反各列或所指一列內各船之位自左端船起動

布法

列內各船必同時向左繞行八向

左邊首船向右繞行十六向餘各船至此船之後逐一繞行隨之

各船已在原左邊船後之時俱同時繞行原方向

揭要 陣若不甚密則之邊首船不必向左繞行八向

英國裴路原書

英國 傅蘭雅 口譯
無錫 徐建寅 筆述

增減相距

增減相距布陣最要之事也此卷各法能使相距增減甚是速捷

無論各船或各列或欲增相距或欲減相距船之繞行最大爲四向

魚貫陣欲減二列之相距必同時繞行四向雁行陣欲減二列之相距必改船行之速而不必改船方向斜行陣欲減二列之相距則前列之船直行後列之船改方向之數爲船方向與船列方向交角之半

列內各船亦依前法設雁行陣則當動之船必改四向設斜行陣則前船直行後船改方向之數爲船方向與列方向交角之半

魚貫陣則各船須改速設斜行陣則減相距可速惟必失去地位

向之數爲船方向與列方向之交角之半

增減相距之用法並詳於後如能諳熟得益匪淺臨用之時以魚貫陣爲最難魚貫陣內又以減相距爲更難如第七圖設列內之船不多則後魚貫陣內之法已足用矣已有準行船而船僅四五隻者一觀可知其布法不必另詳惟列有十五船或二十船必另換一法否則依布達閣之

言必各人有極大才能而極謹愼操線多次者庶可不差然難具此各專每易錯誤改必設不易錯之法將魚貫陣先變爲雁行陣或斜行陣而後再增減相距欲得二法內任何一法之益必使各船同時改方向第一法改八向第二法改方向依其事若斜行陣而各船欲減相距其船方向愈近雁行所費之時愈少全羣之減速必愈大法內所用之方向能成其陣而行三向直行而不改其速逐一至加繞行圖線之半徑可得新相距時則仍行原方向其事已成各船不過稍向右偏行因可自主故稍偏亦不甚要

第四十號　改列內各船或所指某數船之相距得若干

率一率爲七百二十尺依其準行船爲主或依所指之準行船爲主

布法

第一法 魚貫陣內各船改相距準行船仍行原速餘各船改速依相離或相近其所改之速必合升之改速旗或令本船或令前船各船自準行船遞得新相距近準行船之船相距未定時遂準行船之各船相距不可改

第二法 雁行陣內各船改相距準行船減速約三分之一餘各船皆以原速同時向準行船或背準行船繞行四向而彼此之相距不改逐一得其應當之相距時仍行原方向而減速

第三法 斜行陣內各船改相距欲增相距則後船爲準行船欲減相距則前船爲準行船

餘各船同時或向或背準行船方向與船方向交角之半行時彼此之相距不可改逐一減速

第四十一號 改陣內各船列之相距共得若干率總準行船之列若無別令必爲各船準

布法

第一法 自魚貫陣準列必直行而減速約四分之一則餘各列得新相距仍有原橫方向

餘各列同時或向或背準列繞行四向而相距不可改至新相距時仍行原方向自準行船起逐一減速

第二法 自雁行陣準列之速不改餘各列之速或增或減必合於升之改速旗而定之各列逐一自準列起得新相距近準列之列相距未定時遂列必仍存其原相距

第三法 自斜行陣欲增相距則後列爲準列欲減相距則前列爲準列

準列直行而減速餘各船列得新相距時仍回原方向餘各列必同時或向或背準列繞行其角度等於船方向與列方向交角之半其方向與相距不改至得新列相距時仍行原方向逐一減速

輪船布陣卷十二終

魚貫第一陣

魚貫第二陣

魚貫第三陣

魚貫第四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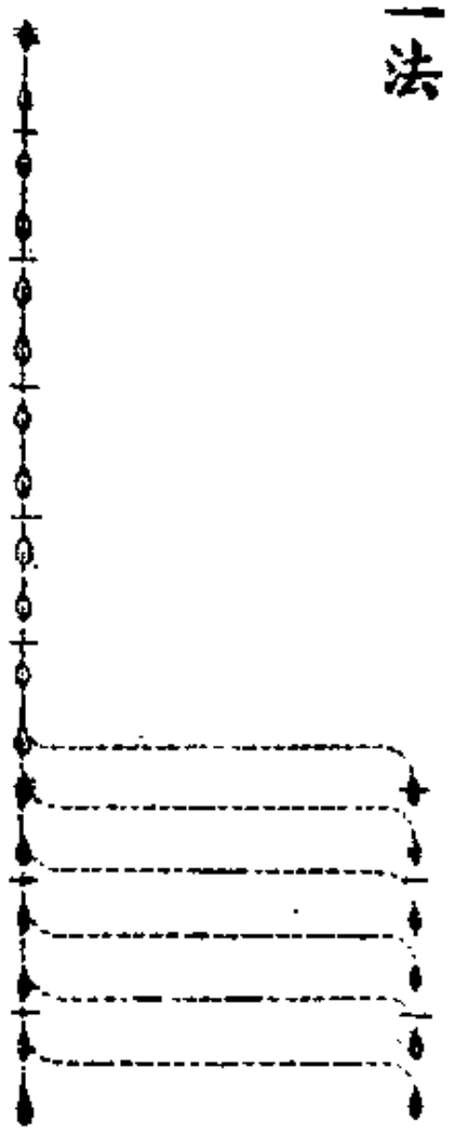
陣一第行雁

陣二第行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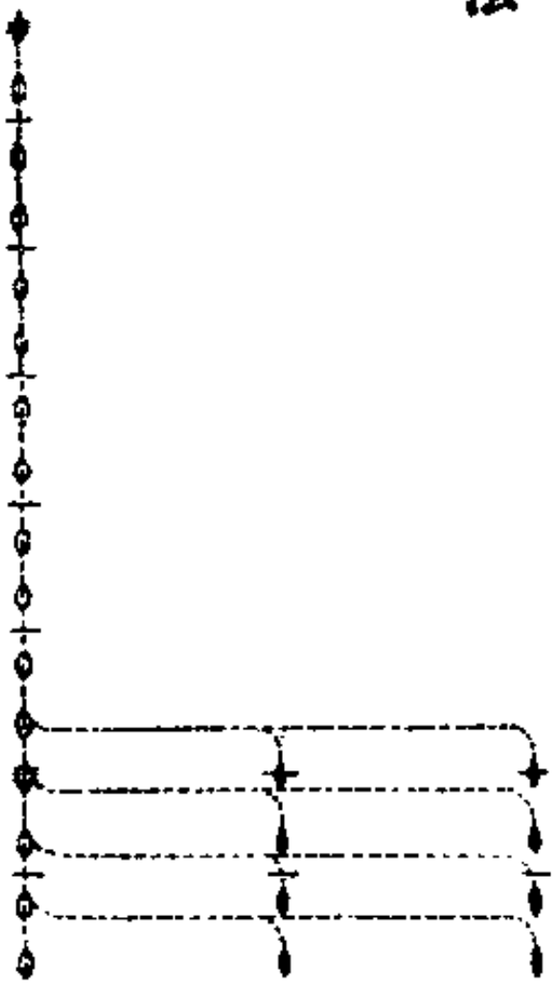
陣三第行雁

陣四第行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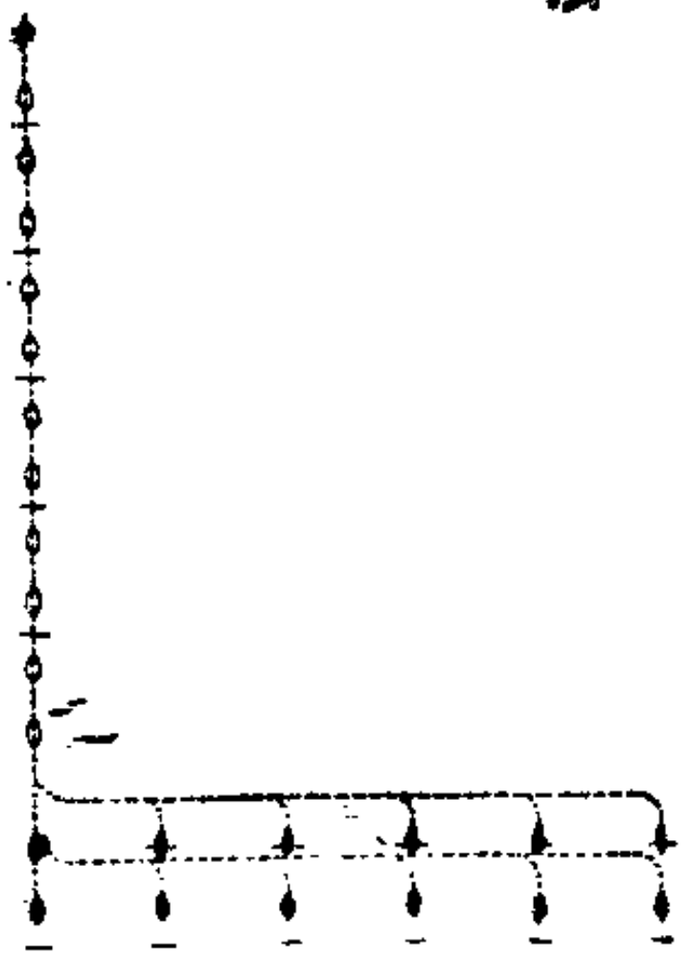
第一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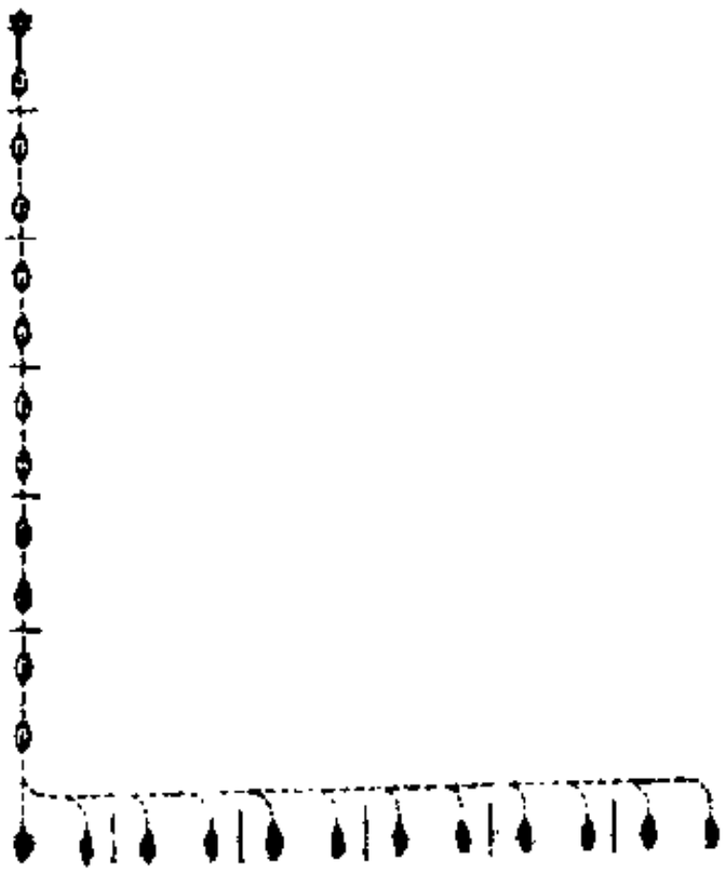
第一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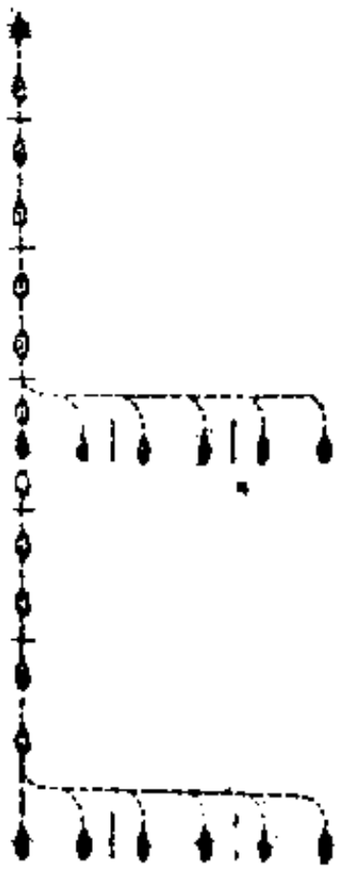
第一號
第一法



第一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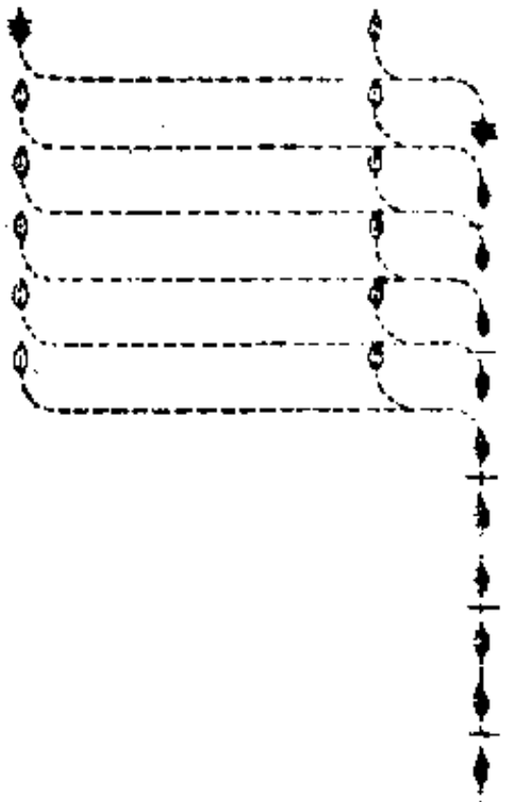
第一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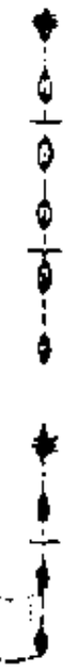
第一號
第二法

第一號
第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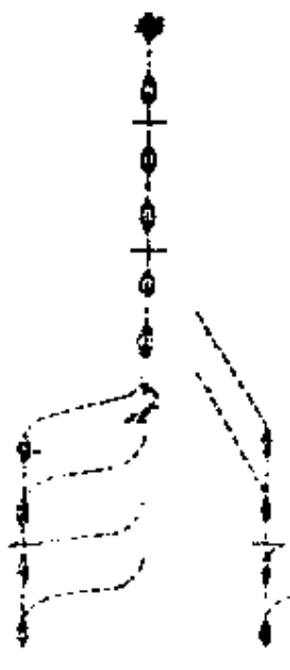
第二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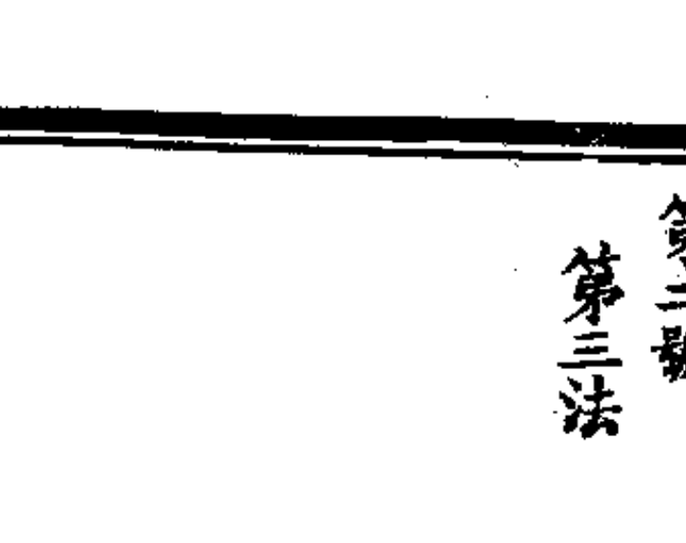
第二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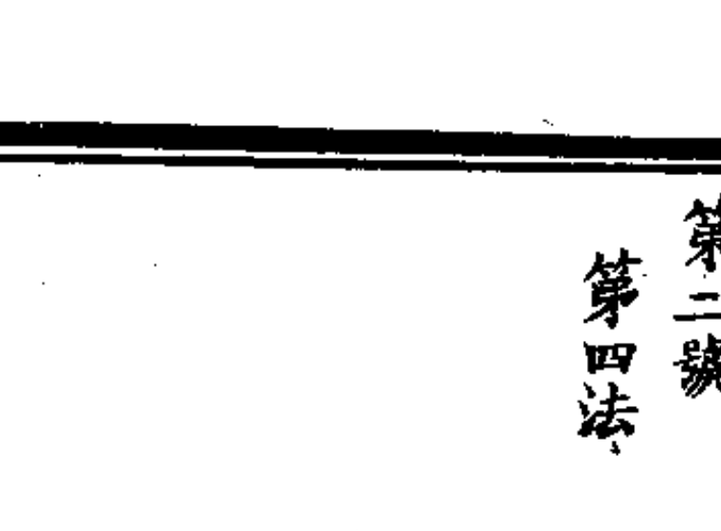
第二號
第三法



第二號
第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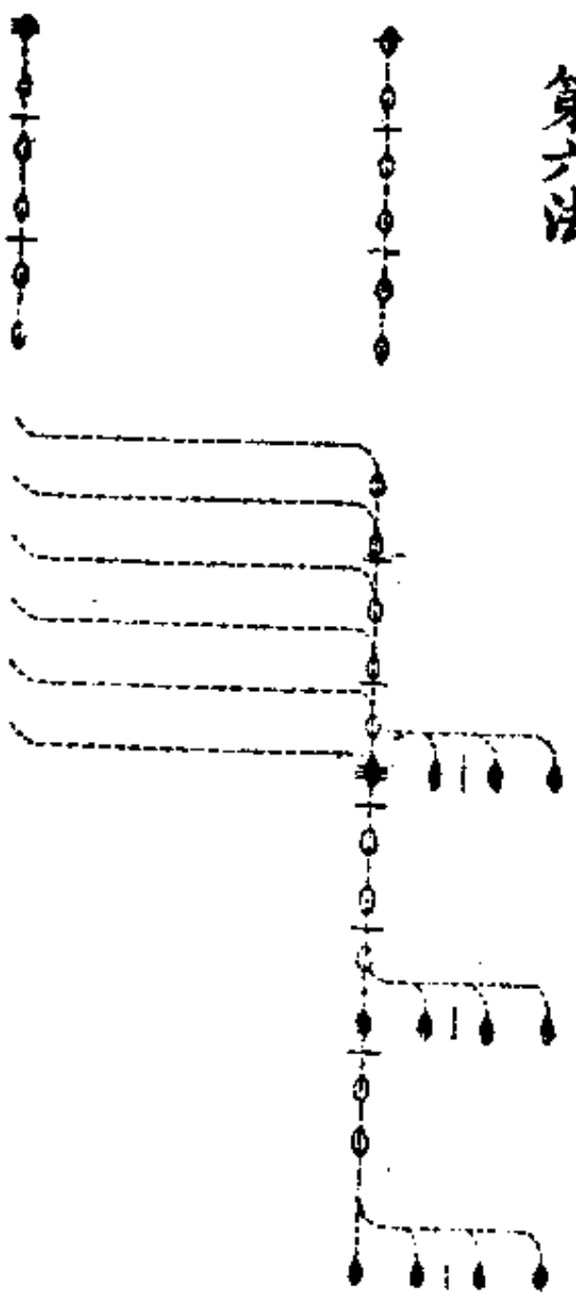


第二號
第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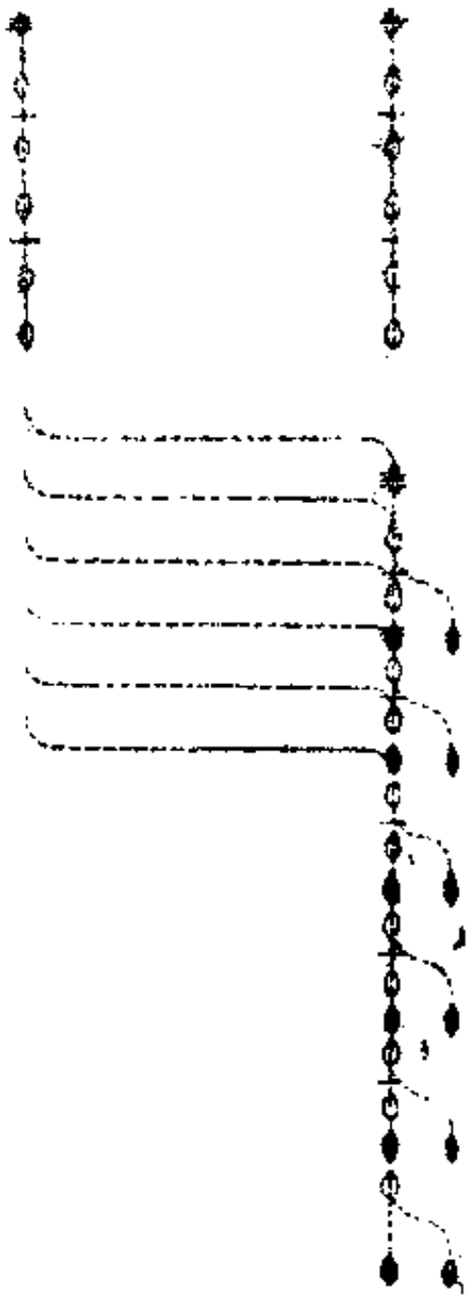


第二號
第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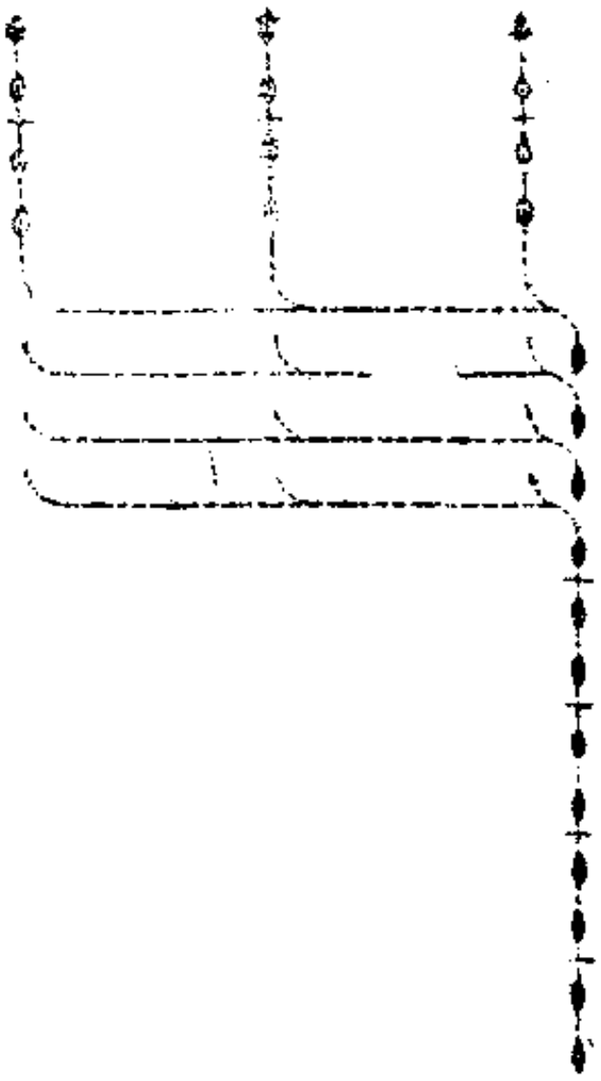
第二號
第六法



第二號
第六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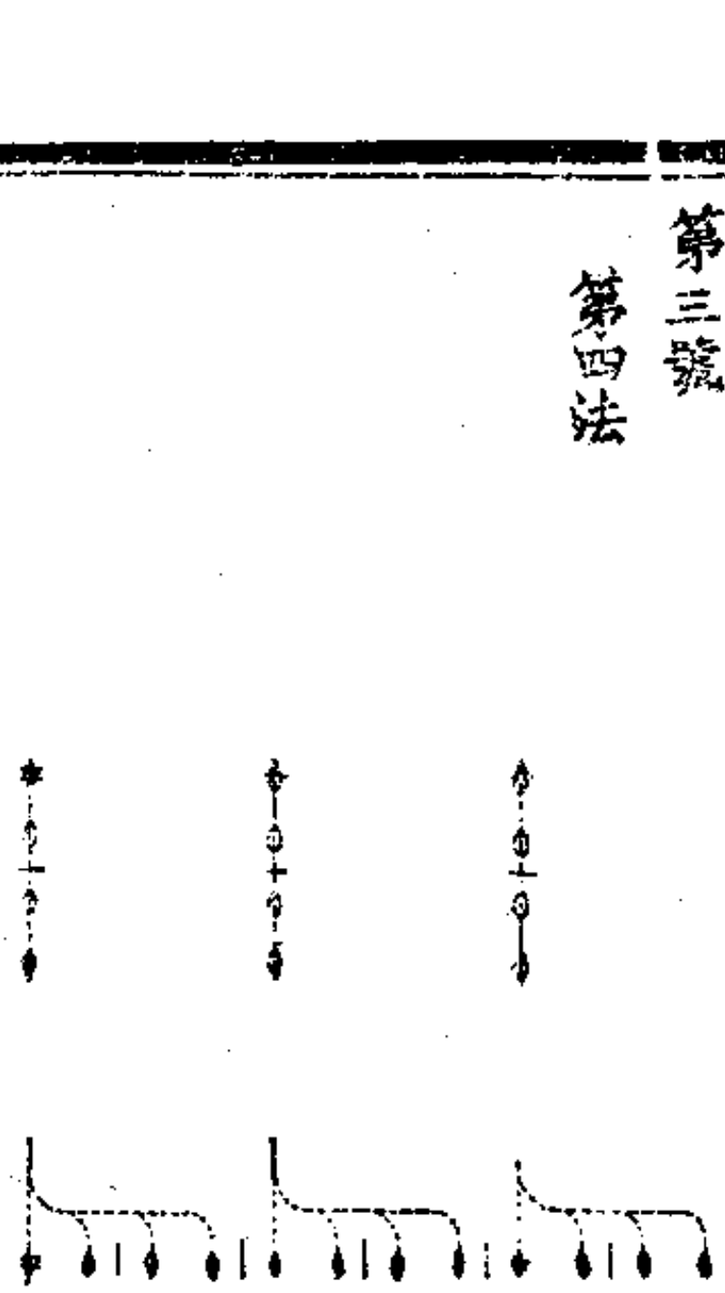
第三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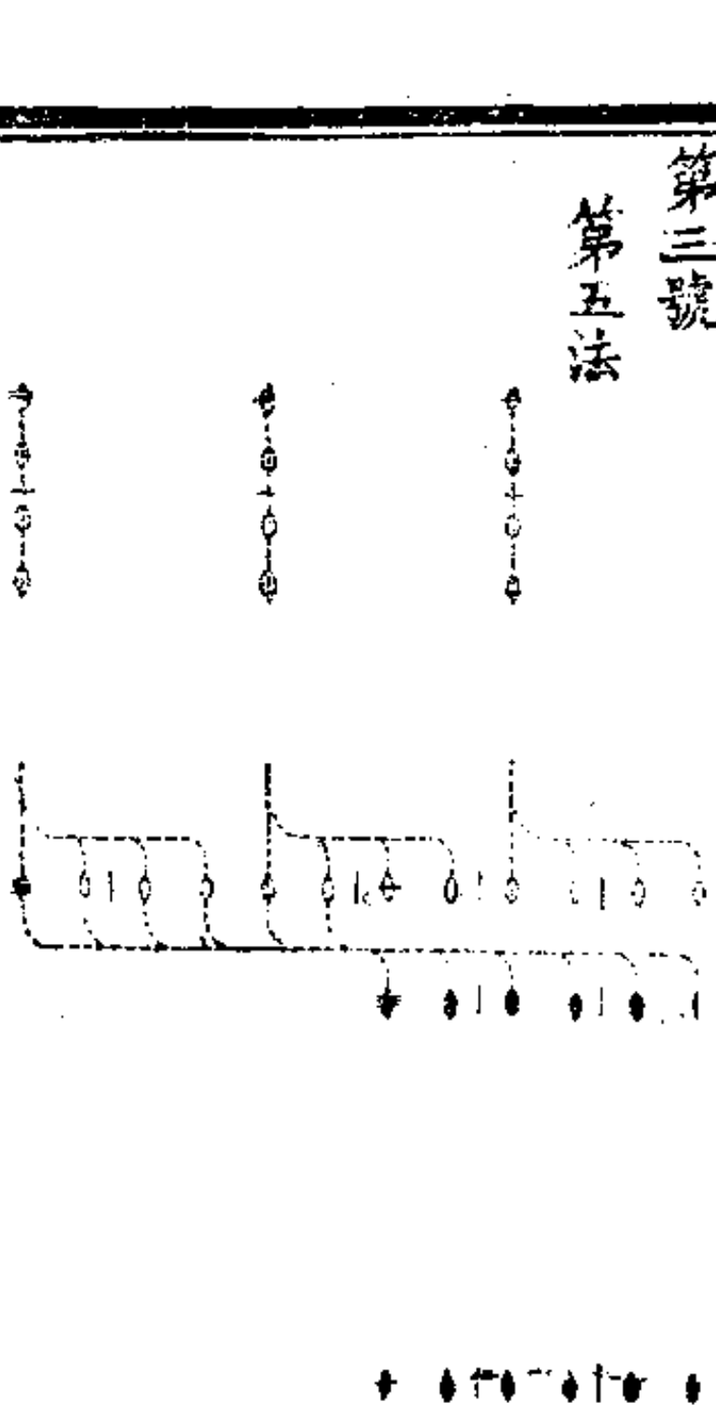
第三號
第二法

第三號
第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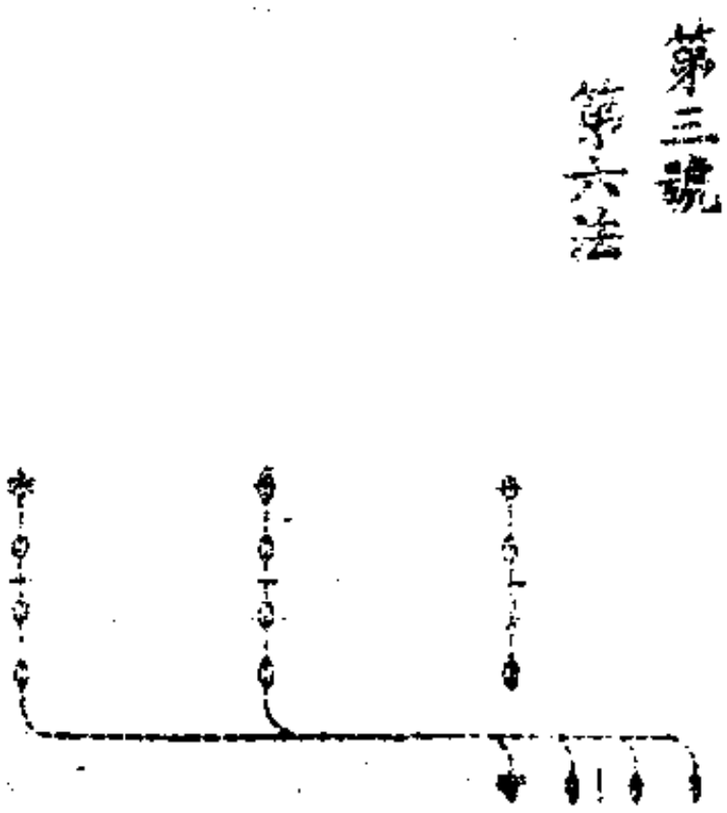
第三號
第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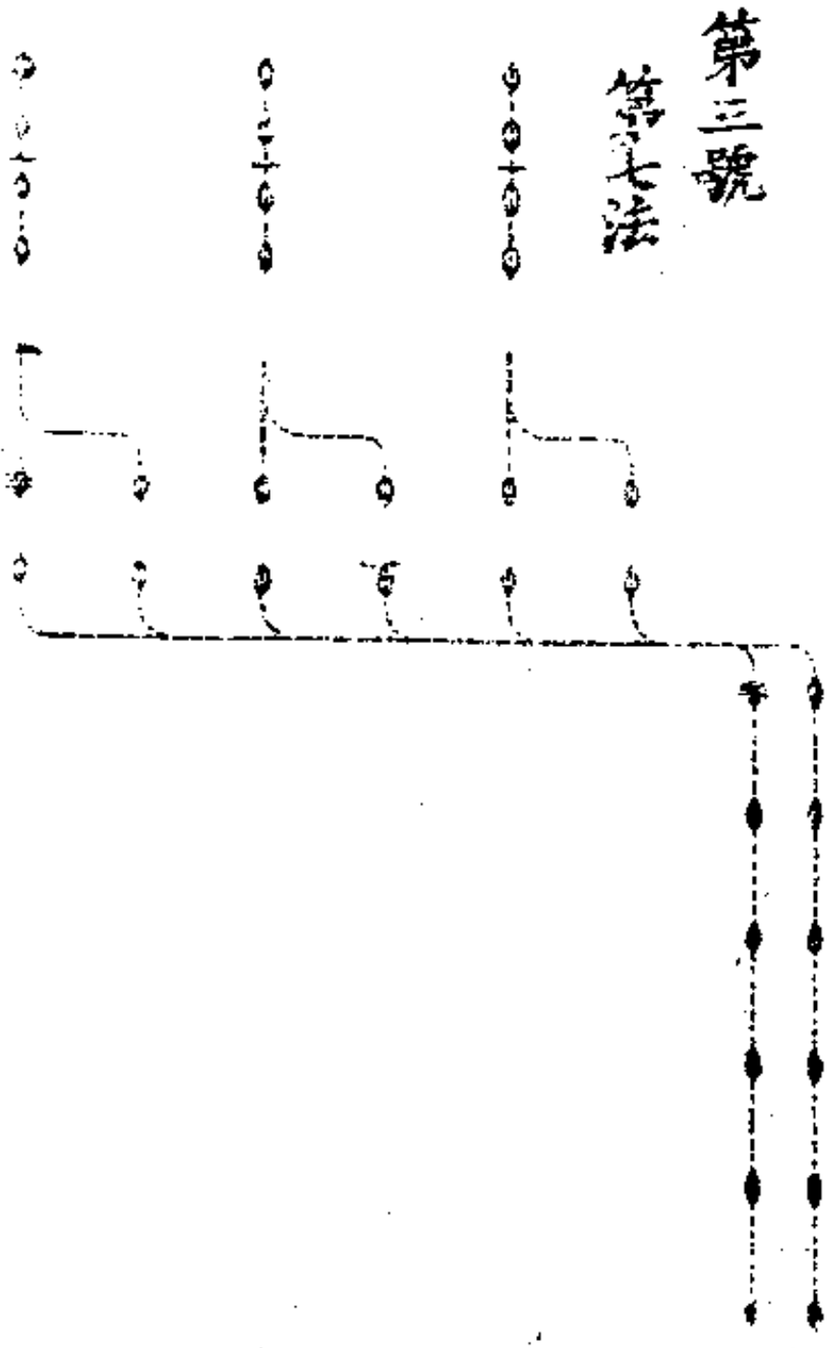
第三號
第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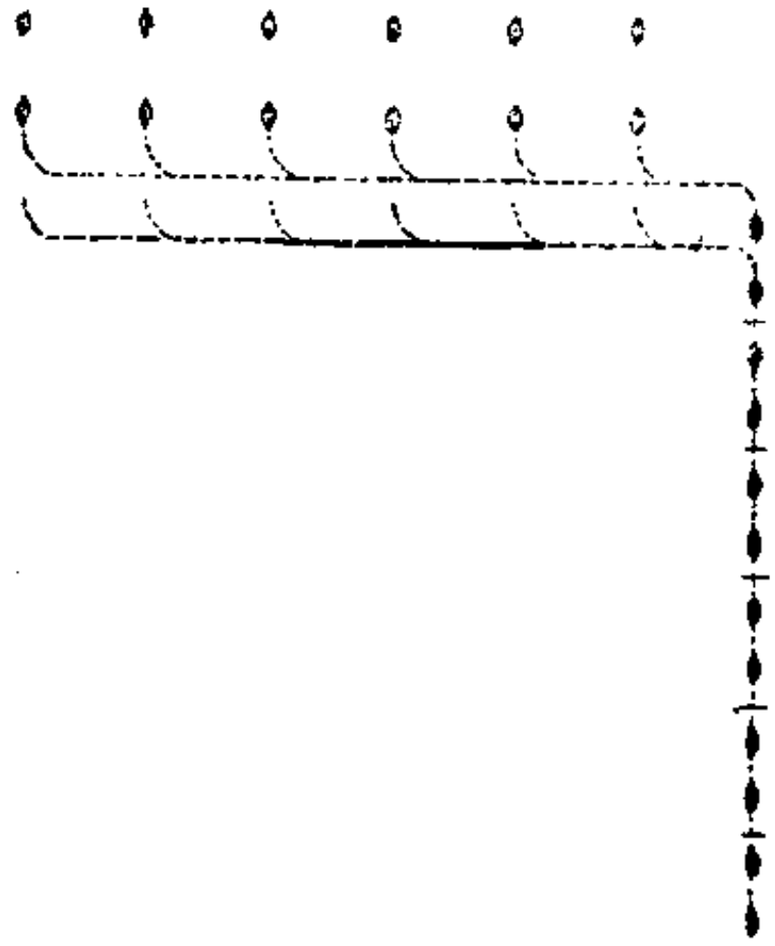
第三號
第六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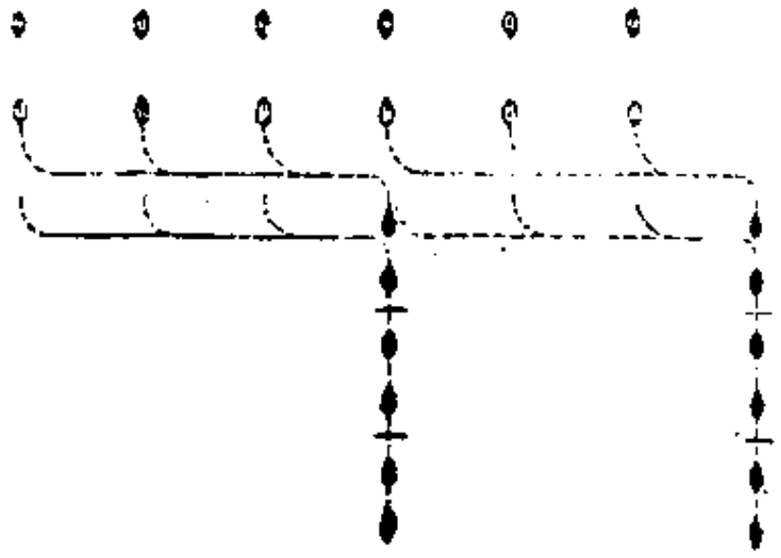
第三號
第七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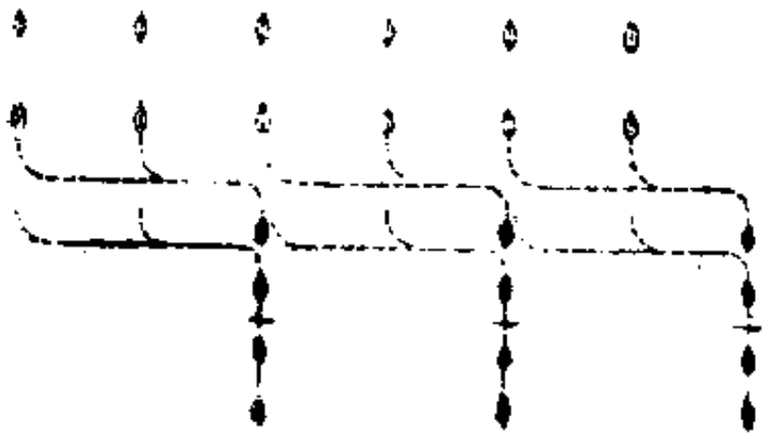
第四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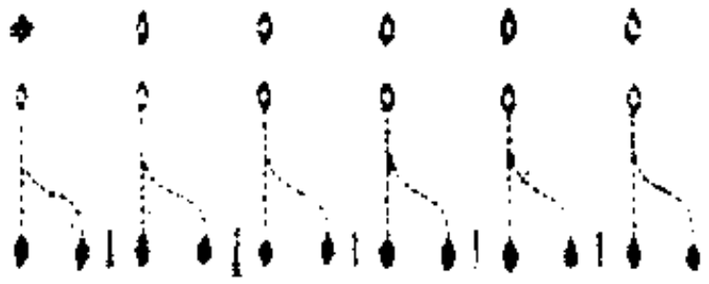
第四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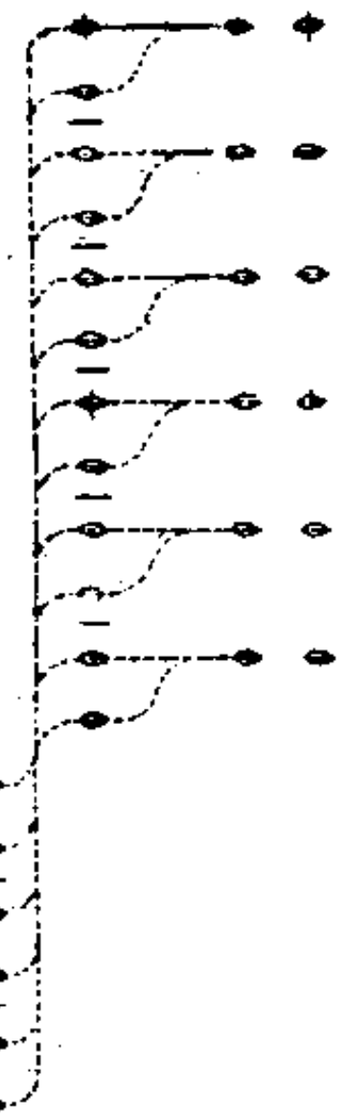
第四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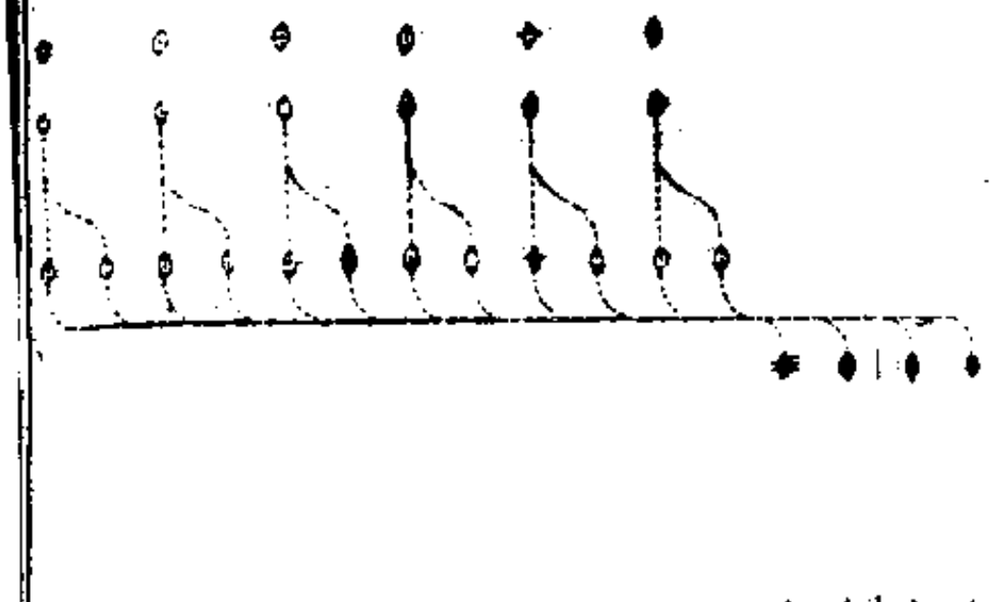
第四號
第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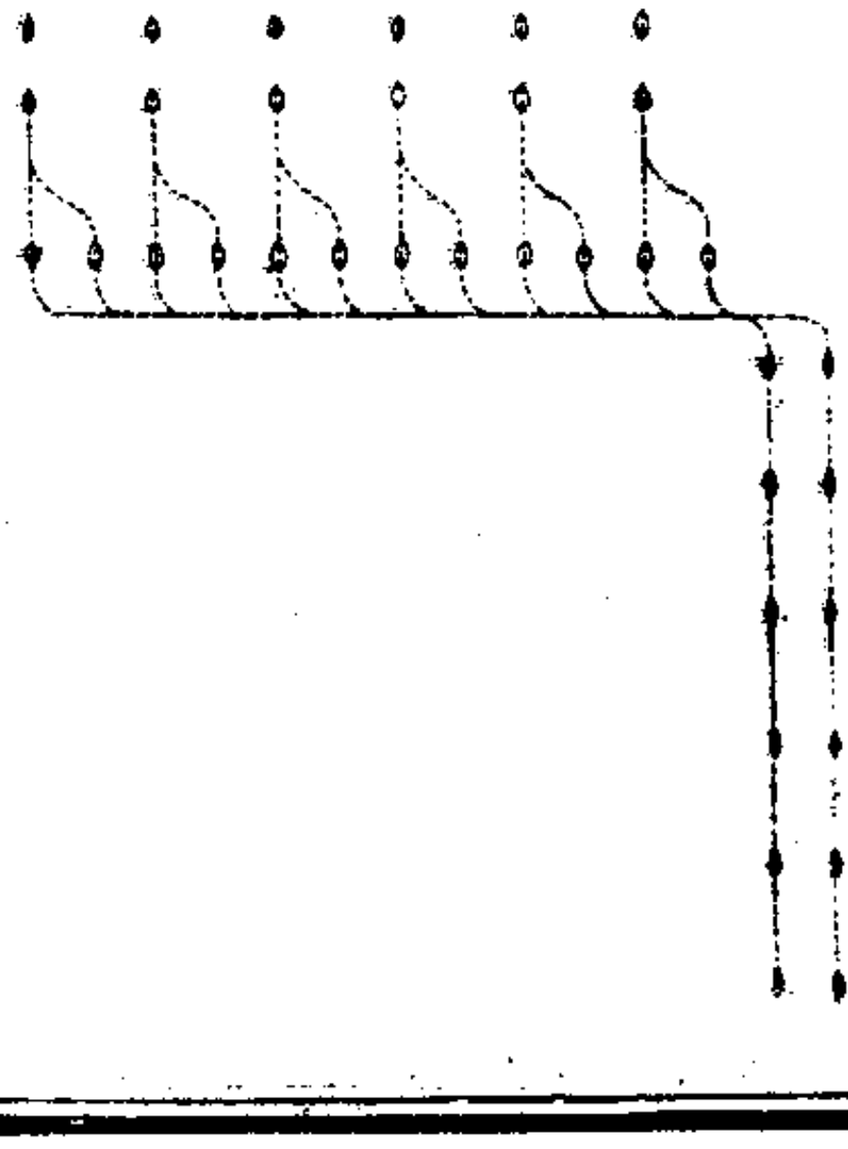
第四號
第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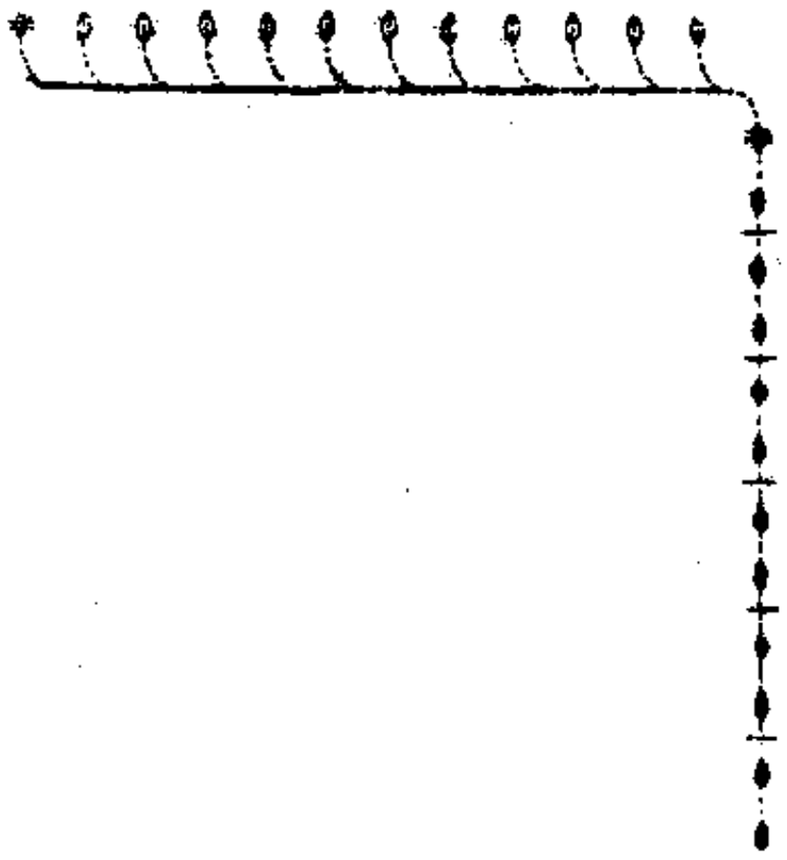
第四號
第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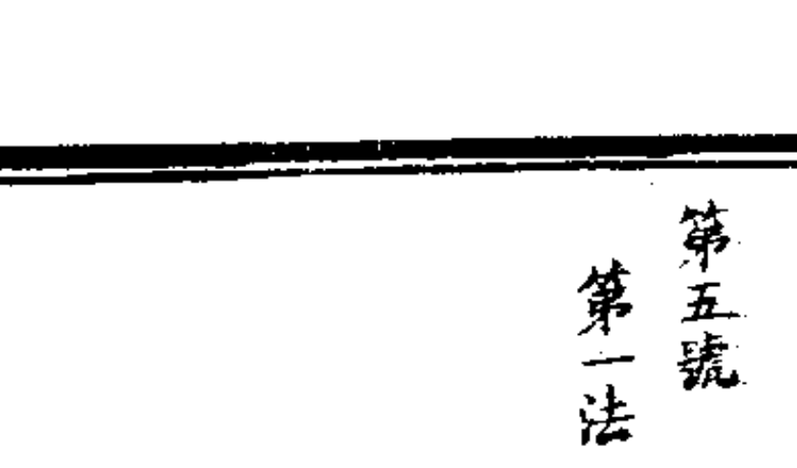
第四號
第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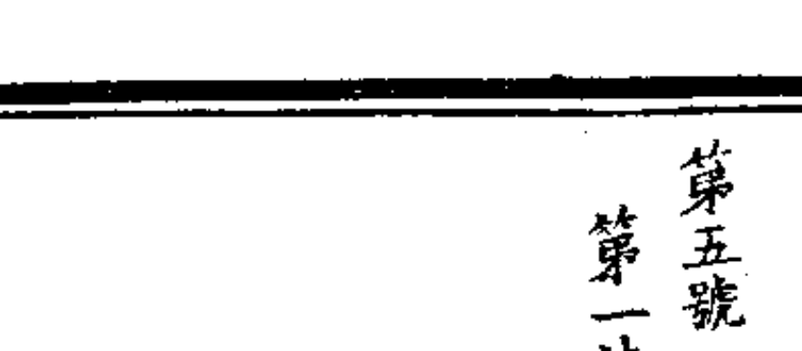
第五號
第一法



第五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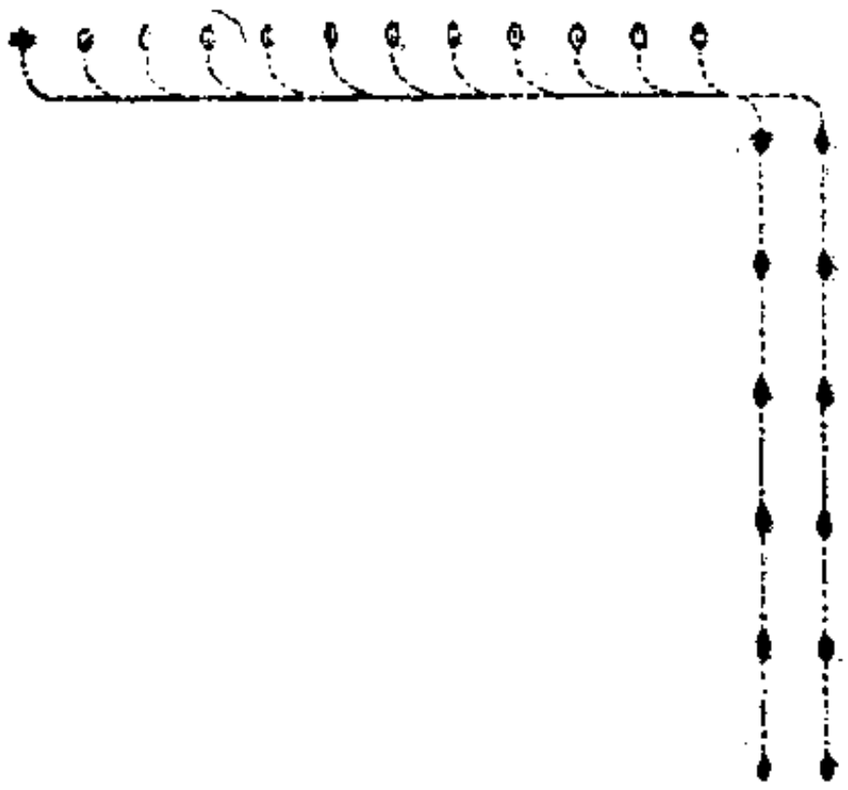
第五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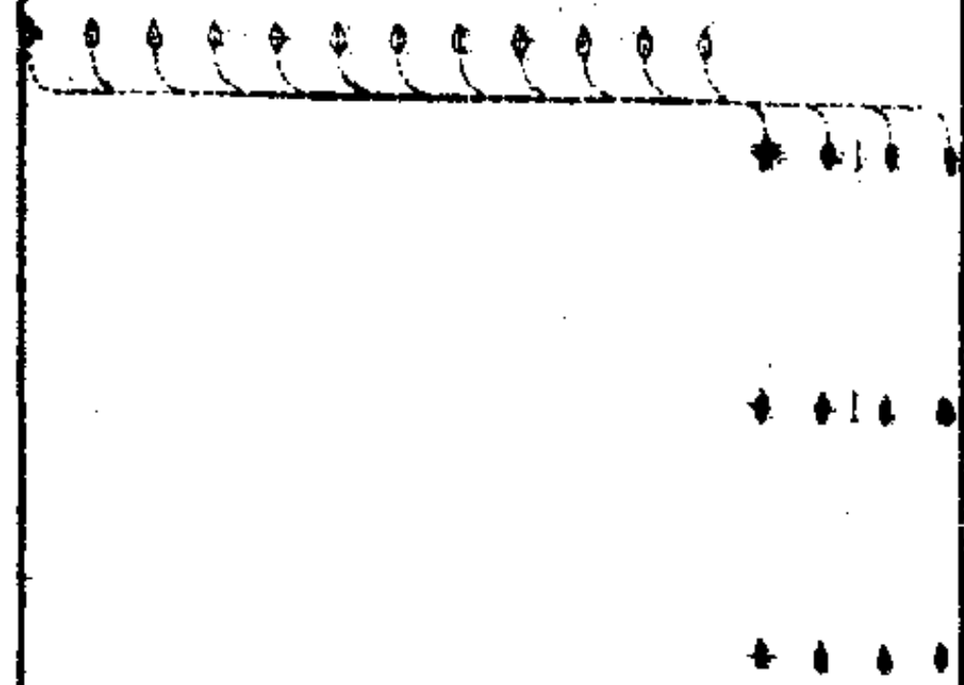
第五號
第二法

第五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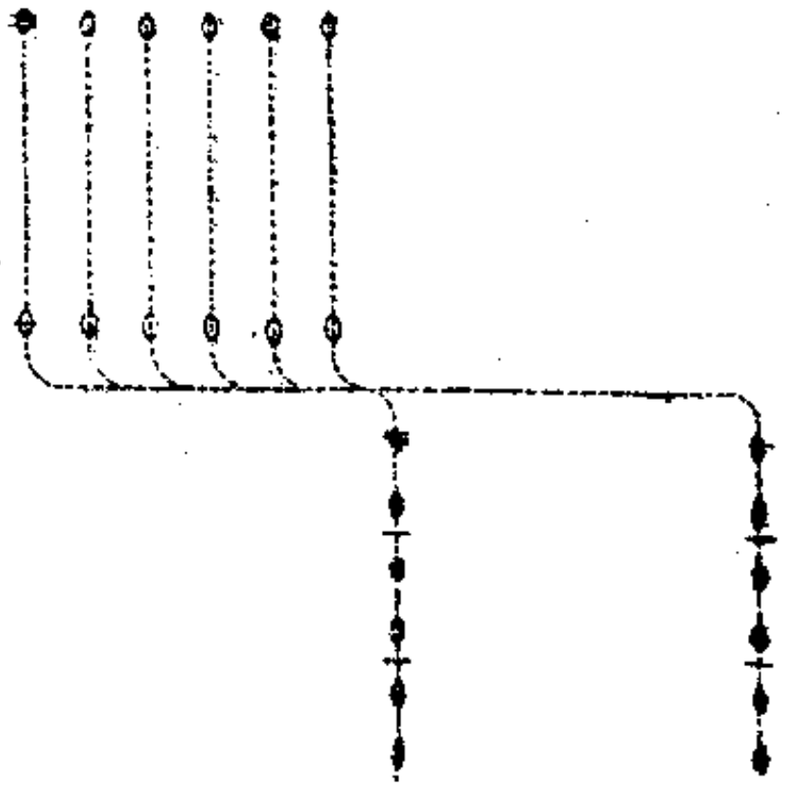
第五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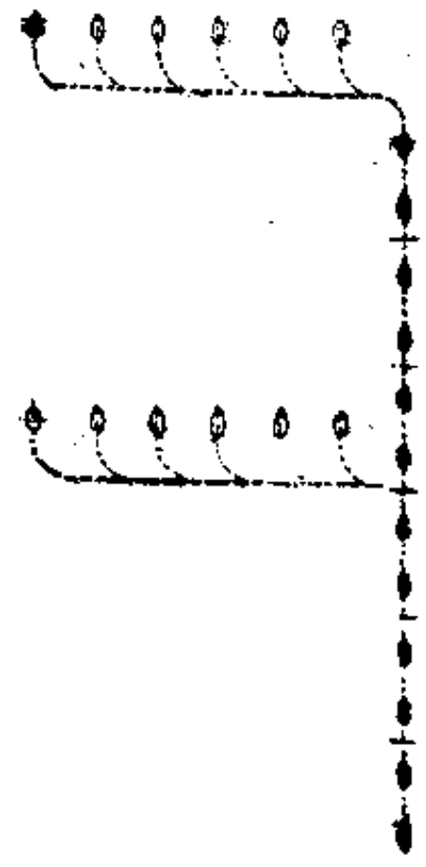
第五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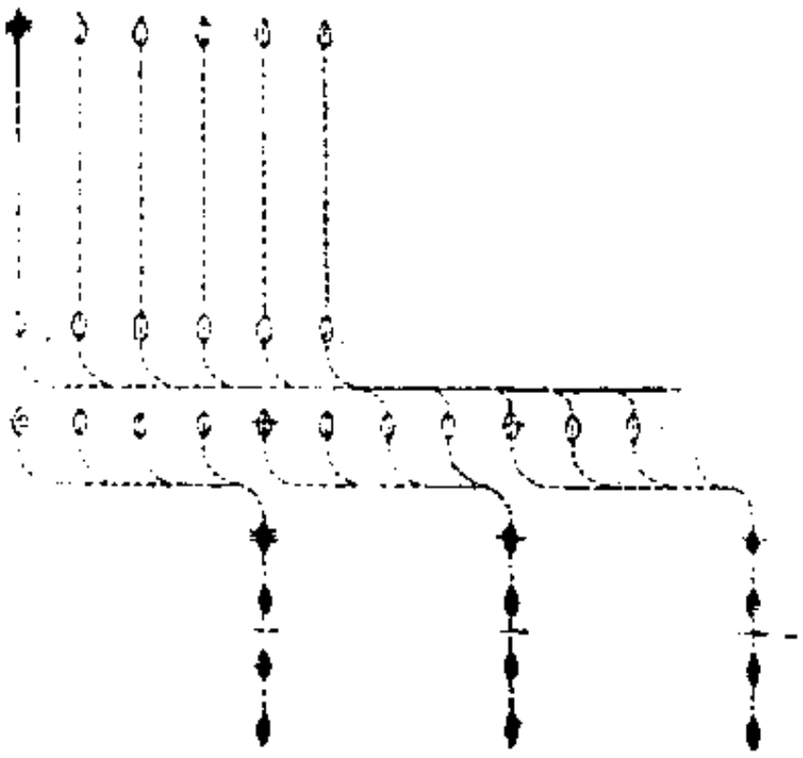
第六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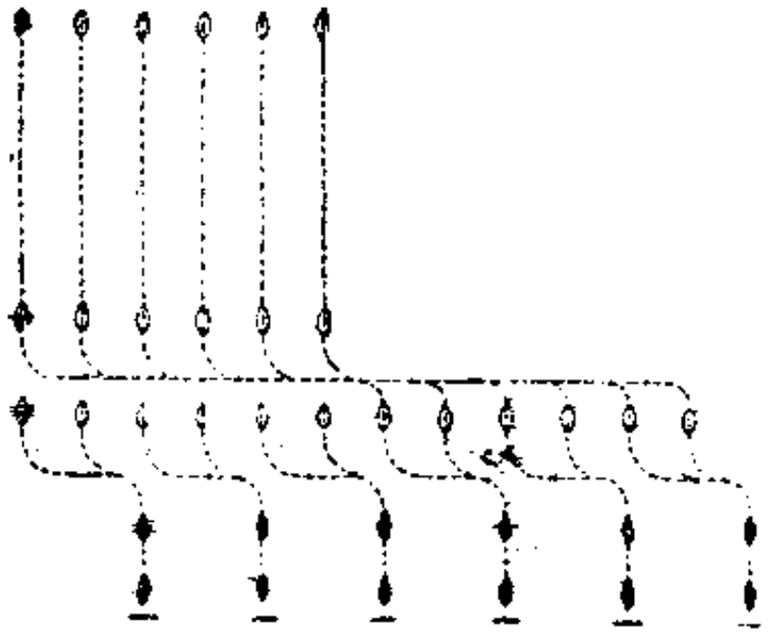
第六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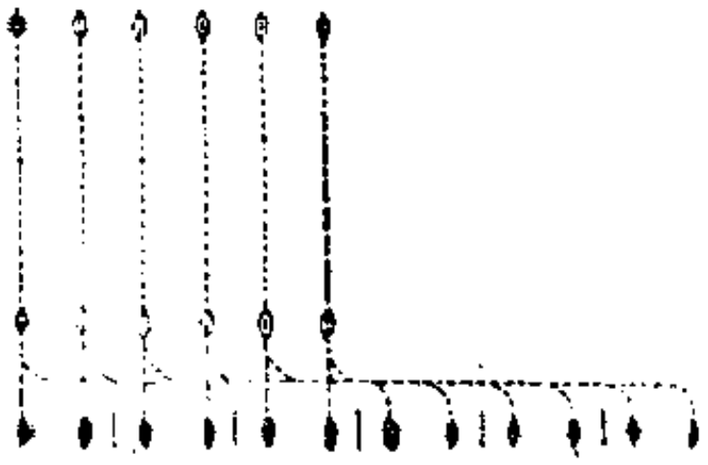
第六號
第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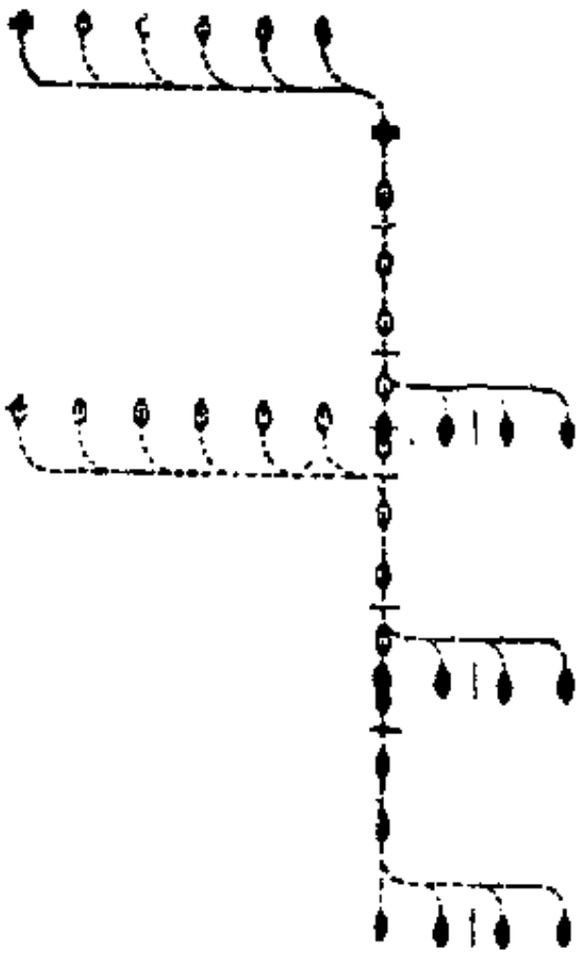
第六號
第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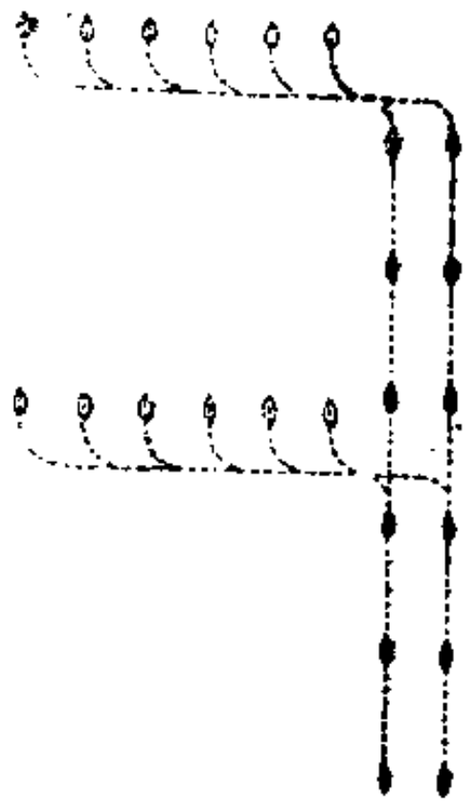
第六號
第四法



第六號
第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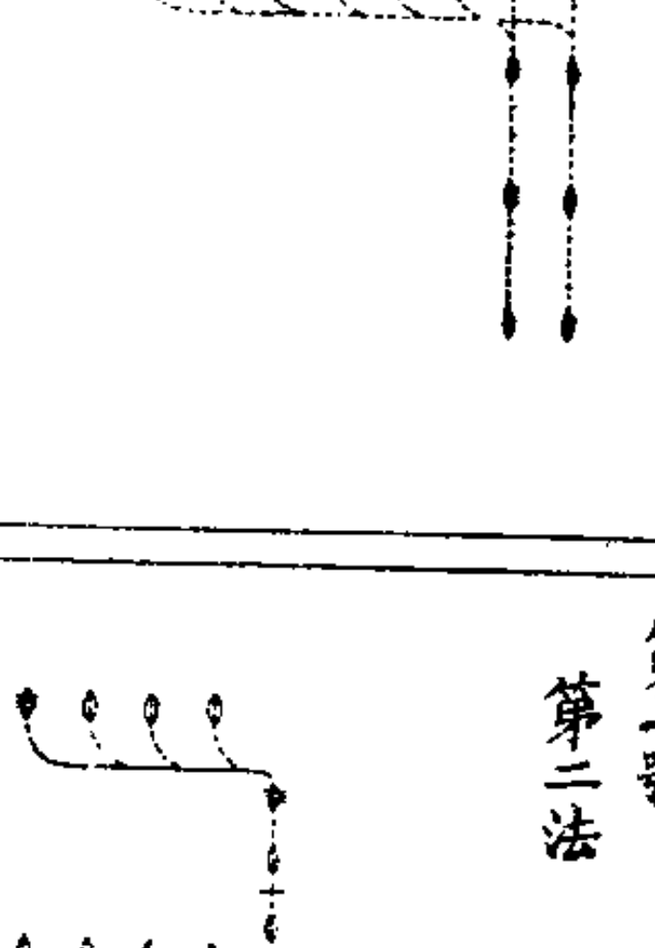


第六號
第六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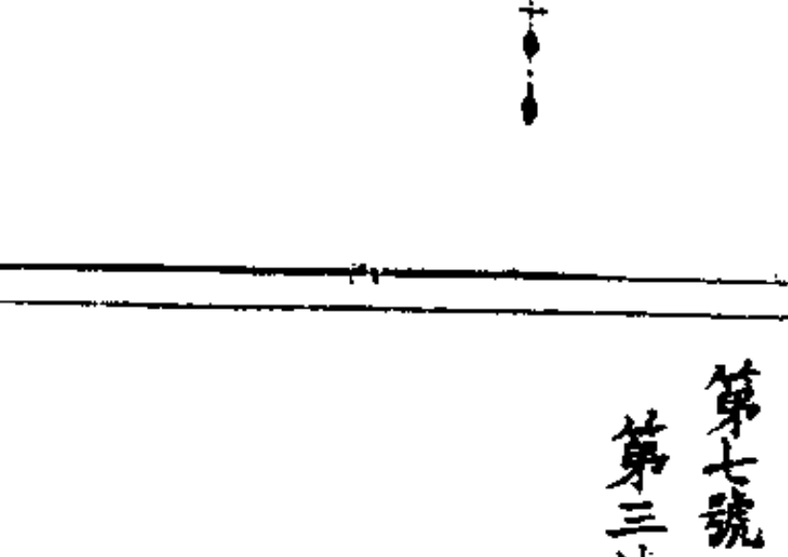


第七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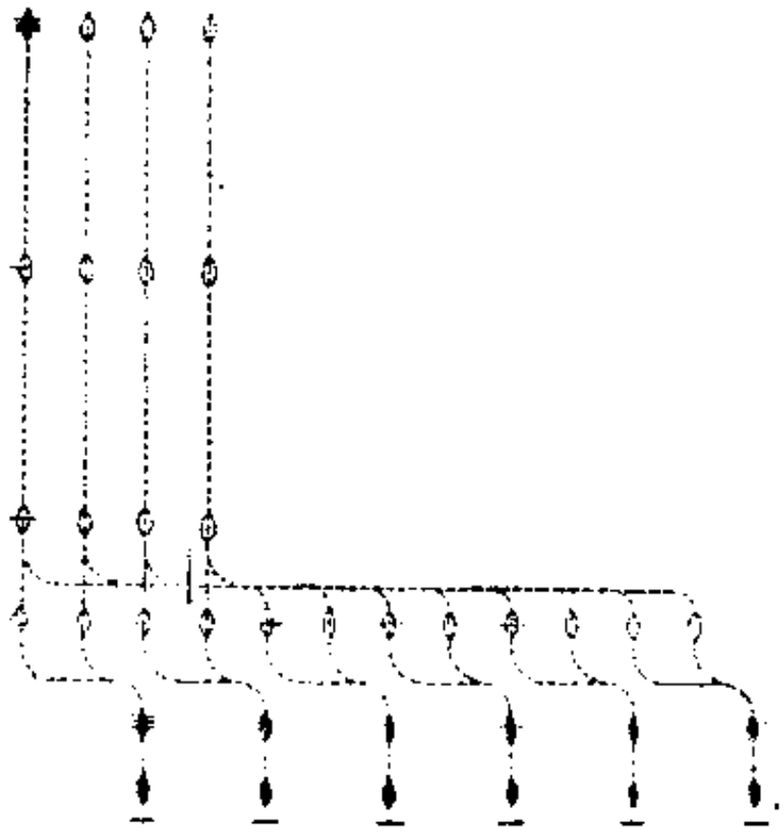
第七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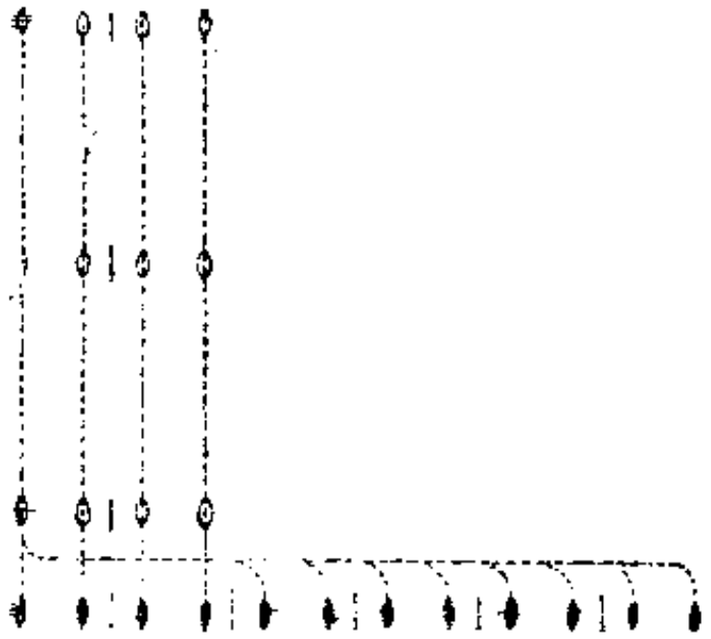
第七號
第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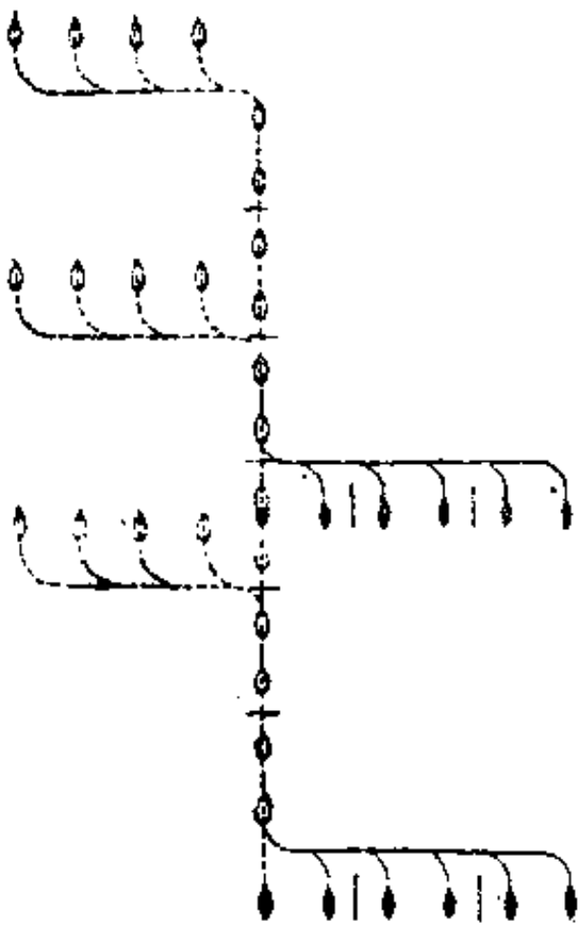
第七號
第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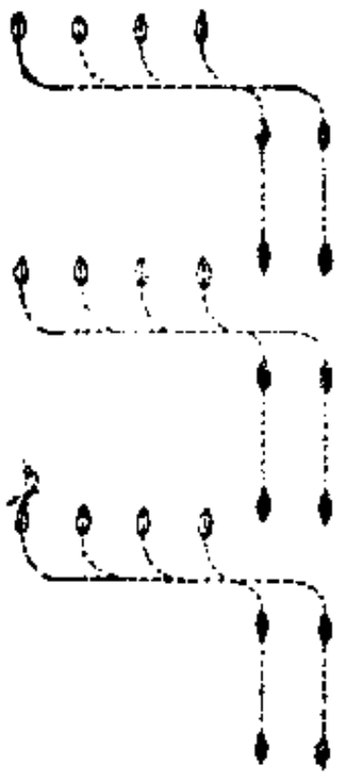
第七號
第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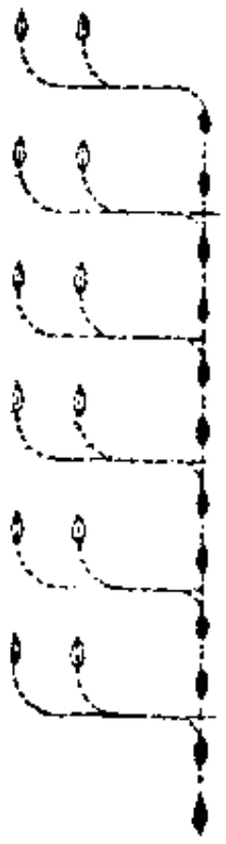
第七號
第六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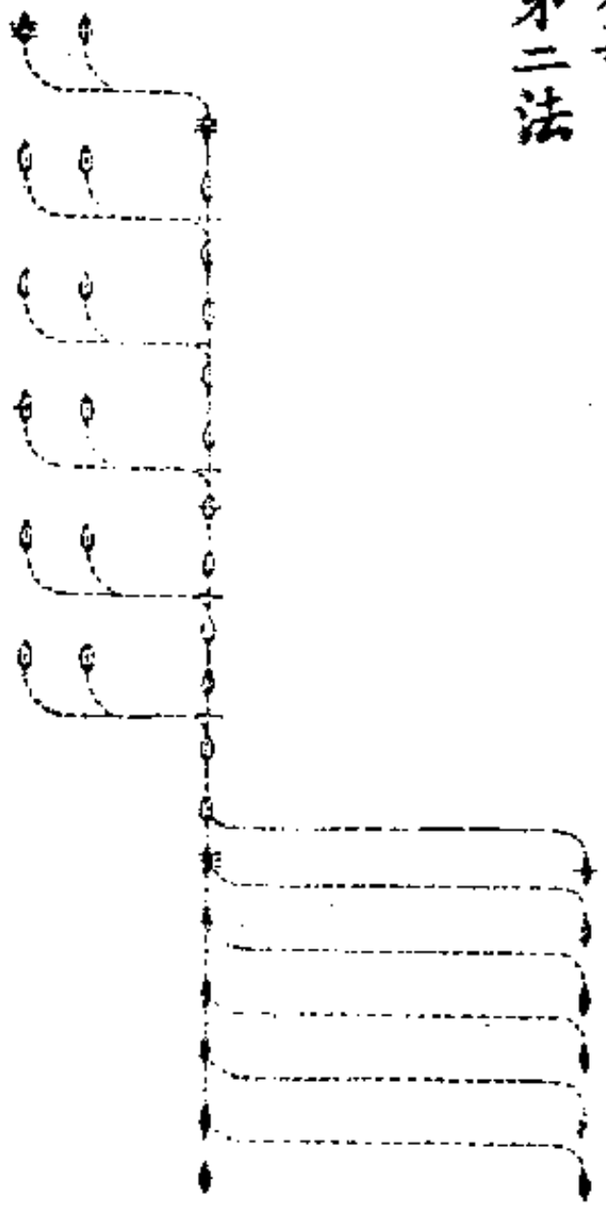
第七號
第七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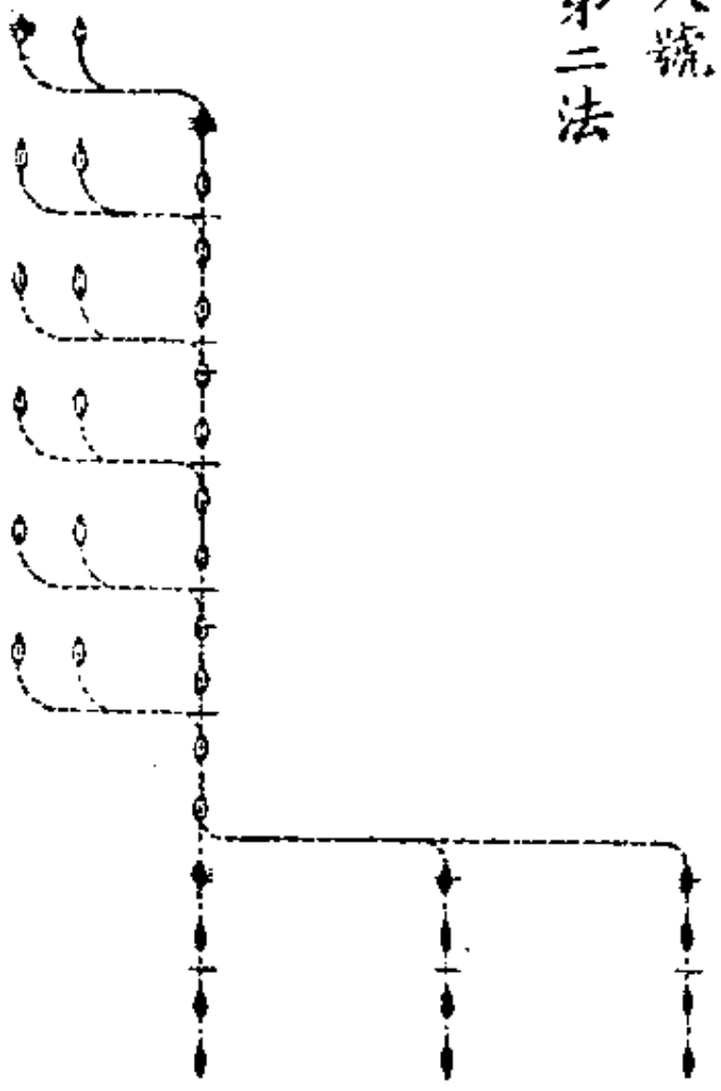
第八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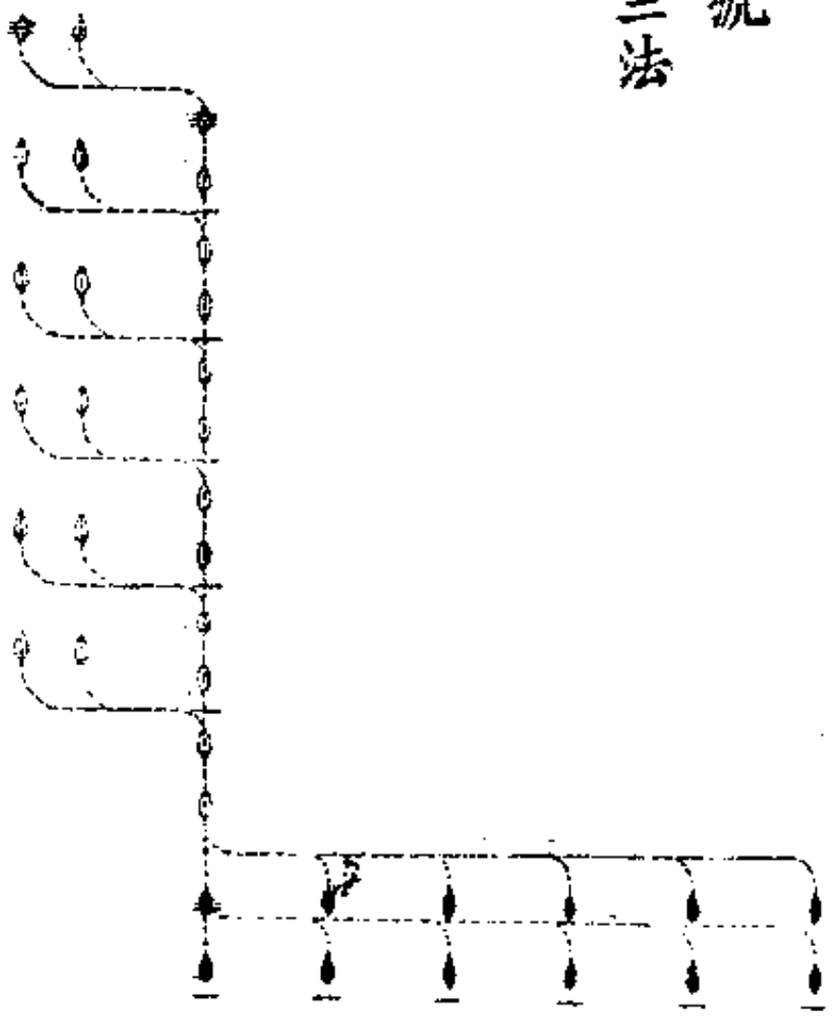
第八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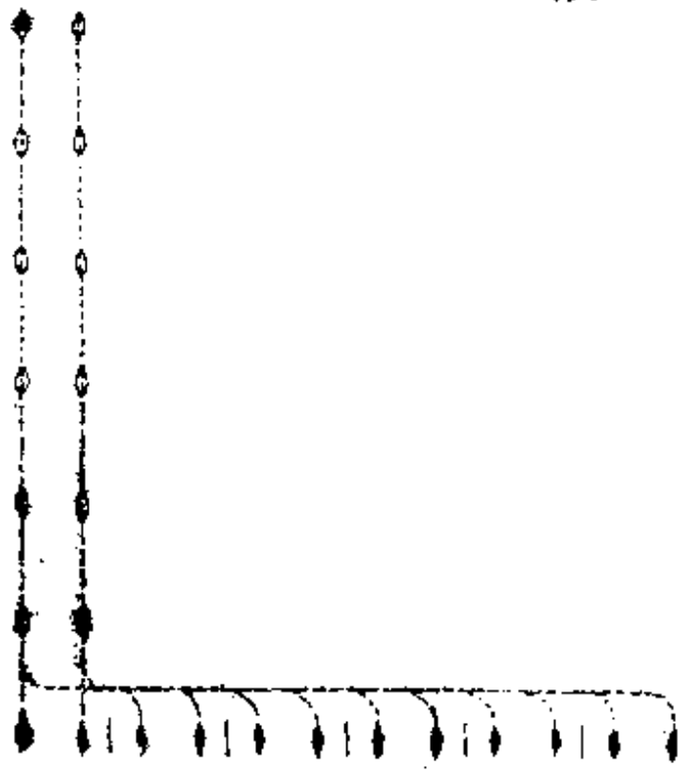
第八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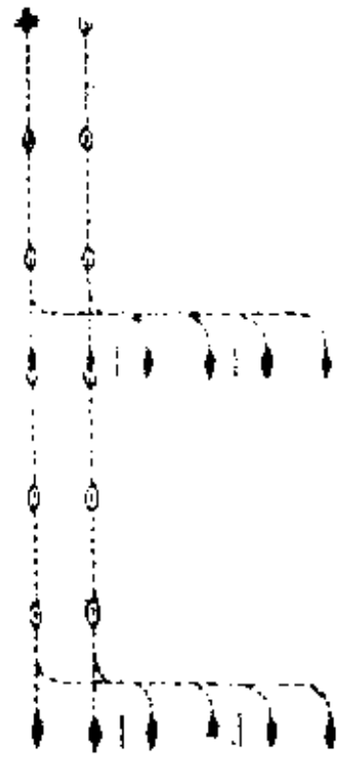
第八號
第二法



第八號
第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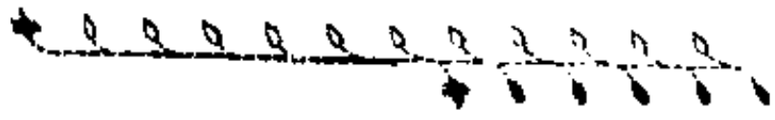


第八號
第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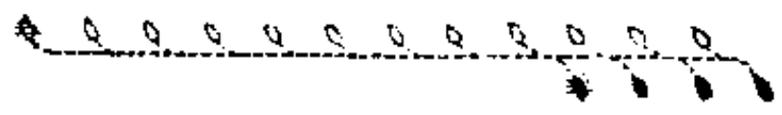


第八號
第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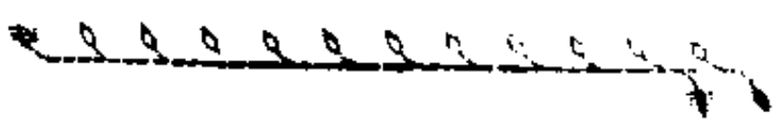
第九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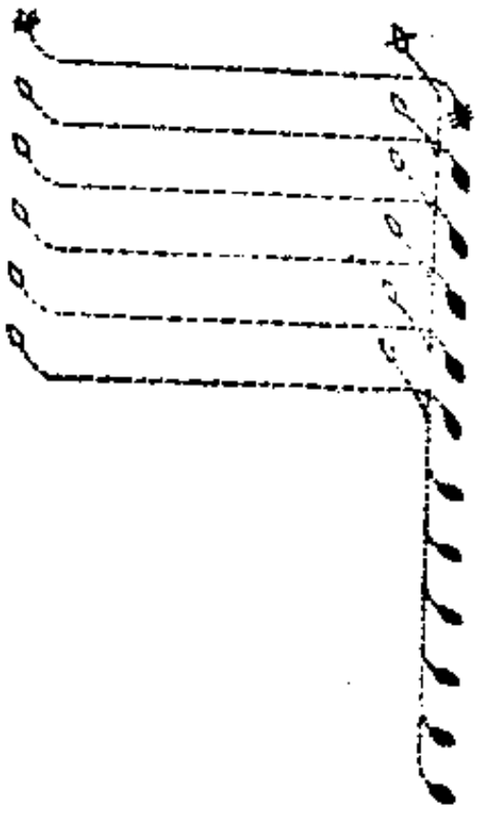
第九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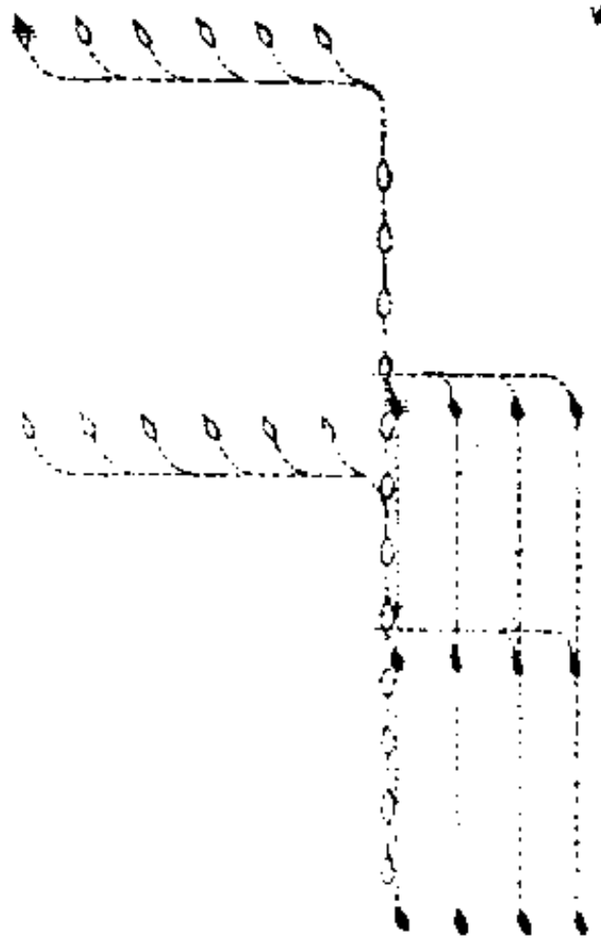
第九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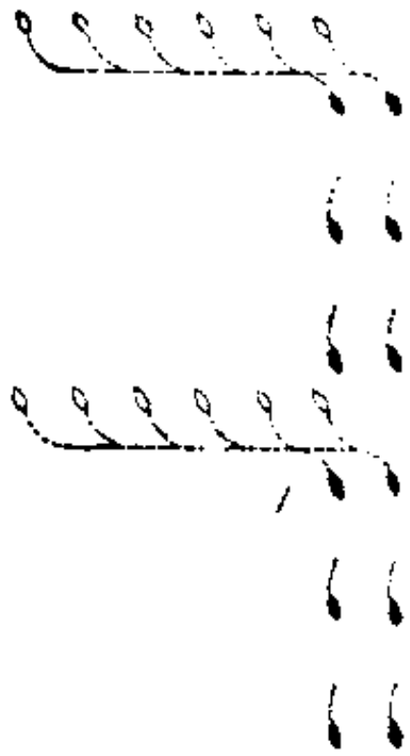
第十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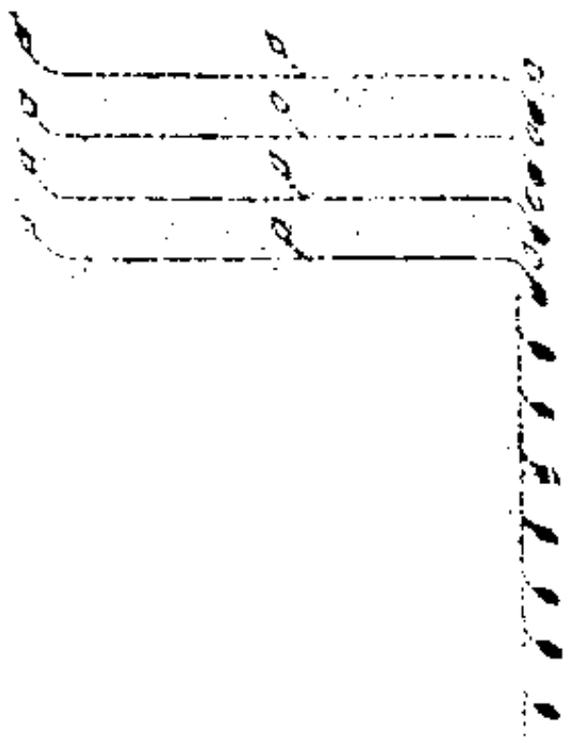
第十號
第二法



第十號
第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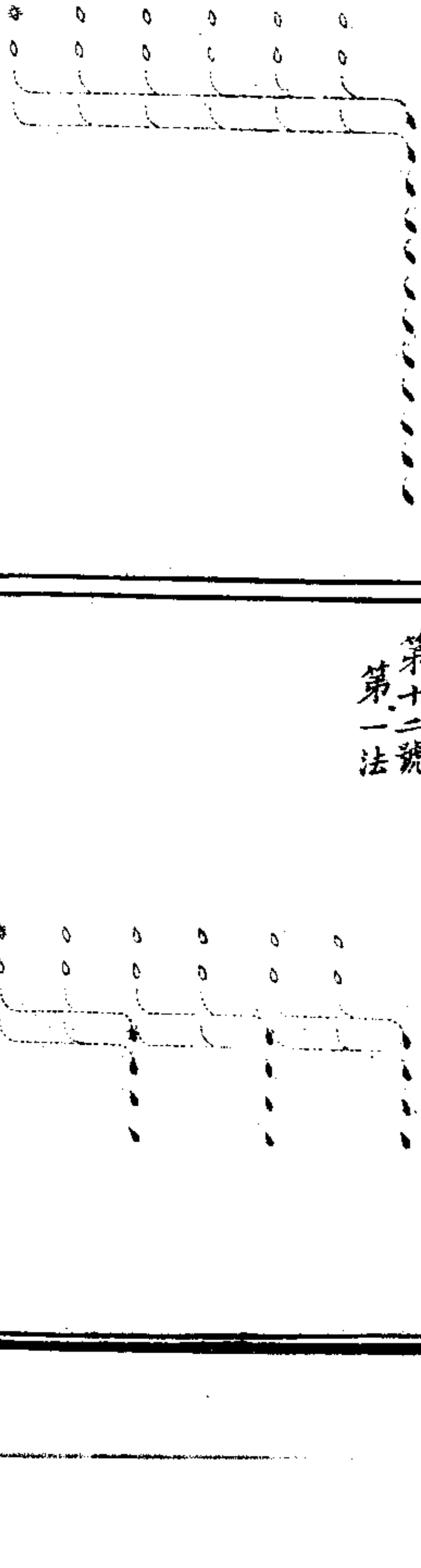


第十一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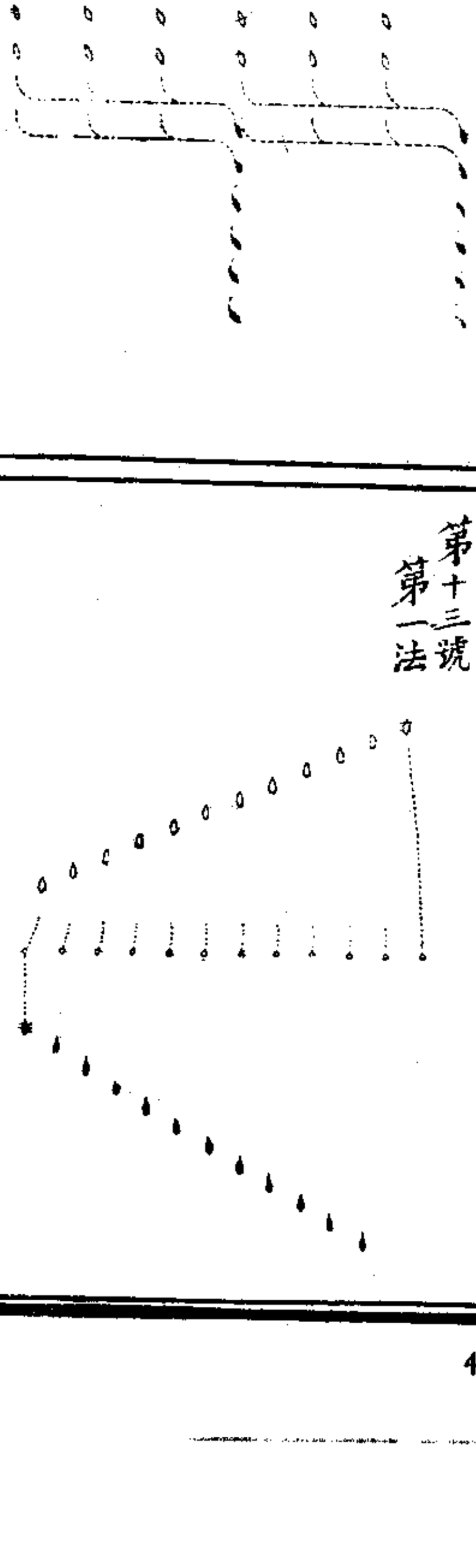


第十一號
第二法

第十二號
第一法



第十二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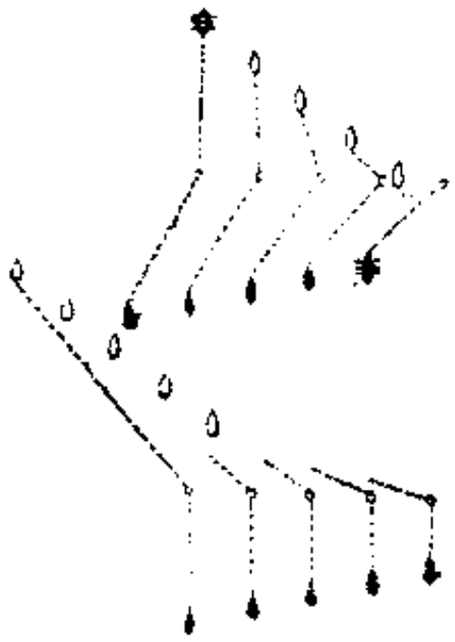


第十三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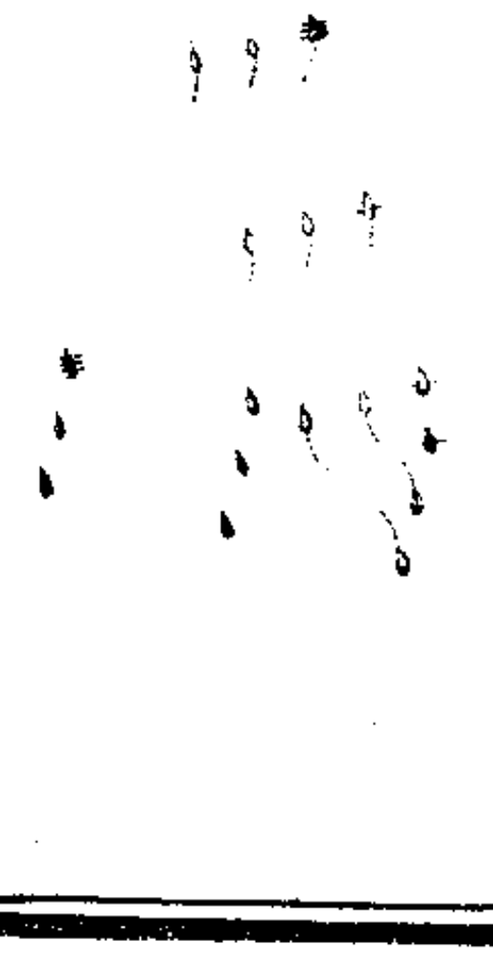
第十三號
第一法

第十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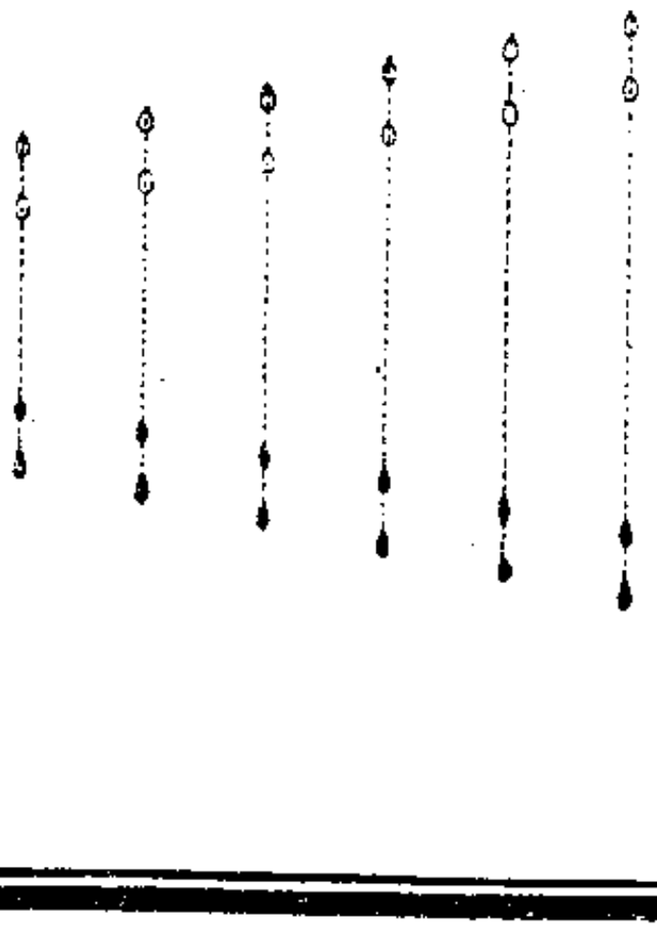
第十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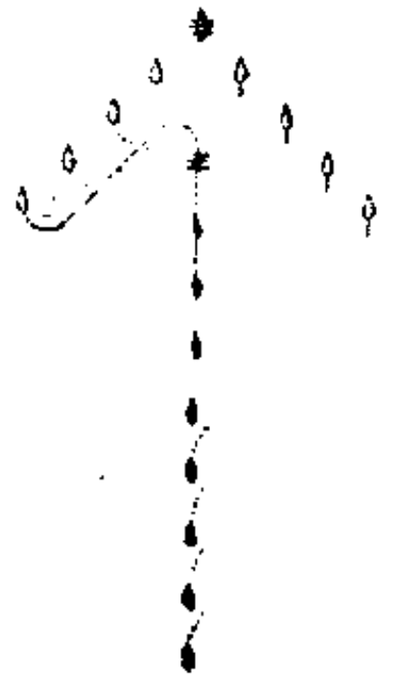
第十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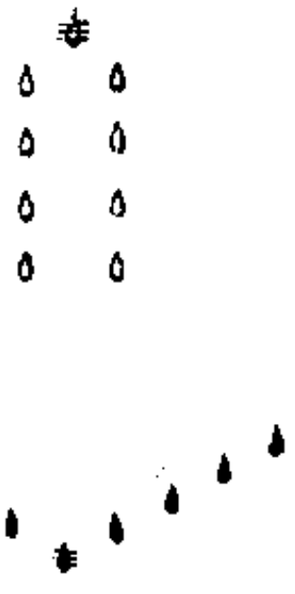
第十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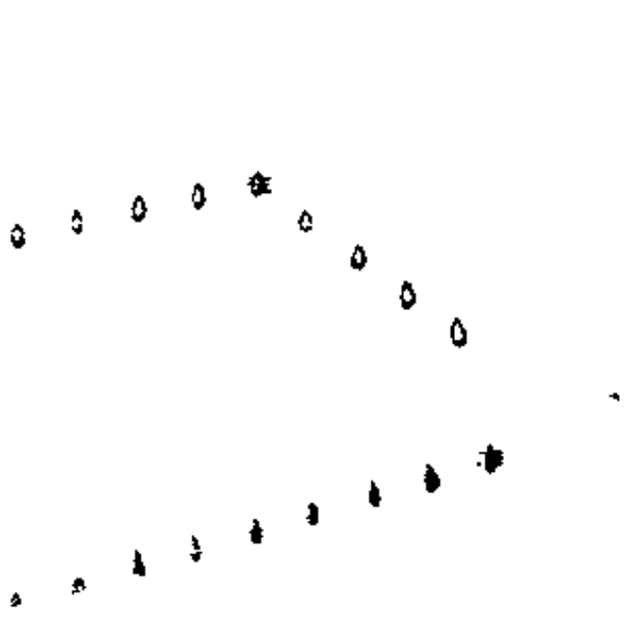
第十五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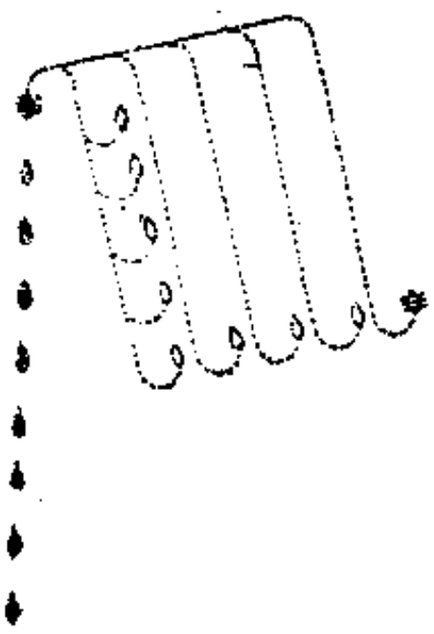
第十五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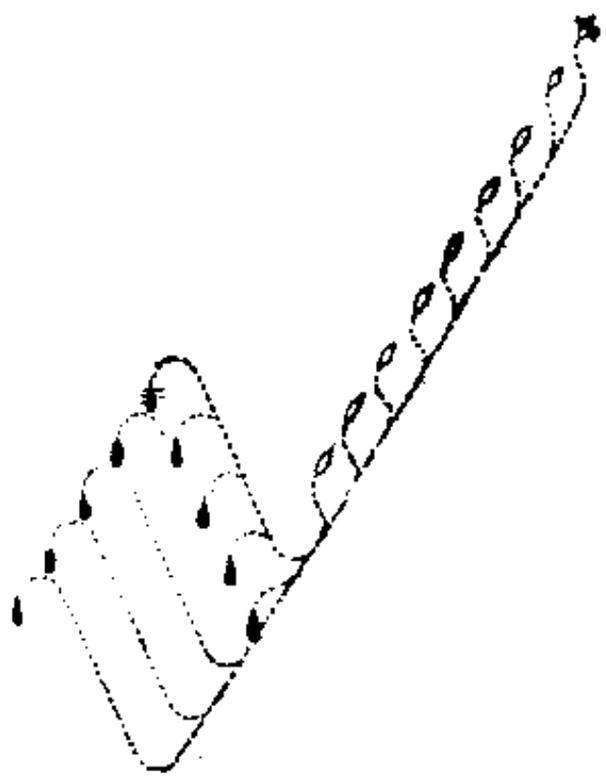
第十五號
第二法



第十六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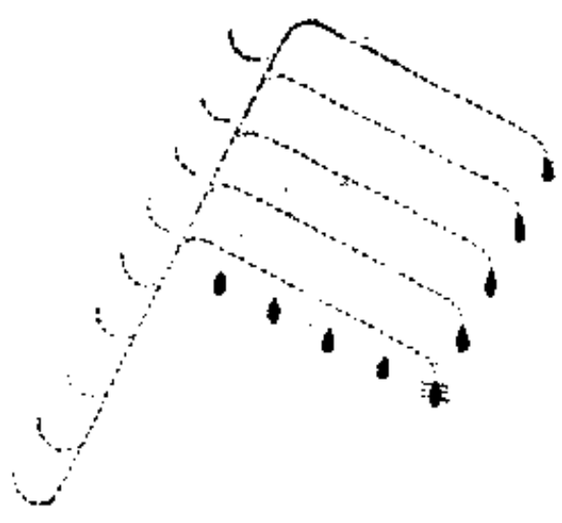
第十七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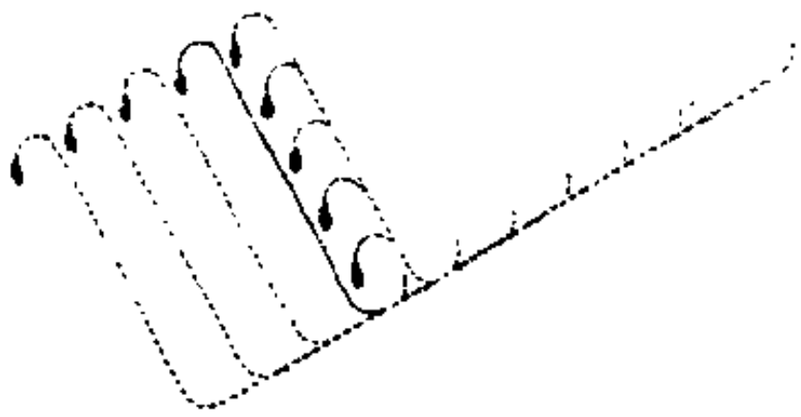
第十八號
第一法

第十八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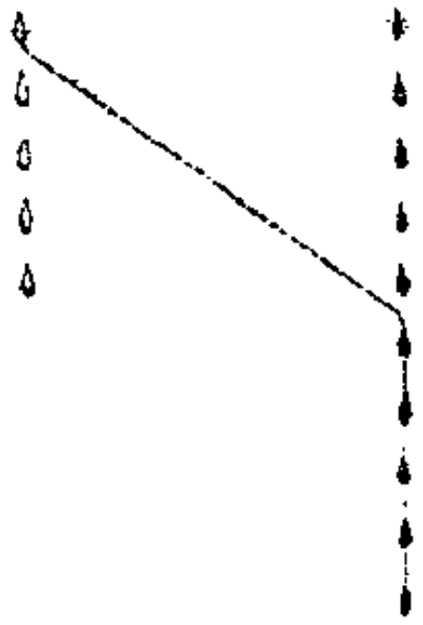
第十九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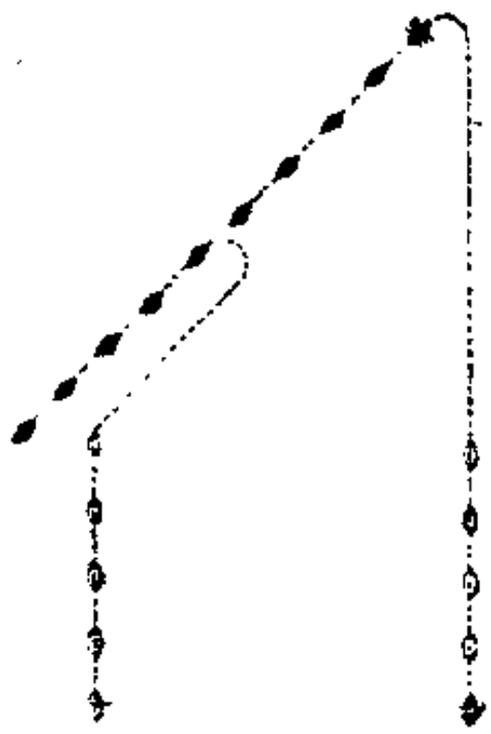
第十九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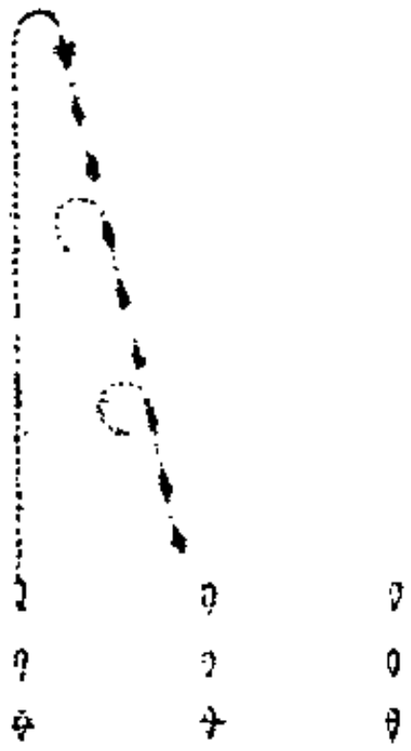
第二十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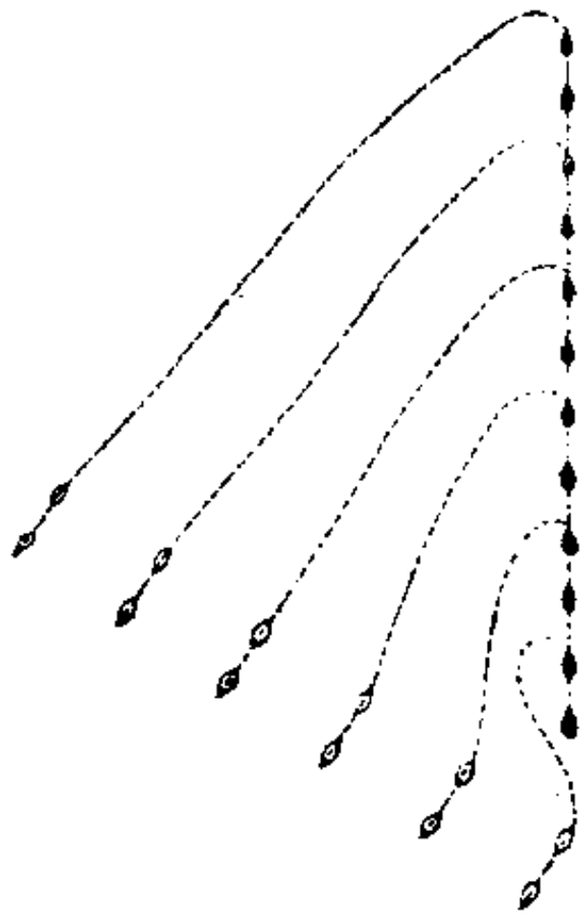
第二十號



第二十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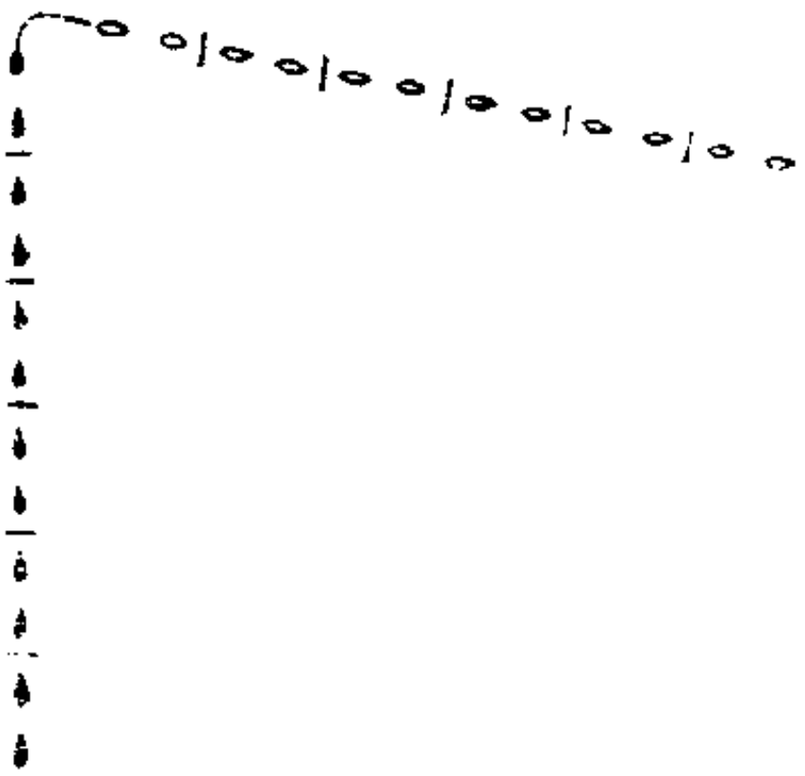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號



第二十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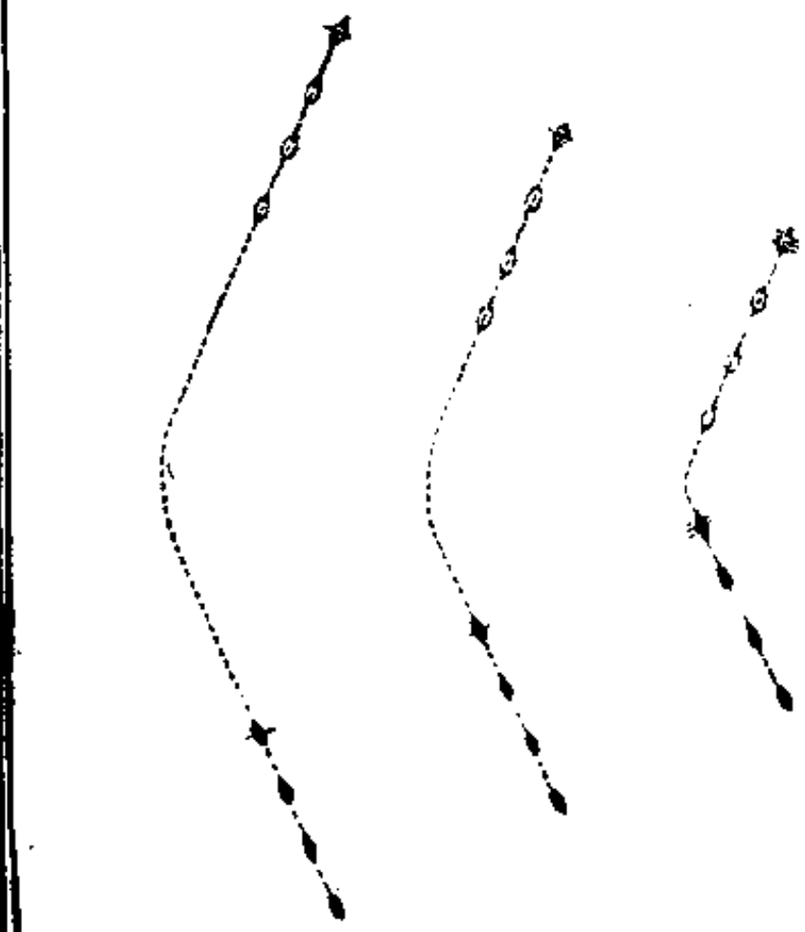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號

第二十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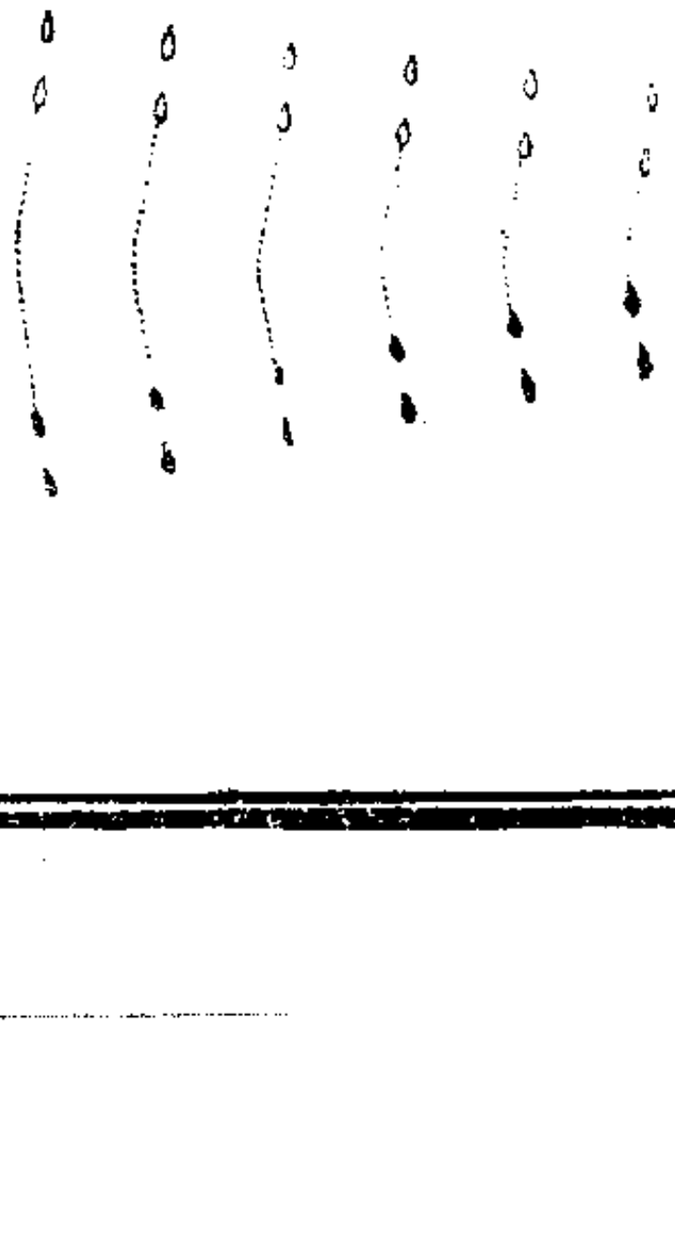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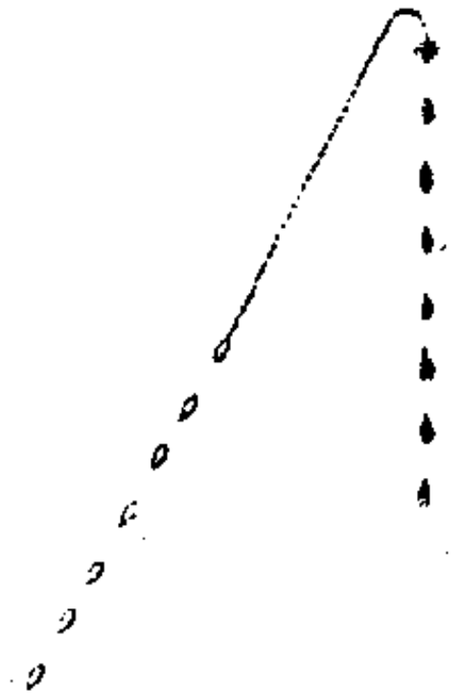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號



第二十五號



第二十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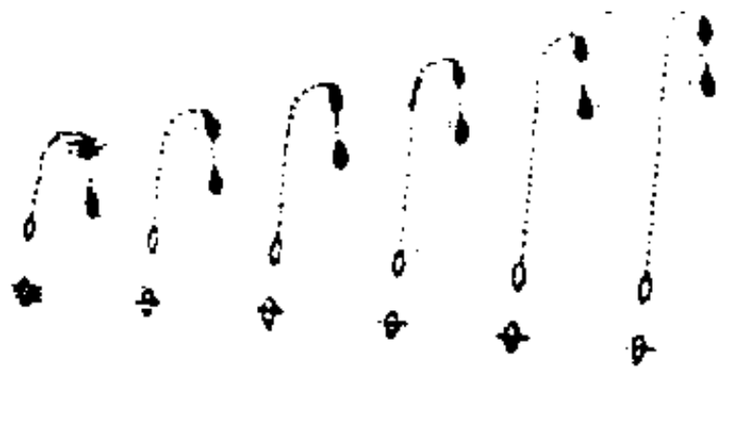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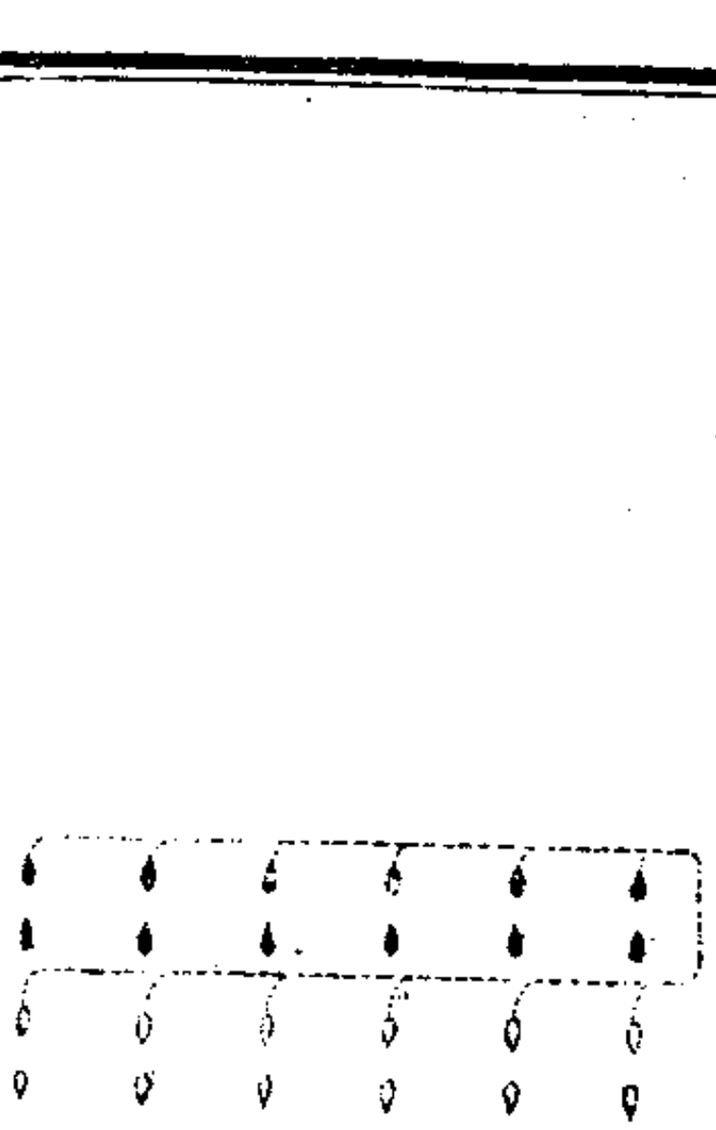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六號

第二十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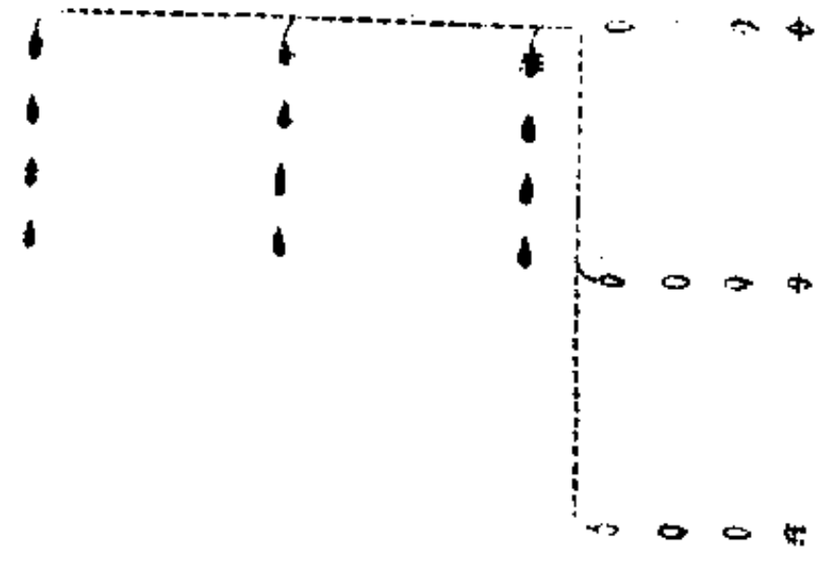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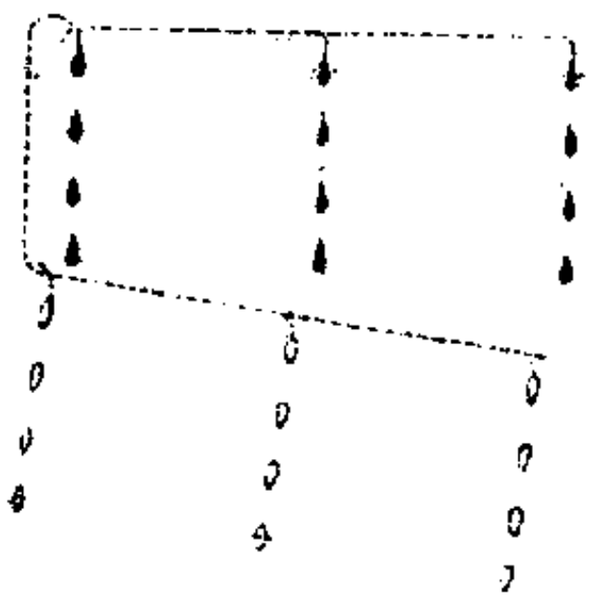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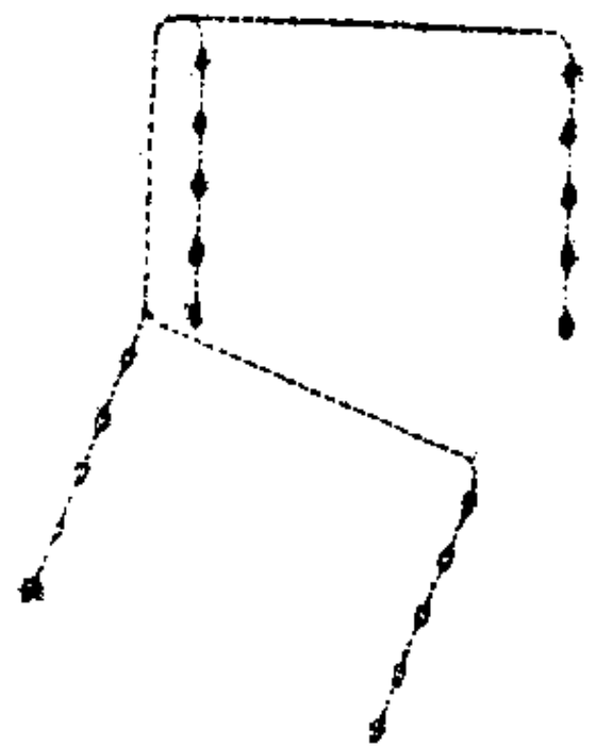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號



第二十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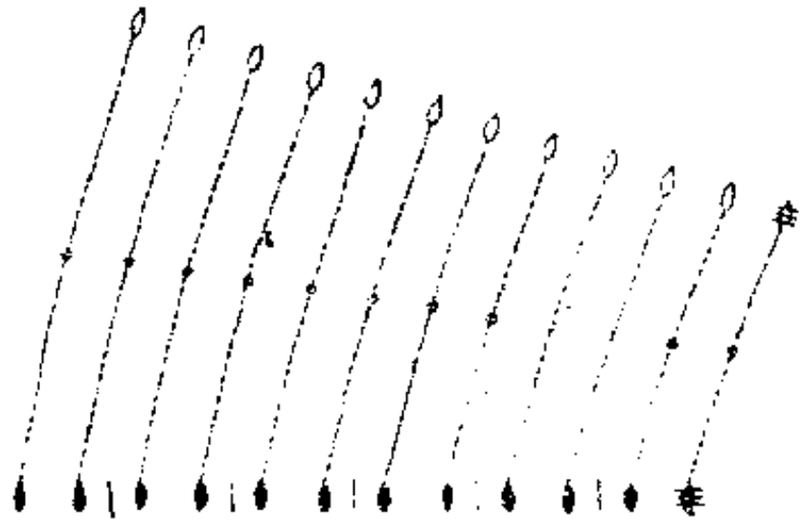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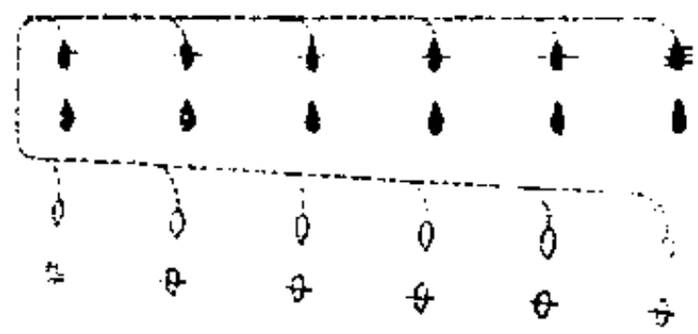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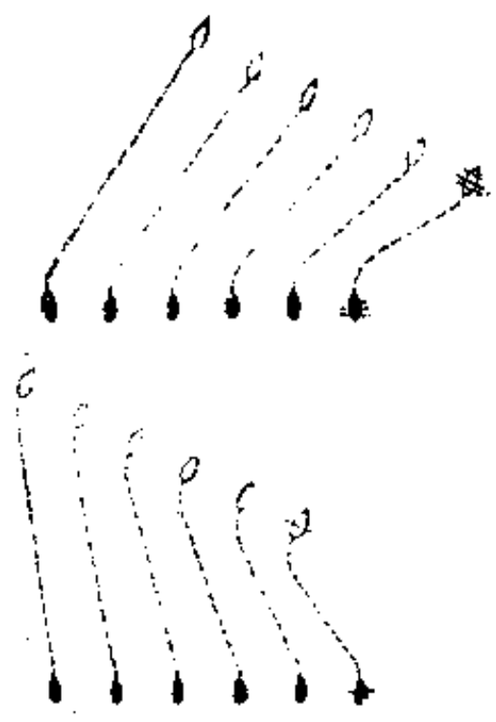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八號

第二十九號
第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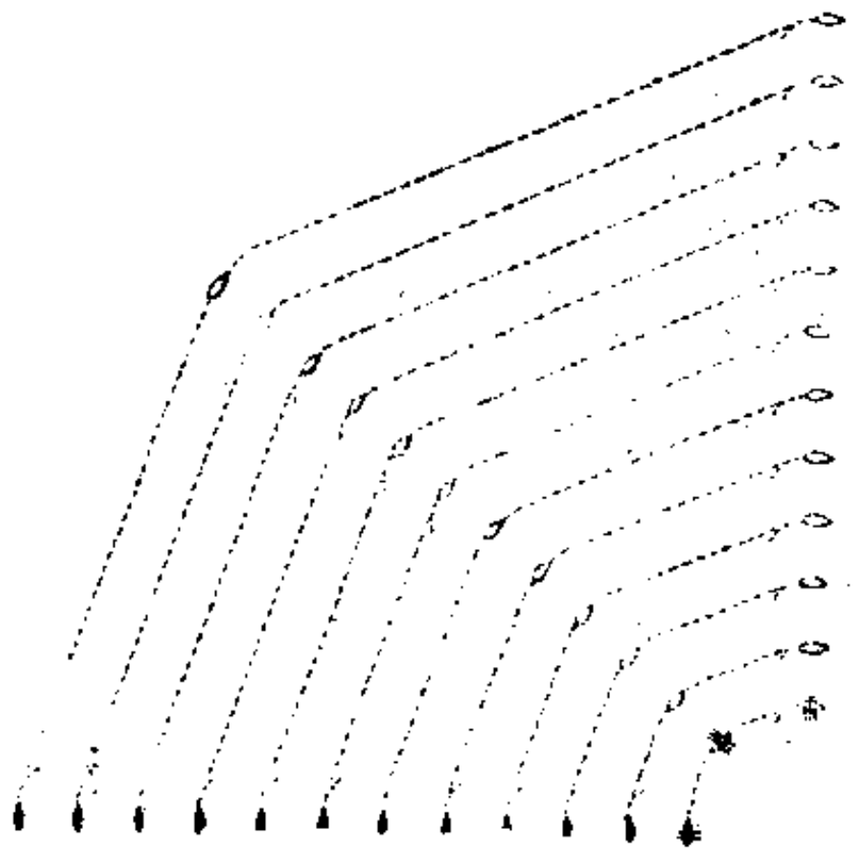
第二十九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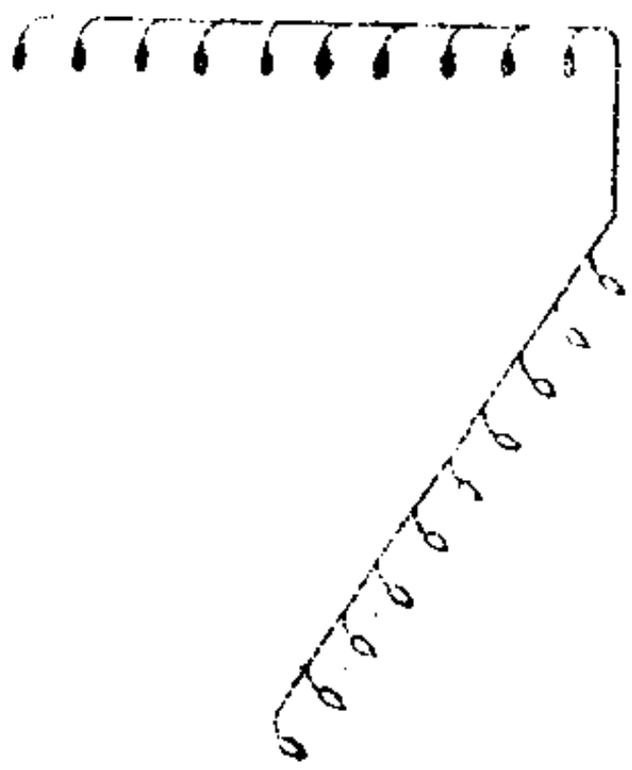
第二十九號
第二法

第二十九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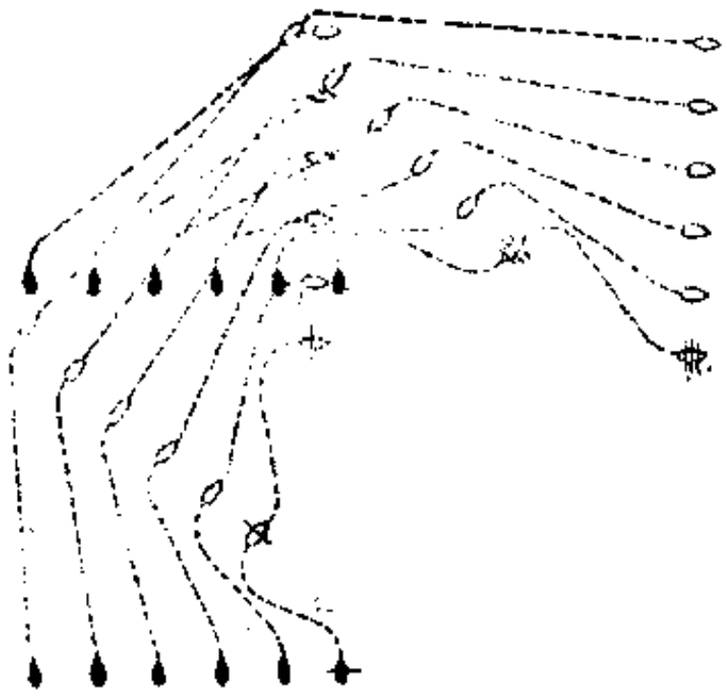
第二十九號
第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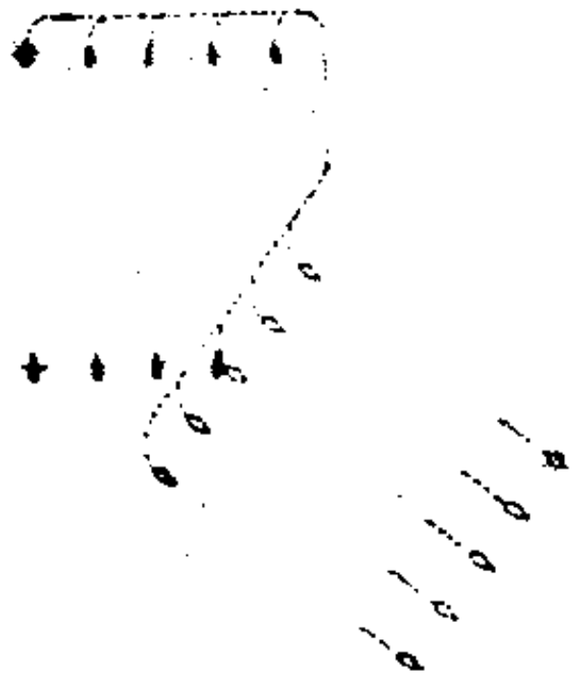
第三十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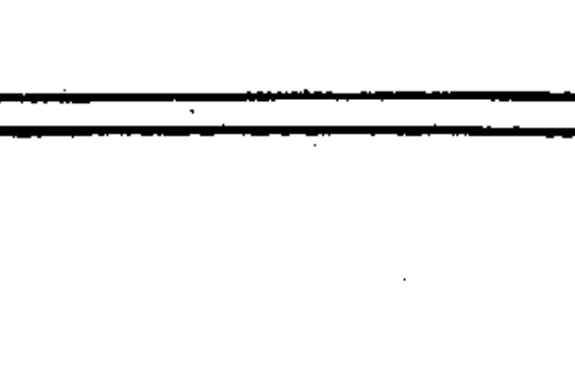
第二十九號
第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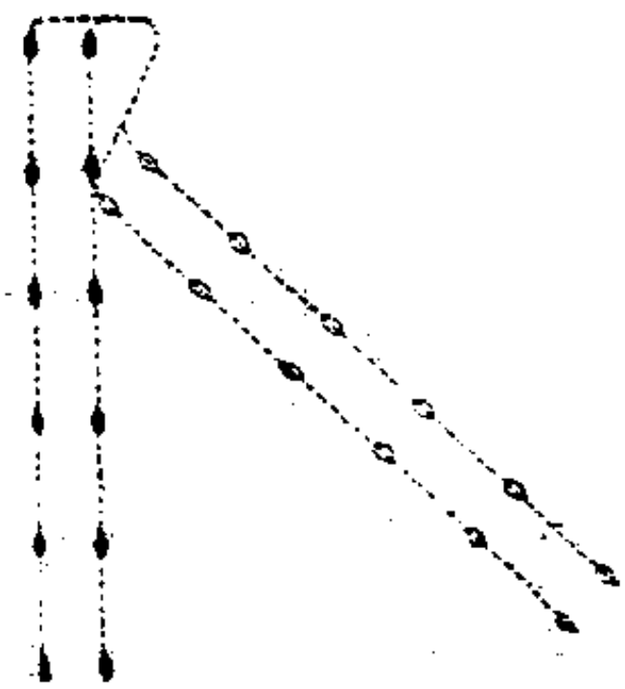
第三十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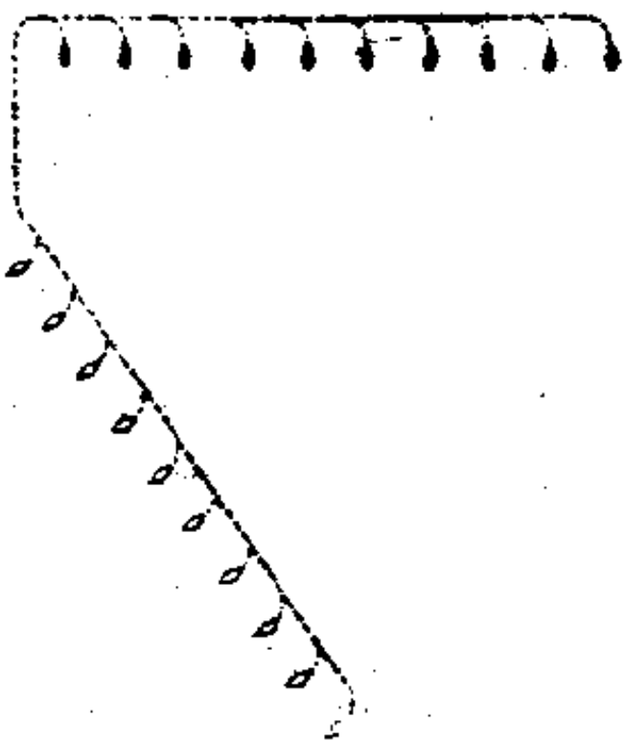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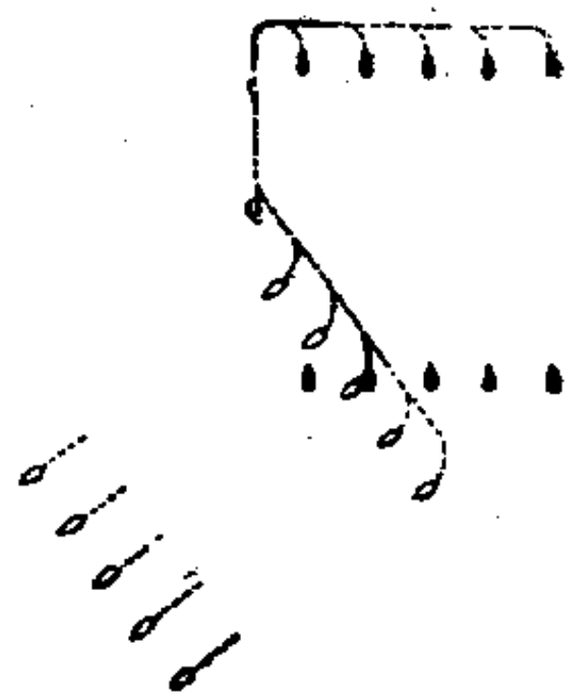
第三十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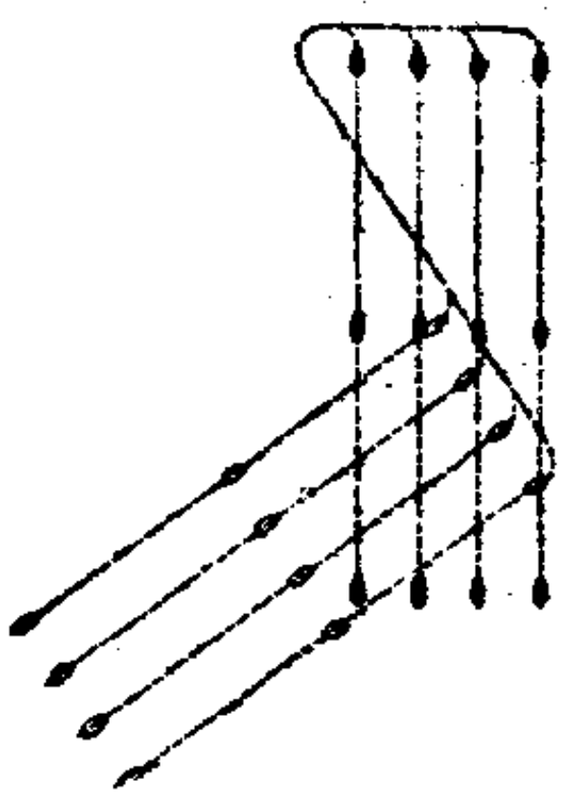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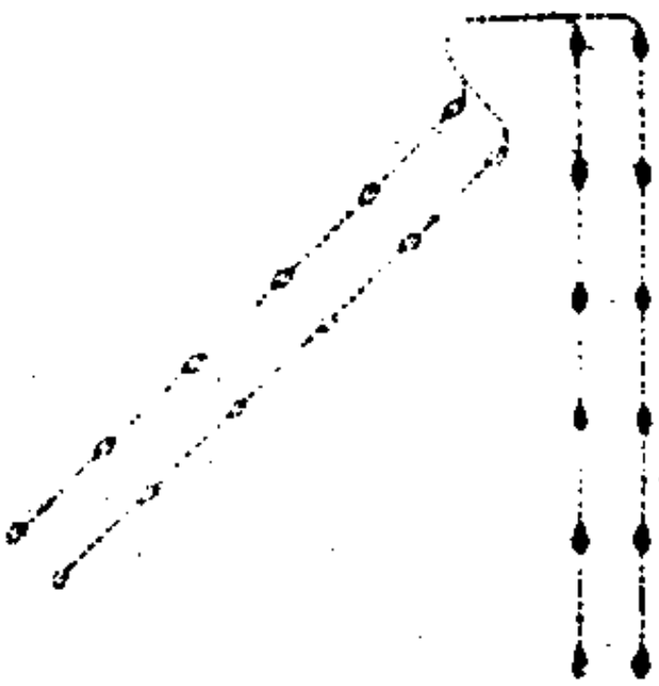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一號



第三十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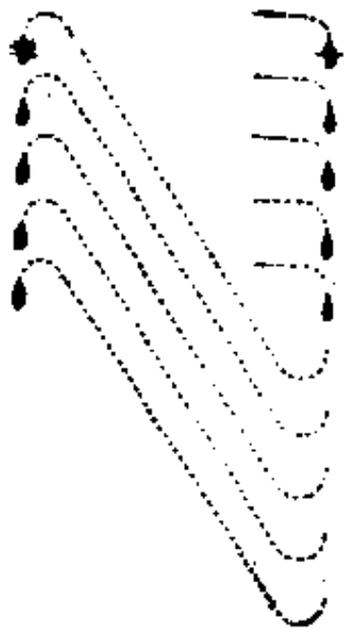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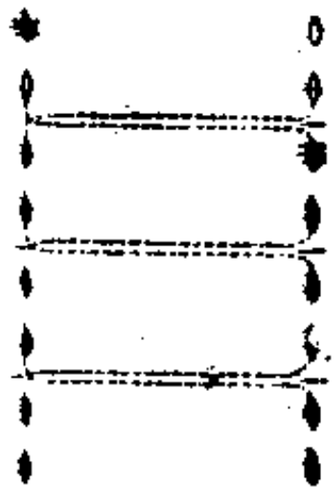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二號
第一法

第三十二號
第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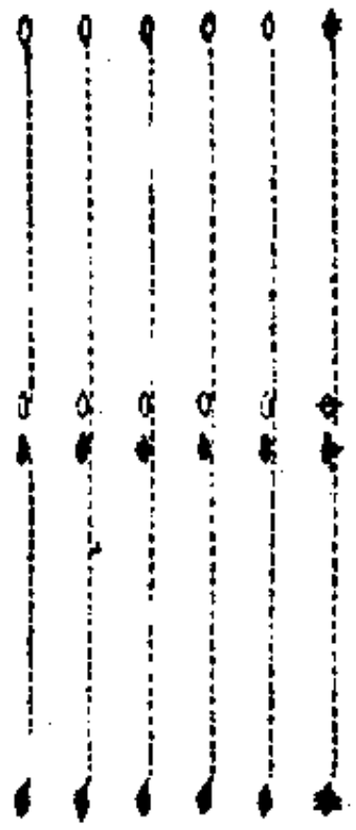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三號



第三十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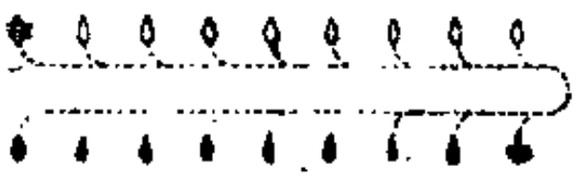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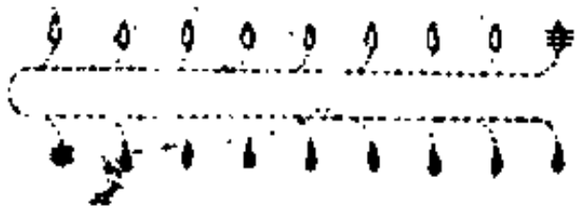
第三十六號

第三十七號

第三十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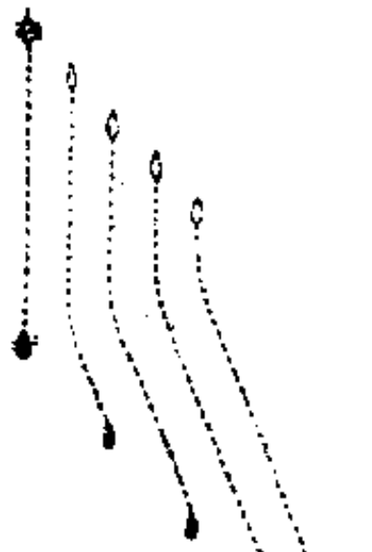
第三十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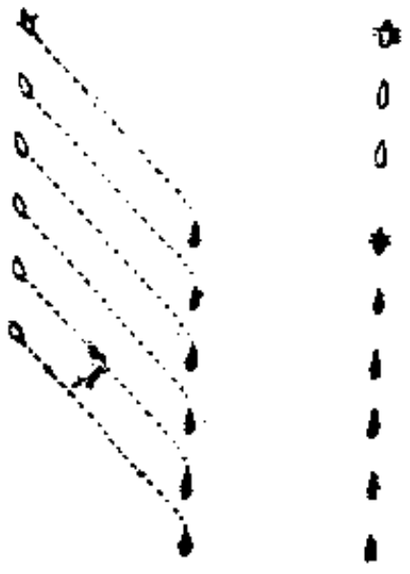
第四十號
第一法

第四十號
第二法

第四十號
第三法



第四十一號
第一法



第四十一號
第二法

第四十一號
第三法

司馬溫公家範

庚申孟秋

朱汝珍題端

吳興劉氏留餘草堂校刊

357289

13.1.31

司馬溫公家範序

夏后氏之故封爲先生桑梓里奉先生遺像而尸祝之者依然昔日遮道聚觀鬻衣奠哭之人心也余于役平水過其里瞻謁其祠高山景行無射于人斯又從先生之裔孫露得盡覩先生遺編曰嗟乎是乃先生之所爲無射也哉顧其最夷易最切實者則有家範一書諄諄亹亹總爲齊家示訓夫經首誠意而極之治平先後本末昭昭而其出身加民則于家庭見端故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先生之學惟誠惟一足以感人主宇夷虜薄海內外無不舉手加額欣欣戴司馬相公者此其身先之範固自不言而喻且夷考當年立朝大節如預請建儲抗議濮禮與夫因災異而陳慈孝矣謨洋洋一本修齊眞如布帛菽粟別無形詭奇異之譚可以炫飾聽聞而一時傾注者亡慮識與不識何者誠故也余竊怪世之好爲弔詭奇異者于夷易切實之旨一切厭薄爲不足道獨不觀轉大木于河濱者乎前呼輿謳後者應之斯時即有齊諧郢調吳歈越吟與激羽流商之曲皆侈而無當則知夷易切實之有關于世教也噫是可以測家範矣余故願附一言而授諸先生之裔孫奉敕提督山西學政若溪後學吳時亮書于平水之衡文公署

周易 ䷤ 巽上離下　家人利女貞

宋溧水司馬光輯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謂二男正位乎外謂五也

吳興劉承幹校

家人之義以內爲本故先說女也

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兄弟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

由內以相成熾也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家人之道修於近小而不妄也故君子以言必有物而行必有恆而身無擇行

初九閑有家悔亡

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潰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爲家人之始故宜必以閑有家然後悔亡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

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職乎中饋順而已是以貞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以陽處陽剛嚴者也處下體之極爲一家之長者也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處乎嚴是以家人雖嗃嗃悔厲猶得其道婦子嘻嘻乃失其節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

能以其富順而處位故大吉也若但能富其家何足爲大吉體柔居異履得其位明於家道以近至尊能富其家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至也履正而應處尊體巽王至斯道以有其家者也居於尊位而明於家道則下莫不化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六親和睦交相愛樂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故王假有家則勿恤而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處家人之終居家道之成刑于寡妻以著於外者也故曰有孚凡物以猛爲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爲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尙威嚴也家道可終唯信與威身得威敬人亦如之反之於身則知施於人必遂職乎中饋巽順而已是以貞吉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孝經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

宮中之門其小者謂之閨禮者所以治天下之法也

閨門之內其治至狹然而治天下之法舉在是矣

嚴父嚴兄

事君事長之禮也

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徒役皁牧也妻子猶百姓臣妾猶皁牧御之必以其道然後上下相安

昔四岳薦舜於堯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嫂嫂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恊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

帝曰我其試哉

言欲試舜觀其行跡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

遷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降下嬪婦也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

帝曰欽哉

歎舜能修己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

詩稱文王之德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皆古聖人正家以正天下者也降於後世發自卿士以至匹夫亦有家行隆美可爲人法者今采集以爲家範

治家

衛石碏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齊晏嬰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夫治家莫如禮男女之別禮之大節也故治家者必以爲先禮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亦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皆爲重別也不雜坐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椸可以挂衣者通問謂相稱謝也諸母庶母也漱滌也庶賤可使漱衣不可使漱裳賤尊之者亦所以遠別也外言內言男女之職也不出入者不以相問也梱門限也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大故宮中有災變若疾病乃後入也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鞏公子之舍則已畢矣女子十年而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亦遠別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見媒往來傳婚姻之言乃相知姓名

非受幣不交不親

重別有禮乃相纏固

故曰月以告君

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此也

齊戒以告鬼神

婚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

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

會賓客也

以厚其別也

厚重慎也

又男女非祭非喪不相受器

祭嚴喪遽不嫌也

其相授則女受以筐其無筐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奠停地也

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嘯讀謂吹嘘有隱使也

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擁猶障也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地道尊右

又子生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蚤其別也

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

外使教學之師

女子十年不出

恆居內也

又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

閾限也

又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有歸寧沒則使卿寧

魯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

如之也

康子在其朝

康子在其朝

自其外朝也

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

入康子之家也

康子辭於朝而入見

辭其家臣入見敬美也

曰肥也不得罔命無乃非乎曰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

寢門正室之門也上下天子已下也

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

庀治也

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閾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

閾閫也門橛門也

漢萬石君石奮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奮長子建次甲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故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于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內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濯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內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內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乃能行謂餘建亦

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者於萬石君
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
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經營產業物無所棄
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遂倍乃至開
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重堂高閣陂渠灌注
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
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貴至巨
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
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
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
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

南陽馮良志行高潔遇斐子如君臣
宋侍中謝弘微從叔混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陽公主
改適琅琊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
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四業十
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
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晉陽公主
降封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
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
舊東鄉嘆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
亡矣中外親姻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
息或爲流涕感弘微之義也弘微性嚴正舉止必修禮
度嫺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及東
鄉君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及會稽吳興琅琊諸處
太傅安司空玟時事業奴僮猶數百人公私或謂室內
貧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物不取自
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覬素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
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債內人皆化
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謂弘微
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
答或有譏以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傾譽乘物
江海以爲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
能無言豈可道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
後豈復見關

劉君良瀛州樂壽人累世同居兄弟至四從皆如同氣
尺布斗粟相與共之隋末天下大飢盜賊羣起君良妻
欲其異居乃自取庭樹鳥雛交置巢中於是羣鳥大相
與鬬舉家怪之妻乃說君良曰今天下大亂爭鬬之秋
羣鳥尚不能聚居而況人乎君良以爲然遂相與析居
月餘君良乃知其謀夜攬妻髮鬻曰破家賊乃汝耶悉
召兄弟哭而告之立逐其妻復聚居如初鄉里依之以
避盜賊號曰義成堡宅有六院共一厨子弟數十人皆
以禮法貞觀六年詔旌表其門

張公藝鄆州壽張人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

麟德中高宗封泰山過壽張幸其宅召見公燕問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成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當睦雍矣

唐柯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伸郤等皆東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公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以次命子弟一人執經史立燭前即讀一過畢乃講議房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畢者易折羣者難推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死彼戎狄也猶知宗族相保以爲強況華夏乎聖人知一族不足以獨立

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過飢歲則諸子皆疏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疏遠必爲擇婿嫁之皆用刻木粧奩縑文絹爲資裝常言必待資粧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法

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孫數世二百餘口猶同居其纍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餅飯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夫人爪牙之利不及虎豹齊力之彊不及熊羆奔走之疾不及麋鹿飛颺之高不及燕雀苟非羣聚以禦外患則反爲異類食矣是故聖人教之以禮使人知父子兄弟之親人知愛其父則知愛其兄兄則知愛其宗族矣如枝葉之附於根榦手足之繫於身首不可離也豈徒使其粲然條理以爲榮觀哉乃實欲更相依庇以扞外患也

吐谷渾阿豺有子二十人病且死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將玩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羣者難推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死彼戎狄也猶知宗族相保以爲強況華夏乎聖人知一族不足以獨立也故又爲之猾男婚嫗姻嫗以輔之猶懼其未也故又愛養百姓以衛之故愛親者所以愛其身也愛民者所以愛其親也如是則其身安若泰山壽如箕翼他人安得而侮之哉故自古聖賢未有不先親其九族遠其兄弟而能施及他人者也彼愚者則不然棄其九族遠其兄弟欲以專利其身殊不知身既孤人斯戕之矣於利何有哉昔周厲王棄其九族詩人刺之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苟爲獨居斯可畏矣

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根本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

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昭公不聽果及於亂

華亥欲代其兄合比爲右師譖於十公而逐之左師曰汝亥也必亡汝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汝何有既而華亥果亡

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謂之君子不貴也故欲愛其身而棄其宗族烏在其能愛身也

孔子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善爲家者盡其所有而均之雖獨食不飽做衣不完人無怨矣夫怨之所生生於自私及有厚薄也

漢世諺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言尺布可縫而其衣斗粟可舂而其食譏文帝以天下之富不能容其弟也

梁中書侍郎裴子野家貧妻子常苦飢寒中表貧乏者皆收養之時逢水旱以二碩米爲薄粥僅得徧焉躬自同之曾無厭色此得睦族之道者也

宋涑水司馬光撰
吳興劉承幹校

祖

爲人祖者莫不思利其後世然果能利之者鮮矣何以言之今之爲後世謀者不過廣營生計以遺之田疇連阡陌鄙肆跨坊曲粟麥盈囷倉金帛充篋笥慳慳然求之猶未足施施然自以爲子子孫孫累世用之莫能盡也然不知以義方訓其子以禮法弭其爭日於數十年中勤身苦體以聚之而子孫於時蕩之間奢靡游蕩以散之反笑其祖考之愚不知自娛又怨其吝嗇無恩於

我而厲虐之也始則欺紿攘竊以充其欲不足則立約舉債於人俟其死而償之觀其意惟患其考之壽也甚者至於有疾不療陰行酖毒亦有之矣然則鄉之所以利後世者適足以長子孫之惡而爲身禍也頃嘗有士大夫其先亦國朝名臣也家甚富而尤吝嗇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納鎖而封之書則佩鑰於身夜則置鑰於枕下病甚困絕不知人子孫竊其鑰開藏室發篋竊取其財其人後蘇仰捫枕下求鑰不得憤怒遂卒與嫫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何趣買以共其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翼及君廣子孫不哭相與爭偿其財遂致鬬訟其處女亦豪首執牒自訴於府庭以爭嫁資爲鄉黨笑蓋由子孫自幼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大人所勸說及長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夫生生之資固人所不能無然勿求多餘多餘希不爲累矣使其子孫果賢耶豈蔬衲布褐不能自營至死於道路乎若其不賢耶雖積金滿堂奚益哉多藏以遺子孫吾見其然也昔者聖賢皆不顧子孫之圖乏耶曰何爲其然也昔者聖人遺子孫以德以禮賢人遺子孫以廉以儉舜自倜微積德至於爲帝子孫保之享國百世而不絕周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積德累功至於武王而有天下其詩曰前厥孫謀以燕翼子言豐德澤明禮法以遺後世而安固之也故能子孫承統八百餘年其支庶猶爲天下之顯諸侯棋布於海內其爲利豈不大哉孫叔敖爲楚相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而寢丘累世不失

漢相國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爲勢家所奪

太子太傅疏廣乞骸骨歸鄉里天子賜金二十斤太子贈以五十斤廣日令家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與嫫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何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翼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大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與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

悖不念子孫哉願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
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
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
者眾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涿郡太守楊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
欲爲公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
此遺之不亦厚乎
南唐德勝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周本好施或勸之曰公
奉秋高宜少留餘貲以遺子孫本曰吾繫草履事吳武
王位至將相誰遺之乎
近故張文節公爲宰相所居堂屋不蔽風雨服用飲膳
與始爲河陽書記時無異其所親或規之曰公月入俸
祿幾何而自奉儉薄如此外人不以公清儉爲美反以
爲有公孫布被之詐文節嘆曰以吾今日之祿雖侯服
玉食何憂不足然人情由儉入奢則易由奢入儉則難
此祿安能常恃一旦失之家人既習於奢不能頓儉必
至失所曷若無失其常吾雖達世家人猶如今日乎聞
者服其遠慮此皆以德業遺子孫者也所得顧不多乎
晉光祿大夫張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
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
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止光祿年六十四而
亡其子孫昌熾公侯將相至梁陳不絕雖宋必因葬地
而然足見其愛子孫厚於身矣先公既登侍從常曰吾
所得已多當留以遺子孫處心如此其顧念後世不亦
深乎

宋涑水司馬光輯
吳興劉承幹校

父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者非疏遠之謂也謂其進見有時接遇有禮不朝夕嘻嘻相褻狎也

曾子曰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强言心雖愛之不形於外常以嚴莊蒞之不以辭色悅之也不導之以道是棄之也然嚴之或傷恩故以日月漸磨之也

北齊黃門侍郎顏子推家訓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瘙狎恴衾褫枕此不簡之教也

石碏諫衛莊公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自古知愛子不知教使至於危辱亂亡者可勝數哉夫愛之嘗教之使

成人愛之而使陷於危辱亂亡烏在其能愛子也人之愛其子者多曰兒幼未有知耳俟其長而教之是猶愛惡木之萌芽曰俟其合抱而伐之其用力愈不多哉又如開籠放鳥而捕之解韁放馬而逐之烏若勿縱勿解之爲易也

曲禮幼子常視毋誑

小未有所知嘗示以正物以正教之毋誑欺

立必正方不傾聽

習其自端正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

習其扶持尊者提攜謂牽將行

負劒辟咡詔之

負謂置之於背劒謂挾之於傍辟咡詔之謂俯頭與語口傍曰咡

則掩口而對

習其鄉尊者屏氣也

內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俞然也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革女用絲有飾緣之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

方名東西南北之類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早其別也

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視以廉恥

九年教之數日

知朔望與六甲也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

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成童十五以上

曾子之妻出外見隨而啼妻曰勿啼吾歸爲爾殺豕妻

歸以語曾子曾子即烹豕以食兒曰毋教兒欺也

貫誼言古之王者太子始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過闕

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

矣提孩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義禮以道習之遂去

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

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

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

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

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語也

顏氏家訓曰古者聖王子生咳喂師保固明仁孝禮義

道習之矣凡庶縱不能爾當及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

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

而下其賢則禍亂由此而興矣

顏氏家訓曰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

父母威嚴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連爲恣其所欲宜誡翻獎厲

呵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爾憍慢已習方乃制之捶撻

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於長成終爲敗德孔

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諺云教婦初來教

兒嬰孩誠哉斯言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愛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

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爾當以疾病爲喻安得不

用湯藥針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誘豈願苛虐於骨

肉乎誠不得已也

王大司馬

梁大司馬王僧辨也

母衛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溫城爲三千人將年踰四十

少不如意猶楚撻之故能成其勳業

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少爲父所寵失於教義

一言之是偏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掩藏文飾冀

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語言不擇爲周逖抽

腸數鼓云然則愛而不教適所以害之也詩稱鳲鳩之

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至於人或不能

然記曰父之於子也親賢而下無能使其所親果賢也

所下果無能也則善矣其溺於私愛者往往親其無能

賢後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寶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謂靈龜明鑑此通論也

曾子出其妻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曾子告其子曰慈母敗子愛而不教使淪於不肖陷於大惡入於刑辟歸於亂亡非他人敗之也母敗之也自古及今若是者多矣不可悉數

周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文王生而明聖卒爲周宗君子謂大任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藝博通矣彼其

母

爲人母者不患不慈患於知愛而不知教也古人有言曰慈母敗子愛而不教使淪於不肖陷於大惡入於刑辟歸於亂亡非他人敗之也母敗之也自古及今若是者多矣不可悉數

周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文王生而明聖卒爲周宗君子謂大任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藝博通矣彼其

庸之言用也

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

怒譴責也

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表猶明也猶爲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

君子之所以治其子婦盡於是而已矣今世俗之人其柔惰者子婦之過尚小則不能教而嘿藏之及其稍著又不能怒而心恕之至於惡積罪大不可禁遏則喑嗚叫呼乃始告其父母於是父母之愛子方極而忿之已深雖欲寬貸之勢不得已遂至有成疾而終者如此有子不若無子之爲愈也

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之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衒之事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之也乃徙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食既長就學遂成大儒彼其子尚幼也固已慎其所習況其長乎

漢丞相翟方進繼母隨方進之長安織履以資方進遊

晉太尉陶侃早孤貧爲縣吏番陽孝廉范逵常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鬚以易酒肴逵薦侃於廬江太守召爲督郵由此得仕進

後魏鉅鹿魏緝母房氏緝生未十旬父溥卒母鞠育不嫁訓道有母儀法度緝所交遊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饌有不及已者輒屏卧不餐須其攜肥鮮以遺母母泣曰汝不讀書而田獵如是吾無望矣竟不食其膳試盂感激勤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至美官

唐侍御史趙武孟少好田獵嘗獲肥鮮以遺母母泣曰汝不讀書而田獵如是吾無望矣竟不食其膳試盂感爾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乃增吾憂耳

隋大理寺卿鄭善果母崔氏夫鄭誠討尉遲迥戰死母年二十而寡父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死夫爲無禮遂不嫁善果以父死天平節度使柳仲郢母韓氏常粉苦參黃連和以熊膽以授諸子每夜讀書使嚙之以止睡

太子少保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親教諸子久雨宅後古牆頹陷得錢滿缸奴婢喜走告鄭鄭焚香祝之曰天蓋以先君餘慶惡妾母子孤貧賜以此錢然妾所願者諸子學業有成他日受俸此錢非所欲也亟命掩之此唯患其子名不立也

齊相田稷子受下吏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夫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矣稷子遂慚而出反其金而自歸於宣王請就誅宣王悅其母之義遂赦稷子之罪復其位而以公金賜母

漢京兆尹雋不疑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也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言語異於它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吳司空孟仁嘗爲監魚池官自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爲魚官以鮓寄母非避嫌也

晉陶侃爲縣吏嘗監魚池以一甕鮓遺母母封鮓責曰爾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乃增吾憂耳

隋大理寺卿鄭善果母崔氏夫鄭誠討尉遲迥戰死母年二十而寡父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死夫爲無禮遂不嫁善果以父死天平節度使柳仲郢母韓氏常粉苦參黃連和以熊膽以授諸子每夜讀書使嚙之以止睡

王事年數歲拜持節大將軍襲魯開封縣公年四十授沂州刺史壽爲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詣果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卽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詣果伏於床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惡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奉酒掃卽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稚襲茅土汝今位至方岳豈汝身致之耶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

內則墜爾家風或失亡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辱
戾吾死日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毋恆自紡績每
至夜分而寢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
毋何自勤如此答曰吁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理今
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天
子報汝先人之徇命也當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奈何
獨擅其利以爲富貴乎又絲泉紡績婦人之務上自王
后下及大夫士婁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爲驕逸吾雖
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
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端
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

不詣其門非自乎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
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譽者可兼得
乎旁跪受教再拜而辭

魏高貴鄉公將討司馬文王以告侍中王沈尚書王經
散騎常侍王業沈業出走告文王經獨不往高貴鄉公
既斃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但
恐不得死所以此幷命何恨之有

唐相李義甫專橫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
曰義方爲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
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
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此非不
愛其子惟恐其子爲諂之不終也然則爲人母者非徒

鞠育其身使不罹水火又當養其德使不入於邪惡乃可謂之慈矣

漢明德馬皇后無子賈貴人生肅宗顯宗命后母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純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古今稱之以爲美談

隋番州刺史陸讓母馬氏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也坐贓當死將就刑馬氏蓬頭垢面詣朝堂啟讓罪於是流涕嗚咽親提盂粥勸讓食旣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憫然爲之改容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馬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其三子不得與前妻之子齊衣服飲食進退居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妥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

母曰子不愛母至甚矣何爲憂懼勤勞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妾猶救其禍而除其罪獨假子而不爲何以異於凡人且其父爲其孤也使妾而繼母繼母如母爲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妾可以忘義乎遂訟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曰慈母如此可不赦其子乎乃赦其子而復其家自此之後五子親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漸之卒導八子咸爲魏大夫卿士

漢安衆令漢中程文矩妻李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今欲殺之何也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以母非所生恒毀日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

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寬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疾困篤母側隱親自爲調藥膳恩情篤密與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爲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爲良士今之人爲人嫡母而疾其孽子爲人繼母而疾其前妻之子者聞此四母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魯師春姜嫁其女三往而三逐春姜問其故以輕侮其室人也春姜召其女而笞之曰夫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慈爲首今爾驕溢不遜以見逐曾不悔前過吾告汝數矣而不吾用爾非吾子也笞之百而留之三年乃復嫁之女奉守節義終知爲人婦之道今之爲母者女未嫁不能誨也既嫁爲之援使挾已以陵其婿家及見棄逐則與婿家鬨訟終不自責其女之不令也如師春姜者豈非賢母乎

宋涑水司馬光輯

吳興劉承幹校

子上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又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孟子曰不孝有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夫爲人子而事親或虧虧有他善累百不能掩也可不慎乎

經曰君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

恭己之身不近危辱

養則致其樂

樂親之志

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

嚴有恭也

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禮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盛容飾以適父

母之所父母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履祇敬之勿敢近

傳移也

敦牟卮巵匜非飯莫敢用

卮匜酒漿器敦牟黍稷器

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愼齊

齊莊也

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

啼傾視也

褻不敢襲癢不敢搔

襲謂重衣

不有敬事不敢袒裼

父黨無容

不涉不撅

撅揭衣也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

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

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

緣親之意欲知之

恆言不稱老

廣敬

又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
奧道有左右中門謂根闑之中央內則曰命士以上
父子皆異宮
食饗不爲槃
槃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
祭祀不爲尸
尊者之處爲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恆若親之將有教使然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爲近于危辱也人之性不欲見毀訾不欲見笑君子
樂然後笑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
服事也不闇冥之中從事爲有非常且嫌失禮也
懼辱親也
宋武帝即大位暮秋已高每旦朝繼母蕭太后未嘗失
時刻彼爲帝王尚如是況士民乎
梁臨川靜惠王宏兄懿爲齊中書令爲東昏侯所殺諸
弟皆被收僧慧思藏宏得免宏遊難潛伏與太妃異處
每遣使參問起居或謂逃難須密不宜往來宏銜淚答
曰乃可無我此事不容暫廢彼在危難尚如是況平時

爲子者不敢自高貴故在禮三賜不及車馬
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
命而受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
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
遠於君
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
國初平章事王溥父祚有賓客溥常朝服侍立客坐不
安席祚曰豚犬不足爲之起此可謂居則致其敬矣
禮子事父母雞初鳴而起左右佩服以適父母之所
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
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
先後之隨時便也
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卒授巾
怡悅也疴疥抑按搔摩也
槃承盥水者巾以帨手
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温之
温藉也
父母之命勿逆勿怠
恃其孝敬之愛則或違懈
若飲之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
請後命而去也

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
待後命釋藏也
又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家事統於尊也
又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晨定而晨省
安定其床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
在醜夷不爭
醜衆也夷猶儕也
孟子曰曾子養曾晳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
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
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

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服五采斑爛
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爲小兒啼弄雛於親側
欲親之喜
漢諫議大夫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
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嘗採拾以爲養遂得俱全於
難革轉客下邳貧窮躬自耕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
畢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
案驗以比之猶今兒閱也
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輿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
里稱之曰江巨孝
憂不在私好惰不正之言
琴瑟不御
憂不在樂

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
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宋會稽何子平爲揚州從事吏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
雜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
米何心獨餐白粲每有贈鮮殺者若不可寄至家則不
肯受後爲海虞令縣祿唯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
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己問者慙而
退
同郡郭原平養親必以己力傭賃以給供養性甚巧每
爲人傭作止取散口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
不辦有肴味唯殽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
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買然後舉爨
唐曹成王皋爲衡州刺史遭譖在治念太妃光將驚而
成山則囚服就辟入則擁笏垂舄坦坦施施及潮州刺
史以遷入賀既而事得直復還衡州然後脫謝告竇此
可謂養則致其樂矣
禮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
憂不爲容也
言不惰

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
憂不在味
笑不至矧怒不至詈
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
疾止復故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
三皆曰朝以其禮同
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
否何如
內豎小臣之屬掌內外之通命者御如小史直曰唯
內豎曰安文王乃喜
晉范喬父粲仕魏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粲遂稱疾
解衣湯藥非口所嘗弗進
孝子恆兢兢
及日中又至亦如之
又復也
及莫又至亦如之
莫夕也
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
節謂居處故事履蹈地也
王季復膳
飲食安也
然後亦復初
憂解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
庶幾程式之帥循也
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
言常在側
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欲知氣力饑藥所勝
旬有二日乃間
間猶瘳也
漢文帝爲代王時薄太后常病三年文帝目不交睫不
解衣湯藥非口所嘗弗進
晉范喬父粲仕魏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粲遂稱疾
右候其顏色以知其旨如此三十六年終於所寢之車
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
閭門不出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常侍左
右
南徐庾黔婁爲陵川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
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
易病始二日醫云欲知瘥則但嘗糞甜苦黔婁以指
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
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可延汝誠禱既
至改得至月末晦而易亡
後魏孝文帝幼有至性年四歲時獻文思難帝親自吮

臚

北齊孝昭帝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憔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雖鳴而出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病苦小增便即寢伏閤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每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此可謂病則致其憂矣

經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哀氣竭而息聲不發曲禮無容

爾地無容

言不文

不爲文飾

服美不安

不安美飾故服衰麻

聞樂不樂

悲哀在心故不樂也

食旨不甘

旨美也不甘美味故蔬食水飲

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

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虧孝道故聖人制禮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爲制者使人有終竟之限也

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

周尸爲棺周棺爲槨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尸內於棺也

陳其鼎簋而哀感之

鼎簋祭器也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感之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

男踊女擗禮誡送之

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立廟祔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

生事敬愛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君子之於親喪固所以自盡也不可不勉喪禮備在方冊不可悉載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

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高子皐執親之喪也
子皐孔子弟子名柴
泣血三年
言泣無聲如血出
未嘗見齒
言笑之微
君子以爲難
顏丁善居喪
顏丁魯人
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

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從隨也慨德貌
唐太宗少卿蘇頲遭父喪虞宗起復爲工部侍郎頲固
辭上使李日知論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
哀駿不忍發言恐乃殞絶上乃聽其終制
左庶子李涵爲河北宣慰使會丁母憂起復本官而行
每至州縣郵驛公事之外未嘗啟口蔬飯飲水席地而
息使還請罷官終喪制代宗以其毀瘠許之自餘能盡
哀竭力以喪其親孝感當時名光後來者世不乏人此
可謂喪則致其哀矣
孔子曰祭如在君子事死如事存齊三日

乃見其所爲齋者
思之熟也
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外盡物內盡志
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
容聲
周還出戶謂廵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
戶而聽之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心志嗜欲
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
不敬乎
存著則謂其思念也

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勿勿猶勉勉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格至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孝子之享親盡其敬愛之
心而已矣安知神之所處於彼乎於此乎況敢有厭
怠之心乎
此其大畧也
孟蜀太子賓客李昶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
代之不從以爲無以達追慕之意此可謂祭則致其嚴
矣
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
鄭曰啟開也曾子以全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孔曰言此詩者喻己常慎恐有毀傷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曾子聞諸夫子述曾子所聞於孔子之言
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徑步邪趨疾也
或曰親有危難則如之何亦憂身而不救乎曰非謂其然也孝子奉父母之遺體平居一毫不敢傷也及其徇義雖赴湯火無所辭況救親於危難乎古以死徇

其親者多矣
晉末烏程人潘綜遭孫恩亂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小自能走今爲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可活此兒賊因斫驃綜乃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會曰卿舉大事此兒心一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
齊射聲校尉侯道懸所生母漂流交州道懸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帶府佐至府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圖簽自達及至州尋求母經年不獲日夜悲泣遠近赴之莫不嗟詣廷尉豹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曰而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豹乃攝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嘉異之尚以其童稚疑受教於人敕廷尉蔡法度嚴加脇誘取其疑實法度乃還寺盛陳徽纆厲色問曰卿求代父死救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徇童孺志不及此

必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因雖蒙
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貌唯因爲長不忍見父
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胸臆上干萬乘今欲徇身不
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也法度知不可屈
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
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
妙年苦求湯鑊豹曰凡鯤鯨蝼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
豈願離豹但父壯深劾必正刑書故思預仆冀延父命
豹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
更令省一小者豹弗聽曰豹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
竟不脫械法度以聞帝乃省其父子丹陽尹王志求其

在廷尉故事並諸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豹曰異哉
王尹何量豹之薄也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豹有配
而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此
其章章尤著者也

子下

書稱舜烝烝乂不格姦何謂也曰言能以至孝和頑嚚使進進以諍自治不至於大惡也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哲怒援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晳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孔子曰汝不聞乎昔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不可得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之誅而不避身既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乎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此之謂也

或曰孔子稱色難色難者觀父母之志趣不待發言而後順之者也然則經何以貴於諫爭乎曰諫者爲救過也親有隱而無犯又曰父母有過諫而不逆又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言窮無所之也或曰諫則彰親之過不諫則親過不遠矣何過之彰乎諸外故人莫得而聞也且孝子善則稱親過則歸己凱風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其心如是夫又何過之有或曰子孝矣而父母不愛如之何曰責己而已昔舜父頑母嚚象傲日以殺舜爲事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於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于人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誠之至

也如瞽瞍者猶信而順之況不至是者乎

愿惡載事也夔夔齊慄敬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於父慄慄齊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

顓父

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弗怨

漢侍中薛包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於廬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

晉太保王祥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母終居喪悴毀杖而後起

西河人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泣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恆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間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敕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哀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心悟撫延如已生

齊始安王諮議劉淵父紹仕宋位中書郎淵母早亡紹被敕納路太后兄女爲繼室淵年數歲路氏不以爲子奴婢輩捶打之無期度淵母亡泪輒悲啼不食彌爲婢輩所苦路氏生濂淵憐愛之不忍捨常在床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淵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癒感其意慈愛遂隆路氏富盛一旦爲淵立齋宇筵席不減侯王

唐宣歙觀察使崔衍父倫爲左丞繼母李氏不慈於衍衍時爲富平尉倫使於吐蕃久方歸李氏衣敝衣以見倫倫問其故李氏稱倫使於蕃中衍不給衣食倫大怒召衍責詬命僕隸拉於地徇其背將打之衍泣涕終不自陳倫弟殷聞之趨往以身蔽衍杖不得下因大言曰衍每月俸錢皆送嫂處殷所具知何忍乃言衍不給衣食倫怒乃解由是倫遂不聽李氏之譖及倫薨衍事李氏益謹李氏所生次子郜每多取母錢使其主以書契徵負于衍衍爲償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郜食無所餘子誠孝而父母不愛則孝益彰矣何患乎或曰妻子失親之意則如之何曰禮子甚宜其妻父母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說出

宜猶善也

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漢司隸校尉鮑永事後母至孝妻常於母前叱狗永去之

齊征北司徒記室劉瓛音桓母孔氏甚嚴明瓛年四十餘

未有婚對建元中高帝詔司徒褚彥回爲瓛娶王氏女
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床上孔氏不悅瓛即出其妻
唐鳳閣舍人李迥秀母氏庶賤其妻崔氏嘗叱腰婢母
問之不悅迥秀即時出妻或止之曰賢室雖不避嫌疑
然過非出狀何遽如此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違忤
顏色何敢留也竟不從

後漢郭巨家貧養老母妻生一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
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其汝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
再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二尺餘忽黃金一釜或曰郭
巨非中道曰然以此教民民猶厚於慈而薄於孝

或曰五母在禮徃皆同服凡人事嫡繼慈養之情烏能
比於所生或者疑於僞與曰是何言之悖也在禮爲人
後者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尊服服
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如□而可以爲
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
昆弟之子若子

若子者謂所爲後之子如親子
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
故孝子不敢殊也

因猶親也

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
者父命妾曰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
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況嫡母

子之君也其尊至矣

梁中軍田曹行參軍庾沙彌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
鹽鮓冬日不衣綿纊夏日不解衰絰不出廬戶晝夜號
慟隣人不忍聞所生鴈淚霑爲燗墓在新林忽有旅松
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啖甘蔗沙彌遂不復
食之

漢丞相翟方進既富貴後母猶在進供養甚篤
太尉胡廣年八十繼母在堂朝夕晡省勞無凡杖言不

稱老

漢顯宗命馬皇后母養肅宗肅宗孝性純篤母子慈愛
始終無纖介之間帝既事以馬氏爲外家故所生賈貴
人不登極位賈氏親宗撫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乃策書
加貴人王赤綬而已

古人有丁蘭者母早亡不及養乃刻木而事之彼賢者
孝愛之心發於天性失其親而無所施至於刻木猶可
事也況嫡繼慈養之存乎聖人順賢者之心而爲之禮
豈有聖人而敎人爲僞者乎

葬者人子之大事死者以寃多爲安宅兆而未有歸也是以孝子雖愛親留之不敢久也古者天

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誠由禮物有厚薄弁赴有遠近不如是不能集也

國家諸令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蓋以非同位外姻無會葬者適時之宜更爲中制也禮未葬不變服喪粥居倚廬寢苫枕塊既虞而後有變蓋孝子之心以爲親未獲所安已不敢即安也

漢蜀郡太守范賡王莽大司徒升之孫也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五十辭丹受與客步負喪歸葬前賊舩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鈎求得之獲救僅免於死卒得歸葬

宋會稽賈恩母亡未葬爲隣火所遍恩及妻柏氏號哭弁救鄰近赴助棺槨得免恩及柏氏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錫租布三世追贈恩顯親左尉

會稽郭原平父亡爲塋壙凶功不欲假人已雖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塋墓者助之運力經時展勤久乃周練又自賣丁夫以供衆費寔多之事儉而當禮性無學術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辭與諸奴分務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伏勤未嘗暫替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贍

唐太常博士呂才敘葬書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謹以寔多既終永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拔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則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曰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中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終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郊之北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者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夭壽皆因卜所致夫子文爲

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討其丘壠未嘗改
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驛路之際擇葬地而希
官爵荼毒之秋選葬時而規財利斯言至矣夫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固非葬所能移就使能移孝子何忍委其
親不葬而求利於己哉世又有用羌胡法自焚其柩收
燼骨而葬之者人習爲常恬莫之怪嗚呼訛俗誖厲乃
至此乎或曰旅宦遠方貧不能致其柩不焚之何以致
其就葬曰如廉范韋豈其家富也延陵季子有言骨肉
復歸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舜爲天子巡狩至蒼
梧而殂葬於其野彼天子猶然況士民乎必也無力不
能歸其柩卽所亡之地而葬之不猶愈於毀焚乎或曰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具此數者可以爲
大孝乎曰未也天子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爲孝
諸侯以保社稷爲孝卿大夫以守宗廟爲孝士以保其
祿位爲孝皆謂能成先人之志不墜其業者也
晉庾衮父戒衮以酒衮嘗醉自責曰子廢先人之戒其
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可謂能不忘訓辭矣
詩云翹彼鵻鵻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
寐無忝爾所生
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又曰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
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

家範卷六

女

孫

伯叔父

姪

女

宋涑水司馬光輯

吳興劉永幹校

禮女子十年不出

恆居內也

姆教婉婉聽從

婉謂言語也婉謂容貌也

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

紃條

親于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當及女時而知

十有五年而笄

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

則笄

二十而嫁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

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

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

教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

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婉也婦

功麻絲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

類也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

祭也其祭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

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

曹大家女戒曰今之君子徒知訓其男檢其書傳殊不

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但教男而不教

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教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年而志

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爲教哉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

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

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飭行已有恥動

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

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

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

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之大德而不可乏者也然爲之者

易唯在存心耳凡人不學則不知禮義不知禮義則善

惡是非之所在皆莫之識也於是乎有身爲暴亂而不

自知其非也禍辱將及而不知其危也然則爲人皆不

可以不學豈男女之有異哉是故女子在家不可以不

讀孝經論語及詩禮畧通大義其女功則不過桑麻織

續制衣裳爲酒食而已至于刺繡雜巧管絃歌詩皆非女子所宜習也古之賢女無不好學左圖右史以自儆戒

漢和熹鄧皇后六歲能史書

史書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也前漢書曰教學童之書也

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下意猶留意也

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與博士邪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其餘班婕妤曹大家之徒爲婦長女自傷嫠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尊相繼卒三女

以學顯當時名垂後來者多矣

漢珠崖令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爲係臂及令死當送葬法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其係臂珠其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與家室奉喪歸至海關候吏搜索得珠十枚於鏡奩中吏曰嚢此値法無可柰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心恐繼母去置奩中乃曰初坐之吏曰其狀如何初對曰君子不幸夫人解係臂去之初心惜之取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吏將初刻之繼母意以爲實然憐之因謂吏曰願且待幸勿刻兒兒誠不知也兒珠妾之係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心不忍棄且置鏡奩中迫奉喪忽忽然

自營殯葬爲庵舍居墓側

又諸暨東洽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病親戚相乘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紆舍畫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

唐孝女王和子者徐州人其父及兄爲防秋卒戍涇州元和中吐蕃寇邊父兄戰死無子母先亡和子年十七聞父兄沒于邊披髮徒跣纏裳獨往涇州行丐取父兄之喪歸徐營葬植松柏剪髮壞形廬于墓所飾度使王智興以狀奏之詔旌表門閭

此數女者皆以單惸事其父母生則能養死則能葬

亦女子之英秀也

唐奉天竇氏二女雖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盜曳出之騎過以前蹄墜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輩就死義不受辱卽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從之自投折足敗面血流被體盜乃捨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永蠲其家丁役二女遇亂守節不渝視死如歸又難能也

漢文帝時有人上書齊大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緹縈一言而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氏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氏之日短也烏鳥私情乞願終養武帝矜而許之

後魏孝女王舜者趙郡人也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又二妹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讐之心長忻殊不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讐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何如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墻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原非禮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舜以幼女蘊志發憤卒袖白刃以椹讐人之胷豈可以壯男子反不如哉

孫

書曰辟不辟忝厥祖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然則爲人而怠于德是忘其祖也豈不重哉

晉李密犍爲人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泣侍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仕蜀爲郎蜀平泰始初詔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上疏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氏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氏之日短也烏鳥私情乞願終養武帝矜而許之

齊彭城郡丞劉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濆指爲爓

後魏張元者城人世以純至爲鄉里所推元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訶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首曰汝何爲不肯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爲覆

其褒元不能褒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恆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閻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鎞療其祖目于夢中喜躍遂卽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其後祖臥疾再周元恆隨祖所食多少衣不解旦夕扶侍及祖沒號踊絕而後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輒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此皆爲孫能養者也

唐僕射李公名訥有居第在長安修行里其密鄰卽故日南陽相也名悕丞相早歲與之有舊及登庸權傾天下相

人孫者可不念哉

伯叔父

禮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聖人緣情制禮非引而進之也

漢第五倫性至公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伯魚賢者豈肯厚其兄子不如其子哉直以數往視之故心安終夕不視故心不安耳而伯魚更以此語人益所以見其公也

宗正劉平吏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入所謂空亢來風折枸來巢也生對曰然向聆西院梟集樹杪某心憂之果致微恙空院之來妖禽猥枸來

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而不顧

侍中寔于恭兄崇卒恭養幼孤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杖用自杖箠以感悟之兒愧而改過

侍中薛包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頓猶廢也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

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級服攸喪三年

太尉郗鑒少值永嘉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于是獨往食訖以飯着兩頰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甥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世有殺其孤規財利者獨何心哉

宋義興人許昭先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資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惟昭先無有懈息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

唐柳泌敘其父天平節度使仲郢行事云事季父太保名公綽如事元公名非甚疾見太保未嘗不束帶任大名公權京兆鹽鐵使通衢遇太保必下馬端笏候太保馬過方登車每暮束帶迎太保馬首候起居太保屢以爲言終不以官遽稍改太保常言于公卿間云元公之子事某如事嚴父古之賢者事諸父如父禮也

兄
弟
姑姊妹
夫
兄

凡爲人兄不友其弟者必曰弟不恭于我自古爲弟而不恭者孰若象舜嘗言問于孟子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旋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已出從而蓋其井以爲死矣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

象舜異母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于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其功也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

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

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戚都切）

干楯戈戚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弤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床也二嫂娥皇女英治牀欲以爲妻也

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

象見舜坐在床鼓琴愕然反言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色也

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耳

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

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爲好言順辭答之以答象也

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爲不知象殺己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

僞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爲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

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孟子言百云舜不誅喜也因爲說子產以喻之子產
鄭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
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
水趣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嘉得魚之志也
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
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
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食其
魚象以其愛兄之言來向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
而喜何僞喜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

怪舜放之何故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舜封象于有庳或有人以爲放之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於三
危極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者固如是乎在他人則
誅之在弟則封之
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心當
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
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
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
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
富貴耳身爲天子弟雖不仁豈可使爲匹夫也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
萬章問放之意
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焉
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
象不得施教于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
之比諸侯放也有庳雖不得賢君參象亦不使其民也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
庳
雖不使象得預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
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迴不及貢者不待朝
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
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然則弟之
不蒸益所以彰兄之友也
漢丞相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
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
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婦嫉平之不視家產曰亦食糠覈
耳覈音劾麥麩也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
棄之
御史大夫卜式本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

獨取畜羊百餘口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唐朔方節度使李光進弟河東節度使光顏先娶婦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婦母已亡光顏妻緒家財納管鑰於光進妻光進妻不受曰婢嘗逮事先姑且受先姑之命不可改也因相持而泣卒令光顏妻主之矣

家範七　五　[illegible]堂

平章事韓滉有幼子夫人柳氏所生也與弟渥戲于堂上誤墜階而死滉禁約夫人勿悲啼恐傷叔郎意爲兄如此豈婁妥宅人所能閫哉

弟

弟之事兄主於敬愛齊射聲校尉劉璡音津兄瓛夜隔壁呼璡璡不答方下床著衣立然後應瓛怪其久璡曰尚束帶未竟

梁安成康王秀于武帝布衣昆弟及爲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疎賤者帝益以此賢之若此可謂能敬矣

後漢謝夷吾鄭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甚至

晉咸寧中疫癘川原衰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屬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衰獨留不去諸父兄强之乃曰衰性不畏病遂親自扶侍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衰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疫厲之不相染也

家範七　六　[illegible]堂

右光祿大夫顏含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旅舍遠視而不可解引喪者顏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兄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旅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共乃發棺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氣息甚微有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閫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清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緜昧生理未

全既不能進啜又未識人惠若當苟留豈施者之意也
幾竟不起合二親既終兩兄既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
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瞥
屢束帶以至病愈
後魏正平太守陸凱兄琇坐咸陽王禧謀反事被收卒
于獄凱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訴冤不已倩盡
人事至正始初世宗復琇官爵凱大喜置酒集諸親曰
吾所以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顧門戶計爾逝者不追
今願畢矣遂以其年卒
唐英公李勣貴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燃火煮粥火熒
其鬢嬸曰僕射妾多矣何爲自苦如是勣曰豈爲無

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久爲姊煮粥復可得乎
若此可謂能愛矣
夫兄弟至親一體而分同氣異息詩云凡今之人莫如
兄弟又云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言兄弟同休戚不可
與宅人議之也若已之兄弟且不能愛何況宅人已不
愛人人誰愛已人皆莫之愛而患難不至者未之有也
詩云母獨斯罹此之謂也兄弟手足也今有人斷其左
足以益右手用何利乎廁一身兩口爭食相戮遂相殺
也爭利而相害何異于廁乎
顏氏家訓論兄弟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
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

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疎而不能親也娣姒
者多爭之地也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就私情處重
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己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
矣人之事兄不同於事父何怨愛弟不如愛子乎是反
照而不明也
吳太伯及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太伯季厤之兄也
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迎季厤季
厤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
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孔子曰太
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宋宣公捨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疾復捨其子馮而立與夷君子曰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繆之命以義夫

吳王壽夢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季札終逃去不受

漢扶陽侯韋賢病篤長子太常丞弘坐宗廟事繫獄罪當減死徙邊賢以老不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爲後賢甚愛玄成在官問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卽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徹至長安旣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時上欲淮陽憲王爲嗣然固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

陵陽侯丁綵卒子鴻襲封上書讓國于弟成不報旣葬挂衰絰於冢廬而逃去鴻與九江人鮑駿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泣歎息乃還就國

居巢侯劉般卒子愷當襲讓爵於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詔宗美其讓將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稱愷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公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曰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遵事之宜後不得以爲比乃徵愷詣闕

後魏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弟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略烈帝之前元年國有內難昭成爲質於後趙烈帝臨崩顧命迎立昭成及崩羣臣咸以新有大故昭成來未可果宜立長君次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寬和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屈共推孤爲嗣孤不肯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爲質石季龍義而從之昭成卽王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然兄弟之際宜相與盡誠若徒事形迹則外雖有愛而內實乖離矣

宋祠部尚書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諸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與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鄧氏書求夏服時軌爲給事中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緘使廓從妻言乃

乖離之漸也

梁安成康王秀與弟始興王憺友愛尤篤憺久爲荆州刺史常以所得中分秀秀稱心受之不辭多也若此可謂能盡誠矣

衛宣公惡其長子伋子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弟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王莽末天下亂人相食沛國張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他賊大驚並放之謂曰且可歸以待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有弟爲甚矣世之兄弟不睦者多由異母或前

後嫡庶更相憎嫉母既殊情子亦異黨

晉太保王祥繼母朱氏遇祥無道朱子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少止凶虐朱愈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娶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賊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先嘗朱輒懼覽致斃遂止覽身代薩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偕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孝友恭恪名亞于祥仕至光祿大夫

後魏僕射李冲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鬬及冲之貴封祿恩賜皆與共之內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更相友愛久無間然皆冲之德也

北齊南汾州刺史劉豐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每一子所
生喪諸子皆爲制服三年武平仲暐所生喪諸弟並請
解官朝廷義而不許
唐中書令韋嗣立黃門侍郎承慶異母弟也母王氏遇
承慶甚嚴每有杖罰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聽輒私自
杖母察知之漸加恩貸兄弟苟能如此奚異母之足忠
哉

姑姊妹

齊攻魯至其郊壟見野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
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隨
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邪曰是也母所抱者誰

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
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之曰所抱者誰也所棄者
誰也婦人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棄者妾之子也見
軍之至將及於追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
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已子反抱兄之子何
也婦人曰已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
向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免則魯君不吾畜大
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又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可
嫁矣吾去汝而死汝善視汝兩弟遂以縊自經而死左
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
唐冀州女子王阿足早孤無兄弟唯姊一人阿足初適
同縣李氏未有子而亡時年尚少人多聘之爲姊年老
行義不以私害公而況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
魯君聞之賜東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梁節姑姊之室失火兄子與已子在室中欲取其兄子
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欲趣火
其友止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恐卒誤得爾子中心
謂何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
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爲失
父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竟赴火而死
漢郃陽任延壽妻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
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
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嚮獨令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

問曰所與共殺吾兄者爲誰曰與田建田建已死獨我
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
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
汝惟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而讐不報與子同
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外又縱兄之讐何面
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愧而去不敢見季兒季兒
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又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
嫁矣吾去汝而死汝善視汝兩弟遂以縊自經而死左
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
唐冀州女子王阿足早孤無兄弟唯姊一人阿足初適
同縣李氏未有子而亡時年尚少人多聘之爲姊年老

孤寡不能捨去乃誓不嫁以養其姊每晝營田業夜倚
紡績衣食所須無非阿足出者如此二十餘年及姊喪
葬送以禮鄉人莫不稱其節行兢令妻女求與相識後
數歲竟終於家

夫

夫婦之道天地之大義風化之本原也可不重歟易艮
下兌上咸彖曰止而說男下女故娶女吉也巽下震上
恆彖曰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久常之道也是故禮
脩冕而親迎御輪三周所以下之也既而脩乘車先行
婦車從之反尊卑之正也家人初六閑有家悔亡正家
之道靡不在初初而驕之至於狼狽浸不可制非一朝
一夕之所致也昔舜爲匹夫耕漁于田澤之中妻天子
之二女使之行婦道于翁姑非身率以禮義能如是乎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
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
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
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
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
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
鄉邦稱之
扶風梁鴻家貧而介潔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妻之鴻並
絕不許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
嫁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
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履織作筐籠績紡以供饍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床下請曰切聞
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慺窶數矣今而見擇敢不
請罪鴻曰吾欲裝裼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
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爾妾自
有隱居之服乃更椎髻着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
此眞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遂與偕隱是皆
能正其初者也夫婦之際以敬爲美
晉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
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矣以治民君
請用之文公從之卒爲晉名卿
漢梁鴻避地於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
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
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方舍之於家
晉太宰何曾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
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北面
再拜上酒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若
此可謂能敬矣
昔莊周妻死鼓盆而歌漢田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臨
殯曰幸不爲天夫何恨太尉王龔喪妻亡與諸子並杖行
服時人兩譏之晉太尉劉寔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
絕不許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

御肉輕薄笑之寔不以爲意彼菲薄弁義而王劉衍理其得失豈不殊哉何譏笑之

易恆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丈夫生而有四方之志威令所施大者天下小者一官而近不行於室家爲一婦人所制不亦可羞哉昔者惠帝爲賈后所制廢武悼楊太后于金墉絶膳而終因愍懷太子於許昌壽殺之唐肅宗爲張后所制遷上皇於西內以憂崩建寧王倓以忠孝受誅彼二君者貴爲天子制於悍婁上不能保其親下不能庇其子況於臣民自古及今以悍婁而乖離六親敗亂其家者可勝數哉然則悍婁之爲害太也

故凡娶婁不可不愼擇也既娶而防之以禮不可不在其初也其或驕縱悍戾訓廸禁約而終不從不可以不棄也夫婦以義合義絶則離之今士大夫有出婁者衆則非之以爲無行故士大夫難之按禮有七出顧所以出之門何事耳若婁寔犯禮而出之乃義也昔孔氏三世出其婁其餘賢士以義出婁者衆矣奚病於行哉苟室有悍婁而不出則家道何日而寧乎

家範卷八

宋涑水司馬光輯

吳興劉承幹校

妻上

太史公曰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而紂之殺也嬖妲已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大任而幽王之擒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愼歟爲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順二曰清潔三曰不妒四曰儉約五曰恭謹六曰勤勞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陽也妻陰也天尊而處上地卑而處下日無盈虧月有圓缺陽唱而生物陰和而成物故婦人尊以柔順爲德不以强辨爲美也漢曹大家作女戒其首章曰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謙讓恭敬先人後已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又曰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强爲貴女以柔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人之大禮也又曰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剪姑之愛已也則姑之愛已也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誠不可失也皆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能備乎是故室人鮮能無過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夫叔妹者體敵而名尊恩疎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佳美聲譽曜于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憸愚之人於叔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慍毀訾布于中外恥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愼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兼斯二者足以和矣若此可謂能柔順矣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忠臣不事二主貞女不事二夫易曰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又曰用六利永貞婦子曰妻柔而正言婦人雖主于柔而不可失正也故后妃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內飾則結紃綢繆在內親身衣服也常結紃以自纏顏師古曰組紐之屬所以自結故也

野處則帷裳墊裙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也詩云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適主也故婦人夫不在不爲容飾禮也

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姜氏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作柏舟之詩以見志

宋共公夫人伯姬魯人也寡居三十五年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待保傅之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不從遂逮於火而死

楚昭王夫人貞姜齊女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不從于是使者反取符未還則水大至臺崩夫人終盡貞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

之求妾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于是相以報王王大其義而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夫當行成夫且行時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宜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乃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紝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夫行時屬妾以供老母妾既許諾之矣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于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孝文皇帝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

吳許升妻呂榮郡遭寇賊榮踰垣走賊持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恐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沛劉長卿妻五更桓榮之孫也生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天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他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以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童孤也王

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書
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則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
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婆縣邑有祀必厲焉

渡遼將軍皇甫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
相國承其名聘以輜軿百乘馬四十匹奴婢錢帛充路
妻乃經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傍奴侍者
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
行于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姜胡之種毒
害天下猶未足耶姜之先人猗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
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于爾
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願當以身少相感永
深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
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喪者哀懼
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于此對曰新婦少年不
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
不感愴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于後房之內未曾出門
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坐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
是歸寧父母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啟其母房命駕紿
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亦知之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
來追房哀歎而不反其執意如此

滎陽張洪祁婁劉氏者年十七夫亡遺腹生一子二歲
又沒其貞姑年老朝夕奉養卒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
奪嫁之劉自誓不許以終其身

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
曰禮宗云

魏大將軍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
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
以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復以刀截兩耳居
止嘗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收父上書與曹氏
絕婚强迎令女歸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
無遺類冀其意阻乃徵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
惟之計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于是竊入寢
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流
血滿牀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

陳留董貞起妻張氏者貞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疏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隋大理卿鄭善果母崔氏周末善果父誠討尉遲迥力戰死于陳母年二十而寡父彥暠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適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弃兒爲不慈背夫爲無禮寧當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遂不嫁教養善果至于成名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家

韓覩妻于氏父貴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于覩雖生長膏腴家門貴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覩從軍沒于氏哀毀骨立勤感行路每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欲嫁之誓不許遂以夫孽子世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嫂居以後唯時或歸寧至于親族之家絕不往來有尊親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隋文帝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爲節婦閭

周虢州司戶王凝妻李氏家青齊之間凝卒于官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遺骸以歸東過關封止

廬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爲賜藥封瘡邮李氏而笞其主人若此可謂能清潔矣

宋涑水司馬光輯
吳興劉承幹校

妻下

禮自天子至於命士媵妾皆有數惟庶人無之謂之匹夫匹婦是故關雎美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慕窈窕思賢才而無傷淫之心至於樛木螽斯桃夭芣苢小星皆美其無妒忌之行文母十子眾妾百斯男此周之所以興也詩人美之然則婦人之美無如不妒矣

晉趙衰從晉文公在狄取狄女叔隗生盾文公返國以叔隗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衰女趙姬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衰其閭號曰女宗

漢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也年十三選入太子宮接侍同列先人後已由此見寵及帝即位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未幾立爲皇后是知婦人不妒則益爲君子所賢欲專寵自移□愈疎矣由其識慮有遠近故也

後唐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無子性賢不妒忌常爲不□衣食遣人之鄭衛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妾所進者九人今賢于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妾知妒之爲太祖吉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及莊宗即位冊曹氏爲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曹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他復何言

宋女宗者鮑蘇之妻也既以養姑甚謹鮑蘇卒而仕於衛三年而娶外妻焉女宗之養姑愈謹因往來齊請閒

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太妃繼陵
廟獨留晉陽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往洛涕泣
而別歸而相思慕遂成疾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病
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羣臣交章請留乃
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莊宗以妾
母加於嫡母劉后猶不慊況以妾事女君如禮者乎若
此可謂能不妬矣

葛單美后妃蒸儉節川服浣濯之衣然則婦人固以儉
約爲美不以侈麗爲美也

漢明德馬皇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
望見后袍衣麤疎反以爲綺穀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
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性不喜出入遊觀
未嘗臨御窗牖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希曾從
行彼天子之后猶如是況臣民之妻乎

漢鮑宣妻桓氏歸時御服飾簪短布裳挽鹿車
梁鴻妻孟光綰髻布衣麻履操緝績之具

並見夫門

唐岐陽公主適殷中少監杜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
皆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賤賈
可制指者自是閭門落然不聞人聲悰爲澧州刺史主
後隨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犬馬數百人供具主至
從者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聞音約所至不得肉食馳

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窮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視所不當
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是以冀缺之妻儐其夫相待
如賓梁鴻之妻饋其夫舉案齊眉若此可謂能恭謹矣
易家人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詩葛覃美后妃在父母家
志在女工爲絺綌服勞辱之事采蘋采蘩美夫人能奉
祭祀彼后夫人猶如是況臣民之妻可以端居終日自
安逸乎

魯大夫公父文伯退朝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
之家而主猶績乎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爲不能事
主乎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來之間也王后
親織玄紞

玄紞冠之垂前後者一云紞所以懸瑱當耳者也

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

既緇紞復加之紘綖也紘纓之無纓者也從下而上

不結綖處上覆之者也

卿之內子爲大帶

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綢帶也

命婦成祭服

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也

列士之妻加之以朝衣

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玄端委貌

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

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也

社而賦事蒸而獻功

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祭之曰蒸蒸而獻五穀布帛之屬也

男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

辟罪也

今我算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虔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飭曰必無廢先人耳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

漢明德馬皇后自爲衣袪手皆痍裂皇后猶爾況他人乎

曾大家女戒曰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勤也若此可謂能勤勞矣

爲人妻者非徒備此六德而已又當輔佐君子成其令名是以卷耳求賢審官殷其雷勸以義汝墳勉之以正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攷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后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雞鳴警戒相成此皆內助之功也自塗山至于太姒其徽風著于經典無以尚之周宣王姜后齊女也宣王嘗晏起后脫簪珥待罪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明以晏君王

抱兒而泣姑怒而數之曰吾子治陶五年從車百乘歸
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婦獨抱兒泣何其不祥也婦曰夫
人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令
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而國富君敝之民藏之故福結
于子孫名垂于後世今夫子則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
害逢禍必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弃之處期年荅子
之家果以盜誅雖其母以老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
卒天年

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
迎之於陵子終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我今日
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于前予意可乎妻曰夫子織
屨以爲食業才辱而無憂者何也非與物無治乎左琴
右書樂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于
前所飽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
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
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與相逃而爲人灌園

漢明德馬皇后數規諫明帝辭意款備時楚獄連年不
斷囚相証引坐繫者甚衆后憫其多濫乘間言及帝惻
然感悟夜起彷徨爲思所納卒多有降宥時諸將奏事
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
其情每于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
家私干欲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
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
不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于野而遠尋師學一年
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
刀趣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于機杼一絲而累以
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
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
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終還業遂七年
不反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
吳許升少爲郡徒不治操行妻呂榮嘗躬勤家業以奉
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
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二終
不肯歸升感激白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

唐文德長孫皇后崩太宗謂近臣曰后在宮中每能規
諫今不復聞善言內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此皆以
道輔佐君子者也

漢長安大昌里人妻其夫有仇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
聞其妻之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爲中謝父
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
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于世欲以身當之乃且
許諾曰旦日在樓新沐東首臥則是矣妾謂開牖戶待
之還其家乃諭其夫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

婦戶而臥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首也仇人哀痛之以爲有義遂釋不殺其夫

光啟中楊行密圍秦彥畢師鐸揚州城中食盡人相食軍士掠人而賣其肉有洪州商人周迪夫婦同在城中迪餓三死其妻曰今饑窮勢不兩全君有老母不可以不歸願鬻妾于屠肆以濟君行道之資遂詣屠肆自鬻得白金十兩以授迪號泣而別迪至城門以其半賂守者孰去守者詰之迪以實對守者不之信與其詣屠肆驗之見其首已在案上眾聚觀莫不歎息競以金帛遺之迪收其餘骸負之而歸古之節婦有以死徇其夫者況敢鬻奴其夫乎

宋涑水司馬光輯
吳興劉承幹校

男甥
男姑
婦
妾
乳母

男甥

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來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

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故作渭陽之詩

漢魏郡霍諝有人誣諝舅宋光于大將軍梁商者以爲妄刊文章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謂時年十五奏記于商爲光訟寃辭理明切商高諝才志即爲奏原光罪

山是顯名

晉司空鄧攸避難渡江棄子保甥攸妻劉氏常有憂色攸以情告之劉氏感泣從攸計攸後遂絕嗣攸甥鄧嶽爲攸立後官至太常

見伯叔父門

鑒甕甕翼爲刺令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此皆舅甥之有恩者也

男姑

婦子稱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禮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不可愛此而移詰於彼也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

庸之爲言用也

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

怒譴責也

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表猶明也猶爲隱之不表明其犯禮之過也

季康子問于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能勞能自卑勞貴而不驕也有繼子孫不廢也

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于舅姑者禮也

唐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承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親執笄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

笄之爲器似簪以竹或葦爲之衣以青絹以盛棗栗

段脩之贊

婦

內則婦事舅姑如事父母晏同

見子門

舅沒則姑老

謂傳家事于長婦也

家婦則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

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

介婦請于家婦

以其代姑之事介婦眾婦也

舅姑若使家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無敢敵耦于家婦

雖有勤勞不敢掉磬

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下家婦也命爲使令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

婦事舅姑者也

婦將有事大小必請于姑

不敢專行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家事統于尊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

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

或賜之謂私親兄弟

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

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計也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

曹大家女戒曰舅姑之意豈可失哉固莫尚于曲從矣

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命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可不賞

影響言順從也

漢廣漢姜詩妻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汲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具對姑感悲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

河南樂羊子從學七年不反妻嘗躬勤養姑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他肉姑竟棄之然則舅姑有過姑亦可幾諫也

後魏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爲釀釀爲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首由己私釀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主司不知所處平原主陸麗以狀奏文成義而赦之

唐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

強盜數十人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獨在堂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幾至于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尙相赴救況在于姑而可委棄若鴈之原也或者主母屈已以下之猶當貶抑退避謹守其分況敢挾其主父與子之勢陵慢其女君乎

知義矣

詩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知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舜妻堯之二女行婦道于虞氏

唐岐陽公主憲宗之嫡女穆宗之母妹母懿安郭皇后

尙父子儀之孫也適工部尙書杜悰連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宜爲婦禮者不翅數千人主卑委怡順奉上撫下終日惕惕屛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承奉大族時歲獻餽吉凶賻助必親經手姑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旣而哭泣哀號感動他人彼天子之女猶不敢失婦道柰何臣民之女乃敢恃其富貴以驕其舅姑爲婦若此爲夫者宜屏之爲有司者治其罪可也

妾

內則雖婢妾衣服飮食必後長者

人貴賤不可以無禮

妾事女君猶臣事君也尊卑殊絕禮節宜明是以綠衣黃裳詩人所刺愼夫人與賢后同居袁盎引而却之晉宏請尊下傅師丹刻奏其罪指所以防微杜漸抑禍亂之原也或者主母屈已以下之猶當貶抑退避謹守其分況敢挾其主父與子之勢陵慢其女君乎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蠆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秦滅衛君乃封蠆王世家使其奉祀蠆王死夫人撫子而守寡傅妾有子代後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不願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子禮固妾之職也夫人欲使蠆氏受三不祥邪公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而得留以盡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蠆氏受三不祥邪公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撫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居外使婢妾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時懈倦孝子養親患疢日也妾豈敢以少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撫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眾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修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雖我將欲居外使我處內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

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傅妾留終年供養不衰
後唐莊宗不知禮尊其所生爲太后而以嫡母爲太妃
太妃不以愾太后不敢自尊二人相好終始不衰

事見婁門

是亦近世所難

乳母保母附

內則異爲孺子室于宮中
特歸一處以處之

擇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

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衆矣可者傅御之屬也

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亡妾貧乳之而已

他人無事不往

魯孝公義保臧氏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三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薨戲立長爲孝公

秦攻魏破之殺魏王誅諸公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公子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識之曰乳母固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柰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倘知其處乎而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以破亡族已滅矣子匿之尚誰爲乎母曰吁夫見利而反上者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禽矣乳母遂抱公子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追見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以利賞爭射之乳母以身爲公子蔽矢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君聞之貴其能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而以其兒爲五大夫賜金百鎰

唐初王世充之臣獨孤武都謀叛歸唐事覺誅死子師仁始三歲世充憐其幼不殺命禁掌之其乳母王蘭英求自髡鉗入保養師仁世充許之蘭英潛有備至時喪亂凶飢人多餓死蘭英乞丐拾掇每有所得輒歸哺師

仁自惟唉士飲水而已久之詐爲揖拾竊抱師仁奔長安高祖嘉其義下詔曰師仁乳母王氏慈惠有閭撫育無倦提攜遺幼背逆歸朝宜有褒隆以錫其號可封壽永郡君

五代漢鳳翔節度使侯益入朝右衛大將軍王景崇叛于鳳翔有怨于益盡殺其家屬七十餘人益孫延廣尚襁褓乳母劉氏以己子易之抱延廣而逃乞食于路以達大梁歸于益家嗚呼人無貴賤願其爲禽何如耳觀此乳母保忘身徇義字人之孤名流後世雖古烈士何以過哉

司馬溫公家範跋

先文正公家範事摭古今義兼述作上自卿士下逮庶人凡家行隆美可爲世法者罔不備載如冶人鎔金陶人埏埴圓觚方直一聽之于範不少差僭顧家之本在身而身之主宰在心求之吾心取家範所載佳言懿行以證吾心決吾嚮往則範自我立化自我行已眞已僞皆由已而由人乎先大父邵武公刻之于閩板毀無存永得傳世先大人孝廉公永仕早歿亦不克成所志露家徒四壁無力梓行荷蒙當道名公崇賢重道所賜俸金略授梓人永垂懿範傳之海宇允可範俗足爲聖明風化之助又不獨爲寒家之範已也時天啟丙寅端陽日十八世孫露頓首謹識

司馬溫公家範跋

朱子論大學八條目謂修身以上爲明明德之事齊家以下爲新民之事又言修身以上是理會此心齊家以下則心之功用是知非立誠之學確有基礎必不能型於式化協家人之貞此固理之必然而無可易者也涑水之學主以誠守以謙伊川謂閱人多矣不雜者惟司馬邵張三人蓋公自少至老語未嘗妄曾自言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者至其立朝大節忠亮正直臧孚人主震動朝廷身歿後京師巷哭醫衣致奠畫像以祀飲食必祝何其入人之深若是觀其自著迂書有曰小人治迹君子治心又曰學所以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何以學爲其言若是則夫事業之光大咸基於學術之深純洵不誣已行狀載公著述二十種都五百餘卷內有家範四卷是本爲其裔孫所藏凡十卷第一卷載經訓及治家大要第二卷至第十卷則自祖父母子以至婢妾分別部居皆徵經據史蒐采先哲嘉言懿行以示矩臬而歸後學嗚呼又何其言之肫肫而意之篤也今茲橫流盪決人飲狂泉語及舊家庭制度聞者皆掩耳郤避詈爲不祥必欲舉古經典內則曲禮諸篇刈蘚根株率天下之人悉情縱欲淪爲異類而後快誠爲吾國數千年來學術之大阨余既獲是編於戹燼之餘亟爲鋟布存一縷曙曦於三光霧霧之際使讀者憬然於在

昔先民對於家族戚屬上孝以敬愛之摯意庶或於世道人心不無小裨云爾壬戌中元節吳興劉承幹跋

名家詩

裔孫德輝敬題

宣統三年閏六月

葉氏觀古堂校刊

右石林公家訓一卷原本共一十八條今惟存一十二條尚缺六條徧訪各族並無全本惜哉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正月洞庭裔孫祖培敬錄

右石林家訓一卷遠祖石林公所箸陳振孫書錄解題子部雜家類有之知宋時業已流傳然自來未見專刻亦不見於諸家叢刻藏書家但有傳鈔之本甲辰秋族弟左之將以舊藏一帙付刋屬爲校定按書中所載十三條皆勗其後人以脩身力學盡忠保孝讀書愼言之道時舉其身所閱歷者示之前八條各有標題後則總題曰又家訓後四條疑此書已有缺佚經後人鈔撮補綴爲之故編題不可正乎故附記之書中兄弟輩睦條有汝兄弟五人一語當止爲年長五人言否則是後來無識者改十爲五清波雜志述公語云某五十後不生子此公有幼子之證　道光甲辰冬月裔孫祖培校畢跋

自序云有勸有戒間及他人家事考書中惟後四條引趙中丞抱父足以廣一節爲勸此外不再見戒者更無一字其缺佚顯然　卷首一條爲自序卷末一條是跋語皆與全書屬跋語論士大夫作小說云云與避暑錄話中一條全文無異惟末多汝等當謹守勿以我爲泛言也二語觀自序云今五十五年矣去年自淛東歸考公生於熙甯十年丁巳五十五乃紹興元年辛亥正在避亂縉雲歸後故書中有避難縉雲以樂自況一條避暑錄話則箸於紹興五年乙卯居卞山時是錄話復爲此書非跋語勦取錄話之文固確然可證者耳又自序內稱棟楫模檃五人已長又有緝繪綴綸亦能成立等語考族譜載止五子出處名位並不詳五子中他雖不可考如模以右宣義郎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司書

生賜以弁言發揮先訓而獎引後學可感可媿錄竟付梓書其緣起云爾時道光乙巳三月裔孫傳訛敬識

重刻石林家訓序

石林家訓一卷吳中六世祖諱夢得字少蘊公所撰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子部雜家類與石林過庭錄並載其他官私書目則未經見且世無宋刻但憑譜牒傳鈔不免脫文訛字余藏有舊鈔本得之先世楹書又有元陶南村說郛本名爲一卷實止後四條之三疑陶所見別爲四條而刪其一傳者附錄於此本後故標題云又家訓後四條也然說郛本於後第一條題云旦必讀書於第二條題云易犯余往觀碧雲騢廔馬之喻不敢信爲梅聖俞作而公孝友鈔本第三於第三條題云愼言鈔本第二而無末一條士大夫亦常以此類痛戒其後人卽此謹守之已受益不少葉君傳訛能知是編之可寶其學自不至於汗漫而其族兄廷琯反復家訓惓惓相勉以道吾烏能測君所止耶三復是編欣然欲書時乙巳夏至後六日小浮山人潘曾沂識

乙巳家調笙先生廷琯校刻石林各書并以家訓校本屬東山族人傳訛刻之書之末葉刻有板藏洞庭東山貞順堂一行粵匪亂後板片燬失家淵如先生有過錄本適余刊此未畢功四月回江見示因得藉以校補抄本之蟲蛀爛文烏焉訛句爲之快適累日東山刻本前有潘黃兩序後有裔孫祖培廷琯傳訛三跋今幷錄入以見子孫世世永守不能藏之名山而能傳之其人調翁誠有表章之功苟非族中嗣賢書萬本鈔本茲復校刊行世豈惟能述祖德而誦清芬云哉此冊讀萬遍有以引之勿替可家置案頭奉爲金鑑非獨葉氏子孫所當寶貴也時道光二十五年歲次乙巳四月既望嘉定黃鉞書於西溪草廬

潘序 從東山刻本錄出

宋袁氏世範三卷始睦親次處己而終於治家其言詳盡痛切初目是書爲俗訓其友劉府判更曰世範三請易之曰家訓亦仍其舊名耳公所言皆平常之理而老實透亮不聽終當仍其舊名今觀石林公示子十二條世範也而易入而難忘尤切切以記人之過惡爲戒皆今日子弟所易犯余往觀碧雲騢廔馬之喻不敢信爲梅聖俞作而公亦常以此類痛戒其後人卽此謹守之已受益不少葉君傳訛能知是編之可寶其學自不至於汗漫而其族兄廷琯反復家訓惓惓相勉以道吾烏能測君所止耶三復是編欣然欲書時乙巳夏至後六日小浮山人潘曾沂識

黃序 同上

葉少保公家訓一卷皆由學問心術以成已成物詔其子孫也宋史載公立朝侃侃言事多有建白無少阿比以自取容所著家訓可謂誠於中形於外不徒託空言而已公總集一百卷多散失賢裔廷琯校勘遺書建康集八卷石林詩話三卷已授手民家訓向無專刻其族弟傳訛藏有鈔本茲復校刊行世豈惟能述祖德而誦清芬云哉此冊可家置案頭奉爲金鑑非獨葉氏子孫所當寶貴也時道光二十五年歲次乙巳四月既望嘉定黃鉞書於西溪草廬

吾久欲取平日訓導汝曹之言及論說

修身要略以戒諸子

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勢也安燕而氣血不惰循理也勞倦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與法勝私也此數者修身之切要也汝曹以吾言書諸紳而銘之心以修身焉雖非至善而亦不失於不善汝曹其無怠諸

性善說喻子弟

夫性之於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遇物而後形應物而後動方其無物也性也及其有物也則物之報也惟其與物相遇而物不能奪則行其所安而廢其所不安則謂之善若夫與物相遇而物奪之則置其所可而從其所不可則謂之惡皆非性也汝等以孟氏性善之說及吾言心體而力行之勿外之可也

不貳過說喻諸子

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爲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於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

少卽亭安逸狃於因循未知歸鄉今夏山中營治居室闢徑道廳辦泉石松竹成蔭奉榮國太夫人（此下東山刻本有廷琥按云公母爲晁端友字君成之女无咎其舅氏也此族譜所未詳）與汝曹杖策來往登覽燕間自頗多暇日家庭會集初無雜語皆是昔所常言往往或重複至再今擇其可記者錄之使汝曹人人錄一編置之几案朝夕展味心慕力行但能盡此所載髣髴無愧方爲不虛生一世在家在國必各略有可觀使汝曹至是雖吾身享萬鍾之祿目覩四方之安退劇百年之壽何以易此汝曹雖有三牲八鼎之養亦何足言然古有父兄之教汝等既自有成以次傳道何慮不能同至於善繕繪綏綈綌亦稍能成立汝等各誦之思之蹈之守之毋忽此既有

言行也汝曹當以不貳爲鑒而心顏子之心學顏子之學是吾之素望矣汝曹勗之哉

盡忠實錄以遺子孫

天下盡忠淳化行也君子盡忠則盡其心小人盡忠則盡其力盡力者則止其身盡心者則洪於遠故明王之治也務在任賢臣盡忠則君德廣矣政教以之而美刑罰以之而清仁惠以之而布四海之內有太平之音嘉祥既成告於上下是故播於雅頌傳於無窮吾叨第進士自卑職卽能抗言直議以勵勁節屢歷清要而兩入翰林時注忠經一冊脩纂名賢宗德論一冊脩陳匡君十要策十道纂陳忠義錄十卷勸民務本論二卷轉職戶部專司國課

而天下無田不稅無農不耕遂請削陳恕置營田而貢斂有則費出有經上下甯有不足者乎於是轉職吏部專司銓選或以言揚或以事舉度德擢任量才授職進退人才合三科之法守虞書之訓絕無散主不一更革不常沽名求進報宛市恩者而於是銓選之法定矣法者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耳故又得加爵左丞遂引例致仕自初任逮致仕兢兢以盡忠自持凡吾宗族昆弟子孫窮經出仕者當以盡忠報國而冀名紀於史彰昭於無窮也

戒諸子姪以保孝行

夫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故孝必貴於忠忠敬不存所率皆非其道是以忠不及而失其守非惟危身而辱必及其親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祿至矣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汝等讀書獨不觀聖人之言渾是教人一箇孝悌忠信且只是一箇孝字無處不到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汝等能孝於親然後能忠於君忠孝不失庶克盡臣子之職矣

因仲子程模出仕以忠諫之義諭其行

甚哉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下能言之上能聽之則王道光矣諫於未形者上也諫於已彰者次也諫於既行者下也違而不諫則非忠矣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

節以成君休以安社稷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今吾子勿以出仕爲悅而以諫君爲悅勿以諫君爲悅而以忠諫爲悅庶免素餐怠事之殃且程也徑情直行而病於委曲模也有勁節而無要略汝曹各宜勉勵毋忘臨行告誡之訓

勉幼子力學解

蓋人之資性得之天也學問得之人也資性由內出者也學問由外入者也自誠明性也自明誠學也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者皆情也非性也不至於性命不足以謂之好學若夫自滿者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爲聖吾觀汝天性岐嶷而不加恆懋時敏之功先有干祿之念噫學而優

則仕仕而優則學將見有時而仕無時而不學雖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汝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爲高也更不觀汝兄學至而始仕汝何不篤志以希賢聖自相期負而置功名於度外自今而後當以吾言脩省而造就大成以慰吾之望乎

避難緒雲以樂自況

大哉君子之脩行也其未得位也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猶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樂也予雖不敢以君子自居而亦不以小人之憂爲憂夫已輕以惡加人則人亦輕以惡加己是自相加也吾見人言類不過有四習於妄誕者每信口縱談不問其人之

皇上賜圭田三百畝敕山入百畝永蠲賦稅優養老身而澤及子孫何期金兵自平江至太湖焚掠湖城而避難至此日與祖宗伯叔昆弟子姪詩酒之樂雖吾嫡子孫各散處他方而亦無纖芥之憂介於心胸在危而無憂處困而必亨敢自以爲有終身之樂偶筆以自況耳

又家訓後四條

旦須先讀書三五卷正其用心處然後可及他事暮夜見燭亦復然若遇無事終日不離几案苟善於此一生永不會向下作下等人汝見吾事自知不妄吾二年來目力極昏看小字甚難然盛夏帳中亦須讀數篇書至極困乃就枕不爾胸次歉然若有未了事往往睡亦不美況晝日乎

若淩晨便治俗事或兀然閒坐日復一日與書卷漸遠豈復更思學問如此不流入庸俗人則著衣喫飯一騃子弟耳況復博奕飲酒追逐玩好尋求交游任意所欲有一如此近二三年遠五六年未有不喪身破家者此不待吾言而知也

易曰亂之所由生也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莊子曰兩喜多溢美之言大抵人言多不能盡實非喜則怒喜而溢美猶不失近厚怒而滋惡則爲人之害多矣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夫已輕以惡加人則人亦輕以惡加己是自相加也吾見

利害惟意所欲言樂於多知者並緣形似因以增飾雖過其實自不能覺溺於愛惡者所愛雖惡強爲之掩覆所惡雖善巧爲之破毀軋於利害者造端設謀傾之惟恐不力中之惟恐不深而人之聽言其類不過二純質者不辯是非一皆信之疎快者不計利害一皆傳之此言所以不慎也今汝曹前四弊吾知其或可免若後二失吾不能無憂蓋汝曹涉世未深未嘗經患難於人情變詐未能盡察則安知不有因循陷溺者乎故將欲慎言必須省事擇交每務簡靜無求與事會則自然不入是非毀譽之境所與遊者皆善人端士彼亦自己愛防患則是非毀譽之言亦不到汝耳汝不得已而有聞純質者每致其思而無輕

信疎快者每謹其戒而無輕傳則庶乎其免矣

司馬溫公作迂說其一章云迂叟之事君無他長能勿欺而已矣其事親亦然此天下名言也事君之道汝曹未易言且言事親吾見世人未嘗能免於欺受教訓面從而不行欺也已有過失隱蔽使不問欺也有懷於中避就不敢盡言欺也佯爲美觀之事未必出於情欺也曾子喪其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而於吾親無所用其情吾無所用之情也曾子之孝則至矣至於難能不可繼之行欲以孝聞則未必盡其情也然且自以爲過夫死而過於難猶且不敢況生而欺之乎今但能聞教訓一一遵行不敢失墜有過失改悔不敢復爲不求不聞凡有所懷必盡告之秋毫

不敢隱爲人子所當爲不爲人子所不當爲文飾以掠美如是亦可以言孝則勿欺而已推是心以施之君安有二道哉趙中丞無媿喪母多侍妾每抱其父足以寢不敢去跬步設心如此其誰曰不然而或者父母年高夜率三起扣請門問安至增損衣衾以時候其寒温親反厭煩不能得安而人以爲賢若是者以爲情可乎汝曹願爲無媿不願爲或者古之人以立身揚名爲孝而曰體之奉不與焉推此非特爲天下孝子亦當爲天下忠臣也

兄弟輯睦最是門戶久長之道然必須自少積累使友愛出於至誠不敢纖毫疑間乃能愈久愈篤若纔有一毫異心萌於胸中則必有因而乘之者初不自覺忽然至於成隙則雖欲救不可及也吾觀近世兄弟間失和事雖不一然其大端有二溺妻子之私以口語相諜較貨財之入以爭奪相傾此不可不預知而早戒也吾恨生平無兄弟不得以所行示汝等然許章二姑氏則汝等親見之矣汝母之於二姑氏則汝等親聞之矣 此下東山刻本有廷琯按云公爲周崇實壻見洪邁夷堅志證以周煇清波雜志稱公爲從姑之夫其說可信亦可補族譜所闕 少師捐館惟二姑未嫁榮國太夫人追念不已吾忌無以得其意惟二姑得佳壻盡吾力遣嫁猶庶幾其可既得許章二人初免喪家無餘資爲汝陽守假貸於陳州蔡寬夫侍郎得三千許緡而吾汝陽俸入日給外銖寸儲積汝母盡籍所有僅留伏臘衣裳其餘一金不以自有如是數月併歸二壻奩具

故不至儉薄爾母不幸至今二姑氏語之則出涕此豈可强爲而吾二十年間所以待二姑者如一日也自喪亂以來相率共居此山惟榮國太夫人年高二姑氏朝夕左右以供養吾親世道方難衣冠士族骨肉相保者無幾雖欲跬步相離亦不可得矣今汝兄弟五人能如吾所以處二姑氏則吾門戶猶未艾也

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以爲游戲而或者暴人之短私爲喜怒此何理哉世傳碧雲騢一卷爲梅聖俞所作歷詆慶歷以來公卿隱過雖范文正公亦不免議者遂謂聖俞遊諸公之間官竟不達懟而爲此以報之君子成人之美正使萬一不至猶當爲賢者諱況未必有實聖俞賢者

豈至是哉後聞乃襄陽魏泰所爲託之聖俞也豈特累諸公又將以誣聖俞也歐陽文忠公歸田錄自言以唐李肇國史補所載事實偶讀王豫江蘇詩徵一百六十一云潢字天來晚號息洲無錫諸生著山居記二卷石溪草堂詩四卷續稿二卷息洲雜錄三卷始略得其平生考無錫之族本由吳江分支錢謙益爲明南京工部侍郎茂才公撰墓誌稱其先由吳江遷無錫而吳江則明洪武初有諱德潤者由東山分遷是爲汾湖甲族語詳乾隆吳縣志（歲人刑部主事葉申薌預修者）則息洲爲吾東山一宗無可疑也詩徵又引梁谿詩話云息洲世居邑之石幢明閑適先生喬也克承家學砥志礪

行工詩文晚尤長於行草顧屢躓棘闈年七十六猶攜筆硯應金陵試益知此老耆耋之年興復不淺宜其有棻竹樸學之風癖好書史守此彝訓也通考紀要尚鈐有虛白二字朱文小長方印或其書堂藏書五字朱文方印虛白二字朱文小長方印或其齋或其別號惜不得讀遺著一攷證耳光緒乙巳春三月洞庭東山裔孫德輝敬識於長沙寓舍

家訓治家格言

商孫德輝敬題

陸拾伍號 32.D

籟古堂刊

石林公治生家訓要略十四條載於廣遠族譜宋元以來各家書目既不箸錄家調笙先生刻公遺書亦不知有此一種按公自序云今五十五年矣下卽云去年自淛東歸謂翁據以推公生於熙甯十年丁巳五十五爲紹興元年辛亥證以錢大昕疑年錄謂公三十一掌外制在大觀元年則公生於熙甯十年實塙鑿可據宋史本傳云公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太一宮專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事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爲江東安撫大使以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建康表考之其起爲安撫爲元年十一月事至二年閏四月仍提舉臨安洞霄宮其提領戶部財

用據李幼武四朝名臣言行錄別集爲建炎三年事公正五十五歲其云去年自淛東歸則是五十四歲本傳與自序微有不合自以序文爲正若據本傳則不當云去年矣然今要略家訓同一自序而前後詳略殊有參差如家訓云棟桯既已長立模楣檐亦長矣汝五人志行皆不甚卑此則云棟桯既已長立模亦成章汝三人志行皆可有爲末則云楣檐方六七歲汝等既自有成以次傳道而不及繕繪綴緝綽五人意其時棟桯模皆已成立楣檐尚幼故要略急急以治生爲重其於婚嫁田產之事亦諄誡懇盡至再至三後因楣檐均已學成而仕故家訓諄諄勉以忠諫立身大節其勉幼子力學一條則當專爲繕繪綴緝綽而發家訓非箸書之比隨時增刪改外人無從知之或要略本無序子孫移家訓序於此傳者以其不合而又以意節刪要之家訓與治生家訓要略同爲公作則固無可疑耳公配周夫人爲周仁熟穜之女箸清波雜志之周煇稱公爲從祖姑夫志云公嘗言五十後不生子六十後不蓋屋七十後不作官然晚年以子舍之多不免犯六十之戒屋成而公薨矣煇於公爲妻姪行其言必有可信公再起江東安撫正五十五歲明年提舉洞霄則五十六歲是時子孫繁盛頗與平日心願相違故於卜山卽營治宮室並擬置買族田此要略所以止云買田不云蓋屋可見是時已有屋矣周云屋成而公薨者據李心傳繫年要錄

云紹興十八年八月丙戌朔丁亥公以崇信軍節度使致仕薨於湖州追贈檢校少保又據王明清揮麈後錄云公於雪川弁山建書樓極爲華煥丁卯冬其宅與書俱蕩一燎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集部別集類石林集一百卷葉夢得撰其居在弁山下有石森列藏書數萬卷旣歿子孫不謹屋與書俱蕩於火與王錄云丁卯冬事不同然陳著書在後恐傳聞不實丁卯爲十七年是公早有屋在弁山之證其後推廣因建書樓旋爲火燬次年八月卽薨薨時七十一歲然則六十後不蓋屋是六十以前有屋又明矣至公一生志行不必以序文爲定但以各條考之其第七條云耐久自守引重東坡之言弟九條云買田當效法范文正是公於元祐諸賢毫無門戶之見也其十二條云無家教之族不可與爲婚姻中有娶婦

不可嫁女亦不可雖吾戀往失痛心之言自是悔其與章子厚聯姻之事公之堉卽子厚之孫沖既曰痛心是公於紹聖諸人更無左袒之見尙當時元祐諸公子孫門吏遍於朝野儲胥之惡不究本原公之家訓與吾家族譜不能使當時後世人人見之通人卽紀文達猶時時以紹聖餘黨相譏何論僞爲道學不知史事者不知宋史本傳四朝名臣言行錄俱在公雖爲蔡京引薦而立朝侃侃終以持論不合罷歸一薰一蕕迥然各別二書於公有褒無貶可云直道之公何物蚍蜉欲撼大樹讀茲家訓當恍然悟其言之失矣

宣統三年辛亥六月丁卯朔前巷派楊灣支裔孫德輝序

裔孫德輝校刊

石林公家訓序

吾久欲取古今言行可師可警之事及論述祖先遺德略爲疏記訓導汝曹使汝曹常得玩習踐行所以成吾家法因頻年多故王事鞅掌匆匆不果今年五十五矣自浙東歸鬢髮盡白志意衰謝每念兵革未息烽警日傳危坐終日百慮關心國而忘家何暇他計第治國當自齊家始教孝卽所以教忠汝曹生長富貴不得不爲提命今幸桯棟既以長立模亦成章度汝三人志行皆可有爲祇恐少旣享安逸長仍狃於因循爰於山中營治居室開闢徑道粗

辦泉石松竹成陰奉榮國太夫人與汝曹杖策往來登覽燕居之暇擇其可記者錄之使汝曹書編置之几案朝夕展味心慕力行但能盡此所載髣髴無愧方爲不虛作一世人在家在國必各略有可觀雖吾身受萬鍾之祿目覩四方之安退享百年之壽何以易此卽汝曹三牲八鼎之養亦何足擬楫楹方六七歲汝等旣有自成則以次傳道何慮不能同至於善各誦之思之蹈之守之毋忽

治生家訓要略

一人之爲人生而已矣人不治生是苦其生也是拂其生也何以生爲自古聖賢以禹之治水稷之播種皐之明刑無非以治民之生急欲治之豈已之生而不欲治乎若曰聖賢不治生而惟以治民之生是從井可以救人而摩頂放踵利天下亦爲之矣非聖賢之概也

一治生不同出作入息農之治生也居肆成事工之治生也賢遷有無商之治生也膏油繼晷士之治生也然士爲四民之首尤當砥礪表率效古人體天地育萬物之志今一生不能治何云丈夫哉

一治生非必營營逐逐妄取於人之謂也若利己妨人非唯明有物議幽有鬼神於心不安況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此豈善治生歟益嘗論古之人詩書禮樂與凡義理養心之類得以爲聖爲賢實治生之最善者也

一聖門若原憲之衣鶉至窮也而子貢則貨殖焉然論者

不謂原憲賢於子貢是循其分也季氏之聚斂陳子之蠧李俱爲聖賢所鄙斥由其矯情也人知法此治生當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一要勤每日起早凡生理所當爲者須及時爲之如機之發鷹之搏頃刻不可遲也若有因循今日姑待明日則廢事損業不覺不知而家道日耗矣且如芒種不種田安能望有秋之多穫勤之不得不講也

一要儉夫儉者守家第一法也故凡日用奉養一以節省爲本不可過多甯使家有贏餘毋使倉有告匱且奢侈之人神氣必耗欲念熾而意氣自滿貧窮至而廉恥不顧儉之不可忽也若是夫

一要耐久昔東坡曰人能從容自守十年之後何事不成今後生汲於謀利者方務於東又馳於西所爲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人之以此破家者多矣故必先定吾規模規模既定由是朝夕念此爲此必欲得此久之而勢我集利我歸矣故曰善始每難善繼有初自宜有終

一要和氣人與我本同一體但勢不得不分耳故聖人必使無一夫不獲其所此心始足而況可與之較錙銖爭毫末以致於鬬訟哉且人孰無良心我若能以禮自處讓人一分則人亦相讓矣故遇拂意處便須大著心胸亟思自返決不可因小以失大忘身以取禍也

一有便好田產可買則買之勿計厚值譬如積蓄一般無

勞經營而有自然之利其利雖微而長久人家未有無田而可致富者也昔范文正公三買田地至今膾炙人口今人雖不能效法古人亦當仰企爲是

一自奉宜儉主於往來相交禮所當盡者當及時盡之可厚而不可薄若太鄙吝廢禮何可以言人道乎而又何以施顏面乎然開源節流不在慳瑣爲能凡事貴乎適宜以免物議也

一內人賢淑者難得當交相儆戒以閨門肅若朝廷爲期至於六婆尼師最能耗家須痛絕之首飾衣服雖宜從俗而私居之時亦不可華侈相尚不唯消費難繼亦非所以惜福而傳後也

一無家教之族切不可與爲婚姻娶婦固不可嫁女亦不可此雖吾懲往失痛心之言然正理古今不異記禮者云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仁義者如是則子孫慈孝不敢媟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狼虎生而有暴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鳴呼愼戒哉

一妻亡續娶及娶妾生子俱不幸之事鮮有不至乖離釀成家禍者切宜愼之

一管家者最宜公心以仁讓爲先且如他人尚不可欺而況於一家至親骨肉乎故一年收放要算分予要均和氣致祥天必祐之不然少有所私神人共鑒家道豈能長永

而無虞乎

予曾見顏氏家訓大約有一子則予田產若干屋業若干蓄積若干有餘則每年支費又有餘則以濟親友此直知止知足者也蓋世業無窮愈富而念愈不足此於吾生何益況人之分有限躁分者顚仆吾膝下亦當量度處中未足則勤儉以足之既足則安分以守之敦禮義之俗崇廉恥之風其於治生庶乎近焉

北齊有顏氏家訓七卷尚已宋時吾祖石林公仿其意爲家訓一卷陳氏書錄解題子部雜家類載之知當時業已流傳然自來未見專刻惟元末陶宗儀說郛有刊本而說郛舊本在今亦不易得故石林家訓但有傳鈔之本數年前族人將以舊藏一帙付刊屬爲校定按書中所載十二條皆勗其後人以修身力學盡忠保孝讀書愼言之道時舉其身所閱歷者示之前八條各有標題後則總題曰又家訓後四條蓋此書舊有十九條此本已有闕佚經後人鈔撮補綴爲之故編題不甚合體裁也首卷一條爲自序卷末一條是跋語皆與全書相屬跋語論士大夫作小說

云云與避暑錄話中一條全文無異惟末多汝等當謹守勿以我爲泛言也二語觀自序云今五十五年矣去年自浙東歸考公生於熙甯十年丁巳五十五乃紹興元年辛亥正在避亂縉雲歸後故書中有避難縉雲以樂自況一條避暑錄話則著於紹興五年乙卯居卞山時是錄話複寫此書跋語非此書跋語剿取錄話之文也又自序內有棟程模楫橋五人已長繕繪綏絺綽亦能成立等語考族譜載公止五子出處名位並不詳五子中雖不盡可考如徵集程通判臨安府見咸淳臨安志秩官通判北廳題名棟曾任秀州通判見紫又周必大省齋文稿有回永州守葉程啟又泛舟遊山錄稱程永州太守模字叔範見王質雪山集以右宣議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司書寫機宜文字見建康集守馬家波禦金人之功載宋史公本傳而吳郡志提舉兩浙西路鹽茶題名有右朝散大夫葉模乾道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淳熙元年三月十一日召赴行在又重修毗陵志葉模乾道九年九月右朝散大夫浙西提舉兼權常州籍中或尚可蒐討一二至繕繪五子其名絕不見昔觀湖錄稱石林有十子常疑其誤今讀家訓知鄭氏語固有徵此書出而族譜之荒略庶幾可正乎公父諱米芾畫史進士陸州人見洪邁夷堅志達州司理又云官上饒及潁州倅見避暑錄話母晁氏新城令晁君誠端友之女元咎補之女兄弟石林詩話年十九歸葉六日暴疾卒年三十元祐八年葬吳縣之靈巖鄉寶華山北男蘊即石林公初名見晁補之雞肋集晁贈鎮國夫人繼母姓未詳榮國太夫人見口口口再鎮建康時尚在集內詩及劄子可攷訛周氏周仁熟禋之女周輝清波雜志稱公爲從姑之夫集內祭周大夫文云文安安安文安安手足同產五人此當是周夫人昆弟文安必夫人封郡邑名此皆可補族譜所闕故並記之又公之諸孫如籌簨節筠簏賁及姪孫箋名位皆顯備見宋人書中可攷而譜不一載又有簨者嘉定赤城志本朝牧守葉簨雲川人前守簨之從弟英敏無留事能治財賦會稽續志提舉題名景之孫輩而譜竟失載其名更可詫矣

鄭氏家儀

金兆豐署

甲春康宗校

錢林胡永子

目錄

通禮第一
冠禮第二
婚禮第三
喪禮第四
祭禮第五
圖第六

通禮第一

一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以奉先世神主吾家同居十有餘世以事亡如事存之禮以大宗第一世祖沖素府君爲不祧之主世世家長主祭男女左右次第排定世滿至元孫則祧藏於墓左至朔望必參分爲三十二卓每卓果品各二楪肴饌二楪每位酒一盞楪一鍾俗節並同清明寒食等節獻以時物上元添春餅端午亞陽添粽冬至添糍望日則獻楪是日厥明家長率衆子婦詣祠堂前舉鐘一聲大贊二人先詣香案前再拜分立左右唱云參神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降神家長盥帨詣香案前贊云上香三上香跪進齊執事者進齊子家長贊云灌齊于茅興拜興拜興平身贊云家長率衆祗奠每位一盃俯伏興拜興平身贊禮畢家長出坐有序堂男女左右坐定子弟一人鳴鼓二十七聲未冠子弟二人於家長前揖分立家長左右衆子婦向家長立定唱云揖平身舉明家訓已冠子弟一人立於家長左讀家訓見家規畢云聽聽聽凡爲子者必孝其親云畢贊云揖平身會揖男女相向一揖禮畢而退有事則告

一正月一日昧爽以前正門設香案焚香點燭楪三盞淨果三家長率衆子婦立定家長上香三上香少年子弟二人於香案前四拜分立左右贊云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禮畢除夜冬至元旦俱同家長率衆參謁祠堂畢新正於嘉會堂賀年家長中坐其次者夫婦於家長前四拜婦人夾拜拜畢夫婦相向再拜而坐其次夫妻又拜拜畢又坐次第直至幼小者拜畢酒果三行龍炊一雙合饌而退

一四月一日係祖遷之祖遂陽府君降生之朝前一日陳設於有序堂是日厥明家長率衆子婦盛服迺依木主請於有序堂行一獻禮大贊二人於香案前再拜分立左右唱云參神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家長行禮小贊二人詣家長前云請沃盥沃盥授巾請詣香案前上香三上香跪進齊灌齊于茅授笏俯伏興家長致齊于筵小贊卽席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復次就次大贊云各請坐未冠笄者立侍左右從者舉凡執事設小卓一隻於中堂一隻大贊云請者就坐子弟一揖而坐大贊云從者鳴鼓一十六聲云畢明宗譜子弟知書及聲音清亮者爲之讀畢一揖而退大贊云禮畢酒三行龍炊各一雙果脯圓揖而退

一授官以肴二味果蔬各一酒二盞祝板云維年月日孝孫某官某敢昭告于　祖禰之神某之從姪或從孫某於某年月日蒙　恩除授某官奉承先訓獲霑祿位餘慶所及不勝感慕謹以酒肴用伸虔告　封贈止告父母或祖考妣是日於祠堂前用淨水洗刷去舊日神主粉面再換淨粉塗之俟乾改之顯考某府君今封贈某大夫或郎官神主顯妣某氏安人今贈某氏淑人或宜人神主外面改陌中不改　奉主出就正寢然後行禮如常祭儀用黃紙書祝爲之焚黃　維年月日孝子某或介子某今贈某大夫或郎官敢昭告于某奉某月某日　誥命或勅命顯考某府君今封贈某大夫或郎官某奉承先訓竊位於朝祇奉　恩慶有此褒贈祿不及養摧咽易勝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祇薦榮事尙饗

祭物

京果二盤　時果二盤
時蔬二盤　脯醢二盤
龍炊二盤　果合二個

一吾家子弟年十六許行冠禮皆要通背四書五經正文講說大義否則直至二十一歲必父母無期已上喪始可行之大功未葬亦不可行先期告于祠堂家長率將冠者設肴饌果蔬炙香燭再拜家長致齊于筵跪執事者進齊家長灌齊于茅執事再斟酒讀祝維年月日孝孫某敢昭告于 祖禰之前某之子某或從弟從姪某之子年已長成今選來日加冠於其首謹以酒肴用申虔告敢 告俯伏興再拜而退

一戒賓古禮筮賓今不能然但擇朋友賢而有禮者爲之 儐者贊者從之先期 進人奉書請之

一宿賓前一日請賓宿于外館酒饌延賓是日行禮主人率衆子弟皆盛服立於阼階下東西向執事者深衣幅巾納履升階上下周旋進退揖讓之度習於自然不得紊亂廳上西邊爲冠者房 贊者隨後一陳設習禮吾家正廳北向以賓居東位以主居西位設盥盆帨巾

於東西阼階下設卓陳三加冠服於東阼階下設卓奠觶於西阼階下於廳上西邊北向設冠席席前設小卓陳果脯 乃醴用 又設几於地東西向大贊一人立於阼階下南向云賓至矣大贊云主人迎賓升堂主贊二人詣主人前云請迎賓○引至大門外東向賓贊二人引賓西向主贊云請即席揖躬拜興拜興平身請升堂○引至門內相向主贊云少立揖平身○引至阼階下云少立揖平身請升階升階就次至阼階上賓主相向大贊云贊者盥帨升自西階入房南向 又儐者設筵儐者抱席升自西階設於廳西間少偏南向大贊云將冠者由房南向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賓揖冠者即席賓贊云揖平身○賓者云請即席贊者卷髮少立於冠者後隨冠者出入大贊云賓降主人亦降賓贊云揖平身○主贊如之大贊云主人揖賓滌觶主贊云揖平身請升堂升階就次賓贊云請酒尊所大贊云贊者酌酒賓受酒就筵北向祝之○賓祝曰有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大贊云冠者再拜贊者云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大贊云冠者升席受觶賓復位東向答拜賓贊云就次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大贊云冠者就席前跪左執觶右祭脯肺祭酒

三興就席末跪啐酒興降席授贊者解奠解于几冠者卽席賓東向答拜勒躬拜興拜興平身贊者退自賓左冠者拜之贊者答拜勒躬拜興拜興平身賓降階西向主人降階少西南向賓贊云降階少立○主贊如之大贊云賓字冠者字之曰令月吉日禮儀既備以某爾名以某爾字爰字孔加于士攸宜宜之于假禴永毓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賓自作冠辭亦可大贊云禮畢賓出就次賓贊云請出就次○主人請禮賓大贊云主人以冠者見於祠堂主人以冠者父至祠堂再拜上香跪告曰某之子某今日冠畢敢見

一禮賓主人以酒饌延賓及贊者酬之以幣而拜謝之禮物隨宜

一或因事故倉卒權從簡便前一日告祠是日詣廳事大贊一人立於阼階上東向唱云加冠行禮家長中坐其次左右而坐大贊云賓者設延賓者設席於廳上中間大贊云將冠者出房南向卽席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跪贊者以巾盤進家長授巾祝從者以巾盤進家長授巾祝

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大贊云跪請加元服興入房釋服少息大贊云冠者出房南向卽席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請字冠者禮畢家長以冠者見於祠堂　籠妝各一雙雞子果子隨宜茶湯而退

是日於嘉會堂拜諸尊長冠義曰見於母母之見於兄弟兄弟拜母爲之立可也下見諸父及兄倣此

一按家禮冠位有宗子長子庶子之分嫡謂各自爲宗者故嫡子以著代成而尊之古禮皆冠于廟庶子則否吾家同居非一宗則以家長爲主不必分嫡庶但冠者則依衆子例所重者責其成人之道而已矣

笄禮　笄卽簪也婦人首飾也女子嫁然嫁止於二十歲不嫁則笄笄則當許嫁則爲非禮也

一女子年十五已上皆可行之擇日告廟陳設一如冠儀以主母爲主人親姑或親婆爲賓但於中堂行禮止用初加祝辭醮辭笄辭禮畢主母以笄者見於祠堂於嘉會堂拜諸尊長禮賓皆如冠儀會于他所而還

右今與

某郡某縣某宅

某親家第幾女某擬封議姻所有藉帖色緡隨帖納上謹帖

某年　月　日定婚正帖不用單行

忝眷具位姓某
右某伏承
尊親家某官
令愛某小娘擬封與某長子或舍姪某繼娶者言念玉聘儀
非甚嗣格是係
謹奉書以
上伏惟親慈俯賜
鑒念不宣
某年 月 日忝眷姓某謹書

禮物狀式

忝眷姓某
禮物
禮書朋友

鄭氏家儀

色綵若干
金釵壹雙
銀鍋壹對
右馳
上專充小兒或舍姪聘定之儀伏惟
親慈俯賜容納謹狀

某年 月 日忝眷姓某謹狀

一親迎奠雁之禮壻家請媒氏通問日期俟女家許之然後遣迎父
醮其子而命之迎先設卓子酒注盤盞於廳事阼階上主人盛服
坐於廳之東序西向設壻席於其西北南向壻升自西階立於席
前南向贊者盥洗升酌酒詣壻前壻再拜升席南向受盞祭酒興
就席末跪啐酒興降席受贊者盞又再拜進詣父前東向跪父命
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率以敬若則有常壻答曰惟恐不堪
不敢忘命俯伏興主人告于祠堂如納幣儀壻出乘馬女輜隨後

鄭氏家儀

意則知古人重大婚之始之意也

一合巹 酳小婿盧儀俗爾析古人
云共巹而食合巹而酳

壻婦交拜壻至是日立於廳門外阼階下俟女輜歸門出輔贊二
人引壻降階云降階升階壻揖婦入揖不身引至新房設卓子二
隻東西向椅二隻卓上果蔬肴饌杯筯執事者執注立於壻婦之
後又設席二片盥盆帨巾各二贊二人贊云壻婦沃口口口口
口口拜壻答拜興拜興平身從者斟酒祭酒舉肴壻揖婦飲揖
平身從者再斟酒壻揖婦飲揖平身從者合巹分至壻婦之前從
者斟酒壻揖婦飲揖平身禮畢壻出于外
一媒人花燭男賓宴於外廳女賓會於中堂果蔬肴饌湯五品不用
樂不請鼓家眾宴於眉壽堂龍炊一雙肴不過三酒不踰五圖揖
而退
一次日婦見於家長舅姑及諸尊長四拜畢退於眉壽堂酒果三行
爲之喜酒

一冢子婿饋食於舅姑中堂設卓二隻果蓏按酒食品以五進每進各四拜畢舅姑禮之設果蔬于新室食品亦五進

一三日婦見於祠堂壻拜于中堂家長授以家規會茶而退詳見家規

一壻往婦家見丈人迎送揖讓如客禮拜郎跪而扶之見丈母閨門左扉立于門內壻拜子門外有幣無者隨儀次見婦黨諸親丈人禮壻如常儀幣帛隨時用之

婚禮雜儀

一曾子問於孔子曰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女壻之父母死則女家亦使人弔壻家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父母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婚免喪女之家使人請壻弗娶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一曾子問曰親迎女在途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途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女壻親迎女未至入門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曰除喪則不復婚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一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廟不祔於祖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一曾子問曰取婦有吉日而女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一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親也三月而廟見稱子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一得子滿月於和義堂南向用聶工剃胎頭設卓子用果子三楪茶三盞焚香點燭父命之名聶工念詩剃畢就嘉會堂母子拜諸尊長會茶而退家長同主母引母子告于祠堂着饌如納幣儀祝板但云某之子某得子女名某今彌月謹以酒肴後同若過房某之子某過房爲嗣謹以

一疾病遷居正寢屬纊以俟氣既絕乃復侍者以死者常服之衣一
件于中霤簷前北面以衣三呼曰某人呼舉挹衣覆尸上男女哭
擗無數

一立喪主凡主人謂長子長孫以宗鎮奠其奠
客爲禮則同居之傳旨親者爲之擇親房知禮能幹者
典喪事若護喪司賓司貨之屬計告于親戚朋友式見妻子婦妾皆去冠及
上服被髮男子扱口袒披髮徒跣男于爲人後女子已嫁者則否
諸有服者皆去華飾

一沐浴執事者設幃及牀遷尸其上南首覆以衾侍者以湯入主人
以下皆出幃外北面侍者沐髮櫛之晞以巾撮爲髻抗衾而浴拭
以巾剪爪并沐浴餘水巾櫛撰坎于屏處潔地埋之

一襲衣執事者陳襲衣于堂東壁下置牀于沐浴之西浴訖遷尸其
上侍者舉衣以入悉去舊時衣及復衣易以新衣徙尸牀置堂中
間

一爲位喪主坐於牀東眾男子應服三年者坐其下皆藉以藁同姓
期功以下各以服次坐於其後皆西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於牀
東北壁下南向西上藉以席舊主婦眾婦女坐於牀西藉以藁同
姓婦女以服爲次坐於其後皆東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於牀西
北壁下南向東上藉以席舊妾婢立於婦女之後別設幃以障內
外異姓之親丈夫坐於帷外之東北面西上婦人坐於幃外之西
北面東上皆藉以席以服爲行無服者後若內喪則同姓丈夫尊
卑坐於帷外之東北面西上異姓丈夫坐於帷外之西北面東上
乃領喪主哭盡哀

一口含執事者設錢箱米盤于堂東壁下主人左袒侍者執錢箱米
盤以從乃舉覆面以匙抄米入于口中佛實一錢畢侍者卒襲加
衣覆以衾夜則寢于尸旁藉藁枕塊期以下寢于側近男女異處
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

一小殮死之明日厥明執事者陳小殮衣衾于堂東北壁下設卓子
子阼階東南置奠饌及盃注於其上巾之設盥盆帨巾各二子饌
東設小殮牀施薦席褥于西階之西鋪敝衾一於上侍者舉手舉尸
于尸南先布絞之橫者三於下乃布縱者一於上侍者三呼曰某人呼舉挹衣覆尸上男女哭
男女共扶助之遷于牀上先去枕而舒絹疊衣以藉其首乃卷兩
端以補兩肩空處又卷衣夾其兩脇取其正方然後以餘衣掩尸
左衽不紐裹之以衾而未結其紱未掩其面盡孝子猶欲見其面
也殮畢覆以衾喪主主婦憑尸哭擗男子袒而括髮婦髽衰以下袒
而裂布以免婦人亦用麻繩墾髻乃遷尸牀子堂中執事者舉饌
升自阼階至靈座前祝焚香洗盞斟酒奠之喪主以下哭盡哀乃
代哭不絕聲

大殮小殮之明日執事者陳大殮衣衾奠具如小殮之儀舉棺入
置于有序堂中少西侍者置發於棺中垂其裔於四外侍者與子
孫婦女俱盥手掩首結絞共舉尸納于棺中實生時所落髮薦及
所剪爪于棺角又揣其空缺處卷衣塞之務令充實先掩足次掩

首次掩左次掩右合棺中平滿喪主主婦憑哭盡哀乃加蓋下釘
覆柩以衣設靈座魂帛銘牀于柩東乃奠喪主以下各歸喪次
一奠執事者以卓子置脯醢升自西階祝盥手洗盞斟酒奠于尸東
當肩布之

一成服大殮之明日厥明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然後朝哭相
弔如儀主人及兄弟始食粥妻妾及期九月者蔬食水飲不食菜
菓大功以下異門者各歸其家立銘旌用絳帛或紙或九尺或七尺廣終
幅題生時名號行第功布用麻布長四尺五尺垂繡
朝夕奠朝夕奠謂陰陽之時思其親也成服後每日晨起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入
就位尊長坐哭卑幼立哭侍者捧盥櫛之具于靈牀側奉魂帛出
就靈座然後朝奠用菓蔬脯醢酒哭盡哀食時上食至夕進夕
奠奉魂帛入就靈牀朝奠未徹夕奠將至然後徹去朝夕之間哀
至則哭期望設饌有新物則薦之

一弔奠賻凡來弔者必素服奠用香茶炙酒果賻用錢帛先具刺通

名乃入喪主哭以候護喪出迎賓賓入至廳事進揖曰病閒某人領肯不勝驚但敢請入酹併伸慰禮護喪引客入至靈座前哭盡哀再拜焚香跪酹茶酒俛伏興護喪止哭者祝跪讀祭文奠賻狀於賓之右畢興賓主皆哭盡哀賓再拜喪主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賓亦哭東向答拜進曰不意凶變某親奄棄色養伏惟哀慕何以堪處喪主對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伏蒙莫爾併賜臨慰不勝哀感又再拜賓答拜又相向哭盡哀賓覓尊喪主曰修短有數痛毒奈何願抑孝思俯從禮制乃揖而出喪主哭而入護喪者送至廳事茶口而退喪主以下止哭

一日葬古者三月而葬或踰月前期擇地之可葬者或依祖墳而祔者（禮記云祔葬者不祔是日就所在祭之鄭氏曰祔祭其徬徨三祭以安之）（葬宅謂新人葬也世俗信陰陽之說先擇山地以風水雄結龍虎環繞以為子孫富貴之兆又多不同猶豫狐疑不決又惑年月不利或至踰年多至二三年不葬者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殊不知人士為安古人云求縢公之佳城須積叔敖之陰德為子孫執事者陳器具饌果子六件菜蔬脯臚各三件米麵魚肉各一件下皆哭絞立大贊一人再

拜升立唱云參神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降神小贊二人詣孝子前云請沃盥扶盥授巾請詣香案前上香三上香跪進齊灌齊于茅授笏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復次就次大贊云饋食小贊云請饋食于筵伏次就次大贊云初獻致享于神小贊云請致享請詣神座前致齊于筵即席跪進齊祭齊于茅授笏俯伏興平身復次者奉炙跪讀祝執事者以祝板云維年 月 日孤子某母亡稱哀子父母俱亡稱孤哀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府君或妣某人日月不居奄及初虞夙興夜寐哀慕不寧謹以潔牲柔毛或剛鬣庶羞粢盛醴齊哀薦祫事尚 饗祫欲其合於先祖也小贊云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復次就次大贊云亞獻致享于神小贊云如初獻儀終獻如前大贊云侑食小贊云請侑食侑食于神考小贊云請薦茗薦茗于席勒躬拜興拜興平身復次大贊云餕餘小贊云請餕餘餕餘復次就次大贊云辭神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禮畢 遇柔日再虞如初祔之儀祝辭改稱哀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府君或妣某人今以吉辰遷柩于祖妣某封某氏或妣某封某氏祔于顯考某府君或妣某封某氏尚饗

祔以箱奉魂帛新主詣祠堂前男婦隨後輕服次之命役夫遷柩

一卒哭家禮三虞過剛日卒哭吾家以三月卒哭古者三月而葬葬畢卽虞虞畢卒哭祀板改三虞爲卒哭祭來日躋祔某祖考尙饗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時言其久也楅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故此祭漸用吉禮

一祔祭請主宗子于祖考前再拜　告曰孝曾孫某敢昭告于顯曾祖考某府君今以躋祔事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敬申薦奠奉神主入位

一禮記曰男子祔於祖則祖母配婦人祔於祖姑則不配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卑者不敢援導

喪服小記曰孫死祔於祖祖在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而祔於祖姑祖姑祔於曾祖姑皆不哭

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其禮並同虞祭其大小貴賤亦同

一陳設用牲祭于亡人之祖無牲清酌庶羞之奠亦可　一卓亡人

祔食　但祝板云維年　月　日孝孫某或曾孫某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敢昭告于顯高祖考　高祖妣　或曾祖考府君　曾祖妣安人躋祔孫某府君尙　饗亡人前祝板云孤子云謹以庶羞之奠薦祔事于　顯祖考某府君　祖妣某氏安人尙饗

婦人稱祖妣某安人一位尙饗

一小祥祥吉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一十三月男子以練服爲冠去首絰負板辟領衰婦人裁長裙不曳地應服朞者改吉服禮如忌日祀如虞祭改奄及小祥薦此常事始食菜菓

一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個月陳禫服禮如前但祝改小祥爲大祥常事爲辭事祭主奉神主入祠堂徹靈座斷杖棄之飮酒食肉而復寢

一禫淡祭平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大祥後中月而禫間一月也其禮如前但祝改大祥爲禫祭祥事爲禫事

一治棺油杉爲上杶次之土杉爲下其制方直頭大足小便取容身

勿令高大及爲虛簷高足內外皆用灰漆施布棺裡用七星板今人用糙木板亦可無漆止用油布爲便

一代報亡狀式以孝子方哀痛不暇故子侄代爲之報

右某壯血言罪逆不孝禍患所鍾親老不幸於某日去世扳慕號絕無所赴想仰恃親誼專狀報聞伏乞照察謹狀　年　月　日

孤子姓某狀

一葬素日期

斬衰齊衰三年二十四月杖朞不杖朞三月齊衰五月一月大功九月一月小功五月十五日緦麻三月七日

一立銘旌用絳帛七尺或九尺廣緣緇隨生時名字功布用麻布長四尺五寸垂數

一服制

一斬衰三年　輸不緝也用極精生麻布以作爲杖草屨表衫冠絰俱詳見后首男子首絰婦人首絰

其正服則子爲父也其加服嫡孫父卒爲祖及曾高祖承重也

父爲嫡子當爲後者也　洪武七年減輕服其義服則婦爲夫也夫爲妻服其義服則夫爲妻也父母在則不杖也

承重則妻從夫服也爲人後者爲其後父也後父卒爲祖高曾祖承重也其妻亦從夫服也庶子之妻爲夫之所生父母也妻妾爲夫也

一齊衰三年　齊緝用次等生麻布以制爲杖草屨首絰

其正服則子爲母也其加服嫡孫父卒爲祖及曾高祖母承重者也母爲嫡子當爲後者也其義服則婦爲姑也夫承重其妻從夫服也爲人後者爲其後母也後父卒爲祖母高曾祖母承重者也其妻亦從夫服也爲繼母也繼母爲長子也爲慈母謂庶子無母而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己也妾生子謂父正室曰嫡母洪武七年著孝慈錄父母俱斬衰今遵皇制母並斬衰母報亦減爲朞

一疼衰杖朞

其正服嫡孫父卒祖在爲祖母也雖服除仍心喪三年其妻從夫服也其義服夫爲妻也父母在則不杖也

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淡謂父卒爲母祥祭祥事爲禫事

一治棺油杉爲上杶次之土杉爲下其制方直頭大足小便取容身

祖母也夫爲妻也

一齊衰不杖朞 疏緦皆用麻布

其正服孫爲祖父母也祖爲嫡孫也會典減爲大功今遵 皇制

女適人爲父母也父母爲嫡子衆子也女適人爲祖父母不降也

爲親伯叔父母也爲親兄弟姊妹也功衰大 舅姑爲嫡婦也爲親姑

也功衰大 凡男出繼爲本生父母也爲親兄弟之子也姪也

一齊衰三月

其正服爲高祖父母也女適人不降也

一大功九月 用粗熟麻布

其正服爲從兄弟姊妹 謂伯叔父之子也 爲衆孫男女也其義服則爲衆

子婦也爲兄弟子之婦也爲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子之婦

也夫爲人後者其妻爲本生舅姑也女適人爲親伯叔父母也爲

親兄弟也兄爲親姊妹也同母異父之兄弟也 本該不杖朞今但同母蓋原繼于母不繼于父也

一小功五月 用熟麻布

其正服爲祖之兄弟姊妹也 舅叔公叔婆姑婆也爲夫之姑姊妹也爲兄弟

妻也爲夫之兄弟也爲同母異父之兄弟之姊妹也娣姒婦也爲

外祖父母也爲母之兄弟也爲再從兄弟也爲嫡孫婦也爲堂姊

妹也爲從伯叔父母也外甥 即姊妹之子

一緦麻三月

其正服爲從曾祖父母爲從祖伯叔父母再從伯叔父母三從兄

弟再從侄從侄孫曾祖孫曾孫玄孫衆孫婦也女適人爲父堂兄

弟也堂姊妹也 服緦其義服爲妻子父母也妻亡則爲女壻也外 妻亦同

孫舅姑之子兩姨之子也爲同爨也爲朋友也爲改葬也爲師也

一凡男爲人後者女適人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其私親亦爲之降

也

一凡重喪未除而遭輕喪者則制其服而哭之若除重喪而輕喪未

滿以終日子

一禮記大傳篇云四世而緦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族竭矣外

族皆可識

一禮記檀弓云子路問子孔子曰傷乎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

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手足形還葬有棺而

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貧而厚葬非狗禮也

一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

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不亦虛乎

一禮記云五十不毀六十不至毀七十者雖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

于內八十者齊喪之事弗及也

一子游問喪具孔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烏乎齊孔子曰有

無過禮若無矣歛手足形還葬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

一世俗喪葬皆惑子釋老吾家以孝義表門喪葬儀式一遵文公家

禮釋老之說已有條格禁止子孫當世世謹守而弗失也

一窃聞祭以明宗古者大宗統族百世不遷非宗子不祭或請於宗子而祭今大宗之適子廢凡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皆曰小宗伊川文公既以服未盡定祭四世四世之外則當祧吾家義居非一宗也而義門第一世祖沖素府君乃一家之所出而以爲大宗不祧之主世世家長主祭餘宗則止於四世每宗見於祝上年月前後則總書之爲一祝如此則宗雖多而不紊世雖遠有統矣

曾子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王無二主未知其爲禮

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傳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牲醴既俶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不侑少牢不酢而已矣

通典旁親之喪不廢祭議

東晉穆帝太和六年五月九日安平王薨博士孫欽議禮有死於宮中難闕一時之祀

又按魏高堂隆議平原公主薨二月春祀不宜闕臣聞伯叔父同產兄弟庶子庶孫及次妃以下天子諸侯則降而不服於四時之祭無闕廢禮也

漢文帝前代盛德之君猶不忍以三年之喪妨廢孝享割損年月早葬速除追思祖考念在蒸嘗所以重宗廟也

一四時祭祀家禮卜日吾家但以四季仲月望日行事

春祭曰祊　夏祭曰禘　秋祭曰嘗　冬祭曰蒸　前期三日齋戒　前一日設位　陳器　省牲　滌器　具饌主人深衣省牲莊殺禮物每卓果子六楪　菜脯各三楪　米麵魚肉各一楪　炙三楪一酺一楪羹飯各一器務令精潔未祭之前勿令先食及猫犬所污是日昧爽已前家長率衆子弟詣祠堂香案前盥手焚香跪告曰

孝孫某敢告于祖禰之神今以仲春秋冬祭祖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修歲事敢告奉神主入位畢設盥盤帨巾於香案之東大贊一人再拜升立香案左唱云參神衆皆依次敘立又云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司過一人讀就次以子弟一人讀知禮者爲之升於香案前再拜跪告曰祭祀務在孝敬祇對祖考以盡報本之誠其或行禮不恭離席自便與夫一切失容之事進者罰一十拜司過有進一倍其罰猶情不言五倍其罰祖考如存各宜恭肅與大贊對立大贊云主祭降神小贊二人詣○請沃盥沃盥授巾請詣香案前上香三上香跪進齊盞齊于茅授畢俯伏興拜興平身伏次就次

朱文公曰酹酒古者飲食必祭今以鬼神不自能飲是少個是盡個汝人誰肯其體而失其義不可不知○或問酹酒是灌地否曰灌地是灌齊盡個也○古禮用爵置畢祭酒是令黍稷臭陽達於公降神是灌齊盡個也○古禮用爵置畢祭酒是令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所以求神今此禮既廢行但用茶香酹酒以代之也

大贊云主祭饋食小贊云請具食具食于筵執事奉羹飯于筵畢大贊云初獻致享於神分獻名行致享○小贊云請致享請詣神座前致齊于筵執事者執酒注主祭奉分獻○小贊云口口跪進齊執事者取考妣前酒注于主祭○小贊云祭齊于茅授畢進齊于茅授畢俯伏興從者奉炙畢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諸詣香案前大贊云主祭跪在次者皆跪讀祝子弟一人爲司祝贊者請讀之

維年　月　日孝孫某敢昭告于用家長主祭名字

義門第一世祖考冲素府君

義門第一世祖妣傅氏安人

顯高祖考

顯高祖妣

顯曾祖考

顯曾祖妣

顯祖考

顯祖妣

顯考

顯妣　以

某人祔食

孝玄孫某敢昭告于

顯高祖考

顯高祖妣 曾祖考 祖禰昭前 各椅倣位次 氣序流易時

惟仲春夏 追遠感時不勝哀慕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祇薦

歲事尙饗

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 祔世藏祔藏於墓姊妹壻於兄弟 亞獻 終

獻一如初獻大贊云侑食 小贊云請侑食侑食于神每位俱添酒上節畢○

小贊云 卽席 斟酒拜興拜興平身退立於門左外門左邊立 大贊云請侑食于神每位俱添酒上節畢○

贊云祔登堂圖戶 祔閾門至中門前日噫歆噫歆噫歆大贊云闔戶 主祭復

次小贊云 復次就次大贊云主祭薦茗 小贊云請薦茗茗于筵

獻茶○小贊云伏次就次大贊云主祭受 盞 盞面米麵魚肉酒飯共

畢作「相到」○小贊云請受 盞請詣香案前 卽席跪進齊祭齊畢齊

香案前

授笏祝進版辭祝曰祖考命工祝承致多福于汝孝孫孝孫

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永年勿替引之小贊云 祝進黍 卽飯

就黍嘗之拾于左袂袖口卦袂于季指祝進酒卒飲授笏俯伏興拜

興拜興平身少却退右邊 大贊云祝告利養 祝日利養之事如何答

孝子奉養之大贊云祝復次主祭已下皆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

事成畢也

身主祭復次 小贊云復次就次大贊云司過舉 司過詣香案前

氣序流易感時追慕謹以潔牲乃陳籩豆酌酒于茅進饌而侑尙

祈鑒歆是福是祀事旣畢無過可舉有過 舉罰拜畢○ 大贊同司過

再拜各還本處大贊云辭神鞠躬拜興拜

納主于匣奉歸祠堂再拜下槓降簾而退 徹物并祭器洗滌而藏之

飮

是日主人臨分胙肉家長中座男女東西相向而坐子弟執注盤

盞立於家長前尊者一人斟酒詣家長前跽祝曰祀事旣成祖考

飮餘伏願家長某親倍膺五福保守義門家長俯取酒答之曰五福之餘

與爾等共之

司馬溫公書儀云祭畢兄弟子姪及賓客相獻酬不計算但所以因

其接會受之餘福也酒饌不足以他酒他饌益之以重其恩愛及

頒胙于外僕徧及徵賤之人

楊復問曰祔主置于何所 文公答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祔

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祔主無可置處禮記說藏於兩階今

不得已只埋於墓所 祝板維年月日孫某敢昭告于 府君于

之澤五世而斬其義惟何年久派遠宗服旣盡孰主蒸嘗位宜是

冬至祭始祖乃受姓之祖也○程子曰此厥初生民之祖也冬至一陽之始故祭之

前期三日齋戒 前一日滌器 設位於有序堂是日依木主設

於祠堂香案上主祭詣前上香再拜跪告曰孝孫某今以冬至陽

生之始敢請 始祖考始祖妣神主出就正寢恭修歲事敢告來

主就位

一具饌 果子六楪 菜脯各三楪 炙三楪用 太羹一器卽湯汁

龍炊二枰 糕二枰

一主人莅牲主人親割毛血 羊首一枰 心肺一枰 魚二枰

脂捲艾三小段爲一枰 左胖不用右胖前脊爲三段 前足爲一枰不用

三段 後足爲三段 脅爲三條除近臀一體爲十一體爲二枰

大贊云參神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司過就次一如時祭禮大贊云

主祭降神 小贊云請沃盥沃盥授巾請詣香案前上香三上香跪

進脂燎脂于爐進齊灌齊于茅授笏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伏次

就次大贊云饋食 初獻如時祭 祝板同但云 維年 月

日孝孫某敢昭告于

始祖考 始祖妣今以冬至陽生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以後同

亞獻 終獻 侑食 闔門 受釐一如時祭之禮

立春祭先祖乃創業之祖也

齋戒 陳設 具饌 大小贊 一如冬至禮主 請主如前 祝板上云

維年　月　日朔越　日孝孫某敢昭告于
先祖考七府君
先祖妣宣氏安人　今以立春生物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
以後祇薦歲事以
義門第一世祖考冲素府君
義門第一世祖妣傅氏安人
第五世祖考龍游縣丞府君
第五世祖妣樓氏安人
第五世祖考青田縣尉府君
第五世祖妣黃氏安人祔食尙饗
冲素處士上書代父受刑保抱病母三十年不勉意以孝聞　龍
游縣丞　青田縣尉兄代弟厥於楊州弟負骨歸葬廬墓三年以
義祔
朝廷旌孝義表門故祔食於先祖立春祭時

鄭氏家儀

季夏望日祭中霤於和義中庭
古者室有複穴皆開其上以取明雨則溜之後因名室之中庭爲
中霤以其居中故爲土神
齊戒　陳設　具饌　蒞牲　大小贊一　如冬至之禮　前一日
厲時家長沐浴詣中霤祠上香再拜跪告曰義門鄭某今以季夏
望日土旺之時敢請中霤神主出就和義中庭恭修歲事敢告
香燭前導家長奉神主匣置于廳事香案上是日行禮　祝板上
維年　月　日朔越十又五日義門　某敢昭告于
中霤之神　維天生物土以養民家主中霤惟神所親設祭於
明禮有常制教民知本報
神之義家之同爨得安居室阜財利用實賴
神力謹以後同　禮畢　辭神　家長納主匣奉還本祠再拜而
退
十二月廿五日祀竈於同心會膳堂

鄭氏家儀

跪告曰孝男某敢告
奉主就位　大小贊皆如時祭但不闔關受釐　祝板上云維
年　月　日朔越日　孝男某敢昭告于
顯考某府君　或顯妣某氏安人　歲序遷易　謹日復臨追遠
感時昊天罔極顧不勝　謹以庶羞蕭合明齊洗酒祇薦歲事尙饗
禮畢納主還祠下櫃再拜而退是日不飲酒不食肉
一生日之祭家禮俱無今以事亡如事存之禮推之似不可少以吉
服就中堂位設行一獻禮祝文云歲序遷易生辰復遇生既有
慶没寧敢忘謹以後同
一吾家義門第一世祖冲素府君　祖妣傅氏安人於十二月廿二
日同日棄世故此日舉家奉祭忌日行禮世世家長主祭永爲常
禮也
一禮頃則敬心意忌日或遇祭祀朔望俗節之日但於本位添肴饌
孝子於禮將終時行一獻禮讀祝再拜惟子若孫行禮

一清明墓祭子孫須親展省婦人不與
具饌　果子六　菜四　米粿一　肴二　鴨子時新之物　祝板上云維年　月　日　孝男某敢昭告于
顯考　顯妣　或顯祖考　祖妣某安人之墓　氣序流行雨露既濡瞻掃　封塋不勝哀慕謹以庶羞鄰合祇薦時事尙饗
祀后土於墓左
具饌　果子　菜　肴饌　米粿　羹飯　祝板上云維年　月　日義門鄭某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某恭修歲事于　顯考或祖考某府君之墓惟時保祐實賴神庥謹以淸酌庶羞之奠祇薦于　神尙　饗
一十月朔日祭名掃松具饌果蔬肴饌酒醴如淸明祝文改雨露既濡爲霜露既降餘並同不祀后土
一龍游縣丞靑田縣尉兄弟讓死旌表爲孝義門又東塋眞和平山皆積功於公堂德業垂後者忌日皆如沖素之儀後有繼之皆然

鄭氏家儀

此爲禮以義起崇德報功子孫敬而守之也
一僉事府君仕元宦蹟有聞家聲益著最有功于義門惜乎無嗣八月初十日生辰家長率衆祭之儀與生日同祝文云維　年　月　日義門幾世孫某敢昭告于元故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僉事府君維公氣槩超軼凡庸入掾相府參畫盡忠賢聞當宁委屬靑宮獻替有道睿眷特隆麟鳳之錫中外爭榮相臣受譜一節始終眞誠所貫忌嫉亦容出僉大藩風紀攸叙崇殊恩錫類大振厥宗慶源所遺感慕罔窮每歲生辰率衆致恭在天有靈俯鑒誠衷尙饗
一庶子府君入
聖朝首膺徵辟爲一代文臣之重義門聲望益以顯揚惜其嗣續不延丘墓幾毀崇禎庚午告官理復舊例配享僉事府君今于二月十六日生辰舊管就墓所祭之以便廵省儀與淸明墓祭同祝文云維　年　月　日義門幾世孫某敢昭告于
先師翰林承　旨潛溪宋公惟公道學鄒魯淵源惟公文章羽翼經史傳徵幣未起講道蘿山樂育所及輩爲名賢義居禮法咸與編纂傳世垂仍率由罔愆墨塘之薦樂別惓惓死當來歸意形于言歲生辰牲醴告虔公墓不泯敢此几筵尙　饗
一立春祭先祖畢於歲祠祭無嗣宗人
具饌果子二杯菜二杯餙三盤羹飯各一器
是日家長率衆子弟設餙祭之祝板上云維　年　月　日義門鄭某謹以淸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始遷府君　宗椅府君　四派無嗣宗親惟我宗人本同一氣派遠代疏各自奉祭中有早亡無後承繼爲爾諸魂來享飲食嗚呼哀哉尙　饗
一祭器如深衣席褥盤盞碗楪椅卓酒注之類隨其合用之器皆別

收貯於一室不許他用而封鎖之謂之祠管掌
一祭田擬近家常稔之田二百五十畝別儲其租令兼幹子弟掌之
專充祭祀之費其田券印義門鄭氏公產六字字號步畝遞相交付
祠堂之左俾子孫永遠保守有敢言質鬻者以不孝論歲遣人眾祖以漸增

鄭氏祭田記

祭必有宗宗則統族禮之分序也故族大而不煩世遠而無柔士大夫之家有廟有祭者或不一再傳而遂不繼由其無田以爲基無法以爲守散漫無統必淪於廢墮甚家同居十有餘世每念於奉先固不必致慮於後亦擬近家常稔之田一伯伍十畝名曰祭田別貯所入之租專充歲時祭祀更爲條陳繼守之法乃立石於祠堂之側八世孫泳記曰嗚呼家有分則庙有宗宗明分序禮之質也升降俯伏文上各見所繼之宗滿四世者依朱子例祧如此則宗法既明而位敘亦無不穩以吾同居則同堂而祭遇事亡如事存之義禮有所據物之所出也器物常脩則我之祭可常有則宗明分序莫尊位此東向者之所尊若南向固當以中爲上但依書儀置高祖之位於會祖之右則允當矣惜乎一時之見已定而使後人之疑也吾家同居十又餘世宗支既多位次難依家禮自西而東以四世爲序又難排日分宗而祭但同堂南向以中爲上男女分左右祭則於祝又上各見所繼之宗滿四世者依朱子例祧如此則宗法既明而位敘亦無不穩以吾同居則同堂而祭遇事亡如事存之義禮有所據也夫禮以義起因時制宜貴在乎當理事有難處處之至於平易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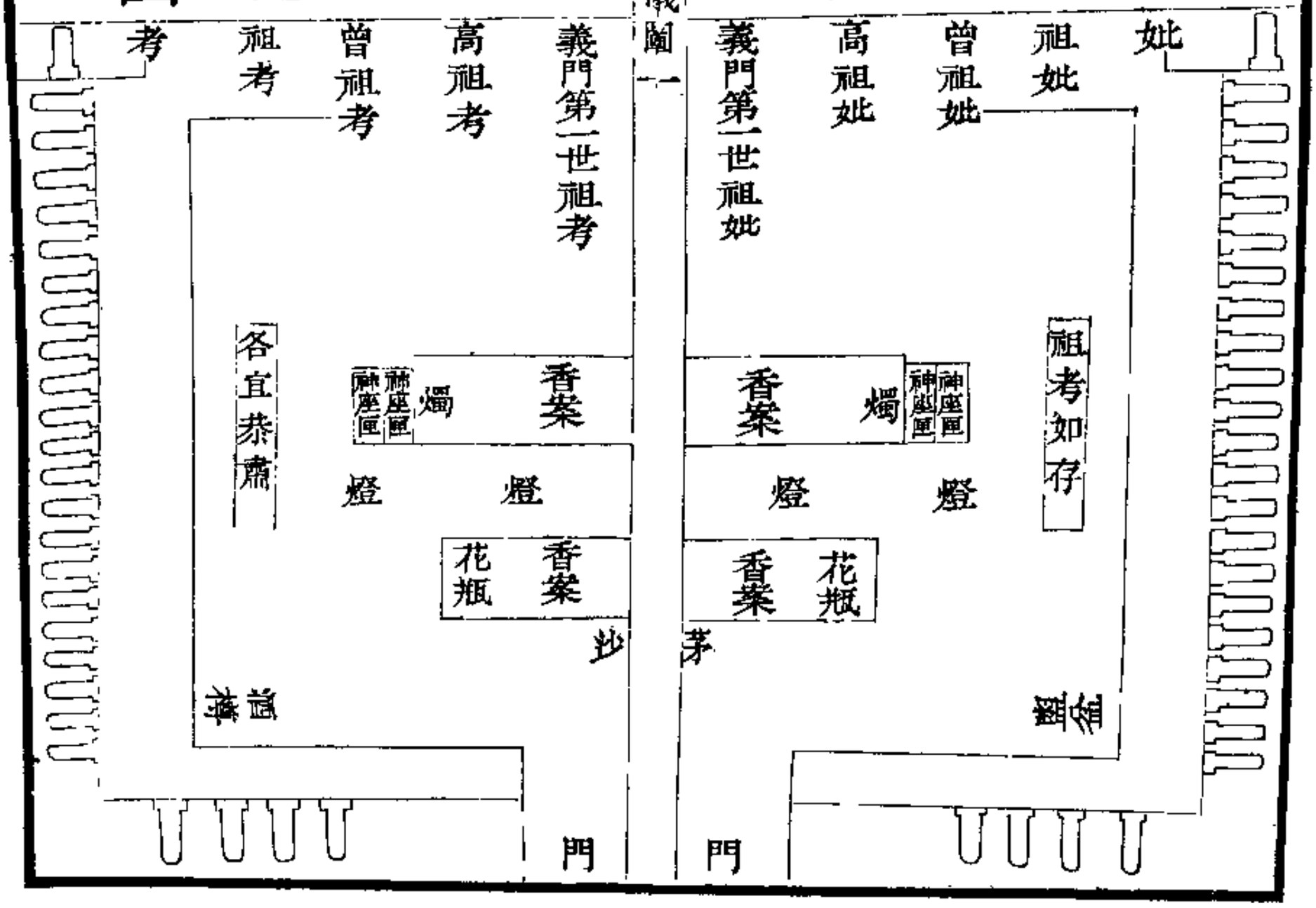
禮不繁而敬不怠庶可行之久遠也又況有所據依哉此吾義門同堂之禮無事泳之臆說以求合乎禮之當而已非敢以爲後世之常法也義門八世孫温州路總管府經歷泳記

重刻祭田號畝記

按祭田記祭田一百五十畝號畝載諸碑陰今碑陰無可攷想當時失鐫耳稽諸古簿春秋四祭田一百五十畝四時薦享明譜中霤祀灶井龍墳僉事庶子貞義四祖宋大史諸祭又田七十四畝實共田二百二十四畝祭地亦稱是則記云一百五十畝蓋舉四祭而言也先世禮制之周悉孝敬之無已洵可行百世而無斁慨自家厄於鬱攸離居析處渙而不能復萃世遠風微禮制寖弛祭田幾爲烏有大父西華府君歸佐家政搜簿稽查悉復舊典然租之所入視舊減半矣未幾一二不肖復踵故轍叔父懷東府君銳力紹述厄子阻撓弗竟迫余中憲府君主家始恢舊額其租之入則又減什之四夫自大父至府君未百年而興替者再今且駸駸非府君之舊矣余懼日甚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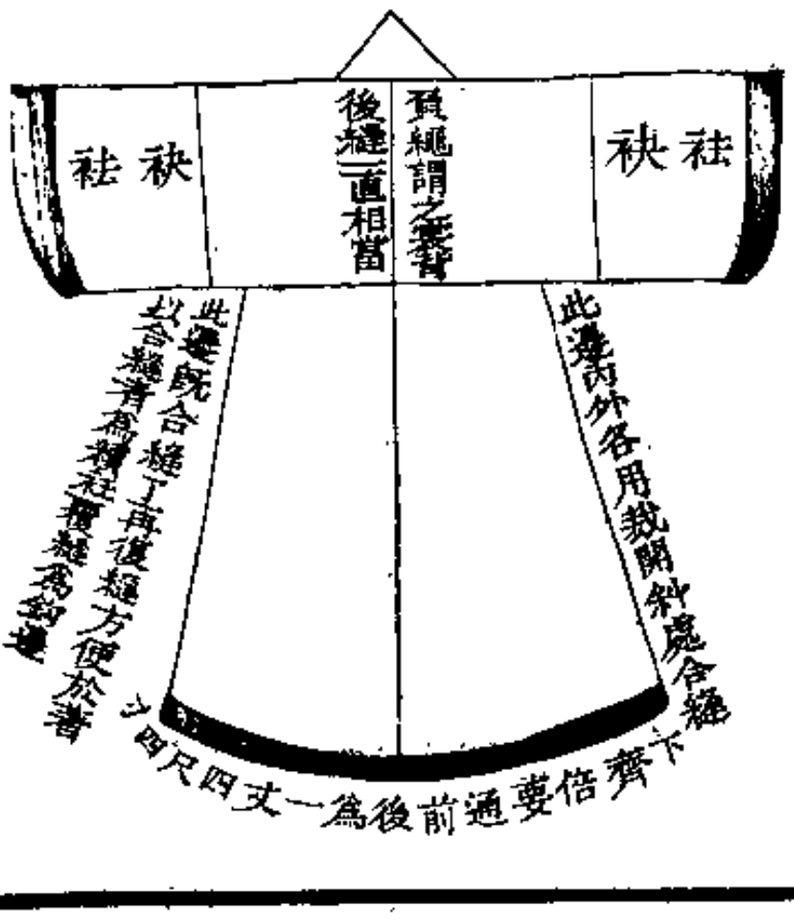
日蒸嘗之頃屢遣謀於廷惠廷善二叔偕諸弟兒序等逐款挨踏一
遵古制號訊間有開井咸畫圖詳載厘然明確且鑲印以廣其存使
任事者得以按號徹收不肖無所饒避祭祀庶不以時矣則是舉也
實補禮制之未備永孝敬于無已使百世可遵行而無斁也雖然族
衆衍繁胙僅錄計幸假餘年得以經營使諸田盡歸公帑以為久遠
謀然而未遽也姑書此以識歲月云十五世孫中憲大夫雲南按察
司副使崇岳記

祠堂位次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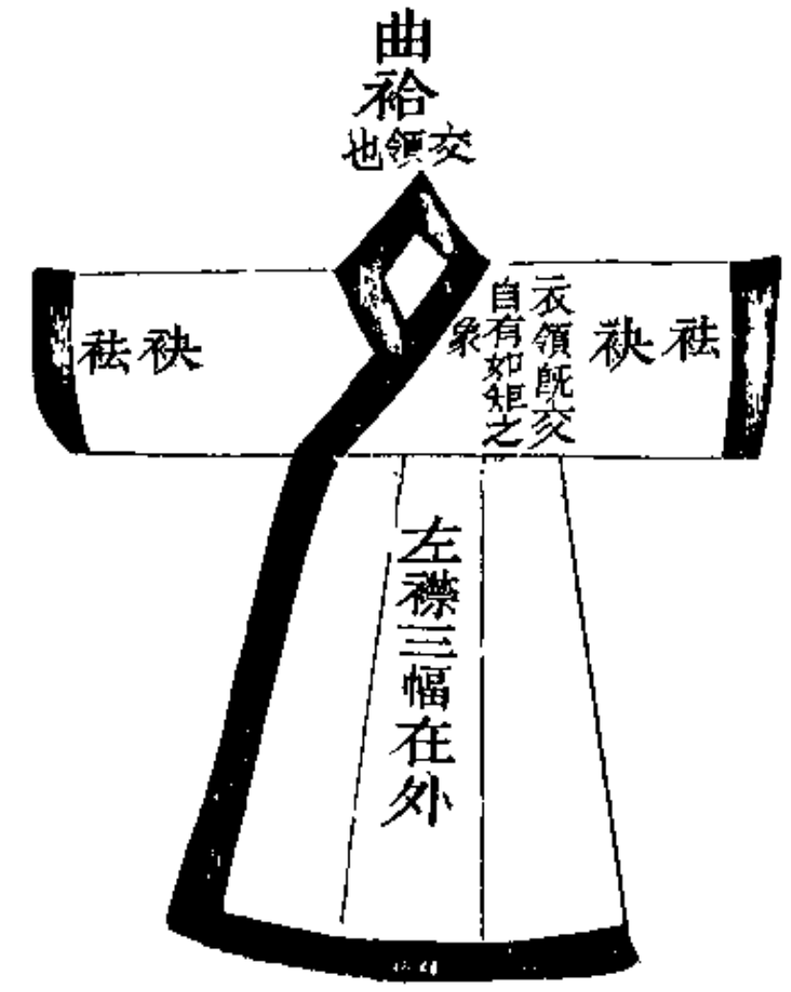


深衣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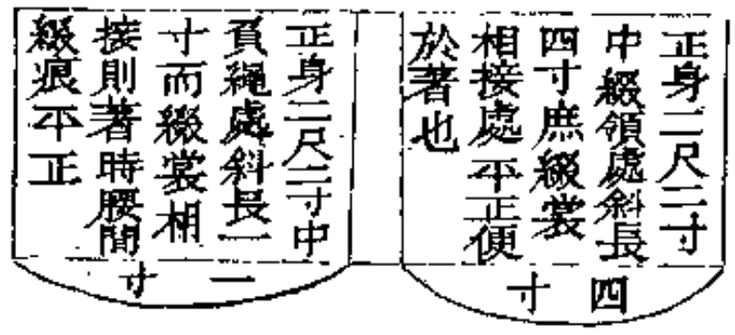
深衣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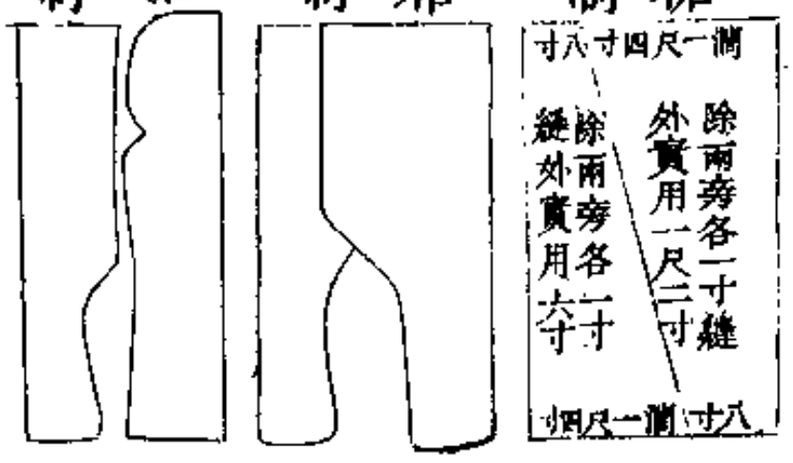


著深衣前兩襟相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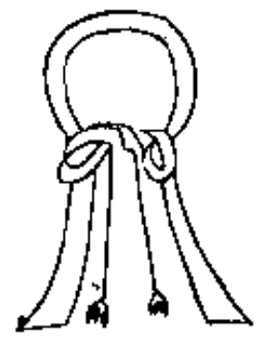


裁衣前法 裁衣後法





深衣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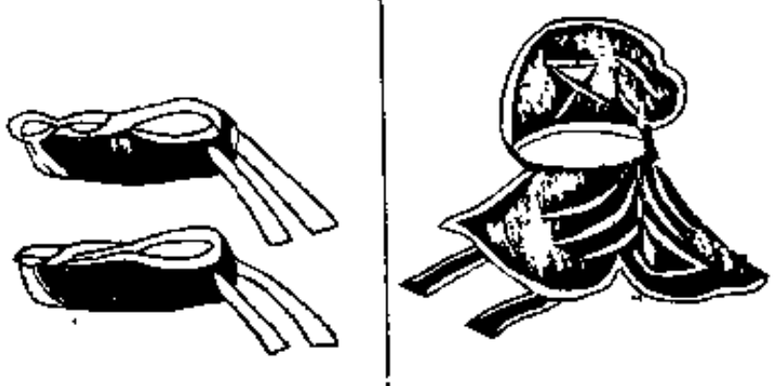


即深衣腰帶用帛廣三寸以黑繒緣於兩邊圍腰帶結垂紳至膝下該一丈又用五色線繩二條垂膝下也

糊帛爲之武高寸許廣三寸半上爲五梁白骨爲簪內外皆以油漆爲用吾家但以幅巾爲之蓋冠似覺僭用故不爲也

用黑繒六尺許中屈之右縫之處爲斜又用帶一條從類額前結之過兩耳後廣二寸五分長三尺即今言幅巾是也

履之圖



用白履狀如今之履約幠繶純綦所以繫履也或用黑履白純禮亦宜然

履一首純準綦舄四者以緇約者履頭屈修之或繒爲鼻繶者縫中細緇也純謂履口緣也

冠行圖

大門 主人位 尊者位 屏者處

酒所 菜盤果

主人位 主婦位 贊冠者位 贊者位

禮圖

賓退贊者右自

賓位

冠者之父立

尊者位 賓位

服冠加三若冠

初加用緇表布屨

再加用緇衣白裳

三加用爵弁純衣

主人之位 主婦之位

門口 賓席

宗五本

嫡孫父卒爲祖曾高祖承重者斬衰三年爲祖母曾高祖母承重齊衰三年祖在杖期

齊衰三月

高祖父

曾祖伯 總麻 祖伯叔 小功 從祖伯叔 總麻 從祖伯叔 小功

叔父母 父母 父母 父母

齊衰三月 齊衰不杖期 斬衰三年

曾祖父 祖 父 己 子

期年 期年 不杖期

伯叔母 兄弟 姪

妻小功 妻大功 妻

長子三年 長婦期 衆子期

孫 孫婦

小功 小功 總麻

姪孫 曾姪孫 從姪孫

妻總麻 妻無 婦無

總麻 總麻 總麻

曾孫 曾孫婦 元孫

元孫 元孫婦

總麻 小功 總麻

再從祖伯叔 再從兄弟 再從姪

父母 妻無 妻無

總麻 小功 總麻

再從伯叔 從父兄弟 從姪

父母 妻無 妻總麻

總麻 小功 總麻

再從祖伯叔 從祖父兄弟 從姪

父母 妻無 妻總麻

凡男爲人後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惟本生父母降期年申心喪三年其本生父母亦爲之降服不杖期

嫡子大功

服之圖

高祖母 曾祖母 祖母 母 妻 婿 孫 孫婦 曾孫 曾孫婦 元孫 元孫婦

齊衰三月 齊衰五月 齊衰不杖期 齊衰三年 齊衰杖期 嫡子期 嫡婦小功 嫡無服 婦無服

衆子期 衆孫總麻 衆孫婦總麻

總麻 小功 不杖期 不杖期 小功 總麻

曾祖姑 祖姑 姑 姊妹 姪女 姪孫女 曾姪孫女

嫁無 嫁無 嫁小功 嫁大功 嫁總麻 女嫁無

總麻 小功 不杖期 不杖期 小功 總麻

從祖姑 從姑 姑 姊妹 姪女 姪孫女 從姪孫女

嫁無 嫁總麻 嫁小功 嫁大功 嫁總麻 嫁無

總麻 小功 大功 小功 總麻

再從姑 從姑妹 從姪女 從姪孫女

嫁無 嫁總麻 嫁總麻 嫁無

總麻 總麻 總麻

再從姑妹 再從姪女

嫁無 嫁總麻 嫁無

總麻

三從姊妹

嫁無

姑姊妹女子在室服並與男子同嫁反者亦同適人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姊妹及兄弟之子不杖朞

凡女適人者爲其私親降一等惟祖及曾高不降兄弟之爲父後者不降爲兄弟姪之妻不降

三父八母服制之圖

同居繼父父嫡母 子皆無服大功已上親乃義服不杖期不同居謂先隨母嫁繼父同居後異或

妾生子謂父正室曰嫡母 正服齊衰三年母與嫡子眾子則服不杖期 庶子為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小功母死則不服謂父再亦報服為庶

謂父卒之有子者眾子謂之義服緦麻 士之庶子為其母齊衰三年為父後則降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麻而為其母之兄弟姊妹無服 庶子之子為父之母不杖

慈母 謂庶子無母而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已也義服齊衰三年不命則小功

乳母 謂小乳哺曰乳母義服緦麻

出母 謂被父離棄降服杖期母為子不杖期女適人為出母服大功母為女亦大功

嫁母 杖期母為子不杖期女適人乃服大功嫁母為女大功為父後之子無服前夫之子無服

雖同居而繼父有子已有大功已上親服齊 繼母 衰三月 原不同居無服附異父同母之兄弟姊妹服小功五月

繼母 娶之母義服齊衰三年 繼母為長子報服三年為眾子不杖期繼母出則無服若父卒繼母嫁出於外而已從之母者乃服杖期繼母報服不杖期母出為繼母兄弟姊妹小功

養母 謂養同宗及三歲已下遺棄之子者與親母同齊衰三年

妻為夫黨服圖

夫為祖曾高祖及祖父母曾高祖父母承重者並從夫服 夫堂伯叔父母兄弟 夫堂伯叔父母兄弟之子謂之義服緦麻 士之庶子為其母齊衰三年為父後則降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麻而為其母之兄弟姊妹無服 庶子之子為父之母不杖

夫為人後其妻為本生舅姑大功

夫高祖父母 夫曾祖父母 夫祖父母 夫堂伯叔父母 夫堂伯叔父母之子 夫堂兄弟 夫堂兄弟之子 夫堂兄弟之孫 夫堂兄弟之曾孫 夫堂兄弟之元孫

緦麻 緦麻 緦麻 緦麻 緦麻 緦麻 緦麻 緦麻

夫祖姑 夫伯叔父母 夫堂伯叔父母之子 夫堂兄弟之子 夫堂兄弟之孫 夫堂兄弟之曾孫 夫堂兄弟之元孫

大功 大功 大功 大功 大功 大功 大功

夫舅 夫伯叔父母 夫堂伯叔父母之子 夫堂兄弟之子 夫堂兄弟之孫 夫堂兄弟之曾孫 夫堂兄弟之元孫

小功 小功 小功 小功 小功 小功 小功

夫姑 夫堂伯叔父母之女 夫堂兄弟之女 夫堂兄弟之孫女 夫堂兄弟之曾孫女 夫堂兄弟之元孫女

小功 小功 小功 小功 小功 小功

夫舅之子曰外兄弟 夫姑之子曰外兄弟

夫之外祖父母 小功

妻亡別娶亦同 妻父母 緦麻 妻母出嫁亦同

母舅 小功

從母 即母姨 小功

母姨 緦麻

夫之子 緦麻

夫姑之子 緦麻

夫姑之女 緦麻

夫舅之子 緦麻

夫舅之女 緦麻

夫之外孫 緦麻

夫之外孫女 緦麻

夫之曾外孫 緦麻

夫之曾外孫女 緦麻

夫之元外孫 緦麻

夫之元外孫女 緦麻

夫之己身

夫之姑 即夫之姊妹

夫之姑之子 即夫之姊妹之子 緦麻

夫之姑之女 即夫之姊妹之女 小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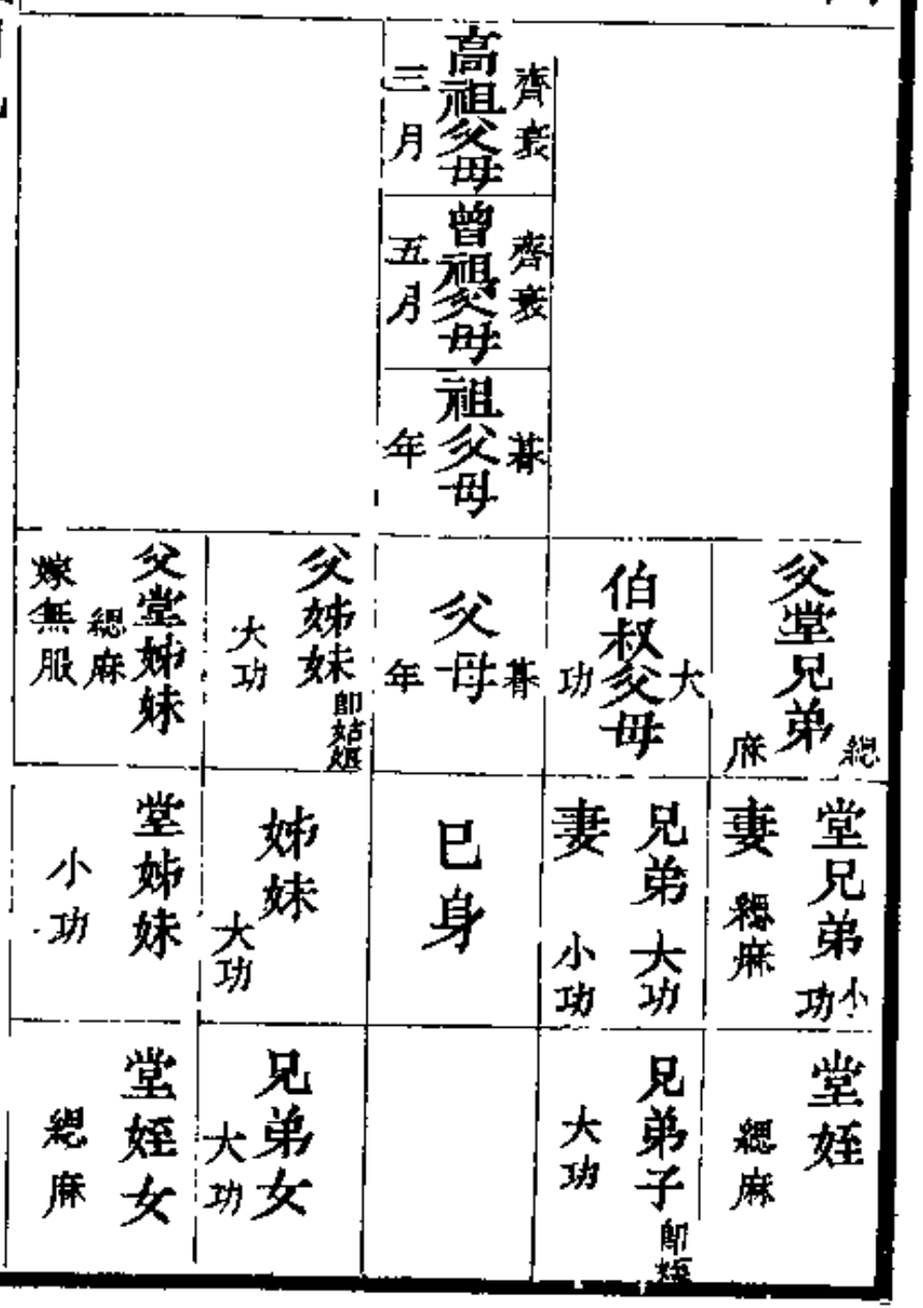
夫之姑之孫 即夫之姊妹之孫 小功

夫之姑之曾孫 即夫之姊妹之曾孫 小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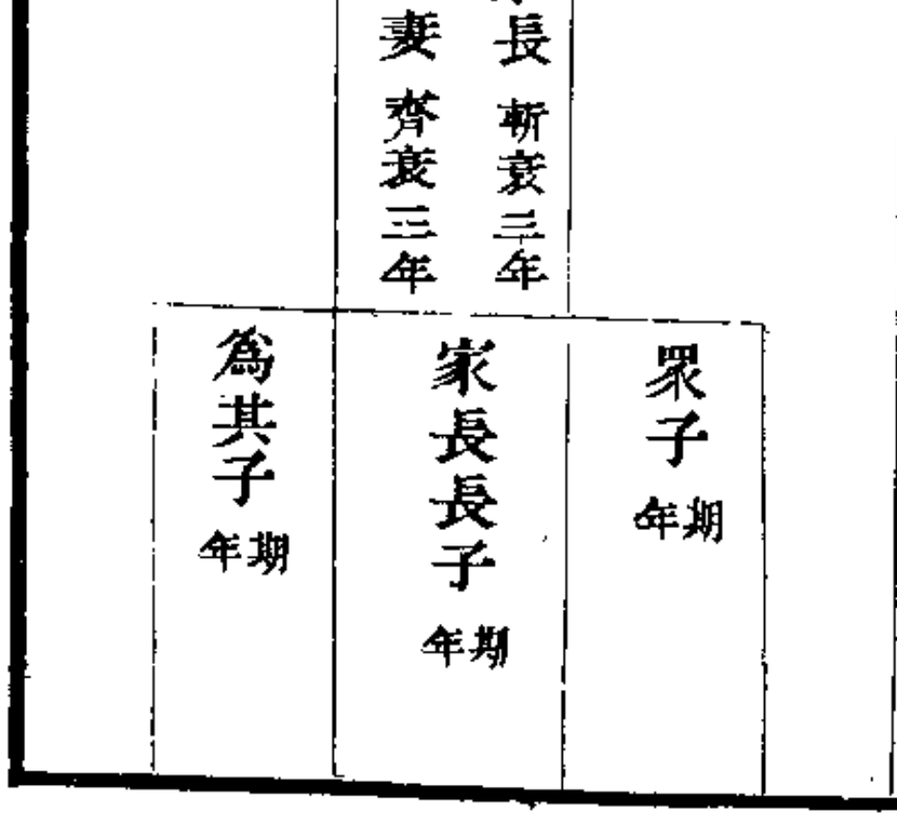
夫之姑之元孫 即夫之姊妹之元孫 小功

外族母黨妻黨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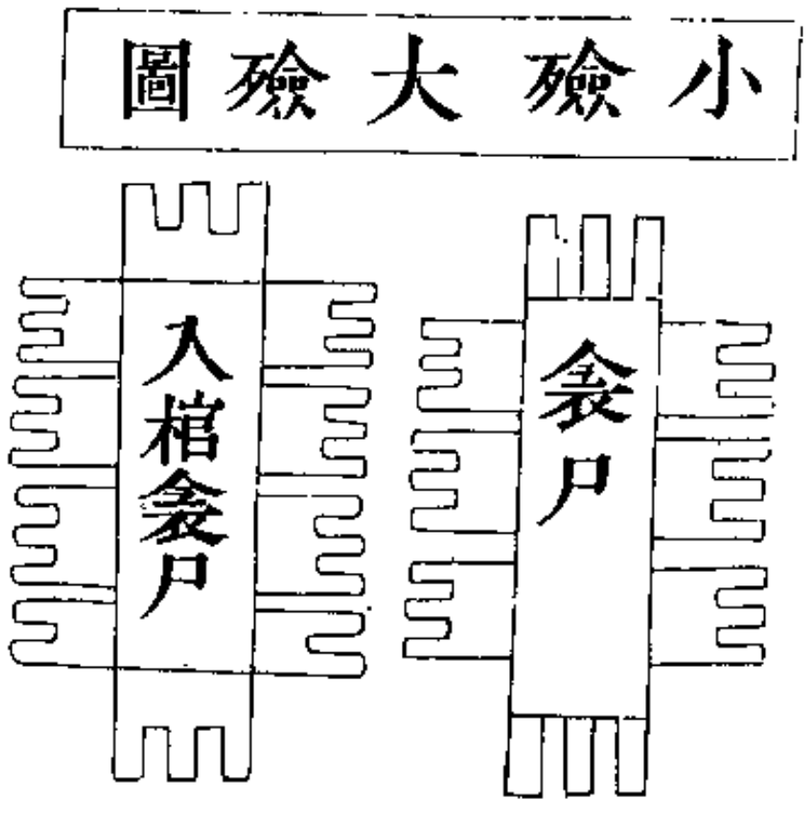
出嫁女爲本宗降服之圖



妾爲家長族服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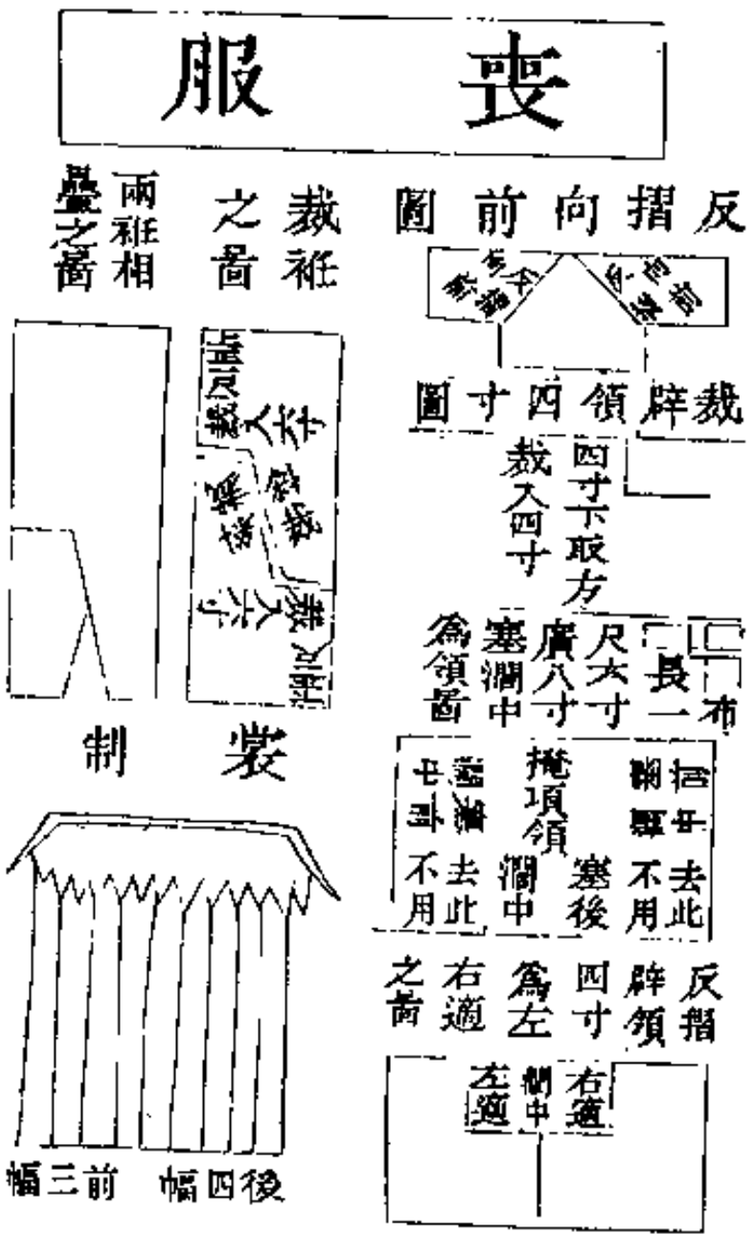
小殮大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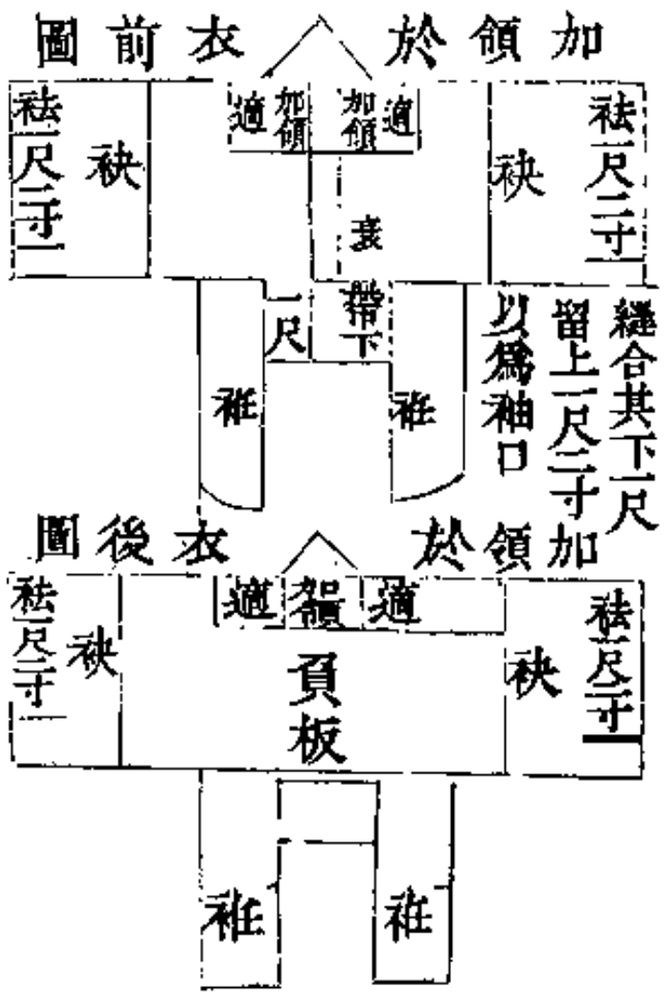
小殮布絞之橫者三於尸牀次布縱者一於其上次布衾次衣服遷尸於上舒絹迭衣以藉其首又卷衣掩尸空處又以衾覆之然後縛斂

大殮入棺橫者五縱者一長短尺寸臨時幾變用之斂畢卽釘

喪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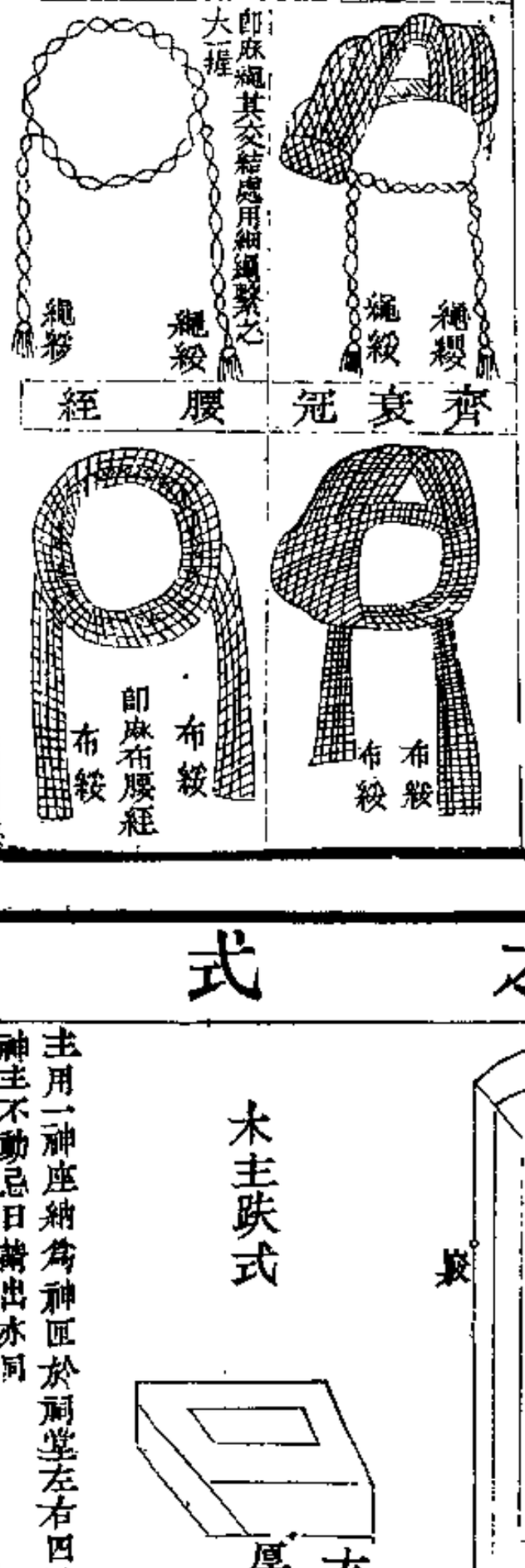
圖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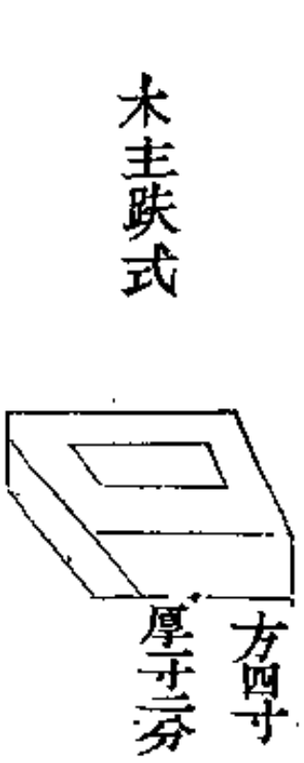
前衰後負板左右適惟子爲父母用之其餘不用者不裁澗中當如常式縫合其下一尺留上一尺二寸加以爲袖口

士喪禮疏曰麻在首在腰皆曰絰分而言之者曰絰腰絰帶之制朱子曰腰絰麻繩只是大拇指與食指一圍用之○家禮云杖期不杖期大功小功緦麻皆用麻爲冠絰喪齊衰以下用布頭巾布腰帶婦人以葛姑用麻布爲長衫并蓋頭其餘用布但家衆之多家事之煩宜從減

冠絰帶圖



神主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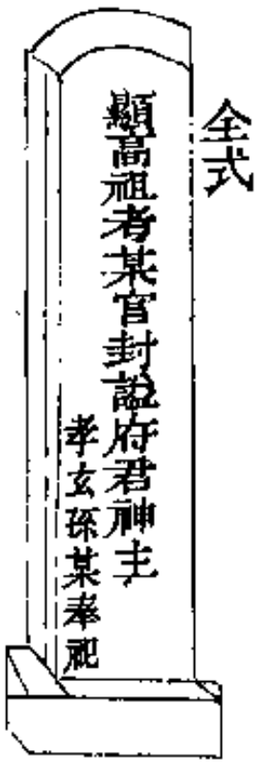
木主趺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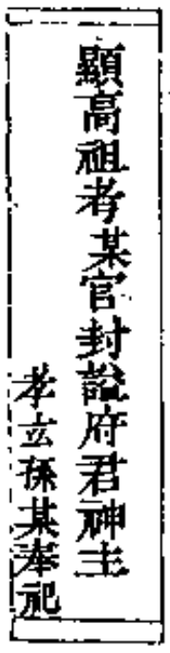
主用一神座納爲神匣於祠堂左右四時祭祀請出正寢行禮畢仍舊入匣神主不動忌日請出亦同

後陷中以書封爵某官神主合之植於趺兩邊通竅粉塗其前面以書屬稱旁題主祀之名加贈易世則滌粉面而更之外改中不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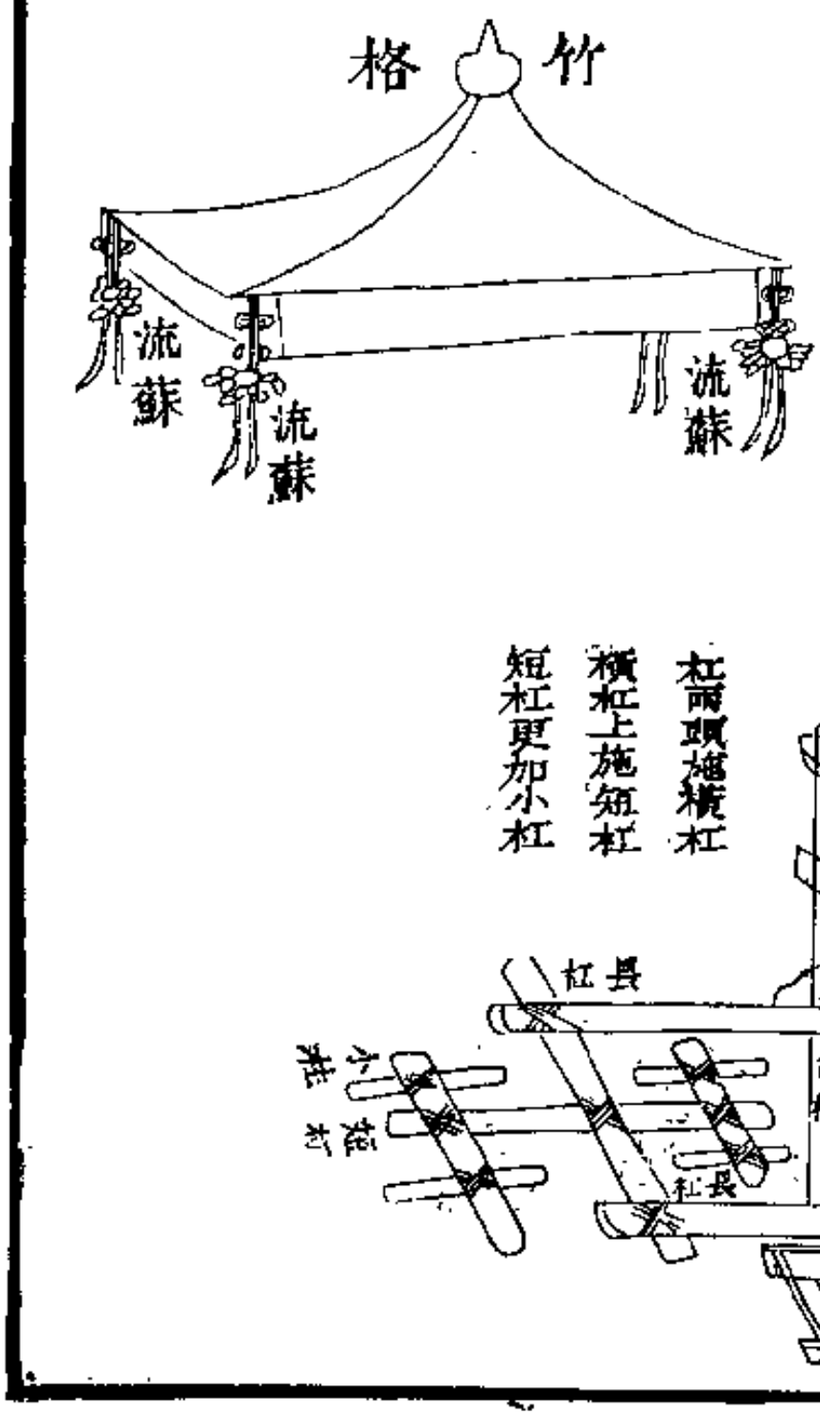
神主

禮經及家禮舊本於高祖考上皆用皇字大德年間省部禁止避皇字今用顯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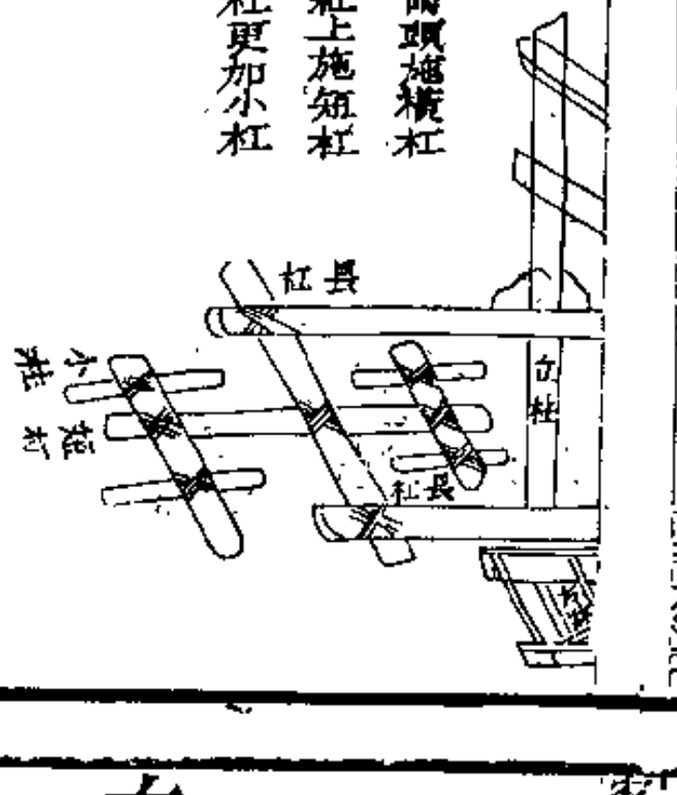
伊川先生曰作主用栗木取法於時日月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主高一尺五寸象十二月博三寸分象月之日厚一寸二分象日之辰土五分爲圓首一寸五分下勒前爲額而一分居前二分居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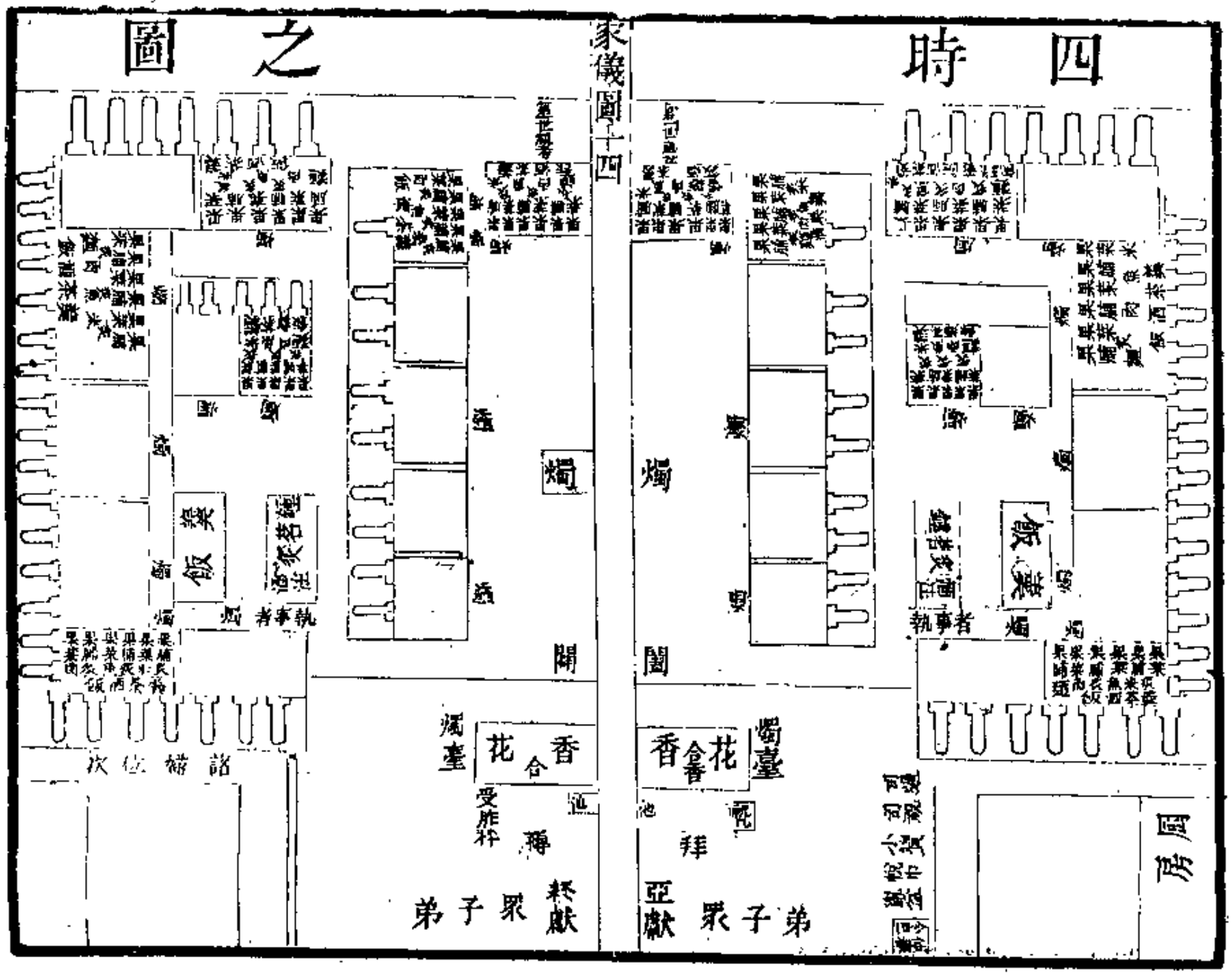
加橫扃扃兩頭出柱外者更加小扃

杠兩頭施橫杠
橫杠上施短杠
短杠更加小杠

兩長杠上加伏兎附杠處爲圓鑿
別作小方牀載柩　旁立兩柱柱外施圓杓
入鑿中長杠出其外　兩柱近上更爲方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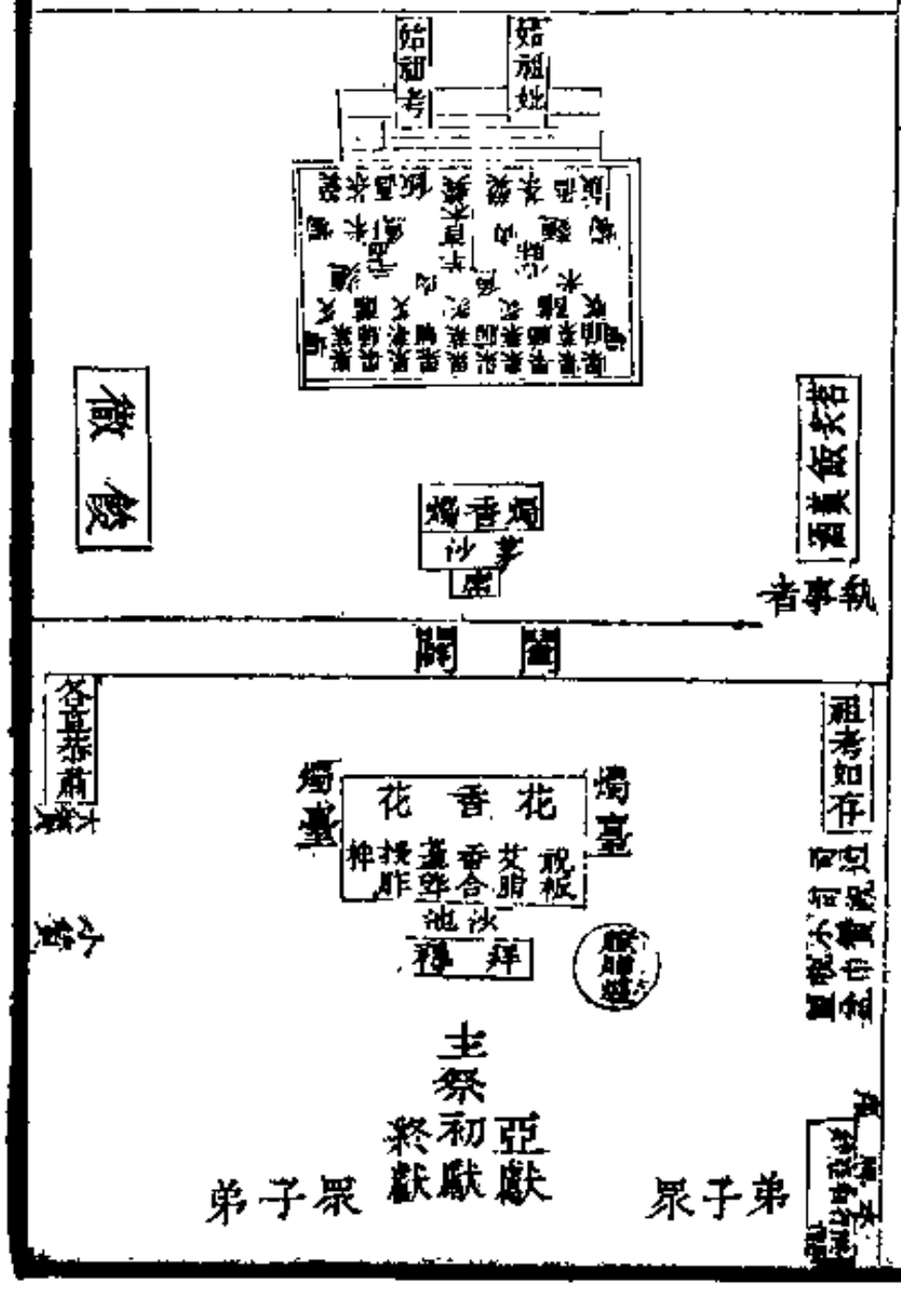


四時祭之圖



祭始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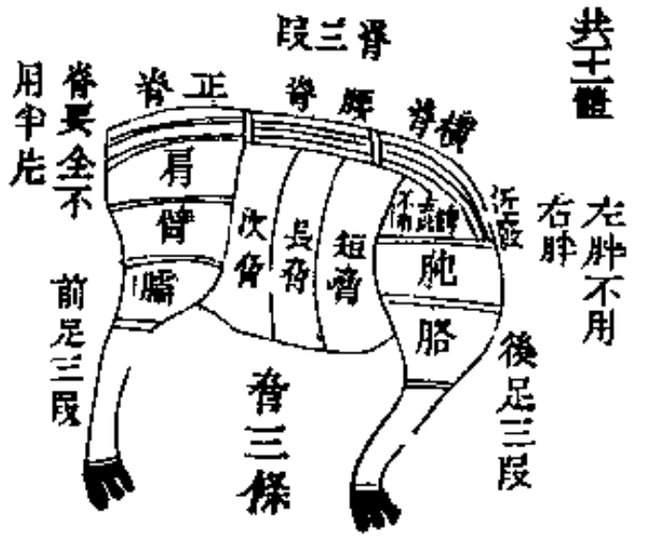
家儀圖十五



割牲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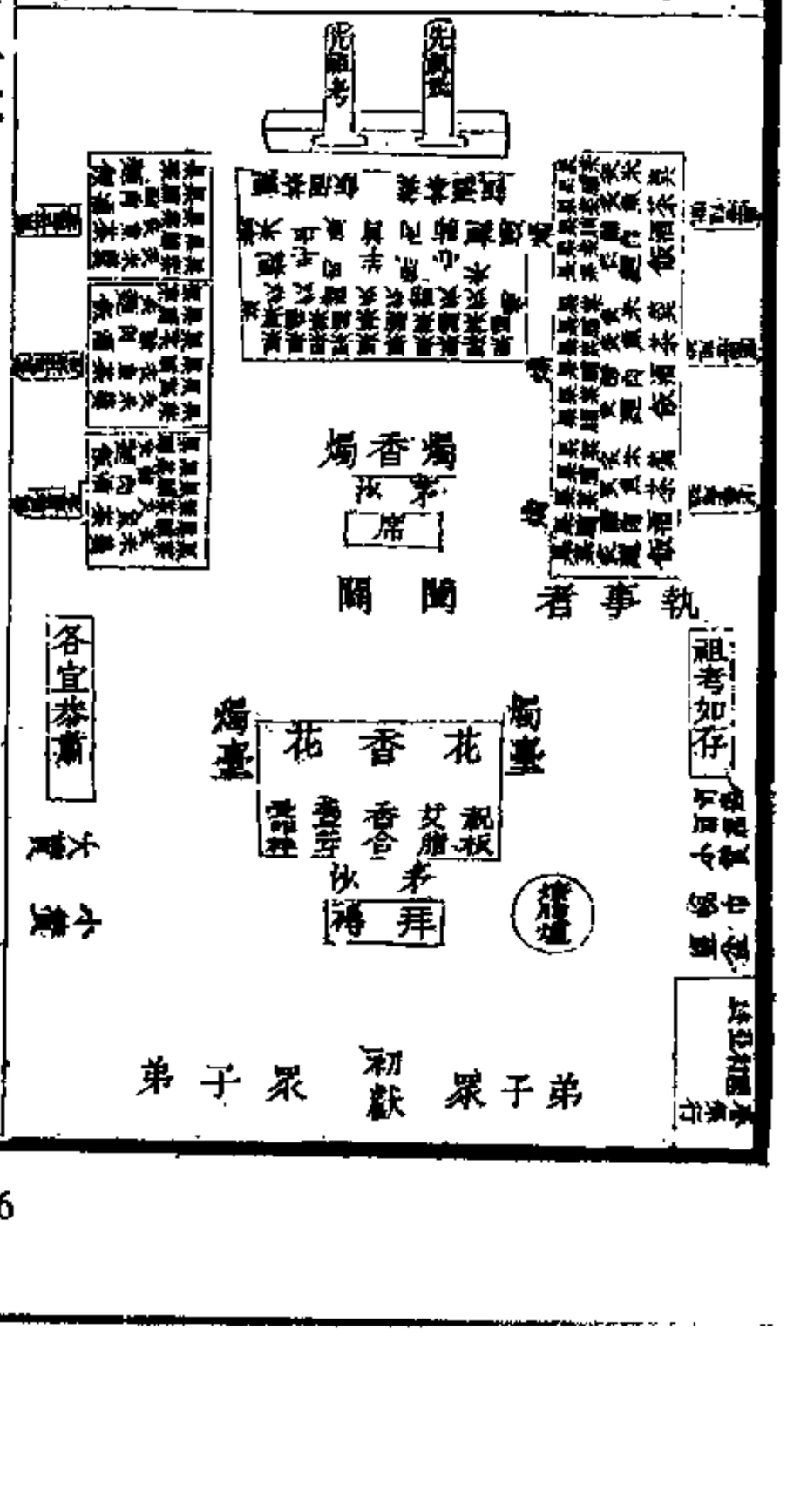
右邊前

共二體 左胖不用 右胖



祭先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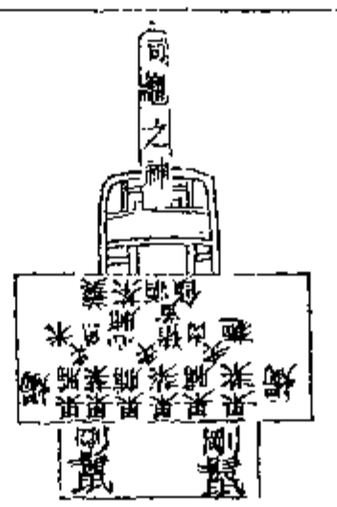
家儀圖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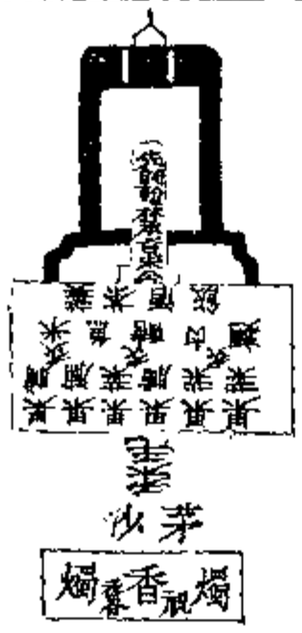
祀中雷圖

中庭

祀竈之圖



祭先師宋公圖



浦江鄭義門八世孫名泳字仲潛撰有鄭氏家儀略倣司馬書儀朱子家禮之例依据五禮分爲五篇其家日用常行之式以次揭禦焉後有祭田記祠堂記二首皆泳所撰堋十五世孫崇岳祭田號歙記一首歙後爲圖原書記後尚有崇禎庚午孟秋月吉旦崇岳重刊崇昭尚遂同校兩行是書厘見四庫全書存目各收藏家均未著錄余得自浦陽亟以付梓李樵胡宗楳

楊家將忠烈演義傳

庚午春日
涉園重印

楊忠愍公像

公姓楊諱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嘉靖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陞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上疏諫馬市逮下獄降狄道縣典史歷陞兵部車駕司員外郎上疏言嚴嵩罪狀帝怒其引用二王命鎮撫司卽訊獄上帝命杖一百交刑部擬罪尚書何鰲受嵩指論詐傳親王令旨律絞妻張氏上疏乞代夫死爲嵩所抑不得達隆慶元年贈太常少卿謚忠愍

一

楊忠愍公傳家寶訓全集
楊椒山公遺像
陳君遇道人授寶訓序
周君序
寶訓十九條
寫本祖先顯靈圖
寫本夫人秉燭上堂圖
寫本戲文
讀易有感詩
元旦詩
朝審途中口吟詩
臨刑詩
張宜人請代夫死疏
張宜人祭文
晚桂堂敬刊序

人爲萬物之靈天生人而各賦之以性人受之而能
不失其性將見由中達外大之在綱常名教之倫小
之在日用行習之事物來順應處之適當措之咸宜
無不合乎天理之正則性由此全福亦由此集此非
全性而欲爲求福之地而福自歸之迴憶余年四十
時僅得一子自幼業儒雖性善靈明而體嫌薄弱弱
冠娶媳數年未育乃不蒙天佑忽感勞瘵之症以漸
入深自此日日延醫處處求神毫無見效有一君者
普陀山觀世音菩薩靈感異常凡有所祈其應如響
爾若信能秉虔切至誠之心親往拜求爾予之疾定
當勿藥有喜但路途遼遠自此至彼有數千里之遙
山河修阻跋涉維艱只恐不能受此勞苦耳余曰若
果往求有驗又安敢以遠自辭因以此謀入告於婦
與婦酌定整備行李資斧擇吉日動身出門向南一
路而行朝行暮宿約之七八日間已出本省地界是

余之好友一日來訪談及子疾因告予曰聞得南海
普陀山觀世音菩薩靈感異常凡有所祈其應如響
今往南海普陀山拜求觀世音菩薩乎余舉目視之
乃一道者不知何時來此儀容絕俗風度飄然實非
塵世間所曾見者余爲駭然忙起向前作禮請問道
者素未識面何以知余姓名又余子之疾未曾相告
何以識予苦衷道者不答所問但云愛子何必如是
之切汝子之疾非特無因乃汝一生所積之過報在
汝子之身往求無益也余聞言心生恐懼惻然神傷

且昧焉未解道者言中之意自思余家産業初本寒微因余往外方數十年百計經營化居懋遷歷盡艱辛至今幸得饒裕此皆公平交易以義爲利所致未嘗以寡恩刻薄居心余過從何而積於是再揖道者未解說積過之詳道者曰汝到此曾觀廟額否余曰汝既知忠孝則汝之過當自知也余曰實不自知道者曰忠以事君此特專爲居官者而言若不仕則爲儔類之人凡處己接物不事事遵奉施行汝子之疾自當日痊不足慮也更能鈔寫數伯本數千本分送於人使此家訓傳之鄉邑傳之通都傳之天下則獲福之多更不可以言盡矣

存人我之私見根心所發實意相將所謂中心爲忠者事事體之而行是卽爲忠而孝以事親不待論矣汝父早喪母氏孤苦守志多年自宜曲體其心承順其志汝乃不知愛親敬長每至忤親逆親忘顧復之恩闕晨昏之禮子職虧矣汝之宗族親戚皆父母之黨其貧乏者卽當周恤其有無務要相通凡遇借貸尋從原路返車而回亦七八日到家家人互相驚疑未悉來歸之故余爲細細述之余子聞之更覺欣喜而病已減去一半矣月餘子疾全愈自此日日鈔寫

余遂跪叩曰楊椒山家訓未知何處有此書道者卽袖之一本授余且誡余曰毋忽吾言也余敬接過此訓方欲再問只轉瞬間已失道者所在余爲怪異久之始悟仙靈降臨指引余出迷途也乃望空再拜敬謝冒瀆之罪時已夕陽西墜急歸宿於店中次早仍嘗其貧乏者卽當周恤其有無務要相通凡遇借貸尋從原路返車而回亦七八日到家家人互相驚疑未悉來歸之故余爲細細述之余子聞之更覺欣喜而病已減去一半矣月餘子疾全愈自此日日鈔寫珍之直同寶珠當此不能內外如一也至溺情其子珍之直同寶珠當此

分送幾數百本遠近徧及皆共聞之當時凡有人奉
行此訓思過悛改有所求者一一如愿而應故此訓
有傳家寶之稱卽如余子之疾愈後未及十年而遊
庠登科連舉二孫寧非全性集福之一徵哉讀是編
者當知是書爲全性之書卽可知是書爲集福之書
矣

陳君選謹述

是書傳於異人所言皆脩身齊家盡性立命之事非
若虛誕寂滅之說斤斤於報應者可比吾願授是編
者務須身體力行不可徒恃抄送以邀福受是編者
更宜觸目警心不可僅假口耳以爲功苟能誠心持
誦竭力奉行或於朔望日辰宣講俾愚夫愚婦皆得
頓開覺悟其應驗又有至捷而不遺焉將見艱於子
者可以得嗣促於壽者可以延年宿病痼疾起沉疴
於旦夕水火盜賊祛患禍於眉睫圖名必得謀利必
獲所謂福不待求而福自至者如或膈膜相視目爲
具文甚至褻棄擲穢輕若弁髦其奇窮烈禍又有不
可勝言矣吾願世之授是編者尚其慎之

陳君選再誌

人莫大於君親行莫大於忠孝士君子砥廉礪節立
業建功精而至於參贊化育靡不由此而推之予於
庚申春北遊京師路經杭所同舟遇二人焉熟視之
未眸也聆其款洽相談每以傳家寶書互相爭羨及
各言其抄送之多寡然語焉不詳翼日再抵平望余
因端肅冠裳就席而詢其所以爲善者二人答曰乃
椒山公家訓也乾隆十三年間舍親陳君選倖遇長
老指引迷津傳授是書遂將繕本揭予視之見其敘
述共十九條類皆正心誠意忠君愛親爲善去惡仁
民愛物之事及閱陳公自序猶其報施不爽無論智
愚賢不肖皆當口誦心維遵循率由何不刋刻而廣
播之啟瞶振聾俾得同登道岸乎二人曰是書非陰
騭文可比須虔心抄寫方有滋益予曰唯唯謹求是

編二人出篋持贈遂焚香默禱猛省力行誠心持誦
秋閒南旋軍政之暇輒向坐隅時加誦讀常欲廣佈
流行從師勦滅洋匪有志未逮同鄉包翁仁義節孝
周孺人之遺孤也素相知好誼聯姻戚過其室披覽
其母之詩讚遺畧節孝昭彰殆與編中遺訓默相脗
合遂出此編並捐俸一拾兩交託包翁付之剞劂印
送流行是陳君一人之傳家寶卽百千萬人之傳家
寶也百千萬人之傳家寶卽普天下之人傳家寶矣

其稗益於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於是乎書
嘉慶十二年歲次丁卯小春月上浣

鎮邑周國泰謹識

楊椒山家訓十九條 俱赴義前一夕書

愚夫諭賢妻張貞

古人云死有重於泰山死有輕於鴻毛蓋當死而死
則死比泰山尤重不當死而死則無益於事比鴻毛
尤輕死生之際不可不揆之於道也我一時閒死在
你前頭你是一箇激烈麤暴的性子只怕你不曉得
死比鴻毛尤輕的道理我心甚憂故將這話勸你婦
人家有夫死就同死者蓋以夫主無兒女可守活着
無用故隨夫亦死這纔謂之當死而死死有重於泰
山纔謂之貞節若夫主雖死尚有幼女孤兒無人收
養則婦人一身乃夫主宗祀命脈一生事業所係於
此若死則棄夫主之宗祀隳夫主之事業負夫主之
重託貽夫主身後無窮之慮則死不但輕於鴻毛且
爲衆人之唾罵便是不知道理的婦人我打一佰四
十棍不死是天保佑我那時不死如今豈有死的道
理萬一要死也是重於泰山了所惜者只是兩箇兒

子尚幼讀書俱有進益將來都成的只怕誤了他一
箇女尚未出嫁無人教導看管怕惹人嗤笑我就死
了留的你在教導我的兒女成人長大各自成家立
計就合我活着的一般我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也歡
喜也知感你如今咱一家兒無有我也罷了無有你
一時成不的便人亡家破稱了人家的願惹人家的
笑你是一箇最聰明知道理的何須我說千萬只是
要你戒激烈的性子以我的兒女爲重方可咱哥雖
無道理也無別意不過只是要便宜心腸凡事讓他
些與他便宜他就歡喜了不可與他爭競二姐四姐
必要你長看顧他五姐六姐庶母死後也要親近他
應民自幼養活他一腸也須分與他些地土其餘家
事諒你善處我又說在後面故不須多言

父椒山諭應尾應箕兩兒

人須要立志初時立志爲君子後來多有變爲小人
的若初時不先立下一箇定志則中無定向便無所
不爲便爲天下之小人衆人皆賤惡你你發憤立志
要做箇君子則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故
我要你第一先立起定志來

心爲人一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
了心心裏若是存天理存公道則行出來便都是好
事便是君子這邊的人心裏若存的是人欲是私意
雖欲行好事也有始無終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
看破你如根衰則果枯蒂壞則果落故我要你休把
心壞了

心以思爲職或獨坐時或夜深時念頭一起則自思
曰這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
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則思之以爲此
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若
是合天理便行不可爲分毫違心害理之事則上天
必保護你鬼神必加佑你否則天地鬼神必不容你
你讀書若中舉中進士思我之苦不做官也是若是

做官必須正直忠厚赤心隨分報國固不可效我之狂愚亦不可因我爲忠受禍遂改心易行懈了爲善之志惹人父賢子不肖之笑

我若不在你母是箇最正直不偏心的人你兩箇要孝順他凡事依他不可說你母向那箇兒子不向那箇兒子向那箇媳婦不向那箇媳婦要着他生一些兒氣便是不孝不但天誅你我在九泉之下也擺布你

你兩箇是一母同胞的兄弟當和好到老不可各積私財致起爭端不可因言語差錯小事差遲便面紅面赤應箕性暴些應尾自幼曉得他性兒的看我面皮若有些衝撞擔待他罷應箕敬你哥哥要十分小心合敬我一般的敬纔是若你哥計較你些兒你便自家拜跪與他陪禮他若十分惱不解你便央及你哥相好的朋友勸他不可他惱了你就不讓他你大伯這樣無情的擺布我還敬他是你眼見的你待你哥要學我纔好

應尾媳婦是儒家女應箕媳婦是官家女此最難處應尾要教導你媳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是官宦人家女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你媳婦敬嫂嫂如親姐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你嫂嫂見了口雖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四季衣服每遇出入妯娌兩箇也是一樣的每喫飯你兩箇同你母一處喫兩箇媳婦一處喫不可各人合各人媳婦自己房裏喫久則就生惡了

你兩箇不拘有天來大惱要私下請衆親戚講和切不可記不可告之於官要是一人先告後告者把這手卷送於官先告者即是不孝官府必重治他央及你兩箇好歹與我長些志氣再預告問官老先生若見此卷幸憐我苦情教我二子再三勸誘使爭而復和則伯這樣無情的擺布我九泉之下必有銜結之報

你堂兄燕雄燕豪燕傑燕賢都是知好歹的人雖在
我身上冷淡卻不干他事俗語云好時是他人惡時
是家人你兩箇要敬他讓他祖產分有未均處他若
是愛便宜也讓他罷切記休要爭競自有傍人話短
長也
你兩箇年幼恐油滑人見了便要哄誘你或請你喫
飯或誘你賭博或以心愛之物送你或美色來誘你
一入他圈套便喫他虧不惟蕩盡家業且弄你成不
的人若是有這樣人哄你便想我的話來識破他合
你好是不好的意思便遠了他揀着老成忠厚肯讀
書肯學好的人你就與他肝膽相交語言必信逐日
與他相處你自然成箇好人不入下流也

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
件不好的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戒見一箇好
人則思量我將來必要與他一般見一箇不好的人
則思量我將來切休要學他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大
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爲天下第一等人矣
習舉業只是要多記多作四書本經記文一千篇讀
論一伯篇策一百問表五十道判語八十條其餘功
惟熟讀五經周禮左傳好古文讀一二百篇每日作
文一篇每月作論三篇策二問切記不可一日無師
傅無師傅則無嚴憚無稽考雖十分用功終是疎散
以自在故也又必須擇好師如一師不愜意即辭了
另尋不可因循遷延致誤學業又必擇好朋友日日
會講切磋則舉業不患其不成矣

居家之要第一要內外界限嚴謹女子十歲以上不
可使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入中門外面婦
人雖至親不可使其常來行走一以防說談是非致
一家不和一以防其爲姦盜之媒也只照依我行便
是院牆要極高上面必以棘鍼緣的周密少有缺壞
務要追究來歷如夏間霖雨院牆倒塌必即時修起
如雨天不便亦即時加上寨籬不可遷延日月庶止

姦盜之原酒肉麵果油鹽醬菜必總收一庫房五穀糧食必總收一倉房當家之人掌其鎖鑰家人不得偷盜衣服要樸素房屋休高大飲食使用要儉約休要見人家穿好衣服便要做任好房屋便要蓋使好家活便要買此致窮之道也若用度少有不足便算計可費多少即賣田產補完切記不可揭債若揭債則日日行利累得債深窮的便快戒之戒之

又買蓋地多則門必高糧差必多恐至負累受縣官之氣也

田地四頃有餘穀你兩箇種了不可貪心見好田土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牀席寧讓人勿使人讓我寧容人勿使人容我寧喫人虧勿使人喫我之虧寧受人氣勿使人受我之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讐於我則即時丟過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絶口不對人言人有向你說某人感你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謗你則云彼與我平日最相好豈有惱我謗我之理則惱我者聞之其怨即解人之勝似你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之不如你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行之邦家可無怨矣

我一母同胞現在者四人你大伯二姑四姑及我大伯有四箇好子且家道富實不必你憂你二姑四姑俱貧窮要你常看顧他你敬他合敬我一般至於你五姑六姑你不可視之如路人也戶族中人有飢寒者不能葬者不能嫁娶者要你量力周濟不可忘一本之念漠然不關於心

我家係詩禮士大夫之家冠昏喪祭必照家禮行你若不知當問之於人不可隨俗苟且庶子孫有所觀法

你姐是你同胞的人他日後若富貴便罷若是窮你
兩箇要牢實供給照顧他你娘要與他東西你兩箇
休要違阻若是有些違阻不但失兄弟之情且使你
娘生氣又爲不友又爲不孝記之記之
楊應民是我自幼撫養他成人你日後與他村裏莊
窠一所墳左近地與他五十畝他若公道便與他若
有分毫私心私積錢財房子地土都休要與他麤鉄
他若守分到日後與他地二十畝村宅壹小所若是

生事心裏要回去你就合你兩箇丈人商議告着他
原是四兩銀子買的他放債一年銀一兩得利六錢
按着年問他要不可饒他恐怕小廝們照樣兒行你
就難管福壽兒甲首兒楊愛兒都是監中伏侍我的
人日後都與他地二十畝房一小所以上各人地都
與他墳左近的着他看守墳墓許他種不許他賣
覆奏本已上恐本下急倉卒之間燈下寫此殊欠倫
序然居家做人之道盡在是矣拏去你娘看後做一
箇布袋裝盛放在我前桌上每月初一十五合家大
小位前拜過了把這手卷從頭至尾念一徧合家聽
着雖有緊事也休廢了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椒山子書於福堂付
應尾應箕兩兒藏好

祖先靈圖

未及秉燭圖

緾山月 天步有乘除仕路如反掌豺狼盈帝里筆劍須誅攘

三年宦興落風塵事業曉雲輕昨將舊冠重整義氣滿乾坤悲凄楚羨温生笑陽城萬言時事千古高風一片丹心我楊繼盛向爲諫阻馬市謫貶萬里邊城今因仇賊奸謀敗露聖上道下官前言不謬欽陞孤臣爲兵部武選司員外郎之職竊喜不死逆鱗之手以爲萬幸而又轉遷如此之速則自今以往之年皆聖上再生之身自今以往之官皆聖上特賜之恩也既然感激天恩敢不捨身圖報目今蜥蜴雖除虎狼入室嚴嵩父子秉政弄權妬賢嫉能誅戮上千首相責官鬻爵取利下盡錙銖以刑餘爲腹心招羣奸爲子弟若不早除賊黨必至大害忠良向日王宗茂徐學詩沈練等雖常劾奏不過止言其貪汚而已若其大逆無道聖明尚

六貴同生亂更兼他四海交通貨利塲還思想畢竟是衷情剴切面訴君王

作手爽介 呀我这手指向被問官拶壞不免有些傷損纔寫得數行就爽痛起來噯莫說爽痛我楊繼盛就死何惜

前腔 歎孤臣溝渠誓畏葘爲那元惡猖狂我楊繼盛雖非諫官若我不言再無人言矣怪當朝誰肯攀廷檻又誰個敢牽裳奇怪又寫得兩行这手指就流血

起來咳且由他我一心要展擎天手管不得十指淋
漓血染章還思想此本一上不要說是言言剴切只
須这淚痕血迹感動君王
內作鬼聲介吓好奇怪四面俱絶無人聲是什麽响
敢是鬼聲
太師引細推詳这是誰作响我心中自忖量我曉得
了也不是什麽鬼敢是我祖宗的亡靈恐我有禍教
我不要上这本吓敢是我亡親垂念我那祖宗但願
你子孫做得個忠臣孝子須教你萬古稱揚大抵覆
宗絶嗣也是個大數何慮着宗支淪喪吓祖宗吓祖
宗你不要叫了縱然你哀鳴千狀我此心斷易不轉
怎阻我筆底鋒芒我楊繼盛今日就死也强如李斯

要在此悽惶我曉得了你也不是什麽鬼想是我忠
魂遊蕩我就死呵也須做厲鬼顛狂人生在世左右
一死生如寄死誰曰難須知道安全藏剖腹屠腸
鬼滅燈下生了瑮小廝旦上
生查子良人素秉忠封事頻頻上
生見介吓原來是夫人爲何秉燭而來旦此際已
將半夜了瑮們俱已睡熟妾聞相公在此喧嚷故
特秉燭而來生吓夫人好奇怪下官方纔在此寫
本忽聽得四面潛作鬼聲少頃燈下現出一鬼披
髮赤身滿面流血似有悲切之狀竟把燈兒打滅
去了旦此事奇怪恐非吉兆請問相公在此寫何
奏章生此乃國家大事非夫人輩所宜知問他怎
的旦妾聞皐夔稷契優遊無事謂之良臣龍逢比
干因諫而死謂之忠臣妾願相公爲良臣不願相
公爲忠臣生夫人忠良本無二理願身之遇與不
遇耳皐夔稷契遭逢堯舜故得吁咈一堂設使當

前腔这是幽冥誰劣像你今在此現形呵似教我封
章勿上你雖然如此怎當我藐言方壯你去罷休得
鬼上介生吁不惟聞其聲抑且見其形
夷族趙高亡

龍逢比干之時敢不竭忠盡諫旦妾聞君子見幾達人知命陳平不爲王陵之戇卒至安劉仁傑不爲遂良之直終能取日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鄴侯寄館避元載也況相公職非諫官事在得已縱然要做忠臣養其身以有待如何生夫人食人之祿當分人之憂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呂奉先爲國而殺董卓鄭虎臣爲民而誅似道匹夫尚然有志臣子豈容無爲我自草茅韋布之時常恨不能見用今見用矣猶曰彼非吾職而不言是終無可言之日也況今言路諸臣不過杜欽谷永者流撫拾浮詞以塞責耳若我坐視元奸大惡豈能剪除旦呀察言觀色洞見其衷相公此本莫非要劾嚴老忿生然也旦呀相公吓妾聞投鼠必忌其器毀櫝恐傷其珠嚴老寵固君心賄通內監夏太師且受其殃曾御史並遭其毒今上既信他大詐若忠必罪你居下訕上倘觸犯天顏恐禍有不測鬼形悲泣

前腔生夫人你何須泣不用傷論臣道須當要扶綱植常我罵賊舌不愧常山殺賊鬼何怯睢陽事君致身當死難夫人你休將兒女情牽絆丈夫在世呵也須要烈烈轟轟做一場

三段子旦你此心何壯矻睜睜銅肝鐵腸我这苦怎當哭哀哀兒啼女傷生夫人譬如杞梁戰死沙場上

其妻哀哭長城丧卻不道千載賢愚總歸黃壤
歸朝歡 旦 兒夫的兒夫的節重義剛頓忘了終身依
仰從今後從今後未卜存亡是伊家自貽禍灾倩誰
祈禳 生 我明朝碎首君前抗夫人我死之後將我尸
骸暴露休埋葬 旦 卻是爲何 生 古人自以爲不能進
賢退不肯既死猶以尸諫我楊繼盛呵須把我義骨
忠魂瀆上蒼

赤心爲國進忠言 旦 相公你休觸天威犯御顏 生
此去好憑三寸舌 旦 扯介 相公還是不要上的好
放手咿再來不值半文錢 下 旦 阿呀相公吓
哭相思今宵不聽妻言語來朝只恐禍臨身

悲下

讀易有感

眼底浮雲片片飛吉凶消長只幾希自從會得羲皇
易始覺前時大半非

元旦詩

老天留我報君身惆悵蹉跎又一春幾度丹心連血
嘔數莖白髮帶愁新回思往事真堪笑自幸更生似
有神璞在不妨仍泣獻踟躕無計達楓宸

朝審途中口吟詩

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
士可憐長板見親王聖明厚德如天地廷尉稱平過
漢唐性癖從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

臨刑詩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
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
明楊椒山公繼盛爲兵部上事值嚴嵩奏開馬市公
疏請罷之并劾嵩奸奏上貶狀道縣典史後嵩以公

負重望欲市恩令附已旋起用陞職方司員外公甫到任卽劾嵩二十四大罪奏上下公於獄誣坐斬値朝審公披枷鎖赴長安門百姓數萬人咨嗟公口占一律云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朝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僻從來歸視死此身原是不隨楊臨刑時口占絶句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遂畢命士君子哀之至今誦公詩者猶不禁潸然淚下也

張宜人請代夫死疏

刑部見監楊繼盛妻張氏謹奏爲籲
夫死事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
車駕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　聖恩僅從薄謫旋
因鸞敗首賜湔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
後銜恩感泣思圖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
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狃書生之習遂發狂
論委的一時昏昧復荷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卽
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
剜去臀肉兩片斷落腿筋二條膿血流約五六十碗
渾身衣服盡皆露汗日夜籠梱備極苦楚又年荒家
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飴食已經三年該
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死而
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
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題奉
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瞑目地

下臣仰惟　皇上方頤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　宸顧下垂覆盆倘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卽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爲疆場效命之鬼以報　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銜結無既矣臣無任激切祈懇惶悚待命之至奏人爲嵩所抑不得達遂被害

張宜人祭文　補刻

維　皇明歲次乙卯十一月朔越九日未亡妻張氏謹採首陽之薇挽汨羅之水致祭於夫君奉直大夫椒山楊公之靈曰於維我夫兩間正氣萬古豪傑忠心慷慨壯懷激烈奸回斂手鬼神號泣一言犯威五刑殉節關腦比心嚴頭嵇血朱檻段笏張齒顏舌夫君不愧含笑永訣渺渺忠魂常依北闕嗚呼哀哉尚

饗

丙申仲秋表兄喬君手鈔楊忠愍公傳家寶訓與余首序有陳君謂求子病往普陀山虔求觀音大士保全路程約半行至山陰曲徑見有忠孝祠古廟傍有一亭倚檻而坐忽然朦朧睡去夢見有一道者云曰汝子之病不必往南海去求大士欲子病痊曾見祠題忠孝兩字否今有忠愍公傳家寶訓授汝汝照書行事並寫鈔多本勸人使人改惡從善汝亦回心向善行去子病何愁不愈乎余展閱是訓訓語拾玖條包羅倫常日用之間遵而行之斯可以去惡而從善夫善心生乃善可積而惡可攻也余一見寶訓心存刋佈在佛堂許願而行奈俗務日殷連年未登梨棗心欲行而事未果善雖善而未能廣也孰知丁酉元旦余皈依師大和尚每年在普門大士前代求年運籤卜一年之休咎得句云虛空結愿結人緣保得人安愿未還得免忘蹤真絕跡敢將初誓謾輕瞞之句可見一刻之念未果捷於影響而喚醒之丙申至今

又是戊戌春矣豈可再因循不舉是以虔誠敬刻照原本卽付剞劂余後添列楊忠愍公寫本一段并繪刋儀像三則寫本時蕉山公之祖先顯靈公對目前不但聞其聲抑且現其形隨卽夫人秉燭上堂來問忠愍公言言報國欵欵盡忠真乃披肝露胆古今罕有之忠臣義士也余思補刻寶訓後頁亦足以觸目驚心爲人之大綱大節勉人共敦夫忠孝節義四字也夫忠愍公到此大忠地位謂非善之一字上之根苗乎又見忠愍公赴義長安門口占絶句詩二首兆庶聞之無不咨嗟嘆息直俟後之君子誦公詩者無不潛焉出涕也余素好善書經文刋刻印施各省地面已有萬餘里矣閒有四五千里貴商紳善踵告託印者亦然不少可見百世勸人以書者也今佈送是書各家几席常供一本早暮晨昏輾轉誦讀以正人心以維風俗卽家塾中塾師亦可以訓導子弟講習友朋如此自幼及長斷不忘乎忠孝節義之大綱也余一布衣惟一片菩提是以不揣愚昧 世之曠達君子者幸勿以視余爲迂之一介也

道光十有八年歲次戊戌季春中澣

上海晚桂堂敬跋

庭訓格言

宣統癸亥四月

溥偉恭題

吳興劉氏留餘草堂校刊

臣劉承幹恭校

訓曰元旦乃履端令節生日爲載誕昌期皆係喜慶之辰宜心平氣和言語吉祥所以朕於此等日必欣悅以酬令節

訓曰吾人凡事惟當以誠而無務虛名朕自幼登極凡祀

壇廟禮神佛必以誠敬存心即理事務對諸大臣總以實心相待不務虛名故朕所行事一出於眞誠無纖毫虛飾

訓曰凡人於事務之來無論大小必審之又審方無

遺慮故孔子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誠至言也

訓曰人君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以天下之心思爲心思何患聞見之不廣舜惟好問好察故能明四目達四聰所以稱大智也

訓曰凡天下事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愼重處之愼重者敬也當無事時敬以自持而有事時即敬以應事務必謹終如始愼修思永習而安焉自無廢事蓋敬以存心則心體湛然居中即如主人在家自能整飭家務此古人所謂敬以直內也禮記篇首以毋不敬冠之聖人一言至理備焉

訓曰爲人上者用人雖宜信然亦不可遽信在下者常視上意所嚮而巧以投之一有偏好則下必投其所好以誘之朕於諸藝無所不能爾等曾見我偏好一藝乎是故凡藝俱不能溺我

訓曰凡看書不爲書所愚始善卽如董子所云風不鳴條雨不破塊謂之昇平世界果使風不鳴條則萬物何以鼓動發生雨不破塊則田畝如何耕作布種以此觀之俱係粉飾空文而已似此者不可不用扇不除冠此皆平日不自放縱而能

有張林二內侍俱係明時多讀書人其教書惟以經書爲要至於詩文則在所後及至十七八更爲於學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卽起誦讀日暮理事稍暇復講論琢磨竟至過勞痰中帶血亦未少輟朕少年好學如此更耽好筆墨有翰林沈荃素學明時董其昌字體會教我書法張林二內侍俱及見明時善於書法之人亦常指示故朕之書法有異於尋常人者以此

訓曰節飲食愼起居實御病之良方

訓曰凡人修身治性皆當謹於素日朕於六月大暑之時不用扇不除冠此皆平日不自放縱而能

者也

訓曰汝等見朕於夏月盛暑不開窗不納風涼者皆因自幼習慣亦由心靜故身不熱此正古人所謂但能心靜卽身涼也且夏月不貪風涼於身亦大有益蓋夏月盛陰在內倘取一時風涼之適意反將暑熱閉於腠理彼時不覺其害後來或致成疾每見人秋深多有肚腹不調者皆因外貪風涼而內閉暑熱之所致也

訓曰凡人養生之道無過於聖人所留之經書故朕惟訓汝等熟習五經四書性理誠以其中凡存心養性立命之道無所不具故也看此等書不

勝於習各種雜學乎

訓曰書經者歷叙周治天下之大法也書傳序云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興治固可得而言矣蓋道心爲人心之主而心法爲治法之原精一執中者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者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仁也敬與誠也言雖殊而理則一所以明此心之微妙也帝王之家所必當講讀故朕訓教汝曹皆令誦習然書雖以道政事而上而天道下而地理中而人事無不備於其間實所謂貫三才而亙萬古者也言乎天道歷

訓曰凡理大小事務皆當一體留心古人所謂防微

杜漸者以事雖小而不防之則必漸大漸而不
杜必至於不可杜也
訓曰仁者以萬物爲一體惻隱之心觸處發現故極
其量則民胞物與無所不周而語其心則慈祥
愷悌隨感而應凡有利於人者則爲之凡有不
利於人者則去之事無大小心自無窮盡我心
力隨分各得也
訓曰仁者無不愛凡愛人愛物皆愛也故其所感甚
深所及甚廣在上則人咸戴焉在下則人咸親
焉己逸而必念人之勞己安而必思人之苦萬
物一體痾癢切身斯爲德之盛仁之至

訓曰凡人孰能無過但人有過多不自任爲過朕則
不然於朋言中倘有遺忘而誤怪忤人者必自
任其過而曰此朕之誤也惟其如此使令人等
竟至爲所感動而自覺不安者有之大凡能自
任過者大人居多也
訓曰虞書云有過無大孔子云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凡人孰能無過若過而能改卽自新遷善之機
故人以改過爲貴其實能改過者無論所犯事
之大小皆不當罪之也
訓曰襄者三逆未叛之先朕與議政諸王大臣議遷
藩之事內中有言當遷者有言不可遷者然在

庭訓格言 六 弘齋草堂

當日之勢遷之亦叛卽不遷亦叛遂定遷藩之
議三逆旣叛大學士索額圖奏曰前議三藩當
遷者皆宜正以國法朕曰不可廷議之時言三
藩當遷者朕實主之今事至此豈可歸過於佗
人時在廷諸臣一聞朕旨莫不感激涕零心悅
誠服朕從來諸事不肯委罪於人矧軍國大事
而肯卸過於諸大臣乎
訓曰爾等凡居家在外惟宜潔淨人平日潔淨則清
氣善身若近污穢則爲濁氣所染而清明之氣
漸爲所蒙蔽矣
訓曰朕幼年習射嘗舊人教射者斷不以朕射爲喜
諸人皆稱曰善彼獨以爲否故朕能騎射精熟
爾等甚不可被虛意承順讚美之言所欺諸凡
學問皆應以此存心可也
訓曰人多強不知以爲知乃大非善事是故孔子云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朕自幼卽如此每見
高年人必問其已往經歷之事而切記於心決
不自以爲知而不訪於人也
訓曰人心虛則所學進盈則所學退朕生性好問雖
極粗鄙之夫彼亦有中理之言朕於此等狀不
遺棄必搜其源而切記之苟不以爲自知自能
而棄人之善也

訓曰朕自幼讀書開有一字未明必加尋繹務至明悃於心而後已不特讀書爲然治天下國家亦不外是也

訓曰讀古人書當審其大義之所在所謂一以貫之也若其字句之間卽古人亦互有異同不必指摘辯駁以自伸一偏之說

訓曰讀書以明理爲要理既明則中心有主而是非邪正自判矣遇有疑難事但據理而行得失俱可無愧書云學于古訓乃有獲凡聖賢經書一言一事俱有至理讀書時便宜留心體會此可以爲我法此可以爲我戒久久貫通則事至物

來隨感卽應而不待思索矣

訓曰易云日新之謂盛德學者一日必進一步方不虛度時日大凡世間一技一藝其始學也不勝其難似萬不可成者因置而不學則終無成矣所以初學貴有決定不移之志又貴有勇猛精進之心尤貴有貞常永固不退轉之念人苟能有決定不移之志勇猛精進而又貞常永固毫不退轉則凡技藝焉有不成者哉

訓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聖人一生只在志學一言又實能學而不厭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也千古聖賢與我同類人何爲甘於自棄而不學

荀志於學希賢希聖孰能禦之是故志學乃作聖之第一義也

訓曰子曰志於道夫志者心之用也性無不善故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不正之分此不可不察也夫子以天縱之聖猶必十五而志於學蓋志爲進德之基昔聖昔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無遠非屆志之所嚮無堅不入志於道則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移由是而據於德而依於仁而游於藝自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涵泳從容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訓曰凡人盡孝道欲得父母之歡心者不在衣食之奉養也惟持善心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歡心斯可謂眞孝者矣

訓曰孝經一書曲盡人子事親之道爲萬世人倫之極誠所謂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推原孔子所以作經之意蓋深望夫後之儒者身體力行以助宣教化而敦厚風俗其旨甚遠其功甚宏學者自當留心誦習服膺弗失可也

訓曰爲臣子者果能盡心體貼君親之意凡事一出於至誠未有不得君親之歡心者昔日太皇太后駕詣五臺因山路難行乘車不穩朕命備八

太皇太后天性仁慈念及校尉請轎步履惟艱因欲易
車朕勸請再三
聖意不允朕不得已命轎近隨車行行不數里朕見
聖躬乘車不甚安穩因請乘轎
聖祖母云予已易車矣未知轎在何處鳥得卽至朕
奏曰轎卽在後隨令進前
聖祖母喜極拊朕之背稱贊不已曰車轎細事且道途
之閒汝誠意無不懇到實爲大孝蓋深愜
聖懷而降是歡愛之旨也可見凡爲臣子者誠敬存心
實心體貼未有不得君親之歡心者也

訓曰朕爲天下君何求而不得現今朕之衣服有多
年者並無纖毫之玷裏衣亦不至少污雖經月
服之亦無汗跡此朕天稟之潔淨也若在下之
人能如此則凡衣服不可以長久服之乎
訓曰老子曰知足者富又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
以長久奈何世人衣不過被體而衣千金之裘
猶以爲不足不知鶉衣縕袍者固自若也食不
過充腸羅萬錢之食猶以爲不足不知簞食瓢
飲者固自樂也朕念及於此愈自知足雖貴爲
天子而衣服不過適體富有四海而每日惜膳
除賞賜外所用肴饌從不兼味此非朕勉強爲
之實由天性自然妝等見朕如此儉德其共勉
之

訓曰嘗聞明代宮闈之中食御浩繁掖庭宮人幾至
數千小有營建動費巨萬今以我朝各宮計之
尙不及當日妃嬪一宮之數我朝外廷軍國之
需與明代略相等至於宮闈中服用則一年
之用尙不及當日一月之多蓋深念民力維艱
國儲至重
祖宗相傳家法勤儉敦樸爲風古人有言以一人治天
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以此爲訓不敢過也
訓曰冠帽乃元服最尊今或有下賤無知之人將冠
帽置之靴韈一處最不合禮滿洲從來舊規亦
最忌此
訓曰如朕爲人上者欲法令之行惟身先之而人自
從卽如喫煙一節雖不甚關係然火燭之起多
由於此故朕時時禁止然朕非不會喫煙幼時
在養母家頗善於喫煙今禁人而已用之將何
以服人因而永不用也
訓曰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
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
行也蓋禮以嚴分而和以通情分嚴則尊卑貴
賤不踰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齊家治國平天

下何一不由於斯

訓曰學問無佗惟在存天理去人欲而已天理乃本然之善有生之初天之所賦界也人欲是有生之後因氣稟之偏動於物縱於情乃人之所爲非人之固有也是故閑邪存誠所以持養天理隄防人欲省察克治所以辨明天理決去人欲若能操存涵養愈精愈密則天理常存而物欲盡去矣

訓曰襄者三孽作亂朕料理軍務日晨不遑持心堅定而外則示以暇豫每日出遊景山騎射彼時滿洲兵俱已出征餘者盡係老弱遂有不法之

人投帖於景山路旁云今三孽及察哈爾叛亂諸路征討當此危殆之時何心每日出遊景山如此造言生事朕置若罔聞不久三孽及察哈爾俱已剿滅當時朕若稍有疑懼之意則人心搖動或致意外未可知也此皆

上天垂佑

祖宗神明加護令朕能堅心籌畫成此大功國已至甚危而獲復安也自古帝王如朕自幼閱歷艱難者甚少今海內承平迴思前者數年之間如何之謂也

訓曰今天下承平朕猶時刻不倦勤修政事前三孽作亂時因朕主見專誠以致成功惟大兵永與被困之際至信息不通朕心憂之現於詞色一日議政王大臣入內議用兵事奏畢僉出有都統畢立克圖獨留向朕云臣觀陛下近日天顏稍有憂色上試思之我朝滿洲兵將若五百人合隊誰能抵敵不日永與之師捷音必至陛下獨不觀

太祖

太宗乎爲軍旅之事臣未見屑鑿一次皇上若如此則

憒怯不及

祖宗矣何必以此爲憂也朕甚是之不日永與捷音果至所以朕從不敢輕量人謂其無知凡人各有識見常與諸大臣言但有所知所見即以奏聞言合乎理朕即嘉納都統畢立克圖漢仗好且極其誠實人也

訓曰大雨雷霆之際決毋立於大樹下昔老年人時時告誡朕親眼常見汝等記之

訓曰世人皆好逸而惡勞朕心則謂人恆勞而知逸若安於逸則不惟不知逸而遇勞即不能堪矣故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是觀之聖人以勞爲福以逸爲禍也

訓曰世人秉性何等撫之有一等拗性人人以爲好
者彼以爲不好人以爲是者彼反以爲非此等
人似乎忠直如或用之必然僨事故古人云好
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
夫身者此等人之謂也

訓曰古人有言反經合聖謂之權先儒亦有論其非
者蓋天下止有一經常不易之理時有推遷世
有變易隨時斟酌權衡輕重而不失其經此卽
所謂權也豈有反經而可謂之行權者乎

訓曰大凡貴人皆能久坐朕自幼年登極以至於今
日與諸臣議論政事或與文臣講論書史卽與

爾等家庭閒暇談笑率皆儼然端坐此乃朕躬
自幼習成素日涵養之所致孔子云少成若天
性習貫如自然其信然乎

訓曰出外行走駐營之處最爲緊要若夏秋間雨水
可慮必覓高原凡近河灣及窪下之地斷不可
住冬春則火荒可慮但覓草稀背風處若不得
已而遇草深之地必於營外周圍將草刈除然
後可住再有人先曾止宿之舊基不可住或我
去時立營之處回途至此亦不可再往如是之
類我朝舊例皆爲大忌

訓曰走遠路之人行數十里馬既出汗斷不可飲之
水秋季猶可春時雖無汗亦不可令飲若飲之
其馬必得殘疾汝等切記

訓曰天道好生人一心行善則福履自至觀我朝及
古行兵之王公大臣內中頗有建立功業而行
軍時曾多殺人者其子孫必不昌盛漸至衰敗
由是觀之仁者誠爲人之本與

訓曰凡人處世惟當常存歡喜歡喜處自有一番吉
祥景象蓋喜則動善念怒則動惡念是故古語
云人生一善念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人生
一惡念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此誠至理也

夫

訓曰人心一念之微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是故心存
私便是放不必逐物馳騖然後爲放也心一放
便是私不待縱情肆欲然後爲私也惟心不爲
耳目口鼻所役始得泰然故孟子曰耳目之官
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
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
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
大人而已矣

訓曰大學中庸俱以愼獨爲訓是爲聖賢第一要節
後人廣其說曰暗室不欺所謂暗室有二義焉
一在私居獨處之時一在心曲隱微之地夫私

居獨處則人不及見心曲隱微則人不及知惟
君子謂此時指視必嚴也戰戰慄慄兢兢業業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斯誠不愧於屋漏而爲正
人也夫

訓曰爲人上者教子必自幼嚴飭之始諺看來有一
等王公之子幼失父母或人惟有一子而愛恤
過甚其家下僕人多方引誘百計奉承若如此
嬌養長大成人不至癡獃知即多任性狂惡
此非愛之而反害之也汝等各宜留心

訓曰人之才行當辨其大小在大位者稱其清廉可
矣若使役人等亦可加以清廉之名乎朕曾於

護軍驍騎中問其人如何而侍衛有以端密對
者軍卒人等豈堪當此端密乃居大位之美稱
軍卒止可言其樸實耳

訓曰禰等平日當時拘管下人莫令妄干外事留
心儆愼爲善斷不可聽信下賤小人之語彼小
人過便宜處但顧利己不恤惡名歸於爾等也
一時不謹可乎

訓曰凡人存善念天必報之福祿以善報之今人日
持念珠念佛欲行善之故也苟惡念不除即持
念珠何益

訓曰近世之人以不食肉爲持齋豈知古人之齋必

與戒並行易繫辭曰齋戒以神明其德所謂齋
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也所謂戒者戒其非
心妄念也古人雖一日不齋無一日不戒而今
之人以每月之某日某日持齋已與古人有間
然持齋固爲善事可以感發人之善念第不知
其戒心如何耳

訓曰世上人心不一有一種人不記人之善專記人
之惡視人有醜惡事轉以爲快樂如自得奇物
者然此等幸災樂禍之人不知其心之何以生
而怪異如是也汝等當以此爲戒

訓曰國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種痘方諸子女及爾

等子女皆以種痘得無恙今邊外四十九旗及
喀爾喀諸藩俱命種痘凡所種皆得善愈嘗記
初種時年老人問以爲怪朕堅意爲之遂全此
千萬人之生者豈偶然耶

訓曰人惟一心起爲念慮之正與不正只在頃
刻之間若一念之不正頃刻而知之即從而正
之自不至離道之遠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
克念作聖一念之微靜以存之動則察之必使
俯仰無愧方是實在工夫是故古人治心防於
念之初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而收功甚
鉅也

訓曰人之爲聖賢者非生而然也蓋有積累之功焉由有恆而至於善人由善人而至於君子由君子而至於聖人階次之分視乎學力之淺深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積德累功者亦當求其熟也是故有志爲善者始則充長之繼則保全之終身不敢退然後有日增月益之效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其功用豈可量哉

訓曰朕自幼不喜飲酒然能飲而不飲平日膳後或遇年節筵宴之日止小杯一杯人有點酒不問者是天性不能飲也如朕之能飲而不飲始爲誠不飲者大抵嗜酒則心志爲其所亂而昏昧或致病疾實非有益於人之物故夏后以旨酒爲深戒也

訓曰原夫酒之爲用所以祀神也所以養老也所以獻賀也所以合歡也其用固不可少然而沈酣湎溺不時不節則不可是故先王因爲酒禮賓主交錯揖讓升降溫溫其恭威儀反反立監佐史常以三爵爲限況敢多飲乎此先王之所以戒酒失也奈何今之人無故而飲飲必醉而後已富家子弟敗家破産身罹疾尼皆由於此而貧窮者纔得幾文便沽飲盡醉行凶遭禍抑何

比比故周書以酒爲誥而曰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

訓曰禮義之心人皆有之未有安心爲非而逆乎人道者也若或有之不過百中一二然此輩亦有所由起或有負氣而縱者或有使酒而縱者夫負氣者猶知顧忌而使酒者竟毫無所畏此非其人爲之而酒爲之也故古之聖王遠焉賢士戒焉世之好飲者樂酒無厭心恆狂亂遂至形骸顛倒禮法喪失其爲敗德何可勝言是故朕諄諄教飭爾等斷不可耽於酒者正爲傷身亂行莫此爲甚也

訓曰人之養身飲食爲要故所用之水最切朕所經歷多矣每將各地之水稱其輕重因知水最佳者其分兩甚重若遇不得好水之處卽蒸水以取其露烹茶飲之澄布尊旦巴胡突克圖多年以來所用皆係水蒸之露也

訓曰朕避暑時曾於烏城熱河等處捕魚見侍衛執事人中年紀幼小者憐其未習於水每懷憫惕故朕諸子自幼俱令其習水卽習之未精者較之若輩亦大不同所以行船涉水總不爲汝等率祖也可見爲人凡學一藝必於自身有益我朝先輩嘗言一粒之藝於身有益誠謂是與

訓曰今外邊之無賴小人及太監等慣喜爲人且動輒發誓亦如爲人之語皆出自口我等爲人上者斷乎不可或使令之輩有過小則責之大則撲之豈以教胄子曰詩言志誦人性情之發不大矣爾等切記之

訓曰凡人不能無好惡但能勝其私心則善誠見善而好之見惡而惡之則不能辜累吾心矣人於喜怒亦然喜時不能不過可怒之事怒時不能不過可喜之事是故大學云忿懥好樂皆難得其正者此之謂也

訓曰人生於世無論老少雖一時一刻不可不存敬畏之心故孔子曰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我等平日凡事能敬畏於長上則不得罪於朋儕則不召過且於養身亦大有益醫見高年有壽者平日俱極敬慎卽於飮食亦不敢過度平日屈處尙且如是過事可知其愼重也

訓曰古聖人所道之言卽經所行之事卽史開卷卽有益於身爾等平日誦讀及敎子弟惟以經史爲要夫人之事然熟讀經史自朝聘射饗之規小而揖讓進退飮食起居之節君臣上下賴之以序夫婦內外賴之以辨父子兄弟婚姻姬姪賴之以順而成故曰動容中禮而天德備矣治定制禮而王道成矣禮經傳之者十三家而戴德戴聖爲尤著聖所傳四十九

篇卽今之禮記是也其餘四十七篇雖雜出於
漢儒之說亦皆傳述聖門格言有切於身心之
要旨爾等所習本經旣熟正當學禮孔子曰不
學禮無以立其宜勉之

訓曰爲人上者使令小人固不可過於嚴厲而亦不
可過於寬縱如小過誤可以寬者卽寬宥之罪
之不可寬者彼時卽懲責訓導之不可記恨若
當下不懲責時常頊屑踐則小人恐懼無益
事也此亦使人之要汝等留心記之

訓曰孔子云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
遠之則怨此言極是朕恆見宮院內賤輩因稍
寬應以致數十萬士卒車馬各各安全三月之
間振旅凱旋而成茲大功也

有勤勞些須施恩伊必狂妄放縱生一事故將
前所行是處盡棄而後已及遠道之伊又背地
合怨古聖何以知之而爲是言耶凡使人者皆
宜深省此言也

訓曰太監原爲宮中使令以備灑埽而已斷不可使
其干預外事朕宮中之太監總不令在外行走
有告假者日中出去晚必進內卽朕御前近侍
之太監等不過左右使令家常閒談笑語從不
與言國家之政事也

訓曰兵書云爲將之道當身先士卒前者噶爾丹以
追喀喇喀爲名闖入邊界朕計安瀋服親統六
師由中路進兵逐日侵晨起行日中駐營又慮
大兵遠討糧米爲要傳令諸營將士每日二餐
朕亦每日進膳一次未駐營時必先令人詳審
水草或有乏水處則鑿井開泉蓄積澄流務使
人馬給足竟有原無水處忽爾清泉流出導之
可致數里人馬資用不竭一近克魯倫河卽身
率侍衛前鋒直搗其巢大兵隨後依次而進噶
爾丹聞朕親統大兵忽自天際魂膽俱喪卽行
逃竄恰遇西師於昭木多一戰而大破之此皆
由朕上得天心出師有名故爾新泉涌出山川
靈應以致數十萬士卒車馬各各安全三月之
間振旅凱旋而成茲大功也

訓曰兵丁不可令習安逸惟當教之以勞時常訓練
使步伐嚴明部伍熟習管子所謂晝則月相視
而相識夜則聲相聞而不乖也如是則戰勝攻
取有勇知方故勞之適所以愛之教之以勞眞
乃愛兵之道也不但將兵如是教民亦然故國
語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
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
民莫不繈襁勞也

訓曰我等時居塞外常飲河水然平時不妨但夏日
山水初發深當戒愼此時飲之易生疾病必得

大雨一二次後山中諸物盡被滌蕩然後潔淸
可飮
訓曰朕每歲巡行臨幸處居人各進本地所産菜蔬
嘗嘗食之高年人飮食宜淡薄每兼菜蔬食之
則少病於身有益所以農夫身體强壯至老猶
健者皆此故也
訓曰嘗觀宋史孝宗月四朝太上皇稱爲盛事孝宗
於宋固爲敦倫之主然而上皇在御自嘗藥暇
問視豈可限定朝見之期朕事
皇太后五十餘年總以家庭常禮出乎天倫至性遇有
事奏啟一日二三次進見者有之或無事卽閉數日

者有之至於
萬壽誕辰嘉時令節朕備家宴恭請臨幸則自晨至暮
左右奉侍豈止日覲數次朕之巡狩江南出獵
塞北也隨本報三日一次恭請
聖安外仍使近侍太監乘傳請
安並進所獲鹿麅雉兎鮮果鮮魚之類凡有所得卽令
馳進從不拘定日期且朕侍
皇太后家人禮數惟以順適爲安自然爲樂並不以朝
見日期限定禮法而稱孝也
訓曰嘗謂明宣宗賢錄其奉事母后和敬有禮至今
覽之猶足令人感慕朕嘗思先王以孝治天下

故夫子稱至德要道莫加於此自唐宋以來人
君往往疏於定省有經年不一見者獨不思朝
夕承懽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家庭常禮出於天
倫至性何嘗以上下而有別也
訓曰諸樣可食果品於正當成熟之時食之氣味甘
美亦且宜人如我爲大君下人各欲盡其微誠
故爭進所得初出鮮果及菜蔬等類朕只略嘗
而已未嘗食一次也必待其成熟之時始食之
此亦養身之要也
訓曰朕於凡事必存心分別吉凶如簡用大臣陞轉
職官本章必置之於案或置之於牀若夫刑部
吉事相參朕於此等處如此留心者吉凶異道
不得相干故也
訓曰頃因刑部案題內有一字錯誤朕以硃筆改正
發出各部院本章朕皆一一全覽外人謂朕未
必通覽每多疏忽故朕於一應本章見有錯字
必行改正繙譯不堪者亦改削之當用兵時一
日三四百本章朕悉親覽無遺今一
五十本而已覽之何難一切事務總不可稍有
懈慢之心也
訓曰世間事甚不如意者莫過於決斷秋審一事夫

殺人之人理應償命但爲人君者於殺人之事
必以哀矜之心處之故朕每理秋審之事無一
不竭盡心力而詳審之也
訓曰爾等見朕時常所使新滿洲數百勿易視之也
昔者
太祖
太宗之時得東省一二人即如珍寶愛惜眷養朕自登
極以來新滿洲等各帶其佐領或合族來歸順
者
太皇太后聞之向朕曰此雖爾
祖上所遺之福亦由爾撫柔遠人敎化普遍方能令此

聖祖每因喜極降旨曰
訓曰王師之平蜀也大破逆賊王平藩於保寧獲苗
人三千皆釋而歸之及進兵滇中吳世璠窮蹙苗
遣苗人潛師以拒我苗不冥行曰天朝活我恩
德至厚我安忍以兵刃相加遺耶夫苗之獷悍
不可以禮義馴束宜若天性然者一旦感恩懷
德不忍輒倍主上有內地士民所未易能者而
苗顧能之是可取也予與氏不云乎以力服人
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
誠服也詩謂苗異平人而不可以德服也耶

訓曰凡人於無事之時常如有事而防範其未然則
自然事不生若有事之時卻如無事以定其慮
則其事亦自然消滅矣古人云心欲小而膽欲
大遇事當如此處之
訓曰凡大人度量生成與小人之心志迥異有等小
人滿口惡言講論大人或者背而毀謗日後必
遭罪譴朕所見最多可見天道雖隱而其應實
不爽也
訓曰孟子云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
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此誠然也看來人之善惡係於目者甚顯非止

眸子之明暗有人焉其視人也常有一種徬徨
不定之態則其人必不正我朝滿洲看舊亦甚
賤此等人
訓曰凡人行住坐臥不可回顧斜視論語曰車中不
內顧禮曰目容端所謂內顧卽回顧也不端卽
斜視也此等處不但關於德容亦且有犯忌諱
我朝先輩老人亦以行走回顧之人爲大忌諱
時常言之以爲戒也
訓曰道理之載於典籍者一定而有限而天下事千
變萬化其端無窮故世之善讀書者往往遇事
有執泥處而經歷事故多者又每逐事圓融而

無定見此皆一偏之見朕則謂當讀書時須要
體認世務而應事時又當據書理而審其事宜
如此方免二者之弊

訓曰孔子云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如宋周程張朱諸
儒皆能勉行道學之實其議論皆發明先聖先
賢之奧旨又若司馬光乃宋朝名相觀其編輯
資治通鑑論斷古今盡得其當可謂言行相符
然自未嘗博道學之名也今人講道學者徒尙
語言文字而尤好非議人非惟言行不符而言
之有實者蓋亦寡矣欣不尙空言惟務實行尤
不宜非議人蓋以人各有短長棄其所短而取
其所長始能盡人之材若必求全責備稍有欠

缺卽行指摘非忠恕之道也

訓曰人生於世最要者惟行善聖人經書所遺如許
言語惟欲人之善神佛之教亦惟以善引人後
世之學每每各向一偏故爾彼此如讎敵也有
自謂道學入神佛寺廟而不拜自以爲得眞傳
太后之孫皆已鬚髮將白而牙齒將落矣何況
正道此皆學未至而心有偏以正理度之神佛
祖母高如是之高年我朝先輩常言老人牙齒脫落
者皆古之至人我等禮之敬之乃理之當然也
子孫有益此正
卽今天下至大神佛寺廟不可勝數何寺廟而
太后慈閱稻澤綿長之嘉兆也
無僧道者以此謂皆爲異端使盡還俗不但一
皇太后聞朕之言歡喜倍常謂朕言極當稱贊不已且
時不能而詩多人將何以聊其生耶

言皇帝此語凡如我老媼輩皆當聞之而生敬
喜也

訓曰記云昏定晨省者言爲子之所以竭盡孝心耳
人情究其本意不可徒泥其辭必循其迹以行
之如朕子孫衆多逐日早起問安汝子又早起
問汝之安日暮又如此相繼問安不但爾等無
飲食之暇卽朕亦將終日不得一飲之暇矣決
非可行之事由此觀之凡人讀書俱究其本意
而得之於心可也

訓曰易爲四聖之書其立象設卦繫辭廣大悉備言
其理則無所不該言其用則自昔伏羲神農黃

帝堯舜王天下之道咸取諸此然而深探作易
之旨大抵不外陰陽而配諸人事則有吉凶悔
吝之別運數所由盛衰風俗所由治亂君子小
人所由進退消長鮮不於奇偶二畫屈伸變易
之間見之朕惟經學爲治法之要而詩書之文
禮樂之具春秋之行事罔不於易會通故朕研
求易理玩索精蘊前命儒臣參考諸儒注疏傳
義撰爲日講易經解義又命大學士李光地纂
修周易折中乙夜披覽一字一畫毋酌無忽誠
以易之爲書有觀民設教之方有通德類情之
用恐懼修省以治身思慮豫防以維世所以極

訓曰凡事只空談若不眼見終屬無用詩云伯氏吹
壎仲氏吹篪然而質見壎篪者有幾人一歲除
日乾淸宮正陳設樂器朕召南書房漢大臣翰
林等降旨云爾等凡作詩賦多以壎篪比兄弟
問爾壎篪之形如何皆云不知因命內監將樂
器中壎篪取與伊等觀看伊等看畢欣然稱奇
以爲臣等惟於書中見之卽隨口空談誰人實
見壎篪今日方得明白此也凡事皆如此必親見

訓曰我朝淸字各國語音俱可以叶
太宗皇帝時曾借蒙古字以代淸文後來奉
敕諭學士達海修飾蒙古字加以圈點而撰淸文朕慮
將來或有授受之訛故特與高年人等搜輯舊
語製爲淸文鑑頒行之既有此書則我朝淸字
必不至於遺漏矣

訓曰賴
祖父福蔭天下一統國泰民安遠方外國商賈漸通各
種皮毛較之向日倍增記朕少時貴人所尙者

惟貂其次則狐腋天馬之類至於銀鼠總未見也駟馬吹聚忠諸一銀鼠皮裘擬皆環視以爲奇珍而今銀鼠能值幾何卽此一節而論

祖父所遺之基所積之福豈可易視哉

訓曰凡人飮食之類當各擇其宜於身者所好之物不可多食卽如父子兄弟閒我好食之物爾則不欲爾不欲食之物我强與汝以食之豈可乎思之而益加敬各人所不宜之物知之卽當永戒山是觀之人自有生以來腸胃自各有分別處也

訓曰人果專心於一藝一技則心不外馳於身有益朕所及明季人與我國之書舊善於書法者俱

壽考而身强健復有能畫漢人或造器物匠役其巧絕於人者皆壽至七八十身體强健畫作如常由是觀之凡人之心志有所專卽是養身之道

訓曰朕決不欺人卽如今日凡匠役人等各有密傳技藝決不肯告人而朕問之彼若問誠叫奏朕必密之不告一人也

訓曰凡人能盡己之能與不能然後知人之艱雖朕每自高崖下視頭猶眩雖如彼高城何能上登自己決不能之事豈可易視所以朕每見越城勇將心實憐之且甚服之

訓曰昔時大臣久經軍旅者多以人命爲輕朕自出兵以後每反諸己或有此心乎思之而益加敬謹焉

訓曰行圍打牲必用烏鎗而烏鎗火藥最宜小心大槩一兩火藥可以驅動二三明房屋如或一斤則其力不可言矣我知之最切且問之亦多是故訓爾等用烏鎗時各宜小心謹慎也

訓曰吾人燕居之時惟宜言古人善行語言朕每對

爾等多教以善爾等回家各告爾之妻子爾之妻子亦莫不樂於聽也事之美豈有踰此者乎

訓曰凡人持身處世惟當以恕存心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歡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心此皆自己實受用處若夫忌人之成樂人之敗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耳古語云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是存心天必佑之

訓曰民生本務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婦不蠶或受之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至於人生衣食財祿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以

養福亦可以致壽若夫爲官者儉則可以養廉
居官居鄉只緣不儉宅舍欲美妻妾欲奉僕隸
欲多交游欲賑不貪何從給之與其寡廉孰若
寡欲語云儉以成廉侈以成貪此乃理之必然
者

訓曰嘗謂四肢之於安快也性也天下鮮有不好逸
樂者但逸樂過節則不可故君子者勤修不敢
惰制欲不敢縱節樂不敢極悟福不敢僥守分
不敢僭是以身安而澤長也書曰君子所其無
逸詩曰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至哉斯言乎

訓曰國家賞罰治理之柄自上操之是故轉移人心

維持風化善者知勸惡者知懲所以代天宣化
時亮天功也故傅曰天罰明乎賞罰
之事皆奉天而行非操柄者所得私也韓非子
曰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能生功止過
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
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蓋言儆賞刑罰乃人君
之政事當公愼而不可忽者也

訓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不自用而好問固美矣然
不可不察其是否也故又繼之以好察孟子論
用人用刑則曰詢之左右及諸大夫及國人可
謂不自用不偏聽而謀之廣矣然終必繼之以

察而實見其可否然後信之至若舜又曰官占
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
神其依龜筮協從箕子亦曰汝則有大疑謀及
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此則又先
斷之以己意然後參之於人與鬼神可見古之
聖人或先參眾論而後審之以獨斷或先定己
見而後稽之於人神其愼重不苟如此蓋眾謀
獨斷不容偏廢但先後異用而隨事因時可耳

訓曰天下事物之來不同而人之識見亦異有事理
當前是非如睹白平日學力之所至不待擬議
而後得之此素定之識也有事變候來一時未

能驟斷必待深思而後得之此徐出之識也有
雖深思而不能得合眾人之心思其間必有一
當者擇其慧而用之此取資之識也此三者雖
聖人亦然故周公有繼日之思而堯舜亦曰畴
咨稽眾惟能竭其心思能取於眾所以爲聖人

耳

訓曰孟子言良知良能盡舉此心本然之善端以明
性之善也又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非謂自孩提以至終身從吾心縱吾知任吾能
自莫非天理之流行也即如孔子從心所欲不
踰矩倘言於志學而立不惑知命耳順之後故

古人童蒙而教八歲卽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所以正其稟習之偏防其物欲之誘開擴其聰明保全其忠信者無所不至卽孔子之聖其求道之心乾乾不息有不知老之將至故凡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其擇善固執克己復禮循循勉勉無有一毫忽易於其間始能日進也

訓曰朕自幼留心典籍比年以來所編定書約有數十種皆已次第付成至於字學所關尤切字彙失之簡略正字通涉於汎濫兼之各方風土不同語音各異司馬光之類爲分部或有未明沈約之聲韻後人不無嘗議洪武正韻多所駁辯而來音雖由地而殊而字莫不寄於點畫兩字合作一字二韻切爲一音因知天地之元音發於人聲人聲之形象寄於字體故朕酌訂一書命曰康熙字典增字彙之闕遺刪正字通之繁冗務使詳略得中歸於至當庶可垂示永久云是也後身者宜知之

訓曰朕自幼所見醫書頗多洞徹其原故後世託古人之名而作者必能辨也今之醫生所學既淺所試之藥與治人病愈之方必曉諭廣眾或各處所得之方必告爾等共記者惟冀有益於多人也

訓曰藥品不同古人有用新苗者有用曬乾者或以手折口齩撮合一處如今皆用曬乾者以分量稱合此豈古制耶如蒙古有折傷骨節者則以青色草名綿爾海之根不令人見采取食之甚有益朕令人試之誠然驗之卽內地之續斷由此觀之蒙古猶有古制藥惟與病相投則有毒之藥亦能救人若不當卽人薙人亦受害是故用藥貴與病相宜也

訓曰養身之道飲食爲重設如身體微有不豫卽當節減飲食然亦惟比尋常稍減而已今之醫生一見人病卽令勿食但以藥物調治若或內傷飲食者藥之猶可至於佗證自當視其病由從容調理量進飲食使氣血增長苟於飲食禁之太過惟任諸凡補藥鮮能資補氣血而令之充足也後身者宜知之

訓曰朕從前曾往王大臣等花園遊幸觀其蓋造房屋率皆效法漢人各樣曲折牖斷詢之套房彼時亦以爲巧曾於一兩處效法爲之久居卽不如意厥後不爲矣爾等俱各自有花園斷不可

作套房但以寬廣宏敞居之適意爲宜

訓曰朕雖於談笑小節亦必循理先者大阿哥管營造事務時一日同西洋人徐日昇進內心殿營造事務時一日同西洋人徐日昇進內與朕閒談中閒大阿哥與徐日昇戲曰薙汝之鬚可乎徐日昇佯不采云欲薙則薙之彼時朕卽留意大阿哥原是悖亂之人設曰我奏過皇父薙徐日昇之鬚欲薙則竟薙矣外國之人謂朕因戲而薙其鬚可乎其時朕亦笑曰阿哥若欲薙亦必啟奏而後可薙徐日昇一聞朕言不出旣逾數日後徐日昇獨來見朕涕泣而向朕曰皇上何如斯之淒然變色雙目含淚一言不出旣逾數日後徐日昇獨來見朕涕泣而向朕曰皇上何如斯之厥後四十七年朕不豫時徐日昇聽信外邊亂語以爲朕疾難愈到養心殿大哭自怨其無造化隨回至家身故夫一言可以得人心而一言可以失人心也

訓曰我朝先輩老者雖未深通書史然所行奇處極多卽如古有結繩之政我朝先輩奏事亦嘗結帶爲記古用木簡竹簡書字我朝今用綠頭牌木牌由此觀之凡聖人應運而興者所行自皆與古合誠足異也

訓曰春夏之時孩童戲耍在院中無妨毋使坐在廊下此老年人常言之也

訓曰昔者喀爾喀倘未內附之時惟烏朱穆秦之羊爲最美厥後七旗之喀爾喀盡行歸順達里岡阿等處立爲牧場其初貢之羊朕不敢食特遣與膳官處供

陵寢朕始食之卽如朕新製法藍盤因思先帝時未嘗得用亦特擇其嘉者恭奉陵寢以備供荼朕之追遠致敬每事不忘爾等識之

訓曰朕自幼喜觀稼穡所得各方五穀菜蔬之種必種之以觀其收穫誠欲廣布於民生或有裨益也朕豐澤園所種之稻倘得一穗較佗穗先熟因種之遂比別稻早收若南方和煖之地可望一年兩穫卽如外國之卉各省之花凡所得種種之卽生而且花開極盛觀此則花木之各遂其性也可知矣今塞外之野蔴大似山東之山蔴朕因織爲蔴細製衣衣之此皆農桑之要務至於花木皆天地生意所發故朕心深愜焉

訓曰古人嘗言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此先事預防之至計所當講求於平日者近見小民蓄積匱乏一遇水旱遂致難支此皆豐稔之年粒米狼戾不能儲備之故也國

計若是家計亦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
亦當量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安分
養福子孫常守
訓曰朕生性不喜價值太貴之物田遊之處所得樹
根或可觀之石閬場所獲野獸之角或爪牙以
至木葉之類必隨其質而成一應用之器卽此
觀之天下之物雖最不值價者以作有用之器
卽不可棄也
訓曰嘗見有人講論舊藝器皿以爲古玩然以理論
舊藝器皿俱係昔人所用其陳設何處俱不可
知若來來必潔淨非大貴人飲食所當留用不

過置之案頭或列之書廚以爲一時之清賞可
矣此亦富貴人家所當留心之一節故語爾等
知之
訓曰諸國必有一所敬之神卽如我朝之敬祀神
者如蒙古回子番苗猓猓以及各國之人皆自
有一所敬之神由此觀之天生斯人也敬之一
字凡事不可須臾離也
訓曰凡人各有一懼怕之物有怕蛇而不怕蝦蟆者
亦有怕蝦蟆而不怕蛇者朕雖不怕諸樣之物
然從來不以戲人在怕驚之人兒其所怕之蟲
不顧身命往往竟有拔刀者如在大君之前倘
出鋒刃俱係重罪明知此故而因一戲以入人
罪亦復何味爾等留心切記可也
訓曰敬重神佛惟在我心而已自唐宋以來相傳遇
神佛祭日特造神佛紙像供之祭畢復焚此雖
無關乎大禮然於道理甚不合外邊小人隨其
俗尙可已我等爲人上者知此當各戒之
訓曰朕南巡數次看來大江以南水土甚軟人亦單
薄諸凡飲食視之鮮明奇異然於人則無補益
處大江以北水土卽好人亦强壯諸凡飲食亦
皆於人有益此天地開水土一定之理今或有
北方人依食執意做南方此斷不可也不惟各

處水土不同而人之腸胃亦異勉强做之漸至
於軟弱於身有何益哉
訓曰漆器之中洋漆最佳故人皆以洋人爲巧所作
爲佳卻不知漆之爲物宜潮溼而不宜乾燥中
國地燥塵多所以漆器之色最暗觀之似粗鄙
洋地在海中潮溼無塵所以漆器之色極其華
美此皆各處水土使然竝非洋人所作之佳中
國人所作之不及也
訓曰外邊水土肥美本處人惟種黍稗稷等類總
不知種別樣之穀因朕駐蹕邊外備知土脈情
形教本處人樹藝各種之穀歷年以來各種之

穀皆獲豐收飄田亦多各方聚集之人甚眾即
各山谿中皆成大邨落矣上天愛人凡水陸之
地無一處不可以養人惟患人之不勤不勉爾
誠能勤勉到處皆可耕鑿以給妻子也

訓曰我朝滿洲舊風凡飲食必甚均平不拘多寡必
人人徧及使嘗其味朋儕時使人有所往必
留以待其回而與之食請海台吉來時朕問話
中間伊等稽風亦云如是由是觀之古昔所
行之典禮其規模皆一殆無內外遠近之分也
訓曰明朝末年西洋人始至中國作驗時之日皆初
製一二時明朝皇帝得一小自鳴鐘以驗時刻不離左右其後又
得自鳴鐘稍大者遂效彼爲之雖能髣髴其規
模面成在內之輪環然而上加之法條未得其
法故不得其準也至朕時自西洋人得作法條
之法雖作幾千百而一可必其準爰將向日
所珍藏

世祖皇帝時自鳴鐘盡行修理使之皆準今與爾等觀
之爾等託賴朕福如斯少年皆得自鳴鐘十數
以爲玩器豈可輕視之其宜永念
祖父所積之福可也

訓曰朕所居殿現鋪氈片等物殆及三四十年而未
更換者有之朕生性雅潔不欲皆於川度也
訓曰舊滿洲忌諱之事皆如古典即如遇一忌諱之
事有年高者則子弟爲年高者忌諱子孫眾多
年高者亦爲子孫忌諱是皆彼此愛敬之意汝
等知此必遵而行之
訓曰大凡殘疾之人不可取笑即如跌蹼之人亦不
可哂蓋殘疾之人見之宜生憐憫或有無知之
輩見殘疾者輒取笑之其人非自招斯疾即招
及子孫即如哂人跌蹼不旋踵間或即失足是
故我朝先哲老人常言勿輕取笑於人取笑必
訓曰素白之物最爲吉祥佛經中以白爲淨故蒙古
西番僧眾供佛見貴人必進白綾手帕以爲贄
見之禮且我朝一應喜慶筵宴桌張亦必用素
白布正以爲蓋欲此正古人繪事後素之義也
訓曰朕自幼凡祭祀典禮必親行以致其誠敬今因
年老於諸祭祀典禮身不能者猶遣王公大臣
恭代斷不苟且行之以塞責也今漸不能步履
亦必如朕之誠敬可也
訓曰明朝十三陵朕往觀數次亦嘗祭奠今來去多
年爾等亦當往觀祭奠遣爾等去一二次則地

方官看守人等皆知敬謹

世祖章皇帝初進北京明朝諸陵一毫未動收崇禎之屍特修陵園以禮葬之厥後親往奠祭盡哀至於諸陵亦皆拜禮觀此則我朝得天下之正待前朝之厚可謂超出往古矣

訓曰凡人平日必當溺愛此心朕昔足痛之時轉身艱難起欲稍動必賴兩傍侍御人扶移少著手即不勝其痛雖至於如此朕但念自罹之灾與左右近侍談笑自若並無一毫躁性生怠以至於苛責人也一阿哥在德州病時朕一日視之正值其令怒與近侍之人生怠朕寬解之曰我內名爲皇與全圖又命諸於丹青者精心繪出雖有氣忿向誰出耶彼時左右侍立之人聽朕斯言無有不流涕者凡此等處攸等宜切記於心

訓曰人於平日養身以怯懦機警爲上衣服所食物稍不宜即禁忌之愈謹愼愈快糯則大益於身但觀老大臣輩輩皆如此朕每見伊等常以機心戲之然機心第不可用之於此處若各用之於養身其有益無比也

一日指案上所置賀蘭國鐵尺

訓曰此鐵尺既不曲且無鐵鏽氣味爾等其知此乎乃琢賀蘭國刀而爲之者夫改兵器而設於書案亦偃武修文之意也襄者西洋人安多見之曾謂刀者兵器人人見而畏之今設於書案人見而喜持焉亦吉祥之事斯言最得理也

訓曰中華城池地理圖樣雖載於直省志書但取其大概而地里之遠近俱不得其準朕以治歷之法按天上之度以準地里之遠近故毫無差忒曾分道遣人畫山川城郭而量其形勢南至柯國北至俄羅斯東至海濱西至岡底斯俱入度內名爲皇與全圖又命諸於丹青者精心繪出刊刻成圖頒賜爾等觀此圖方知我朝地輿之廣大

祖宗累積豈可輕視耶既知創業之維艱應慮守成之不易朕惟祝告上天俾天下蒼生永樂此昇平之世界耳

訓曰人生凡事固有定數然而其中以人力奪天工者有之如取火鏡指南鍼一物之微能參造化至於推步七政之運行寒暑之節候日月之交蝕皆時刻不爽又若春耕夏耘乃致西成秋穫苟徒恃天工不盡人力何以發揚化之機而時

訓曰汝等皆係皇子王阿哥富貴之人當思各自保重身體諸凡宜忌之處必當忌之凡穢惡之處勿得身臨醫如出外所經行之地倘遇不祥不潔之物卽當迴避掩鼻避古人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於爾等身爲皇子者乎

訓曰爲人上者居處宮室雖貴潔淨然亦不可太過成癖嘗見有人過於好潔其所居之室一日埽除數次家下人著履者皆不許入衣服少有沾汚卽棄而不用親屬所備飲食俱不肯嘗此等人謂之犯潔癖久之反爲身累蓋其性情識見鄙陋已甚實非正心修身之大道特語爾等知之

訓曰父母之於兒女誰不憐愛然亦不可過於嬌養若小兒過於嬌養不但飲食之失節抑且不耐寒暑之相侵卽長大成人非愚則癡嘗見王公大臣子弟中每有癡騃軟弱皆其父母過於嬌養之所致也

訓曰我朝舊制多合經書古典滿洲例帶馬必以右手牽夫必以左手禮記卽然如斯類者儘有

訓曰古人一年四季出獵若此則人勞而禽獸亦不得遂其生朕一年兩季行幸春日水獵欲人之習於舟楫也秋日出哨欲人之嘗於弓馬也若此則人不勞而禽獸亦得遂其生是故我朝之兵甚強健所向無敵者實朕使之以時而養之以節之所致也

訓曰朕初次南巡閱河各樣船俱試坐之皆不甚妥厥後朕親指示作黃船盡善盡美極其堅固雖遇大風浪坐此船毫無可慮也朕於大小事務必搜其本原復諸於眾然後行之

訓曰黃淮兩河關係漕運民生最爲重要故朕不憚勤勞屢親巡閱察其險易之形勢籌其疏導之機宜緩急次第具有成畫大修工程費以數百萬計歲修帑金亦以數十萬計乃康熙三十七年黃淮並漲總河董安國不堅築堤堰疏通海口因而河身墊高以致倒灌洪澤湖口湖水從六壩旁洩山運河入下河淹沒民田於是罷董安國而以于成龍代之授以治河方略三十八年親往閱視駐蹕清口河干面諭于成龍清口宜築挑水壩挑黃河使趨北岸始免倒灌清口之患而于成龍未獲成功繼用張鵬翮爲總河又令大臣官員往高堰築堤堅固六壩使洪澤湖水暢出清口仍諭張鵬翮清口築挑水壩尤爲緊要此壩不築則黃水頂衝斷不能使向北岸湖水必不得暢流張鵬翮副遵奉朕言壩功築

成黃流遂直趨陶莊清水因以暢流曩經伏秋大漲並無倒灌之事又命浚張福口等引河築歸仁堤疏入字芒稻溼湖等河開大通口皆一一告竣曩時黃水汎漲或與岸平或漫溢四出厪懷未嘗少釋且節命河臣倚任甚切所屬官工共襄河務之所致也此係朕治河始末語爾等識之

訓曰言治河者謂宜順其入海之性不宜障塞以與之爭此但言其理耳今河決在七里溝去海止四十餘里若聽其順流入海既可不勞人功亦且永無河患豈不甚便但淮以北二百里之運道遂成枯渠國計所關故不得不使其迂迴而入淮河之故道此由時勢與古不同也

訓曰爾等荷蒙朕恩作王貝勒貝子各自分家異居矣但當謹遵國法守爾等本分度日可也爾等王職惟朝會大典除此凡外邊諸事不可干預朕若命以事務當視朕之所命盡心竭意方不負朕之所用而貽人譏笑也

訓曰凡人養身重在衣食古人云愼起居節飲食然而衣服之係於人者亦爲最要如朕冬月衣服甯過於厚卻不用火鑪所以然者蓋爲近火則衣必薄出外行走必致感寒與其感寒而加服何如未寒而先進衣乎

訓曰朕出獵在外雖遇極寒時不下帽簷而龐耳輪一次未凍然而尋常在家衣必厚實蓋出獵在外必預防寒冷若尋常居家倘爾出行忽感寒氣者有之宜常防範

訓曰義者一時作興吹篪吹者甚多朕亦嘗試之不濟於用且甚傷人氣近來皆不用矣與其用無益之物何若假時熟習弓馬不亦善乎

訓曰朕用膳後必談好事或寫目於所作珍玩器皿如是則飲食易消於身大有益也

訓曰子平六王奇門等學俱係後世人拔五行生剋互相敷演而成其取義也雖極巧極精然其神煞名號盡是人之所定揆之正理實難信也世人習某件即偏於某件以爲甚深且奧以誇耀於人朕於暇時亦曾究心此等雜學以考其根源一一洞徹知其不能確準又焉能及古聖所傳之大道耶

訓曰河圖順轉而相生洛書逆轉而相剋蓋生者所以成其體而剋者所以宏其用大禹謨水火金

木土穀惟修以五行相剋爲次第可見相剋是五行作用處今術數家或以相剋取財官或以相剋取發用亦此理也

訓曰人之一生雖云命定然而命由心造福自己求如子平五星推人妻財子祿及流年月建日後試之多有不驗蓋因人事未盡天道難知譬如推命者言當顯達則自謂必得功名而詩書不必誦讀乎言當富饒則自謂坐致豐亨而經營不必謀計乎至謂一生無禍則竟放心行險恃以無恐乎謂終身少病則遂恣意荒淫可保無虞乎是皆徒聽祿命反令人墮志失業不加修省命運雖凶而可必其轉吉日行惡事命運縱吉而可必其反凶是故命之一字孔子罕言之也

訓曰易云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多識前言往行要在讀書天人之蘊奧在易帝王之政事在書性情之理在詩節文在禮聖人之褒貶在春秋至於傳記子史皆所以羽翼聖經記載往蹟最宜誦讀則日聞所未聞智識精明涵養深厚故謂之畜德非徒博聞強記誇多鬬靡已也學者各隨分量所及

審其先後而致功焉其無稽不經之書淺陋之文非徒無益而反有損勿令入目以誤聰明可也

訓曰聖賢之書所載皆天地古今萬事萬物之理能因書以知理則理有實用由一理之微可以包六合之大由一日之近可以盡千古之遠世之讀書者生乎百世之後而欲知百世之前處乎一室之閒而欲悉天下之理非書曷以致之書之在天下五經而下若傳若史諸子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與物固無一事之不具亦無一理之不該學者誠即事而求之則可以通三才而兼備乎萬事萬物之理矣雖然書不貴多而貴精學必由博而守約果能精而約之以貫其多與博合其大而極於無餘會其全而備於有用聖賢之道豈外是哉

訓曰朕自幼好看書今雖年高萬幾之暇猶手不釋卷誠以天下事繁日有萬幾爲君者一身處九重之內所知豈能盡乎時當看書知古人事庶可以寡過故朕理天下事五十餘年無甚差忒者亦看書之益也

訓曰凡人最要者惟力行善道能盡五倫而一心篤於行善則天必眷祐報之以祥若徒日言善而

心存姦邪決不爲天所祐是以古聖人惟欲人之止於至善也

訓曰好疑惑人非好事我疑彼彼之疑心益增前者丹濟拉來降之時眾皆諫朕宜防備之朕心以爲丹濟拉既已來降卽我之臣何必疑焉初至之日卽以朕之衣冠賜之使進朕帳幄內近坐賜食傍無一人與伊刀切肉食彼時丹濟拉因朕之誠心相待感激涕零終身奮勉盡力又先時臺灣賊叛朕欲遣施琅琅朝大臣以爲不可遣去必叛彼時朕召施琅至面諭曰寇國人俱云汝至臺灣必叛朕意汝若不去臺灣斷不能定汝之不叛朕力保之卒遣之不日而臺灣果定此非不疑人之驗乎凡事開誠布公爲善防疑無用也

訓曰年高之人理當待憐憫之且其年皆與我先輩年等憐之敬之則福壽亦增耳

訓曰朕自幼登極生性最忌殺戮歷年以來惟欲人善而又善卽位至今公卿大臣保全者不記其數卽如幼年閒於田獵之時但以多戮禽獸爲心不得作踐可也爾等切記

訓曰飲食之制義取諸鼎聖人頤養之道也是故古者大烹爲祭祀則用之爲賓客則用之爲養老則用之豈以恣口腹爲哉禮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論語曰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古之聖賢其於犧牲禽魚之類取之也以時用之也以節是故朕之萬壽與夫年節有備宴荼進者卽論令少殺牲正以天地好生萬物各具性情而樂其天人不得以口腹之甘而肆情焉

訓曰字乃天地閒之至寶大而傳古聖欲傳之心法小而記人心雖記之瑣事能令古今人隔千百年覩面共語能使天下士隔千萬里攜手談心成人功名佐人事業開人識見爲人憑據不思而得不言而喻豈非天地閒之至寶與以天地閒之至寶而不惜之糊應粘糚壁裏物磯衣甚至委棄溝渠不知禁戒豈不可歎故凡謄書者一見字紙必當收而歸之篋笥異日投諸水火使人不得作踐可也爾等切記

訓曰孟子云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是言也誠得爲政之要道卽如近河居民地勢窪下陰雨稍多卽覺水潦近山居民地勢高阜數日

不雨卽覺亢旱天道尙然何況人事故爲政者
應持大體府事允治自然萬世永賴久安長治
之道未有以政徇人者也孟子此言深切政體
特語爾等知之

訓曰玆者一兩年閒春夏之交稍旱外邊無知之人
卽妄言以爲大旱朕少時曾經正月至於六月
不雨朕於交泰殿前圈蓆臥在內三晝夜虔禱
雖鹽醬小菜一毫不食步至
天壇祈雨去時天尙晴明禮畢將回卽降細雨及出壇
門則大雨傾盆田祿盡濶矣今年未至若彼
之旱且朕年高不能如彼時之齋戒步禱身誠
不能爲川歟眾爲哉此亦朕生性不務虛飾之
一端也

訓曰昔日
太皇太后聖躬不豫朕侍湯藥三十五晝夜衣不解帶
目不交睫竭力盡心惟恐
聖祖母有所欲用而不能備故凡坐臥所須以及飮食
肴饌無不備具如糜粥之類備有三十餘品其
時
聖祖母病勢漸增實不思食有時故意索未備之品不
意隨所欲用一呼卽至
聖祖母拊朕之背垂泣贊歎曰因我老病汝日夜焦勞

竭盡心思諸凡服用以及飮食之類無所不備
我實不思食適所欲用不過借此支吾安慰汝
心誰知汝皆先令備在彼如此竭誠體貼肫肫
懇至孝之至也惟願天下後世人人法皇帝如
此大孝可也

訓曰人於凡事能順理之自然則於身有益朕今年
高齒落殆半諸凡食物雖不能嚼然朕心所欲
食者則必烹爛或作醃醬以爲下飯並無一念
自怨裝老有自幼隨朕近侍時常以齒落身衰
不得食諸美味行走之處不能及人爲恨每向
人前訴苦此皆由於見理未明不能順其自然
之故也朕鑒夫此惟寬坦從容以自頤養而已

訓曰吾人年歲老而經事多則自輕易不爲人所誘
每見道士自誇修養得法大言不慙但多試幾
年究竟如常人齒落鬚白漸至老憊觀此凡世
上之術士俱欺誑人而已矣神仙豈降臨塵世
哉又有一等術士立地數十年或坐小屋幾載
然能久坐者不能久立能久立者不能久坐可
知其所以能此乃邪魅之術耳此皆朕歷試之
而知其妄者也

訓曰凡事暫時易久則難故凡人有說奇異事者朕
則曰且待日久再看朕自八歲登極理萬幾五

十餘年何事未經虛詐之徒一時所行之事日後醜態畢露者甚多此等纖細之僞朕亦不即覺且日久令自敗露一時之詐實無益也

訓曰爾等惟知朕算術之精卻不知我學算之故朕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於午門外九卿前當面質對而於聲字之義謬而不講工師則賭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悟學問今凡人算之法累輯成書條分縷析後之學此者視此甚易誰知朕當日苦心發知不製器無以審音不訓曰音律之學朕嘗留心研究之難也

庭訓格言

準今無以考古音由器發律自數生是故不得其數律無自生不考以律音不得正雅俗固分而聲協則一器雖代革而音調則同故曰以六律正五音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朕考覈諸音律講按性理內律呂新書黃鐘律分圍徑長短準以古尺損益相生十二律呂製爲管而審其音復以黃鐘之積加分減分製諸樂器而和其調實以黍而數合播諸樂而音諧因著爲書辨其疑闡其義正律審音和聲定樂條分縷析一一詳明盡天地之元聲考古今而莫易聯中外以大同六合之內四海之外此音同此理同也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此理同此音同也是故不知古樂而論於今非特不知古并不知今也必復古樂而不屬於今非特不知今終亦無從復古也

庭訓格言

訓曰聲音之道以和爲本故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嘗見近世之人事儒學者空談理數拘守舊聞而於聲字之義謬而不講工師則專肆聲音熟諳字譜而於音律之原茫然無知殊不知工尺等字即宮商之省文也工凡六五乙上尺七字而五聲二變亦七音工尺七字有出調而五聲二變亦旋宮旋宮則轉調而當二變者則出調古聖立法原自簡易而後之人反從難處探索奧理卻不知說愈繁而理愈晦古之雅樂惟用五正聲而間以二變謂之七音今之南曲亦止用五字而出調二字不用北曲則雜以出調二字名曰北調然則古樂今曲何嘗不以正變之聲而爲宮調之準則耶要之樂以太和爲本是以古聖王惟得中聲以定大樂故與天地同和薦之郊廟而鬼神可奏之朝廷而人心風俗以淳也

訓曰今者各國海外諸物畢至珍奇獸扛之所未聞書傳之所記者皆得見之且洋舶而來者疑關其義正律審音和聲定樂條分縷析一一詳明盡天地之元聲考古今而莫易聯中外以大同六合之內四海之外此音同此理同也百

亦有之卽此觀之凡物各遂其性雖禽獸亦如
其本地之生育焉汝等如此少年甚至於孩提
之童遽能見此各種禽獸豈可易視也與

訓曰產獅之西洋國極遠卽彼處亦難得之得則進
貢中國今西洋國進貢之獅朕心以爲無甚奇
處但念彼自極遠處進奉嘉其誠心不便發回
所以收養耳朕不好奇物也

訓曰古史書載出宮女三千以爲大德明時宮女至
數千脂粉錢至百萬今朕宮中計使女恰纔三
百況朕未近使之宮女年近三十者卽出與其
父母令婚配汝等皆係朕子如此等處宜效法
行之

訓曰滿洲人最忌令人扶掖是故朕至如是之年尙
且不令人扶掖不持拄杖起坐時人但少助而
已一立卽不用扶矣朕坐亦不藉倚今之少年
反令人扶掖兩手搥臂觀之甚是可厭既無病
又無故如此舉動誠爲怪異亦特無福之態耳
又一等人年紀不相稱卽用拄杖復何心哉此
等處朕實不解爾等仍當以我朝前輩所忌諱
處戒之可也

訓曰古昔征戰皆用弓箭至我朝時弓矢甚利故棄
弓箭而不用今苗蠻人尙用弓箭者彼處盡大
山深溯伊等鳥鎗少而弓矢又不能遠射故仍
用弓箭朕近日制弩試之所至固遠然不得準
貫革力亦微上弩而又加箭亦不甚便但平日
作玩具可耳實在應用之處則不可恃如我朝
之弓矢連射不悞貫革力大迎敵者如何對立
是故自古以來各種兵器能如我朝之弓矢者
斷未之有也

訓曰古之聖人平水土教稼穡辨其所宜導民耕種
而五穀成熟孟子曰五穀熟而民人育則人之
賴於五穀者甚重當思夫天地之生成農民之
力作風雷雨露之長養耕耘收穫之勤勞五穀
之熟豈易易耶禮月令曰天子以元日祈穀於
上帝凡爲民生粒食計者至切矣而人何得而
輕褻之乎奈何世之人惟知貴金玉而不知重
五穀或狼藉於場圃或委棄於道路甚至有污
穢於糞土者輕褻如此豈所以敬天乎夫歲歲
穀少固當珍重而稔歲穀多尤當愛惜詩曰粒
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嗚呼重
哉

訓曰每歲自南方漕運米糧一石費銀數兩盡因地
遠難致之故不肖兵丁不知運糧之艱既得糧
米因暫時有餘遂賣銀錢以供幾次飽浪醉飲

及米不繼之時妻子又皆不免飢餓此等處朕知之甚悉故放米之時厚降嚴旨於管轄人等嚴禁奢費與賣米者特爲兵丁之生計也無知之人以兵丁賣米爲小事不知米者養人之本爲人上者不留心省察可乎

訓曰世之財物天地所生以養人者有限人若節用自可有餘奢用則頃刻盡耳何處得增益耶朕爲帝王何等物不可用然而朕之衣食毫無過費所以然者特爲天地所生有限之財而惜之也

訓曰凡人處世有政事者政事爲務有家計者家計爲務有經營者經營爲務有農業者農業爲務而讀書者讀書爲務即無事務者亦當以一藝一業而消遣歲月奈何好賭博之人身家不計性命不顧愚癡如是之甚假賭博之名以攘人財與盜無異利人之失以爲己得始而貪人所有陷入阬阱既而吝惜情生妄想復本苦戀局內囊罄產盡以致無食無居鬻家敗業雖密友至戚一人賭場頃刻反顏一錢得失怒詈旋興

雅道俱傷結怨結讎莫此爲甚且好賭博者名利兩失萬難少人即料其無成家正殷人決知其必敗沈溺不返汙下同輩骨肉輕賤親朋笑恥種種敗害相因而起果何樂何利而爲之哉朕是以嚴賭博之禁凡有犯者必加倍治罪斷不輕恕

訓曰人承祖父之遺衣食無缺此爲大幸便當讀書樂志安分修爲若家貧亦惟勤學力行爲鄉黨所重孔子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是聖賢立志之根本操存之要道也

訓曰朕因大慶之年特集勳舊與眾老臣賜以筵宴使宗室子孫進饌奉觴者乃朕之所以尊高年而廣福澤之及於宗族子孫也觀朕之君臣如此快樂以益壽考即養生之道也

訓曰朕自幼所讀之書所辦之事至今不忘今雖年邁記性仍然此皆素日心內清明之所致也人能清心寡欲不惟少忘且病亦鮮也

訓曰凡書生頌揚君上或唫詠詩賦欲稱其善必先舉人之短而後方頌言之每以媲三皇邁五帝超越百王爲言此豈非太過乎詩中有云欲笑周文歌宴鎬還輕漢武樂橫汾譬之欲言此人

之善必先指佗人之惡朕意不然彼亦善而我
亦善豈不美哉總之欲言人之善但言某人之
善而已何必言佗人之惡是皆由度量窄狹而
心不能平也朕深不然之

訓曰朱子云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一般其間亦自
有感物道情險詠性情幾時盡是譏刺佗人只
緣序者立例篇篇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
鑿壞矣卽如唐人工於詩者應制賦詩後人解
之以爲譏刺朝廷其於前人不太冤耶朱子此
言最公深得詩人之意

訓曰唐人詩命意高遠用事清新驗詠再三意味不
窮近代人詩雖工然其華外露終乏唐人深厚

雄渾之氣

訓曰孔子云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
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
氣既衰戒之在得朕今年高戒色戒鬬之時已
過惟或貪得是所當戒朕爲人君何所用而不
得何所取而不能尙有貪得之理乎萬一有此
等處亦當以聖人之言爲戒爾等有血氣方剛
者亦有血氣未定者當以聖人所戒之語各存
諸心而深以爲戒也

訓曰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誠爲政之至

要朕居位六十餘年何政未行看來凡有益於
人之事我知之確卽當行之在彼小人惟知目
前僥倖而不念日後久遠之計也凡聖人一言
一語皆至道存焉

訓曰盛京年例俱係步圍朕初次至盛京時行圍不
遠卽連見兩三虎步行人有被爪傷者雖不致
命實視之不忍本處將軍都統目爲尋常朕遂
深責之曰田獵原爲遊豫今日視傷人若是何
以獵爲今後步圍永行禁止自是年至今已四
十餘年矣不然被傷者何所底止此四十餘年

訓曰人有病請醫療治必以病之始末詳告醫者乃
可意會而治之亦易往往有人不以病源告之
反試醫人之能識其病與否以爲論難則是自
誤其身矣又病各不同有一二劑藥卽瘳者急望效以一二劑
有一二劑藥不能卽瘳者若急
藥不見病減頻換醫人乃自損其身也凡人皆
宜記此

訓曰古人有言不藥得中醫非謂病不用藥也恐其
誤投耳盡脈理至微醫理至深古之醫聖醫賢
無理不闡無書不備天良在念濟世存心不務
聲名不計貨利自然審究詳明推尋備細立方

切證用藥通神今之醫生若肯以應酬之工用於誦讀之際推求奧妙研究深微審醫案探脈理治人之病如己之病不務名利不分貴賤則臨證必有一番心思用藥必有一番識見施而必應感而遂通鮮有不能取效者矣延醫者愼之

訓曰醫藥之係於人也大矣古人立方各有定見必先洞察病源方可對症施治近世之人多有自稱家傳妙方可治某病病家草率遂求而服之往往藥不對證以致誤事不小又常見藥微如粟粒而力等大劑此等非金石之酷烈即草木之無實意此等處凡人皆宜留心

中之大毒若或藥投其證服之可已萬一不投不惟不能治病而反受其害其誤人也可勝言哉故孔子曰某未達不敢嘗正為此也

訓曰灸病者非美事而身亦徒苦朕年少時常灸病厥後受痲即艾味亦惡聞矣問即頭痛徒灸無益爾等切記勿輕於灸病也

訓曰書法為六藝之一而遊藝為聖學之成功以其為心體所寓也朕自幼嗜書法凡見古人墨跡必臨一過所臨之條幅手卷將及萬餘賞賜人者不下數千天下有名廟宇禪林無一處無朕御書匾額約計其數亦有千餘大概書法心正則筆正書大字如小字此正古人所謂心正氣和掌虛指實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也

訓曰善書法者雖多出天性大半尤特勤學朕自幼好書今年老雖極應忙時必書幾行字一日亦未閒斷是故猶未至於荒廢人勤習一事則身增一藝若荒疏即廢棄也

訓曰凡人彼此取與在所不免人之生辰或遇吉事與之以物必擇其人所需用或其平日所好之物贈之始足以盡我之心不然但以人與我何物而我亦以其物報之是彼此易物名而已矣毫無實意此等處凡人皆宜留心

訓曰孟子云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朕即位多年雖一時一刻此心不放為人君者但能為天下民生憂心則天自祐之

訓曰朱子云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眞能高深而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此最要處也自漢以來儒者世出將聖人經書多般講解愈解而愈難解矣至宋時朱子輩注四書五經發出一定不易之聖故便於後人朱子聖有功於聖人經書者可謂大矣是以朕訓爾等但以經書為要者亦此故也

訓曰凡人學藝卽如百工習業必始於易而步步循序漸進焉心志不可急遽也中庸云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人之學藝亦當以此言爲訓也

訓曰書云同律度量衡論語曰謹權量蓋爲禁貪風除欺詐所以平物價而一人情也今市廛之上閭閻之中日用最切者無過於丈尺升斗平法其間長短大小亦或有不同而要皆以部頒度量衡法爲準通融合算均歸畫一則不同而實同也蓋以大同者定制度而隨俗者便民情斯爲善政自上古以迄於今幾千百年度量權衡者大抵家世孝敬其子孫必獲常貴長享吉慶彼行惡者子孫或窮敗不堪或不肖而陷於罪戾以至凶事牽連如此等朕所見多矣由此觀之非惟無益於

改易非一苟一旦必欲強而同之非惟無益於民生抑且有妨於治道此又不可不留心講究者也

訓曰吉凶軍賓嘉五禮之期必選擇日時者乃古人趨吉避凶之義詩曰吉日惟戊吉日庚午禮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朱子注孟子曰天時者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扇也要以五行之生剋爲用干支之刑衝合會爲斷耳世俗相沿已久而吉凶之理推原於易是故我等尊貴之人凡有出行移徙之類自宜選擇日時然而既用選擇之日則尤當用其選擇之時甚無以日之吉而忽於時之吉也選擇家云選日必當選時

吉日不如吉時正謂此也

訓曰論語云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言實爲學制事之要也卽如今之讀書人欲應試也必平日所學淵深所記廣博自然寫得出凡遇一事經歷多者按則例而理之則失者少此卽器利而事自善之理也

訓曰朕今年近七十常見一家祖父子孫凡四五世者大抵家世孝敬其子孫必獲常貴長享吉慶彼行惡者子孫或窮敗不堪或不肖而陷於罪戾以至凶事牽連如此等朕所見多矣由此觀之非惟無益於

之惟善可遺厥於子孫也

訓曰朕於各處行伍中効力行走之人時常嘆來與之談論者蓋因我朝太平已久今之少年於行兵之道未嘗經歷若問此等行軍之舊人則功臣之子孫得聞伊祖父効力行走之處亦歡喜鼓舞循其祖父之迹而黽勉力行之也

訓曰我朝舊典斷不可失朕幼時所見老先輩極多故服食器用皆按我朝古制毫未變更今住京師已七十餘年居此漢地入旗滿洲後生微微染於漢習者未免有之惟在我等在上之人常念及此時時訓戒在昔金元二代後世君長因

居漢地年久漸入漢俗竟如漢人者有之朕深
鑒此而屢訓爾等若誠爲我朝之首務命爾等
人人緊記著意謹遵故也
訓曰我
朝
祖宗開創以來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伐叛安民平定海
內今朕上荷
祖宗庇蔭坐致昇平豈可一日不事講習故朕日率爾
諸皇子及近御侍衛人等射侯射鵠備儀備典
八旗官兵以時試肄朕常臨御教場歷觀兵卒
等其優劣賞賜褒嘉黜陟勸勉故爾旗分在館
各各嫻習弓馬武備足觀禮曰男子生桑弧蓬
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所有事
也故必先志於其所有事又曰射者進退周旋
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又曰立德行者莫如射
而射者所以觀德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
觀者如堵牆易曰射隼射雉詩曰決拾既佽弓
矢既調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敦弓既堅四鍭既
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書曰若射之有志子曰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
鵠反求諸其身周禮以射法治射儀然則古聖
經書射以垂訓歷歷可監習射上功實興要務自當嚴加訓練
庭訓格言 卷之二 留餘草堂
所謂不失其鵠舍矢如破也夫善馭馬者之逐
獸也馳驅應節遠近合宜卽馬之調習者亦知
人意之所向獸遠而就之使近獸合而開之如
法恰當發矢之時另有一番努力之狀是惟良
曠爲然也復有人精於馭馬者不擇優劣乘之
惟見其佳蓋人能顯馬而馬亦能顯人也
訓曰朕自幼登極迄今六十餘年偶遇地震水旱必
深自儆省故災變卽時消滅大凡天變災異不
必驚惶失措惟反躬自省懺悔改過自然轉禍
爲福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固理之必然
也

訓曰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者乃人生之眞性卽上古之渾樸處也我朝滿洲制度亦然滿洲故制看來雖似卽陋其一種眞誠處又豈易得者哉我等讀書宜達書中之理窮究古人立言之意也

訓曰凡人有訓人治人之職者必身先之可也大學有云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特爲身先而言也

訓曰天下事固有一定之理然有一等事如此似乎可行又有不可行之處有一等事如此似乎不可行又有可行之處若此等事在以義理揆之

比

訓曰凡人讀書或學藝每自謂不能者乃自誤其身也中庸有云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彊實爲學最有益之言也

訓曰人於好惡之心難得其正我所喜之人惟見其善而不見其惡若所惡之人惟見其惡而不見其善是故大學有云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誠至言也

訓曰孟子云持其志無暴其氣人欲養身亦不出此兩言何也誠能無暴其氣則氣自然平和能持其志則心志不爲外物所搖自然安定養身之道猶有過於此者乎

訓曰人之一生多由習氣而成蓋自孩提以至十餘歲此數年間渾然天理知識未判一習學業則有近硃近墨之分及至成人士農工商各隨其習習以成風雖父兄之於子弟亦不能令其習好同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有必然者

訓曰程子云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看來有一等好名之人惟名是務不著一毫誠實之處只管行去不惟無分毫之實究至於名亦不能保程子此言可謂不能者乃自誤其身力行之要道也

訓曰程子云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但尋自己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是利凡人惟棄利己之心以求義之所安則爲忠臣者亦此道爲孝子者亦此道人人皆當以此語爲至教而奉行之也

訓曰荀子云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此二語簡而要人之一世能依此二語行之過差何由而生

訓曰朱子云人作不好底事心卻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錮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著力與佗戰不可輸與佗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脚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此一節語乃人立心之最要處良心能勝私欲爲聖爲賢皆此路也欲立身心者當詳究斯言

訓曰朱子云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等而進尤不可半塗而廢書云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正爲半塗而廢者惜也

訓曰爲學之功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謹言愼行居家則事親敬長窮理則讀書講義至近至易卽今便可用力至急至切卽今便當用力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至有所疑辱人問難則長進通達自不可量若卽今全不用力蹉過少壯時光卽使佗日得聖賢而師之亦未必能有益也

訓曰人在幼稚精神專一通利長成以後則思慮散逸外馳是故應須早學勿失機會朕七八歲所讀之經書至今五六十年猶不遺忘至於二十以外所讀經書數月不溫卽至荒疏矣然人或子斯言凡讀書者皆宜知之

有幼年遭逢坎壈失於早學則於盛年尤當勵志盡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壯而學者如炳燭之光雖學之遲者亦猶賢乎始終不學者也

訓曰爲學之功有三等焉汲汲然者上也悠悠然者次也憒憒然者非不向學心未達也誘而達之安知憒憒者之不爲汲汲也惟悠悠者最爲害道因循苟且一暴十寒以至皓首沒世亦猶夫人而已古之聖人進修貴勇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暇息悠悠之意哉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盡深憫學者之悠悠而冀其奮然不可必也不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擾苗而助之長者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所以盡人事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聽天命也

用力也學而能日新則緝熙不已造次無忘習漸漸而消至趣循循而入欲罷不能莫知所以然而然故詩人美湯曰聖敬日躋也

訓曰先儒有言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或在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此語極爲切當有志於格物致知之學者其宜知之

訓曰春至時和百花尚鋪一段錦繡好鳥且囀無數佳音何況爲人在世幸遇昇平安居樂業自當立一番好言行一番好事使無媿於今生方爲從化之良民而無憾於盛世矣朕深望之

訓曰天下未有過不去之事忍耐一時便覺無事即如鄉黨鄰里間每以雞犬等類些微之事致起訟端經官告理或因一語戲謔以致口角爭鬪此皆由不能忍一時之小忿而成爭訟之大端也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聖人之言至理存焉

訓曰古人云盡人事以聽天命至哉是言乎蓋人事盡而天理見猶治農業者耕墾宜常勤而豐歉所不可必也不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擾苗而助之長者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所以盡人事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聽天命也

訓曰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人生斯世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孰能一日不與斯世斯人相周旋耶顧應之得其道我與世相安應之不得其道則世與我相違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此言善矣

訓曰學以養心亦所以養身蓋雜念不起則靈府清明血氣和平疾莫之攖喜端油然而生是內外交相養也

訓曰莊子曰毋勞汝形毋搖汝精又引庚桑子之言

曰毋使汝思慮營營蓋寡思慮所以養神寡言語所以養氣知乎此可以養生是故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會也神靜而心和而形全恬靜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核心則不誘於外神靜心淸則形無所累矣

訓曰勑戒之詞古今名論壁壘書記中無處不有其殷勤痛切反覆丁寧要之欲人聽信遵行而已夫千百年以下之人與千百年以上之人何所關切而諄諄訓戒若此蓋欲一句名言提醒千百年以下之人使知前車之覆而爲後車之戒

也後學讀聖賢書看古人如此血誠教人念頭豈可草草略過是故朕常教人看古人書須念作者苦心甚勿負前人接引後學之至意也

御製庭訓格言跋

洪惟我　朝十葉相承重光胙美　主德之隆遠踰前古豈靈貺攸敭殊皆天授非人力哉良由　睿謨深遠　寶訓周詳故能垂憲嗣服紹休聖緒也溯自　章廟入關承明季敝亂哉定之餘首崇教化卽有　御製勑諭數十篇文治武功炳燿　冊府湛恩凱澤深入人心升遐之日山谷老民相聚哭泣蓋成康而後未有若斯之　聖主也　御製諸書繁賾浩博惟庭訓格言出自　憲廟親錄都二百四十六則其於持身接物入德造道之方罔不言之懇切行之易簡而尤諄諄於存誠主敬則實源洛關閩一脈之眞傳二百餘年　宮廷皇子多本是書以爲教今雖滄桑變幻而乾惕淵衷展卷若揭如皓月之出海祥雲之麗天夫固非毒霧妖雰所得而蒙晦者也是書鋟木雖廣而歲歷緜暖亟待流通用是敬謹重刻所望靑年學子觀覽舊興不獨見當年　朝無不道之主抑且冀此後家無不才之子則區區棻布之微意也夫庚申秋八月

臣劉承幹敬跋

家訓

武林 王 晫 丹麓 輯
新安 施 璜 虹臣 校

家訓

天都張習孔貴岳著

吾先世祖居建平縣祖石橋府君生二子長吾父次吾叔府君先老卜築縣南蔣國村家頗溫裕葬厝丁未吾生二歲石橋府君見背祖母方太孺人獨持家事父雖爲家嫡未嘗一日飫家粮丙辰三月不幸我父捐館五月祖母繼亾不歲餘家業蕩然時不孝習孔僅十一歲弟法孔僅七歲吾母孺以保二雛非母則不孝兄弟不知流落何所矣後幸長大貧劇無聊漫然回檄幸列黌序始來老母擁家屬復歸祖居栖跡扉半間此外無寸土片瓦一飢一飽特吾耕爲養吾母之苦更不忍悉也吾母之至也孟子亦謂創業垂統爲其可繼至於願望不遂則歸之天耳苟以一切諸有皆如幻泡此佛太安人享年八十而棄棓棓嗚呼痛哉自此見世途嶮巇絶意仕進家食十餘年淹纏憂患今已六十有餘日漸衰老體亦有疾恐一朝不諱不及見汝輩成立吾前此所歷艱辛雖爲刻酷但已登第封贈父母家道亦登溫飽人生六十死不爲夭亦復何恨所不能已於懷者兒孫孱弱外患宜防荷無以善其後其淪於廢敗不難矣古人云成立之難如登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凡此田宅風水奴婢器什書籍文物何一非吾精神所營吾百年後子孫微弱如是慮吾家成之永久旋即廢敗享祀源廢祖墓荒蕪此吾所爲不能不抱憾於九原者也固知天下有成必有敗吾生平讀書見道合繄戀如此自大廈觀之幾笑其不達而不知非然也吾所讀者孔孟之書吾所見者孔孟之道孔子言大舜以尊富享保成其大孝武周能繼述成德文王得以無憂故惟善繼善述能守能大然後成其爲孝之至也孟子亦謂創業垂統爲其可繼至於願望不遂則歸之天耳苟以一切諸有皆如幻泡此佛

氏之言。吾豈能教之哉。故聊書家訓一冊。遺之子孫。汝輩能保家亢宗。不使失墜。或至繁衍漸析漸薄。非關蕩費。斯爲無憾耳。雖然。孔孟之言。非徒教人封殖之謂也。蓋有本焉。孔子言舜孝由於大德。孟子言垂統在殖爲善。是所謂本也。故吾家訓之首。惟望汝曹以孝弟禮義。先敦乎此。則大本既立。天必佑之。庶幾不負吾之所望云爾。後之賢嗣。尚念之哉。己酉仲冬月。黃岳老人書時年六十有四。

人之立身。本於孝弟。孝弟克全。則禮義自生。而忠信廉耻。悉稟之矣。夫孝弟由於天性。自生而即全者上也。否則惟讀書明理。斯可由人以合天。是以讀書爲要也。

孝有大小。有偏全。揚名顯親上也。克家幹蠱。不墜先人之志次也。服勞奉養。又其次也。此大小之分也。能全上三者上也。否則視其所急。盡吾力之所至。而次第圖之。此亦不失爲孝子矣。此偏全之分也。

人之父亦不必皆賢。人子所遇。有幸不幸。幸而父母皆賢。則順意承志。不可分產。設使遇不賢而有不可從之事。又當委曲斡旋於其間。如幹蠱唯以殺雞爲快。舜於完廩浚井。則從而殺身。則不從。故禮有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之文。使如申生從死。即小事。冀不得謂之孝矣。由此推之。不但生死。有然。人子當權衡於其間。然不可藉口以自便。致傷親志。此聖人貴精義之學也。其不知書理之人。只以委曲和順爲上。

吾訓後人以孝。爲爲子者言之也。若夫爲父母者。亦當觀事理之可否。以體吾子之心。故文王之聖。既曰止孝。亦曰止慈。聖人不偏責人也。然曾子之優於曾元。在養志與養口體之分。唯曾哲曾子皆爲賢者。故其志可願耳。否則口體之際。亦性命所關。豈可輕視之乎。假如吾子爲農夫。必賴犁鉏。吾子爲業師。必須衣冠。設我好博飲。欲取吾子之犁鉏衣冠爲一擲一醉之快。則吾子養親無資。今日適志而明日凍餒矣。夫農夫業師之喻。吾甚言之耳。仰微言之。凡事莫不有然。此又爲父母者。當隨事而權衡之也。

吾家有善過格一冊。吾嘗奉持其人倫部中。惟孝字

最難盡不孝習孔舜條按之無不自愧自責若夫愧字則吾所介者多盡人之不愧者大都由於爭財苟能輕財則行事無差矣蓋性天之愛夫人而有苟不以財利奪之自能終身怡怡也

吾於父子則訓以止慈止孝至於兄弟亦當各盡其道吾之子孫切須念之夫愧者固由於輕財若此讓而彼貪豈可常乎俗云兩好方能博一好聖人云恕字終身可行不可徒責他人而不自責也

不愧者爭財之外又有爭產假如有善地我欲得之而吾弟先得之則快快不平嫌隙從此而起若有此類吾子孫當善以處之互相體恤不可惟知便已

凡禮義之家內而雍和肅穆少長有序外而謙謹溫良應務得宜久之而德行孚於鄉黨名望聞於邦國自然有節此皆其善也至於愛惜妾子同於己生尤善之善也凡此皆子孫所當法也

鉅家宅眷每求納交相會輒辭謝不允戚族禮儀豐儉有節此皆其善也至於愛惜妾子同於己生尤善之善也凡此皆子孫所當法也

吾徐安人厥性剛正不喜邪教不生是非不苟訾笑不見外人不登山玩景不布施僧尼足迹不出中閨

正論常存曲直不柔其敢即於非彝者鮮矣

人家不和每由婦女吾子孫於新娶時即喻其妻以禮義苟非善言即引家訓以教之務使和順以安家克已以睦族然總以丈夫剛明能制其妻爲主如有賢婦族衆宜常褒贊之使其樂於從善亦使不賢者聞而知媿

無如頑傲不聽則言者何苦取厭惟聽其自趨於非僻耳吾切誡贈公枝下子孫務當虛心聽受正言如有違乎禮義間正人責諫則羞愧不能自安如此則

二人能遵而行之衆人當共相尊信共相教法大吾宗者不外此道也

尙禮義者必不妄取其道近介然德行素孚於人當亦不至甚乏絕也況乎積厚流光每有可致豐享之理君子第爲其當然而已不必覬也蓮天致富恐得之而生患聖人甚禍無故之利橫財之來未必是福

世間平人多貴人少科甲豈可常得乎然書香不可絕書香一絕則家聲漸替於卑賤家聲既卑則出入漸鄙陋人既鄙陋則上無君子之交下無治生之智其安於農樵負販者猶爲善也甚至人既相忘心復雄高狎比下賤寘行蹈險嗚呼人生至此不忍言矣

若教之鬼從此長餒矣猛念及此安可不教子讀書

讀書存乎資性資性昏魯者實不能讀然勤苦讀之縱身不能成其生子必資質稍優於父矣益已之資性昏魯者由於父不讀書也

儒者以治生爲急豈皆讀書如一家有數子以其半讀書其半治生可也治生者無讀書者助其體面則生計亦不成讀書者無治生者資其衣食豈能枵腹而讀故兩者恒相資不可相厭

姻雖不可貪圖富貴然須擇詩禮名家若能並相其女果秀惠清淑則善矣但大家每不許人相女苟覘其父母亦可揣知其女若舊親素識尤善擇而聘之實勝後之一道也

人子定婚須在十三四歲不可太早蓋自幼結婚遲之十餘年必有盛衰枯菀之怨記之記之

奴婢不可尅減其衣食然家法須極嚴食足然後可致法法行然後知恩不用命者懲戒不悛寧減價轉

鬻之樸實者令其相依自食可也

世風不古外患易生橫逆之來時所當有若我從來守正事事周防不失足於人不失言於人不失笑於人雖有外侮孰理以應之亦不能爲大患也所慮宦民興體力不能抗未有不迺其魚肉者苟能身列青冷尚可據理陳詞少當其鋒若在齊民畏懼刑梏有屈無伸唯有擇鄰從輕一說耳吾是以諄諄之諸書也

檢州之田殊瘠人不可多置田僅僅足食可也檀一微仰早完屋一壞仰早修

吾與法孔弟自幼友愛不幸其三十一而亾時法孔甫六歲吾撫之成人今漠洲相愛亦如同胞是吾家自贈公後三世雍睦矣自此以往願吾子孫漠侄子孫世世敦篤如吾在時平居恩義相洽緩急互相周旋則家門吉祥其興可必矣

斯干之詩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猶效也兄弟之不能相好者每起於相猶如兄養親稍薄弟即效之而不能厚弟偶用公物兄亦即取而用之此最敝俗故詩以爲戒凡此皆由於量窄而不能受虧自作聰明強爲解事妄費唯虛心細心與明師益友相對治之庶幾可改

人惡佔便宜亦不久也耐之耐之

貧莫貧於無才賤莫賤於無志才自天生德由已立有德之士人皆信服作事易成是德亦可生守分之才但不能如高才者揮霍風雲耳

無才之人天所嗇也惟有自揣安分人或憐之不致困極耳若拙人而欲效能人所爲是愈趨苦海也

子孫有資質者安略知地理免受花假之欺但不可自作聰明強爲解事妄費唯虛心細心與明師益友相對治之庶幾可改

吾誡後人當略知地理吾郡有某姓者先世精於地學自營葬地後其孫果登第又五傳而大發人財富貴顯赫一時因是其貴者及胄子數代皆專心地學亦嘗著書行世家藏地書甚多接遇地師甚廣其後所葬地盡國傳播自以爲精妙獨得矣乃此後退敗殆亾諸墳多謀遷改至今尚未已也此豈可謂不知地理乎吾訓後人亦第曰知之免全受人欺耳不敢妄謂必得也故曰吉地可遇而不可求

貧莫貧於無才賤莫賤於無志才自天生德由已立有德之士人皆信服作事易成是德亦可生守分之才但不能如高才者揮霍風雲耳

無才之人天所嗇也惟有自揣安分人或憐之不致困極耳若拙人而欲效能人所爲是愈趨苦海也

子孫有資質者安略知地理免受花假之欺但不可自作聰明強爲解事妄費唯虛心細心與明師益友相對治之庶幾可改

吾誡後人當略知地理吾郡有某姓者先世精於地學自營葬地後其孫果登第又五傳而大發人財富貴顯赫一時因是其貴者及胄子數代皆專心地學亦嘗著書行世家藏地書甚多接遇地師甚廣其後所葬地盡國傳播自以爲精妙獨得矣乃此後退敗殆亾諸墳多謀遷改至今尚未已也此豈可謂不知地理乎吾訓後人亦第曰知之免全受人欺耳不敢妄謂必得也故曰吉地可遇而不可求

吉地可遇不可求但無志之人每藉口此言數世不葬其親曰葬親必須吉地吉地又不可求姑靜待其遇耳嗚呼天下豈有不求而得者哉以至理言之豈但富貴昌盛仰天布卦未亦有定分農夫之豐歉商賈之利鈍皆不可強也然寧有廢經營輟力作袖手以聽命乎可遇而不可求非此之謂也保全良心不傷陰騭此求地之本也葬親之念時時不忘逢師致問遇事留心不得其上又思其次此求地之事也苟能如是久淹親柩者鮮矣如是而葬後不吉則屬天數矣可遇而不可求斯言誠有之矣

徽人窖壙之說甚爲悞事蓋求地者不過取其外象形勢耳外象既全然後甃空壙以窖之雜置柴炭油穀諸物爲驗或數年或十數年而啓柴乾炭輕油穀鮮好則無疑葬矣倘柴炭濕油穀壞則廢此地不用又別尋求如前結窖再有不美如前數番即經數十年矣時移勢遷人徂家落舊塋喪未窆新喪又來祖孫蹉積地不勝卜棺朽不葬職是故也夫楊曾廖賴不可復作卜地者不過審其外象形勢耳外象完全已自難得今外既全而內復壞即使別求仍能鑽身入地蟄臥數年以驗水螻之有無乎況三吳兩浙未嘗窖壙人財富貴亦復不減此何說也但徽俗既有窖壙之說人子不如是則蹈儉親之咎故明知悞事不得不從俗耳吾今囑付子孫吾百年後如得外象完全之地掘坎審察土色果佳即可下棺甃壙不必空窖使我久攢但坎中有砂礫水螻之徵則不可葬耳自此以後世世不須窖壙自我立法非人子之咎故詳言其弊以貽後人

范滂遒鑒人之禍訣其子曰教汝爲惡則惡不可爲教汝爲善則我不爲惡意謂吾生平爲善乃嬰顯禍豈能呼而應乎東漢之季在上者桓靈之君用事者趙張之宦此何時也諸君方且危言危行高自標榜

疾惡太嚴不少假借此湯之所謂爲善也卽以天道
論之豈可謂之非善哉然君子處此必有委曲自全
者以天道寥遠不可恃也豈如湯之所見哉聖賢所
言處季世者多矣易陳九卦以處憂患故履和行而
謙制禮井辨義而巽行權又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
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孔子曰危行言孫默足以容
不一而足文王之文馬美人以脫羑里亦猶是也孔
子之微服過宋要盟不踐亦猶是也若皆如黨錮諸
君矯矯風節其死久矣人事不臧天豈能救之乎文
王孔子之道未嘗純任天道也吾教子孫爲善者數
矣恐其不知天道遠人道邇之旨故復申以是說

凡施德於人不可責報至於微小德惠隨卽相忘尤
不必介意也蓋我所施者初心原是一點不忍至誠
其意甚美使受者爲君子卽自能知感我既無居功
市德之言彼自有思義難解之念其報我也永以爲
好矣使受者非君子耶我一責之彼雖報而索然意
盡矣甚且或有驕蹇之言是因德而成怨矣故不如
不責報其況味自永而天道人事尤有
必然之應也
吾人防患首在擇交所交非人未有不爲其所累者
小人之昵人如脂膏而小人之禍人如毒藥一入喉
吻雖欲悔之而不能矣然有不知其爲小人而快交
者有明知其爲小人因氣味相合而樂交者嗚呼明
知而樂交忘祖父之訓而甘爲匪類吾不享其祀矣
子孫苟有此者吾尚望其翻然猛醒速爲改悔則吾
亦可笑於九原也至於識見闇陋無知人之明唯有
寡交謹守庶無大悞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此萬
金良方也
人家稍溫裕未有不用人者然知人實難有泛交則
溫美可親而共事則奸狡始露者有聽其言則肝膽
可瀝常其行則面目盡更者凡此皆因我無知人之
明爲其所愚也又有始正而終邪先親而後背有過
他人則翻而過我則驚有他人用之則成我用之則
敗若此者又因處勢有盛衰之異彼我有器識之殊
其類甚多不能悉舉吾子孫唯當知己知彼隨時善
防苟無良心迹少露幾微卽當醒心防之善爲疎遠

其有難遽絶者。唯弗與密。抑敬而遠之。斯防患之大
端也。

末世人心險詐。一切字迹。不可輕易與人書札。稍涉
關係。便須渾融。勿犯形迹。文契券約。當字字檢點。不
可粗心濫筆。致開間隙。若他人契墨。需我名字花押
者。當仔細推詳。日後無累否。至於無故托我批一語。
要我講一押。即當辭之。總以少寫爲主。實告以守先
人之戒可也。

霜紅龕家訓

陽曲傅山青主著

眉仁素日讀書吾每嫉其鶩鈍無超越兼人之敏間親人有子弟讀書者復鶩鈍於爾眉仁吾迺復少怨爾爾兒以中上之資尚可與言讀書者此時正精神健旺之會當不得專心致志三四年記吾當二十上下時讀文選京都諸賦先辨字再點讀三試上口則暑能成誦矣戊辰會試卷出先兄子由先生爲我點定五十三篇吾與西席馬生較記性日能多少馬生亦自負高資第日之力四五篇耳吾櫛沐畢誦起至早飯成喚食則五十三篇上口不爽一字馬生驚異歎服如神自後凡書無論古今昔不經吾一目然如此能記時亦不過六七年耳出三十則減五六過四十則減去八分隨看隨忘如隔世事矣自恨以彼資性不曾閉門十年讀經史致今著述之志不能暢快值今變亂搆書無復力量間遇之涉獵之耳兼以憂勤我著述著述須一副堅貞雄邁心力始克縱橫我庾開府蕭瑟極矣雖曰虞卿以窮愁著書然虞卿之愁可以著述解者我之愁郭瑀之愁也著述無時亦無地或有遺編殘句後之人誣以劉因輩賢我我目幾時瞑也爾輩努力自愛其資讀書尚友以待筆性老成見識堅定之時成吾著述之志不難也除經書外史記漢書戰國策左傳國語管子騷賦皆須細讀其餘任其性之所喜者畧之而已廿一史吾已嘗言之矣中有宜刻之載記者不得作正史讀也

昔人云好學而無常家家似謂專家之家如儒林毛詩孟易之類我不作此解家即家室之家好學人那得死坐屋底胸懷既因懷居卑步開見遂不寬博故能讀書人亦當如行腳閣黎瓶鉢圖杖尋山問水既堅筋骨亦暢心眼若再遇師友親之取之大勝塞居不瀟灑也底著滯注本非好事不但圖功名人當戒卽學人亦當知其弊

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閒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型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吾嘗三復斯言恒願

篠騰又恨咕嗶大壞人筋骨鏡強躍馬鳴呼已矣戒

兩郎之勤親正人過之莫覩面失也
明經取青紫此大俗話苟能明經則青紫又何足貴
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從他之從有也可不有
也可學也祿在其中亦非死話對餒字說則祿猶食
有食則飽故學可作食使充于中聖賢之澤潤益臧
腑自然世間滋味聊復度命何足貪婪者幾本殘書
勤謹收拾在腹中作濟生餱糧真不虧人也蘇讀書

已有聞見可語文事矣寶亦不必遠求只向蘇問之
便有進益我家讀書種子要在爾兩兄弟上責成凡
外事都莫與與之徒亂讀書之意世事精細殺只成
得個好俗人我家不要也血氣未定一切喜怒不得
任性尤是急務看此加敬無作常言
詩賦你都作將來了可常讀陶先生詩如山氣日夕
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意欲辯已忘言此中一作
此間然不如中四體誠已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
下斗酒散襟顏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
下聊復得此生其詩不使才而句句皆高才不見學
而無篇非學學極博大此等詩眞足千古須熟讀之

吾病至此而猶諄諄與汝言詩者因汝爲詩欲汝爲
詩日引月長成一才士以續吾家文種故也
如爾得句白鷺翹雲下晴天疎柳中十字高情朗調
遂欲登盛唐之席白鷺句更好然一連讀下爲一意
不得作對偶格看句偶神通物色近遠老夫毋有此
撰此撰非至思之結正不必究其來處
疏畧之人動輒失計外來事端不必色勝而心自取
也皆色勝而心自取也色極不勝心極不取而見役
于人皆失之疏耳古人藏身之固無隙可窺蓋籌之
改之"之"字是學問人第一精進工夫只是要日日自
己去省察如到晚上把者一日所言所行底想想今
日那一句話說得不是了那一件事做得不是了明
日便再不說如此話不做如此事了便是漸漸都是
向上熟境若今日想明日又犯此等人活一百年也
沒个長進哭槩底是小底往大裏改短底往長裏改
窄底往寬裏改躁底往靜裏改輕底往重裏改虛底
往實裏改搖蕩底往堅固裏改齷齪底往光明裏改

沒耳性底往有耳性裏改如此去讀書行事只有益
決無損久久自覺受用
安靜和平老人自圖待終之道不過此四字而已兒
孫所以養老者亦惟此四字爲承顏上尊若論文事
則儘許發揚蹈厲矣
文章詩賦最忌底是個嘽字嘽緩也俗語謂行事說
話鬆沓不警曰嘽嘽本灘音因禮記嘽以緩之句借
用之耳然俗語亦無正聲或用纏字之去聲最有義
凡束縛右轉欲緊者曰纏平聲左轉欲鬆者曰纏去

聲譬如打麪茶者先纏之平既纏之去之聲是也齒
牙口舌手筆丁當振動自然無此病若興會高簡之
音不在此例若一篇之中得三兩句警策則精神滿
紙矣警令人驚策令人前不能令人驚而前則拖耳
笨驢開時拉磨而已但費草料
楷書不自篆隸八分來即奴態不足觀矣此意老索
即得看急就大了然所謂篆隸八分不但形相全在
運筆轉折活潑處論之俗字全用人力擺列而天機
自然之妙竟以安頓失之按他古篆隸落筆渾不知
如何布置若大散亂而終不能代爲整理也寫字不
到變化處不見妙然變化亦何可易到不自正入不
能變出此中饒有四頭八尾之道復謂不愧而忘人
乃可與此但能正自無婢賤野俗之氣然筆不熟不
靈而又忌褻熟則近於賤矣志正體直書法通於射
也元陽之射而鍾老竟不知此不褻之道也不可不
知
吾八九歲即臨元常不似少長如黃庭曹娥樂毅論
東方讚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論無所不臨而無一
近似者最後寫魯公家廟畧得其支離又溯而臨爭

坐頗欲似之又進而臨蘭亭雖不得其神情漸欲知
此技之大槩矣老來不能作小楷偶然於黃庭日厓其
微裁欲下筆又復千里平水盧某能爲黃庭法最爲
步趨之正吾曾嘱臨一扇愛而藏之其後盧以鄉舉
從賊爲義兵殺於薊州其所書扇不知失之何處絕
無思憶之時字之不能深庇人也如此後輩知之
六十年來曾見休寧黃朝聘上珍書札予扇頭極大
雅不俗氣予曾藏其十六羅漢讚一卷字逕寸餘亦

眞亦行不晉不唐亦不宋元而風韻高邁於今南北習書者罕有其比然此君實不以書名亦能詩有學問能飲酒終日夜醞藉可喜老而讀誦不輟復忠厚温克更無嶄之炎涼市井習益前輩人也是楚陳公志寰所學守嶄時得意門人制義之精醇最爲先輩而奴生多笑其陳予尙記其勿欺也而犯之及柳下惠不羞汚君一段之藝其體裁在歐陽杲歸有光之間數奇不售老而遊晉陳公遊撫晉羈此將年餘去尙擬挾行卷求知與先居士善辛酉冬復接得一函有七言長歌一章皆不似今詞場中瞎倒鬼也前庚申至此六十一年矣因其字常留胸中不能忘遂記此

晉中名能書者大前輩無論以寻所記而親見其筆者則裴雲谷山人張鳳翼彭世隆輝宇三人皆晉府人老諸生則王道行洛南廣文則李溥雲麓此兩人最能盡端正可敬不知者曰版也　宗室則新增抑甫梅峻梅容兄弟二人亦晉兼習書諸生又有郭守謙守訓府人謙有正經訓則惡劣矣又宗室梅川專寫米顛而不得顛之原本顛

在柳栗頭爲破魔軍主帥終來用著

吾家自敎授翁以來七八代皆讀書解爲文至從好翁者下至吾奉離垢君敎不廢此業然大半爲舉業拘係不曾專力至三十四五始務博綜亂後無所爲益放言自恣矣爾父乘有異才而我敎之最嚴自七八歲以後風期日上至十七八遂岡肆既遭飢患難奔馳寔無處無時不讀書作詩泝瀣感慨見事風生大有見賊惟多身始輕之膽之識眞橫槊才也所爲詩文皆可以年譜之寔吾家異人爾親見其縱筆直書前無强敵之概者于今已矣爾頗有細才亦能爲摩研抄撮吾家文種全在爾一身承之凡我與爾父所爲文詩無論長章大篇一言半句爾須收拾無遺爲山右傅氏之文獻可也至于爾早承吾與父之敎亦慧而能文吾數有問爾爾能記憶議論亦有口口切不可自棄殘編手澤窮年搜討益當精進白得粗茶淡飯布衣茅屋度日儘可打遣如求田問舍非爾之才卽當安命安分不可妄想人無百年不死之人所留在天地間可以增光岳之氣表五行之靈者只

此文章耳念之念之蒼頭小廝供薪水之勞者一人足也觀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吾願爾爲此等人也爾頗好酒切不可濫醉醉內而生病外而取辱關係不小記之記之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爾解此意便再無向爾謾謾者吾自此絕筆可也

王士禎池北偶談

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他太原人母夢老比邱而生生後不啼一瞽僧至門云既來何必不啼乃啼六歲食黃精不樂穀食強之乃復食讀十三經諸子史如宿通者崇禎中袁臨侯繼咸督學山西爲巡按御史張孫振誣劾被逮山蒙館左右伏閤上書白其冤馬君常世奇作義士傳比之裴瑜魏劭亂後夢天地賜以黃冠衲衣遂爲道士裝醫術入神有司以醫見則

見不然不見也康熙己未徵聘至京師以老病辭與范陽杜越君度俱授中書舍人歸山工分隸及金石篆刻畫入逸品子眉字壽毛亦工畫作古賦數十篇常醫藥四方兒子共輓一車暮抵逆旅輒篝燈課讀經史驟選諸書詰旦成誦乃行否則予杖

鈕琇觚賸續編

傅徵君山字青主山西人擅皇甫元晏之亟名秉司馬子徵之高節兼以筆墨精妙爲世所珍康熙己未詔求博學鴻儒當事竟爲推薦青主以老病辭強之再三乃令其子輦鞭乘一驢車至崇文門外稱疾荒寺八旗自王侯以下及漢大臣之在朝者履滿其門堅臥不起 朝廷遂聽其還鄉

盧文弨書傅長芳臨歐陽率更化度寺碑後

太原傅青主先生於書各體無不工其子眉字壽毫亦善書觀其以行草跋乃父重隸郭有道碑尾可見已壽毫之子名蓮蘇字長芳遂事乃祖亦有祖風青

主筆倦時往往令其代作署己名非故舊具精鑒者亦莫能辨也今此卷乃臨大歐化度寺碑似不經意之作文多遺落而結體與歐亦不相似末亦署名曰山然其骨格勁峭形貌樸拙益見其妍正所謂粗野乱頭皆好者也背子敬自負書過其父嘗拭去逸少所書壁而以己書代之逸少見之但曰非羣醉耶子敬乃悵今二傅之作不知於青主優劣何如而家風要爲不失曹生敘五之得此紙也寶之與青主先生等誠不爲過

霜紅龕家訓跋

徵君少爲俠士老作高人其流風餘韻輝映太行汾曲間至今得其尺幅斷縑莫不珍若拱璧趙彝齋之後一人而已霜紅龕集曾兩刻于山右家訓十八條乃暮年課孫手帖亂頭粗服別有一種天然樸野之趣所謂山中人語不足爲外人道也癸卯暮春震澤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世楷堂藏板

治家格言繹義

序

識陋學疏安敢著書問世惟意在勸善雖淺辭俚語譬如棒喝行柏廬先生治家格言久傳海內婦孺皆知固與六經四書並垂不朽清於是篇得之母訓方四五歲時尚未就傅先慈董太孺人逐日口授數言漸而成誦然未知文字也既而出鈔本令讀之並爲解其義少長入塾受經見經皆有註疑格言亦然歸而詢之母母曰無之詞意顯明本無須註然亦未嘗不可註汝將來學業有成當註之清謹誌勿敢忘知母所屬望於清者深也迨同治壬戌清年十五隨先君遊閩賊陷湖城吾母隨先王母費太孺人投水殉節骸骨莫收迄今二十餘載矣每念母言泫然難已嘗讀諸勸善書若感應篇陰

隲文覺世經皆有註解有講義有圖證獨未及是篇久思繹其義而箸爲一書當年少時自知無學識無閱歷不敢爲焉丙子丁丑間曾撰十數條繼又中輟近十載來爲衣食奔走家務冗煩未暇及此茲年逾四十矣學業無進六上春官不獲一第若并是書而不成何以對吾母於泉下今夏復以報罷留都爲來春再試計館同郡章櫆卿大鴻臚家適舊稿攜在篋中從而續之三閱月而成共分五十五條繹之爲萬八千言手錄寄南以付剞劂囑從姪譜笙校之刊成後當廣勸同人釐資印送俾於世道人心有裨萬一其吾母之德也夫

光緒十有五年歲在己丑秋九月烏程戴翊清謹序

光緒丁酉冬日儀徵行福讀書堂吳氏重刊

治家格言

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自奉必須儉約宴客切勿流連器具質而潔瓦缶勝金玉飲食約而精園蔬愈珍羞勿營華屋勿謀良田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婢美妾嬌非閨房之福奴僕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豔妝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居身務期質樸教子要有義方勿貪意外之財勿飲過量之酒與屑挑貿易毋佔便宜見貧苦親鄰須多溫卹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倫常乖舛立見消亡兄弟叔姪須分多潤寡長幼內外宜法肅辭嚴聽婦言乖骨肉

豈是丈夫重資財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擇佳壻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計厚奩見富貴而生諂容者最可恥遇貧窮而作驕態者賤莫甚居家戒爭訟訟則終凶處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毋恃勢力而淩孤孀毋貪口腹而恣殺生禽乖僻自是悔誤必多頹惰自甘家道難成狎暱惡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則可相依輕聽發言安知非人之譖懇當忍耐三思因事相爭焉知非我之不是須平心暗想施惠無念受恩莫忘凡事當留餘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慶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禍患不可生欣幸心善欲人見不是眞善惡恐人知便是大惡見色而起淫心報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禍延子孫家門和順雖蔬飯不繼亦有餘歡國課早完即囊橐無

餘自得至樂讀書志在聖賢爲官心存君國守分安命順時聽天爲人若此庶乎近焉

朱柏廬先生傳略

先生諱用純字致一江蘇崑山人父集璜明季諸生貢太學大兵下江東城陷不屈死先生慕王裒攀柏之義自號曰柏廬隱居昧道以諸生老其學確守程朱知行並進而一以主敬爲程長洲徐昭法與先生友屢以書問學辨析甚至居平精神純謹動止有常晨起謁家廟退卽莊誦孝經數手書其文教學者置義田修墓祭友愛諸弟白首無閒遇事變嶄然不撓自言看得天理熟當機立應如離弦之矢更不疑議更不矜張行所無事康熙十七年或欲以鴻博薦固辭乃免其後有司欲舉爲鄉飲賓亦弗應有來學者必先授以小學近思錄繼進之以四子書每歲孟春率諸弟子行釋奠先師禮

禮畢講四子書進止肅恭誠意激發興起者甚衆已又患學者空言無實得復作輟講語反躬自責言尤痛切其論學未嘗爭持異同曰知所當知行所當行可矣他非所暇也二十七年卒年七十有二前殁之三日設先人位强起拜於堂曰吾可以告無罪於先人矣顧弟子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勉之哉有愧訥集及大學中庸講義行於世所著治家格言尤膾炙人口云

柏廬先生爲國初大儒篤信程朱之學是篇垂訓雖及殃祥報應粹然皆儒者之言茲繹其義而詳說之凡釋道家語不敢羼入

格言所舉五十九條修齊之道已備卽所未及而從善去惡理可類推故有可附論者於各條內推廣言之無可附者不復特舉將來當作補義附刊於後

凡撰勸戒之書多薈萃前哲名言徵引果報事實近在旅次篋未攜書且各籍旣早刊行不煩贅敘故是卷直抒鄙見雖論皆前人所有卻未盜竊陳編

是編雖將格言逐條分疏然一粥一飯人有喜慶等聯意本連屬不復析講每條或長至千餘言或短僅一二百言隨意之所會書之不拘一格意義重疊之處每作排偶之詞是效格言體裁較爲醒目語多平淺欲使里俗皆知博雅者勿笑焉

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

此名治家格言乃聖賢齊家之道齊家必自一身始一身必自一日始一日必自黎明始故首言黎明即起夫天子晏朝史冊猶譏怠政下而仕農工商莫不汲汲待旦我獨何人敢耽安逸雞聲三唱當將今日應理之事伏枕細思隨即披衣而起蓋起早則神清事事從容有條不紊起遲則神眊事事竭蹶貽誤良多況家長早一家皆早家長遲一家皆遲倘日上三竿睡鄉猶戀親朋相候而主不知童僕爲奸而主不覺少年子弟亦相率而好晏安家政因此而壞故起早之所關非小也至灑掃庭除使內外整潔是

居家逐日不可少之事有婢僕者督率婢僕無則躬自爲之亦習勤之道內而寢室外而堂階務使整齊潔淨心目間倍覺清明如室內几案敧斜庭中蕪穢雜錯無論客至皺眉即自看亦嫌觸目也然欲早起者當知有二戒一戒吸食洋煙思起早而不得一戒酣酒即早起亦徒然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

自黎明起後終日經營至既昏亦倦矣當此而息所以珍攝精神爲明日起早地步身息則心靜當細思此日所爲有無差謬若他人有相助之事尤必謹誌勿忘至一家之中門戶最爲緊要時候既昏寢則內重宜關外重宜鎖區區之事非不可任之子弟責之童僕而必親自檢點者由童僕牛馬辱賤子弟有疏失貽誤匪輕且有狡點僕人乘夜啟扃潛圖私事者猶屬不可不防故每日黃昏必躬自攜燈內外巡視不獨留心門戶空房深院須防宵小潛藏竈下爐邊恐有殘薪未燼巡視既畢或扃或鍵鎖鑰宜收入內室懸有定處

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此教人惜衣食也人不可一日無衣食即不可一日不惜衣食一粥一飯半絲半縷舉其至細者言之而大者可知然區區微物所値幾何苟非饑寒交迫之人必不十分珍重何論優家惟一念來處之艱難雖欲棄擲而不敢故男耕女織爲天下衣食之來處謀衣謀食爲我身衣食之來

處天下不謀而得衣食者什一謀而得衣食者什九辛苦求之泥沙視之不惜物力獨不惜身之力乎又何論暴殄天物必受饑寒也特是惜物宜儉而不宜吝每見豐裕之家食有餘不以分人日久而不可食衣已故不以給人歲久而不可衣其罪亦與暴棄者等至輕棄五穀莫甚於富家大戶及衙署典鋪之廚房爲主人者當申嚴禁并宜屬老成人常常查檢若翦毀紬綾則婦女之製衣爲甚重重鑲嵌費料費工穿未幾時又嫌樣舊遂爾棄置凡物太趨時必難久用不獨衣飾爲然爲家長者尤當開導禁止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

聖人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事事預防倘有出意料之外

者得樂且樂乃亡家破國之由諺云未窮先窮永不窮未急先急永不急卻是至理名言古今應變之才有事起倉皇獨能從容措置此雖由於才識亦半是處心積慮胸有成竹者也倘徒貪適意深怕勞心未事若游刃有餘臨事乃束手無策至情急則心亦昏因而中人之欺失己之品種種貽誤後悔難追在家貧者終年借貸至歲闌而避債無方讀書者平日嬉遊及臨試而埋頭何益當其臨時竭蹶非不深悔從前特恐事過漸忘仍蹈故轍故以一身言誤於少壯至老大而徒傷以一日言失之東隅收桑榆而已晚有爲達人之說曰到那裏是那裏言安分則可言處事則不可

自奉必須儉約

古者衣帛食肉必待五十以上今人家常服御朝夕饔飧務求美備若非此不足以適口體逮家資耗盡有求爲貧人而不得者比比皆是良由享用過豐消盡福祿酣豢成習最畏勤勞家道所由落也所以治家必從儉始格言中再三言之然儉與約卻有分別儉者奢之反約者放之反浪費錢財謂之不儉鋪排門面謂之不約每有明知當儉恐被外人恥笑不得不竭力鋪張至於外彊中乾欲掩其陋而不得則眞可笑矣然儉約必由自奉始其中又有三義所謂自者乃持家之人若上有高堂則奉養必須豐腆傷是始以合歡終以啟釁矣且時至夜深僮僕皆倦而重門洞闢廚竈猶燃竊賊火災最爲可慮不但此也在座諸

華是以自奉爲一家表率又一義也然儉約惟當在自奉家有餘資濟困扶貧仍宜慷慨不得因儉約而成鄙吝此又一義也至儉之益處難以殫述儉則寡欲可以保身儉則安貧可以立品居官儉則能養廉服賈儉則能致富大凡一家子弟自幼習成儉約則到處便宜到處適意遇艱難而不畏歷辛苦而不疲若其足食豐衣養成驕惰一旦稍嘗苦境便覺無地容身其喫虧有不勝言者然言儉必在有餘之時若至暮合朝升雖欲不儉而不得故持家之道在極富極貧者固當別論若有可敷衍之家當核一歲所入分爲四股用其三而留其一以備不虞即古人耕九餘三之法行儉之道必隨時隨事斟酌節省使一家相習

而無怨言又必不近於苛不出於陋此中甚有工夫也然必先絕酒色煙賭諸嗜好而又可以言儉

宴客切勿流連

設酒食宴賓朋所以敦情誼美事也過作流連則美意轉成惡意流連之故在於縱飲夫一人縱飲祇誤一人之事宴客流連致誤衆人之事每見有日午開筵至夜闌而未散甚或召雛伶而侑酒呼娼妓以行觴引人入邪共相迷戀座客欲起則挽臂強留以至不善飲者皆醉善飲者皆狂或有性劣之人遂作灌夫罵座甚而揮拳攘臂和氣大傷是始以合歡終以啟釁矣且時至夜深僮僕皆倦而重門洞闢廚竈猶燃竊賊火災最爲可慮不但此也在座諸

惟自奉可以儉約此一義也自奉既儉約家人自不敢奢

人各有家屬至更深而未返則父待其子妻盼其夫誠恐
乘醉歸來道途失足則樂在一處憂在家家情又安忍然
道途失足實醉者之常小而受傷大而殞命猶得謂將酒
勸人並無惡意耶且人至醉後性若火然觸而即發或友
朋有隙路遇而相爭骨肉有嫌歸家而尋釁更可慮者酒
爲色媒有平日兢兢自持醉後而踰閑蕩檢醒時追悔已
覺其遲貽誤無窮皆宴客流連者之咎故凡宴客無論在
家在肆總以午膳爲宜若有故而設夜筵務當邀客早來
燈未張時即便就席建初更後已可散筵倘座有豪飲之
人可別酌巨觥相勸餘則各從其便不必强人所難更勿
召伶妓等人喪品行而助狂興或客有素性沈湎引滿不

休主人以淡漠對之彼自休止故爲主人者先不宜自誇
量大自誇量大必不至流連不已散席之餘或客有醉態
彼如未帶僕從或雇輿送歸或著人陪往客即固辭可使
遙送至到家而止

器具質而潔瓦缶勝金玉

天下無用而不壞之物家常器具務求美觀最爲無謂物
苟適用何論精粗色色求精其耗費資財已難勝計且華
美之物其質多不堅置而不用不如不置置而常用必難
長保一朝毀敗生惋惜心生憤恨心甚而鞭笞奴婢怨詈
家人有因一物之微致生他事者種種皆自尋煩惱常見
富家中落鬻器具以爲生鬻時價廉當不及購時之半良

由奢華折福以至於斯故物爲日用所需但求堅固常加
洗刷雖質樸亦覺可觀其存也不甚可珍即敗也不甚可
惜

飲食約而精園蔬愈珍羞

珍羞之與園蔬其足以果腹一也非粱肉不能下咽最是
惡習蓋口爲小體譬之小人厭故喜新無所不至終且罄
盡家資不足以供其欲君子淡嗜欲節飲食所以明儉亦
所以保身若常飫肥甘病留臟腑富人致疾較易於貧人
職是故耳一家之中惟飲食之資無日可省稍從豐腆計
一日則無多積數年則甚鉅其初不過稍快口腹繼乃相
沿成習欲罷不能而家產漸耗於不覺故凡家常肴饌必
有定式酌人數爲多寡但求足以下飯無事貪多此之謂
約摘蔬藿韭苟烹飪得宜且饒餘味否則珍羞失飪亦不
堪嘗故既約又必求精也至兒童最貪果餌愈食則愈
饞長者愛憐逐日購以相啗既費錢財又致疾病最爲害
事且自幼習慣將來必以口腹破家可勿愼諸

勿營華屋

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古人寄慨之言良有深意夫經
營堂構原爲孫子之謀棟宇牆垣自宜完固若講求彫繪
非徒無益爲害焉每有富家起宅一欄一檻刻鏤必精
計其裝飾之資幾可別營一第若此者無論金碧輝煌滿
目無非俗氣鋪張過甚必生盜賊覬覦之心逮及子孫每

因修葺無資聽其頹敗使貧而鬻宅則今日極意經營之處他年殊不值錢耳且人家治宅必多營房舍蓋傳之後嗣生齒漸繁分處其中必有以爲寢室庖廚之地若徒濬池沼起軒亭使後人居無可居必思他徙至叔姪弟兄日益相遠久徙之後舊宅必荒勢將轉售自來幽雅園林無一姓而守數百年者職是故也再園林勿宜與住宅毗連意在游觀則地宜清曠路徑紆曲花木叢深若與內院相鄰在窺賊潛蹤猶爲小事倘有意外之虞此治家所不可不知也

勿謀良田

我有良田若爲他人謀去情豈能甘夫良田有良田之價人若待價而沽我卽給價而購事又何妨所謂謀者乃是設機械以取之或陷以訟獄使營求無地迫其去產以逃刑或借與資財逮逋負積年逼其署券以償債無論今日我所以謀人卽他年人所以謀我報施不爽甚可寒心況此失產之人與我仇成切齒必多方以圖報復一旦苟中其毒悔已遲矣卽彼之力弱無如我何而仇家積忿難平傳之子孫尙舉以告人曰我祖宗有腴田若干畝爲某家謀去此時我之身早亡我之田未必尙在而惡名猶流傳不已不可畏哉

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

帷房深窈安有不虞而一通三姑六婆往往變生肘腋此等人之操術或以醫或以佛或相吉凶或談命理或買賣珠玉或媒合婚姻操業不同而其險則一其初結交闇人婢媼偵知一家婦女嗜好性情而後投其隙則必誠必信婦人無識幾次晤談不覺盡傾肺腑一家之內凡婆媳妻妾妯娌姑嫂焉能盡無芥蒂一聽若輩挑唆未有不至反目者其意總在於誆騙錢財而毒之所流不可勝述其託於醫者雖亦小有效驗而行蠱墮胎之事亦優爲之託於佛者外結僧道內勸佈施以從中取利每引誘婦女入廟燒香求子求財若可操券甚有勾引惡少湊合邪緣大玷閨門恥難復濯其相吉凶談命理者或稍有邪術能言往事然半是無中生有或言今生孽障或云宿世冤仇始施恐嚇之方繼陳消解之術婦人聽信於中可射利矣其買賣珠玉者使之售貴者亦賤與之購僞者皆眞更有拐騙掉換偷竊等弊在婦人受其欺誑亦不敢告之丈夫此等因買賣往來更難禁止其爲媒婆者滿口盡是謊言嫵者說妍貧者說富病者說健劣者說良或以好女而嫁廢疾之夫或以賢郎而娶癡憨之婦種種皆由其播弄甚有婢女齒長引之使逃孀婦年輕誘之使嫁則婦女終身之事皆爲其顚倒矣且若輩半通匪類窩娼窩賭窩盜無所不爲出入富家門徑極熟且指引宵小行劫以圖分贓蓋所爲陰盜之媒者皆實有其事非虛語也故凡治家者見若輩進門卽

麾之使出永禁往來庶無他患

婢美妾嬌非閨房之福

釵荆裙布井臼躬操正室且然何論婢妾美且嬌者必不能任事且足以導淫凡人家之待婢妾主人生憐惜心即主婦生妒忌心遂至伉儷參商家庭乖舛女子之心最執甚至有戕生命者闇房之禍莫大於斯即無慮此而日與冶容相對神志蕩然既難保身且必廢事家有美婢少年子弟見可欲而不亂者鮮矣若至事出聚麀則闇昧之中造成大孽非盡子弟不肖實有以引之也故凡家長之待姬妾勿愛其美而縱之驕勿憐其弱而使之逸有所求勿遽遂其欲有所訴勿輕聽其言非其所應見之人不必使有舛錯亦不忍加以譴呵其不在主人之前必驕而且倩

見非其所當知之事不必使知若生子女必令其自爲俯育以習勤勞至於用人之去留錢財之出入更不可使之持權也爲主婦者既不可妒其專寵而有意苛殘亦不當聽其自然而不加教訓在養婢至十五六齡已見長成即當爲擇良嫁去若與人作妾切勿過貪身價致使侍襄翁之室入悍婦之家若年已及笄尚未遣嫁每爲外人所誘乘閒而逃然非盜竊資財與我家尚無大損詎知因姦拐而成耦者其夫必不良或貧不能存至於轉鬻甚且流爲娼妓則此婢終身皆誤於我之不早嫁矣然美貌婢女固不宜溺意愛憐而醜陋者又不可肆意凌虐每見刻薄婦人魚肉諸婢饑不使食寒不使衣晨夕鞭笞往往迫之自

奴僕勿用俊美

奴僕以勤慎老成者爲上然不可多得此外巧而黠不如直而愚少而才不如老而鈍蓋用以供驅使非以悅耳目若好用俊美其患滋多若輩居心與婢妾等專以柔媚取容其辦事未必精能惟主人有寵愛之心則事事原諒即有舛錯亦不忍加以譴呵其不在主人之前必驕而且倩

而倚主人之勢在家作弊在外招搖旁觀知之而不欲言家人聞之而不敢告也至若輩出身半係失業之優者已長之變童其品如斯其心可問或私通婢妾引誘偕逃或盜竊資財乘閒遠遁至居官者親信若輩爲患尤深因之落職破家者往往而見此皆論男僕也若女僕之年少有姿者更不可用出入帷闥最易目成即家長無心子弟亦難防範倘有沾染其造成淫孽固不待言事覺而遣之歸或已受胎則我家眞傳淪于下賤能勿寒心更有一種似娼非娼專藉交結主人以圖利者且外通男僕表裏爲奸使家庭不和錢財耗散尤爲可畏故凡用男女奴僕總以年長而樸誠者爲宜惟乳媪不能不用年輕者惟宜擇其

乳之足勿選貌之佳否則密邇帷房主僕不能無意若用幼童至十四五歲以上不可使入內室亦所以防微杜漸也

妻妾切忌豔妝

冶容誨淫古有明訓夫蓬首垢面誠非所宜荆布整齊最爲得體豔何爲焉所謂豔者乃佻薄之詞每有良家婦女好學娼妓之妝非惟自輕抑亦自賤婦人之職在於操井臼主中饋若日日靚妝必嬌而惰於理事日將近午猶未梳洗出房諸事隨奴僕爲之貽誤不少且最易惹人耳目輕佻年少專務窺探重則致玷門庭輕則傳爲口實至於入廟燒香臨街看會逢場觀劇結隊遊春尤當深戒在閨

女則更屬不宜再一好裝飾卽浪費資財今日製衣裳明日製釵鈿經營未備又聞花樣重翻去舊求新終無了日有損無益治家者宜切禁之

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

不有祖宗何有子孫忘其本原必難昌盛在祖宗當日事事爲子孫地步積資財置田產猶其小也凡雲初繁衍之家其祖宗必有積德子孫所恃以報本者惟祭祀耳祭祀有三爲墓祭家祭祠祭然有祠之家少無祠之家多三者之中以墓祭爲最重荒郊風雨實先人體魄所藏故無論遠祖近宗每歲春秋必一一躬親祭埽若不能春秋兩次則一次必不可少夫省墓非僅爲設祭而已每見人家墳墓積年失祭遂至人地生疏久而無從尋覓奸猾鄉民踐平邱壟將塋地轉售他家爲子孫者晏然不覺罪莫大焉凡埽墓既畢不可艸艸歸來必於墓之前後左右及墓地之四至細細履視蓋年久之墓每有爲水泉所入野獸所巢見有損傷急宜修治墓地大者恆有爲鄉人割賣別姓營葬其中使我先靈不安所處尤爲不可不防至管墓鄉人必優禮相待非敬鄉人爲祖宗也子孫十歲以上埽墓時必挈之同往使自幼習見規模便知鄭重若作客他鄉家無祭主當擇老成親族交與祭費請之代行有力者必置祭田祭產使各支按年輪值庶不因絀於經費致有失祭之虞若族中無嗣之墓必一一查明登簿於祭費中別提一股交值祭者歲一祭埽然此專以祭言也若久淹祖父之柩不爲營葬則不孝孰大於是雖徒修享祀亦屬虛文其故非惑於風水卽絀於資財夫營葬原非博美觀負土成墳古來稱孝何得以力量爲辭家縱極寒父母終當縮食節衣先營此事至於借祖父之遺骸種子孫之福澤其說本屬虛誣況遷延不葬兵燹水火事所難防倘有不虞百身莫贖故營葬擇地但求非水泉之窟沙石之區卽爲可用雖葬吉地而吉葬凶地而凶堪輿家之言時亦有驗究係積德積惡所致非盡地爲之也若非惑於風水絀於資財無故而不葬者眞不肖子孫矣至於家祭有歲時之祭有忌日之祭歲時之祭不致遺忘忌日之祭每多缺

略當查明歷代忌日細錄一紙黏於晨夕往來之地以免遺忘臨祭之時務宜虔肅不得笑談隨意坐立參差敬祖宗卽以示子孫所關非淺祭品之豐儉原稱家道之有無惟恭敬之心不分貧富常見富貴之家事事務求美備獨至設祭則隨奴僕陳設數肴爲主人者恩恩一拜毫無誠心殊可笑也至祠祭必有一定之規模聯宗族之情明長幼之序盡在於斯貴賤不得相凌貧富不得相耀否則徒修祀事無以對祖宗祠實與宗譜相表裏族繁之家不可無譜無板者宜刻有板者宜修譜系旣明則源流不昧族人有通達文理者請之秉筆凡一人之名字官職生卒年月及婚配子息葬地方向務必盡書其有嘉言懿行及烈女節婦宜各立傳以昭示子孫若鏤板無資宜多鈔數冊各支分藏以備查閱然譜牒宜隨時修輯若隔數十年或百年始行倡修則遺忘大半無可稽查其法宜各房自立一簿每歲正月將上年人口生卒等事填寫殊不費事待修譜時彙而刻之不須反復稽查自無訛漏此亦尊祖敬宗之事故并及之

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

讀經書以明理非僅爲博科第而已若逆料其難博科第竟使不讀其謬已甚大凡人家子弟無論天分如何六七歲時必使入塾藉以束其身心動其敬憚自能變化氣質以就範圍蓋人之一生凡幼年所習至老不忘故經書中之益固多卽經書外之益正屬不少在質性聰明者不宜早使作文急令應試一攻舉業經傳漸荒此通病也若愚魯者必讀至十四五齡察其不能成就然後使習別業無論文理通否而此七八年日親師長自知循規蹈矩已勝於不讀書者萬萬矣兄子弟十二三歲以前亦不能使營他務若聽其終日游惰必漸至不可教訓并他務而不能爲也故爲父兄者旣不可因其愚而不使讀書爲師長者更不可因其愚而不勤教書子弟能自課最佳否則或附讀或延師至於延師賓主當各盡其道在爲主者若自揣力量不足凡所以待師者不能從豐不可輕以聘請果其家境豐盈爲子弟讀書起見當厚其脩脯延有品有學之

師禮貌必周飲饌必盛教年幼者宜延老年之師取其不浮躁教年長者宜延中年之師取其未荒疏知師旣善教爲主人者切勿干預館政爲主婦者不宜溺愛兒童倘師有過失萬不可冒言於子弟之前更不可未及年終辭師使去至爲師之人有求教者或延請至家或附從來館倘嫌其脩儀菲薄儘可推辭旣已允之便當盡心教誨不得心存計較督課不勤爲授經之師在乎少出門爲閱文之師貴乎勤動筆若收遜從閱課之徒須自揣精神筆力能教幾人方收幾人切勿貪多以致貽誤若弟子應試萬勿爲辦貢緣鎗替等事卽主人有意不可曲從其就富貴家館席學生或不率教祇可告辭不宜戀棧教法無盡總歸

實事求是不致虛受束脩方爲無愧故爲師者可以積功亦可以造孽勿謂青氈之易坐也

居身務期質樸

上言自奉必須儉約以日用言此言居身務期質樸以持身言所謂質樸者人自巧我自拙人自詐我自誠一動一言必從本心而發不矯飾以欺人蓋外人可欺家人難欺若家庭之中先施詐僞骨肉必至參商而門外之人亦無相信者矣有五分力量張到十分有十分意思卻說五分事事有口無心藏頭露尾漸至與人交接無一眞實語言此小人之尤也蓋質樸而或誤事尙可挽回巧詐而致禍端無從補救且爲家長者既尙巧詐子弟習見習聞盡成敗類質樸兩字不容一刻忘也

教子要有義方

教子之事多端大而忠孝廉節細而飲食起居總以言教爲後身教爲先易曰義以方外本乎義而方正行之是爲義方如教子讀書必勉以敦品力學凡場屋種種弊端勿使稍染教子爲官必令其潔己奉公以成循吏凡仕途種種惡習務使力除下及農工商賈必教子勤儉安分誠信無欺凡機械變詐利己損人之事斷勿使爲顧教子必自童年始當其知識初開必使言語樸誠舉止篤實勿履邪徑勿交損友則將來自無蕩檢踰閑之事若先以如何取巧如何便宜之法告之壞其心術後來不可問矣蓋庸懦之子教之義方亦能自立才智之子不可意測我之才能操之在我每歲可博財幾許豈不自知作幾品官職得幾品俸金下多少本資獲多少利息凡士農工商謀財者不一道可以類推若非分所應得卽爲意外之財然我之意外之財皆人之意中之財我無端而貪之無端而奪之易地而觀何以爲情故得意外之財必有意外之禍以逆召逆理有不誣且人之祿命有定今日所得意外之財皆他年意中之財特預取之耳富於目前徒供揮霍貧於後日無可支持豈不失算祿命果佳無論作何項經營皆可致富若生妄想恐意外之財未得意中之財先失故貪財者喪財之漸疏財者阜財之緣營生者其知之

勿飲過量之酒

酒能聯歡亦能釀禍不善飲者無論矣能飲之人各有其量凡人飲酒飲至酒味不覺甚甘神情亦若有異或氣息粗促或言語煩多或肢體疏慵或面顏紅熱便爲量滿時矣卽當知止若飲過其量則性旣亂而興轉發或以一人而敵衆人或以一日而飲數席至於身不自主凡醒時所不敢爲者醉後悉爲之而并不自覺損身敗德誤事結仇

種種過端皆由此蹈前寢客條內詳言之矣故能飲者入
座之際切勿過豪終席之時庶免狂醉自知量滿還當自
休勿爭此無謂之勝也然又有躭飲之流每飲雖不過量
而終日與麴糵爲緣神志頹唐性情疏嬾自命爲淵明太
白不過自誤其身家而已有志者尤當引以爲戒

與肩挑貿易毋佔便宜

貿易之苦辛至肩挑而已極嚴寒酷暑輾轉街衢口不絕
聲足不停步五更就販必至日暮始歸資本不過一二緡
待養或有三五口其所獲之利微乎其微若一日息肩一
日卽不能餬口此等人尙欲佔其便宜忍心已甚或慣使
大秤或挨用小錢或價已講成付時折扣或物已取足强
使加增彼雖不敢不賣而轉背必辱罵隨之我亦何苦而
爲此也且家長如斯子弟必效尤而更甚一家刻薄極爲
不祥佔小便宜者必喫大虧戒之戒之

見貧苦親鄰須多温卹

天下不足者十之九有餘者十之一所賴哀多益寡使貧
苦者得遂其生在巨富之家固宜廣爲周濟然必待巨富
而始言周濟在我恐願有難償在人亦急不能待但看自
家光景較貧苦者爲有餘卽可分我之盈助彼之絀無論
數尺之布數升之糧亦有裨益夫博施濟衆堯舜猶難若
親若鄰宜先周卹再由近及遠由親及疏固視乎力量矣
顧卹其艱難猶當待以温厚尋常來往禮貌弗替賀喜弔

喪更宜周到若見其貧苦而心先鄙夷乞貸書來置之不
答登門請見避之不遑家長如斯則子弟輕之奴僕侮之
彼未嘗受我之恩已先受我之辱或有所給與而遽以聲
色相加彼雖未敢如何我已惡念多而善念少矣至周卹
之方宜謀長久或借與資本俾得營生或爲覓枝棲使能
餬口若緩急廢疾必終仰給於人或獨力難扶可廣勸同
人醵資贍養顧或謂如此行事如此存心則求者日多必
傾家而後已夫誠心周濟竟終於自受飢寒揆之天理人
情必不至此特恐厚資坐擁平時不拔一毛一旦家傾更
無人從而顧問并素貧苦者而不如矣

刻薄成家理無久享

寬厚而成家宜也刻薄而成家幸耳其家雖成如春日之
冰秋後之暑不旋踵而已消夫刻薄而至成家逆理而行
已非一日或盤剝重利或乾沒人財或居官而朘削小民
或辦事而侵吞公款或朋友合資貿易利歸己而害歸人
或弟兄分析家私佔其美而推其惡機心種種不可盡言
故刻薄之人有謀不成其祖宗尙有陰德若所求必遂勢
甚可危彼方自詡其能鬼已早瞰其室水火敗之盜賊敗
之訟獄敗之不肖之子弟敗之甚至斬然無後一朝身沒
悉屬他人其不能久享也非數之無常實理之有定若用
其才而厚道行之未必不能致富乃甘心爲此可謂大愚
故有因此而成家者乘家道未敗之時當痛改前非力行

善事庶幾挽回末路免召災殃慎勿至死而不悟也

倫常乖舛立見消亡

天下大不祥事莫甚於倫常之乖舛凡水火盜賊訟獄諸端足以破吾家者皆可防避獨至一家骨肉自相仇讎譬諸病入膏肓不可救藥其乖舛之端不能盡述總由於偏私姑息而成爲家長者先不能正直公平使家人相觀而化遂有卑幼不聽尊長之教婦女慣信婢媪之言其人口較多之家幾至結成朋黨互相傾軋各思中傷以至覿面不交語言同居不相顧問公家有事袖手旁觀公家有財任情浪費由是戾氣所召必致災殃內亂既深更招外侮即家極殷富不數年即見彫零何論其次蓋乖舛由積漸

而成消亡可刻期而待故治家者必事事持平時時化導使家人無所怨亦無所疑夫一家之中弟兄子姪其賢否本自難齊且或有前後出嫡庶出之分至婦女性情更多淺狹即女之壻家婦之母家亦或有貧富之異更有不幸而孤寡者家長必熟察其情形而調劑之勸戒之有所芥蒂而消釋之若其中有未可變化之人不如早議析產或同居或各居使無所交涉免起爭端夫數世同堂誠爲美事奈人心不古合而戾不如分而和勢使然也在家長既當如斯在子弟各宜循謹聽命有才者不得自詡精明蔑視同氣無能者還當自知分量隨處謙和其間總以勿聽婦言最爲要旨治家之道各事俱後當以消乖舛爲先一

有乖舛家且亡矣何所用治

兄弟叔姪須分多潤寡

此兄弟叔姪指既經析產者而言亦不但指胞兄弟胞叔姪并共祖共曾祖者亦與焉我獨得祖父餘蔭家業遂享而一本之親莫之顧恤將何以對先人恐樂境亦難久享夫異姓尚當周濟何況一家今日彼窮而我多安知他日不彼多而我窮則助彼還是助我縱勿論此我則諸事從容彼則一籌莫展相形之下必使彼彼外受揶揄內遭交謫其何以堪且親支之光景既佳彼即告貸於人人轉有詞可卻而我之情薄早爲人所輕矣且所謂分潤者非僅助其日用而已彼有子弟延師課之彼有婚嫁竭力成之至

於疾病死喪更無情議其人無論業賈業儒必爲謀餬口之方以圖長久即有不務正業者還當勸戒之周旋之終不可以漠視蓋敦本實以盡孝皆分所應爲并不得以慷慨論也若以其資財交結友朋攀援權貴或於地方義舉陋路窮人轉資助之以沽名譽而同堂者若不關休戚是爲厚所薄而薄所厚君子鄙之

長幼內外宜法肅辭嚴

家道之敗由漸而來必始於長幼內外之閒漫無規矩遂至子弟違父兄之教婦女持男子之權而其家遂不可問夫尊長之於卑幼無不愛憐必使一動一言不得自在未免太拘不知拘束之實以愛憐之若聽其舉動任情不加

呵責久而忘其所以遂無尊長於目中凡事皆獨斷獨行毫無顧忌於平輩之內喜則相狎怒則相爭尊長亦不能禁止子弟如此爲婦者亦將無禮於舅姑爲女者終且貽羅於父母其初不過於語言進退之閒不甚整肅而悖理逆倫之漸因此而開故少儀內則今人雖不能行而大致必須講究事親事長之禮雖難備言大要不離一敬字然必爲家長者先以嚴肅示之幼輩不知隨時教導凡遊戲之事長幼不得同場謔浪之言長幼不得共語子弟在家謹飭斯出外亦有儀容否則將爲人恥笑并議及父兄矣至內外之分尤宜嚴辨婦人不得干預外事賓客不宜延入內堂婦女笑言豈容音聲外澈賓朋燕集禁止婦女窺探同室夫男當炎天露體之時不可輕入內寢親族子弟在十四五齡以上勿令直進帷房男僕年輕勿使近內婢女齒長勿使出門家中避嫌之端不可殫述總在男長治外女長治內各爲防範教訓而已

聽婦言乖骨肉豈是丈夫

婦從他姓娶來與夫之父母兄弟本不相識亦有世家女得父母教一入門便能孝翁姑睦妯娌然十不得一焉所賴爲丈夫者當婦之初來先以孝友之型示之然後察其情性之何如而徐徐化導尙慮各存意見多所乖違奈何爲丈夫者薄天性之親聽帷房之語鬚眉七尺巾幗是師婦有怨於舅姑夫卽乖其父母婦有怨於伯叔夫卽乖其弟兄又或因後妻之見憎薄待前妻之所出是無此婦而骨肉相愛有此婦而骨肉相賊若此丈夫幾視夫婦外之倫常皆在可廢是豈尙有人心故婦罪尙輕而夫罪較重

在爲婦者無非欲事事自由不受夫家人節制亦知勢有不可必先挑唆其夫夫有離心乃可肆行其志總之爲丈夫者孝友之心不篤爲婦乃可以進言否則當譖愬之初而漠然置之厥婦終莫施其技鍋情帷闥抱疚家庭丈夫云乎哉

重資財薄父母不成人子

人子之身向是父母之身何論身外之物子有財而不以養親更作何用謂將貽之子孫不知父母尙不得享子孫又焉得享爲子之所憾者當父母俱存之日菽水艱難迨境地稍充已悲風木祭豐不如養薄孝子之所心傷乃襲重裘有資庭闈無恙事事惟親所欲爲子者何快如之乃竟重視資財輕視父母是何居心若財本父母所貽入子手而子便私據其不孝固不待言卽非父母所貽至於子能積財親年必邁竭力供奉時已無多夫親有財而子敗之事所恆有子有財而親敗之事所罕聞況親至暮年事事皆求節省子卽薄待在親當無怨言卽親有所需每隱忍而不爲子告子見親無所欲亦遂淡漠置之若妻子有所求轉無不各遂其意眞顚倒極矣此等情形在弟兄較多之家爲尤甚兄弟旣多必光景不一而高堂奉養有餘者必强不足者一例分供使父母心常不樂且親無不愛之子境旣參差必使之裒多益寡有餘者輒以吝財方命親心愈傷或外出而久不歸家或居官而終不迎養甚至終

天抱恨而棺斂之費不肯獨肩篦窆之資尙須分任遂至遷延不葬莫妥先靈是因重財而并薄其已死之親更爲罪大惡極斯皆謂子有財而薄其親也若親有財以畀子或有所鍾愛而多寡不均得寡者遂怨恨其親是亦爲重資財而薄父母夫親不愛我當思所以不愛之由況身爲丈夫財可自致以區區之故而忘毛裏之恩其本心可知矣

嫁女擇佳壻毋索重聘

嫁女木非賣女何堪計較聘金喪恥喪廉莫此爲甚妝奩之厚薄當稱家道之有無必重索其聘資以備我之嫁具使亦人來往反復較量未締絲蘿彼此先存芥蒂吾女于

歸之後或因此見惡於舅姑是無以對姻家且無以對吾女然必求富於我者始可索其重聘貪其重聘將不擇壻之良否而以女嫁之將來之害吾女者亦在是故嫁女必以選壻爲先無論業賈業儒必求門戶相若切勿過意高攀相壻之法不僅觀其家道察其人材必知其祖父之品行何如家教何如及壻之性情何如若或尙刻薄逞豪强競奢華趨勢利之家皆在所不取蓋嫁女以圖長久非計目前爲吾壻者富貴而輕浮不如貧寒而謹飭然許聘不宜太早大約男女至十五六歲後方可聯姻由於人事變遷先時不能料子弟賢否太幼則難知常見有指腹爲婚者終未免冒昧也至教女之道先教以柔順和平尤必使

習儉習勤寡言寡笑勿輕見客勿常出門鍼黹而外凡操作之事必令躬親若嫁貧家則事事優爲不至自苦即嫁富家亦事事諳練不受人欺亦可識字讀書然不必甚通文理閒書小說禁勿使觀即鍼黹一端勿可專工刺繡凡縫紉裁剪皆所宜諳當未嫁之時須常將孝舅姑敬丈夫睦妯娌諸端預爲教導年至二十左右必賦摽梅蓋婚嫁固當及時亦恐年齒長則情性漸剛至夫家或不能婉順反多哭虧若既嫁以還或爲舅姑所不愛其間無論曲直總歸咎於女之不賢爲父母者切勿輕出怨言益其舅姑之怒使吾女轉無以容身然或因愛女之故贅壻在家則殊非計女既有壻終是壻家之人長住母家全不知持家以厚匾招壻使爲所餌受累匪輕所以爲父母者爲子聯姻不宜造次必擇門第之相等貧富之相同苟能得詩禮舊家誠爲最善否則閨女雖難深悉必探爲女也母者其情性何如蓋母賢女當亦賢母劣女未必不劣若媒媪及慣作媒人者之語切不可聽婦既娶來爲翁姑者當於慈愛之中加之教導有所不順終不宜侵以冷語責以厲聲緣教婦與教女不同不可使其難受也在鄉曲之家每養人女以爲媳而其姑每任意凌虐殊非人情各處皆然狃於習俗所賴鄉里中明理之人廣爲勸導耳若人家子弟既已定姻尙未成婚忽犯難痊之疾則當將聘女庚帖挽媒送還請彼別行許字切勿遷延不娶或勉强成親致誤

此女之終身也

見富貴而生諂容者最可恥遇貧窮而作驕態者賤莫甚

人品之不堪在論勢而不論理勢勝於我者從而趨承之

於是乎有諂勢不及我者因而鄙夷之於是乎有驕諂者

驕者根心而發幾不自知大庭廣衆之中所遇之人殊則

言笑起居迥然有別局外人冷眼覷之直如觀劇耳待人

接物總不可離一敬字富貴貧窮不容歧視見富貴而諂

之彼不喜我之諂我爲彼所輕貧窮而驕之彼更爲彼所

害遇貧窮而驕之彼淡視我之驕我徒彰其醜彼深恨我

之驕我將中其傷且諂者熱心富貴利已損人之事當無

所不爲驕者蔑視貧窮扶危濟困之心早一無所有諂者

得勢必能驕驕者失勢必能諂心術之險盡露於詞色之

間此之謂可恥此之謂最賤

居家戒爭訟訟則終凶

風俗之偷莫甚於健訟人心之壞莫甚於唆訟敗家之速

莫甚於好訟居家者惟命盜之案勢不得不報官此外雖

受人欺可忍則忍之喫虧在目前便宜在日後一涉訟則

耗財費事欲罷不能罄家室之藏飽吏胥之囊有功名者

因之而被革無功名者因之而受刑故訟而不勝受辱公

庭即訟而倖勝還防後患乃世風不古鄉曲愚民談及訟

事即津津有味強藉此以欺弱貧藉此以害富更役從而

與我無關不必細加探問情苟非我深悉不容妄斷是非

人當失意之時切莫答其既往人有可羞之處愼勿笑於

對人之事否則先爲人所訟欲自休而不得也

處世戒多言言多必失

天下最易召禍者莫如口凡事皆由言起一出我口即入

人耳無可挽回大都不自詡其才即不至自曜其咎失言

之過愚鈍者少機警者多故無論發人陰私壞人名節摘

人過惡洩人機謀爲人所切齒者固當深戒即尋常談笑

亦宜處處留心勿以我所愛之人聞其言而遷爲附和勿

以我所憎之人聞其言而漫爲觝排處世總貴虛心勿炫

己長勿彰人短座客未盡識面勿談笑柄勿述新聞事若

與我無關不必細加探問情苟非我深悉不容妄斷是非

人當失意之時切莫答其既往人有可羞之處愼勿笑於

當場知人之謊言我勿輕爲道破兒人有請託我勿從中阻撓勿徇我之私心漫嘗公論勿將人之家事作爲閒談

當順境時勿爲狂言處逆境時勿逞怨言尊長前不可放言婦女前不可戲言人有喜慶勿作悲戚言人有死喪勿作歡樂言勿言道路之浮言勿言鄉曲之鄙言愼言之處不可盡言總之多言而招尤不如寡言而守拙

毋恃勢力而凌偪孤寡

人而至於孤寡貧賤固苦富貴亦苦以其無勢力也賴親族之有勢力者從而扶持之孤寡庶得無恙奈何不扶持之反凌偪之忍心害理莫甚於斯有勢力者試自思之我身若亡我之妻子爲人凌偪其銜恨爲何如天道昭彰報

施不爽試觀曹瞞恃其勢力凌偪漢室之孤寡後來曹氏孤寡司馬氏凌偪之司馬氏孤寡劉聰劉曜又凌偪之後先一轍可爲寒心然彼肆其凌偪者當自有故或孤寡尚有家產威以脅之方可侵吞或孤寡賴我成全刻以待之較易處置或其家長在日素通財帛往來我負彼思乾沒而不還彼負我將責償而不貸甚有身爲嫡長先人既沒薄待其庶母庶弟幾於奴隸之不如以至孀婦難安或入空門或依別姓更有兄弟云亡待嫂姒不以禮視孤姪若路人非惟不加愛憐且常肆其凌辱此等人心同禽獸無可勸懲彼之妻帑定當身受其報

毋貪口腹而恣殺生禽

尋常蟲豕苟非有害於人亦勿輕爲殘殺

乖僻自是悔誤必多

庸懦之人不至乖僻乖僻自是才智者爲多不尙和平之謂乖不行中正之謂僻其量本至隘其氣又至驕事事欲求勝人不能勝人遂爾求異於人漸至一動一言盡與人情相反舍康莊入蹊徑獨行踽踽而不自知其非人若從而非議之則持之愈堅人或從而規勸之必拒而不納內而骨肉外而友朋毫無和樂之情人亦皆望而生畏使若人治家家人安能聽命勢必置家事於不理則貽誤匪輕以彼清夜捫心未嘗不悔所行之誤惟悔而不欲自明其悔誤而不甘自任其誤悔誤所以愈多也

頹惰自甘家道難成
勤則成惰則敗凡事皆然治家其一焉若身自安逸家自興隆天下斷無此好事爲家長者事事先勞家人猶多頹惰自己頹惰安能責備家人守成尙難何論創業富貴尙難何論貧賤安樂尙難何論憂患仕商尙難何論農工在頹惰之人非不自知誤事乃日思振作日就因循迫疏嬾性成一日操勞便不能耐遂并振作之心而不敢設矣子弟因之失教婦女從而持權種種弊端不可盡述在家富者雖有基業不自經營囑付他人受盡欺誑漸至棄產以養逸欲凡事皆不留心一旦家貧莫謀生計則眞苦矣富倘如斯貧又何論然頹惰者必多嗜好好酒色好賭博固足破家其尤甚者莫如鴉片幽燈孤枕晨夕相依身不自由百端俱廢傾盡作夜人具鬼形自此物一入中原頹惰之人較往代當多十倍殆亦世運所關有志振興者切勿染此

狎暱惡少久必受其累
人何幸而爲富貴子弟承父兄之蔭俯仰晏如可以讀書可以立品較之生長蓬蓽者苦樂天淵亦何不幸而爲富貴子弟際家門之盛處則鮮衣美食出則輿馬僕從不識人間艱難毫無閱歷苟父兄不嚴管教將驕奢淫佚無所不爲此之謂惡少彼惡少自敗家聲誠無足論惟淺見者慕其聲勢好與結交正士端人惡少必不樂近惟趨附之者順其性情供其奔走飲食微逐花柳嬉遊與惡少往來非狎暱不可當其初相結納依傍聲勢若有光榮漸而忘卻本來染其習氣因之壞心術耗資財受累已屬不小甚或助其勢以凌人借其名而滋事在惡少肆行無忌常搆禍端彼若無可脫身勢必嫁禍於我彼有勢力人或不敢相仇遂移所仇彼者而仇我則我之受累何如且爲惡少必不能久一朝失勢卽至窮蹙無聊我既爲彼舊交累我將更無盡此專爲慕勢者言也若同爲官家子弟見其素行不檢切勿與之同羣自敗聲名爲之分謗殊無謂也故無論士農工商總貴安分凡不安分之人皆當遠避不獨惡少一類爲然

屈志老成急則可相依
人當安樂之時廣交遊聯聲氣促膝談心人人管鮑一朝患難則各相推諉毫無助我之人何也以所接皆非老成也老成人可敬不可狎好樸不好華必我之所作所爲先爲老成所重而復敬之如父兄服之如師保乃謂之屈志老成識見既卓品望亦尊我既與彼相依仇我者可藉以解紛欺我者亦有所顧忌彼既許我附託當始終相保必不至捐棄中途故平素往來亦殊落寞而艱難之際獨賴扶持老成之所以爲老成也然老成人殊不易得宜擇近乎老成者而親近之庶或有助我時乎

輕聽發言安知非人之譖慝當忍耐三思
急躁之弊更甚於因循凡工於譖慝之徒每驟然而來以
激我之怒輕信其語適中其欺矣夫必事事先覺譖慝不
行是聖賢明遠工夫安能企及防弊之法惟有忍耐思之
來告者爲何如人所告者爲何如人揆之情理度之時勢
當疑當信自有所歸故不能耐性必不能聽言不能聽言
即不能處事當人之來訴即使其言皆實而我觸而即發
血氣用事貽誤必多人既知我性情即開異日進讒之路
若所言果僞我遂誤聽之而誤信之將顚倒是非爲人切
齒既而矯持過甚并所當信者而亦疑焉中心回惑應事
多乖能耐思者必不至此

治家格言繹義卷下 十八

因事相爭焉知非我之不是須平心暗想
觀人則明觀我則昧人與我皆自以爲是則爭端起焉爭
端之起爲道義者少爲名利者多我果大公無私亦不必
與人爭人亦不敢與我爭至於相爭終不免各懷私意我
但覺人之不是卻不覺我之亦非易地參觀理自可悟故
我有事而人與我爭不妨稍讓人有事而我與人爭還當
自休若均爲人辦事彼此相爭是各逞私心而誤他人之
事則更不宜矣試爲平心暗想若我理曲而妄與人爭早
爲人所輕即我理直而過與人爭亦爲人所忌惟謙受益

施惠無念
意氣不可矜也
施惠於人極是美事既施而常常念及必且有吝惜心有
追悔心有居功心有望報心將好施之善心漸漸澌滅終
必於賑貧濟急之事均不肯爲夫我苟可以濟人無論出
力出財皆是快事故臨時不可無心過後不可有心見所
施之人不可常提前事有所施之處不必轉告他人既施
者或迭次來求力苟能周何妨再三相助求施者或設詞
來告姑允所請不可顯揭其情借貸與貧苦之家切勿輕
受契券賬卿及道途之苦不必深究由來我所周濟之人
日後振興不宜責其厚報我行周濟之事當機獨斷不必
商及家人凡事不可健忘惟施惠一端愈忘則愈妙耳

受恩莫忘
受人之恩能報不能報固視乎力量惟感恩之念不可或
忘蓋忘不忘之閒見人心術有恩於我者我且忘之則無
恩者當更膜視有怨者必思中傷矣人知我立心如此若
逢患難誰復相憐是忘人既往之恩即自絕將來之路耳
所以受恩不同有周濟之恩是贍我身家者也有言語之
恩或爲我說項或爲我解仇或指我之迷或規我之過又
有扶助之恩我所不能爲人代我爲我所不及顧人代我
顧甚或保我之險拯我之危三者各殊受恩則一恩無論
大小新舊有可圖報固當盡心即力所未能還應示之子
孫以圖後報且恩不必盡獨受鄉賢有善舉恩及一鄉族
人有義行恩及一族皆當頂而戴之至若報君恩以忠報

親恩以孝天經地義則又不待言矣

凡事當留餘地

用財不留餘地家必貧用力不留餘地身必病故凡出言行事不獨爲我留餘地亦當爲人留餘地若事事張到十二分使我無轉身之地人無容身之地則禍端起矣精明者不留餘地必成刻薄剛強者不留餘地必至凶殘故富貴時宜思貧窮安樂時宜思憂患庶能平心下氣培養福源當少壯日必爲暮年留餘地爲祖父者必爲子孫留餘地惟不求一時快意乃能得時時適意哀將不窮兵力盡御不窮馬力人之處事亦當如斯得意不宜再往

天下人失意者百得意者一人求得意誰不如我我之聰明材力豈必勝人居然如願以償總屬僥倖我既得意踵我而往者必多我再往焉安能再得人縱獨厚於我不至失意而歸然長我貪心敢人妒念尚有後患可虞人當知得意之適可一而不可再則今日之得意方爲有益於吾若妄想遽生謂此後所謀皆可以今日爲例斯行事遂多蹈險以爲一朝得意自可彌縫不知得意難逢一身受累皆貪心與倖心誤之耳

人有喜慶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禍患不可生欣幸心

見人致富而妒忌之此人必終貧寒見人得貴而妒忌之此人必紲蹭蹬人之福命視其度量妒忌者度量若此其惡恐人知便是大惡

善欲人見不是眞善

爲善盡其在我人知之也聽之人不知也聽之行一善而必求人見將於人見處而爲善必於人不見處而爲惡矣所以好名之人其行善多外露往往薄於門內厚於交遊今日有恩於人明日即逢人便道或人有不可告人之事彼爲周旋之因而轉述於人以彰其短則善不蔽惡矣所以善之名愈彰善之實愈亡是焉得爲眞善眞爲善者必先於至親骨肉盡力盡心然後漸及於門外有其事或諱而勿道已之功或歸之於人所以功爲陰功德爲隱德積善乃足餘慶若借此以沽名且召禍矣安能致福

德以陰德爲最深惡以陰惡爲最大當其見其聞之地願然爲惡人雖不軌尙屬乎陽若爲惡於暗昧之中不知者且目爲君子此眞小人之尤故事苟不可告人卽爲惡事無論大小皆當力懲先儒有言凡人平日所行沒後不能登諸行述此事卽不可爲誠爲名論況隱慝最干神怒遲早終當發覺不能到底瞞人且人或知我所謀借端壓制毒來攻毒有受其苦而不敢言矣夫爲惡尙恐人知其羞惡忌憚之心猶未盡泯改行從善大可蓋愆所慮將爲惡時深恐人知方爲惡時又若不恐人知既爲惡後竊幸人尙未知斯爲惡之膽日大無可救藥耳

見色而起淫心報在妻女

作惡害人至傷人之命而極然被害者之家屬不至蒙羞若婦女爲人所淫被淫者固終身失節不可復完或弁因此而斃命而其家之親屬俱受辱而難言淫所以爲萬惡首也頗淫爲曖昧之事罪不易科律惟强姦及姦有名分者始定死刑其餘和姦罪不過杖況人誰不惜顏面家有醜事甘願外揚犯姦者百獲罪者一耳所以淫僇之罪人治之輕天治之重犯淫者卽其福夭其年絕其後嗣弁使其妻女亦播醜聲若能卻色遏淫天之福之也亦較行他善者爲倍厚勸善書籍於戒淫一項旣多且詳不煩纚述人當淫心久蓄淫惡罪行試念及貧賤死亡富貴壽考卽在此呼吸之間何苦以片刻之歡娛勦送一生之福祿故

匿怨而用暗箭禍延子孫

人之交際恩則合怨則離人旣爲我怨矣則陌路視之使彼亦知我之怨不失爲直道而行奈何包藏禍心陰怨之而陽親之使彼不復隄防因而伺其隙至有可中傷之處卽以暗箭加之彼無所逃我心始快似此行同鬼蜮當不僅身受其報餘殃必及子孫凡工心計之人其後嗣必不昌盛況借此以施其毒是將其子孫之福而先折之矣所以人之處世知人旣與我有隙卽宜斷絕往來若怨家過作殷勤尤當遠避豁達大度天下能有幾人事宜早防勿墜奸計

家門和順雖饔飧不繼亦有餘歡

富厚之家和順較易貧苦之家和順最難蓋家道既貧不免因憂成怨骨肉鬩牆相責備和氣大傷和氣愈傷家道愈壞所以救貧無法和順即救貧之法爲子孫者竭力以養祖父爲婦女者耐苦以佐夫男一室雍和大是吉慶誠能如是天必福之饗飧之不繼亦其偶耳況乎家室之歡殊不關乎境地每見富家貴族華屋連雲家人分院面居終日或僅一面事無大小皆遣奴僕爲之其閒毫無眞意若家貧者父母妻孥一庭聚順疾痾疴癢警欬相通有事則共勞無事則共息居常入市購物婦主烹庖團坐同餐長幼歡笑天倫之樂孰大於斯人當富貴之餘每謂尋貧賤時樂境渺不可得豈矯情之論哉

國課早完即囊橐無餘自得至樂

人生五倫惟君臣一倫非爲達官者幾若渺不相涉何況編氓不知耕鑿相安身家克保何日不沐君恩爲民理事而設官僚官必有祿爲民除暴而備軍旅軍必有糧其餘禮樂刑政救荒禦患之需不可殫述端在取民之賦稅即以奠民之身家天子所自享者不過千百之一君恩莫大受焉不知惟國課早完庶幾報答於萬一若圖抗欠即是無君既不免暮夜追呼或至受公庭笞責故無論歲收豐歉務必年款年清即囊橐無餘永無胥吏到門眠亦安枕

讀書志在聖賢

讀書之人不能事農工商賈之事而品爲獨貴者以其爲聖賢之徒耳如讀聖賢之書畔聖賢之道直農工商賈之不如也然必講求誠正之學明心見性自成大儒談何容易但使出言行事時時有聖賢在心凡不可對聖賢者無不力戒庶不致爲聖賢之罪人國家既以科第取才自當習舉業求功名藉以行其所學科場之內如有眞實學問何嘗不可展舒何嘗不可制勝必謂求科名者無學問講學問者淡科名此豈讀書人之論所患溺情富貴不復知有聖賢或且因不得富貴而大背乎聖賢則爲鄙夫爲妄人矣讀書者所習不同有性理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訂

之學有詞章之學其源皆由經傳而出其理必以聖賢爲歸無學問者無論矣若其有過人之學而素行不端著作雖傳轉致永貽口實且名爲天地間所最貴聲名藉甚而無德以承之必致折福名士之運恆蹇文人之裔鮮昌殆有愧於聖賢之故歟

爲官心存君國

國家立學校育人材設甲乙兩科拔文士而使之爲官爲國故也君既爲國臣即不可以爲家位無論尊卑任無論繁簡總當視君事如家事視國人若家人方不負君之所以用我所以榮我之意見害不可避見利不可趨爲達官者勿擅作威福爲卑官者勿專務貪緣爲文官必廉而勤爲武官必強而義凡罔上行私瘠民肥己之事均不可爲此篇格言專論治家故於爲官事從略然心存君國一語可以括盡官箴所以心心在君國即爲好官心心在身家即爲劣官然爲官者卻又不可戀官或遇繁劇而不能勝或因老病不能理事宜早引退以免誤國而兼誤身也

守分安命順時聽天爲人若此庶乎近焉

境所處者爲分生而定者爲命隨所遇者爲時不可必者爲天得隴望蜀見異思遷謂之不守分貪得患失怨天尤人謂之不安命矯同立異少樂多愁謂之不順時捷足爭先行險徼幸謂之不聽天不知分不可踰命不可强時不可逆天不可違君子素位而行萬無一失小人徇私妄作百無一成格言所舉數十條其中實該千萬理終勉人以守分安命順時聽天知凡爲人者惟當盡人事以待天命聖賢之道豈外此哉

治家格言繹義卷下終

高氏塾鐸

武林 王晫 丹麓輯
天都 張潮 山來校

高氏塾鐸

安蔬老人高拱京著

余晚歲歸田。教家之念倍切。閒居追憶過庭之年。所聞祖父之訓。日以嘉言漸狀爲憂。因取小學。及先正格言。中今時子弟之膏肓者。纂爲六則。太文則覽者弗省。太多則覽者弗竟。用是雜以俚言。使讀者同。故余以讀書在能好。好則嗜之如飴。慕之如寶。而於讀思過半矣。

檀几叢書 高氏塾鐸 卷十九 一

讀書

林文安公家訓。首囑子弟讀書。俗云讀書必登科甲。苟不能不如蚤藥之去營生理。免費了錢財。又惰了手脚。此俗見也。余謂多讀一月書。多一月之受用。多讀一歲書。多一歲之受用。多讀一日書。多一日成章。不至求人。言辭自然雅馴。禮節自然閒熟。然後知祖父多遺我十帙田。不如多送我讀一歲書也。又有一等柔順之人。嘱以事。能做。托以專對。能言。我有時怒罵亦能消受。以爲可作一臂之用。而不知柔順之中。潛有

檀几叢書 高氏塾鐸 卷十九 二

歲書也。若曰不科甲。尚可否耕。又其後已。

讀書必有聚地工夫。方能進益。一邊讀。一邊想。坐則讀。閒則記。夜則思。量至於與衆遊適。亦念念在此。必求理路透徹而後已。此眞讀也。若曰吾伊而心玩物。身學館而心務外。日訂有餘。月計不足。徒糜糜嘗以瞞父兄。其父兄不知。亦曰讀書無益。此是假讀。與不讀者同。故余以讀書在能好。好則嗜之如飴。慕之如寶。而於讀思過半矣。

檀几叢書 高氏塾鐸 卷十九 三

謹友交

交貴擇友。陽明先生客座銘言之悉矣。然知人甚難。益友損友。何從辨之。余有一法。教爾輩分別。凡其人於吾前言多箴規。口多藥石。望之儼然。不作獻諛之態者。益友也。窺我唾餘。投我之所嗜。謬爲恭敬。以奉承我者。損友也。所談吐皆古昔先生。貫穿經史。間及時事。亦深中窾綮者。此益友也。陰私談人婦女。閨人於嫖賭骨董。津津垂涎者。損友也。又有一等柔順之人。嘱以事。能做。托以專對。能言。我有時怒罵亦能消受。以爲可作一臂之用。而不知柔順之中。潛有

豼猶他日得權又別一番面孔矣防之防之

治生勤

古人云自食其力惟力然後得食未有坐而得食者坐而得食世惟有兩樣人貴人之子富人之子是也其書獨不能法其事乎

父祖用許多力得了富貴而子享之此享父祖之餘力也若父祖既不富貴而我不用力而食其可得乎故勤爲治生之至要也先正云勤有三益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是勤可以免飢寒一益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甘寢邪心淫念無從而生是勤可以遠淫僻三益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已無媿是儉可以養氣四益也東坡云本是

處家儉

粒粒絲絲皆是辛苦人誰不知而用度畢竟流於侈者爲門面故也與士紳交遊便學士紳用度與素封結姻便學素封用度倘不如此恐被士紳素封恥笑

世人爲體面二字蕩却家貲者多矣語云自奉要儉待客要豐今觀文節公訓家待客亦是儉且不怕客怪溫公待客嘗食三盞濫貪孟簋東坡效之吾曹讀其書獨不能法其事乎

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至於貪何從而淫是儉可以養德一益也人之祸祭只有此數暴殄糜費必至短促樽節愛養自能長久是儉可以養壽二益也醉濃飽鮮昌人神志菜羹蔬食腸胃清虛是儉可以養神三益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已無媿是儉可以養氣四益也東坡云本是

恤窮困

陳君公云夜雨聚談大有佳趣一可者冒雨啼號譚興索然何者一體故也譬如輕裘肥馬踏雪看梅遇見翳桑餓夫寸縷弗掩則必爲之惻然惻之則必有以恤之非恤其人也寬我一念難忍之心也嘗見水西黃氏家訓歲計子息之人抽十分之一以賑困乏用之如其數而止來歲復然屢世不倦厥後子孫有

登八座者此最可法余效其意而潤色之爲之次序先宗族次知識次鄉里次緣寡若夫沙門遊僧則共最後者也

行方便

凡濟人之事有二以錢財濟人是爲拾施功德誠鉅不以錢財濟人而能益人是爲方便昔賢所常念念記憶者

何謂方便體人之惡揚人之善不言人間閨之事成就人之美事也人有商量爲善者出一言勿改之有商量爲惡者出一言誘掖之或所勸改

是兩兔家其人聽語言而即解釋則陰德大矣孟有行善之事而無爲善之名雖曰方便實曰陰德觀孔子釋迦何曾有財利施人不過只說人不倦而已如是看來是言語亦做得大功德吾輩豈可泛然而出言乎語云不交好友不如閉門不出好言不如流默是又一道也

余始爲六則以示子孫諄諄天步艱難於吾身世界言孫行尤當孫俗云退一步天高地濶是也余一執友平生無他長只是不計人便宏讓便宏與人而已余愛敬之今舉以勉兒輩背服膺弗失或者不得罪於冥冥庶可免禍於亂世乎

語云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此後

宗

規

輒鄙貧寒疾行長者之前不耐老人緩步儼列先生之位且從席上橫肱任意憑陵敢侮睡罵之家督慈情謔虐全欺奕奕之宗盟罹諾趨蹌視爲末節擎拳曲踞漫曰虛文豈知作亂之原端由犯上還思自牧之道莫若謙卑滿則必傾豈得聽其躍冶傲不可長何容縱彼跳梁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宜從根本上行來德修而行立行立而名成只在家庭中做起我欲胥爲佳子弟人故樂有賢父兄

一和鄉黨

客滯他鄉每憶枌榆地勝人羈異國惟思桑梓情深懷此故都必曰先人之敝廬在是安於末俗亦謂此中之風土如斯但既共井而同方尤貴行仁而尚義從來獄訟之滋起多由鄉黨之不和或以口角議評積爲怨府或以兒童嬉戲釀厥稱胎或此姓顯榮彼姓忌同黎刺或一家殷富他家疾甚仇讐或田畝連疇混於前而奪於後或婚姻致寇好以始而隙以終總之角勝爭長舟中誰非敵國倘其平情合理宇內盡若陽春念此父母之邦奚容秦越之視務解紛而

排難遠近共藉其干掫且濟困而扶菑彼此交資爲笑庫雞豚芋栗極歲時暇豫之歡燈火桑麻盡里社團圞之樂甫翁北叟肅泵年年西陌東阡徜徉日日何必彥方始稱君子之鄉豈獨嘉貞廼號鳴珂之里願與古爲徒自吾族而始

一飭女婦

詩首河洲之泵化始閨門易占中饋之文義垂壺內歷觀彤管咸誦女宗載繹縗編羣推婦順但問室人之賢否因知家道之廢興蓋丈夫志在四方惟在細養志承歡滲髓之中助夫子以成名戒旦雞鳴之候內而諸姑伯姊人人務得其心外而姻婭宗親在在宜將其禮貧能安分井臼自必晨操火可乞鄰機杼何妨夜織從古賢人伉儷恒多憔悴姬姜仲孺狀頭臥牛衣而隕涕伯鸞廡下舉鴻案以增悲況乎集蓼茹荼尤且和熊畫荻柔腸百結方看蘭芷之馨勁質千磨永矢栢舟之操是則閨闈之艱苦倍甚於夫男所以女士之徽音獨隆於今古若乃不諳操作惟知

飲啜爲工未解柔嘉祇以勃谿是尙塗脂抹粉年年
寺院狐遊拍案搥胸日日河東獅吼似此承祧無狀
必將嗣育非良宜援七出之條以正三從之道

一務讀書

千年閥閱之宗必是家傳黃卷屢代簪纓之胄無非
世守青緗金張七葉顯貴盈朝王謝兩家風流滿巷
莫不枕藉經史因而馳譽騰休顧在勝國之中吾門
亦冠裳濟濟何自鼎興而後于茲乃矜佩寥寥推其
失學之原或亦爲貧所使究厥長貧之故良由不學

而然朱翁子市上行吟負薪自若高文通庭前雒頌
漂麥何傷非無集帷編蒲終成大器亦有囊螢映雪
卒號通儒縱令十載無聞伏處長鳴之櫪還勝一丁
不識貽羞沒字之碑況乎遇合有時抑且報施不爽
幾見博洽多聞之彥盡隔青雲未聞興賢選俊之朝
概遺白屋但由寒素掇科名愼勿得科名而忘寒素

因文章悟道德奚容棄道德而事文章如爲喪元氣
縉紳大乖名教卽若管衙門秀士亦玷宗祊生平所
讀何書請自三思此語

一勤本業

漢設力田之科與茂才並重農列四民之次視工賈
爲先嘗聞冀缺賢妻田中饁餉共說南陽高士隴上
親耕帶笠荷鋤自是編氓本分量晴較兩原爲寒士
家風顧稼穡之艱難粒粒皆從胼胝田疇之作苦時
時難免沾塗倘四體弗勤安望有年有幹卽三時不
害豈眞如櫛如墉于是贏欲千金競效陶朱之術利
求三倍羣思猗頓之謀托跡江湖膽落馮夷之波浪
依身市井習成狡獪之狡夸一旦經營失計俄而子

母皆虛夜靜水寒徒見月明空載時衰鬼弄適逢薦
福偏轗乃知逐末以營生不若力農而務本歲時伏
臘家家兒女歡閙雞犬桑麻處處室廬安樂今年荒
歉還看來歲豐收百日勤劬却享三冬逸豫若乃不
耕不鑿唯知喫飯穿衣非士非商但識尋花問柳此
輩下梢頭嗟如何矣求爲田舍翁顧可得乎

一崇節儉

稱豪爽於富人定然色喜勸省約於貧士疇不欽承
蓋富者囊橐多餘驕奢難免貧者囊殫不給揮霍無

從故世胄之淫靡宜大申其誥誡若吾宗之寒素亦奚用夫規箴不知人情多厭朴而趨華世俗每好奢而惡儉在貫朽粟紅之戶固未克持盈卽繩樞甕牖之家亦誰能安分儲無擔石偏思饌列珍羞地少立錐尙欲衣裁羅綺徵歌劇飲不恤妻子啼飢賽會迎神罔念室家懸罄似此浸淫莫極勢必俯仰依人告貸親戚以乞哀不啻上山擒虎向豪門而借貸徒然剜肉醫瘡豈如忍當前之澹泊省不急之經營留有限之脂膏屏無涯之嗜慾清貧立品且圖無辱無榮勤儉持身更可漸充漸裕此日家徒四壁不妨數米量柴他年積有千箱還必解衣推食若效執籌鑽核之貪夫人將嫌其銅臭如爲局篋慳囊之鄙子我亦笑其錢愚

一急官糧

國家惟正有供敢不輸將恐後長吏考成倘係能無催索爲先士豈不愛功名抗賦則隨加覈奪民誰不惜肢體逋糧而動受鞭笞是以石壕老婦之詩實驚重陽之句亦敗興於催租原夫心於呼吏卽如風雨重陽之句亦敗興於催租原夫

一禁賭博

名教之樂地原多豈必平場縱博市井之頹風最甚莫如一擲呼盧乃有徂飡少年巧設牢籠之術遂令浮遊子弟墮流坑塹之中習以成風處處混江打虎夜以繼日時時馬弔猪窩不思家業艱難競欲撈蒲

百萬唯見門庭襍沓居然食客三千入局則牧豎販夫皆如伯仲登場而喑啞叱咤莫問尊卑失業廢時全背父兄之教毀名敗行恒貽妻子之羞即暫贏而贏者終輸枉却頭錢空去思求復而復乃益負算來孤注何存滿案青蚨半散插科閒漢盈箱白鏹總歸落地囊家未聞賭場浪蕩之兒富如猗頓多有高門破落之戶餓比翳桑過後妻孥悔不當時歡手現前昭鑒勸從今日回頭屏戲具而弗親見即投諸水火却淫朋而必遠望焉病甚仇讐如其犯禁違條斷慾

世楷堂藏板

家法倘或懈非怙過仍送官刑

一戒充役

起刀筆於公庭競羨蕭曹事業拔厮奴於行伍羣誇衛霍功勳寧謂輿臺牧圉之中必無奇士但以奔走趨承之外不乏良圖官縱仁明縣前終非好地人能成立分內自可營生奚爲清白舊家甘作么麼賤役那知物換星移之候到手都空逮及水落石出之秋走頭沒路三尺之桁楊屢受辱及先人經年之狴難離禍延黨族始信投身多誤方知托足宜嚴脩役錢財總是浮雲閃電公門酒肉何如淡飯黃蘆長爲寒士以終身亦已書香不愧即令農夫以沒世猶於祖德無慚

世楷堂藏板

寒燈絮語

仁和汪惟憲子宜著

寒燈絮語一卷汪子積山閭諸前輩讀書作文之法而舉以贈其姪師濂也師濂從余學四年矣昔許白雲謙受業於金履祥仁山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猶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異于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奥今吾之德薄才鮮萬無足裨益吾資之鈍者亦敏而書可漸增再加十年子史古文俱漸次可畢矣昔東方朔上書自稱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劒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凡十條以備五味之和爾他日學成名立則皆師濂自有之余不得居感發之功也雍正八年十一月既望書於朱氏學山堂

古人讀書貴精不貴多非不事多也積少以至多則雖多而不褁可無遺忘之患此其道如長日之加益而人頗不覺也是故由少而多而精在其中矣一言以蔽之曰無間斷間斷之害甚於不學有人於此自其幼時嬉戲無度及長始知向學深嗜篤好人雖休

孟子易向書詩禮周禮春秋左傳准以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稍劣者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若九年可畢則日百五十字也夫人即天

貧闇弱亦何至百五十字不能讀耶大要在無問斷
耳此三字當大書特書於門牖窗壁間時時觸目自
省

荀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也不遠矣出入猶進止也呂覽云不疾學而爲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面昌黎進學解亦曰業精於勤今或有少年盛氣挾其所得旁若無人固非佳士然束書不觀效劉勝之寒蟬同子綦之枯木而美其名曰恂恂則吾亦無所取大抵讀書人視天地間事俱關我事故每於至沒緊要處忽然會心學力驟進無他我胷中念念不忘者止此一事而以之遇世間事件件當心觸處可通譬之癢極而得搔爬此樂豈可向異體人說呂氏童蒙訓云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器宮調渾脫高調劍器渾脫自各爲舞曲之名今人誤以舞劍器爲句非也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少忘胷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觀舞有何干涉由此推之學無常物亦無常地弁裳之於容珩璜之於步豆籩之於陳琴瑟之於樂弓矢

車馬之於服度量權衡之於用凡接於物皆學也往於田入於市處於戶庭覽於山川立於宗廟朝廷遊於庠序軍旅凡履之地皆學也第恐力不能兼時不我值有志之士蓋無物無地而不抱愧也倘守一編而一編之外非我當知之物坐一室而一室之外非我當意之所難乎免于夏蟲之誚也已

曾子數子夏三失卜子投杖謝過子貢乘軒而過原憲一聞貧病之譏則逡巡失色而退是故進業講德端藉良友友之爲途其趨不一處世者自不能無所包容而勝我者則當視同性命吾輩一言一行以至下筆作文每多偏至之弊朋友切磋正如醫者之用藥一方之用佐使得宜一物之加炮製合法不得忽略相處顏氏家訓序致篇云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盪二十以後大過稀焉每嘗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晨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斯吾時時誦此語輒面赤發汗而後知師友之爲功大矣亦在人自得之耳困學紀聞云好問則裕謂聞見廣而德有餘也中庸曰舜好問博學之必審問之

學以聚之必問以辨之敏而好學必不恥下問老子亦云智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是故學者見他著作有不解者隨閱隨問本人撰述未有不知來處亦無有靳而不告者其或讀古人書而格於吾心須別紙拈出俟高明之友質之至字畫不識則韻書一翻了然（即正字通字典等書楊誠齋云無事須看韻書是也）何可蓄疑從昧糢啟口之羞舉手之勞至終身汶汶耶昔陶潛讀書不求甚解此自道其胸懷本趣耳豈有人指摘淵明爲不識字者林西仲謂淵明此言乃不敢效妄人穿鑿百川靈皋之文洋洋纚纚卓然成家俱可作古文讀豈得謂漢魏六朝之詩文有能過之者哉方氏兄弟承上爲興王所取法則一立言之閎而德與功已具矣嗚呼知此者鮮矣吾嘗論時文中如陳大士余正希黃陶庵錢吉士諸前輩名言偉論其精妙處不難降神鬼致百物而於修齊治平之大者顯者又無論矣時文可廢此種斷斷不廢今人槩目之曰啟禎啟禎之文支離破碎最不耐觀金陳諸先生特生於啟禎時耳猶少陵昌黎之生於唐永叔子瞻之生於宋豈得謂漢魏六朝之詩文有能過之者哉方氏兄弟百川靈皋之文洋洋纚纚卓然成家俱可作古文讀

附會非不求解也斯言得之

立言不在蘄絕刻峭而平衍爲可觀不在荒唐險怪而豐腴爲可樂貝廷琚瑗先生之言云爾夫儒者之學不少異端爲文而墮入異端雖工不取錢蒙叟云文天瑞翔鳳詩離奇畀冗不經繩削騁其才力可與唐之劉叉馬異角奇鬬險如魔波旬具諸天相能與帝釋戰週佛出世不免愁宮殿震壞此不可不戒也

魏叔子禧上郭天門書云文之至者當如稻粱可以食天下之飢布帛可以衣天下之寒下爲來學所稟承上爲興王所取法則一立言之閎而德與功已具矣嗚呼知此者鮮矣吾嘗論時文中如陳大士余正希黃陶庵錢吉士諸前輩名言偉論其精妙處不難降神鬼致百物而於修齊治平之大者顯者又無論矣時文可廢此種斷斷不廢今人槩目之曰啟禎啟禎之文支離破碎最不耐觀金陳諸先生特生於啟禎時耳猶少陵昌黎之生於唐永叔子瞻之生於宋豈得謂漢魏六朝之詩文有能過之者哉方氏兄弟百川靈皋之文洋洋纚纚卓然成家俱可作古文讀

亦 本朝所僅見者

觀大部書須細心須耐久伊川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其成敗然後再看有不合處又更思之此耐久而細心也司馬溫公自言吾爲資治通鑑人多欲求觀讀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終篇者惟王勝之此大槩不耐久而其不肯細心尤可見也

少年須自立志吾前謂人生幾何百年虛妄危詞也非敗興語也魏叔子先生嘗曰天下之最不朽者莫如人吾苟身爲傳人則其文雖澌滅散失而天下後

世猶將咨嗟歎息不遺餘力以求之求之不得或存其篇題以紀於藏書之府甚或僞作以實之寧沒已之名而不使古人有不傳之文云云亦可見人之足貴矣今人一與之言學問率多氣奪神沮土木其形仰取俯拾無遺籌道大如天不可求修其可見致其幽願子篤實慎勿浮發憤忘食樂忘憂

古之學者春誦夏絃節其抑揚高下之聲而配之金石絲竹八音之奏蓋不如是則其性情必不可得也今已不傳絃誦之法而文字之佳者其音韻節奏必有天然妙趣其濃淡長短必有不可增損者鹵莽讀之則亦鹵莽報之仲紙操筆心手何由而調楮墨何由而和耶讀文當恬吟密詠有味乎其言而作者之精神如與我遥接慎勿草草

王淑士先生 志堅 崑山人官湖廣提學其讀書最有法先經而後史先史而後子集其讀經先箋疏而後辯論讀史先證據而後發明讀子則謂唐以後無子

起鄭人御史尚默之子生而耳聾十齡聞父訃號哭五晝夜遂瘖嘗發先世遺言縱觀之上自國家興故名公鉅卿前言往行下及器物之微靡不諳其本末侯官曹能始 學佺 合華亭唐仲言作二異人傳一以目治一以耳治世之號爲詩家者反不如瘖聾之指麾矣人果不甘庸妄刻意學問即形累無妨而況耳目聰明其可獨盲於心耶夫人名之爲士猶農之名農百工之名工農夫棄其耒耜百工不利作器用盛必日不農不工而謂之爲游惰民矣東阿云禽視鳥

息終於白首此徒圄牢之養物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養生家言龍虎鉛汞龍者精也虎者氣也精氣屬內爲內丹龍者汞也虎者鉛也鉛汞在外爲外丹內丹既成必藉外丹以佐之然後神仙可得自吾儒而言義理內丹也文辭外丹也義理充足於內而文辭發見乎外是故狂悖亂道與夫生澀枯寂雷同勦襲以爲文辭者其中必無義理君子弗尚焉

寒燈絮語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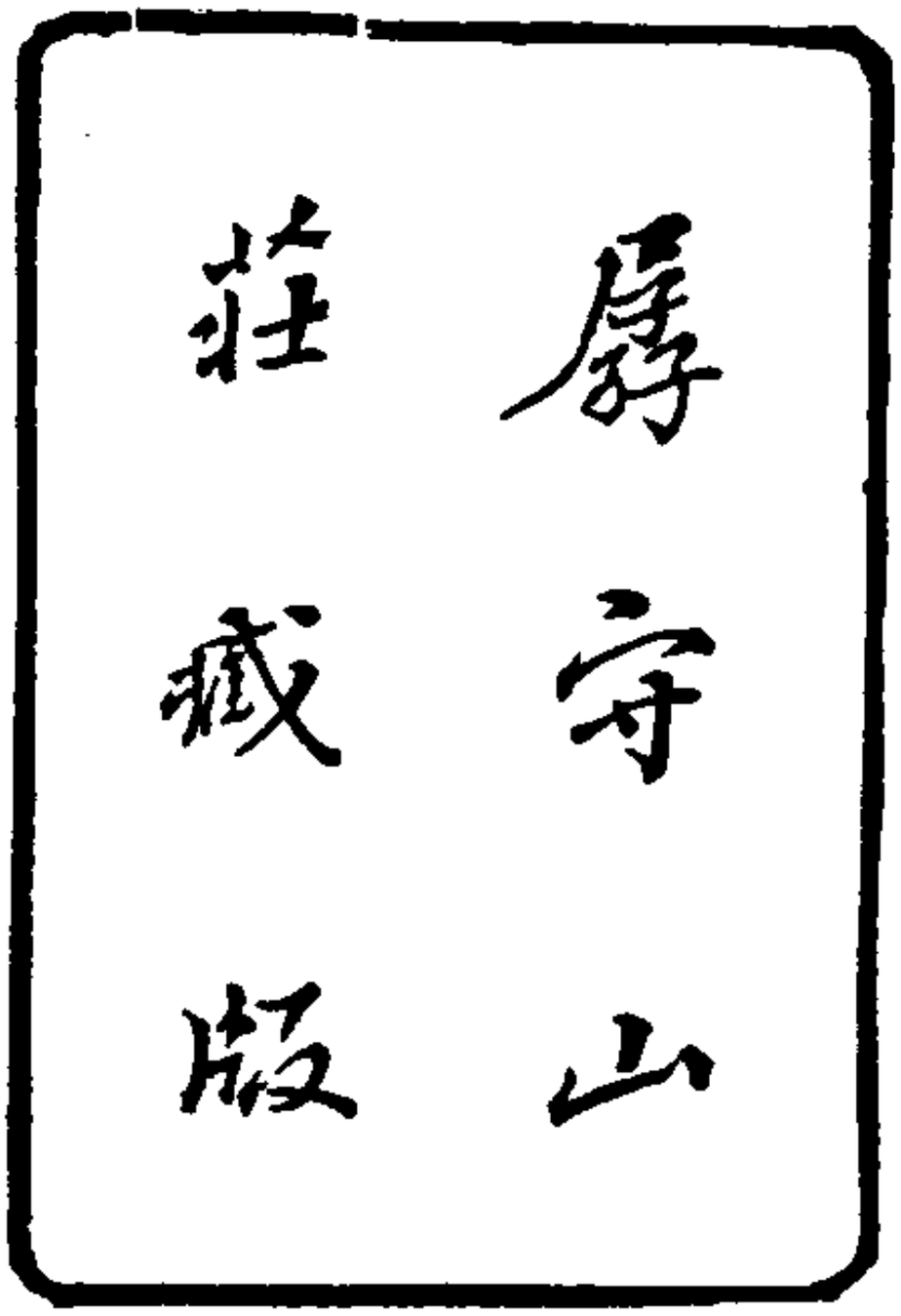
積山先生遺集余已鈔其雜紀入續編矣茲寒燈絮語一帙皆讀書作文之法最爲簡核因補錄之憶乙未初夏芍陂夫子持贈此書轉瞬三十餘年鬚毛種種老大自傷而夫子亦于戊午歲以勞瘁致疾卒于彝陵行帳矣悲夫乙丑孟夏震澤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里堂家訓二卷

光緒十一年六月栞成

凌瑴署檢


辱守
莊臧
版山

里堂家訓卷上

江都焦循著
儀徵吳丙湘校栞

儒者以治生爲要一切不善多由於貧至於貧而能堅守不失非有大學問不能莫如未窮時先防其窮防之道如何曰勤曰儉曰量入以爲出王制云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唐詩蟋蟀首章云職思其居次章云職思其外末章云職思其憂居謂日用飲食之常外則冠昏賓祭憂則疾病凶荒如是籌之則知所出又量歲之所入以準之以此處家自無匱乏矣所入不足

以食肉寧食蔬所入不足以食飯寧食粥乾隆丙午七月值旱荒之後穫中米已盡唯有麥數斗及碎米糝而已祘之不能延兩月乃賣麥買山薥煮食遂得寬裕不然則半月而麥盡其月餘者將餓矣不甘其餓則有不能自守者矣故欲自守者必先籌其不至於餓也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若貧者以貨財與人則非禮也不讀書之人誤以貨財與人爲禮甚至典衣稱貸以爲餽遺之用眞陋習也乾隆丙午秋八月余外舅阮丈七十生日時窘迫已極算僅可有錢四百與婦帶回爲稱觴

可不嚴人於他事或有不能至讀書未有不能者讀書資質之清濁只以讀書一途導之驅之未有不能者不必問資質之清濁只以讀書一途導之驅之未有不能者不必也其讀之不成者皆教之不專不嚴之咎也幼時先使識萬字矣至此便爲之解說字義分析平仄徐徐使習之識字即愚一日識四字不難也自六歲至十二歲可時文使習詩使習書法此三者少有可觀庶可入學入學庶可以訓蒙謀食此根本也根本立則必使之知經學史學及典章制度六書九數天文地理以漸而博洽貫通若資質過人則習時文時便可博覽然究以時文

爲主

所謂根本者習時文習詩習字少有可觀也不必定在入學後總之習一事必期於實有所得最忌虛名假託風雲月露之詩無題目之束縛無規矩繩尺易於作僞故子弟學詩必以試帖或使之詠物只以工穩和協切題期之

時文自有時文之繩尺不可入於單俗尤不可入於孤高不可入於拙滯尤不可入於放縱余別有論時文之書守之可也

生一子必曰資質憃不能讀書一可恨也既入學便以爲已成不復窮究經史二可恨也生質稍可讀書便以虛名諂飾於人不使實有進益三可恨也府縣試稍能前列歲科間列高等便自詡名士四可恨也貧緣奔走以求仕路不顧生計不實力讀書五可恨也

癸辛雜志云狗鼻畏寒凡臥必以尾掩其鼻方能熟睡或欲其夜警則翦其尾鼻寒無所蔽則終夕吠警

曲洧舊聞云隆德府屯留縣王誥字宣叔家貧以訓幼學爲業屢承鄉薦而於省試輒不利每省試必夢胡僧姿狀雄偉謂曰君此行徒勞耳君骨相雖主有才而不應得祿位壽可過耳順外是非余所知也年五十餘又將赴省試夢前僧相賀曰君是舉必登第無疑矣夢中詰之曰師向語我不當得祿位今乃云得第何也僧曰以君教導童子用心篤志不負其父母所託爲有陰德故天益君算而報君以祿位遂於馬涓榜下賜第歷官敷任以奉議郎致仕年七十有七卒於家此一條可爲訓蒙者勸余生平於此自信可無愧願子孫識之乾隆丁未葉霜林以其子託余教之謂余曰不願兒作狀元願兒作通人幸勿授以時文詩賦也余曰不然未有不爲通人而狀元者卒授以時文使之先入泮以訓蒙餬口近之風氣教子者多以爾雅汩其性靈余每力爲之爭而不肯靡於風氣

宋朱彧可談云近世長吏生日寮佐畫壽星爲獻例不受必卻回王安禮自執政出知舒州生日屬吏爲壽或以他畫紅繡囊緘必謂退回王忽令盡啟封挂於廳事標所獻人名銜於其下良久引客焚香共相瞻禮其間無壽星者或用佛像或神鬼一兵官乃崔白畫二貓旣

至前慚懼失措或時有囊縢墓銘者吏不敢展非徒失
獻芹之意必致貽禍小節不可不戒古人不欺幽隱正
謂此類余謂今俗人以物餽人度其不受或以水代酒
以石代金觀可談此條則昔人已先有戒乎此矣然則
貨財爲禮宜薄而不可僞與其僞不如勿以貨財也
生員爲人作訟證雖係株連法亦戒飭何也蓋所以株
連者必由平日不閉門讀書而好管閒事也果不爲人
居間何株連之有故讀書者自讀書不可爲人居間說
事也

蕭山汪輝祖有佐治藥言一書皆爲作幕者戒也吾採
其二條一云吾輩游幕之士家果素封必不忍去父母
離妻子寄人籬下賣文之錢事畜資焉或乃强效豪華
任情揮霍炫裘馬美行膳已失寒士本色甚且嬖優童
狎猖伎一譙之費賞亦數金分其餘貲以供家用嗷嗷
待哺置若罔聞當其得意之時業爲識者所鄙或一朝
失館典質不足繼以稱貸負累既重受恩漸多得館之
後情牽勢絆欲潔其守終難自主一云寒士課徒者數
月之脩少止數金多亦不過十數金家之人目擊其艱
恆心之足云

一學友訓蒙爲活衣食頗裕舊肄業安定書院月餼一

金耳丹陽吉渭岩先生來作院長稱其文有王文恪之風獎諸轉運倉公增其餼每月三金已而試於學使者列高等補廩膳生又獲美館歲所入較前不啻五六倍不數年以負債失信於人竟自縊死蓋始而入少日用節嗇得不乏既而入稍增不自持食用既侈往來酬應遂盛至於以身殉之子弟不可不以此爲戒

里中吳氏自　國初來湖居其族頗稱饒裕乾隆間諱重光者以舉人爲山西陽曲縣升代州知州於是族人皆依之習於官署之風氣不知儉節已而代州以事罷今市井兒食餅頗有如是者或共食必檢擇其善者余每見深惡之錄此二條以戒後人

官族人歸而失業遷散流離不可究詰向令代州不仕其族未必如洗若是也余前年舉於鄉親族中有喜謂余者曰君不日作官吾輩賴之矣余頷之而勉以毋失業子弟當悉此意

高彥休唐闕史載鄭澣一事云尚書鄭澣尹正圻南日有從父昆弟之孫來謁者力農自贍未嘗干謁拜揖甚之道是謂腐儒腐儒者迂疏無能也一要無寒儒氣縮手噫氣齕指搖足惡之而無可惡憐之而不足憐是謂寒儒寒儒者筋骸不束也一要無名士氣少年稍知弄筆往往有不虞之譽然學問無窮身中正復何有而乃

栩栩得意白眼看人是爲名士者目空一切也二要無才子氣作詩填詞一味尖刻出言輕薄制行無檢其又甚則簠簋不飭惟薄不修以此爲才所以不才者多也可惡也亦未嘗不可憫也後生小子天性稍不敦厚聞才子之名最易陷溺豈不危哉可不愼哉

費袞梁谿漫志云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嘗謂其子公休曰賈監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日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卽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於啟卷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每看完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

貴備餘談云宋向柳與顏竣友善及竣貴柳尤貧素不推讓之或戒之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卿何更作曩時態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不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以事繫獄屢請於竣竣不救柳遂伏法夫富貴者固當念故舊而勿遺貧賤者不可恃故舊而自肆但各盡之神

程史記望江一翁事輟耕錄記李慶四釋怨結婚事皆

足爲法備錄之望江二翁事云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鹺冶起家嘗爲其母卜地青烏之徒輻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於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諉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壟斷取資未易厭也於是僞使其冶之隸如張翁家議圈豕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吾治方乏炭此可窖以得資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以三萬錢成約國瑞始來

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值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則爲值當幾何曰以時價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犒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肴醞相與欵洽者幾月語不及他翁既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讌之酒五行一司愈不平會歸而李與嘗所用力及爲券者殺雞飲酒司因隨所之李欲却司先將一巵酒飲之司忿恨去歸李氏司固無可奈何既以穀田不相侔輕其值十之何仇人哉不聽夜持火往燒其家忽聞內有人娩司竊念吾仇者其家公也何故殺其母子遂棄火溝中而歸對妻語所以與李仇之故妻苦口諫曰吾之窮命也奈何仇人哉不聽夜持火往燒其家忽聞內有人娩司竊念吾仇者其家公也何故殺其母子遂棄火溝中而歸葬余母人謂其直之朘請以此爲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爲治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紿翁人皆曰直是敢用以爲請凡余之爲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爲君子老夫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耶固授之往返撐拒詰旦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畀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司大釋怨結婚事云揚州泰興縣馬駝沙農夫司大者其里中富人陳氏之佃也家貧不能出租以輸主乃將以所佃田轉質於他姓陳氏田旁有李慶四者亦業

佃種潛賂主家兒素用事者因以利啗其主主聽奪田歸李氏司固無可奈何既以穀田不相侔輕其值十之一司愈不平會歸而李與嘗所用力及爲券者殺雞飲酒司因隨所之李欲却司先將一巵酒飲之司忿恨去對妻語所以與李仇之故妻苦口諫曰吾之窮命也奈何仇人哉不聽夜持火往燒其家忽聞內有人娩司竊念吾仇者其家公也何故殺其母子遂棄火溝中而歸司無以爲養生計卽所償錢爲豆乳釀酒貨賣以給食久之不復乏絕更自有餘而李日益貧更十年李復出

所佃田質陳氏司還用李計復其田過種之田比前又損其一爲券悉值前人相視驚歎司記爲李所辱時今幸可一報遂復具雞酒亦如之李忘前過不自責反怨薄已怒甚歸積膏火破盆中夜抵司家司妻方就蓐李猶豫間聞人啟戶懼事覺遺火亟走而司家實不有人旦得火器塲中驗器底有李字因悟昔我焚彼家以其家人產子不欲焚今彼焚我家而我之妻亦產子而不彼焚此天也非人持錢五千往李曰小人昨日無狀失禮義不得共飲茲願少伸謝意幸毋督過李疑紿以疾

臥不起强請不已遂同之酒家邀酤兒與飲酒半自起酌酒勸李曰子之孫某年月日夜子時生而吾子亦夜子時生怨仇之事愼勿復爲具白前所仇事懇酒爲誓語酤兒曰子識之試用此警世間人不善愼勿爲也劇飲盡歡乃更約爲婚姻自是李亦不貧兩家至今豐給

滋陽牛運震空山堂文記王勤還金事云勤少喪父貧落父乃遺負倪氏五百金倪氏未嘗言也然勤微知之亦未知其若干券數久之勤家稍震因戚友求倪券驗議還其金倪氏恚曰王君乃不長者我耶我豈向王君索負者客且大飲噉勿復言王券事後王氏抵倪門如索債者數輩倪悉大飲以醯酒且縱博極歡終不得開說券驗事以爲常最後請靳子等三人抵倪氏靳子大言曰今日爲王券事來今日不博不飲噉君速檢王債目示我無則不出君門倪爲靳所持强登樓檢債籍得王氏負目敗塵中出以示三人則纍然五百金也初靳子不意王負多若是及是微色沮三人者瞠目視而倪氏曰我初無意索王君負君三人固劫我我不出此無以謝君此惟王君及諸君若何耳我何知有五百金靳子因過語勤且爲致倪氏言勤仰而視靳子君等乃以我爲償金而求讓金者耶因泫然曰此我亡父負也幸父地下反側何居二者卒滿致倪氏五百金而爲辭以告其父更招戚友與知其事者大飲噉極歡而散

八負我債而其力不能償我因不索而毀其券此盛德事尚非難也惟我負人債而勢可以不償而竭力以償之則仁者事矣先君子病時於債負之可以不還者恐身後循等負之陰授以良田而返其券越半月先君子

卽逝逝後乃知其事後人識之

陸稼書先生撰崇明老人記云崇明縣中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並爲富家奴及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卜宅於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臢季開南北雜貨四鋪並列其中一間爲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一家周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必歷三月後方得輪侍顏色太疏復擬每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疏乃以一餐爲率如早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早早餐季周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爲常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櫥櫥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櫥中隨意取錢一串卽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櫥中錢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閒往知交游或博奕或樗蒲凡若干兩盡以付君之子君可以無慮矣遂歸時丁頗裕而符更窶財不相負而又能忠誨其子俾其成可謂

畀之不改則君之物矣符許諾曰過其子告以其父命之篤子稍改悟曰恨無貲以營生計符許借之借而卽之果不費則最之焉踰時再詢而卽之曰恨少耳若多之假焉生殫遂矣則再借之如是者三子曰若得若干業可成矣符知其可也則曰汝當具牲醴來吾爲汝轉借其子如命往符則以其牲醴置丁之靈几前爲文告曰君不鄙予託予以子而委我以財今君之子克家矣財

難矣郡人盡能道其事志[湔]雲南永昌府人書作於明
嘉靖間
閻百詩年四十四自稱眷西老人引杜少陵詩爲證余
四十五亦稱老人本百詩也且古人恆言不稱老爲親
在而言也余無父母矣自稱曰老人又所以自慟也
許氾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劉先主曰君有國
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
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此先主
折游士之口而廣劉表之見故又云元龍文武膽志造

次難得比讀史者不尚論其事往往略田舍而不言以
元龍百尺樓自臥究之進退失據流爲浮薄殊可歎也
在表以名士而任方面憂國忘家分之所宜許氾避亂
之不暇何救世之有吾謂爲氾者正宜隱居田舍若諸
葛之躬耕南陽王烈管[寧]之潛居海表乃眞百尺樓上
人也自託國士游食諸侯是當臥之於地耳且先主之
言爲亂世言之也身處太平惟宜安分守命節儉所贏
不妨買田數畝課耕自給百尺之樓不願其臥也且登
甘爲曹孟德縛呂布而拒孫策卒之遷守東城江西之
土盡蕪江西卽江北非今之江西也　蓋希荀攸買詡之列猶不可得
先主豈眞許之登之爲人余所不取
田宅之買賣出入不過消息於四五十年之間遠之在
孫近之在子甚則自身得之自身失之往來之機天道
而人不能強者也置田所以自給苟足粥蔬不必刻苦
經營以求多亦不必成方但取得麥稻以供口食仰事
俯畜而已以賤值獲良田尤不可存此見彼棄田者自

出窘促多一錢可濟一錢之用或不足而棄田亦不可
以瘠田而待重價蓋棄田非因負債不可却必將得資
別爲生理負債有子錢一日不償則積累一日待一年
而田價未必增子錢轉益累矣棄田生理必自度貿易
之才操守之節不然與其求勝不若自損日用之費仍
存田地吾見棄田生理者每虧折以逐其貧或有貲在
手不知營運鮮衣美食數年而致於巧食焉殊可悲也
余丙午丁未間止有田二百畝而負債甚多乃以賤值
棄其半一朝而負債悉清如居荆棘中得出又如陰雨
數十日忽見日光大快者竟日已而與兩弟析之得田
三十畝乃損其衣食減其酬應舌耕糊口今二十年且

有所餘當時有爲余謀畫令棄此三十畝或棄其半以
積麥稻取利或借人得子錢較田所獲爲多庶不自苦
余思積麥稻取利非已智力之所勝借人得子錢非安
穩法人宜用其所長不可用其所短筆耕舌耕已所長
也立意守此田舍以至今日向令戀田而不償債棄田
而別營生理必至一無所成不知作何落拓光景矣後
人宜念此

弟子入孝出弟卽次以謹而信誠子弟之要也能言便
深戒其虛誑一生誠實之根在此言不忠信行不篤敬

不可行於州里不可行於州里則欲不貧乏失所也難
矣十餘歲能識字自當教之以詩然必取唐詩中眞切
有味者授之使之動盪其血氣涵濡其性情不必急急
卽以能詩見也若徒以風雲月露之套語使之依樣胡
盧或又代爲粉飾於是倡和流連詩箋四出讀書之本
未立名士之習已成無論老成之士見而鄙之而往往
以虛僞之名誤其一生果誰之咎也至於婦女僞取詩
名尤爲可笑吾曾祖母卞孺人眞能作詩作畫後深悔
曰此非婦人事乃力田治家以立德教家人戒不爲詩
吾嫡母謝孺人亦知書而不看詩曰與其有工夫看無
益之詩何不看古人賢孝故事此眞足爲後世法也

江都焦循著

儀徵吳丙湘校栞

劉彭城史通自序云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爲諷讀雖屢逢捶楚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之學矣譬猶歷過崎嶇自無險境且性質浮動之人果能耐心爲此知識既通而氣亦寧靜吾友汪孝嬰亦如是言

余性素鈍然幼時讀書如毛詩之三頌尚書之盤庚禮記之內則人以爲難讀者偏樂於理之少長讀時文每閱一本至理題或如章大力徐思臞等幽與淡漠之作一概施之鮮能皆當余幼年讀書最鈍十行禮記半日乃能背誦然善疑塾師解說論語孟子每按講章觀之心中恆不以爲信初則自以爲儒先之說深奧隱晦不易貫耳久而閱他書頗有與余意所疑相合者自是遂不欲爲株守之學因而推之性有善記誦者有善論斷者有宜於經者有長於史者有探賾索隱則有餘者有雕龍繡虎而適足者使授以一端卽判夫妍媸幾何不人多厭之不欲觀偏樂於反復之文之不愜於意者必細爲紬繹以求其所以然之故往往始而厭惡繼而嗜悅若夫尋之既久而厭惡如故者則必其文之眞不足觀也用是識見日增妍媸遂莫能遁

聖賢之學以日新爲要三年前聞其人之談仍如是五年十年而其後聞其人之談仍如是其人可知矣越五年而其學仍如故者知其本口耳剽竊原無心得斯亦不足議也矣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宜有味乎斯言也

經學如天陽道也史學如地陰道也終古此詩書易禮規矩繩墨以定其是非者唯天文歷算耳其義深奧難明而其條理度數又出於自然而不容臆造然此學惟性質沈厚者能爲之虛浮妄動之人不能入也於此學能明天下無難明之學矣譬猶歷過崎嶇自無險境且性質浮動之人果能耐心爲此知識既通而氣亦寧靜吾友汪孝嬰亦如是言

春秋而其義千變萬化聞之不盡尋之不竭自兩漢以來二千餘年說經之人千百家或相師承或相駁難各竭一人之精力以爲得定解矣久之又竭一人之精力而前之定解又復不定寒往則暑來日往則月來循環無端而神妙不測故學經者博覽衆說而自得其性靈上也執於一家而私之以廢百家惟陳言之先入而不能自出其性靈下也史學惟求其事之實而不誣其書既定無復可移矣

說經不能自出其性靈而守執一之說以自蔽如人不

能自立投入富貴有勢力之家以爲之奴乃揚揚得意假主之氣以凌人受其凌者或又附之則奴之奴也既爲奴之奴則主人之堂階戶牖且未嘗闚見猥曰吾述而不作也吾好古敏求也此類依草附木最爲可憎

學經之法不可以注爲經不可以疏爲注孔穎達賈公彥之流所釋毛鄭孔安國王弼杜預之注未必卽得其本意執疏以說注豈遂得乎必細推注者之本意不啻究孔穎達毛詩正義其闚入其肺腑而探其神液余嘗窮發傳箋之同異往往以同者爲異異者爲同而毛鄭之亦非也

近之學者無端而立一考據之名羣起而趨之所據者漢儒而漢儒中所據者又唯鄭康成許叔重執一害道

莫此爲甚許氏作說文解字博采衆家兼收異說鄭氏
宗毛詩往往易傳注三禮列鄭大夫杜子春之說於前
而以㘝謂按之於後易辨爻辰書採地說未嘗據一說
也且許氏撰五經異義鄭氏駁之語云君子和而不同
爾君有之不謂近之學者專執兩君之言以廢衆家或
比許鄭而同之自擅爲考據之學余深惡之也
自有考據之目依而附之者有二一曰本子之學宋相
臺岳氏集二十三本以校九經此其嚆矢也一曰拾骨
之學其書已亡從類書中鳩灌而出若王應麟之詩考

續老顧幼戴余見纂輯尚書注者連正義取之殊可哂
也是又在本子之學下矣
人各有所近高下淺深必難一致本子拾骨之學非不
可爲特非經學之盡境耳若習爲高論鄙棄一切而高
深之地究莫能窺測浮而無實尤所切戒譬如樹五穀
者務去蓑稗刈蒿萊乃蒿萊可以供爨蓑稗尚以救荒
若一味去之刈之而不樹五穀惡乎可也推之論詩者
恥談趙宋而三唐之聲調未明論詩文者鄙薄考墨而
先正之準繩未識以耳代目習爲欺世之談而終於自
欺而自誤故人之學高於已就而師之可也不可忮也
量於一字半句以鳴得意不異市井牙儈終日爲估客

已之學高於人引而教之可也不可矜也

何休墨守公羊康成發之非惡公羊也惡墨守也西漢儒者各師其師牢不可破康成識孔子毋固毋我之旨之意信而執之者亦昧昧也無極二字本諸周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毛傳所引孟仲子說蓋無極卽不已之義孟仲子周人猶在漢儒之前無極之語不可謂不古非周子臆言也亦非道家之言也易云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又云天德不可爲首無極之義與无首合卽天行健自彊不息之義易以无首明不息說詩者以無極明不已二者若合符契無極而太極猶言无首而得其大首詳見余所著濂溪深於易實發兩漢以來所未發之易釋卷內

孔疏其自爲說者必毛鄭之義眞不可通非漫然也至儀禮通解多沿鄭說不執已亦不因人漢之康成如是宋之考亭亦如是朱子之徒道學爲門戶盡屏古學非也近世考據之家唯漢儒是師宋元說經棄之如糞土亦非也自我而上溯之漢古也宋亦古也自經而下衡之宋後也漢亦後也唯自經論經自漢論漢自宋論宋且自魏晉六朝論魏晉六朝自李唐五代論李唐五代自元論元自明論明抑且自鄭論鄭自朱論朱各得其意而以我之精神血氣臨之斯可也何考據云乎哉

周子言無極而太極當時辨論紛紛破者固不知周子旨宋儒無知之者近之講漢學者亦莫能曉也

天下之道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一人有一人之能不得以已之能傲人之不能也一事有一事之體不得以此之體混彼之體也以學問言之經自不同於史史自不同於子子史又自不同於詩賦以經而論易自不同於詩詩自不同於禮禮自不同於春秋以文章而論序自不同於傳傳自不同於記書牘箋奏自不同於騷賦以詩而論詩自不同於詞詞自不同於曲七言自不同於五言小令自不同於長調以書法而論八分篆隸

自不同於眞草凡事無不然唯一事各還一事之體緣其體而精之不妨一人專精一事養由基之射王良之御田何之經司馬子長之史相如之賦是也以一人兼之亦必各如其體而不相雜乃爲眞博眞通近之學者詭號窮經執許叔重之臆句拾鄭康成之殘唾於是詩古文詞無不以爲緣飾甚至雜取子史不切語羼入時文鶻結百衲充爲藻宲於時文之體既叛而經史子集之部亦各失所歸譬如禮部之卿越俎論刑太學之職踰階計賦將軍參州縣之政學臣爭鹽筴之司耳目手

足同一氣脉而所司各別設喻生鼻上瞳長握中有如陰陽天地醫卜農桑不少窺其疆域而微得其奧宲何以各還其本末文之有傳贊墓表碑志也必形容一人之面目而彰顯之爲經學之人立傳必道其得經之力者何在爲文藝之人作銘必述其成家之派何在其人學專理道必有功在治平必有以暴其立政之心其人學專文章必有以核其傳業之確故非博通經史四部徧覽九流百家未易言文吾生平無物不習非務雜也實爲屬文起見若徒講關鍵之法侈口於起伏鉤勒字句之間以公家言之於燕將譚忠孫可之於何易于采入史傳頓生泛應之辭自詡作者如是爲文何取於文耶吾嘗見爲

人作傳志者九九未嫻便稱善歷人僅學究輒擬程朱許以通經而莫徵所得但調平側乃曰詩人眞贋不辨是非混淆如是爲文不亦鄙乎故屬文不難得乎屬文之本爲難愼之愼之

屬文之本非徒口耳記誦爲也於易遂侈陳施孟以來之說易維引爻辰卦氣以示宏博於詩遂臚列齊魯韓毛之異同旁及四始五際以明興衍而於易詩之義無著也於本書之言易言詩亦無著也如是與抄寫策料何異不可以言文也必於各家之學精粗本末類能貫

串而本書之用意所在又復一窺得其精微而後爲之序說乃不啻出其人之肺腑而代白之天下此書之所以貴有序學者好爲人作序而作書之人又無所鑒別漫向人索序張冠李戴極口稱許絶不關乎痛癢眞無聊之極耳不知而作蓋謂是矣

作傳志欲得其人之精神全在瑣碎上形容入妙此非之使人得於筆墨之外也爲四六者好用冷僻故事新異字句往往見之不解何謂及一一考注明白而其意又索然無理是眞天下之廢文吾不願子弟習之

或曰如子言文其絶學矣乎十通其九猶不可以言文

也余曰然天下莫難於屬文雖然亦有道焉其知者爲之其不知者謝勿爲勿可強言其所不知也蓋亦可也柳州辨鶡冠子考作論語之人不煩言而解此學之以待於文也鄭康成爲毛詩箋其言多晦澀不達拙於文之驗也論語孟子何許腴快明皙二書者人之本學之本亦文之本

詩之難同於文而其體則異眼前之景意中之情以聲韻形容之遂若人人所不能道而實人人所共知吾不計其爲三百篇爲漢魏爲六朝爲初盛中晚爲西崑爲竹

垞爲沈歸愚爲近時之隨園唯本其志以爲詩不剿襲不堆垛皆可以陳風而論世若無性情無景物徒以交游聲氣供其諛諂爲攀附之緣吾無取乎爾也詩變而爲騷賦爲四六駢體爲詞曲大抵皆不可質言而永言之使人得於筆墨之外也爲四六者好用冷僻故事新異字句往往見之不解何謂及一一考注明白而其意又索然無理是眞天下之廢文吾不願子弟習之

或曰如子言文其絶學矣乎十通其九猶不可以言文平湖陸煊有隴頭芻話一卷論四六云四六之文多在

塗拾·册96·版

影響間大抵其德不可稱而必欲稱之其事不足述而必欲述之則舍此體其誰此言甚有見乃今則足稱足述之德與事亦概用四六何耶余幼年好爲此體嘗以小試爲劉文清公所稱後深悔之處太平之世有何不可明言之隱卽市井駔儈豈無一節之可稱述何難質而言之韓柳諸銘墓之文其人豈皆足述果一無足述雖影響之言亦在所宜戒何四六爲耶然既有此體亦不容廢特不可專一於此以綺語自飾其拙耳

古文之有四六猶詩之有詞也詞與四六之於詩古文譬如婢妾之於夫人有夫人不妨有婢妾而竟以婢作夫人不可也夫人下作婢妝亦不可也人秉天地陰陽之氣剛正清粹中亦必間以柔靡有時陰氣所動以四六詞洩之不使犯入詩古文譬如鉛錫自有鉛錫之用分而洩之不使錯於金銀中也如是而爲四六爲詞不特無妨於詩古文且有裨於詩古文也碧雲天紅葉地一詞出自范文正公朱考亭眞西山亦爲詞未嘗累其理學或以梅花賦疑宋廣平洵三家村學究之見也若

不知有古文徒爲四六不知有詩徒爲詞薰香剃面非復男子之氣矣姜白石南宋詞家而其詩清遠無一詞語是眞深於詞者耶

余向者爲字好雜用篆體久而深悟其謬譬如篆書忽用眞草夾入豈尙成體裁耶

時文之法與古文異古文不必如題時文必如題也其原蓋出於唐人之應試詩賦然應試詩賦雖必如題不過實賦其事而止無所爲虛實偏全之辨也卽無所爲連上犯下之病也亦卽無所謂鉤勒縱送之法也時文之題出於四書分合裁割千變萬化工於此技者亦千變萬化以應之不失銖寸非童而習之未有能精者也是故其考核典禮似於說經拘於說經者不知也議論得失似於談史侈於談史者不知也駢儷攄拾似於六朝專學六朝者不知也關鍵起伏似於歐蘇古文慕於歐蘇古文者不知也探賾索隱似於九流諸子嚴氣正論似於宋元人語錄而矢心莊老役志程朱又復不知也其法全視乎題題有虛實兩端實則以理爲法必能達不易達之理虛則以神爲法必能著不易傳之神極

題之枯寂險阻虛歉不完而窮思涉慮如飛車於蠶叢
鳥道中鬼手脫命爭於纖豪左右馳騁而無有失至於
御寬平而有奧思處恒庸而生危論聚之則名理集於
腕下警語出於行間別置一處不可爲典要者時文之
體也

術士談星命推運氣之吉凶其說似謬悠而實有之當
其運之順雖處凶而多化爲吉人之殺我毀我謗我實
所以成我當其運之逆雖處吉而多化爲凶人之助我
譽我與我實足以敗我歷歷頗然則信乎命之宜安而
不可以人力爭也

毀譽可無論也

新築一墻數月而草生若黍稷麥非播種不生也可
見美物必有種村農下走無不有兒女若能讀書則必
有種或本於德德陽也陽生輕清積德所化多得賢嗣
故種德爲上其次擇配必讀書好善之家士大夫之子
往往下愚者悖德所致惡積則濁濁則愚矣積惡之人
或有賢子孫者其先世之餘慶也

北夢瑣言唐畢相誠家本寒微其渭陽爲太湖縣伍伯
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爲除一官累致意竟不承命特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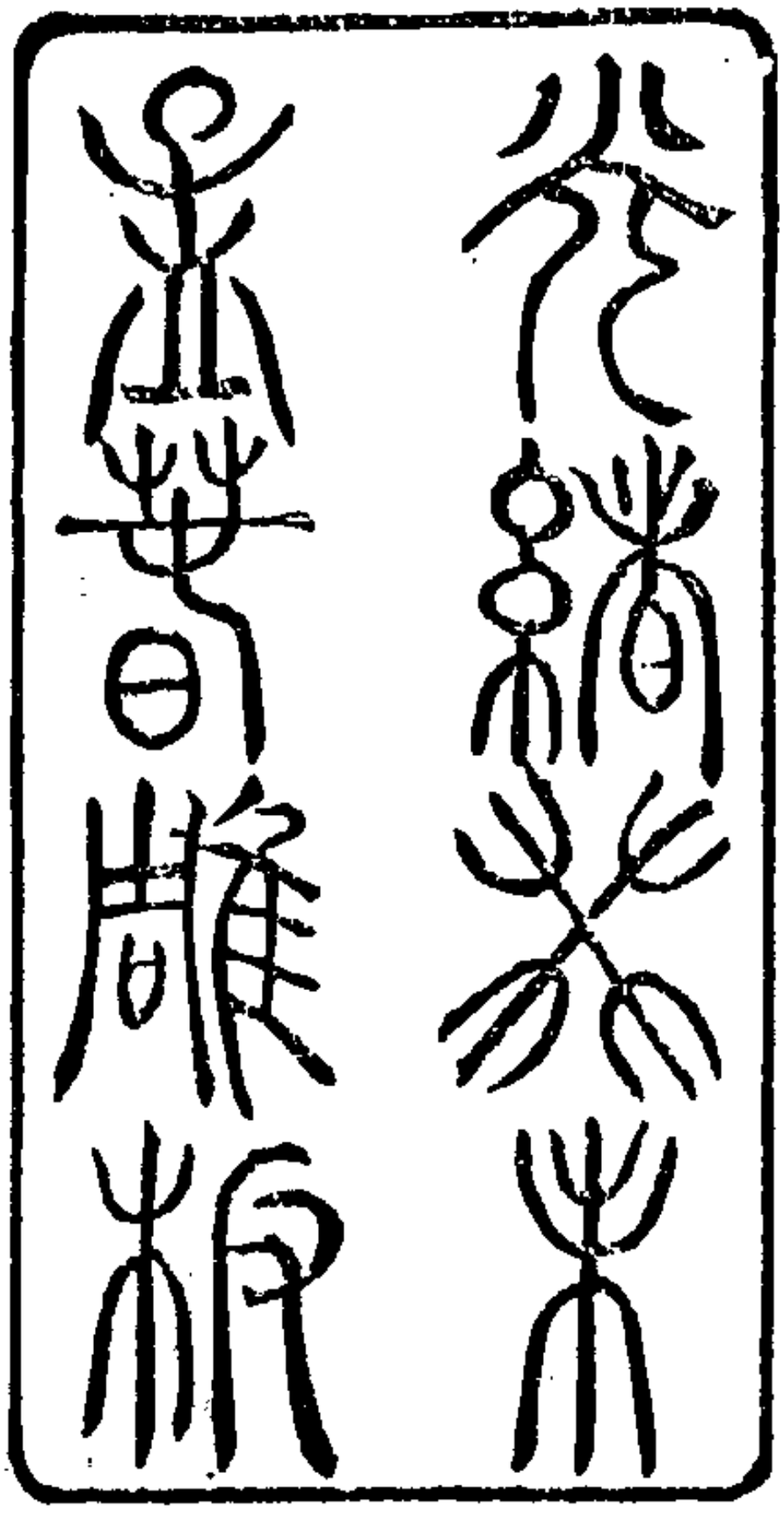
選人陽載宰此邑參辭特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爲落此
猥籍津送至京楊令到任具達公旨伍伯曰某下賤豈
有外甥爲宰相耶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盲六
十緡事例錢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爲致何
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
近者蜀相庾公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曾宰蜀州唐與縣
郎吏有楊會者庾氏之昆弟深念之洎迭秉蜀政爲楊
會除長馬以酬之陽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爲
宦竊掩人口豈可將數千家供待而博一虛名長馬乎
固辭不受

吳玉松太史謂余不名一物汪孝嬰謂余大公無我沈
鳧村謂余從善如流此三者余何敢當余生平與朋友
交必求其勝我處而學之自髫齡以至於今皆如是也
光緒乙酉春日同邑汪君硯山得里堂先生手書家
訓卷子出以見眎劉君建伯見而愛之手錄副本嗣
聞皖南某氏藏有此稿建伯借歸校勘乃知汪君所
藏僅有下卷因補錄上卷屬余付梓六月畢工後丙
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爲除一官累致意竟不承命特除

湘謹識

江都嚴寬甫鐫

受業方岳年拜題



余年五十有一日形衰頹深懼兒子廢學且或舉而誤於歧趨也爰綴以韻語俾之吟誦弗忘取結尾二字命之曰成人篇丁丑阪月書隱老人識於秋樹根齋之東窗

人日示垚兒得二百四韻

汝生甲子秋紀年今十四既讀宜有知胡猶事嬉戲緊彼古人冲少小先自異童科登晏殊太學遊趙至蕭然林木間任末時講肄劉聰經史通太原憚其銳見例三百八四爻同歸無殊致惜其算術參稍稍近嗟羲周言千載如霧晦　國朝起諸家卓哉延壽嘗爲焦循字里堂著易通釋會合爻辭中同名者疏證之體例最善不爲一偏執綜舉以以象數徵駁雜鄭識緯宋惑於圖書乃徒增糠覈吁紛來作僞河圖洛書先天後天圖傳自陳希夷暢於邵堯夫至朱子以易學啟蒙屬蔡季通起藁又於河圖之九洛書之十易置之僞謬更甚程傳譏稍優朱子但言筮漢之十易置之僞謬更甚程傳譏稍優朱子但言筮漢

大都處汝年英嶷瞻偉器一或悠忽焉光陰馳隙駟汝學過八年未窺門與類趨途恐誤歧爲山防虧簣我用覼縷言循循舉以攷保氏垂六書叔重說文備日月以象形上下以指事江河以諧聲武信以會意考老轉注推令長段借寄前徐後金壇注許賴不墜漢許愼字叔重作說文解字以明保氏六書之法宋徐鉉南唐徐鍇爲之注號大小徐　國朝金壇段玉裁字懋堂精通其學注之咸若人始知許書之重不敢輕議焉　汝先究心之讀書乃識字古易已失傳李鼎祚著周易集解多採漢魏諸儒之　災異陰陽京房焦贛談爻辯說

破碎循是而變通易乃不憒憒尚書壁今文伏生爲泰誓孔壁出古文傳者有都尉朝傳始歐陽及夏侯三家衍統系二十八篇中於後益賈徵父子增多十六篇乃在今文外證以泰誓同扶風杜林得西州泰書互相考證　讀以安國諦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起其家而古師說重無說我其奈爰以逸書名　漢人以其書未列學官又無師說俱稱爲逸書皮閻等中秘永嘉典籍淪江左猶古喈枚賾官豫章潛爲逞狡猶上書五十三妄撰而詭對僞孔廿五篇與伏相礎廁如玉溷碱砆如水滑淫淆訛建武年大

航且市利制裂堯典六文舜典列協帝齊建武中吳姚
而得舜典一篇奏上乃分堯典之半其首增曰若稽
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云云凡二十八字此僞中
之僞唐人識斷淺取之作正義百兩誤逸書張霸晕得
貨孔沖遠作書正義既取校讎僞文復刋逸書爲張
霸所造考霸造百兩篇成帝時劉向校書已黜之
展轉舛誤其識可知僞經及僞傳衍流至今代辨此無其人將
爲終古慨有宋發疑端開良
力癥結攻我　朝數閻惠國朝閻若璩字百詩惠棟
江王段孫出更如角之掎湯滌來清光其書斯精粹
江聲字艮庭著尚書集注音疏王鳴盛字西莊著尚
書後案段懋堂著古文尚書撰異孫星衍字淵如著
尚書今古文注　舍厥數家言應難求殿最詩初有四
疏書皆精粹　舍厥數家言應難求殿最詩初有四
家毛公傳弗替齊魯燕韓嬰後此無其繼毛如控飛
轡三家凡材試凡材飛轡遇伊胡不道避鄭予箋宗
毛駟騏濡六轡雖或少異同非若縱游騎云何後人
愚駕駘爭騄驥毛既不留存鄭亦遭排擯古義守儒
先一朝土梗棄大序王化原小序列美刺淵源出下
鞶字竹帨有儀禮正　雖異全經詁煌煌舉其大春秋
商搉擊節無息而其所說詩求馬於唐騑青衿而淫
奔風雨而汚穢厥謬千里多毫釐又奚啻此如鼯康
莊曝日廿顛躓但爲前驅膈悠悠導旌旆所孚我

寸莛洪鐘撓將毋嗤狂悖我　朝經學崇鬱起人才
蔚或譜宮室圖江永字慎修著禮經綱目惠金丁胡書義
例或綱而盡會江慎修著禮經綱目惠金丁胡書義
弁服釋例　或例而盡會江慎修著禮經綱目惠金丁胡書義
尤精鑿粹惠士奇號半農著禮說金鶚字誠齋著求
古錄禮說丁晏字儉卿有三禮釋注胡培
翬字竹邨有儀禮正　雖異全經詁煌煌舉其大春秋
義並多精核之語　雖異全經詁煌煌舉其大春秋
始五家夾鄒傳不再夾氏有錄無公羊有嚴顏胜宏
書鄒氏無師公羊有嚴顏胜宏授嚴
彭祖顏安樂　注則何休在墨守號專門育痴二家悉何劭公著

公羊疑守左氏膏肓穀梁癈疾瑕邱治穀梁傳之于秋蔡公數傳至蔡千秋並為穀梁之學好尚博士徵乃有太子衛漢衛太子好穀梁徵江公孫為博士邱明受業親作傳承聖誨曾申而起期業邱明以傳吳起起數傳至賈誼元興奏立官左進公穀退傳其子期和帝元興十一年左氏立學官後遂盛行公穀轉廢三傳雖互殊其學各有自譬彼三霄露一氣通洗灑而況去古近見聞復相濟廢傳空談經起唐啖趙匡啖助趙匡及陸淳等宋人沿其流益復聲喧沸是用古說陳一埽此秕稗傳義而輕遺奚藉益椓昧披沙精金揀往往見寶貴我　朝為春秋

惠氏說不廃惠半農著春秋說　餘亦根本探能於浮議汰如餘顧亭林左傳杜解補正惠定宇左傳補注沈冠雲左傳小疏孔顨軒公羊通義劉逢祿公羊何氏釋例穀梁廢疾申何　詹論述聖訓教澤覃洙泗七十子之徒身荷春風被尊聞而行知纂輯微言誌傳之龔奮韋賢蕭望之二十篇相業問王與知道齊論增其二古論次既殊子張復兩載詹行齊古亡緊豈無軒輊鄭氏詹論注兼考能不泥更討禹咸書張禹書號張侯論包咸與周氏並為章句詳盡以周緻唐專何解從諸家亡奚怪宋合以四子義亦不為背而其訓辭中未必純無類敷衍制度闇噂

家珍說理去陰翳焦里堂著孟子正義戴東原著孟子字義疏證暨彼謬學於孫盡刪章指蓋猶善經之謬焦戴起我　朝大聲此穢穢考典數承疇其望肩背孝經鄭名經聖人之聲欬加惟孝經為古注亡孔安國鄭小孔子名之　同後學徒愕胎元疏而邢言孝經疏本唐元行沖作宋邢昺但為校定今則知邢不知元矣孫說而祖謂釋所列鄭注蓋孝之孫小同所為後人多以孝當之　厥誤剖阮書不讓便便笥國朝阮福著孝經義疏多所剖析　諸義鳧淺刊亦自能深嚌爾雅傳宋疏陋劣稱善未邵氏有譔著郝晉涵字二雲著爾雅正義　咸為啚疢膾繼以郝氏疏郝懿行字蘭皋著爾雅義疏　倍益人智慧方言戴證伸戴東原著方言疏證釋名江注繫江艮庭著釋名疏證聲類與

字林錢大昕鄧著聲類
考任大椿著字林考逸俱足啟蒙閉由斯韻學
求如循郵表畷訓詁與聲音無不鉏鋤柄古韻廿一
部依類爲附麗括之盡十五平八相調劑訛詳案音
近雖互通部分要各施本朝言韻家顧炎武字音
祖之鼻戴東原段懋堂孔廣森字撝約王念孫字
曜子引之字伯申述聞擅精深釋詞破拘滯二書王伯
揚訣晉三江有誥字晉三更精之區流及涓滄我爲案定錄
擇善去其累予嘗論列諸書著古音家定錄上之經史文其下方音
暨考異而證同取用眞不匱會通羣經詁高郵足脾

睨高郵王念孫字石
申述聞擅精深釋詞破拘滯二書
著廣雅得疏證廣雅疏證王石臞著無復高閣置論功準戎
行合作統軍帥平生景仰斯吾願畏有既劬鈔還數
討遑敢辭勞勷更若詞章學六朝尚駢儷昭選擷其
華熟精奚踵諼子史餘蘊包時時供變喙醞釀根柢
深發而爲藻繪但以本朝言諸家劇尋跋其大胡洪
袁胡天游字稚威洪亮吉
字稚存袁枚字子才　鴻蒙歸鑪錘若彭邵汪劉
彭兆蓀字甘亭邵齊燾字
容甫劉星煒字楣三劉嗣綰字芙初　厥著皆矯矯並足樹一
孔廣森字撝約曾燠字
郭麐字頻伽厲鶚字樊榭　皇朝駢文類苑掇
噦類苑輯復莊百家羅淵懿吾邑姚復莊先生諱燮
羅百二十四家最精杉　有若規齊梁有若摹漢魏洋洋極大觀
餘者羣空冀善卷思綺集陸繁弨字指石有書卷望
綰堂　遺集章藻功字豈績有思
文集氣薄骨力脆塑澤誇粉脂徒取俗眼媚此宜懸
爲禁勿墮其流派韓歐爲古文獨力振靡倣近今尙
桐城有若吳鈞淬姚江與甬江其醞或不逮我數桐
城家惜抱爲雅製姚鼐字姬傳著　望溪過簡潔方苞初
月門遝陰吳德旋字仲倫　劉海　清矯賓
有初月樓文鈔雄健大概力摯　清矯賓
之思□　雖皆助觀摩而難一律概學詩李杜晞誠
如躋泰岱取法玉溪生以漸臻上詣石丞襄陽語時

復結心契香山而隨園細已等曹鄶古風亦清遒近
體多痿痺後人倣效之直如閒夢囈屏去嚴騶壇乃
可言詩界凡斯諸功能於學皆分內汝幼不盡明當
思吾言佩持此進有求相投如鍼芥人日人事匪奚
容更氐愒竹葉綠泛觴梅花香弄態物候更番新怵
惕靈辰屆足壁實寸陰勿忘長自愛努力歲華初成
人在矢志
剖析詳明論斷精覈洋洋二千餘言探喉而出振
筆而書想見續學雞窗功深澤古其以成人命篇

尤足爲當頭棒喝兄桂風讀

是渡津筏是覺路繩益人智慧不淺從兄熊占讀

少陵北征昌黎南山已爲空前絕後之作讀此尤覺慮周藻密響切光堅家舍人云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吾於是詩見之曼甫弟劉芬讀

綜舉生平得力諸端綴以韻語譬萬鈞之洪鐘無錚錚之細響其句法蒼勁格律謹嚴尤非斲輪老手不辦受業方岳年拜讀

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奇文大文有裨學者之文受業陳聿拜讀

有本有原有聲有色山河增其感慨日月爭其光華遒勁處如杜淋漓處如李才大識窶乃足制此長言晚鄭捷三拜讀

窮源溯委派析支分言之汩汩味之醰醰不獨初學津梁實開成材覺路至詩筆健舉一氣抒寫如珠走盤中錯落晶瑩尤令閱者快意姻弟林玉讀

沈檀同氣乃一鑪之然笙磬協音非孤器之奏作孫氏示兒編讀可作淵明責子詩讀亦可年小弟陳曰稔謹注

是篇稿列舫廬詩存中二三相知遝書索觀謄寫爲煩今春郭晚香孝廉見之慫恿付梓勉徇其意因刖爲錄出命兒子校對一過授諸手民逾月工竣用書數語於後其詩之妍醜則非予所能自知也壬午嘉平月八日鞠齡張壽榮識

男鴻柄校字

復堂論子書

復堂諭子書

仁和譚獻稿

書示琿瑜兩兒。益感歲月。年非風木動。汝父生日。當百昌淑氣之際。宜其遇之寡也。同學諸子。殷殷問汝父生平。汝弟兄固樗櫟無所知。即汝父亦一阿首徒恨恨耳。何足爲諸君道。在汝弟兄則有不可不知者。吾少孤露。襁褓失怙。汝祖母陳太宜人。苦節撫育。極人世所不堪。重幼善病。不意全濟至今日。古云飾嫡有後。子至今日。若天非愛不肖子。所以報汝祖母也。吾十歲之正月。丁汝外祖父憂。時惟汝長房伯父爲宗子。吾舅祧外祖父。衰杖之日。無從師之東修。已將廢讀。乃以年家子弟子蔣亦欽師數語奇賞。招予請書其家。飲食教誨之十二載。應童子試。及登文院課。汝外王父莫舉生府君監院。又以數宜人中表也。乃以汝母字予。十五成就宗文義塾讀書。補弟子員。十六歲乃爲童子師。蔬修掄不及三十緡。養汝祖母不足。賴針綫佐之。膏力疾寒夜操作。瘏手流血。予賢汝於勞。汝祖母訓予曰。汝父力學困場屋。年未四十。中道棄汝。但汝得成立。讀書識道理。無忘今夕可也。徒悲何益。十七歲後。漸好交游。自十四學詩。漸寫成卷。其時家中故書兩遭火。惟有古文眉詮杜詩箋二書。予客上口。借李校仲鋼鑑易知錄。猶筆塗抹。至今悔之。二十歲以覲風詩賦受知學使德化萬公。得領於庠。先達鄧位西先生歸田。介袁敬民得見。與語學行文章之事。余之奉手先正。得師友之益。自此始也。粗有知識。即好辨位西先生諱玉安。溪桐城之學。猶斷斷也。鄧先生曰。如子者不可不一入京師。多見耆宿。庶幾有成。時尚多疾疢。且新婁汝祖母不遑遠遊。萬公舉諱去任。欽派閱防蓋武昌已陷。江胥爲賊踞。浙江戒嚴矣。萬公倣予從諸老之後。余亦體氣漸充。已生汝殤兄。稍稍知時事矣。閱一年。萬公北覲。乃挈余入鄂。會運河漏滯。舟行幾百日。賦詩日多。抵京師。鄧先生先有書問通姓氏。槃下諸公。往林朱伯韓觀察。淺陽葉潤臣舍人。代州馮魯川比部。馬平王少鶴章京。瑞安孫琴西侍讀。上元許海秋起居德化蔡梅菴編修。往往折輩行與交。而同志友人。則尹杏農御史。李子衡刑部。楊汀鷺孝廉。道義得朋。沆瀣無間。至於性命骨肉之交。丹徒莊中白爲最。鄉人吳子珍以公車留京。則舊好也。於是問業焉。切磋焉。予之畧通古今。有志於倣言大義。皆此二年師友之所賜也。至於今不敢忘。戊午京兆試後。不待榜發。即單車南下。以家端恪公方

以直督被譴戍邊。久游無所依。食米不能贍。乃買烽火驛橐歸東南。鼠且日而突。長沙徐壽衡侍郎。顧祠相見。立談傾倒。視學福建過杭。訪士於鄧先生。首及予。予適歸。即招延入閩至學使幕。文字外無他事。乃研討經史校讐之事。暇日夜爲之。同幕有新城楊臥雲宿學也。相與討論。心目漸有歸宿。福州南後街比屋鱗鄧。書證殘而值廉。乃節嗇買之。且有善本。庚申汀洲陷。方按試事未竟。予與楊君同陷賊。貌爲書賈以免。辛酉二月再至福州。亦更生矣。而杭州先以庚申三月不守。數日克復。家得無恙。道阻不得歸。歸又無所得食。因循旅寓。又病矣。徐侍郎受代。仍就厲研秋光祿之聘。鄉井再陷。音書斷絕。心志昏亂。不欲生。又不敢死。不復能治文字。去學使館舍。流寓焉。是年偶游坂門。交德清戴子高。陳碩父。敬君弟子也。學有淵源。于顓沛中商量舊學

馬得汝母携汝兄避地浙息子高方旋里求訪老母惘然兼任予事癸亥予
仍廣福州汝母挈子浮海至始聞汝祖母殉難之耗嗚呼吾自此不得為人
子遂不足為人雖門戶所繫靦焉視息而已絕於天死于心也已杭州既復
旅寄僦乙丑冬始拮据歸見門汝殤兄命不慧如汝奔走飢凍病已不淺課
之請亦知未必長成也仝椒薛慰農公宰嘉善時吾倡相識乃公不遺忘時
官杭州太守相見傾愛謀慮周至吾之再從諸生服趨舉塲者公實強之於
是落弟子籍重理鉛槧秋闈仍報罷薛公謝病去官劉芗堂太守繼之分俸
助予就舉官職丙寅丁卯馬端敏公撫浙檄詁經精舍監院又奏開書局以
予為總校先是予市歸已久采訪忠義局遂同纂忠義錄局於官文書三年
刻成未詳贍也丁卯鄉試獲舉已三十六矣同榜多聞人亦多舊交座主

為故禮部侍郎太和張嘯亭公今粵督南皮張香濤公房師為故處州太守
漢陽潤雲吏公也戊辰會試將就道而汝兄侖以正月殤汝母之側汝姊前
已是時北路伺梗輸船迴風雪不飽魚蝦者呼吸鼻耳體多痰欬寒結經絡
吾之患瘵即由於此再入都門舊舊零落略盡惟見許海秋先生也下第
南還署秀水校官仍兼背局采訪局事故官秀水將兩載於學舍不過三
月耳泰興吳和甫侍郎公督浙學予不得與考校前論學尤契吾之中年虛
鋒略盡漸有見素儲樸之意者吾師泰興公教也繼吳公者即徐侍郎篤故
舊忘形迹而三年逃賦士子亦與焉營規阻之不得侍郎遂以是疏
謫予辛未公車杜門不欲接海內人士者以此瞽疾漸甚舉曳不能作字又
客閩患痔比歸治理濕鬱觸肝乃終年有腹疾吾友章子佩貢文以汝母不

再育勸納妾汝生母乃來一年生汝瑾睟時急病似不治汝母幾欲身先之
汝瑾免乳固離生母而育於嫡也甲戌三赴計偕自顧漸老稍欲以民事自
試假官賊次入貲以縣尹官皖非素心也汝祖母亡且十年蕉萃一第既無
期望之人鹿土一官何與顓揭之志但以鉛刀一割之用不甘廢棄而已同
治十三年冬盡宰皖孫琴西公以泉使權藩伯也文字知交又年家然不欲
干謁光緒元年方伯紹興公召予入幕從事二年又應宦之知己也汝瑾乃
從兩母偕姊妹至安慶丁丑八月之官歙縣乃生汝瑜於官舍新安山水大
好去故鄉最遠文物尤茂雖大亂之餘猶存焉吾作宰甚力心神相樂民
間亦似樂予至今時時思之戊寅受代將還家衡閭井遷改至迷舉足維舟
五日歲暮至皖方伯以肅去胡公代之吾仍從事行省己卯七月澧全椒辭
從兩母偕姊妹至安慶丁丑八月之官歙縣乃生汝瑜於官舍新安山水大
好去故鄉最遠文物尤茂雖大亂之餘猶存焉吾作宰甚力心神相樂民
間亦似樂予至今時時思之戊寅受代將還家衡閭井遷改至迷舉足維舟
五日歲暮至皖方伯以肅去胡公代之吾仍從事行省己卯七月澧全椒辭
師之鄉智聞其土風思寡患貧居官兩年殊次心無一善也辛巳秋九月解
官回櫂今方伯盧公又命倆寢慎壬午大水季冬之月饑民嗷嗷大府以予
權懷寧令附郭都會奔走云爾稍以賑慶攀慰寒結經絡
通下情也閱歲甲申閏月移治合肥汝瑾年十四五漸有聞見汝瑜亦略識
數百字此後予之行事皆在汝弟兄耳目不待予言第以五十以前遺遇之
困鮮民之殍不死於窮餓不歿於賊不溺於海皆幸耳幸耳卒生師友之助
等於骨肉吾不爾告小子何知將不能舉姓氏至吾所學最雜六經不能上
口語家帥說涉獵及之輒敢哆談此過失之大者學詩最早二十歲時高古
民先生及仝卒昭伯刻化書堂集三卷三十歲時在閩刻復堂詩三卷詞一
卷作文好魏晉人語從駢儷入不能擺落漢華漢無所為挈靜精微也甲寅年

館山陰村舍始填詞旋又棄去後乃曾信張皋文周保緒先正之言銳意爲之纂錄本朝人所著成篋中詞五卷續一卷刻行丹徒馮夢華共商榷之其自店玉明又寫定爲復堂詞錄十卷今年乃盡搜術自定復堂類集凡文四卷詩九卷詞二卷付杭州書局刻之古所謂詒擬之符敝帚之享也日記六卷多說書譚藝之言未審定自閩歸喜說諸子家言憚子居先生欲以百家起文集之衰爲文章言耳吾則曰九流者適於六經之涂軌也文章云乎哉吾於古人無所偏嗜於今人之經學嗜莊方耕葆琛二家文章嗜汪容甫龔定庵二先生駢儷尤習孔顨軒詩歌嗜吳野人黃春谷填詞嗜成容若項蓮生云在閻又交趙稼孫碑版最究心吾愛慨然起至老不衰而點畫不成天賦之拙不徒臂指庶書也拉雜書示汝兄弟稍無所知或鈔一副以塞諸舉

長兄之問其可

告瑾瑜璣瑀四兒歲月不居汝證備老不意予生憂患年六十矣五十四歲在合肥同舉諸子以予性行問禰孟仲無以應予手書數十行以告汝瑾瑜年日長不甚通曉亦有聞見不及者粗舉入官以後情事屬言之吾非舉優而仕并非爲貧亦以師友敦我尺寸自試於吏初官欲文章禮義名賢道風猶存嚴壑勝絕士民親愛歷一寒暑至今營魂猶戀之次菽全椒先師桑根先生之鄉風書誦言習閭邑中風氣士能讀書而不免矜民能力穡而不免諉故予理縣頗持法以待不假借師方掌教江甯以是終歲不歸里門廬墳族挾以與有司難也有道長者曲成拙吏如此懷邪在官當同鄉舉與無沈雲閣公守安慶上下如一家而予時以公事相抗沈公固無間也比公進撫粵梁去皖代者不容倣吏遂龃齬而撫部方伯殷容器使行省鉅細咸諮度一令十八月中頗任勞怨過情聲聞亦由於此合肥襟要全皖名爵鼎貴邑長以得罪巨室爲恐吾最簡倣相見以誠視事數句乃知名族無不以禮自持謙謹過於塞徼貴介中種學纘文者比肩立皆跡遠於吏廷而氣類相感別七八年書問寄懷猶吟盈懷袖若今應常李新吾今蒞分巡張蔣卿兩先生友瀏覽聊明經情文摯篤汝輩於儕衍皆親見之至外間傳說吾去任數月而大獄興並至用武於近鄉謬謂吾未行皆不至是此非予所敢自信也若王謙齋先生名賢通學著作大家一見傾心定千秋金石之交如積素累雪然則班荊拊劍古今相及更不以形迹論矣丙戌移宿松大府之遣仍欲以首劇見畀予已觸末疾筋力漸衰邊事者欲手退徂秋予疾大作邑雖小爲政臥治迫冬陰作氣上如沸乃陳情大府以疾請代時署藩司丁公十年來以國士待我持牘不肯下使臂來始信病狀許謝事丁亥正月至省虛名著相親也士林以文藝待徙屬尤拳拳屢有廁甲科而選事者欲手退徂秋予疾大作邑里嘗試官府予毅然拒之以劣狀聞於上選事者欲手退徂秋予疾大作邑之吾不自安而病未少間陳公以大政刑相期心力無以仰答知遇途決歸計非安希古賢以鳴高也且四月挈汝母子至故鄉無以爲家貸廡轉徙不遑安處吾以就醫行耳故仍序補含山令檄之官吾將謁羣公辭職事復出門乞假未出而新中丞儀徵陳公走材官召九疾見謁下溫霽寒屢目異

儀上府恕有所不敢而中止皆未爲知己至如某公謂擁資求逸則當付之不辨藥物自隨山林譏笑掛冠遄履於今五年飾巾待盡猶得尋詩書之夙好晨星故人僅存存者亟謀之好莫如蔡公重壯而納交首數許遜孫同榜道義之友五年以長師資相遇則發笹仙張忻木郭曉香內交于前以弟畜者孫渣清張子虞高白叔此皆汝兄弟常以家庭伯叔事之聆其詳訓尊同父師者而吾生平獲師友之益稍稍以道藝自繩不敢過放百過雖叢差無誕妄之失者緊諸君子是賴庚寅辛卯座主南皮張尚書督兩湖招之至江夏聘主都會經心書院講席遂爲院長兩年矣書院爲公視學日所創立一以文達公西湖詁經精舍爲規模以吾乙亚後嘗爲精舍監院習舊聞非必學行足式高才諸生也既游鄂故交頗有陳證湘官漢川亦以病在省城氣逼與予處白叔無少殊宜昌吳雲門定交京邸矢以久要俄瑤聚首所謂貧亟如歸其能則同鄉同年之佳于斯客於斯者友朋之樂不減井里往來江上之輪舶如坐房閫無如疾證日即頻屢獨客朝夕終以病廢每提汝瑜侍側講含懂能稍慰寂寂吾所思客寂者白棻鄂國從游少後如慕與吳生守訓定遠凌生培宿松胡生子英錢唐宗生承嘉先後負笈世交後起文字請業又得鄙生孝堂周生兆瀛吳生鈞庚徐生增榮此皆將來汝輩成立當引爲昆弟之交求攻錯之效吳生乃和市先師孫鄙生乃位西先生孫尤師友中若書火傳愉快過於人世榮遇宜今年百昌寂寞周甲生辰緘述近年心事如右行將杜門非不能作游客亦終無以致汝兄弟回首恨恨懷念師友而已至於流亡早歲奔走中年辛苦不足又道近者天幸汝母恒疾危而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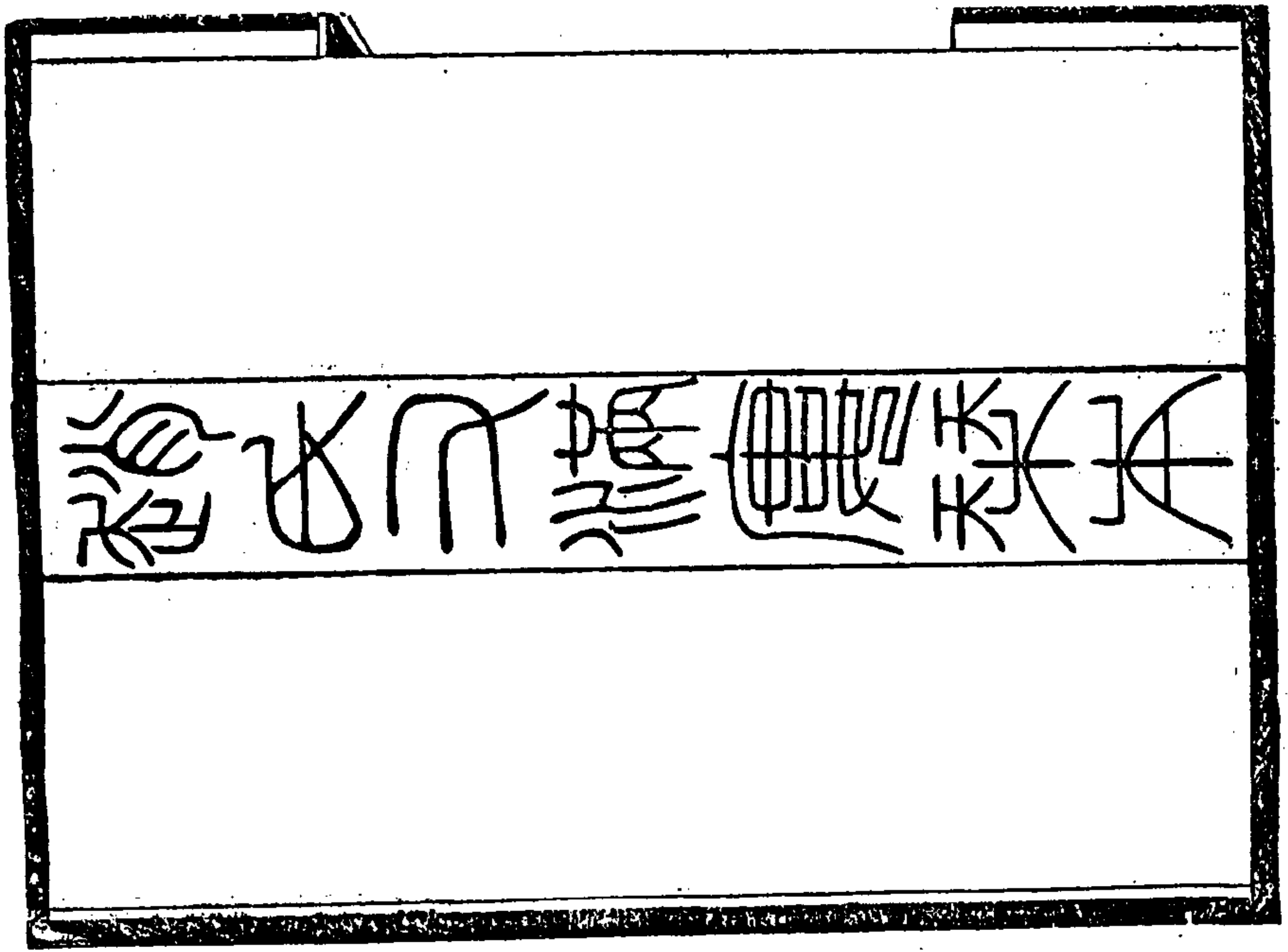
安者非一今五十五二老無他大兵以後爲戚友間所少自辛未瑤生丁亚瑜生丙戌璞生己丑瑀生閒命妈後意料所不及陶公在官八十日吾愧其遠矣生有五男兒吾亦付諸天運云爾南北同學欲得汝兄弟一言汝仍以老人之自書應叔季琛幼孟仲能不慚乎予戊子以來自號半厂以爲問學游跡仕宦文酒非止於半以謝內愧然則不徒汝兄弟慚矣半厂居士書

復堂論子書

清詩一首撰

說文解字

山陰鄭珍



寒夜叢談自序

寒夜寂寥一壺獨酌惟兒頵侍側將與之談米鹽靡密
歟則恐亂其心與之談經史子集歟又恐速其睡因舉
前哲之美言寓言有關於持身接物者談之邇來吾鄉
喪葬婚嫁諸禮之不合於古者談之及近時見聞而有
可論說者談之凡兩月得若干條遂分爲三卷名之曰
寒夜叢談是豈足爲外人道哉亦聊令兒輩讀書之餘
時一披覽差賢於談天說虎而已嘉慶戊辰臘日梅村
手識

談理

天下事千變萬化不察於古而師心自用不可也徒泥於古而刻舟求劍亦不可也故曰千鈞之重加銖而移又曰病萬變藥亦萬變

矢稜觸之行者必不能有所舍容具脂韋之骨者必不能有所樹立故曰太剛則折太柔則廢

奸佞事君者必不喜人之忠貪婪聚斂者必不喜人之廉吝嗇起家者必不喜人之慷慨慘酷立威者必不喜人之仁和　沈赤然　梅村

人之慈祥何也憎其與己異也故曰熊羆直眼惡人橫目

數米而炊量薪而爨必非百口之家睒睗姝姝奉一先生言必非鴻遒之士故曰牛蹄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

行必正履坐必正席而使之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則不能矣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而便之爲國家任大怨以定亂處嫌疑而不辭則不能矣故曰小謹者不大有也故曰釣名之人無賢士焉

明主有惠政而無賢臣奉行宣布之則恩不下逮修士有實行而無貝朋廣爲延譽之則名不遠聞故曰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瘢故曰民之於上也若壅之於塗抑之以方則方抑之於圜則圜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故曰斧小不勝柯者亡一國三公其誰適從故曰百人輿瓢而趙不如一人持而疾走

遊聖人之門則所短皆見矣入西子之室則所醜畢形

出千金之璧而人莫敢嘗之者無瑕也御嫫母於市而人無不笑之者貌惡也故曰眾之所譽政之所非也

有仁言而無仁政言亦何爲有治法而無治人法亦安用故曰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

忠臣可殺也斷不能強其順我之欲烈婦可死也斷不立挾小說以干王侯急於自見也故高尚以欺人中無所

能強其受我之汚故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
也而不可奪赤
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故曰善
罪身者民不能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
仁人之言譬如躁人之言舉爾辨士之言傾危讒人之
言浸潤故曰烏之啞啞鵲之嘖嘖豈爲寒暑燥溼變其
聲哉
列疏數別苗莠旱則灌潦則洩樹藝者無不然至閙乃
邪除乃惡滋乃德熟乃仁非聖人不能也故曰人知糞
其田莫知糞其心

聖人御天下若網之在綱使荷簑而逐羊羣必東西四
出矣文士操不律落紙如雲煙使執鍼而製一裨必終
歲不成矣故曰知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
雷霆震驚吳不聞於越宣昭義問無翼而自飛故曰有
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
以三皇之治而施之三代勢不可也以三代之治而施
之秦漢以降時不可也故曰搏國不在敦古又曰禮義
法度者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治人必先治己上好遊而教民儉上好遊而教民勤上
好神仙而禁民淫祀雖殺戮不足以服其心也故曰禁
勝於身則令行於民
飢寒至而始謀積聚盜賊至而始築牆垣疾病至而始
講養生子孫犯法而始嚴教訓已無及矣故曰凍者假
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
至亂之世而鳳凰麒麟屢見姑驕之以奪其鑒也積惡
之家而求名營利遂心姑滿之以速其亡也故曰天之
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
國家將亡而士夫方大營囊橐適足以爲寇盜之資江
河將決而耕者方廣藝稻粱適足以供魚鼈之食故曰
竈突炎上棟宇將焚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

耀戈甲以誘敵敵必不至張弧矢以誘盜盜必不來故
曰以狸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
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曰樹之能勝霜雪者不聽於
天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故曰士之能自治者不從
聖人
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主失一言而國殘名辱故曰謬
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
明鏡當前則妍媸立辨暗室被服則青紅不分故曰忠
於治世易忠於獨世難
信虛名以官人事權既屬則本相全露矣無大力以去

凶鋌而走險則傷人必多矣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商賈之材而使之治國不至於孔僅桑弘羊不止也慘酷之人而使之明刑不至於周興來俊臣不止也故曰以百里之手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虞

赦者國家之曠恩然不宜多多則人皆有希冀之心而謹愿者亦時罹於法尤不可濫濫則人各存倖免之意而凶惡者益相率爲非是生之適所以死之也故曰赦者奔馬之委轡無赦者痤疽之礦石也

讎宜解不宜結固也然小者可解大者雖解猶不解也

故曰和大怨必有餘怨

施與美事也不得其當雖多亦忘言語細故也發人之陰雖戲必恨故曰與不期多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

人而仕宦貴矣然州縣屈於監司監司屈於督撫督撫屈於權要豈得謂之貴乎家而厚藏富矣然萬金之家必仰資乎十萬十萬之家必仰資乎百萬豈得謂之富乎若一介布衣讀書樂道不求科名不事干謁不與人爭鬬訐訟雖有薰天權勢亦何從而加之數口之家自食其力不通乞假不求周鄰不爲誑騙恐嚇雖見銅山金穴亦何需而慕之故曰不辱於人謂之貴

不能泅者溺之入水必不從不能騎者強之乘馬必不敢蓋人知不如自知之明也乃目不識戰陣而使之將士卒則欣然任之安得不軍破身死乎才不勝一邑而使之居台衡則肆然受之安得不折足覆餗乎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

賦詩飲酒雅事也而以之謀廟堂處劇職舞矟擊劍壯事也而以之雜講席入賓筵珠朵翠翹燕支粉黛靚妝也而以之飾村嫗老媪錦衾羅帳香囊流蘇豔具也而以之施廚下涸中人豈有不非之笑之者乎故曰酬酢在頰則好在類則醜

行陰賊貪詐之事而鄉里親族不聞規以一言者不以人遇之也陳珠玉錦繡於市而往來行人不復別其美惡者以無需乎此也故曰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誉我貨者欲與我市

相識滿天下而曾無一心腹之友雖多何爲契合僅數人而皆足爲緩急之依雖少亦足故曰算交多親謂之知人

名之所在於勝弓者必多方議彈以掩其長則勝己者

切齒矣於不若已者必逢人摘抉以揚其短則不若已者痛心矣故曰爭名者必多怨患之所施望我者多而不能徧及則必借他事以橫逆加施者倦矣而受者未厭則必忘前德而怨詈作故曰好與者必多辱

得意之途可偶歷而不可常往行險之事可暫試而不可再爲故曰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亡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自然之理也家計豐足須常有幾分小失利事若件件稱心卽衰之漸也門戶貴盛須常有幾分小挫折處若件件快意卽禍之始也故曰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

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人徒見利不見害也而豈知害卽生於利中有福必有禍人徒見福不見禍也而豈知禍卽伏於福內故曰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

口腹之人在富者必不能周鄰親朋蓋以爲濟彼千錢不若增我一味其貧者必不能養膳父母妻子蓋以爲吾且不飽焉能顧及諸人故曰厚於味者薄於行又曰養身者亡家

人處大事必愼重處小事則忽略待尊貴必小心待常人則藐玩以其無所關係無足重輕故也而不知異日之爲我患爲我累者卽在此無所關係之事無足重輕之人可不畏哉故曰人之情不慮於山而慮於垤

小忠易知也大忠不易知小利易見也大利不易見惟其易知則小忠之人日親而老成端碩反以爲難信矣惟其易見則小利之事必爲而遠猷久計轉以爲迂疏矣故曰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

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固已然何如動出萬全使之不危不敗故曰死人之事者不能續人之壽

矜才傲物之人不有奇禍必有奇窮驕淫恣縱之家不及身凍餓卽子孫流離故曰釜鼓滿人概之人滿天概之

莫逆親愛之人偶因細故而徵色發聲前好盡棄矣要結不渝之事偶因自便而暗中取巧指誓皆虛矣故曰小怒傷義小利傷信

行事本大公卽偶有所偏人多諒之過失出無意卽初若難堪繼亦忘之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又曰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

人有機密不敢告人之事蓄忿不敢洩之言雖銜之不出也至杯觴懽適不覺自露其情酩酊無知遂乃肆其狂暴過後悔之亦無及矣故曰酒入者舌出

貧家兄弟多和睦無可競也富家兄弟多參商各營私
也諺曰飢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
見鄰家貓犬輒撫之狎之便有云種依依膝前情態然
大吾門而殘腥賸膩一無所得雖呼之不至也見之非
呵叱即鞭逐苟朘精恣其飽嚼即驅之亦不去故
曰徒愛而不利則眾親而不至徒利而不愛則眾至而
不親

至貧至賤之人能好義行善未有不康強逢吉者大富
大貴之輩苟徇尤山積未有不殃咎隨之者故曰禍不
滔家福不崇大

居家馭下固不可漫無檢校然一味苛察絲毫都不放
過往往因小而失大故曰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
應之

恩仇報復人人皆然有施輕而報重者有施重而報輕
者其爲報復則一也苟未嘗施恩於人而責其待我薄
未嘗無怨於人而望其不爲我患皆見人不見已者也
故曰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不獲德

醉醴飽鮮人之所樂也而不知其能腐腸藥石鍼灸人
之所苦也而不知其能去疾故曰惠者民之仇讐法者
民之父母

待人事事覓假偶一事不遂其欲即退有怨言矣喜人
事事承順偶一事觸忤我心即頓生嫌厭矣故曰德者
怨之本愛者憎之始

是非黑白本有定論一至威尊所加非亦可爲是白亦
可爲黑矣豈不知非必不可爲是白必不可爲黑哉而
無如其不容辨不敢辨也故曰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
之曲

雞狗牛馬不可以謏詬遇之謏詬遇之則亦謏詬報人
而泥於儕類乎故曰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

貧而受大懶者雖推食解衣豕交而已賤而爲人卿者
雖永朝永夕俳優而已故曰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
人將賤吾

遺盜跖以典墳餉企足以俎豆必吐而棄之悅嬰兒以
土鼓賜禿婦以翠翹則笑而受之故曰知其無所用貪
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

遇珠玉金銀於前而使之殺人以取雖怯者亦勇阻之
不聽也置鴆酒毒味於前而使之舉器以嘗雖勇者亦
怯迫之不從也故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大醉之人不鬬以刀自剄奇淫之人不鬬與虎爲偶其
愛已之心未嘗無也故曰狂馬不觸木猘犬不自投於

夫養馬者寢之以牀飼之以稻粱而呵叱不及則難於施羈勒矣飽之以長稽駕之以重載而鞭策必臨則易於服御矣故曰母之愛子也倍其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

失意之伴徵逐而彌親兩相忘也瓦礫之場羣遊而不顧無所欲也故曰榮辱立然後睹所病貨財聚然後睹所爭

強詞奪理非不折人於一時然而強者必怒言弱者必怒色矣故曰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挾詐行事非不快意於目前然而墮其術中者必逢人播揚未嘗其術中者必加意設備矣故曰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

儉非富也而食常有餘約非貪也而用常不乏故曰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

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豈不勝於簷雀之啾啾乎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豈不勝於利口之喋喋乎故曰犬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我既可召之我亦可卻也故曰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

使兩人主一家舊儉不知所遵依使兩師教一子學業不知所適從故曰一則治兩則亂

得勢則爲虎失勢則爲虜故曰驕之餘卑乞憐於昏夜

驕人於白晝故曰卑之餘驕

南遊而北駕則南愈遠矣入市而攫金則吏必縛之矣故曰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强不得

白骨似象碔砆似玉魚目似珠鈆石似金故曰很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戇者類勇而非勇

疾雷一聲而巖穴傾聽鑄鐘一鳴而八音克諧何貴於疾雷鑄鐘

多哉故曰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辨

變起於倉猝必俟深謀遠慮以定之必不濟矣禍生於肘腋必俟執兵擐甲以禦之必無及矣故曰知貴卒勇貴突

閭人處困窮輒欷歔不置而說之以周邮卽一毛不肯落矣見人受屈辱輒義形於色而說之以鉏扶卽縮首不敢出矣故曰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鬬也

良田偏沃野非不多也而吾之需食也曾幾金銀滿窖藏非不多也而吾之需用也曾幾故曰有千歲之食無

百歲之壽
材無大小各有所長以耕問婢以織問奴將何以呈能
乎故曰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致遠
芝蘭之室必無鮑魚孔孟之門必無盜跖故曰日月不
應非其氣君子不容非其類
欲致賢而昵匪人則賢者裹足欲求仙而惑女色則仙
道愈遙故曰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
膝前林立可喜也然不能必其皆賢必其皆壽也金錢
山積可喜也然營田宅營我心籌婚嫁勞我心防盜賊
水火又勞我心矣黃髮台背可喜也然心則健忘耳則

重聽舉動則須扶持有不爲子孫厭之奴婢欺之外人
侮之者乎故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
場屋之文往往不及平時臨對之語往往不能盡意蓋
得失利害之心亂之也故曰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
以黃金注者慴
幼而盜母釵鈿長必行竊於鄰里少而行竊鄰里壯而
必剽劫於村墟故曰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挾一月之糧
而遠爲萬里之遊至於半途則進退莫適有數椽之資
而頓營華麗之屋至於中作則欲罷不能故曰天下難
事必作於易

心正則行自端未有心正而行不端者也理直則氣自
壯未有理直而氣不壯者也故曰景不爲曲物直響不
爲惡聲美
與善人處慈愛之心日生與惡人居殘賊之念日起故
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公輸之門必無拙匠直臣
之室必無憸人故曰近山之土燥近河之土溼
已病熱而冬月啖人以冰已病寒而暑月炙人以火皆
以愛之之道害之也故曰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
以糠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於堂
夫有賢妻申饋理內政修則人必稱其夫之能教子也師
父有賢子好讀書善會計人必稱其父之能持家也
有佳弟子工詩文取科第人必稱其師之能造就也故
曰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
容止可觀詩書在口而不卻孝弟忠信爲何事乃曰吾
儒也可乎哉病必有藥方必有案而不知虛實寒熱爲
何證乃曰吾醫也可乎哉故曰畫者謹毛而失貌射
者儀小而遺大
少年好佚遊則老年必勞苦祖父過吝嗇則子孫必奢
淫故曰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
譽不聞於鄉里而欲來遠方之友朋信未孚於家庭而

欲重途人之要約此必不得之事也故曰召遠在修近
事父母者竭其力然必責貧子曰爲三牲五鼎之供其
何以致之事君者致其身然必責廉臣月有犀珠玩好
之貢其何以取之故曰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
求君不得於臣
恃高才以博科第而云唾手取之往往有老於一衿者
矣乘歉歲以積米粟而云數倍坐得往往有過時失利
者矣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爲萬里之遊而預期我
以歸日能保其不遷延乎遇慳吝之友而慨許我以百
金能保其無反覆乎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居心不足祥於鬼行事不足義於人而往往有躭富極
貴幾疑天道之不可問者豈知福過災生身死尤烈曾
幾何時富貴已如秋風之過耳矣故曰無德而福隆猶
無基而厚墉也
鴟梟雖十徙巢而聞其聲者無不惡之知必不爲祥也
虎狼雖十徙穴而見其形者無不惡之知必不爲利也
故曰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
里者善婦也
說食澤津者必口腹是營見財色動者必非義妄取市
榮求寵者必計錙銖暴殄天物者必無嗇省小事輒怒
者必躁當怒轉笑者必奸故曰見虎尾知其大於狸見
象牙知其大於牛一節見而百節知也
詠盜賊而盜賊不止無以安其生也貶叛卒而叛卒不
止無以得其心也故曰威愈多則民愈不用
與小人居如履薄冰每踐而下故曰溺於淵猶可游也
溺於人不可救也
國家如金甌不缺而但有一女子閹豎亂之必至敗壞
不可收拾仕宦能不名一錢而但有一盞役黠吏亂之
必至怨讟徧於城鄉故曰十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
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

父子不以利結而始親夫婦不以勢臨而始愛以勢利
而親愛者勢利去則親愛亦失矣故曰結束則解約絕
則
憐貧者之艱於食也而賜之朝食一羊暮食一羊必以
飽死矣嫉富人之侈於奉也而限之朝一溢米暮一溢
米必以餓死矣故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
之則悲
位處人下必恨上者之陵我及人處我下則又陵人矣
屋在人西必恨東家之潦灌我及我居人東則又灌西
矣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

爲我晉人也
國之沛恩臣庶家之施惠奴僕將帥之行賞士卒固不可無然必視其事之如何而始加之則懽欣踊躍未有不視爲異數者若頻頻及之偶有不繼則反以爲怨矣故曰一爲賞再爲常三爲固然
陸處之魚相濡以沫至則各逝矣驚翔之鳥相隨而集驚定則各飛矣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
父之於子也愛之勿貌子之於父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故曰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
西伯善養老而伯夷歸之句踐旣滅吳而范蠡去之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黃帝有涿鹿之戰而蚩尤授首夏禹爲塗山之會而防風伏誅故曰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
終身貧賤以命自安謹愿者皆能之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古今曾幾人哉故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
同一弓矢也良民得之以禦盜奸民得之以爲盜同一富貴也吉人居之則榮身凶人居之則殺身故曰人食磐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飢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
專諸方與人鬬其怒有萬人之氣而其妻一呼卽還陽由力能扛鼎持杖撻妻妻撮其陰仆地氣絕而不能興
故曰牝常以靜勝牡
財取足用而已過多適足以爲患國多財則天下必瘠卿大夫多財則死亡必至士多財則賄盜賊必窺故曰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焉者也
子弟必自幼檢束苟以姑息爲愛則不肖者必甘習於邪僻才能者亦日習於放恣而乃誤爲生質可乎故曰士鈞之弓不得隳撓則不能自正
過關繫之事切勿與謀恐事敗必禍及於我逢爭鬬之場切勿强勸恐還怨則代人受災故曰長木之斃無不魚肉閭里其殺身也可拭目而觀故曰非義而强其斃必速
憑勢位以侵奪田園其破家也可翹足而待挾氣力以託杯酒以交歡而壁後之甲已起重貨幣以賂我而滅國之計已成古今來墮此阱中者可勝數哉故曰狐卑體而雉信之故狐必得志而雉必死

甲子孟春垣曲安恭已
助賞崑山趙詒琛重刻

寒夜叢談卷一終

談禮

居父母之喪有疾則飲酒食肉今人雖無疾亦醉醺飽鮮矣間有於四十九日內不茹葷不飲酒者謂之喪齋雖爲日無多猶存古人不忍其親之意

父母之喪古未有遽寢於牀者三月虞祭後柱楣剪屏期年小祥居堊室寢始有席又期大祥居廇復寢堊中月而禫始牀此孟獻子之比御而不入夫子謂其加於人一等也今人少知禮者尚於四十九日內席堊惟旁而已

寢謂之伴靈不知禮者率安寢如平時欲其不衰絰生子得乎

父母之喪三日而食粥三月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菓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酒此飲食之次第也爲父服斬衰三升爲母疏衰四升卒哭後三升者易以六升四升者易以七升布去麻絰繫葛帶期年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又期而大祥素縞冠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纁黑絰白絇無所不宜此衣服之次第也今時非惟無行之者并不復知有禮矣見聞傳喪服四制

禮子爲母齊衰父在爲母服期以家無二尊母不能敵父也然心喪仍是三年今時父母皆同蓋自唐武后始又禮婦人爲舅姑服期今時一從其夫自後唐始宋乾德中大理寺尹拙請更爲裁定以右僕射魏仁浦論奏詔從之至今不改

禮必三日而後斂者一以盡孝子欲復生其親之心一以成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一以待遠親戚之至見間喪寒暑皆遵是制也然古者喪皆有冰若無冰則設水牀下去席而袒露尸於第簀間使寒氣得通故尸不速壞今時江南士夫家當盛暑時尚知有設水者或附身物已

具死之明日即斂由南方熱甚尸易變動子孫之心不忍令死者爲人憎惡蓋變古而得其宜者也至湖州風俗無論貴賤貧富見病者勢漸危即爲更易衣衾重綿厚纊暑月亦然是未死而適速其死矣及屬纊之後又仍臥尸高樓或復室中延女尼誦經於側燈火燭燄薰灼滿房即百物咸備親串畢來亦必遵三日之制故當五六七月間尸未有不臭人未有不掩鼻者是未腐而適速其腐矣余僑居新市常爲人剴切言之奈習俗相沿牢不可破亦忍矣哉　案喪大記云士之喪二日而殯則三日而斂可知矣士禮尚然況編氓耶

喪服之制今迥非古然如父苴杖用竹取圓爲母削杖用桐削方以象地此亦事之至易而可遵行者也乃并不復知之卽知之亦不復有爲之者矣

禮有三年之喪者不弔以其居重喪而弔哭於人哀彼則忘乎親哀在親則弔爲虛僞見戴記三年問今時則不然百日之外雖吉席亦赴矣況於弔乎

記曰忌日不樂至晉桓元改爲忌時已極可笑然尙有一時之忌也今人幷此一時之暫亦忘之矣

古人期喪亦重故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是名雖爲期其實乃十五月今時於三年之喪尙不復存練祥名目況下此者乎見戴禮雜記

古人遠出他國自期至小功皆有稅喪謂日月已過而追服也今人不聞有此惟父母之喪尙從聞訃日起卽稅喪之義耳

曾子責子夏曰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一也喪而子喪而明爾罪三也可見薄於孝而厚於慈雖賢者不免然觀其除喪之後彈琴而不成聲又加於顓孫一等齊衰邊坐大功廢業服勤送喪不執紼食於有喪者之側而飽沿沿者天下皆然矣而況乎欲以春不相巷不歌望諸里巷之人何可得哉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見傳問此服小則輕也而實重矣

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喪服小記今時未有爲有子妾服緦者矣有則必舉起而非之笑之甚矣古禮之不可復也若魯哀公之服齊衰則又失禮之甚者矣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卽位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卽位喪服小記以父不主庶子舅不主庶婦故皆得用杖也今時若祖在而庶孫爲父杖父在而庶子爲妻杖語人曰禮在則然方且不能自解於家庭況他人乎

爲君母後者言無適子而庶子爲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卽從服者所從亡則已之義也喪服小記此禮惟古人行之

後世庶子爲君母之黨服與適子同不聞以存亡異也
又爲母之君母（母之適母也）母卒則不服（喪服小記）此禮亦惟古
人行之後世子爲母之父母服亦不聞以存亡異也似
較古禮爲嚴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雜記）則存時更可知也今時
不聞有此禮
喪者不遺人（雜記）從父昆弟以下亦必卒哭後方可言居
喪不爲禮也今時則親朋臆酬在一月之內亦餽餉如
平時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蓋指無子者）丈夫之族人主
喪妻之黨雖親勿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
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祔於夫之黨（雜記）今時亦是
族人主喪無族人則妻黨主之而祔於夫之黨此禮未
變也惟四鄰及里尹主喪絕無其事

父有服宮中子（與父同居者）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之所聞）
又加近矣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尤近矣）大功將至辟
琴瑟（有大功服來者則爲琴瑟之辟琴瑟以助哀）小功至不絕樂（雜記）按今時父
母有服而不與樂不舉樂者已鮮矣若妻則行所無事
況肯爲他人有大功者而辟琴瑟乎即身服大功之人
其家本未嘗禁音樂又焉知他人之當爲彼辟琴瑟乎
而概欲以古禮責之難矣
古所謂繼父者母之後夫也儀禮同居者齊衰三月愚謂同居者必隨其母而嫁者也
不同居者齊衰三月服（喪服小記）此禮亦惟古
人行之後世子爲母之父母服亦不聞以存亡異也似
尙有衣食參養之恩爲之服可也若不同居者曾與己
何親而可謂之父又可爲之服乎此禮今不聞
父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喪服小記）則存時更可知也今時
尊也今時父無復爲子杖者即賓客來弔亦止令孫答
拜惟喪帖中尙書杖期兩字至母爲長子削杖姑在爲
夫杖更無知之者矣
檀弓妻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
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雜記）今時無此禮

惟甥爲舅服功較重於古之緦耳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笑不至矧怒不至
詈而後世有妄爲充喜之說乘疾革時娶妻者矣父母
始死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而後世有妄
爲借吉之說易衰麻以合巹者矣斬衰三日不食齊衰
二日不食既殯朝一溢米暮一溢米而後世有妄爲饘
孝之說而醉醲飽鮮者矣（見檀弓及問喪）
三年之喪未葬服不除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
葬既葬而除之（見孔叢子）今則二十七月之後即未葬者無

不變服惟於懸窆時始一服其所除之服而已葬訖卽止至期大功之喪幷不復有是禮矣

古人哭亦有節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哀見閒傳蓋其服變其聲亦變非如今人之漫無區別也故弁人之孺子泣者孔子聞之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

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女斬衰而弔旣葬而除之見曾子問今時壻倘有往弔女者然亦止素衣冠而已至女往弔壻絕不復聞此事惟晉不另嫁竟赴夫家守志者有之

人始死則置於地欲其得地氣而生也至復而不生仍襲於牀今時無行之者

古人死有升屋號復之禮而無招魂之葬後世有招魂之葬而無升屋號復之禮

古者掘中霤之地爲坎架牀於上以浴尸欲其潔也今人惟牀上以布拭之而已用毀竈之甓以綴足取其暖也今人惟爲窻鞍大襪以强納之而已

又古人浴尸必令四人抗衾以蔽尸男用男子女用婦人浴竟則翦爪甲納餘水於坎今時不復知有抗衾之禮亦不更翦爪甲但稍櫛髮而已喪大記

人死後復楔齒以角柶柱齒令開得飯含綴足用燕几拘尸令直著屨飯貝於口設飾尸襲也帷堂堂上設帷凡六事二時並作見檀弓今惟飯含一事猶存古意設飾帷堂亦俟斂時始備楔齒綴足三事絕不聞矣

始死之奠卽今吾鄉所謂倒頭羹飯也古人奠以閣餘閣者以板爲之所以庋飲食之物大夫七十而有閣人死卽取閣中所餘脯醢爲奠蓋不忍棄其舊物也今時但進以素食必至四十二日方陳葷血謂之開齋

古所謂小斂者尸沐浴著衣畢乃韜之以冒不使人見其尸形再用布絞束之縮者一橫者三裏以複衾至大斂又以布絞束之縮者三橫者五裏以複衾君大夫與士同所異者衾有用錦用繒之別衣有百稱五十稱三十稱之分耳見雜記喪大記今時送死紳紳而南方尤甚富貴者尙用絲綿束體外裹以複衾餘則冠服之外藉以幅褥覆以幅被而已相習成風卽衣工亦不復知有絞衾之式良可歎也

今人以平居所落齒髮及翦存手爪藏置一處至死後悉納之棺卽喪大記所云君大夫鬋髮爪實於綠角棺內之四隅也中士埋之是也然古惟君大夫則然今則人人如是矣

古者棺不用釘以皮縱橫束之棺蓋合縫處則連之以衽衽者小耍也今俗名定勝天子之棺束縮二橫三衽每束一諸侯三衽三束大夫士皆二衽二束今時士大夫棺不聞有用束者衽惟作暗榫者間或用之（見檀弓喪大記）古人之殯棺在坎中恐蚍蜉侵尸故必用熬熬者以火煏穀令熟置之棺旁使蚍蜉聞香來食庶不侵尸也故曰君四種八簟大夫三種六簟士二種四簟（見喪大記）然古者葬有定期故可行此法若今時江浙風俗殯而不葬者近或數年遠則二三十年且又殯在郊野一歲之中唯春秋莫酸豈能復爲死者計乎乃嘆古人用心周至所不復知有朝廟之禮

古既葬而虞蓋虞其神氣之返故祭以安之爲木主以主其神也（同上）今則徑詣墓所不復知有朝廟之禮

孝子亦不聞有反哭之禮又古者將葬必奉柩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所以順死者之孝心也今則徑詣墓所不行此禮但於死後逢七日作齋醮凡七七而止初不必其葬也至葬之日亦即於墓所致祭過三日又往祭墓俗謂之復山此外絕無所事矣

憑依之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士三虞後世多斷非後世可及

古者葬必有碑碑皆有孔天子用大木爲碑謂之豐碑諸侯樹兩大木謂之桓楹（見喪大記）天子六繂四碑諸侯四繂二碑士二繂無碑（檀弓注）蓋穿繩於碑孔以下棺者臣子因於其上紀功德又廟門內繫牲者亦謂之碑此外無所謂碑之說也自秦漢以來始易以石刻文其上樹之冢墓間後世因之然有螭首圭首龜趺方趺之分用碑用碣用壙誌之異觀唐六典明會典可知矣

古人葬有一定之向故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檀弓）自後世堪輿之說行於是乎東西南北惟吉之從而不復有定向矣

衛人之祔也（合葬曰祔）離之（以二物隔二棺于槨中合兩棺置槨中無別物相隔）孔子善魯（檀弓）今時不復用槨惟吾杭有之築灰槨之制蓋以土和石灰四周於棺築之如牆合葬者各棺皆有灰槨隔之即嘉湖諸郡用磚砌槨者亦然是名雖草草畢事轉合魯人合之之意

古者墓而不墳後始有若堂若坊若覆夏屋若馬鬣之封四者中馬鬣最儉蓋其上狹如馬鬣功少而易成耳今時若堂之封非齊民所得爲若坊若夏屋者吾鄉率多惟馬鬣之形絕不復見矣

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白虎通後世漫貴賤彌望盡松柏矣

古之所謂殯者君用輴音春乘車也攢至於土畢塗屋用柩之車也攢塗之如屋形也大夫以幬攢至於西序塗三面一面貼西序之壁塗不暨于棺士殯見柩棺在坎中猶見柩棺蓋纔用衽處塗上帷之見喪大記皆在門內之客位也今時之所謂殯宮者因待葬無期乃擇地於野周之以牆覆之以瓦或製如小屋設門以啟閉之至葬乃遷其儉陋惟視貧富不以貴賤爲等差亦大異乎古之制矣

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又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然則自天子至於庶民無不葬以類從者自後世堪輿之術行於是葬穴之前後左右皆有禁忌即祖孫父子亦各營兆域而何有族人哉以前謂少進而近退而遠於中也以後謂少

又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注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既合葬者按遷葬即後世之所謂冥婚也今時不聞有此嫁殤者則往往有之不論有吉日與否但兩姓平素相得夫家皆得請其女之柩以俟同穴異時不在禁例也女子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禮葬之今時尚然殷練而祔祔主於廟也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何善爾善其不急於鬼其親也檀弓然今時恆在二十六月後甚有貧

家惜費捲藏木主置之笥篋中者豈亦是終身不忍鬼其親之意耶

古人有祭有薦有常禮有常時謂之祭凡遇時物獻新謂之薦如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之類是也然又必取其陰陽相配故韭必以卵麥必以魚黍必以豚稻必以雁也今人不惟不知陰陽相配之義且祭薦之名亦復不辨唯於歲時伏臘隨物雜陳而已

古人之於下殤十八歲至十一歲葬以墾周於無服之殤以八歲以下葬以瓦棺檀弓不聞有焚如之說也後世風俗倫薄輒藏於殤子不火化必復來投生之說於是乎悉付之一炬矣

古人哭死不論親疏然各有一定哭處如兄弟哭於廟父之執哭於廟門外師哭於寢朋友哭於寢門外所知哭於野蓋以哭所之遠近爲等殺也卽哭亦有有淚無淚之別何以知之於孔子之哭館人也知之昔孔子脫驂於舊館子貢疑其重子曰子鄕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云云可見哭不必盡有淚止是有聲無淚之號耳

縣子曰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子謂後世尙有諂而哭之者

伯高之喪孔子哭諸賜氏陳莊子死魯繆公哭諸縣氏之廟若在今人得不以爲怪乎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古人自有分別今則不問知生知死但與其家略有往還無不往弔者亦習焉而不察矣

季武子寢疾蠐固不脫齊衰而入見武子善之今時若以喪服入人家未有不唾罵而逐之者況問疾乎況問喪乎

貫人之疾乎檀弓

弁人有其母死而爲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檀弓雜記又云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蓋一主可傳可繼一主以哀爲本二者不可偏廢

古人嫁娶不論財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後世恐無此人蓋其弔時本無哀心卽有哀心弔畢已忘矣當求之眼不識杯鐺而又能長齋繡佛者

婦人及五十無車者皆不越疆弔人今時皆然非守禮也蓋無車者則嬾於行路婦人則惜舟車費耳

古人於期功之喪皆棄官持服如韋義楊仁以兄喪去官謙元以弟喪去官戴封以伯父喪去官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賈逵以祖父喪去官陳重以姊憂去官陶潛以巳嫁妹之喪去官稽紹以長子喪去官延篤孔昱劉焉皆以師喪去官雖其中固有假此避事者然亦可見

古人重倫輕祿之意唐宋以來尙許百官得奔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喪至洪武二十三年始除期年奔喪之制

上古男五十而娶女三十而嫁合於八十也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五十也大戴禮男長女幼者陽舒陰促男三十筋骨堅强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白虎通後世嫁娶太早且有女長於男三四五六歲者已全背陽舒陰促之意矣而欲其年壽長嗣息繁也得乎

古人嫁娶必在春月蓋乘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

接時也白虎通今人則四時並用而在冬者尤多當天地閉塞之時行陰陽施化之事左矣

納采者納雁以爲采擇之禮問名者問女生之母名氏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納徵者納幣以爲昏姻之證請期者請昏姻之期日親迎而必奠雁者取其不再偶也此後有御車授綏御輪侯門之儀何其委曲而繁重也今時日趨簡略但有納吉納徵請期三者亦似是而非其親迎奠雁吾杭絕無其事嘉禾吳興間有行之者至入門之後惟同牢合巹古意猶存而婦見舅姑及舅姑饗婦亦皆草草古所謂執笄饋豚降階著代之文罕有能知之者

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後世則鼓樂喧天張筵燕客且美其名曰小登科亦異乎古所云矣

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今時思相離者或有之思嗣親者恐無其人

嫁娶必以昏時何示陰下陽也昏亦陰陽交接時也白虎通而今人往往有晨明成禮者謂之見曉與昏字義全反

婿見舅姑卽在成昏之明日若舅姑已歿須三月方見於廟告爲婦也故未廟見而女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今時則成昏三日卽行廟見之禮故未有不成婦者此節似變通古禮尙無大失

古人謂男女同姓美先盡矣故其生不蕃左傳今時則往往有之而不礙其爲子孫眾多蓋後世雖同一姓其先支派本自不同況其中多有以異姓爲後或避難而更其本姓非若古人之所謂同姓可按世而數者也

古者女子旣嫁必俟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此糾糾葛屨之詩所以刺魏俗之褊急也今時人家三日卽廟見而亦一月之內不入廚下豈未成婦乎

戴禮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是見已注立於堂下婦之入也已過其前卽此是見不復各特見之云云此乃古人從略今時必於廟見後以次交拜爲禮

周禮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帛繒也）無過五兩十端（兩者兩端相向卷之共爲一端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又戴禮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八尺爲尋每五尋爲匹從兩端卷至中則五匹爲五个兩卷矣故曰束五兩）是古者庶人納幣皆有定數於禮則詳於物則儉也非如後世務爲奢侈踰分僭等徒誇耀於里黨戚友而已

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既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娶而后嫁之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是古人因喪退婚皆視爲禮所當然若今時非惟不肯出口亦不敢出口矣

婦人謂嫁曰歸歸曰來歸至大歸則有故於其國往而不反之辭也今時湖州風俗於初嫁女逾月回馬後而復往夫家謂之大歸即士夫家亦習焉不察眞大可笑事

贅壻甚於秦時至漢武帝發天下七科謫而贅壻居其

一人亦何樂乎爲贅壻也今則館甥者多在富貴家非惟新婦不事舅姑即其子亦此間樂不思蜀矣殊可歎也

古者生子男則設弧門左女則設帨門右今不聞有是又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鬌留頂上縱橫各一謂之鬌今時不論男女僅留腦後少許無復鬌角之分又能言教以男唯女俞今時兒女稍大但隨意學人言語亦無唯俞之別

古惟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則自養其子今時雖庶民之家衣食稍裕無不僱乳母者況其上焉者乎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夫人而能之至不有私財則千百中無一二焉

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今時無之惟弟子見師亦止以銀錢代之而歲終例送之金仍通謂之束脩名與實胥失之矣

館於他家而必事事求備豈適舍求毋固之意乎隨尊長出遊而各縱步周覽豈上邱陵必向長者所視之意乎

居山不以魚鼈爲禮居澤不以鹿豕爲禮今之誇費者大率反是老者不以筋力爲禮貧者不以貨財爲禮世之嫌吝者多能遵之

羞首者進喙尊壺者面鼻村夫子尚有知者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鮪日讀禮者亦忘之矣

君子不食圂腴在後世必以爲暴殄天物火熟者後君子謂先嘗食也在今時必笑其頑駭無知

古之燭卽今之炬也後世易之以油蠟而童子遂無執燭之勞古之醬名不一也後世易之以豆麥而五味盡失配食之法

甲子孟春垣曲安恭已

助貲崑山趙詒琛重刻

寒夜叢談卷二終

仁和　沈赤然　梅村

談瑣

麥爲百穀之始所以養人之生者甚廣而世人多以之
漿洗衣服甚至稻稷足纏亦用之云如是則耐著且易
去垢也今試以一家計之每日約費麥三合每年須一
石八升遞十七省四五千萬家計之每歲共需麥四五
千萬石嗟乎登之則歷四時食之則徧天下徒以區區
汙私澣衣之故悉舉而棄諸溝瀆中暴殄天物無踰於
此者安得家諭戶曉而爲世惜此無窮之福耶

人死後必延浮屠喃經以懺罪資福由來久矣然高僧
千不得一舉世之衣袈裟手木魚者皆竇積經之所謂
稗沙門也平時既不能斷除葷酒臨時又復偷卷度紙
以欺主人甚至有目不識一字者亦隨衆禮拜於中是
求懺罪而適以增罪求資福而適以滅福也不亦愚乎
昔人有跪靈前讀孝經令人必以爲迂怪不可從然則
何如於四十九日內爲子孫者齊戒虔至自在棺前日
誦金剛般若數徧豈不差勝彼輩之鼓鈸喧轟而徒利
齋視者耶

煙草產自閩中明季邊地苦寒非此不治至以匹馬易

一斤者崇禎時重法禁之不止末年遂徧地栽種矣余
兒時見食此者尚少迨廿年後男婦老少無不手一管
腋一囊雖飢之思食揭之思飲無以加之於是一日之
費多於茶鹽種煙之區等於桑麥而在人會無裨益惟
以吹噓吐納消遣永日而已卽余亦不免也

本朝吾鄉婦人衣袖乾隆十餘年間萃廣八寸後增至
一尺漸又增至尺一二寸卅年以來皆尺五六矣幾與
僧道衣等又其初衣皆對襟無緣飾迺時又有揚衿大
衿之製而無論衫襖裙袴必以青緝徧緣數層非此則
謂之村姑僅城市如此既而鄉鎭婦女亦無不以此爲
美襲於是一衣一裙之費又加半矣靡麗成風不知伊
於胡底

賓客宴會須有定制非唯省費亦可惜福余幼時見凡
燕客者約則五簋豐則十品若倉卒之客不過小九盤
而已其後日漸盛設用盌必如盆居山必以魚鼈居澤必以鹿兎所費已倍往昔矣近年以來吾杭富人一席之費幾至六七千文蓋又務爲精別相高雖羅列數十品絕無一常味也甚而有某姓者嘗以錢五十千治一席又以十千買初出鰣魚二尾爲嘗新則何曾父子亦何足道哉

由儉入奢大率相觀而化省會之地人戶殷庶富貴者多故最爲風氣開先其下府縣鄉村以次則倣於是向之奢者益奢儉者不儉此必然之勢也吾杭風俗素稱樸素每笑蘇州人過爲姱嬉之費名之曰空頭及余仕折輔十餘年歸見城中喪葬婚嫁之靡輿馬衣服飲食之侈轉有甚於吳門者更視外府則已進而爲昔日之會城矣視外縣又已進而爲昔日之府城鄉鎭亦已進而爲昔日之縣城矣反樸還淳不能無望於大吏之能善變俗者

予兒時見人之游戲者不過紙牌而已至呼盧喝雉稍知自愛者尙薄之不爲乃三十年來忽變爲壓寶非唯舉世皆然卽紳士亦視之爲雅戲矣甚至不逞之徒開場聚匪藉此衣食富家子弟墮其阱中者一變而爲貧人貧人之思僥倖於萬一者又變而爲盜賊爲有司者非不洞悉其害然耳目輒爲奸胥所蔽及一案到官又規避處分化重爲輕而於是益無所顧忌矣

優伶侑酒已非正事三十年前忽尙盲女之有姿色者彈三弦唱院本以供賓客雅集座無此不樂也尋又嫌其無顧盼情復羅致明眸婦女能彈唱如盲女者既而又置此輩高閣每一開筵女優環坐妖淫媟嫚賞賚不貲名之曰清音甚至內堂婦女之宴亦召之執壺佐酒俗敝至此人家亦安得不日漸凋落子弟亦安得不自幼濡染乎

禁婦女出遊莫過於觀燈賽神二事其小家步行者溷稠男子隊中肩摩踵接推背搪胸受種種恥辱無論已卽肩輿僕從往往至街巷填塞處有褰簾脫舄探窗拔釵諸事曾記嘉慶十一年春杭城賽烏龍神舉國若狂無慮十餘萬人尋至將軍署前四路駢湊觀者無容足處肩輿數十悉皆破碎中一輿尤華鮮衣奴僕凡三四輩俄而輿底脫落一十七八歲美姝墜焉賴一輿夫曳起負之突圍出奇息道旁人家噭然而哭檢點釵鈿十無三存蓋大姓某家女也向使此女深藏閨閣人欲一望其顏色不可得狥至以輿夫爲鍾建哉此予所目擊事故筆之以告爲人夫父者

人無恥心凡可以救一身之死者無不作人不畏法凡可以延旦夕之命罔不爲曾憶乾隆二十一年春江浙米價石纔錢三千而餓死者無算蓋其時人尙知恥畏法故窮苦者一遇凶歲別無生路也邇來如嘉慶九年之夏江浙間淫雨爲災田禾淹沒米價每石驟長至四千八九百文而盜賊卽乘間蠭起白晝劫掠但聞死於

法不聞死於饑也至十三年夏杭嘉湖等郡復大水洎陸米石至五千六七百文人情洶洶亦不聞有饑死者可見此輩游手無業自別有救死延命道路天災不足以困之也

冬春米之名見范石湖臘月村田樂府引云臘日舂米爲一歲計多聚杵臼盡臘中事是藏之土瓦倉中終年不壞謂之年計米至今惟吾浙嘉湖及江南之蘇州尚然謂糈米不可食也而貧家之日市升斗者亦相習爲常故一逢歉歲此米尤居奇其最受此累者莫如德清縣之新市鎮其地不通商客雖他處米如山積亦無顆

粒至此即至亦相戒不食所恃者僅十餘米肆往嘉禾販糴年歲稍歉各慮米價未增而此間已先翔貴故貧人受害尤酷余僑居新市十八年屢勸人改食糈米其如聚聾而鼓無一聽者即金陵買絲客來亦往往語人曰此病米也奈何以爲常餐故必責主人另糴白糈供之然鴟鴞嗜鼠蜘蛛且甘帶各有所好又豈一二口舌之所能爭哉

爆竹之製昔人謂驅山魈即月令廣義亦但云除夕爆竹震發春陽辟消邪厲並無用以送神之說也今湖州風俗無論貧富凡祀神畢莫不以此爲敬且有所謂百子炮多至千枚懸以長竿一聲發響連續不斷火星四迸碎紙積階夫以祛逐鬼祟之物而施諸聰明正直之神亦至無禮矣大不敬矣豈徒糜無益之費貽意外之患而已哉

京師人家有二作惡事一曰不敬字紙蓋北地無樓屋中承塵及間隔房室皆用蘆稭縛成方格而表紙於外以爲觀瞻然葦稭不受麪糊又必先以殘廢字紙逐條裹束後以白紙蒙之始熨貼牢著未幾破壞又須另爲則悉棄舊者於糞壤中一歲不知凡幾矣二曰不惜五穀城中人家都無坑廁其婦女溺器清晨輒傾門外溝

眼中而洗濯飯器之水亦入焉一歲又不知凡幾矣嘗聞拋棄字紙暴殄米粟者必遭天譴今比戶皆然彼蒼者亦置之不問豈誅之不可勝誅耶

曩在圻輔同官中有極可笑者四人不必言其姓名其一爲山左人官某縣時城中故多娼嘗於昏夜令此輩更衙不爲妻所容遂別設公館於外居之每夜令此輩各有所好又豈一二口舌之番侍寢甚至行部鄉村有客娼暨見之輒大笑曰吾不知是何官乃某老二耶胥吏皆爲掩口此君如不聞也者而過之一爲山右人以入貲得官令某縣時蕩無檢押嘗過其同鄉之張皮肆者夜飲大醉歸裸坐輿中口

自爲鼓吹聲至廳事下輿卽倒臥堂上僕役曳之不起
共守至五更始醒踉蹌而入闔邑傳爲笑談一爲江南
人富家而中落者在某縣時廣蓄姬侍皆工於絲竹左
抱右擁低唱淺斟置公事於不問偶有要獄書吏敦促
數四纔勉坐堂皇然一聞內衙歌聲卽掩簿還入良久
復出或值昏暮退堂必有雙婢籠紅燈前導其陳酒肴
捧樂器而俟者已多時矣以此日費不支竟坐賕賄獲
罪一爲吾鄉人以逢迎獲遷擢而奉內尤謹權某州時
與人解兩驂馬倒縛車後故鞭之若令上坂者然蓋借
之尋亦不得志死此四君子者皆以官爲戲者也

直隸密邇京師故大僚待屬吏之禮視他省爲特優州
縣見總督四拜皆立而受之其退也亦離坐送三四步
見藩臬監司拜揖皆回禮坐如主客儀送必至宅門惟
不踰閾見本府亦然而送則直至大堂後矣余初至省
時與同官數人謁藩司達公坐有稱大人者公正色曰
直隸惟制府稱大人餘無此也今後莫勿爾豈知是時
外省卽監司已早有大人之稱者乎達公可謂能自謙
抑者○又錢塘梁大司寇肯堂爲保定府時滿洲黃公
檢由閫撫左遷直隸布政司久任外省驕貴殊甚梁公
初具銜名上謁詢對良久告退黃起送至花廳外遽欲
還入公乃紿之曰某尚有密稟事請公再行數武黃不
得已從之且行且詢公故遲遲不言黃亦不覺已步至
宅門外乃艴然曰貴府畢竟何言帥本司至此耶公
正色對曰實無所白因直隸儀適兩司送知府無不至
此者欲公仍循舊規耳乃一揖而退黃悵惘若失自此
送知府不敢復如曩時若公者可謂能以禮自處復能
以禮處人者矣
曩時于役至古北口過南天門將下峻坂乃舍車而徒
輿人解兩驂馬倒縛車後故鞭之若令上坂者然蓋借
其力以留服馬直下之勢耳否則負重而勢猛未有不
顛覆者始恍然考工記下地援邸之說然人力又不如
馬力多矣
保定府安肅縣白菜甲於天下菜多葉少層層包裹如
竹萌至小者亦重三五斤可寸切生食甜脆如蘿蔔其
地每年必出一本重廿餘斤者土人謂之菜王
深州饒陽縣工織輕紗細如蛛網薄如蟬翼最宜夏月
作蚊帳人臥其中如無障礙眞所謂霧縠也余向曾製
一具稱之不及八兩惜不耐久今已破裂矣
乾隆辛丑十二月余奉檄至宣化府懷來縣決囚夜趨
居庸關關溝八十里道路險峻時方寒甚人馬凌兢左

右山風陡落火炬欲滅者數四而從余後者二騎時加策出余前既明詢之云聞人言前日有官過此後一騎爲虎搏去故不敢殿耳余笑曰然則爾將以我餌之乎設是夜虎出爾前恐又求殿不得矣乃歎利害所在各顧其身古來君臣父子尚然況厮養輩耶

北方語無入聲如讀賊爲宰足爲序陸爲路藥爲櫪福爲富屋爲護折爲釵服爲附局爲拒莫爲冒穀爲故綠爲慮筆爲閉職爲治玉爲御曲爲去雪爲絮蜴蜂爲趨趨鐵笛爲替地之類不可盡舉余居京師久諸語皆能彷彿惟至入聲字終不免有浙人楚語終老帶吳之誚

後彼地人謂余曰凡入聲但作去聲讀無不合者已而效之遂信口無窒礙矣

屍身腐化遲速有不可解說者二事一余在南宮時檄赴晉州開棺檢驗蓋部民控知州以債負細故重杖斃者是時已屆封篆至明年二月望後余始啟行至則詢棺所在吏曰並未收斂尚鎖閉空屋中余驚曰屍親之控在十一月初旬至臘月望後已四十餘日今又越兩月豈有百餘日而屍不腐化者乎亟令開視屍竟無他惟二目爲鼠剜去遂舁出如法驗之雖杖痕宛然實不足以致死因問杖後曾飲食否屍兄對曰惟呼渴甚以冷水一椀飲之余曰是矣蓋杖後無論重輕飲冷水必死遂以洗冤錄所載示之而其案遂定蓋在豐潤時我遵化州相驗駐防兵丁毆妻至死者時方酷暑相去纔三日耳至則蟲滿戶外皮肉臟腑消化都盡惟有朋骨槎枒髑髏七孔而已余駭甚疑其用火蒸化冀圖滅去傷痕者細詢鄰里地保僉云此屋死後即鍵其夫亦即日解赴州城實無他故不得已詳請蒸檢果得重傷數處而其案亦定此二事向使非身親歷聞人傳言必以爲妄故筆之以廣見聞

杭人葬不以時非盡藏於風水亦由生齒日繁棺多地少耳是以數十年來南北兩山及西溪留下一撇荒屋鱗次無慮十餘萬而其中力能營兆域者不過十之三其餘有昔富今貧者有貧而待少饒裕者有遠遊不歸及子姓湮絕者即能苟且了事又不過十之三然則自茲以往終不免骸骨暴露者十已居其四矣每一蒿目爲之憮然

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閱邸鈔奉上諭朕恭閱聖祖仁皇帝實錄康熙四十九年民數二千三百餘萬今四十六萬七千二百餘名口因查上年各省奏報民數共三萬七百千三百餘名口較之康熙年間計增十五

倍有奇我國家承天眷佑百餘年太平天下化澤涵濡休養生息承平日久版籍益增戶口之盛視昔多至十餘倍以一人耕種而供數十人之食蓋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戶既日益繁多則廬舍所佔田土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於閭閻生計誠有關繫若再因歲收屢豐粒米狼戾民情游惰田畝荒蕪必至日食不給益形拮据朕甚憂之云云伏考古來民數極盛莫如漢平帝時及隋大業唐天寶宋宣和元至正明嘉靖然漢止五千五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口隋止四千六百二十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口唐止五千三百九十二萬七千一百八十四口明止五千八百五十五萬七千七百三十八口視本朝纔十之三耳而史冊已豔稱其極盛今國家生齒浩繁跨越前古自此日增月益方未有艾吾儕小人可不各務勤儉共安樂利以仰副聖天子生成之厚意乎

嘉慶八年十月邸鈔奉旨昨倉場侍郎達慶條奏請令直省捐納義監生一摺朕披閱之下即謂其說不經因交廷臣集議今據大學士會同九卿議駁國家正供歲有定額若如該侍郎所奏將每歲應交地丁銀四十兩以上者定爲四五十倍按數核計彙總交納準作義監生免其租賦差徭以終其身等語是直欲將數千年之賦額併徵於一時自古無此取民之制竟不知該侍郎何所引據忽列此無稽之言妄行陳奏不惟其事斷不可行即形之章牘亦不成話堂礙不通紕繆已極除照指駁不准外達慶著交部議處以爲率臆妄言者戒眞大哉王言也按由俊秀捐納監生需銀不過百餘兩若令地丁銀在四千兩以上者預交四五十倍是以銀貳千兩方得之必非閭閻所樂從且地有肥磽美惡田豈無徒有地丁銀數而其地實不可耕種與賣亦不售者乎若亦必責其預交數十倍其勢更不能況國家賦稅本爲每年經費所需使國用本足而預徵之則充物於度支不如藏富於天下或暫因軍國多費而預徵之則過此以往銀數多者既不可復徵銀數少者又不足於用國計民生均無裨益宜睿衷之斷以爲必不可行而以妄言罪之矣

直隸布政使書吏坐管各州縣錢糧出納事者每年州縣皆有規禮其應解應領之項又有解費規費終歲所入不啻千金故居必大廈出必乘車衣被可觀儼如仕宦以其有額缺也故人咸謂之缺主其子女率皆習於

安閒不復知稼穡中饋故又謂之缺公子缺小姐由來非一日矣然多小心謹畏無作科犯法者不意近年有王麗南等假刻藩司及庫官印信句串州縣虛收冒領至二十八萬餘兩之多事既敗露官吏同時立斃者十餘人餘亦以次伏法夫蠹吏之愍不畏死誠無足論因朝廷命官而又大半科目出身之人亦為此喪心昧良事眞有不可解者即云為彌補虧短起見獨不思我皇上於侵虧正項各員屢從寬典以銀數之多寡分免緩之限期從未有並罹之法者乃開一面之網而不圖自全轉飲鴆羽之酒而以為得計豈利令智昏耶抑天奪之魄而速其死耶

余前著讀書隨筆嘗論元成宗下詔蠲租浙江行省臣上言宜令佃民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云云竊以為未當蓋富人輸粟公家無論豐歉顆粒不敢缺而佃戶之桀黠者輸租田主恆不足數若概令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是恩及貧民而不及富室豈雨露均沾之意哉後乾隆六十年普免天下漕糧御史甘立猷奏請敕下各直省督撫查明有糧之戶每戶恩免漕糧一石酌減佃戶額租若干核議章程奏明辦理等語此創舉也行省臣之說也蓋奉上諭普免錢糧皆係國家賑與

懸象著明無微不燭實可謂萬世沛恩極則豈書生目論所能彷彿萬一哉

嘉慶戊午科湖南鄉試第一名舉人傅晉賢榜發後輿論沸騰緣晉賢本富家子素無文名魁卷中所刻三藝詞義絕高非其所及也而湘陰縣生員彭莪見傳文與己作同即赴省領取原卷不得外議益譁監臨監試等乃徧查落卷而傅之原卷故在遂加研訊盡得實情蓋以銀一千二百兩賂承辦科場五經房之繕書樊順承敕下各直省督撫查明有糧之戶每戶恩免漕糧一石酌減佃戶額租若干核議章程奏明辦理等語此創舉也句串內簾刻字匠羅文秀私抽取中紅號之卷交樊託病竊帶出外令傳謄入空白試卷以所雕假印蓋之彌元行省臣之說也蓋奉上諭普免錢糧皆係國家賑與

封如式密置懷中隨同指標書吏混入文賄屬掌卷箱書吏喻廷選於臨寫榜唱名提對墨卷時抽換呈堂傳遂因此中式獄既具樊立斬傳羅紋決餘發黑龍江爲奴而彭我仍賞還舉人按科場舞弊項替連號時或有之初未聞有掉卷中式者去科第有無遲早自有定數即以不利市秀才終老牖下亦何至禍及身家乃欲取辦於孔方移花以接木其心與劫盜何異然冥冥中亦巧於播弄矣向使中式名次稍後則其文必不刻其文不刻彭亦安知其文與已同而天乃故以榜首畀之以速其敗露令行險僥倖之徒無一人得脫亦可畏矣哉

豪墓間樹俗謂之蔭沫言有關於子孫之禍福迺然不宜多種兆域小則大七本已足廣亦不過數十本而已蓋後人未必皆賢脫有不肖適以供其盜伐爲賭博飲食之資即執而訟之於官又必治以應得之罪均非所以安先靈於地下也嘗見人家墓田廣至十餘畝松楸鬱蔥多以千計非戕於子孫斧斤即斷於他人刀鋸終年搆訟懲一不足警百不數年間補栽者尚未森森者已十無一二亦復奈之何哉

王逋蝸庵瑣語載康熙六年七月禮部題奏臣等計算直隸各省巡撫造送冊內敕建大寺廟共六千四百九處私建大寺廟八千四百八十五處小寺廟共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二處僧共一十一萬二百九十二名道士共二萬一千二百八十二名尼姑共八千六百十五名以上通共寺廟七萬九十六百二十二處僧道尼姑共一十四萬一百九十三名云今海內享承平之福又百數十年不知天下私建寺廟又增若干僧道女尼又添幾倍此輩不耕不織衣食於十方而地之所生止有此數無怪乎布帛菽粟之價日貴不可復賤矣

自乾隆六十年至嘉慶五年蠢苗跳梁繼以教匪嘯聚飛勞王師者六載始斷絕根株然費國家帑藏見之邸鈔者已四五百萬兩蓋由我朝崇儉節用故能府庫充盈不必有加賦之議而已沛然有餘矣每歎明季流賊蔓延倉庫懸罄士卒以枵腹而解體小民因加賦而離心卒至敗壞不可收拾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偏鋒多成於幼年初握管時然破筆假筆古人亦不礙爲名家唯圓勁跳脫處非正鋒不能也

作詩貴眞眞則不論寫景言情懷人感逝皆是我之詩移向他人不得此詠物應酬試帖之作所以無取也詩又貴雅徒眞而不雅則非庸卽俚矣詩又貴厚徒雅而不厚則非纖卽佻矣至五七言長排不知開合展拓脫卸之法便如一斛散錢滿地行謠曲不知迴翔轉換頓挫跌宕之致與夫疾徐繁促高下激楚之節奏何異無胜至笛故必多看古人之集師其意而不摹其詞味其神而不襲其貌作不厭乎多而各體須備改不厭乎細而務期自然若是者雖未能遽自名家於斯道亦庶幾矣

凡學古文須從入大家入手先辨體例次看命意又次看章法句法字法則一題到手胸中自有成竹然不可過於摹擬又不可失之雕繪及有意艱澀也既詞順而理比矣然後讀史記漢書師其結撰翦裁之法深厚雅健之詞更參之以左傳莊子觀其錯綜離合之奇諏詭連犿之妙古文能事盡於此矣

文士著述之餘或陶情筆墨記所見聞及時事之可悲可喜可驚可怪者未爲不可自蒲松齡著聊齋志異多借題罵世於是汨泥揚波之徒踵相接矣近年諧鐸一書已如國狗之瘈無不噬也甚至又有豈有此理等書名誦謂穢褻悖理喪心非惟爲棗梨之災實世道人心之毒藥也而逐臭諸君子方且家有一編津津焉以資爲談柄又何異承人下穢而歎其有如蘭之臭耶

甲子孟春垣曲安恭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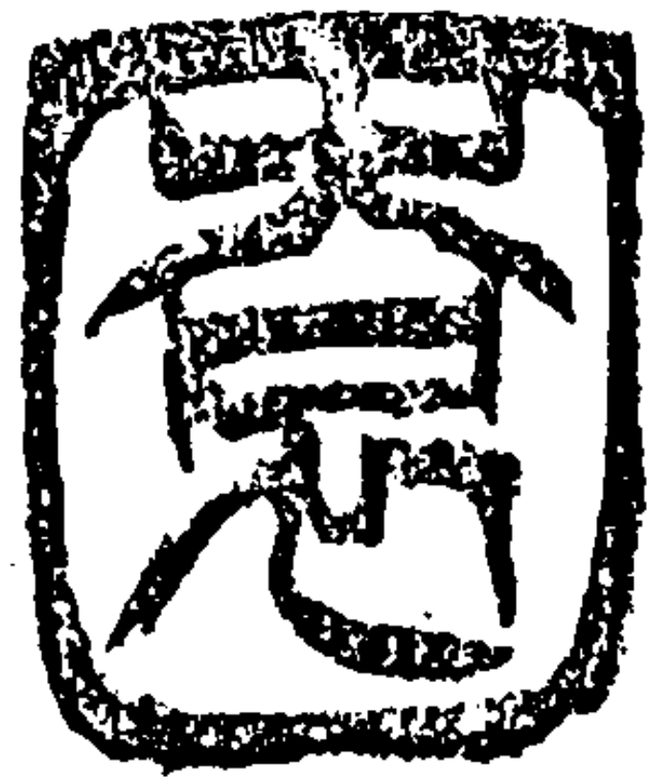
助貲崑山趙詒琛重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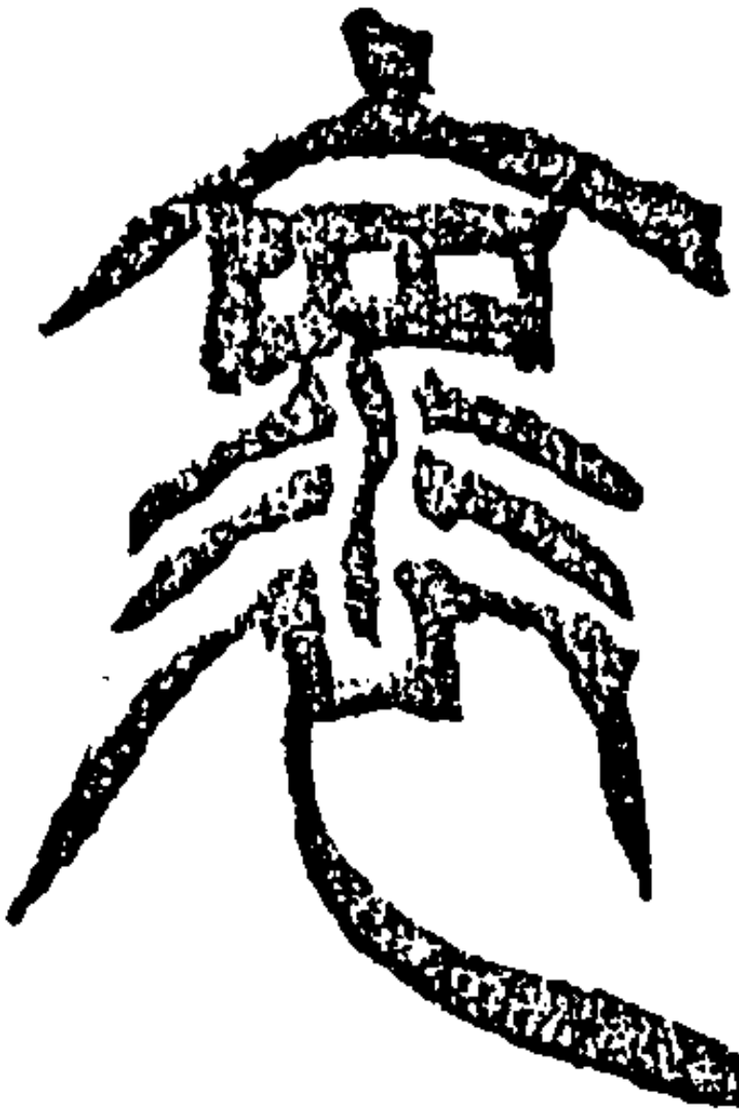
寒夜叢談卷三終

予友沈梅邨中年卽不樂仕宦鍵戶著書至老不倦其詩古文集三十卷讀書隨筆二十二卷公羊穀梁異同合評四卷漢書語偶一卷已先後付梓矣此外尙有公餘拾句提耳錄雜識雜言諸種亦緖寫藏篋中何其樂此不疲也今年春予觴梅邨於湖舫復出示寒夜叢談三卷蓋冬月夜坐爲令嗣輩論說因彙而錄之者予展視數過絕愛其談理一卷洞徹該包幾無賸義誠震聾之木鐸也談禮一卷非唯爲吾鄉掞矻且令世之無暇讀禮子弟亦開卷了然至末卷所談雖細瑣然有關人心風俗之事亦往往及之則是編也固宜公之於人而

寒夜叢談跋

梅邨乃徒欲私其子吝哉予因別錄一本函付之剞劂氏有目者或不以予爲阿所好也嘉慶已巳仲夏望同學愚弟高觀海拜跋





先公詩文集外雜著內有聰訓齋語二卷以示子孫廷玉終身誦之雍正戊申己酉朋扈從西郊蒙

恩賜居澄懷園五姪筠隨往課兩兒讀書予退直之暇談論所及姪逐日紀錄得數十條曰此可繼聰訓齋語曰澄懷園語也予閒之嘶意不勝而又不欲違其請第裒集有限未爲完書自是厥後凡意念之所及耳目之所經與典籍之所載可以裨益問學擴充識見者輒取片紙書之納敝篋中而日用纖細之事亦附及焉十數年日積月累合之遂得二百五十餘條因釐爲四卷不分門類但就日月之先後以爲次序命曰澄懷園語從姪筠之請也竊念通籍而後率於官守職務繁多比年精力健頓常有意所欲書而修忽遺忘者不可勝數且自知學識短淺文辭拙陋較之聰訓齋語不啻霄壤又隨手掇拾本無所愛惜不過藏之家塾俾子孫輩讀之知我

立身行己處心積慮之大端云爾然有能觀感興起者是則是效不視爲紙上空談未必無所裨補或不負老人承先啟後之意也夫乾隆丙寅冬十月澄懷居士張廷玉識

凡人得一愛重之物必思置之善地以保護之至於心乃吾身之至寶也一念善是即置之安處矣一念惡是即置之危地矣奈何以吾身之至寶使之舍安而就危乎亦那思之甚矣

一語而干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生平之福當時時留心體察不可於細微處忽之

昔我　文端公時時以知命之學訓子孫妄聞之時則誦論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蓋窮通得失天命既定人豈能違彼營營擾擾趨利避害者徒勞心力壞品行耳究何能增減毫末哉先兄宮詹公習聞庭訓是以主試山左即以不知命一節爲題惜乎能覺悟之人少也

康熙庚子冬山東販鹽奸民聚衆劫掠郵莊渠魁六七人各率匪類數百人晝夜橫行南北道路幾至阻絕又有清州生員糾士林者倡率邪教招集亡命肆行不法巡撫總兵官爲力捕治擒獲一百五十餘人時余爲刑部侍郎

聖祖仁皇帝命同都統陶賴學士登德前往濟南會同該撫鎮嚴行審訊並

諭曰伊等俱係妄稱僞將軍名號謀爲不軌之人若照例由部科覆奏請旨則致遲慢又恐別生事端爾等可審訊明確其應正法者即在濟寧正法應發遣者帶至京師發遣余奉

命惴惴深以不稱任使爲懼且同事二公皆屬初交恐有意見參差猜疑掣肘之患途中僅行以誠信相

與頗無閒言抵東之日晝夜檢閱卷案廉得其槩因於大廷廣衆謂同事諸公曰此盜案非叛案也諸公皆曰若何余曰伊等曰供內有仁義王無敵將軍之稱又有義勇王飛腿將軍之稱觀飛腿二字不過市井混名耳凡所謂僞號者皆道路訛傳不足深究矣諸公皆曰然已而二研詰作盜案歸結即時正法者七人發遣者三十五人割斷腳筋者十八人因殘廢疾猶面免罪者七十二人審係無干即行釋放者二十五人先是盜首供某名下有四百人某名下有

五百人合訊之已六下二千餘人之衆因思罪在首惡若將脅從附和之輩一槩株連非所以仰體
皇仁也於是止就泉司械送之一百五十餘人審訊
扃結外此未曾拘拿一人即到案衆犯中有供係某
姓仙戶者有供係某姓家人者有供係某鄉紳富戶
家傭工或賃居房屋者亦槩不究問至於失察疎縱
之罪通省文武官自撫鎮至典史千把總無一人得
免者固錄其捕賊之功予以免議亦體
聖主寬大之盛心也此案讞獄將定本地文武官進

而言曰公等如此治獄寬則寬矣第若輩黨羽甚衆
未到案者尚有數千人若不加以嚴懲使之畏懼公
等還朝後仍復蠢動恐有經理不善之咎奈何余笑
曰我等但知宣布
皇上如天好生罪疑惟輕之至德若爲地方有司思
慮防范菅民命甚非勦獄初意且以用法寬而得
緩人之急可乎均當奉爲座右銘
咎恐無此天理諸公不必爲余過慮既而余回京後
訪察山左情形知此黨漸次解散並無復有之警蓋
聖主感化之感人而治獄之不宜刻核也如此大凡
爲合之衆必有一二巨惡爲之倡若罪在首惡則脅從者皆可使之革面革心不必以多殺爲防患
之計也此案爰書定自余手願舉以告天下之治獄
者

周易曰吉人之辭寡可見多言之人即爲不吉不吉
則凶矣趨吉避凶之道只在矢口開朱子云禍從口
出此言與周易相表裏黃山谷曰萬言萬當不如一
默當終身誦之

一言一動常思有益於人惟恐有損於人不惟積德
保家莫如擇友求名莫如讀書姚崇格公對聯曰常
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又盧直齋日記曰
我心有不快而以辰氣加人可乎我事有未暇而以
緩人之急可乎均當奉爲座右銘

而日讀書設小几筆硯縱橫卷帙堆積不免踢蹋之
苦及易一大几則位置綽有餘地甚覺適意可知天
下之道寬則能容能容則物安而己亦適雖然寬之

道亦難言矣天下豈無有用貲而養疾貽患者乎大抵因覽而外嚴則抵幾矣

凡人病殁之後其子孫家人往往以爲庸醫誤投方藥之所致甚至有銜恨終身者余嘗笑曰何其視我命太輕而視醫者之權太重若此耶扁醫用藥差誤不過使病體纏綿多延時日不能速捨耳若病至不起是前數已定雖盧扁豈能爲功乃歸咎於庸醫用藥之不善不亦寃哉

雍正八年八月京師地動兒輩恐懼夙興覺宇宙間無可置身處余謂之曰天變當懼理所宜然惟是北方陸居之地震與南方舟行之風濤皆出於不及覺何從預知而逃避之爾等惟有愼持此心若果終身不曾行一惡事不曾存一惡念可以對衾影即可以對神明斷無有

上天譴罰而加以奇殃者方寸之間我可自主以此爲避災免禍之道最易爲力

世之有心計者每行一事必思算無遺策夫使猶有甚堅精勤不怠上帝便神人祭之曰其勤如初則可遺策則多算何爲不過招刻薄之名致衆人怨恨而

已若果算無遺策則上犯造物之怒其爲不祥莫大焉

凡事當極不好處宜向好處想當極好處宜向不好處想

人生榮辱進退皆有一定之數宜以義命自安子承乏綸扉兼掌銓部常見

上所欲用之人及至將用時或罹參罰或病或故竟不果用又常見

上所不欲用之人或因一言薦舉而用或因一時之材而用其得失升沈雖君上且不能主況其下焉者乎乃知君相造命之說大不其然

爲善所以端品行也謂爲善必獲福則亦儘有不獲福者譬如文字好則中式世亦豈無好文而不中者耶但不可因好文不中而遂不作好文耳

制行愈高品望愈重則人之伺之益密而論之亦愈深防檢稍疎則身名俱損昔聞人言有一老僧道力甚堅精勤不怠上帝便神人祭之曰其勤如初則可度世苟不如前則詐僞欺世之人可鑿殺之神伺之

久不得開一日僧如廁就河水欲盥手神曰余得開矣將下擊僧忽念曰此水人所飲食也奈何以手污之因以口就水吸而漱手神於是出拜曰子之心堅矣吾無以伺子矣向使不轉念則神鞭一擊不且前功盡棄耶語雖不經亦可借以自警

余近來事務蕃繁雖昕夕俱不以時何暇復問家務乃知古人所稱公卿忘私國卿忘家者非有意忘之也亦其勢不得不忘耳況受恩愈深職任愈重即本無私心而識淺才疎尚恐經理之未當若再存私意於胸中是乃有心之過豈不得罪於鬼神哉

大臣率屬之道非但以我約束人正須以人約束我我有私意人即從而效之又加甚焉如我方欲飲茶則下屬即欲飲酒我方欲飲酒則下屬即欲聚筵設席矣惟有公正自矢方不爲下人所窺一爲所窺則下僚無所忌憚尚望其遵我法度哉

凡事貴慎密而國家之事尤不當輕向人言觀古人安而后能慮且不獨學問之道爲然也歷觀天下享遐齡厚福之人未有不靜者靜之時義大矣哉

人生樂事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服飾之鮮華飲饌之豐潔聲技之靡麗其爲適意皆在外者也而心之樂不樂不與焉惟有安分循理不愧不怍夢魂恬適神氣安閒斯爲吾心之眞樂彼富貴之人窮奢極欲而心常戚戚日夕憂慮者甚不知其樂果何在也

余自幼體氣多疾精神減少步行里許輒困憊不能支兩先人時只爲憂余因此謹疾益力愼起居節飲食時時儆惕至二十九歲通籍後氣體稍壯三

十二歲蒙

聖祖仁皇帝召入南書房辰入戌出歲無虛日塞外

扈從凡十一次夏則避暑熱河秋則隨獵於邊塞遼濶之地乘馬奔馳飲食多不以時而不覺其勞猶記

丁亥秋

聖祖仁皇帝以外藩諸君長望幸心切

車駕遠臨遍歷蒙古諸部落邊絕漠余皆扈蹕以從計一百餘日不離鞍馬而此身勉強支持不至委頓及

世宗憲皇帝即位明荷

殊恩委任綦重雍正五六年以後以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皆極繁要重大之職兼以晨夕內直

宣召不時晝日二接習以爲常而西北兩路軍興旁

密諭機宜經理羽書四出刻不容緩每至朝房或公署聽事則諸曹司及書吏抱案牘於旁者常百數十人環立更進以待裁決坐席與巾仍披覽文書入紫禁城乘馬更入輒隨行於後即以應行應止者告之總裁史館書局凡日有餘處纂修諸公時以所疑相質問亦大費料酌不敢草率每薄暮抵寓燃雙燭只完本日未竟之事並辦次日應奏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寢或從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親自改正於黎明時付書記繕錄以進每

蒙

聖慈洞察垂憫再三因論曰衙事務繁多至此一日所辦竟至成帙在他人十日尚未能也恐稱服食之時俱少矣副後切宜愛惜精神勿過勞以負朕念

聖恩如此益不敢不努力圖報於萬一竊思五十歲以後之情形與三十歲以前迥乎不同此皆仰賴天地祖宗之默佑而戒謹恐懼時時慎疾之一念亦未嘗無功焉

凡人耳目聰明大率相同若能神閒氣靜則覺有異於人處雍正癸卯甲辰間予與高安朱文端公兩主會試每坐衡鑒堂閱文予伏案握管未嘗停批而四座同考官彼此互相談論或閒龍門時外場御史向內簾御史通問訊予皆聞之向朱公一一敘述朱公曰

古稱有五官並用者予未遇其人今於君見之矣予曰公言太過予何敢當此予不過偶然耳今年逾六十之彼必怫然不樂然早斷其妄念亦一大陰德也若猶豫含糊使彼妄生覬覦或更以此得罪此最造孽人之精神力量必使有餘於事而後不爲事所苦如飲酒者能飲十杯只飲八杯則其量寬然有餘若飲十五杯則不能勝矣

天下萬事莫逃乎命命有修短非藥石所能挽文端公常言仁和顧山屠先生曾患疽發背醫藥數百金而愈同時有鄰居貧人亦患此病無醫藥日飲思耶

薄粥亦愈其愈之月日與公同以此知命有一定不
繫乎療治也

余遷居不擇日或問之余曰天下人無論貧富貴賤
莫不擇吉日者莫如婚娶然其閙壽殀短不齊者
甚多可知日辰之不足憑而吾生自有定命也擇日
何爲乎

余生來體弱每食不過一甌肥甘之味略嘗即止蓋
生平未嘗思嗜痴亦由不多飲食之故世之以快然
一飽而致病者豈少哉

處順境則退一步想處逆境則進一步想最是妙訣
余每當事務叢集繁冗難耐時輒自解曰事更有繁
於此者此猶未足爲繁也則心平而事亦就理即論
寒溽暑皆作如是想而長冷長熱之念不覺潛消

爲官第一要廉養廉之道莫如能忍嘗記姚和修之
言曰有錢用錢無錢用命人能拚命強忍不受非分
多緣故而人往往不信余曰細思之卻有緣故何也
命數如此非緣故而何

才有登進之路亦報恩之道也

人之葬墳所以安先人也葬後子孫昌盛可以卜先
人墳地之吉祥若先存發福之心以求吉地則不可
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平生鎔鉢必藏用盡心計以
求贏餘造物忌之必使之用若泥沙以自聲其所有
夫勞苦而積之於平時歡忻鼓舞而散之於一旦則
貧財果何所爲耶所以古人非道非義一介不取

人家子弟承父祖之餘蔭不能克家而每好聲伎好
古玩好聲伎者及身必敗好古玩未有傳及兩世者

余見此多矣故深以爲戒

昔人以論孟二語合成一聯云約失之鮮矣誠樂莫
大焉余時佩服此十字

予在仕途久每見陞遷罷斥事稍出人意外者衆必
驚相告曰此中必有緣故余笑曰宇宙間安得有許
多緣故而人往往不信余曰細思之卻有緣故何也
命數如此非緣故而何

夏月退食之暇閱津逮秘書頗足忘暑且可爲博物
洽聞之助但其中鄙俚穢褻之語往往而有可知古

人著書輒率下筆亦是大病讀者不可不擇也
古來帝王避諱甚嚴唐明皇諱隆基則劉知幾改名
宋欽宗諱桓則併嫌名丸字避之高宗諱構則併幻
字避之至改勾龍氏爲緱氏惟我
朝此禁甚寬
世宗憲皇帝時見臣工奏事有避嫌名者輒怒曰朕
安得有許多名字非朕名而避是不敬也至乾隆元
年
今上御極特降諭旨二名不偏諱即

御名本字亦不避矣
聖人度量識見超越千古即此一事可見
宋太宗言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此一事可見
大事不可糊塗小事不可不糊塗若小事不糊塗則
大事必至糊塗矣斯言最有味宜靜思之
世宗憲皇帝時延玉日直　內廷
上進膳時當直
命侍食見

上於飯頓餅肴未嘗棄置纖毫俾見臣工必以珍
惜五穀爲訓暴殄天物爲戒又嘗
語延玉曰朕在潛邸時與人同行從不以足趿其
影亦從不踐踏蟲蟻
聖人之恭儉仁厚誰小慎微固有如是者
昔人言陸放翁詩吐納衆流滙涵萬有神明變化融
爲一氣予自幼讀陸詩數十年來不離几案其妙處
不可殫述即如七言絕句中遊近村一首曰斜陽古
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
聽說蔡中郎又夜食炒栗一首曰齒根浮動歎吾衰
山栗炮燔燒夜飢與起少年京輩夢和甫門外早朝
時以眼前極平常之事而出之以含蓄纏綿令人百
回讀之不厭眞化工之筆也
三百篇爲詩之祖人共知之而不知微言精義有在
三百篇之前者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
聲若人川功於詩數十年果能心領神會此十二字
則詩自臻妙境不可以語言文字傳也
西林相國曰杜少陵胡馬詩云所向無空闊眞堪託
死生此二語人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若藍眞馬雖

踐奔騰之時步步著實所以說無空又步步不越尺
寸所以說無迴惟其如此所以堪託死生也余嘗從
久見良馬甚多深知西林確論能發杜詩之神髓也
虞書言樂作而百獸率舞鳳來儀此史臣極言德
化之盛不必實有其事也
先公言摽梅之詩乃女子父母作非女子自作也昔
人曾有此解當從之朱註非也
先公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乃古人自檢之密非輕
量天下之人此解正服靡不忘非此則詩人之語病
不小矣

余二十歲時讀陶淵明五柳先生傳以爲此後人代
作非先生手筆也蓋篇中不慕榮利忘懷得失不戚
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諸語大有痕跡恐天懷曠
逸者不爲此等語也此雖少年狂肆之談迄今思之
亦未必全非
余向來所作詩多燬於火兒輩言及往往以爲憾一
日讀竹坡詩話曰杜牧之嘗爲宣城幕遊溪水西
寺留一詩其二曰三日去還在一生焉再遊含情翌
日復來則已失之矣又題一絕於寺壁曰十載重來
名人尚如此何況於余爲之一笑

昔先文端公謝夔於官仙洞夔遷居新室家人荷硯
一擔主感其祥因以硯齋爲號並刻圖章二上則硯
齋下則以鈍爲體以靜爲用八字蓋取唐庚古硯銘
中語以自勉也
偶讀明人雜記曰今高麗鏡面箋中國無及之者其
越錢氏時浙江溫州作蠟紙潔白堅滑大率類高麗
貴索取漫塗而紙戶力不能勝遂止之今京中所用
高麗紙質雖麤而堅厚異常遠勝內地者至高麗鏡
面箋則不可得惟於董宗伯畫跋中見之本朝以來
彼國王用作表箋市肆中則無從購覓矣
竹坡詩話曰凡詩人作語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
予讀太史公天官書天一倉梧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杜少陵詩云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蓋
暗用遷語而語中乃有用兵之意詩至此可以爲工

也予偶檢書見此指以示兒輩古人作詩之妙讀詩之妙並見於此學詩者不可不知也

偶閱韓魏公別錄公嘗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又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惟晦乎又曰知其爲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校也又曰人能扶人之危贍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口談則益善矣又曰寡欲自事簡公因論待君子小人之際曰一當以誠但知其爲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狀已處不覺則已

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奸然每受之而不形也嘗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酬和氣平如說平常事以上數則語雖淺近而一段和平忠厚之意千載而下猶令人相遇於楮墨間

因命兒輩抄錄以備觀覽

周書君陳篇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數語自宋儒以來多有以爲成王失言者余謂不然周公遜服頑民於下都公自監之公殷成王命君陳代公是時頑民習染已深非動其尊君親上感恩戴德之心不能望其潛消逆志故令君陳宣布朝廷德意以爲化民成俗之助非以頸殿謂諛僩導臣工也觀下文曰殷民在辟予曰若爾惟勿辟予曰若爾惟勿若爾惟厥中其以忠直匡正望君陳者與大舜予違汝弼之心又何間哉

虞書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闕賞延於世有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以上盛德古今來仁厚恭

儉之主尚庶幾能之至於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則所謂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此固非帝舜不足以當之然亦必有此數語始足以見盛德之至與大聖人功用之全也予故曰唐太宗縱囚而囚歸此太宗之所以爲太宗也虞帝好生而民不犯於有司此虞帝之所以爲虞帝也

偶讀韓愈上考功崔虞部書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余名玉字昜用而難避生平見人更門人皆戒其勿以犯嫌爲嫌後世子孫當

知此意果能尊敬其父祖當以服禮教訓爲先豈在此區區末節乎

向見同人詩中好句輒能記誦歷久不忘今老矣適不如前所記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已如院長換公敘詠白杜鵑花曰三更枝上月如霜杜悔餘慎行詠金絲桃曰偶分處士籬邊色仍是仙人洞口花鄧酉林爾泰詠蕙花曰林端暖愛初長日盞底香憐最小花趙橫山大賦得柳橋晴有絮曰雪點朱闌暖未消此皆詠物之工者又見劉鮮詩集中載其國人詠漁父絕句

有曰人世險巇君莫笑自家身在急流中亦自傷永可味

君子可欺以其方若終身不被人欺此必無之事倘自謂人不能欺我此至蠢之見即受欺之本也

天下有學問有識見有福澤之人未有不靜者

天下矜才使氣之人一遇挫折倍覺人所難堪細思之未必非福

凡人好爲翻案之論好爲稗說之文是其胸襟福淺處即其學問偏僻處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請看一部論語何曾有一句新奇之說不深知知人論世四字之義不可以讀史

雍正丙午秋蔣文肅公主順天鄉試時太夫人高年在堂

世宗憲皇帝恐其懸念赴局命余棄其平安信於

降旨之便傳入闈中以慰其心

聖主錫類之仁優待大臣之恩誼至於如此千古所未有也

居官清廉乃分內之事每見清官多刻且盛氣凌人

蓋其心以清爲異人之能是猶未忘乎貨賄之見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問如何著力曰言忠信行篤敬

孝昌程封翁漢舒筆記曰人看得自己重方能有恥又曰人世得意事我覺得可恥亦非易事此有道之言也

讀論語覺得孟子太繁且甚費力讀孟子又覺諸子之書費力矣不可不知

程封翁漢舒曰一家之中老幼男女無一個規矩禮法雖眼前興旺即此便是衰敗景象又曰小小智巧用慣了便入於下流而不覺此二語乃治家訓子弟之藥石也

凡人看得天下事太容易由於未曾經歷也待人好爲責備之論由於身在局外也怨之一字聖賢從天性中來中人以上若則閱歷而後得之姦秉庸暗者雖經閱歷而夢夢如初矣

入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熟讀全史方知此語之妙

乾隆五年正月燈節家庭閒話之際長男若靄曰凡占卜星相之事若深信而篤好之其人必有受累處但大小或有不同耳余聞之甚喜蓋余幾經閱歷而後知之不意若靄少年能見及此也

本朝定制各部滿尚書在漢尚書之前延玉以大學士管吏部戶部事　特命在滿尚書之前雍正六年公富爾丹管部務富以公爵兼尚書非他人可比玉

遜讓再四

上仍命余居前又朝會班次大學士在領侍衛內大臣之下

上命王在公侯領待衛內大臣之上皆異數也
先文端公聰訓齋語曰予自四十六七以來講求安心之法凡喜怒哀樂勞苦恐懼之事只以五官四肢應之中閒有方寸之地常時空空洞洞則惺惺決不令入所以此地常覺覺純潔淨矛製爲一城將城門緊閉時加防守惟恐此數者闌入亦有時賊勢甚銳城門稍疎彼閒或闌入即時覺察便驅之出城外而牢閉城門令此地仍覺純潔淨十年來漸覺闌入之時少不甚用力驅逐然城外不免紛擾主人居其

中尚無渾忘天眞之樂倘得歸山遂初見山時多見人時少空潭碧落或庶幾矣此 先公生平得力處故言之親切若此王當舉以告人無論行者不可得即解者亦復寥寥吁難矣哉

註解古人詩文者每牽合附會以示淹博是一大病古人用事用意有可以窺測者有不可窺測者若必欲强勉著筆恐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不可不愼也

歐陽公論詩曰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工此數語看來淺近而義蘊深長

得詩家之三昧矣

憂患皆從富貴中來閱歷久而後知之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在孟子則兩者平說究竟不虞之譽少而求全之毀多此人心厚薄所由分也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聖人之心寧偏於厚其異乎常人者正在此

餘齋耶言曰名諫者忠之賊也因他人之過以市名長厚者不爲矧君子乎又曰實二而名一則名立而不毀矣行五而言三則言出而寡尤矣斯之謂有餘

地又曰有家者莫患乎昧大體而聽小言夫釁起於背語而禍烈於傳播若能結婦妾之口鋼僕婢之脣宜家將過半矣又曰士大夫在鄉使鄉之人敬之其次愛之若人可侮焉未矣然猶賢於使人畏人畏之或敢侮者又曰仁生理也故卉木實中之含生者命之仁實卽誠也物之終始也故卉木之既結而又傳生者命之實餘齋徐姓頑穢其名也江南諸孝人明末官至副憲

開卷有益此古今不易之理猶記余友姚別峯有詩

曰掩書微笑破疑團尤得開卷有益自然而然之樂境也余深愛之

後世取士舍科目更無良法但在主考同考官公與明耳雖所得之士不能盡備國家之用而司其柄者能公正無私使天下士子安於讀書之志而不敢妄議命則士心自靜士品自端於培養人才不無裨補余自通籍以來累蒙三朝聖主委任三典會闈分校一典順天鄉試三爲會試總裁不敢云鑒別無爽而秉公之念則恪遵先

人之訓可以對天地神明耳

女論語曰凡爲女子先學立身之本惟務清貞清則身潔貞則身榮行莫回頭語莫露辱坐莫動膝立莫搖裙笑莫大笑怒莫高聲內外各處男女異羣莫窺外壁莫出外庭居必掩面出必藏形男非眷屬莫與通名女非善淑莫與相親立身端正方可爲人此訓女至言也凡爲父母者當書一通於房室中

命入直南書房仰蒙

聖祖仁皇帝恩諭稠渥錫賚便蕃不啻家人父子且每歲扈從避暑塞外凡口外山川形勝風土人物以及道里之遠近氣候之涼燠菓木之詳實飲食日用之微遊覽題詠萬回適情之趣悉載日記中越數日郵寄數紙以博堂上之一笑先公每接到輒命小胥繕錄之積之既久遂成四帙因以抄本及原稿寄廷玉曰好藏之他日載之集中亦著述中一種也廷玉受而藏之篋笥後因室廬不戒於火遂成灰燼每

以問同官同官曰法當如此不覩無以警衆

上復問廷玉廷玉對曰紳士抗糧罪固應覩第山東連年荒歉輸將不給情有可原尚與隸常抗玩者有

閒可否邀

旨書之甲申四月奉

恩寬限二年俟來歲不完然後議處以昭法外之恩
上惻然曰爾言誠是遂降寬限三年之
恩肯此次得免覈革者進士及舉貢生監凡一千四
百九十七人
上之矜恤士類從善如流如此偶舉一端以見
如天之德誠古今所莫及云
余授館職後丙戌科奉
命分校春闈在闈中有同事人以微詞探余者余逆
知其意因作闈中對月絕句四首出有云簾前月色

明如晝莫作人閒暮夜看其人覽之愧澈而退撤棘
後士林頗傳誦之
聰訓齋語曰治家之道誰誰爲要易經家人卦義理
極完備其曰家人嗃嗃悔厲婦子嘻嘻終吝嗃嗃
近於煩瑣然雖厲而終吉嘻嘻流於縱佚則始覺而
終吝余欲於居室自書一額曰惟肅乃雍常以自警
亦願吾子孫共守也　先公之家訓如此凶憶先室
姚夫人幼奉端恪公之教長而于歸能體　兩先人
之心不苟言不苟笑一舉一動悉遵矩矱于歸之二
字庶幾近之惜乎壹年不永不能令子女輩親見而
取法也
凡人精神智慮少壯之時則與年俱進漸衰之後則
與年遞減
世宗憲皇帝初登大寶時年五十有一日侍左右
凡
訓諭臣民之旨纚綿剴惻委曲宛轉爲千古帝王之
所未發臣恭聆之下敬謹默識退而繕錄於次日進

御覽少者數百言多者至數千言皆與原降之
旨無少遺漏屢蒙
先帝嘉獎逾量同朝共事之人咸以爲難乃五十五
歲以後記性漸不如前至六十以外又不如五十七
八時今則六十有九又不如六十一二歲時矣精力
日益衰頹而擔荷重任不能爲引年退休之計可愧
亦可懼也
天理人情是一件不得分而爲二論語曰父爲子隱
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律文有得相容隱之條即從

論語中來細玩夫子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數語其妙處不可以言傳於未得矣至孟子父子相戒數句則不免語病

韓魏公遺事曰公判京兆日得婢孫書云田產多爲鄰近侵占欲經官陳理公於書尾題詩一首云他人使我且從伊子細思量未有時試上合光殿基看秋風秋草正離離其後子孫捃拾歷華要者不可勝數以其寬大之德致然也　先文端公日以遜讓訓子孫聰訓齋語往復數千言剴切纏綿即是此意從今

日觀之從前讓人無纖毫虧損而子孫榮顯頗爲海內所推孰非積德累仁之報哉

韓魏公判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凡上器具可值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酋人公即引領偷兒稽頸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凡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諸終不以告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殺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此魏公遺事載于別錄者

范景仁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受其害其妙處不可以言傳於未得矣至孟子父子相戒數句則不免語病

韓魏公遺事曰公判京兆日得婢孫書云田產多爲鄰近侵占欲經官陳理公於書尾題詩一首云他人使我且從伊子細思量未有時試上合光殿基看秋風秋草正離離其後子孫捃拾歷華要者不可勝數以其寬大之德致然也　先文端公日以遜讓訓子孫聰訓齋語往復數千言剴切纏綿即是此意從今

作往往恣意吹求以炫己長至於意見不同則堅執已見百折不回此等習氣雖賢者不免覽歐公遺事其亦知古人之忠厚固如是乎

莊子曰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蚊蝱撲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東坡詩曰莫將詩句驚搖落漸喜樽罍省撲緣歐陽公憎蚊詩曰難堪剩多枕屨厭緣撲是撲緣二字顛倒若可用想歐公有所本也姑識之以俟考

余二十歲時見錢牧齋箋註杜工部沈宋兵馬以爲隱

刺肅宗即大以爲不然蓋肅宗此時收復兩京再造
唐室故少陵作此詩以志慶幸豈逆料其將來有失
子道而爲譏刺之語耶近見註杜諸家俱痛貶牧齋
之說與余意同可見人心之公而持論不可以過刻
也

全唐詩內載郭汾陽樂章二篇外此無他吟詠汾陽
功業照耀古今不必以詩文見長即此二章料亦後
人重公而爲此附會之紀載耳非公手製也又全唐
詩內載李鄴侯詩三首鄴侯一代大文人其詩篇豈

止於此可見古名人著作散逸而不傳者不知其凡
幾也

余嘗與同人論詩嚴爲龍淺之語曰杜少陵詩一派
溫厚沈著之氣冬月讀之令人暖白香山詩一派瀟
灑爽逸之氣夏月讀之令人涼同人頗以爲確不以
爲龍淺而嘲之也

歐陽公歸田錄曰臘茶出於劍建草茶出於兩浙兩
浙之品日注爲第一自景祐以後洪州雙井白芽漸
漸近越製作尤精製以紅紗不過二兩以常茶十

數斤養之川碓舂濾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爲草
茶第一歐公紀載如此余性最嗜茶四方士大夫以
此相餉者頗多仰蒙
世宗皇帝頒賜佳品一月之中必數至皆外方精選
入貢者種類亦甚多器具亦極精緻可謂極茗飲之
大觀矣然不聞有囊以紅紗養以常茶之說而暑濕
不侵色香如故想古法不必行於今日也

蔡條西清詩話曰詩家觀陶淵明猶孔門視伯夷此
最爲確論

元好問五哉德華小女詩牙牙婀女纔能語詩仰小茶注曰唐人以茶爲小女美稱
杜少陵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曰先帝侍女八
千人白香山長恨歌曰後宮佳麗三千人所謂八千
三千者蓋言其多耳非實指其數也合觀二詩可見
少陵詩夜足霜沙雨葬多逆水風香山詩至山暮足
霜花雨隴水葬多逆浪風不知香山何以全用杜句
但改五言爲七言耳此亦古人之不可解者

詩讀高詩邱梅花詩有曰春後春前聲獨採江南江

相思又曰擬折贈君供寂寞曰春愁寂寞天應老夜色朦朧月亦香此數句真東風無那欲殘時中旨兩見又元遺山詩中用古人成語甚多不可枚舉

嫦玉其人自爲詩何重見集中不一而足想古人才思橫逸繁富不暇檢點以致彼此互見耳

偶與同人談古今最巧者何事客問何事余曰以閏月定四時算定之善繼堯非天下之至巧乎同人大笑

燈懷閒話　卷二

藥

秦楚之閒名玉延宋子山藥諸書論蜂蜜與羊羹人情好言夢而夢之微驗不爽遂成信夢之癖余曰是運末而既徵於夢可見有一定之數其信夢不如信數營營擾擾者尤喜談面藥道之者忘其本矣人之幽嗔非人之所能逃矣又何爲乎高青邱志

郭子儀其父敬之字敬爲字不少也

明少師劉健登青柯坪顧其下霧中作煙突狀高低不一而仰知大雷雹暴驟雨如注所見門起處得此豁然此見之明人紀

余素不信星命之說偶讀高青邱文曰韓文公詩有我生之初月宿南斗之句蘇文忠公謂公身坐磨蝎宮也而已命亦居是宮故生平屢遭毀譽頗相似焉夫磨蝎即星紀之次而斗宿所躔也又與文思皆生丙子青邱自記者多以文勳以二公觀之其信然乎余命亦舍磨蝎者如此由今觀之三公皆享文章盛名而遭值排擯大槩由似然則星家者說身命舍是大小志言北雁南飛蜎之類穴山面住二十年則化而蛟當日　冬月乘雷雨去之江湖二數年一次見筍

雲烟過眼錄曰李伯時貌天廐滿川花放筆而馬殂
蓋神魂精魄皆爲筆端取去實爲異事余謂此與張
僧繇畫龍點睛時即飛去事同一理也

聰訓齋語曰放翁詩倩盼作妖狐未慘肥甘藏毒鴆
猶輕此老知攝生哉玉謂此二語可作富貴人座右
箴

聰訓齋語曰余性不愛觀劇一席之費動踰數十金
徒有應酬之勞而無酬適之趣不若以其費濟困阨
急爲人我利溥也余六旬之期老妻禮佛時念及誕
日例當設梨園宴親友吾家既不爲此胡不將此費
製緜衣袴以施道路飢寒之人乎次日爲余言笑而
許之余意歸里時倣陸梭山居家之法以一歲之費
分爲十二股一月用一分每日於食用節省月晦之
日則總一月之所餘別作一封以應貧寒之急能多
作好事一兩件其樂逾於日享大烹之珍多矣但在
勉力而行之先公之垂訓如此玉生平亦不愛觀劇
蓋天下之樂莫樂於閒且靜果能傾會此二字不但
有日適之趣即治事讀書必志氣清明精神完足無

障礙虧缺處若日事笙歌喧譁雜遝神志漸就昏惰
事務必至廢弛多費又其餘事也至於耆優人於家
則更不可此等輕儇佻達之輩日與子弟家人相處
漸染倣效黙奪潛移日流於匪僻其害有不可勝言
者余居京師久見富貴家之畜優人者或數年或數
十年或一再傳而後必至家規蕩棄生計衰微百不
爽一臨呼大慟孰不爲子孫計而乃圖一時之娛樂
貽後人無窮之患不亦重可歎哉

邵康節嘗誦希夷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
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處是得便宜故康節詩
云珍重至人常有語落便宜事得便宜元遺山詩曰
得便宜處落便宜木石癡兒自不知此語常人皆能
言之而實能領會其意者非見道最深之人不足以
語此也余不敏願終身誦之

余侍從西郊蒙
世宗皇帝賜居戚畹賃閣庭宇華敞景物秀麗京師
所未有也寢處其中十餘年矣而器具不備所有者
皆麤惡樸野聊以充數而已王公及友朋輩多以儉

番相譏嘲余曰非儉嗇也叨蒙
先帝慶賜內帑多金辦此願有餘貲但我意以爲人
生之樂莫如自適其適以我靣中所有之物而我用
之是我用物也若必購致拹撰而後用之是我爲物
所用也我爲物用其苦如何陶淵明之不肯以心爲
形役者創此議況讀書一生身膺重任於學問政事
所當留心講究者時以苟且草率多所虧缺爲懼又
何暇於服飾器用間勞吾神智以爲觀美哉
小築園亭以爲遊觀偃息之所亦古賢達人之所不
廢但須先有限制勿存侈心蓋園亭之設大以成大
小以成小凡一二百金可了者用至一二千金而猶
覺不足一有侈心便無止極往往如此白香山池上
篇云可以容膝可以息肩何嘗不擅美於千古哉

凡人借書玉日久遂藏匿不還或室中所有之書有所殘缺失落而不及早檢點尋覓均是讀書人之病

五色線曰侯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嘗曰天上無愚惰仙人予曰不獨此也自非大智大仁大勇不能爲仙仙豈易言哉

余二十歲外披閱書籍遇賞心怡情及不常經見者輒筆之於書名曰隨手錄至五十時得五帙約計千

篇有餘不意忽遂化爲烏有自後不復再錄矣天下事難成而易敗大抵如此也

夢溪筆談曰茶芽古人謂之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本又美則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其細如針唯芽長爲上品以其質弱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者極下材耳乃北人不識誤爲品題子有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應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余性嗜茶且蒙

恩賜絡繹於各省最上之品無不嘗遍每隨俗呼嫩芽爲雀舌而不知其誤也特譜以志之

李嶠平日臥青綃帳帝以爲太儉賜御用繡羅帳嶠寢其中建曉不安怪而生疾此等事人或以爲矯而

以予素性論之則知其必然予蒙

恩賜衣冠器具之華美者對之實有踧踖不寧之意惟有什襲珍藏以示子孫不敢輕自服用也

余幼年見婦有七出之條而惡疾與無子亦在遣出之列心竊疑焉以爲惡疾無子乃生人之不幸非失

德也以此被出殊非情理祇以載在禮經不敢輕議耆之於心久矣昨讀劉誠意所著郁離子有曰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歟曰是後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妒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或曰聖人道也仲尼沒而邪

醉作懶人之不信而爲聖人以遑其說嗚呼聖人之
不幸而受誣也甚矣哉誠意此論仁至義盡實獲我
心覺之爲一大快特命兒輩錄出識之
凡人於極得意極失意時能檢點言語無過當之能
其人之學問器量必有大過人處
歐陽文忠公出杜正獻公之門歐陽和杜詩有曰親
先年老固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杜甚喜一時傳誦

之見竹林詩話
予生平登山涉覽祇至山半而不登其巔人寺登塔
亦止於二三層而不躡其頂蓋身體羸弱不敢爲竭
力事且承 先人訓時存知足之心切懍高危之戒
也不意中年受 國家厚恩官階榮顯超軼等倫嘗
清夜自思汗流浹背歎曰竟造浮圖絕頂高出雲表
矣是豈予之初心哉
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皆出論語可作書室對聯
獨曰警心也
周儒昌叔簡先生卿曰家人之喜莫大於卑幼各恣
其無厭之情而上之人阿其意而不之禁尤莫大於

婢子造言而婦人悅之婦人附會而丈夫信之禁此
二害而家不和睦者鮮矣又曰今人骨肉之好不終
只爲看得爾我二字太分曉此二段語雖淺近實切
家之藥石也
昌叔簡曰做官都是苦事爲官原是苦人官職高一
步責任便大一步憂勤便增一步聖賢拼手胝足勞
心焦思惟天下之安而後樂衆人快欲適情身尊家
潤惟富貴之得而後樂予愛其語書一通於座右
未有日應百篇科則一日作詩百首也太宗時得趙

國昌一人然止成數十首卒無可觀帝命賜及第後
無繼者
明人萬歷野獲編云正德三年戊辰科場屆期司天
者言熒惑守文昌不移閣中應爲之備市里末場火
發於內力救乃止遂促出榜期以二月二十七日揭
曉纔畢事而至公堂被爐屋古之驗如此又曰嘉靖
丙辰已來二科不遵庶常至壬戌已定議選館至期
諸進士入內候試內閣擬題進呈御覽久之御札批
曰今年且罷盡諸進士貸金於中貴以賂首揆分宜

為其同僚密奏故降旨中輟耳

偶見明人紀載以人臣一典文衡者爲遭逢之盛事永樂正統開錢侍郎習禮三爲會試同考官兩主鄉試三充廷試讀卷官又劉文靖健再主兩京鄉試四爲會試同考官一主會試六充廷試讀卷官李文正東陽再主兩京鄉試兩爲會試同考官兩主會試八充廷試讀卷官楊文敏榮一典京畿鄉試九爲廷試讀卷官胡忠安濙十知貢舉士林皆傳爲美談余自通籍以來康熙丙戌壬辰乙未三科爲會試同考官

雍正癸卯主順天鄉試雍正癸卯甲辰乾隆丁巳三主會試康熙辛丑雍正癸卯甲辰丁未庚戌乾隆壬戌六充廷試讀卷官其餘廷試諸年皆以子弟與試引例迴避惟雍正癸卯年胞弟廷璋堂弟廷珩姪孫若涵同登甲榜廷試時余不應讀卷蒙

世宗憲皇帝特降諭旨破格簡用尤異數中之罕見者

董華亭宗伯曰結千百人之歡不如釋一人之怨余曰此長厚之言也凡人居官理事旌別淑慝乃其本職人不能有善而無惡則我不能有賞而無罰即不能有感而無怨矣鄉愿之事勢不能爲如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諸葛武侯廢廖立爲民徙之汶山武侯薨立泣曰吾終爲左衽矣如伯氏廖立者皆公平居心之賢人也彼世俗之人小不如己意則銜之終身矣若欲釋怨非枉道廢法其何以哉

山東曹縣呂道人不知其年問之亦不以實告大約在百齡內外善養生修煉之術鶴髮童顏步履矍鑠終日不食亦不飢頂心出香氣如麝檀硫磺然此乃

親見者以鍼砭爲人療病輒效贈以財物不受曰天下之物那一件是我的人曰聊以表吾心耳答曰天下之物那一件是你的此二語乎最愛之可以警覺天下之貪取妄求而不知止足者凡人度量廣大不嫉忌不猜疑乃己身享福之相於人無所損益也縱生性不能如此亦當勉強而行之彼幸災樂禍之人不過自成其薄福之相耳於人又何損乎不可不發深省

明嘉靖甲午三年乙未館選之後遇丑未則選遇辰

戊則停終世宗之朝三十餘年遂爲故事其後丙辰
己未壬戌連三科不選至乙丑始復考而程宗御極
二年爲戊辰以龍飛首科特選三十人至萬曆二年
亂首科亦不選矣此後庚辰亦如之至丙戌次揆王
太倉建議始復每科館選之例蓋自張永嘉丙戌權
殘以來至是怡一周天亦固運會使然也此載之萬
歷野獲編者

宋史王文正公傅曰旦專稱寇準而準數短旦帝以
語旦旦曰理固宜然臣在相位久闕失必多準對陛

下無所隱蓋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
賢旦後準以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謝曰非陛
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
以爲不可及予曰文正公之盛德固已然古今來與
此相類者未嘗無之惟遇寇公其人斯不負文正之
盛德而成史冊之美談矣苟非其人則湮沒而不彰
者豈少哉

偶因奏事小憩內監直房見壁間有祝枝山墨刻曰
客傳語者不可無答言好議事者不可聞事余歎曰此

列乎聖人不輕下此等語予曰老而不死是爲賊亦論語中所僅見者學者當悉心理會之

朱子門銘曰病從口入禍從出此語人人知之且病與禍人人之所惡也而能致謹於入口出口之際者蓋寡則能忍之難也昔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武王書銘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昔人詩曰忍過事堪喜忍之時義大矣哉

阨夫無罪懷璧其罪吾願購求古玩者深思此語

自有書契以來以一書貫串古今包羅萬有未有如

我　朝古今圖書集成者是書也康熙年間

聖祖仁皇帝廣命儒臣宏開書局搜羅經史諸子百家剔類分門自天象地輿明倫博物理學經濟以至昆蟲草木之微無不備具誠册府之鉅觀爲羣書之淵海歷十有餘年而未就

世宗憲皇帝復詔虞山蔣文肅督率在館諸臣重加編校正其僞訛補其闕畧經三載而始蔵定成書圖

繪精詳考定明當

御製序文弁其首以　內府銅字聚成版計用六

十餘部未有刻本也比時正蒙　恩頒一部雍正十年給　假南歸又　賜一部令織造送至桐城收藏於家其書爲編有六爲典三十有二爲部六千一百有九爲卷一萬裝釘爲五千本彙爲五百一十套外目錄二套計二十本實古今未有之奇書宇內讀書人求一見不可得而玉竟得兩部以貽子孫亦古今未有之幸事也自明時有永樂大典一書乃姚廣孝解縉王景等督率一時博洽淹雅之儒殫力編摩書成凡二萬二千九百餘卷共一萬一千九千九十五本

藏之秘閣此書體例按洪武正韻排比成帙以多爲尚非有剪裁釐正之功當時即有譏其冗濫者以古今圖書集成較之有霄壤之別矣此書原貯皇史宬雍正年間移置翰林院予掌院事因得檢閱寫本字畫端楷裝飾工緻紙墨皆發古香明世宗嘗曰酷嗜之旃厦乙覽必有數十帙在案頭一日大內火災世宗夜三四傳旨移出始得無恙後命重錄一部以備不虞此見之明人紀載者

胥吏作奸自古有之然除之亦殊不易予初爲吏部

侍郎時訪知有巨盜張姓者舞文弄法人受其毒呼爲張老虎其人卻有爲惡之才僚屬皆信用而庇護之子出其不意宣言於衆令所司亟置遞遞原籍比時頗有營救者予不聽及歸寫則知交中致書爲之解免者接踵至矣予答曰既已出示難於中止決且不弟古聖人之立法如此其嚴而青蠅只錦之詩又何如之痛恨切骨也後世風俗日漓人心益薄造言之人比比皆是誅之不可勝誅漏網者既多而此輩益無忌憚矣然余五十年來留心默識彼語言不實之罪一時可以欺世而究竟飄蕩終身風鑑書所謂到老終無結果也若懷私挾怨捏造蜚語害人名節身家者厥後必有惡報以予所見可以屈指而數未可以爲天道渺茫在可知不可知之間也

明神宗時孫公丕揚爲太宰患內廷要人請託難於從違於大選外官立爲掣籤之法一時輿論以爲公而議之者則以爲銓衡重地一吏人爲之足矣何必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校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嗚呼古人之虛懷若此今之學者偶有著作甫脫稿面即付剞劂亦知古賢人之用心否耶

太宰余曰進退大才果能至公至當曰無暗中摸索放翁詩曰志士棲山恐不深人知先已負初心不須更說嚴光罪直與巢由錯到今此詩雖云翻案卻是至今相沿不改也

確論至今思之許由之洗耳三復茲篇想見此老胸中天等若巢許子陵有知未必不心也

魏叔子曰予少稟戇直多效忠於人而頗自好其文凡書牘必錄於稿若友彭躬庵曰人有聽言而過已改者子文幸傳於世則其過與之俱傳子不忍沒一篇好文字而忍令朋友已改之過千載常新乎予愧服汗下此語與古人被諫喜更自不同叔子集中載此一則余最讀再過歎服躬庵之箴規可謂忠厚之至矣以此施於朋友之間且不可何況君父之前有所敷陳輒宜播於外以博悅之譽是何異幾諫父母而私以語人自謂為直自謂為孝此何等腸肊耶

余藏有惲香山山水一幅筆墨清遠非近今人所及香山自題曰畫貴曲貴深貴遠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悟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予嘗以靜字訓子弟今再益以靜以修身學須靜也二語其中義蘊精微非大有識見人不能理會

柳誠懸性曉音律不好奏樂人問之答曰聞樂令人驕怠此一語耐人千日思

東坡精於禪理為古今文人之所罕見即如赤壁賦有云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此二句釋迦牟尼佛見之亦應莞爾而笑下文風不動無風自搖天下事不可只理求上智乃能知

云自其變者而觀之自其不變者而觀之此則文人語氣佛家所不道

賈長沙一生學問經濟具載治安策中而太史公作傳祇載其弔屈原傷鵩鳥二賦古人用意當細思之不可忽過至於賈生之爲人則東坡所謂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數語盡之矣

今人于舊人著作往往好爲指摘以自誇學問其意蓋欲求名也不知指摘不當轉貽後人指摘之柄似此者甚多是求名而適以敗名矣又如注解古人

之書往往於不能解者强解之究非古人之本意夫子云多聞闕疑奈何不以爲法哉

友人云君相造命此戰國遊士之說欺人語耳富貴窮通升沈得失皆天爲之君相何能爲哉予笑曰天又何能爲哉

鴻與僚友閒談俞曰刻薄人不可爲刑官余曰固也聰明人亦不可爲刑官衆徐思之以爲然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吾人必深知孟子不得已之苦衷方可以讀孟子否然則書中可疑可

議者不可勝數矣

坡公與滕達道書曰近得筠州舍弟書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終日無一語一事則其中自有至樂殆不可名坡公此意子深知之而無如所處之境不能行耳言之惘然

坡公邇英進讀故事八說其一則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事古今來有執政之責者不可不深思之

明王弇州紀父子得謚者以爲盛事而三世得之尤恪隆第三世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簡鑰有明三百年僅此一家耳

明弘治時庶吉士薛格閣試中秋不見月詩考居第一中一聯云關山有恨空聞笛烏鵲無聲倦倚樓一時傳誦之予亦愛其有逸致也

蘇子由曰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孟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卒窮以死李翱韓退之

皆極稱之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朱考亭曰李長吉詩巧二公之論著此世之讀學詩者不可不知

李義山馬嵬驛詩古今來膾炙人口余亦極愛之但記二十餘歲時讀結句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微有不慊於心以爲未免弧矰之未然未敢輕以語人也及老年見胡苕溪詩話以二語爲淺近不覺掩卷而笑命兒輩識之

沈佺期詩海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鶯劉夢得云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春來不見鶯疑鶯字因讀毛詩

鄭箋說吹笙云即今簧鶯人家物六經惟此注中有鶯字後讀樂詩即須有據不可學常人率爾而道也

桐江詩話秦少游啄李生花詩曰銀漢初移漏欲殘玉人家得天邊信乞與人間曉夢寒此少游汝南作教官時於程文迪會朋席上所賦眞佳作也詠物詩有瀟永之味不即不離所以爲佳

曹松詩曰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漁憑君莫話封侯事將功成萬骨枯劉貢父詩曰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壁壘欲封侯不如直與黃金印惜取

沙場萬慮懷曹劉二詩相爲表裏讀之而不動心者非人情也劉詩所云古多有之當以爲儆戒

黃山谷題李伯時畫嚴子陵釣灘詩曰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爲渠作三公能令漢家重九鼎本汲黯曰夫以一絲風任天社云能令漢家重九鼎本汲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此句蓋用此意也東漢多名節之士賴以久存迹其本原政在子陵釣竿上來耳

邵康節詩曰靜處乾坤大開中日月長夫明中日月長人所知也靜處乾坤大則人或未知也予一生好靜於此中頗有領會奈此身牽於職守日在紅塵擾攘中常爲設想曰若能改靜處爲閒處則有進步矣惜乎其不能也

明永樂時清江俞行之有能詩名其題清慎勤句有曰夜門無客敢懷金秋扉有情甘飲水一時傳誦之惜其不多見

袁蘇州滁州西澗詩曰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寇萊公春日登樓懷歸詩曰野水無人渡孤

卅盡日橫是化七言一句爲五言兩句也當提筆時
或有意耶抑無意耶不能起古人而問之矣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
必忠又曰言不可不里也夫鎛鼓叩之而後鳴鏗鉼
鐘鉻人不以爲異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
以言而不言猶之叩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又無
爲賢曰治心以正保身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
道在己功成在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此數則皆格
言中之淺近可行者當書之座右惟是受人恩而不

忍負一語其中正自有道當受恩之時必審視其人
可受而後受之若不可受而亦受而時存不忍負之
心必至牽纏局蹐身敗名裂誠哉及溺不可不愼也
溫公曰人情苦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
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爲惡無不至矣涑水此訓何
切中人情至於此耶
乾隆十一年四月楚撫題報江夏縣民湯雲山現百
年一百四十歲
聖心嘉悅於定例賞賜外加賞紋金文綺又
特賜再閱古稀四字命尚書注出敬書匾額以旌人
瑞誠史册罕聞之盛事也
明人言方正學之忠至矣獨惜其不死於金川不守
之初當中白熱之際與周是修爲伍斯忠成而不累
其族也余曰此論固在情理中然士族之禍乃切數
使然豈正學所能計及人力所能趨避哉
有客問予曰士大夫好言學問經濟而往往失之偏
其爲患孰甚予曰學問失之偏不過一膠柱鼓瑟之
人耳其患在一已若經濟失之偏苟得志則民生吏

治皆受其病爲患甚大不可同日語也然經濟之偏
亦自學問之失來
明人紀載有曰憲宗皇帝玉音微吃而臨朝宣旨則
琅琅然如貫珠後來許文穆國頭岑岑搖進進講承
旨則屹然不動出則復然君相皆有異稟非常理可
測也
方正學題嚴子陵詩曰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
何慶郭后龍此陰酲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
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見機獨向桐江釣煙水此詩思

致緜邈音餘瀏亮乃弔古篇中之最佳者

明時廷杖言官實屬稗政至有斃於闕下者尤爲殘虐其時直言敢諫之士昌死陳詞三木囊頭塡戶非亦所不恤何有於杖然其中矯僞立名者忠愛本不出於至誠或極論細故或紛爭門戶以致激怒受杖而來流遂有以此爲榮者祇以好名一念動於中一二大倡之因相習爲固然此最人心風俗之害夫

朝有直臣眷揚風采過事敢言至於虧體受辱原非

盛朝美事若實直沽名戕父母之遺體成國家之虐

政忠孝大節兩有所損聖人所稱殺身成仁者固如是乎

嘯園藏板

明萬歷初張江陵當國時迎其母趙太夫人入京將渡黃河先憂之私謂奴婢曰如此洪流得無艱於涉乎語傳於外其訶察者已報守土官復稟曰過河尙未有期臨時當再報既而寂然漸近都下太夫人問何不渡河其下對曰賜問不數日卽過黃河矣蓋預於河之南北以舟相鉤連填土於上插柳於兩旁舟行其閒如陂塘然太夫人不知也其聲勢赫奕類如此又相傳江陵教子甚嚴不特督撫及邊帥不許通謁問之海鷗云不測其所亡柳笑曰銀杯羽化耳

最用事有一都給事李選翌日江陵所取士也娶楚嬪之妾妹爲側室因而修僕壻之禮一日江陵知之呼選嬪撻之數十斥給事不許再見告家宰出之外爲江西參政江陵當震主時而顧惜名譽乃爾乎

政並錄之使知瑕瑜不相掩也

唐中宗嘗召宰相蘇瓌姚崇進見二子皆童年上涉之膝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此見之瓌子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曰漸自憶所讀書可奏者爲君言之松應雜錄者由今觀之二子之優劣相去寧壤矣

萬歷野獲編曰今天下諸博盛行其始失貲业甚則鬻田宅又甚則爲穿窬淫成大夥劫賊誌因本朝法輕愚民易犯宋時滴化二年閏二月太宗下令開封府凡坊市有賭博者俱處斬鄰比匿不開者同罪此法至善蓋人情畏死自然止息洪武二十二年奉旨學唱的割舌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腳犯者必如法施行今賭博者亦當加以肉刑如太祖初制解其朘可也賭博之爲害不可悉數故前人恨之切骨非好爲此過激之論也　先公於賭其中最惡馬

非至誠質樸渾然天理不能知此樂亦不能爲此言也讀蘇公此數語覺家庭友愛至情溢於箋墨間然大可憐徐屏人語曰汝兄忠孝不宜死非命然得罪權臣死不救矣又問同難數人有一免否曰個個不免後果不爽

明萬歷甲辰科山陰朱大學士廣主會試首題不知命一章入闈時朱興同人約此題必三段平做不失題親方可揄元若違式即佳卷亦難前列同人皆以

弔謂其有巧思聰明之人一入其中即迷惑而不知返會刻一印章曰馬弔淫巧衆惡之門紙牌入手非吾子孫時　先公官京師玉居里門命於寫家稟時用此印章於楮尾觸目警心玉謹受教終身未嘗智此今年七十有五矣吾知免夫願吾子孫共守之也

前明典史驛丞等俱准與鄉會試宣德八年癸丑曹鼐以太和典史登狀元正統四年己未五十九名李命一章入闈時朱興同人約此題必三段平做不失題親方可揄元若違式即佳卷亦難前列同人皆以郁則係江西豐城縣承差成化十四年戊戌一百五十一名譚襄則山東東阿縣驛丞正統壬戌一百二

爲然旣揭曉則元卷殊不然有人乘閒問之公遜謝
榜首何以竟違初意朱驚起取卷讀之歎曰我繇閎
時竟不覺也由此觀之可知功名有定數體物而不
可遺者鬼神也爲主司者欲定一文章體式而不能
自主況取舍高下之間乎子厚司衡文之柄闈中情
事往往如此益信朱公之事不謬也

我朝自

世祖章皇帝甲申定鼎燕京迄於今一百有三年矣
漢人之爲大學士者幾四十人其間居官之久暫不
一或數年或十數年如 先文端公則三年耳其中
最久者無如高陽李公在任二十七年其次則延玉

於雍正三年乙巳七月蒙
恩入政府加指今歲丙寅二十二年矣自知才識短
淺不能有所建樹而承之最久竟居高陽之次今年
七十有五衰頹日甚益不能支屢次陳情未蒙
冒動輒數十倍蠲賑貂瑫之私稟而朝臣無有政言
者今覩近京諸處前明內監平日不著名者亦造一
寬建一寺窮極壯麗或費數萬金或十數萬金過於
張江陵在位時有人贈對聯曰上相大師一德輔三
公侯家自非使冒國帑剏制長宵何以饒於貲財若

此哉

明懷宗在位十七年所用大學士至五十人之多誠所謂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國事尚可問哉

魏環溪先生曰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人事吾人能體會此二語爲聖爲賢不難矣

朱文公與徐慶卿書曰放翁詩讀之爽然近代惟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如此篇初不見其著意用力處而語意超然自是不凡近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放翁定爲章程若再行之二十年則人情已便但覺其柔敦厚不事雕飾蘊藉天然字字從性情中來是以與放翁有水乳之合世人但知陸詩之妙而不知朱詩之妙豈非所謂逸少文章字掩將耶

詩爲考亭所推重如此予嘗讀考亭詩大雅從容溫相妥不見其煩苦矣此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所以垂訓於千古也彼才高意廣者往往矜奇立異以爲建白萬一見諸施行其中種種閎礙不可枚舉或數年而報罷或十數年而報罷其未罷之先間閻之受其累不少矣可不慎哉

明孝宗時劉忠宣公大夏爲兵部尚書戴莊簡公珊爲左都御史一日奏對畢上令中使出白金二笏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

有以助路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
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恥也玉蒙
世宗皇帝擢川正卿旋登政府十數年間六賜帑金
每　賜輒以萬計歷稽史册大臣拜賜未有如此之
優渥者玉惶恐感辭
上諭云汝父清白傳家中外所知汝遵守家訓屏絕
饋遺今侍朕左右夙夜在公何暇計及家事朕不忍
令汝以珠桂縈心也此一辭大非君臣一體之誼矣
玉遂不敢再瀆

淵明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
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固無匹阿宣行志
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
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盡杯中物杜子美遣
興詩曰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
恨枯槁達士豈自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
拙懷抱子美之貶淵明蓋正論也獨山谷云觀淵明
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諂
欲枕對殘缸白灰旋撥通紅火圍對蕭蕭雪打牕冷
齋夜話云山谷嘗言天下清景初不擇貴賤賢愚而
得乎情理之正淵明襟懷曠達書出塵壒之表大抵
諸郎皆中人之資期望甚切稍不滿意遂作此詞耳
況雍端年甫十三通子方九齡過庭之訓尚淺未可
遽以不肖目之也
東坡云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淵明所記止言先世
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非秦人不死者也坡公此
論甚確余親古今來前人倘爲新奇之說後人往往
樂爲附會如身親見之者正復不少東坡著眼全在
先世二字予細味記曰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

來此絕境不復出焉所謂邑人者皆石隱者流或士
數家或數十家同心胝遞長子孫於其中日漸蕃衍
遂爲世業若謂同避亂之人皆不死一時安得許多
神仙耶
王荊公鍾山官舍與客夜坐詩曰殘生傷性老吮書
年少東來復趣予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
除蘇東坡宿餘杭山寺詩曰暮鼓朝鐘白擊撞閉門
欹枕對殘缸白灰旋撥通紅火圍對蕭蕭雪打牕冷
齋夜話云山谷嘗言天下清景初不擇貴賤賢愚而

與之吾特疑端爲我輩設觀荆公鍾山夜坐詩與東坡宿餘杭山寺詩則山谷之言爲確論也余謂天下清景無在不有但能領會則似專爲我輩設矣此從道義中來不可强也

明朱忠莊公之鴻字樂三大興人平日以理學自礪官至宣府巡撫李自成陷大同以身殉國其所著在疢記一卷語多精義新城王公採數條載池北偶談中余見而服膺因手錄於左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即是仕止久速　古之人修身見于世非誠不能誠人之死還之太虛賢人即不能無物而況衆人乎

則貴徵顯通天人一世不盡見百世必有見者　聖賢變氣質方是修身　士憎茲多口則何以故曰持斧行者不周世緣務獨立者不協衆志小人相仇同類相忌一人謗百人吠聲予嘗身試其苦者數矣故君子觀人則衆惡必察自修惟正已而不求於人

待小人尤宜寬乃君子之有容不然反欲小人容我哉　申者不落一物　隨事無私

之當境決難自信　隱惡揚善聖人也好善惡惡賢人也分別善惡無當者庸人也頗倒善惡以快其讒謗者小人也　赴大機者速斷成大功者善藏　同

是中庸而君子小人之判微矣哉

子少時夜卧難於成寐既寐之後一聞聲息即醒先兄宮詹公授以引睡之法背讀上論數頁或十數頁使心有所寄予試之果然後推廣其意誦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或錢考功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或陸放翁詩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皆古人瀟灑閒適之句神遊其境往往睡去盡心不可有著又不可一無所著也理固如此

明華亭縣有民某其母再醮生一子及母死二子爭葬貧之官知縣某判其狀曰生前再醮終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令後子收葬此邑令判事固當而判語亦復修飾可誦

蘇州孫徵君奇逢　孝友堂家規曰遍來士大夫絕不講家規身範故子孫鮮克由禮不旋踵而辱身喪家者多矣祖父不能對子孫子孫不能對祖父皆其身

多慚德者也家中之老老幼幼夫夫婦婦各無慚德此便是義皇世界孝友爲政政孰有大焉者乎徽君遭患難時語門人曰憂患恐懼最怕有所一有所則我心無主古來忠臣孝子義士悌弟只是能自作主張學者正在此處著力此二則皆治家持身格言

各省督學之官最難稱職而在人文繁盛之省則難之又難蓋胥吏弊竇孔多人情愛憎不一而又歷三年之久偶或檢點不到則誘議隨之而衆口傳播矣

子三弟廷璐爲翰林時奉

命督學河南以生員阻撓公事約束不嚴罷斥後蒙世宗皇帝鑒其誠樸者過特用且畀以江蘇最繁劇之任三年報滿有公則之舉蒙

恩嘉獎再留三年又在任稱職屢遷至少宗伯今上即位又留三年前後三任共九年矣乃向來所無之事閱二年江蘇又缺員

上仍欲命廷璐往玉再四懇辭遂命六弟廷璋往是兄弟二人四任此官誠異數也

王荊公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歐陽公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昔人云二公皆狀閒適之趣荊公之句爲工信然

明刁蒙吉包 湖州人隱居講學有格言曰爲蓋世豪傑易爲慷慨心聖賢難又曰易言趨吉避凶蓋言趨正避邪也若認作趨福避禍便誤此二語當終身誦之

明夏忠靖原吉 與塞忠定義 同飲於所契家歸值雪過禁門有不欲下馬者曰雪寒甚公曰君子不以寒惰行公之盛德雖緣事納忠而其本則在此敬慎耳說郛所載如此猶記昔弟廷璋昔年往祭

陵寢先期數日途次風雪大作同人欲沽酒以禦寒弟以未曾行禮力持不可同人頗以爲迂然其生平之不欺暗室大率類此可爲子孫法也

黃山谷曰詩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此至言也

陳摶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此二語愈思愈有味

御子曰復次劍明治生於亂乎婚次夫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劍而不復未有夫而不婚者防乎

其防邪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
富弼字彥國少有篤者如不聞人曰篤汝彥國曰恐
篤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篤益篤他人彥國曰天下豈
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慚
陸象山曰名利如錦覆陷阱使人貪而入其中安有
出頭日子
魏相卿相國希賢錄曰羅洪先作鼎元時外舅韓太
僕趨告曰喜吾婿幹此大事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
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一

薛文清曰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
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
陳眉公曰顧卦愼言語節飲食然口之所入其禍小
口之所出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可以飲不可以言
又曰聖人之言簡賢人之言明衆人之言多小人之
言妄
伊川先生曰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德之厚薄
所養之深淺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薛文清公曰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

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此處不可不深省
四本堂座右編曰太乙六壬奇門此三部書原本於
易但我輩知之不可習習之損安靜心兒輩見之尤
不可習習之生務末心
祝石林曰身其金乎世其冶乎或得或喪或順或逆
或稱或譏或憾或懼無非煆鍊我者能受煆鍊者益
不能受煆鍊者損
陸士衡豪士賦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
安禍積由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此富貴人之

通病也
東坡云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
終年飽菜夜半解酒輒撷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霜
露雖粟肉不能過也人生須底物而乃更貪耶乃題
其廬曰安藏坡公此言淺近可味讀之令人增長道
心
李之彥曰嘗玩錢字勞上著一戈字下著一戈字貪
殺人之物也然則兩戈爭貝豈非賤乎
魏相卿相國希賢錄曰嘗退巷詰存云教人與用人

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
唐介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爲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聆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唐公此語乃深於閱歷看透人情而發非一時憤懣之言也可與陸氏荒莊語對照
呂叔簡先生曰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爭之味人間之曰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節人爭名不與簡傲人爭勝節不與盛氣人爭是非陳眉公曰醉人膽大與酒融洽故也人能與義命融

然此事未嘗非居官之要領服官久而閱歷深者自知之
薛文清曰靜能制動沈能制浮緩能制急寬能制褊察其偏而矯之則氣質變
昔人云富貴原如傳舍惟謙退謹慎之人得以久居身在富貴中者當時誦此語
嗜退巷語存云晉書曰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蓋以前漢來訓詁盛行拘牽繁碎人溺於所聞故超然眞見獨契古初而晚慶訓詁其流覽觀者不過周王明之不求甚解予心疑之覽嗜退巷此語爲之一快
傳山海圖而已游好在六經豈眞不求甚解者哉淵
楊相國一清曰當今爲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陸放翁作司馬溫公布被銘曰公孫丞相布被人曰儉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能也使人曰儉不能也此語殊耐人思
朱子曰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

羅豫章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矣哉

安陽許勿齋曰吾道甚大孔孟單辭片語皆足括二氏之精微而去其偏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叮人生天壤間三復斯言甯不發深省哉

陳眉公曰未用兵時全要虛心用人既用兵時全要實心活人又曰醫以生人而庸工以之殺人兵以殺人而聖賢以之生人

或問陽明先生用兵有術否曰用兵何術但能養得此心不動乃術耳凡勝負之決不待臨陣而卜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

薛文清公曰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字畫以謀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玩珠爲相因一琴工董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政絕亦清心省事之一助薛公此語切中富貴人之病然此等事習而不察者甚多及覺悟而後悔亦已晚矣

象山先生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執已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先

生此言乃天下學者之通病若能不蹈此病則其天資識量過人遠矣倘見此而能省察悔悟將來亦必有所成就

古人云教子之道有五靜其性震其志養其材鼓其氣攻其病廢一不可

道即于是乎在焉

太保太夫子本其躬行心得偶然流溢可以覺世牖民非惟家庭義方之訓已也 樹德伏誦之餘有深入心坎欲言而不能者有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疾身亦有之而不覺者有爲公之實事向所未知今聞之而足以感發興起者閒談風雅亦堪爲博物之資非公之學公之識公之量俱臻其極不能有此語也蓋他人之語語焉已耳公之語公之爲人也天下後世

得讀公此書者豈曰小補之哉 樹德幸居閣下平日既得親炙公之格言至行有在此書之外者茲又得反復此書復廣益於曩所見聞之外抑何幸也第自恧學識量三者與公夏不相及未能效法萬一然龍門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今于公亦云竟 隆丙寅小春月歸安門下晚學生沈樹德拜跋

余既重梓張文端公聰訓齋語二卷未竟復得公子文和公澄懷園語一書讀之而嘆世德相承後先媲美之不可及也文和以宰相之子生長華胄乃能一秉庭訓百行修舉尤爲古今來難能可貴宜其接武黃扉畫盛東閣當時以比范純仁之繼文正謹忠遂之繼魏公如公者誠無媿焉至編中所述雖尋常日用之端皆至理名言所寓有足與聰訓互相發明者有足與聰訓並行不悖者眞人生之矩矱家室之龜鑑其極不能有此語也蓋閤習而察之遵而行之其有裨於持身涉世正非淺

鮮工因連類付梓並誌其大畧云

光緒二年冬十一月仁和葛元熙理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060
作者=
页数=767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